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周

(四)

著讓詒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周禮正義

卷六十五

秋官司寇第五

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適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疏〕阮元云。第五。唐

石經作第九。非。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者。司寇於六官爲第五。於四時當秋。故象之而稱秋官。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是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以司寇爲北方水官。與經義不合。不足據。云寇、害也者。

說文支部云。寇、暴也。又戶部云。害、傷也。史記衛世家集解引馬融書注亦云。司寇主誅寇害。云秋者適也者。鄉飲酒義云。秋之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彼注云。愁讀爲擊。擊、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說文

手部云。擊。束也。引詩曰。百祿是擊。今詩幽風破斧擊作適。又說文彘部云。適、迫也。重文適。或作魯。案適擊字通。鄭說卽本鄉飲酒義。又釋名釋天云。秋、緝也。緝追品物。使時成也。緝與適音義亦同。云如秋義殺害收聚斂

藏於萬物也者。御覽時序部引洪範五行傳云。西方金。其性義。春秋繁露陰陽義篇云。秋、怒氣也。故殺。御覽時序部引三禮義宗云。秋之言。擊縮之意。陰陽出地。始殺萬物。管子形勢解云。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是秋主義。

又兼殺害收聚斂藏萬物。司寇主刑。亦象之也。書周官僞孔傳亦云。秋、司寇刑。順時殺。云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者。說文刀部云。刑、剄也。从刀开聲。又井部云。刑、罰舉也。从井从刀。

易曰。井、法也。井亦聲。案凡刑法字並當作刑。今隸變作刑。失之。說苑政理篇云。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白虎通義刑罰篇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

所懼也。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

國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法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者大宰六典云五日刑典以詰

孝經說曰刑者、例也。過出罪施。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刑禁事相因邦禁亦刑典也書立政云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又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僞孔傳云準人平法謂士官隸釋漢石經準作

辟辟法義同平法亦掌邦禁之義彼蓋通司寇長屬言之立政孔疏謂專屬士師未搞注云禁所以防姦者

也者廣雅釋詁云禁止也謂立邦禁所以防過姦惡於未犯之前賈疏云案士師五禁以左右刑罰王者恐民以

姦入罪故先設禁示之防其姦惡若有不忌為姦然後以刑罪之云刑正人之法者大司寇注云刑亦法也謂刑

者立法所以正人於已犯之後引孝經說者賈疏云孝經援神契五刑章曰刑者、例也過出罪施者下例為著也

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尚書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引之者證司寇行刑當審慎

也論讓案王制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說與孝經緯同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

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司農說以〔疏〕

大司寇卿一人者刑官之正也書立政云司寇蘇公左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又定四年

傳云康叔為司寇書敘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僞孔傳云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並即此大司寇卿也

云小司寇中大夫二人者刑官之貳也云士師下大夫四人者刑官之攷也云鄉士上士八人者賈疏云其職

云掌國中國中兼百里內六鄉以八人分主六鄉故謂之鄉士論讓案鄉士亦謂之正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

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注云正於周鄉師之屬案鄉師蓋鄉士之屬故彼注下文即引鄉士職

文為證此正與大司寇為秋官大正異國中六鄉同獄蓋即與大司寇所治官府同處故鄉士即以司寇之屬士為之鄉

士職云掌國中者鄉士以主六鄉之獄訟為專職而六鄉地與王國城郭相比故國中之獄訟亦鄉士兼掌之本職不

云掌六鄉而云掌國中者以該外實則此經凡言國中者並與鄉異地六鄉之治雖得兼及於國中而國中之

名則不通於六鄉也注疏云互詳本職疏注云士、察也者爾雅釋詁文郭注云士師官主聽察云主

察獄訟之事者賈疏云取察理獄訟是以刑官多稱士案上代以來獄官之名有異是以月令命

理瞻傷察創。鄭注云。有虞氏。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

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大。或作泰。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曰。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

牛存矣。周書玉會篇亦有泰士彌士。彌士。蓋小司寇也。士又通作理。文子精誠篇云。皋陶暗而為大理。管子法法篇

作皋陶為李。又小匡篇云。賓胥無為大司理。理李字通。漢書胡建傳引黃帝李法。則黃帝時已立此官。李法。即司寇

官法也。互詳大司徒疏。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者。微子篇文。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士師。典獄之

官也。引之者。證彼士師與此士師官同。曲禮六。亦有大士。王引之謂即士師之屬。則與刑官之正同名。非周制也。

云鄉士主六鄉之獄者。謂主國中至距王城百里六鄉之獄也。今案鄉士兼主國中。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疏〕史十有二人者。即王制治獄之史。鄭注云。史。司寇吏也。國語晉語云。以煩刑史。亦即此。同府史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主六遂之獄者。此與上注鄉士主六鄉之獄文例同。疑亦

郊遂公邑都家邦國獄訟之官。故次鄉士之後。注云遂士。主六遂之獄者。此與上注鄉士主六鄉之獄文例同。疑亦

先鄭說也。不著鄭司農云者。注引舊說。亦有蒙上章而省者。如鍾師注云。鼓。禮如莊王鼓之鼓。即蒙上章鄭司農云

驪虞聖獸而省。是其證也。賈疏云。其職云掌四郊。四郊有六遂之獄故也。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所以

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士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遠郊外。兼主公邑。地廣大

衆。故官多。方苞云。疏謂遂士兼主六遂中公邑之獄訟。非也。其職曰。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則不兼公邑明矣。上獄訟於國。司寇職聽其成。書其成與聽獄訟者。至都家始有異文。則甸稍縣都之公邑。並掌於縣士可知矣。縣士職與鄉士遂士無異文。以其為王朝之吏。而所掌公邑耳。案方說是也。遂士掌六遂之獄。而兼掌六鄉外之四郊。官名遂士者。亦以六遂地大。是其專職也。地遠又兼掌四郊。故官特多。至六遂之餘地為公邑者。其獄訟自別掌於縣

士。注疏說並非。互詳縣士職疏。

縣士中十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縣之獄者。〔疏〕

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之獄。故鄭於縣土職注云。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郊外曰野。大摠言之。故其職云。掌野。共六途之中公邑之獄。遂士兼掌之矣。既三處獄並掌。而此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似不主三百里中五百里中獄者。縣在四百里中。故舉中以言。其實外內皆掌之耳。詒讓案。此先鄭義也。本職注引先鄭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與此注義正同。後鄭則謂縣為三處公邑之通名。不定三百里至四百里地。本職注破先鄭甚詳。不應於此復覆其說。疑此與遂士注並引先鄭說。不著鄭司農云者。亦蒙鄉土注而省。後鄭固不從此義也。又此官實掌四等公邑。賈云三等者。謂甸公邑掌於遂士。其說非也。詳前疏。云縣土主縣之獄者。此與鄉土注文例同。蓋亦先鄭說也。縣士掌野。亦謂之野司寇。左襄十八年傳。鄭災。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注云。野司寇。縣士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士、主四方。〔疏〕注云方士。主

者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主此三等采地之獄。采地在王城四方。故云方士也。是以鄭此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訝、迎也。土官。〔疏〕訝士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四方之

亦士言之也。注云訝、迎也者。後掌訝注同。說文言部云。訝、相迎也。周禮曰。諸侯有卿訝也。重文逆。訝、或從走。聘禮注云。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云土官之迎四方賓客者。本職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是也。

訝士或亦謂之行理。詳本職疏。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朝士主外。〔疏〕朝士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建邦外朝

胥六人。徒六十人。朝之法。左九棘右九棘之事。以朝士為詢察

庶。職疑獄。故屬秋官。但酒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法。秋官雖爲刑獄所施。至於防禁之屬。皆在秋官。又於賓客是主人所敬。故鄉飲。

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二。與路寢庭是也。外朝一。此朝在皋門內庫門外是也。詰讓案。韓非子外諸說右云。外朝在雉門外。說文佳部。雉。古文作雉。或省爲弟。與茅形近。故韓子作茅門。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卽雉闕門也。

司民中十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民主。〔疏〕司民者。此官掌民數。小司寇掌獄民數於王。故司民亦屬司寇。注云司民主民數者。據本

職。文。司刑中十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司刑者。此官與司刺並總掌

司刺下十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刺。殺也。三訊。〔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寇及本職注

通言之。凡殺皆曰刺。云三訊罪定。則殺之者。小司寇本職注同。以其職有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等。又云聽民之所刺

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知三訊罪定。民言當刺。則殺之也。春秋經書魯殺大夫。並謂之刺。僖二十八年經。公子

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經。刺公子伋。左傳杜注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

穀梁范注說同。案春秋書刺。卽說文刺之本訓。然與此經之義亦足互證。但三刺之法。兼有暫赦。則刺者不必皆殺。

此官以司刺爲名者。亦偏舉一端爲義。

司約下十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約。言語。〔疏〕司約者。此官與司盟並掌盟約之官。與刑禁事相成。故

約。約束之也。大史注云。約劑。要盟之載書及券書也。盟辭券書。並以言語相約束之事也。

司盟下十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疏〕司盟者。盟必有約書。故冢司約

藏。左傳五年傳云。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注云。盟府、司盟之官。又三十六年傳說成王賜周公大盟。亦云載在盟府是也。注云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者。說文罔部云。盟。周禮曰。國

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珠盤玉敦。以立牛耳。从囧、从血。重文盟。篆文从囧。又盟。古文从明。今經典並从古文省。釋名釋言語云。盟。明告其事於神明也。案約辭。即本職所

謂盟載是也。殺牲歃血。詳玉府疏。引曲禮曰。涖牲曰盟者。證盟有殺牲之事。鄭彼注云。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孔疏云。異義云。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

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盟詛不及三王。

非鄭所用。然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請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衛伯姬盟孔慄以鵞。鄭云。詩說及鄭伯。皆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鵞。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慄以鵞。鄭云。詩說及鄭伯。皆

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慄以鵞。下人君也。殺梁管九年范

注引鄭君云。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鵞。詒讓案國語晉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周初有盟禮。故此經設司盟之官。覲禮記方明之祭。殺梁之義。必不可通。故許鄭咸不從之。異義說盟牲。引毛詩說者。小雅何人斯傳文。

彼詩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據詛牲而言。與左傳鄭伯射潁考叔正同。孔疏謂詛用一牲。非也。其盟牲當禮用六牲。不徒以豕犬雞。戰國策齊策云。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墨子明鬼篇云。齊莊君之臣王里國、中里微。訟三年。而

獻不斷。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史記平原君傳。毛遂結楚趙之盟。亦策取雞狗馬血。是皆雜用六牲。唯公羊襄二十七年傳說衛公子伋與婁子盟。則以雉。為不用牲。竊意六牲之中。大盟詛當用大牲。小盟詛則用小牲。韓毛許

鄭並謂尊卑異用。諸說乖異。未容泥也。

職金上十二人。下十四。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職、主〔疏〕職金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

貨罰。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

注云職、主也者。亭人注同。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一人。有二人。

犯政為惡曰厲。厲土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

〔疏〕司厲者。掌舉沒盜賊人民任器之等。亦刑罰

冢職金而次其後。

注云犯政為惡曰厲者。毛詩小雅正月傳云。厲、惡也。言盜賊之人。干犯政令。而為姦惡。此官主治之也。云厲土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者。厲土即謂司厲下士。其職云。掌盜賊之任器。先鄭注釋為兵器。又云。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是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疏〕

犬人者。此亦以五行象類。屬秋官也。庖人注云。是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

云。犬、狗之有縣躡者也。賈疏云。案其職云。凡祭祀。共犬牲。犬是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

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又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罷民。

〔疏〕司圜者。此官與掌囚掌戮並掌刑獄囚殺之事。故亦屬司寇職。以圜土聚教罷民。其罪輕。故司圜列掌囚之前。

注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者。大司徒注義同。云今獄城圜者。文選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幽於圜牆之中。是漢時獄亦圍牆。故先鄭舉以為說。云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此圜謂圜土也者。明訓圜為圜土之意。云又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罷民者。證圜土即是收教罷民之獄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囚、拘也。主拘。〔疏〕掌囚者。此官掌五刑罪囚之繫當刑殺之者。據本職云。及刑殺奉以適朝士以適市而刑殺之。故知是主拘繫當刑殺之人也。

司圜之後。注云囚、拘也者。爾雅釋言文。說文口部云。囚、繫也。拘、繫。義同。云主拘繫當刑殺之者者。據本職云。及刑殺奉以適朝士以適市而刑殺之。故知是主拘繫當刑殺之人也。

繫當刑殺之者。據本職云。及刑殺奉以適朝士以適市而刑殺之。故知是主拘繫當刑殺之人也。

當刑殺之者者。據本職云。及刑殺奉以適朝士以適市而刑殺之。故知是主拘繫當刑殺之人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猶辱也。既、斲殺。又辱之。既、斲殺。又辱之。說文戈

部云。戮、殺也。廣雅釋詁云。戮、辱也。戮本義為殺。引申為戮尸之稱。本職注云。戮、謂陳焚辜肆。國語晉語云。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韋注云。陳尸為戮。是戮為既死辱尸之名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

府及近郡。凡隸皆男子為奴給役之名。國語周語韋注云。隸、役也。本職云。帥其民役國中。之辱事。故云給勞辱之

役。又左昭七年傳云。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孔疏引服虔云。隸、隸屬於吏也。義亦通。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

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

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續漢書職官志云。建武中。并領一州。此云

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即謂將中都官徒也。與周官職掌略同。云主官府及近郡。即謂後罷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及建

武後領州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盜賊之家。罪隸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臯。石經及各本並誤。詳甸師疏。注云盜賊

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粟。故注云。盜賊之家為奴者。詒讓案。既夕記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

者也。又左襄二十三年傳云。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杜注云。蓋犯罪沒為官奴。則凡有罪罰作者。並入罪隸。不徒

盜賊之家矣。惠士奇云。鶡冠子世兵篇曰。百里奚官奴官。奴者、罪隸之奴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征南夷。注云。征南夷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南方

所獲。曰蠻。故征南方。所獲俘虜。謂之蠻隸也。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南蠻之別者。職

夷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夷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東所獲。〔疏〕方曰夷。故征東夷所獲俘虜謂之夷隸也。

貉蠻百有二十人。征東北夷所獲。凡隸衆矣。此其〔疏〕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者。以東北夷曰貉。故東北方所獲俘虜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疏〕謂之貉隸也。以上四隸。司隸通謂之四翟之隸。師氏又云。

四夷之隸。統言之。夷翟得通稱。故注並云夷也。但職方氏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而此獨無戎狄之隸。或夷可兼戎。貉可兼狄與。互詳職方氏疏。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者。統五隸而言也。賈疏云。蠻隸以下皆百二十人。謂隸中選取善者。以爲役之員數爲限。其餘衆者以爲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之等。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者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表也。主〔疏〕布憲者。此官與禁殺戮禁暴表刑禁者。〔疏〕氏皆總主刑禁之官。故亦屬

司寇。注云憲、表也。主表刑禁者。憲表。小司寇及本職注並同。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是憲爲表示之義。其職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此官即取宣布憲表爲名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殺戮者。禁民〔疏〕注云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者。民間擅相殺戮。易以兆亂。故設官以禁之。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疏〕禁暴氏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𡗗。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地官敘官疏。大司寇五刑。五曰官刑。上屬糾暴。此官所掌。

卽糾暴之事。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廬、賓客行道所舍。〔疏〕野廬氏者。以下至司烜氏六官。並掌國道路道所舍。〔疏〕溝池之禁。及水禁夜禁火禁之事。故亦屬司

寇。而次諸總掌刑禁官之後。注云廬、賓客行道所舍者。漢書食貨志云。在壘曰廬。賈疏云。見遺人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故知之也。惠士奇云。十里曰廬。三十里曰宿。五十里曰市。宿有路室。市有候館。皆謂之廬。故掌造道路之官爲野廬氏。

蜡氏下十四人徒四十人

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疏〕注云：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者。埋骸。此官之職也。蜡、讀如狙司之狙。〔疏〕段玉裁云：說文蠅部曰：蜡、蠅胆也。

周禮蜡氏掌除骸。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通俗文同。謂蠅所聚乳也。案段據說文為釋是也。蜡胆字異而義同。引月令曰：掩骼埋骸。此官之職也者。釋文埋作埋。云本又作埋。骸、本又作骸。案對石經作埋。今禮記孟春令同。引說文骨部引明堂月令亦作埋。彼文與此蜡氏職掌除骸合。故云此官之職也。埋、即蠶之借字。俗作埋。鬻或骸。字詳鬻人及本職疏。賈疏云：案彼注。骨枯曰骸。肉腐曰骸。掩亦埋。但骸骸不同。故別言也。言骸骸者。凡人物皆是。云蜡讀如狙司之狙者。段玉裁云：擬其音也。狙司即覲伺。史漢：狙擊秦皇帝。應劭云：伏伺也。方言：掩、窵取也。自關而西曰窵。或曰狙。郭注云：狙、伺也。三着：狙、伺也。通俗文：伏伺曰狙。司伺古今字。

雍氏下十二人徒八人。雍、謂隄防。〔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者。雍、即雖之隸變。正字當作邕。說文川部以備水潦。說文阜部云：隄、唐也。防、隄也。稻人云：以防止水。是隄防並所以邕障水使止不行。故謂之雍也。

雍者雍之以水。穀梁僖九年傳云：毋雍泉。俗又作壅。廣雅釋詁云：壅、障也。月令孟秋云：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說文阜部云：隄、唐也。防、隄也。稻人云：以防止水。是隄防並所以邕障水使止不行。故謂之雍也。

萍氏下十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萍讀為蚘。或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爾雅曰：萍、萍。〔疏〕注：鄭司農云：萍讀為蚘。或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云：此注轉寫譌誤。云今天問萍號作萍。此謂今天問與舊天問字異。不當皆作萍也。疑是鄭司農云：萍或為蚘。讀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萍、一作菲。一作萍。司農易蚘為萍翳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萍翳字。今本多作萍翳。考之爾雅。萍與萍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蚘為萍。則亦可徑從經作萍。案段校近是。陳壽祺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萍號作萍云。後鄭下引爾雅正明萍萍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者。釋草文。釋文云：萍本亦作萍。案郭本爾雅作萍。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萍。釋草別有萍蘋。論審注意。疑後鄭以萍為水草。與萍為蘋蕒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萍。故引證此經之萍。明其不必改萍。釋文或本作萍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十五青並以萍萍為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如小子言平

雍者雍之以水。穀梁僖九年傳云：毋雍泉。俗又作壅。廣雅釋詁云：壅、障也。月令孟秋云：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說文阜部云：隄、唐也。防、隄也。稻人云：以防止水。是隄防並所以邕障水使止不行。故謂之雍也。

萍氏下十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萍讀為蚘。或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爾雅曰：萍、萍。〔疏〕注：鄭司農云：萍讀為蚘。或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云：此注轉寫譌誤。云今天問萍號作萍。此謂今天問與舊天問字異。不當皆作萍也。疑是鄭司農云：萍或為蚘。讀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萍、一作菲。一作萍。司農易蚘為萍翳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萍翳字。今本多作萍翳。考之爾雅。萍與萍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蚘為萍。則亦可徑從經作萍。案段校近是。陳壽祺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萍號作萍云。後鄭下引爾雅正明萍萍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者。釋草文。釋文云：萍本亦作萍。案郭本爾雅作萍。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萍。釋草別有萍蘋。論審注意。疑後鄭以萍為水草。與萍為蘋蕒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萍。故引證此經之萍。明其不必改萍。釋文或本作萍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十五青並以萍萍為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如小子言平

萍。蓋司農說或作蚘蟻蚘之蚘。不可通。故讀為萍號起雨之萍。王逸楚辭注云：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與、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萍、一作菲。一作萍。司農易蚘為萍翳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萍翳字。今本多作萍翳。考之爾雅。萍與萍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蚘為萍。則亦可徑從經作萍。案段校近是。陳壽祺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萍號作萍云。後鄭下引爾雅正明萍萍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者。釋草文。釋文云：萍本亦作萍。案郭本爾雅作萍。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萍。釋草別有萍蘋。論審注意。疑後鄭以萍為水草。與萍為蘋蕒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萍。故引證此經之萍。明其不必改萍。釋文或本作萍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十五青並以萍萍為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如小子言平

萍。蓋司農說或作蚘蟻蚘之蚘。不可通。故讀為萍號起雨之萍。王逸楚辭注云：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與、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萍、一作菲。一作萍。司農易蚘為萍翳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萍翳字。今本多作萍翳。考之爾雅。萍與萍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蚘為萍。則亦可徑從經作萍。案段校近是。陳壽祺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萍號作萍云。後鄭下引爾雅正明萍萍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者。釋草文。釋文云：萍本亦作萍。案郭本爾雅作萍。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萍。釋草別有萍蘋。論審注意。疑後鄭以萍為水草。與萍為蘋蕒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萍。故引證此經之萍。明其不必改萍。釋文或本作萍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十五青並以萍萍為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如小子言平

萍。蓋司農說或作蚘蟻蚘之蚘。不可通。故讀為萍號起雨之萍。王逸楚辭注云：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與、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萍、一作菲。一作萍。司農易蚘為萍翳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萍翳字。今本多作萍翳。考之爾雅。萍與萍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蚘為萍。則亦可徑從經作萍。案段校近是。陳壽祺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萍號作萍云。後鄭下引爾雅正明萍萍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者。釋草文。釋文云：萍本亦作萍。案郭本爾雅作萍。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萍。釋草別有萍蘋。論審注意。疑後鄭以萍為水草。與萍為蘋蕒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萍。故引證此經之萍。明其不必改萍。釋文或本作萍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十五青並以萍萍為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如小子言平

萍。蓋司農說或作蚘蟻蚘之蚘。不可通。故讀為萍號起雨之萍。王逸楚辭注云：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與、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萍、一作菲。一作萍。司農易蚘為萍翳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萍翳字。今本多作萍翳。考之爾雅。萍與萍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蚘為萍。則亦可徑從經作萍。案段校近是。陳壽祺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萍號作萍云。後鄭下引爾雅正明萍萍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者。釋草文。釋文云：萍本亦作萍。案郭本爾雅作萍。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萍。釋草別有萍蘋。論審注意。疑後鄭以萍為水草。與萍為蘋蕒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萍。故引證此經之萍。明其不必改萍。釋文或本作萍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十五青並以萍萍為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如小子言平

之平者。擬萍字之音也。小子言平。未詳所本。云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者。段玉裁云。經之萍氏。取名於萍草之不沈溺也。幾酒禁酒。禁川游者皆令不沈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覺也。〔疏〕注云寤、覺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寤部云。寤覺而有言曰寤。云

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也。莊存與云。寤、不寐也。此官主常覺。疏說誤。案莊說近是。夜覺、謂警夜。使人覺寤不犯禁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烜、火也。讀於衛侯燬之燬。故〔疏〕司烜氏者。此官掌火禁。兼掌墳燭庭燎。

火。燎、庭燎也。董增齡謂卽此司烜氏是也。注云烜、火也者。鄭謂自有烜字。訓爲火也。說文火部以烜爲燻之或體。云。燻、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燻。周禮曰。司燻掌行火之政令。重文烜。或从亘。陳壽祺云。說文曰。取火

於日。官名。此據司烜氏以夫燻取火於日言之。其下又曰舉火曰燻。此據夏官司燻言之。其下重文烜曰或从亘。此亦烜燻爲一字也。高誘淮南汜論注亦曰。燻、取火於日之官也。下復引司燻之文。許師賈景伯。高師盧子幹。其言皆有

所受。蓋諸儒所見周禮。司燻有作司烜者。如世婦奠人環人之兩見。故併兩職解之也。案陳是說也。王昭禹。方苞並引易說卦傳曰。以烜之。謂此官掌取火於日。故以司烜爲名。亦通。云讀如衛侯燬之燬者。春秋僖二十五年經。衛侯

燬滅刑。說文火部云。燬、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段玉裁云。燬讀如衛侯燬之燬者。言其音義同耳。巨聲在元寒桓刪山仙部。毀聲在脂微齊皆灰部。合韻最近。云故書燬爲垣者。段玉裁云。或云。當作故書烜爲垣。案

段引或說是也。陳壽祺。黃以周說並同。蓋此章注中。惟此燬字爲涉上文而誤。此外別無僞文。蜀石經垣作烜。則傳寫之誤。引鄭司農云。當爲烜者。先鄭定此字爲烜。而後鄭從之也。蜀石經作當爲垣。亦誤。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玄〔疏〕閭里辟禁之事。故亦屬司寇。而次

諸主禁官之後。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于注云。今卒辟車之屬。案此本鄭說。詳本職疏。云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者。沈彤改六皆爲八。云其職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也。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

而滌狼之胥亦當八。胥爲什長。胥八。則徒當八十也。案沈說近是。蔣載康說同。然據本職賈疏。則唐本已並作六矣。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者。滌條聲類同。賈疏云。讀從特性少卒滌祭器等之滌也。段玉裁云。滌器之滌。古音

蓋同條。云玄謂滌除也者。從杜讀而釋其義。說文水部云。滌、洒也。大射義。射人宿視滌。注云。滌、謂澆器。掃除射宮。此官亦主掃除道路也。云狼、狼廬道上者。賈疏云。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脩閭氏下十二人徒一人。徒十有二人。閭、謂里門。〔疏〕注云。謂里門者。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閭里中門聚居。通謂之里。里外周市有圍牆。其門謂之閭。閭即里之外門。其里中門別為閭。此官掌脩除國中廛里之閭。司稼之邑閭。則野外邑里之閭。二者地異而名同。此閭不必為六鄉五比之閭。里亦不必為六途五鄰之里也。惠士奇云。脩閭氏比宿櫛而守閭互。互、謂行馬櫛以行夜。閭、其門也。管子曰。閭閉無闔。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春秋內篇曰。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綏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公羊成元年傳。卻克臧孫許同時聘於齊。二大夫相與踰閭而語。移日然後去。墨子公輸篇。墨子自楚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內之。無節者譏之。春秋及戰國皆然矣。管子立政篇。審閭閉。慎筦鍵。筦藏於里尉。閭有司以時開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閭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即脩閭氏歟。

冥氏下十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疏〕冥氏者。以下至庭氏十二職。並掌攻除鳥獸蟲寇。注。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者。阮元云。讀為。漢書蕭該音義引作讀如。此擬其音。非改其義。釋文所云冥如字。是也。至後鄭始易其字義。此作讀為。誤也。王應麟云。漢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都與筦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冥氏春秋。即冥都也。惠棟云。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夏本紀。禹姁姓。後有冥氏。案阮、王、惠說是也。漢書儒林傳顏注云。冥、莫零反。廣雅十五音引風俗通云。冥氏。漢有冥都。為丞相史。冥亦讀如字。與陸顏讀同。云玄謂冥方之冥者。段玉裁云。冥方即算法之方。釋文曰。冥、又莫歷反。此音當專屬後說。案段說是也。依後鄭讀。則冥與天官筦人之筦字同。賈疏謂後鄭亦取音同以繩際取禽獸。冥然使不覺。失其韻矣。云以繩際取禽獸之名者。廣雅釋詁云。筦、覆也。說文糸部云。際、牛轡也。後鄭意此冥為筦之借字。取禽獸當掩覆繩際之。故謂之筦。與本職注屬絹禽獸之義略同。

庶氏下十一人徒四人。庶、讀如藥蕒之蕒。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庶經音辨同並誤。

庶氏下十一人徒四人。庶、讀如藥蕒之蕒。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庶經音辨同並誤。

段玉裁云。讀如煮。擬其音耳。云驅除毒蟲之言者。以蟲與庶同音爲訓。必先云讀如煮。而後庶與蟲同音也。蟲今音讀如古。古音如居上聲。是以與煮略同。庶氏既掌除毒蟲。則其官曰蟲氏可矣。而書不作蟲字者。庶與蟲音同。是以作庶氏。云字從聲者。謂古人用字。但取其同聲者。六書之假借如是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所藏者。搏蟄獸。〔疏〕注云穴、搏蟄獸所藏者者。說文穴部云。穴、土室也。買疏云。凡獸蟄皆藏在穴中。故以穴爲官名。使取蟄獸也。

翬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翬、鳥翻也。鄭司農云。翬、羽莖也。後鄭以本職翬者。段玉裁云。司農說與鄭君異。司農謂翬卽翅字。翬者。翼也。如禛卽祀字。助卽勳字之比。是聲、支聲同在古音支佳部。是以大鄭如此云也。鄭君載之者。廣異義也。呂飛鳴云。說文。翬、鳥之翬羽猛者。此經翬氏職掌攻猛鳥。故取鳥之猛者以名官。翬翅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翬、翼也。或從氏作狐。詒讓案。許說又與二鄭異。而義較長。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鄭司〔疏〕注云柞、除木之名者。詩周頌載芟篇。書馬融傳廣成頌。焚萊柞木。李注云。柞、邪斫木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柞木翦棘。李注云。賈逵國語注曰。槎、邪斫也。柞與槎同。案李說是也。說文木部云。柞、柞木也。樾、衰斫也。國語魯語。里革曰。山不槎斲。章注云。槎、斫也。柞卽槎之異字。云除木者。必先刊剝之者。刊、舊本作校。釋文同。宋大字本、錢鈔本、明注疏本並作刊。與賈疏合。今從之。疏云。見其職云。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刊陰木而水之。是先刊剝之。案賈疏是也。古無從手之校。詳夏官敝官疏。鄭司農云。柞、讀爲音聲暗暗之暗。屋簷之簷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謂讀如此二音也。今各本作讀爲。誤。除木曰柞。又見毛詩。不當易爲暗暗二字。丁晏云。考工記注先鄭云。柞讀爲暗暗之暗。典同注。杜子春。簷、讀爲行扃暗暗之暗。後鄭謂聲迫簷出去疾也。爾雅釋鳥。行扃暗暗。郭注諸扃皆因其毛色聲音以爲名。案段校是也。屋簷詳匠人疏。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蕞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玄謂薙讀如鬻小兒頭之鬻。書

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疏〕。籒本李或作雉。則是謂李軌木。徐養原云。今本云字或作雉。同。謂曰。燒糶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糶字他書有作雉者。其字同耳。若如葉本。則李下須有云字。其義乃通。釋文中凡言字或作某者。乃辨別字體也。若列諸本異同。則云。本或作某。案徐說是也。注云書糶或作夷者。惠棟云。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列新雉於林漭。若

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左昭十七年傳曰。五雉爲五工正夷民者也。正義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鄭司農云。掌殺草也。此據夷字作訓也。云故春秋

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蕪崇之者。左隱六年傳文。杜注亦訓夷爲殺。與先鄭義謂。引之者。證夷爲殺草之義。詳稻人疏。云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者。稻人注云。今人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

其禾。於下種麥也。義與此同。段玉裁云。仲師從作夷之本。故引春秋傳芟夷蕪崇。又引方俗語言麥下禾豆爲夷下禾豆。與稻人注禾下麥爲夷下麥互相發明。謂此夷氏之夷。卽稻人芟夷之夷也。云玄謂糶讀如鬻小兒頭之鬻。書或作夷

者。後鄭從糶不從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亦作糶氏。平子讀與後鄭同。惠棟云。說文佳部云。古文雉从弟。篆文弟夷字相似。荀氏易漢六四云。匪弟所思。見釋文。今本作夷。說文影部云。鬻、鬻髮也。大人曰鬻。小兒曰鬻。藍及身

毛曰鬻。段玉裁云。鄭謂糶字之音義如鬻小兒頭之鬻。其釋夏日至而糶之曰。以鉤鎌迫地芟之。是卽如鬻小兒頭之說也。案段說是也。云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者。說文艸部云。糶、除艸也。後鄭意正本作糶。或本作夷。義並通。不

必定從或作也。段玉裁云。謂糶夷二字皆爲翦草之語。言其類同而字異類者。周禮序所云字之聲類也。糶夷同在古音脂微齊皆灰部。不特同部而且同音。後鄭讀如鬻以伸其義。讀糶如鬻。卽讀夷如鬻也。案賈以從類爲形。段以從類爲

聲。段是也。此鄭謂糶夷相類。故云皆翦草也。引月令曰。燒糶行水者。仲夏令文。賈疏云。引之者。欲見糶草須燒之。又須水之意也。云謂糶所芟草乃水之者。舊本謂上行非字。今依蜀石經、及宋大字本、錢鈔本、注疏本刪。段玉裁

云。謂。岳本作非謂。誤也。月令注曰。欲糶菜地。先糶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引糶人職夏日至而糶之。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然則周禮於夏至糶之。記於六月行水事正

相成。故此注云燒所芟草乃水之。與月令注相應也。岳本非謂不辭。

荻。族氏下十一人徒二人。鄭司農云。荻、讀爲藪。族、讀爲藪。族之〔疏〕注。鄭司農云。荻、讀爲藪。族、讀爲藪。藪、讀爲藪。謂巢也。玄謂藪古字。從石、折聲。〔疏〕注。鄭司農云。藪、讀爲藪。藪、讀爲藪。謂巢也者。說文手部云。藪、

擻也。一曰投也。呂氏春秋求人篇。嗚嘯巢林。高注云。巢、蕨也。段玉裁云。擻、它歷反。音別。雷蕨、謂雷巢也。蕨蕨。卽公羊宣元年何注所謂擻巢也。詒讓案。擻巢亦見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丁晏云。文選吳都賦。蕨陟山谷。劉注云。言其如蕨。隨而降落山谷者。陳壽祺云。雀窠謂之蕨。猶蠶箔謂之蕨。皆謂物湊集有所藉也。說文。蕨行蠶聲。是其義。云玄謂蕨古字。從石折聲者。段玉裁云。鄭君謂蕨古字者。此因大鄭義申之。謂蕨擻古今字。非有二字也。釋文云。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蕨之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勣徹反。此從折作蕨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石部曰。蕨。上擻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蕨蕨氏。其云上擻空青珊瑚者。釋從石之故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蕨字並他歷。丑列二切。文選吳都賦。蕨陟山谷。李善音刺列切。歷反。唯李軌本誤作蕨。故音思亦反。玉篇。廣韻。蕨字並他歷。丑列二切。文選吳都賦。蕨陟山谷。李善音刺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不從李軌也。賈疏曰。鄭謂蕨古字。從石折聲者。以石投擻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爲聲。然則蕨蕨氏掌覆天鳥之巢。義取毀折。而非取分析。說文。蕨。上擻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亦是毀折之義。非分析之義。蕨或通作折。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取之者。謂擻取黃金鉛錫銅鐵也。墨子耕柱篇曰。昔者夏后開使蕨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折金者。擻金也。猶說文言上擻山巖空青珊瑚也。折。卽蕨之借字。則蕨之從折而非從析益明矣。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爲提提。提與擻。古同聲。蕨之讀爲擻。猶折折之讀爲提提也。折與擻聲相轉。王說是也。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蟲。〔疏〕翦氏者以下四職並除蟲之官。注云翦、斷滅之言也者。翦者。詩云。實始翦商。〔疏〕說文羽部云。翦、羽生也。刀部云。前、齊斷也。此翦卽

前之借字。云主除蟲蠹者。此與下赤友氏並主除陸蟲。故取斷滅之言以名官也。引詩曰。實始翦商者。魯頌閟宮文。鄭彼箋云。翦、斷也。此引以證翦有斷滅之義。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友、猶言揄拔也。〔疏〕赤友氏者。阮元云。說文魁旱鬼也。周禮有赤魁氏。除牆屋

借字。許所據故書作魁。其義則爲除牆屋物。而非旱鬼也。段玉裁云。物、讀精物鬼物之物。故敗之之官曰赤魁氏。許義亦與鄭異。蓋賈侍中說與。案段說是也。漢時蓋有謂此官掌敗鬼物者。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詞云。赫女軀。拉女幹。

篇。水蟲科斗蠶蝦蟇。顏注云。蠶一名蠶。色青。小形而長股。據鄭說。漢時以蠶供御。則當即指陶氏所謂蛤子者。爾雅郭注之青蛙。亦其類也。云字從蟲。國聲也者。蟲當爲虫。蠶字從虫形而諧國聲。於六書屬形聲也。云蠶乃短狐。與者。明蠶與蠶別。亦破先鄭說也。說文虫部云。蠶。短狐也。似蠶三足。以气射害人。賈疏云。案莊公十八年。秋。有蠶。服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蠶。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瘡如疥。偏身中。漢漢或或。故爲災。禮曰。惑君則有。案五行志。劉向以爲蠶生南越。由齊姜淫惑莊公。故生於魯。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疏〕注云。壺謂瓦鼓者。謂鼓匡中空壺中也。一切經音義引埤蒼云。蠶。鼓板也。瓦鼓名壺。與鼓板名蠶。从壺爲形。義亦相類。知用瓦鼓者。本職云。炮土之鼓是也。云涿。擊之也者。說文支部云。發。擊也。木部云。柶。擊也。受部云。發。椎擊物也。涿與發。柶。發。音義並相近。擊。謂擊鼓作聲。云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涿其源之濁者。賈疏云。先鄭雖讀涿爲濁。聲轉字誤。故爲涿。猶從涿爲義。故後鄭引之在下。濁其源。大玄經文也。段玉裁云。故書。涿作獨。司農從作獨之本。蠶獨爲濁其源之濁者。此據本職以焚石投之。以牡樺午貫象齒而沈之而云也。案段說。是也。云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涿者。段玉裁改濁亦爲涿。云。此又別一說。獨之音與水流滴涿字音相近。而書亦或爲涿。是以鄭君從作涿之本。釋壺以瓦鼓。釋涿以擊。此據本職以炮土之鼓擊之而云也。各本注作書亦或爲濁。誤。案段校是也。徐養原說同。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亦作壺涿。則馬季長已定從涿。後鄭亦本師讀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主射妖鳥。令國〔疏〕注云。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絮清如庭者也。葉鈔本釋文。絮庭之中。常埽除絮清。此官主射妖鳥。言欲使國中絮清如宮庭之中。故謂之庭氏。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銜枚。止言語囂譟也。枚狀如〔疏〕銜枚氏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大祭祀。令禁無囂。箸。橫銜之。爲纏結於項。〔疏〕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注云銜枚。止言語囂譟也者。凡人口銜枚。則不得言語。本職云。掌司囂。明主禁言語囂譟之事。故以銜枚爲名。漢書高帝紀顏注云。銜枚者。止言語囂譟。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文選吳都賦云。銜枚無聲。云枚狀如箸。橫銜之。爲纏結於項者。爲纏。

周禮正義 卷六十五 一七

舊本作爲之繡。宋蜀大字本無之字。與釋文合。今從之。大司馬注義同。賈疏云。繡。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阮元云。詩東山釋文引此注云。枚如箸。橫銜之於口。爲繡繫於項中。繡上亦無之。枚下并無狀。今本皆衍。結作絮。古字也。當據以訂正。段玉裁云。大司馬職注亦曰。有繡結項中。顏氏漢書注引作繡結於項。云繡者。結礙也。絮。繞也。爲結組繞項也。勝於買本買說。案阮。段校是也。互詳大司馬疏。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疏〕伊耆氏者。賈疏云。案其所依。秋是長老之方。故在此。注云伊耆。古王者號者。明堂位云。土鼓夔桴箏籥。伊耆氏之樂也。鄭彼注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曲禮孔疏引熊安生云。伊耆氏卽神農氏也。又郊特牲疏引皇侃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此皆以伊耆氏爲神農氏。而郊特牲釋文云。伊耆。或云卽帝堯是也。易繫辭孔疏引帝王世紀云。帝堯陶唐氏。伊祈姓。伊祈卽伊耆二者並無寫證。故鄭此注及明堂位注並不贅言也。云始爲蜡以息老物者。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蕭章云。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賈疏云。取息老物證伊耆供杖於老者之事故也。云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者。後王謂伊耆氏以後王者。鄭意此伊耆氏主王齒杖。與始蜡息老物義相近。或卽識古王者之舊德而以名官。莊子胠篋篇。古帝有祝融氏。而高辛火正亦名祝融。是以帝王號名官之例也。云今姓有伊耆氏者。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云。伊耆亦作伊祈。帝堯號也。後因氏焉。魏孝文時。魏懷州民伊耆荷聚衆於重山作亂。洛州刺史討滅之是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行夫。主國之禮。〔疏〕大行人者。以下至掌貨賄十一職。並掌四方朝聘賓客及使命往來之官。亦屬秋官者。以大司寇掌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故以義類屬之。云小行人下大夫四人者。此與司儀行夫唐石經。宋蜀本。岳本。嘉靖本並跳行。今從注疏本。賈疏云。亦謂別職同官。故四官各有職司。而共府史胥徒也。詒讓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注云。理。吏也。故行理。小行人。理通作李。左襄八年傳。一介行李。杜注云。行李。行人也。又襄十四年傳云。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巡于路。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云。道人。行人之官也。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

舊本作爲之繡。宋蜀大字本無之字。與釋文合。今從之。大司馬注義同。賈疏云。繡。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阮元云。詩東山釋文引此注云。枚如箸。橫銜之於口。爲繡繫於項中。繡上亦無之。枚下并無狀。今本皆衍。結作絮。古字也。當據以訂正。段玉裁云。大司馬職注亦曰。有繡結項中。顏氏漢書注引作繡結於項。云繡者。結礙也。絮。繞也。爲結組繞項也。勝於買本買說。案阮。段校是也。互詳大司馬疏。

詩獻之。此文與左傳略同。亦以適人爲行人。足證杜說。方言。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康代詰僮騫歌戲。又雄答書云。嘗聞先代轎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蓋行人乘轎軒而巡行天下。因謂之適人。適、輶、適。字並通。適人亦稱近人。說文丁部云。近。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是也。書胤征。僞孔傳以適人爲宣令之官。凡說不足據。注云。行夫主國使之禮者。案本職無主禮之文。疑禮當作事。其職云。掌邦國傳達之小事。燮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是國使之事也。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猶圍也。主圍實。〔疏〕環人者。此職與夏官環人字同。而義則異。客、任器、爲之守衛。〔疏〕彼環人主致師。此環人主環衛賓客。是其

異也。注云。環、猶圍也者。呂氏春秋愛士篇。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高注云。環、圍也。呂飛鳴云。夏官環人注云。環、猶圍也。蓋取卻敵之義。此注云。猶圍也。蓋取環繞之義。云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者。本職云。有任器、則令環守之。先鄭注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徇環守之。圍繞與徇環義同。後鄭卽本先鄭義。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今摠名曰

象者。周之德。〔疏〕象胥每翟上士一人者。翟、狄。字通。詳內司服疏。翟者。蠻夷國貉戎狄之通稱。猶司隸職蠻夷先致南方也。〔疏〕夷貉四隸通謂之四翟之隸也。沈彤云。象胥上士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云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者。沈彤云。中士每翟二人。則十二人。下士每翟八人。則四十八人。徒每翟二十人。則百二十人。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者。大行人先鄭注云。象胥、譯官也。大戴禮記小辯篇云。傳言以象。反舌皆至。是象爲通夷狄言語者之通稱也。國語周語。謂之舌人。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是也。續漢書百官志引注云。今鴻臚。據晉官現周也。云胥、其有才知者也者。大行人注云。胥讀爲諧。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此不云讀爲諧者。文略。詳天官敘官疏。云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者。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鄭彼注云。皆俗閒之名。依其事類耳。韞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韞者。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韞。方三千里。韞、又作韞。淮南子齊俗訓。雖重象狄韞。不能通其言。高注云。象狄韞。譯也。賈疏云。寄者、賓主不相解語。故寄中國於東夷。

又寄東國語於中國。使相領解。云象者。傳南方於中國。還象中國以傳之。與南方人語。則還象南方語而傳之。云狄韃者。鄭彼注云。韃之言知也。雖不訓狄。狄即敵也。謂言語相敵。使之知也。云譯者。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云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者。釋六韜通名象胥之義。大行人注云。周始有越重。翻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越裳為南方之夷。故此云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鄭司農〔疏〕注云。訝、迎也者。客來。主迎之者。據本職文。聘禮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國語晉語云。白季舍于逆旅甯藏氏。韋注云。旅、舍也。逆客而舍之也。左傳文五年杜注及孔疏引賈逵孔晁並以爲掌逆旅之大夫。案訝逆同義。掌逆旅大夫。疑即此掌訝也。荀子榮辱篇云。監門御旅。訝御字亦通。御旅蓋逆旅之賤役。或即此官之胥徒與。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者。賈疏云。此公羊傳文。時晉使卻克聘齊。卻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故讀從之也。段玉裁云。他經多作御。惟周禮作訝。古訝音同御也。說文言部曰。訝、相迎也。引周禮諸侯有甸訝。公羊傳。跛者訝跛者。正義所見本作御跛者。詒讓案。今本公羊成二年傳訝作逆。輸人先鄭注亦云作訝。公羊釋文云。逆、本又作訝。穀梁傳作御。賈所見公羊文蓋與穀梁同。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主交通結諸侯之好者。本職云。侯之好。〔疏〕注云。主交通結諸侯之好者。本職云。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是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疏〕掌察四方中士八人者。職闕。四方八人。則每方二人也。賈疏云。蓋督察邦國之事。俞樾云。此官以掌察四方四字爲名。非

名掌察也。此下又有掌貨賄。賈疏出掌察四方掌貨賄七守。則賈氏所見經文必是掌察四方。不知今本止作掌察也。案俞說亦通。但本職止存掌察二字。唐蜀石經已如是。疑漢唐舊讀皆以四方屬下爲句。本職文闕。無可實證矣。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疏〕掌貨賄者。職闕。蓋掌大府內府九賈之貨賄。又內府云。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皆是也。

國語晉語云。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設此官以掌之。亦與外府內府爲官聯也。書洪範八政。二曰貨。孔疏引鄭書注云。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案掌司義同。司貨賄卽此官也。云史四人者。莊存與云。官有受者。惟宰及大府內府玉府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疏朝

夫者。賈疏云。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因有邦國賓客在秋。都家之治亦在此。論讓案。此三公王子弟采地私臣之聽事於朝者。俞正燮謂若漢郡國邸吏是也。以其得以職專達於國。故附列秋官之末。鄭以爲王臣。未審。云

庶子八人者。賈疏云。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案賈說非也。庶子者。蓋都

家貴族之子弟未命而在官者。若左昭二十七年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是也。未命。則與庶人在官者同。故敘於府史之

後徒之前當晉之處。大射儀。賓受爵于筵前。宰晉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彼庶子與宰晉爲聯事。亦以其職略

相等也。鄭彼注以爲夏官之諸子。非也。疏以此庶子爲主采地之諸子。疑涉彼注而誤。詳宮伯及諸子疏。注云此王

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者。賈疏云。此云每國上士二人。是王朝之士。以其主采地之國治事重。

則名之曰朝大夫云。畿內三等采地。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摠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吳廷華云。此

居朝廷而掌都家之治者曰朝大夫。猶邑宰而曰邑大夫云爾。論讓案。此國當專指大都三公及

王子弟之采地言之。與王制之國爲三等采地之通稱者異。此官亦非王朝之士。鄭賈說並誤。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疏〕都則

一人者。此都謂小都。卿之采地。其家邑大夫之采地亦兼有之。俞正燮謂都則中士一人。卽每都置朝大夫一人。云序

官文每國爲一句。都爲一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衡林衡川衡澤虞。每國

者。如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如言中山小山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其職皆兼國都

言之。今別都則爲一官。而闕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失之。案兪說是也。此卽小都之私臣

爲朝大夫者。故爵降於大都之朝大夫一等也。此經當與前朝大夫爲一條。鄭分爲二。失之。注云都則。主都家之八

則者也者。鄭以都則爲官名。故取大宰八則治都鄙爲釋。云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者。鄭既謂都則是官名。則

每部各有此官。故據朝大夫言每國中下士若干人。與夏官都司馬敘官言每都上中下士若干人之例。擬於官名下補每都二字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亦當言每都。

〔疏〕都士者。此下並都家掌刑之官。以其家受重命於王者。故不屬方士。而附秋官之末。云家士亦如之者。唐石經

跳行。別爲一經。宋蜀本建附釋音本。岳本。嘉靖本同。今從注疏本注。亦以都家并釋。則鄭本不分爲兩經明矣。此亦每家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老有士。注云。士、

邑宰也。與此家士異。右秋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上士二十六人。中士百六十四人。下士二百五十一人。府七十人。史百五十九人。胥百六十五人。徒二千三百八人。賈四人。五隸六百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三千六百六十人。此外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依鄭注每

都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士。每都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每家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皆有員數無總數。不可

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六百六十人。注云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者。都士主治大都小都王子弟公卿采地之獄訟。家士主治家邑大夫采地之獄訟也。賈疏云。此官雖闕。以其稱士。則知主獄。必知王家不置都

士。而云都家之士者。以其都司馬使王臣爲之。家司馬家自置司馬。以司馬主軍事重。故王置都司馬。此刑事輕於軍。故都家王皆不置都士。但已有方士主其獄。故使都家之士以獄告也。案都司馬亦家臣。賈說非是。又賈夏官秋官疏以

此都士家士爲王臣。尤與此疏說注。詳彼疏。方士職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故知以告方士也。云亦當言每都者。謂當如朝大夫都司馬例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六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疏」掌建邦之三典。以佐

三典五刑等並刑官之官法也。大宰六典。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此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者。互文以見義也。注云典、法也者。大宰注同。云詰、謹也者。布憲注同。說文言部云。詰、問也。大宰注云。詰、禁也。案詞問禁

止其爲非。即謹敕之義。書周官孔疏引馬融注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漢書刑法志云。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顏注云。詰、責也。字或作詰。詰、謹也。以刑治之。令謹敕也。案顏所見或本。與此經異。詰謹訓

本爾雅釋言。易姤象傳云。后以施命詰四方。易釋文云。鄭作詰。止也。詰詰形近。義亦得通。月令。詰誅暴慢。注謂問其罪窮治之。窮問與謹止。義亦相成。鄭各據一偏爲釋耳。引書曰。王耗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者。舊本耗並作

耗。今依蜀石經正。宋蜀大字本。董本。宋注疏本並作耗。即耗之俗。呂刑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遷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僞孔傳云。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羣亂荒忽。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此引

羣作耗。又刑上有詳字。並與僞孔本異。耗。釋文作旄。宋附釋音本。岳本同。阮元云。羣經音辨禾部引書王耗荒。鄭康成讀。蓋賈氏所據北宋本釋文作耗荒也。今釋文作旄荒。非。詰讓案司刺經注。羣亦作旄。並羣之假字。詳司刺

疏。詳刑。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疏〕一曰刑新國用輕典者。漢書刑法志引此經。詳大宰疏。一曰刑新國用輕典。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國作邦。下二句並同。注云新國者。新辟

地立君之國者。謂新建立之國。賈疏云。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禮是

錯。未達指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量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若然。言周公之時。未定天下。卽是新國。更云新誅三監。假令周法

先定。新誅之國。亦是新國。故此云新辟地立君也。云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者。釋文出為民。二曰刑平國。無其字。疑所見本異。此言國既新定。其民素未習於教令。不可驟相督禁。故用輕法以使之漸化也。

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疏〕注云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者。謂立國日久。承平無事者也。云用中典者。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疏〕常行之法者。謂得輕重之中。其法可以常行。即司刑所掌是也。故漢刑法志

云。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書立政云。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僞孔傳云。中罰不輕不重。與此用中典義同。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疏〕注云亂國。篡弑叛逆之國者。弑、釋文作殺。云本亦作弑。案漢書刑法志顏注。羣書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疏〕治要注。亦並作殺。殺即弑之譌字。詳大司馬疏。篡弑、謂侯國君臣自相篡弑。叛

逆、謂諸侯叛王。若管蔡之類。賈疏謂若藏紇叛魯。非也。云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者。謂兵刑同。原重典即征伐之事。若其國政教大亂。民亦化而為惡。則用重典伐滅其人。以其非中典所能治故也。漢刑法志云。周道既衰。穆

王既荒。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釡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案呂刑五刑之數。雖多於司刑五百章。然宮及大辟

數皆遞減。惟劓墨倍加。故司刑賈疏謂呂刑滅重入輕。夏刑輕於周。班氏以司刑為中典。而以呂刑為重典。似失之。但依漢志說。則刑亂國五刑皆加重。與鄭伐滅之說不同。而於經義尤合。吳廷華亦云。三典皆以施於民者言之。亂國

民心乖離。非重典不足以懾服。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鄭以五刑之屬三千為重典。五刑之屬二千為輕典。是也。此注乃以伐滅訓重典。則與經義不符。大司馬云。賊賢害民則伐之。外內亂。羣獸行則滅之。非凡民俱伐滅之也。案吳說

是也。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也。糾。〔疏〕以五刑糾萬民者。謂糾萬民之惡。而分別施五者之刑也。注云刑、亦是也。以五刑糾萬民者。謂糾萬民之惡。而分別施五者之刑也。注云刑、亦是也。爾雅釋詁云。刑、法也。言亦者、與上三典同義。賈疏云。此

五刑與尋常正五刑墨劓之等別。刑亦法也。此五刑者。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者。云糾。猶察異之者。小宰注云。糾、猶察也。察異之、謂察其善惡而別異之。案司諫云。掌糾萬民之德。則糾者兼善惡之辭。但此官

掌刑。所糾者似以察惡為重。詳後疏。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疏〕一曰野刑者。甸師注云。郊外曰野。謂六途以外田野

言野則國外。若獮大夫云野自六尺之類。既言在野為功。故知功是農功。力、勤力也。詒讓案。國語周語云。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雷震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寇。呂氏春秋上農篇云。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即上功

其善不糾其惡也。案王安石、王昭禹、李鍾倫並讀暴如字。卽吳、俞說所本。於義爲長。司市所屬市官有司黜掌禁亂。卽國刑之小者。荀子王制篇云。抑惡禁悍。而刑罰不過。又議兵篇云。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惡。卽此上惡糾暴之事。以圍土聚教罷民。圍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疏〕罷民。有罪而未入五刑者。與司救爲官聯也。注云圍土、獄城也者。司救注同。詳大司徒疏。云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者。國語齊語。管子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案此罷民聚教之在圍土。則當在近圍土之地役作之。不入司空。賈疏謂夜入圍土。晝則役之司空。誤。互詳司救疏。云民不懲作勞。有似於罷者。釋罷民之義。釋文云。懲、尙書作啓。又作昏。皆訓強。案尙書盤庚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彼釋文云。昏。馬同本或作啓。孔疏云。鄭玄讀昏爲啓。訓爲勉也。案。鄭此注正用盤庚文。懲、昏、啓。聲義並通。陸訓強者。本爲孔傳義。罷與疲同。羣書治要引此經注並作疲。國語齊語章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荀子非

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又王霸篇云。無國而不可有罷士。又成相篇云。曷謂罷國多私。曷謂賢明君臣。楊注云。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說苑君道篇云。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案荀劉並以賢與罷相對爲文。則凡人之不賢者通謂之罷。謂其虛惰無行。若盤庚所謂不懲作勞是。人之疲病者。亦謂之惰游。玉藻云。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注云。惰游、罷民也。中論譴交篇云。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圍土。彼窮民卽此罷民。散文得通。不動四職。亦卽不懲作勞之義也。凡害人者。寘之圍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寘於法者。以其不

不故犯法。寘之圍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疏〕注云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寘於法者。以其不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故犯法。寘之圍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者。鄭意下經嘉石之罷民云。未麗於法。此經無文。明爲已麗於法。卽麗於五刑之法。蓋此過失罷民。所犯雖輕。然已入五刑下服之科。其所以不連施刑者。以其出於過失。於情尙可原。故免其刑而以職事罰作之。以示懲艾。且冀其悔而自改也。賈疏云。案司救職云。凡民之有妄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卽此下文者是也。此謂語言無忌。侮慢長老。過淺。直坐之嘉石。不入圍土者也。彼下文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

於圍土。此謂抽拔兵劍。誤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徑入圍土。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比入五刑者爲輕。比坐嘉石者爲重。故云已麗於法。麗於法。是入圍土者也。云寘、置也者。毛詩魏風伐檀傳文。段玉裁云。寘者、寘之

也。注云圍土、獄城也者。司救注同。詳大司徒疏。云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者。國語齊語。管子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案此罷民聚教之在圍土。則當在近圍土之地役作之。不入司空。賈疏謂夜入圍土。晝則役之司空。誤。互詳司救疏。云民不懲作勞。有似於罷者。釋罷民之義。釋文云。懲、尙書作啓。又作昏。皆訓強。案尙書盤庚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彼釋文云。昏。馬同本或作啓。孔疏云。鄭玄讀昏爲啓。訓爲勉也。案。鄭此注正用盤庚文。懲、昏、啓。聲義並通。陸訓強者。本爲孔傳義。罷與疲同。羣書治要引此經注並作疲。國語齊語章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荀子非

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又王霸篇云。無國而不可有罷士。又成相篇云。曷謂罷國多私。曷謂賢明君臣。楊注云。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說苑君道篇云。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案荀劉並以賢與罷相對爲文。則凡人之不賢者通謂之罷。謂其虛惰無行。若盤庚所謂不懲作勞是。人之疲病者。亦謂之惰游。玉藻云。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注云。惰游、罷民也。中論譴交篇云。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圍土。彼窮民卽此罷民。散文得通。不動四職。亦卽不懲作勞之義也。凡害人者。寘之圍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寘於法者。以其不

僞。說文。寘、塞也。从穴、眞聲。東山箋云。古者擊寘墳塋同。因毛訓置。讀之故反。非也。云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者。謂於近園土之處收聚罰作之。所役無定事。依其所能任之事役使爲之。此役使與後嘉石罷民略同。但彼罪輕。錄於司空。此罪重。錄於司圜。刑官之法。嚴於事官也。毛詩小雅正月傳云。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爲臣僕是也。案毛說亦謂役之在園土。足正賈疏役司空之誤。此園土所役刑人。亦謂之胥靡。墨子尙賢下篇云。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呂氏春秋求人篇。史記股本紀並說傳說爲胥靡。築於傅巖。書說命僞孔傳則謂傳說代胥靡刑人築護傅巖之道。莊子則陽篇亦有胥靡築城之語。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刑徒人也。以墨子與呂覽史記參合考之。則園土謂作。即胥靡之刑。施職事。亦即任庸築道涂之役矣。又墨子天志下篇說係累俘虜云。丈夫以爲僕園胥靡。婦人以爲春曾。此典司厲盜賊之奴入罪。隸春粟事相類。若然。園土胥靡。亦與罪隸略同。故毛詩傳云。以爲臣僕。但此役於司圜。與罪隸役於司隸二者微異耳。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者。卽司救注所云。書其寘惡之狀著之背也。方版。詳內史疏。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

三年。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疏〕注云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者。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

於也。土冠禮注云。反、還也。僉越云。中國者。國中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非中國之禽也。哀十四年傳曰。非中國之獸也。國語吳語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凡言中國者。並猶國中也。案僉說是也。鄭意此反中國對出園土言之。謂罷民本所居鄉里若國邑之中也。鄉里卽六鄉之里。六鄉與城郭地相比。故經云國中。鄭卽以鄉里釋之。蓋鄉土六鄉之獄在國中。園土雖與獄異。亦當於國中爲之。中國猶言國中。反於中國。謂舍出園土。任其往來於國中也。賈疏引舜典有五宅三居。謂彼不在中國。則似以中國對外域言之。非鄭指也。引司圜職已下者。賈疏云。見舍之遠近。云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者。詩。廓風蜩螗敘箋云。不齒者。不與相長稚。廣雅釋詁云。齒、年也。謂不內與平民以年齒相列敘。卽齊語所云罷土無伍也。王制說不帥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注云。齒、猶錄也。錄亦謂以年次相列敘。與此注義相成也。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謂逃亡。〔疏〕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者。園土罷民未入刑。以其怙惡不悛。又擅出園土。則入於大辟。明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

百矢。束矢〔疏〕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賈疏云。此並下二其百个與。〔疏〕經論禁民獄不使虛誣之事。言禁者。謂先令入束矢。不實。則沒入官。若不入。則是自服不直。是禁民省事之法也。詒讓案。國語齊語云。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韋注云。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訟獄之坐已成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管子中匡篇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又小匡篇云。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束矢以罰之。並禁訟入束矢之遺制。據管子所云。蓋訟未斷之先。則令兩入束矢。既斷之後。則不直者。沒入其矢以示罰。其直者。則還其矢。故淮南子汜論訓云。齊桓公令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明勝者不失矢矣。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大司徒注云。爭財曰訟。賈疏云。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是以衛侯與元暉訟。是罪名亦曰訟。黃度云。小曰訟。大曰獄。案黃說是也。鄭說訟獄之義。於經無據證。小司徒云。民訟地訟不必皆爭財也。士師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則爭財亦曰獄矣。詩召南行露次章云。何以速我獄。未章云。何以速我訟。非一爭罪一爭財也。凡獄訟對文者。皆訟小而獄大。本無爭財爭罪之別。蓋凡以小事相爭者。所競既小。其罪甚輕。不必具要辭。直身至官質之而已。故經云。以兩造禁民訟。明訟者身兩至。即足聽斷也。以大事相告者。所論既大。其罪較重。則不徒身至官。必兼具要辭。以備反覆抵冒。故下經云。以兩劑禁民獄。明其必先入要辭文字。不徒身兩至而已也。然則獄訟者。以其事之大小為異。束矢之入。輕於鈞金。亦其證矣。云造、至也者。司門注義同。書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偽孔傳亦同鄭義。云使訟者兩至者。謂相與訟者兩人同至也。呂刑偽孔傳說兩造云。兩、謂囚。證、則謂一囚一證。舉一偏為說。非兩至之義。書兩造。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造、一作遭。說文曰部云。暫、獄之兩曹也。在廷東。造、曹、遭、並聲近字通。蓋就訟者人兩至言之。則曰造。就其聽訟之地言之。則曰曹。在廷東。蓋即謂外朝之左。近嘉石之地也。云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者。齊語韋注云。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與此義同。云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者。欲其訟無枉曲。齊語韋注云。矢、取往而不反也。說與鄭異。引詩曰。其直如矢者。小雅大東文。毛傳云。如矢、賞罰不偏也。引之者。證矢取直義。云古者一弓百矢者。賈疏云。尚書文侯之命。平王賜晉文侯。及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皆云彤弓一。彤矢百。故知一弓百矢。云束矢。其百个與者。說文東部云。束、縛也。漢書刑法志頗注云。个、讀曰箇。箇、枚也。案百个謂以矢。百枚聚縛為一束。司弓矢注云。每弓者。一箇百矢。則鄭意束矢卽一箇之矢也。賈疏云。彼是所賜。此乃入官。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泮水詩云。束矢其搜。毛云。五十

矢爲束。彼鄭從之者。彼或據在軍矢數與受賜者異。故從毛傳也。詩營頌泮水孔疏云。荀彞譏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詔譚案。束矢之數。毛與鄭不同。鄭箋詩不破毛。則鄭亦曰無定說。至毛鄭之後異義。復有二家。齊語章注云。十二矢爲束。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亦云。箭十二爲束也。此據漢書匈奴傳云。弓一張。矢四發。顏注引服虔云。發十二矢也。韋昭云。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也。案高韋說束矢數似太少。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又鄉射大射二禮並以四矢爲束。則爲數尤少。皆非此經義。

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疏〕入鈞金。三日。聽之者。此亦謂獄未斷之先。兩入鈞金。既斷之後。則不直者沒入金以示罰。直者仍還其金。故易噬嗑爲獄訟之象。其九四爻辭云。得金矢。又六五云。得黃金。卽謂訟得直。而歸其鈞金束矢也。注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大司徒注云。爭罪曰獄。今案獄者。訟之大者也。不必皆以罪名。詳前疏。云劑。今券書也者。司約注義同。小宰注云。質劑。今之券書也。賈疏云。小宰云。聽實買以質劑。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小宰注云。簿書之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則劑謂券書者。謂獄訟之要辭。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案賈說是也。劑。卽獄訟之要辭。蓋與今簿獄之實具結狀略相類。此劑爲獄要。猶途入之下劑致忙爲役要。雖爲券書。而與小宰司市質人之質劑。司盟之約劑並異也。云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者。賈疏云。此聽爭罪之事。與上聽訟有異。此則各遣持劑之書契。又入金不入矢。三日乃致於朝者。皆謂以獄事重於訟事。故鄭云重刑也。詔譚案。既兩券書。入鈞金。仍不卽治之。必待三日者。容其自審計。或悔而輟訟。則可勿治也。云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者。義亦與不入束矢同。云必入金者。取其堅也者。物之堅者莫如金。故取其義。欲其不腐薄也。與矢取直義相成。此金與後職金之金罰並謂銅。詳彼疏。云三十斤曰鈞者。虞氏注義同。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淮南子天文訓云。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漢書律厯志云。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三十斤爲鈞者。一月之象也。並鄭所本。呂刑五罰最輕者墨。罰百鍰。依治氏注。鍰爲六兩大半兩。則百鍰爲金四十一斤十兩大半兩。此治獄入鈞金。未入五刑。故視墨罰尚減四分之一也。治氏注又引東萊或以大半兩爲鈞。則漢時俗語。非此經之義。又管子小匡篇云。管子制小罪入金鈞分。宥溝罪入以半鈞。尹注亦用鄭義。國語齊語作小罪隨以金分。韋注云。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

差。淮南子汜論訓云。有輕罪者。贖以金分。高注亦云。以金分出金贖罪。輕重有分兩也。案據小匡文。則齊罰金有一鈞半鈞之差。故亦謂之金分。此經治獄入金。則正以一鈞爲度。抑或兼用金分之制。要倍半皆以鈞計。於文亦得通也。

以嘉石平罷民

嘉石、文石也。對之外朝門。〔疏〕以嘉石平罷民者。此治衰惡之罷民。罪輕於入圜土者。亦與左。平、成也。成之使善。〔疏〕司救爲官聯也。以朝土所掌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事相

次。故不與園土聚教罷民文相屬。注云嘉石、文石也者。說文壹部云。嘉、美也。賈疏云。以言嘉、嘉善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改悔自脩。云對之外朝門左者。對。賈疏述注及蜀石經並作樹。嘉靖本

同。宋附釋音本、明放岳本、宋注疏本並作對。案說文木部。樹、繒文作對。又壹部云。對、立也。經注例。凡樹字咸不從繒文。而旗人應人注並有對字。此注疑當與彼同。但宋本作對。與釋文合。今姑從之。外朝門左。謂庫門外外

朝之東。即朝土云左嘉石是也。云平、成也者。大司馬注同。云成之使善者。猶上園土聚教罷民。亦教之爲善。使有所成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於州里者。

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

一曰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

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疏〕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罪、當作辜。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疏〕凡經例用古字作舉。注例用今字作罪。前四篇並如是。惟秋官

冬官二篇經並作罪。疑傳寫之誤。詳甸師疏。上于字。石經誤於。今據嘉靖本正。下於字。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州里。據六鄉言之。即鄉師州長之州里也。不及郊里以外者。舉近足以咳遠。其六達公邑都鄙之民。或各於長吏

所治處坐役之。不必皆坐於外朝之嘉石。役於王國之司空也。云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者。王念孫云。旬有三日坐。三當爲二。因下文三日坐而誤也。其役者。十二月役。以十二月。則坐當以十二日。猶下文九日坐九月役。七日坐七

月役。五日坐五月役。三日坐三月役也。案王說是也。其、棋之俗。經通作期。此疑後人所改。詳賈人疏。注云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邪惡輕於過失。即司救所云凡民之有衰惡者。彼注云。衰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

忌。而未麗於罪者是也。所罪過。於義難通。疑當作近罪過。司救注亦云。過失近罪。近者。未麗於罪之言也。云麗、附也者。小司寇鄉土注並同。論衡說日篇云。麗者、附也。說文鹿部云。麗、旅行也。艸部云。麗、艸木相附麗土而

生也。麗卽麗之假字。王制云。祿謂麗於事。注亦訓麗爲附。又書呂刑云。越茲麗刑。詩小雅正月孔疏引鄭書注云。麗、施也。施附義亦相近。云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者。此亦注用今用法也。小司寇注云。附、猶著也。廣雅釋詁云。麗、著也。是麗卽附。附卽著也。司刑云。掌五刑之簿。以麗萬民之罪。經云未麗於法。法亦謂五刑之法。蓋前麗民入圍土者。罪已附於法。以過失不施以刑。此坐嘉石者。則尙未附於法。明其罪尤輕也。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桎者。掌囚注義同。彼釋文引說文云。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案今本說文木部文。不及陸所引之備。許說與鄭同。賈疏云。無正文。見掌囚云。上罪桎拳而桎。拳、謂兩手共一木。桎與拳連言。故知桎在手。桎在足也。廣雅云。手間之桎械。足間之桎械。亦是手曰桎。足曰桎。易志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桎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良體之中。良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桎。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桎。今大畜六四。施桎於足。不審桎桎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案今本廣雅釋器云。杵謂之桎。械謂之桎。亦與賈所引異。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云。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桎。左傳莊三十年杜注義同。山海經海內西經云。危與貳負殺寔。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此可證桎爲足械之說。郭氏山海經注則云。桎、猶繫縛也。桎械與鄭說異。又掌囚釋文引張揖云。參者曰桎。偏著曰桎。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同。蓋謂手足皆著械謂之桎。手著足不著。或足著手不著。則謂之桎。與廣雅義復不同。未詳所據。云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者。以司空掌百工之官。故知役諸司空。謂其坐日滿訖。則罰給百工之役也。云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者。管子大匡篇云。吾權任子以死生。尹注云。任、保也。以其本爲害於州里。故役月訖。必使州里之人任之。不復爲惡。乃赦之。使得相督察。禁其怙惡也。賈疏云。仍恐習前爲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乃舍之。以稍輕。入鄉卽得與鄉人齒。亦無垂纆五寸之事也。案注云州里之人。卽謂士民之同居州里者。不必州里之吏也。賈說未然。云宥、寬也者。說文山部文。小司寇司刺注並同。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疏〕以肺石達窮民者。此卽朝士云。右肺石。樹之庫門外。外朝之門右者也。注云肺石、赤石也者。賈疏云。陰陽瘵疾法。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案賈謂五藏肺屬火者。古尙書說也。鄭駁異義。從今尙書說肺屬金。則不以爲火藏。注訓肺石爲赤石者。蓋以肺色木赤。不謂五行屬火也。賈說非。五藏所屬。詳疾醫疏。云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據王制文。謂孤獨矜寡。下文惻獨老幼亦是也。詳大司徒疏。

凡遠近惻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市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

長。無兄弟曰悖。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疏〕者。於、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並同。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賈疏云。言遠近者。無有遠近。畿外畿內之民皆有悖獨老幼之等。謂長官不肯通達審知其貧困者。故須復報於上。如此之類是上窮民即來立於石也。云士聽其辭者。吳廷華云。士、朝士也。云以告於上而罪其長者。罪、亦當作臯。管子大匡篇云。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士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此即其長弗達而罪之之事。注云無兄弟曰悖者。說文無悖字。惟兮部云。芻、驚辭也。重文悖。芻、或从心。悖、疑悖之俗體。書洪範云。無虐弑獨。僞孔傳云。弑單無兄弟也。說文走部云。趨、獨行也。讀若弑。案悖弑並趨之假字。又作儻。方言云。儻、特也。楚曰儻。小爾雅廣義云。寡夫曰癸。則與儻訓同。非此義。云無子孫曰獨者。王制云。老而無子者謂之獨。孟子梁惠王篇說同。釋名釋親屬云。老而無子曰獨。獨、隻獨也。言無所依也。賈疏云。案王制唯云老而無子曰獨。今兼云孫者。無子有孫不為獨。故兼云無孫也。云復、猶報也者。宰夫注義同。云上、謂王與六卿也者。司書云。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注云。上、謂王與冢宰。此遠近窮民。所駭甚廣。故知通舍六卿。以王統邦國。六卿長六官。通關百職。明肺石雖掌於司寇。而經窮民所復。羣士所告。不必專屬司寇也。云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者。後漢書靈帝紀李注云。公府、三公府也。王符潛夫論愛日篇云。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遠詣公府。蓋漢時民間有冤獄。得詣公府上書自言。故舉以為況。上書。蜀石經作上卿書。卿謂九卿。則與詣公府為二事。恐誤。云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者。大宰注云。長、諸侯也。其鄉遂有地治之吏。亦與所屬民為長。賈疏云。以畿外諸侯及畿內鄉遂大夫皆得為長也。若然。不言三等采地之主。及三公邑大夫者。在長中可知。故舉外內以包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正月朔日。布王刑於天下。正歲。

又縣其書。〔疏〕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司寇當官專領之職事。所謂官常也。始和、和當重之。讀為宣。詳大宰疏。云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者。凡周正建子月朔日。大司寇布刑於

天下。即於是日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刑象之法。即上三典、五刑、及司刑五刑二千五百條之屬是也。注云正月朔日。布王刑於天下者。大宰布治注義同。云正歲又縣其書者。鄭以乃縣刑象之灋以下為正歲夏正建寅月之事。與小司寇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刑象者為一。然與經承正月之吉者不合。其說非也。亦詳大宰疏。云重之者。謂慎重其事。故既布之又縣之。布憲憲刑禁注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是也。凡邦之大盟

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

泄、臨也。天府、祖廟之藏。

〔疏〕凡邦之大盟約者，封人注云：大盟、會同之盟。賈疏云：謂于

于天府者，將盟，泄司盟。爲其盟書，既盟，則以此盟書正本登于天府藏之。左定四年傳說：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

載書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周府即謂王之天府矣。

注云泄、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云天府、祖廟之藏者。天府云。

擊祖廟之守藏是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六官、六卿之官。〔疏〕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此與五官及大史內史司會爲

官聯也。大史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此盟約亦邦國約劑之一也。賈疏云：大史內史司

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相勸當也。注云六官、六卿之官也者，謂大宰等六官之正。大司

寇即六正之一。蓋自泄登之，復同受其貳而藏之。云貳、副也者，詳小宰疏。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以〔疏〕注云邦典、六典也。

者，賈疏云：案大宰職，以典待邦國之治，故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邦灋、八法也。以〔疏〕凡卿大夫之

邦國有獄訟之事來詣王府，還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八法待官府之治。以〔疏〕獄訟，以邦

灋斷之者，命士有獄訟，亦當以邦法斷之。經不及士者，文不具。注云邦法、八法也。以官法待官府之治者，此亦

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案大宰云：以八法治官府。是以卿大夫有獄訟，還以邦之八法斷之。若然，大宰有八則治

都鄙，此不言都鄙有獄訟以八則斷之者，都鄙有獄訟，都家之士告于方士治之。故此不言也。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

弊，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弊之，〔疏〕注云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者，賈疏云：大宰云：以官成待

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萬民之治，是以庶民有獄訟，還以邦成弊之。八成者，則小宰云：一曰

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已下是也。云故書，弊爲愆，鄭司農云：愆，當爲弊者。徐養原云：說文無愆字，

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敷。惠棟云。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洵邦賊以下八事。案以先鄭兩注互證之。似當如惠說。然經義實不如是。蓋此邦典邦灋邦成。並據大宰小宰所掌而言。以斷獄訟時。必據典法成以定其是非。而典法成則不專爲刑法設也。賈疏小宰八成以釋此注。得之。先鄭似誤謂與士師八成爲一。後鄭所不從也。云弊之。斷其獄訟也者。明與上邦法文異義同。大宰注云。弊。斷也。云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者。左昭十四年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叔魚蔽罪邢侯。杜注云。蔽。斷也。此引蔽罪作弊獄。疑先鄭所見本異。國語晉語說此事云。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或先鄭兼取彼文。此引之者。證弊爲斷獄訟之義。

大祭祀奉犬牲。

奉、猶進也。

〔疏〕大祭祀奉犬牲者。與五官爲聯事。大司徒奉犬者。以犬於五

進也。〔疏〕行屬金也。詳敘官疏。注云奉、猶進也者。大司徒注同。

若禮祀

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

〔疏〕若禮祀五帝者。天神之大祀。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上帝即五帝之一也。凡祀五帝。與昊天上帝同用禋祀。大宗伯注謂五帝用實柴。與此文悟。非也。詳大宗伯疏。賈疏云。禮祀五帝。謂迎氣於四郊。及禋享五

帝於明堂也。詒讓案。當亦兼夏正南郊。詳大宰疏。云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者。賈疏云。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徒則臨之。戒于百族者。大司徒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大宰爲之。是以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

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大宰戒百官也。若然。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宰雖云掌百官誓戒。戒則親爲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徒寇卑於大宰。此云泄誓百官。豈司徒得臨大宰乎。故知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

司寇臨之也。案易祓王氏詳說。並謂誓百官亦大宰親爲之。是也。大宰誓而大司徒寇泄其事。二官爲聯事。不得以卑泄尊爲嫌。賈謂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不足據。其地示人鬼之大祀。亦當有泄誓百官。及戒百族之事。故大宰說祀五

帝卜戒之事。下云祀大神而享先王亦如之是也。經不徧舉者。文略。注云戒之日、卜之日也者。大宰云。前期十日。卜日。遂戒。注云。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是戒與卜同日。事相因也。凡卜皆在祭前十日。詳大宰疏。云百族謂府

史以下也者。鄭意百族即百姓。王祭祀。庶民不得與。府史以下諸庶人在官者與百姓同。故以爲釋。族、猶言屬。國語楚語云。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注云。族、部屬也。左成十六年傳云。變范以其族夾公行。孔疏引劉炫云。族者、

屬也。府史等亦百官府之屬。故亦謂之百族。賈疏云。以其王之百姓亦同大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此即郊祀戒誓之事。鄭彼注云。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

性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此即郊祀戒誓之事。鄭彼注云。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

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勅之。以禮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姓也者。彼注云。王自澤宮而還。重相申勅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百官、公卿以下也。賈疏云。王自澤宮而還。入庫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命、即戒百官。云大廟之內。戒百姓也者。大、舊本作太。今據宋蜀本改。內、彼文作命。注云。大廟者。祖廟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鄭引此文者。欲見戒卜同日。又見百族即百姓。然與彼注義小異。司市先鄭注亦以百族爲百姓。與此義異而說略同。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納亨、〔疏〕及納亨。前王者。納亨。即納牲。在祭日將明時。祀五帝無二祿。祭初。未迎

尸以前。卽迎牲。與廟享異也。前王、謂步行在王前爲導引也。云祭之日亦如之者。謂質明以後。行正祭之事時。詳大宰疏。注云。納亨。致牲者。小司寇注同。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詳

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率牲。大夫贊之。又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君率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蓋鄉祭之晨。王親迎牲而納之於庭。乃告致之於神而後殺而授亨人。是既致牲。乃授亨。故通謂之納亨。實則納致之時尙

未亨也。互詳大宰疏。奉其明水火。於日月者。所取〔疏〕注云。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據司烜氏文。義詳彼疏。賈凡朝覲

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或嗣王。〔疏〕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者。賈疏云。朝覲不言大。則四時朝也。會

亦導王也。詒讓案小司寇云。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彼大賓客卽朝覲會同。然則大司寇但前王而不辟。小司寇則前王又兼掌辟。職卑則事彌勞也。注云。大喪所前或嗣王者。賈疏云。以經云。大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

是嗣王也。言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爲正王也。既言前王。明以先后世子爲正。故云。或嗣王也。凡大喪之禮有三。大宰云。大喪贊贈玉舍玉。大司馬云。大喪平士大夫贈玉。謂王喪。大

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注云。王后世子及此大喪亦如之。二者容有先后及后世子。又宰夫云。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然則大喪與小喪相連。則不容有王喪。案此

經凡言大喪。有專指王喪者。有關后世子喪者。后中又兼有先后。實止二例。賈謂有三。非也。凡經大喪無不兼王喪者。宰夫大宗伯兩注文同。賈意似謂宰夫注王后專屬后。故云不容有王喪。非鄭指也。又案小司寇謂后世子之喪亦如

大賓客前王而辟。則疑大司寇專掌王喪。小司寇專掌后世子之喪。否則不宜王喪小司寇反不前王而辟也。然則此職大喪不當有后世子。但注意未明。或如賈說耳。大軍旅。洩戮于社。社。謂社主

鄭司農說以書曰。用命賞〔疏〕大軍旅。洩戮于社者。小司寇。小師洩戮。注云。王不自出之師。則此大軍旅。是王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注云社。謂社主在軍者也者。即小宗伯大師立軍社是也。云鄭司農說

以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者。此甘誓文。今書。不作弗。詳小宗伯疏。墨子明鬼下篇云。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此戮必於社之義。凡邦

之大事使其屬蹕。蹕。士師以下也。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疏〕凡邦之大事者。即鄉士云大祭祀。大喪紀。小

司寇義同。云使其屬蹕者。蹕。釋文作趨。云本亦作蹕。阮元云。說文走部曰。趨。止行也。从走為正字。从足為或體。段玉裁云。趨。今本作蹕。惟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周禮全書蹕字。皆轉寫失其正也。注云屬。士師以下也者。

賈疏云。見士師職云。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注云。諸侯來朝若燕饗時。士師云。帥其屬。則士師以下上士中士下士皆蹕。知者。以此注云士師以下故也。云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為蹕。謂辟除姦人也者。段玉裁

云。杜從作避之本而改為蹕。丁晏云。小司寇前王而辟。先鄭云。為王道辟除姦人。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後鄭云。道王且辟行人。孟子。行辟人可也。趙注。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故杜君讀避為蹕。詒讓案說文走部云。

避。回也。辟部云。辟。法也。辟除為辟法引申之義。其字當作辟。辟除而使人回避。其字當作避。左成五年傳。晉伯宗辟重。曰。辟傳。彼釋文上辟字。音匹亦反。下辟字音避。最為分析。此經字當作辟。而故書作避。義亦得通。

杜以闢人。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訝士。朝士。野廬氏。條狼氏諸職並作辟。故依全經字例校定從辟。而訓為辟除。闢人注云。辟。辟行人使無干也。云玄謂蹕。止行也者。闢人注義同。段玉裁云。鄭君從今書作趨。小司

寇職。大賓客前王而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趨。辟與趨並見。知其制不同。案段說是也。闢人云。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辟。大祭祀喪紀之事。蹕宮門廟門。亦辟蹕並見。蓋辟者唯辟除姦人。猶祭義云。見老者則車徒辟。左成

三年傳。齊侯戰敗入國。辟女子。皆是彼此相遇。禁其干犯。不干犯者自得行。蹕為止行。則猶祭義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蓋凡當道者人皆不得行。二字義本異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外朝。朝在雉門之外

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遷於庶也。鄭司農云。〔疏〕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者。以五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民。官正貳通例校之。外朝之政上疑當有建

邦二字。朝士亦云掌建邦外朝之禮。是其證也。致萬民而詢。卽鄉大夫國大詢于衆庶之事。賈疏云。外朝之職。朝士專掌。但小司寇既爲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耳。故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案下文羣吏並在內。而此經獨云致萬民者。但羣吏在朝是常。萬民不合在朝。惟在大事及疑獄乃致之。故特言之也。注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依後鄭五門三朝之說。三詢之外朝。當在庫門之外。此云在雉門外。與闈人朝士注說不合。疑誤。沿先鄭五門雉門在庫門外之說。偶失刊易也。玉海禮儀引三禮義宗謂天子三朝之外。別有此三詢之朝。云。雉門有兩觀。觀外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閒。通典賓禮遂謂周制天子有四朝。蓋並爲此注所誤。不足據也。江永云。外朝在庫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得皆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謂委於朝十日。待來諫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孔廣森云。阜門內之庭。是爲外朝。凡民之出入城者。得由於朝。故縣法則萬民觀之。詢衆庶則萬民造之。嘉紳之石。民之罷者窮者至之。左傳曰。卿喪。自朝奔喪。禮曰。哭辟市朝。令朝在王宮之內。尸柩衰經何由而過乎。案江孔說是也。二鄭說朝制異同。詳闈人及朝士疏。云國危。謂有兵寇之難者。呂氏春秋水味篇高注云。危。難也。江永云。僖十五年。晉陰飴甥言朝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其卜貳圉。詢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論譏案。左傳十七年傳。邢人狄人伐衛。闈葛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莫能治之。燬請從焉。亦詢國危之事。云國遷。謂徙都改邑也者。爾雅釋詁云。遷。徙也。國遷。卽大卜大史所謂大遷是也。賈疏云。謂王國遷徙。若殷之盤庚遷殷之類。若遷鄉大夫都邑。不在詢限。江永云。盤庚出矢言。登進厥民。太王屬耆老而告。詢國遷也。云立君謂無家適。遷於庶也者。賈疏云。家適雙言。案內則而言。謂適后所生最長者爲家。若無家。適后所生次家。以丁爲適。則適者非一。若無適。則於衆妾所生擇立之。衆妾生非一。是以須與衆人共詢可否。左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難年鈞以德之言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答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是詢立君者。使王不立愛。所以示無私也。惠士奇云。昭二十四年左傳。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澁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由是遂絕子朝之使而戴敬王。君子曰禮。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案家適亦詳大卜疏。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者。大司馬注云。致。謂聚衆也。周書皇門篇云。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卽外朝致萬民之事。云詢。謀也者。鄉大夫注同。引詩曰。詢于芻蕘者。大雅板文。毛傳云。芻蕘。薪采者。

鄭箋云。有疑者。當與薪采者謀之。案此引之。證萬民雖賤。亦在詢列也。引書曰。謀及庶民者。洪範文。民。舊本並作人。今依蜀石經正。鄉大夫先鄭注引同。今本作庶人者。後人依僞孔本改。非其舊也。引之者。亦證詢萬民之事。詳

鄉大夫。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鄉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疏。夫疏。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鄉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疏。

其位者。此天子外朝三詢之朝位也。與司士治朝之朝位異。金鶚云。小司寇與朝士同掌外朝。所言朝位。皆同小司寇。但言羣吏。而不言公侯伯子男。其文略耳。小司寇詳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二文亦詳略

互見。云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者。三公北面。與射人司士治朝朝位同。亦以爵貴。特尊之。使正與王相對也。賈疏云。案郊特牲。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三公、臣中之尊。北面而屈之。荅君之意。案賈以北

面爲屈。說本崔靈恩。其義未確。詳司士疏。金鶚云。上云致萬民而詢。百姓卽萬民也。朝士則謂之衆庶。孟子言民爲貴。外朝爲詢萬民而設。故百姓北面。正與王對。可見王者重民之意也。州長爲鄉遂之官。與民最親。率其民而至。

故與民同面位。然則萬民亦鄉遂之民焉耳。注云羣臣。鄉大夫士也者。以此三詢之朝與朝士朝位同。彼云左九棘。孤鄉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與此羣臣西面位正相當。故知羣臣卽鄉大夫士也。依彼經。羣臣內又當兼有孤。蓋此職

統孤鄉大夫士言之。故曰羣臣。朝士殊士於孤鄉大夫言之。故別曰羣士。然則此羣臣足該彼羣士矣。中庸以羣臣別於大臣言之。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彼羣臣專據命士以下。與此異也。云羣吏。府史也者。御僕及朝士注義並同。

金鶚云。小司寇司刺別羣吏於羣臣。似羣吏爲府史胥徒。不知羣臣是在朝之臣。羣吏則鄉遂都鄙之官也。總之。古者官卽吏。自秦漢以後。始同庶人在官者爲吏。而吏與官異矣。又云。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下云三歲則大計羣吏

之治。是羣吏卽百官也。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又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宰夫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皆以百官爲羣吏。鄭注以羣吏爲府史。不知府史是庶人在官者。諸經皆謂之庶人。其職最賤。不得謂之羣吏。案金氏謂

羣吏非府史。是也。此職及司刺之羣吏皆與羣臣對文。朝士之羣吏。亦對孤鄉大夫及羣士言之。則羣臣者。朝廷官府有職事之官也。羣吏者。鄉遂公邑都鄙之吏。有地治之官也。大司馬注云。羣吏。鄉師以下。小司徒云。六鄉四郊之

吏。鄉大夫云。六鄉之吏。族師云。四閭之吏。黨正遂大夫並云。帥其吏。卽此所謂羣吏也。文王世子注亦云。羣吏。鄉遂之官。義正與此同。若大宰小宰諸職之羣吏。則通大小內外羣臣言之。與此異也。互詳大宰疏。外朝之位。依朝

士職。東面尚有諸侯。羣吏從諸侯之後者。以其分地治民與諸侯同。且與羣臣別內外也。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後北面者。以其領百姓也。云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者。賈疏云。案射人及朝士。孤位皆西方東面。北上。今此獨在東方

四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恆在西。但此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羣臣之位。曲禮孔疏云。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四面。同其位。金鵝云。孤卿皆大臣。鄭既以卿爲羣臣。則孤亦可謂羣臣。何謂不見乎。案金說是也。云鄉大夫在公後者。鄉。舊本並誤卿。今依宋注疏本正。賈疏云。以州長衆卿之屬在公後。又二鄉公一人。明鄉大夫亦在公後可知也。每鄉大夫皆別命卿爲之。六卿別也。案鄭賈意州長在三公後。則自鄉大夫以下鄉遂之吏。並在三公後。故朝士注云。州長。鄉遂之官。蓋謂經舉州長。實闕衆卿遂官也。今案鄉遂都鄙之吏。即所謂羣吏。東面。則鄉大夫自當與羣吏同東面。不在公後。若果鄉大夫亦在公後。則經何不以鄉大夫領百姓。而顧特舉州長乎。鄭賈說亦失之。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

以衆輔志而弊謀。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疏。小司寇擯者。擯。葉鈔釋文作賓。注同。案賓即擯之借字。詳伯。王命諸侯則償。注云。償。進之也。此義與彼同。賈疏云。此既在朝。立定而問之。明償者。無別相見之禮。故知以次一揖之使前問之。云敘。更也者。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此疑後人誤以經改注也。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廣雅釋詁云。更。遞也。謂自三公以下。各以爵秩尊卑次第遞進而問之。云輔志者。尊王賢明也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曰。願夫子輔我志。謂以衆論輔助王之志慮。贊其斷決。即使衆尊王賢明。示不專已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王制曰。刑者。劓也。劓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疏於外朝也。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者。此即故君子盡心焉。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疏。於外朝也。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者。此即鄉士達士等所上獄訟。其罪重附於五刑者。乃上於司寇。司寇復以情訊之。其罪輕未附於刑者。則羣士自可專決。不必上於司寇也。賈疏云。以囚所犯罪附於五刑。恐有枉濫。故用情實問之。使得真實。云至于旬。乃弊之者。謂訊得其情。猶必待旬日。乃與羣士司刑同弊其罪也。鄉士云。司寇聽之。斷其訟。弊其獄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是先聽之謂之訊。後斷之謂之弊。其間相距旬日。欲其參酌詳議。以求至當也。云讀書則用灋者。文王世子孔疏云。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明其法律。平斷其罪。案孔說是也。此讀書用法。與弊之同日。謂其獄訟既定。則錄先後訊辭。及其所當之罪爲書。使刑吏對衆宣讀。囚不反覆聽者。亦無辯論。則是情罪允當。乃

周禮正義

用法署其贖。明刑定也。鄉士云。獄訟成。士師受中。用法所以質其成而定其中。以授士師也。至於協日刑殺。更在其後。且非大小司寇所職。其事不同。賈疏謂行刑之時。當讀刑書罪狀。則用法刑之。非經義。注云附。猶著也者。後注及輸人注義並同。說文土部云。坵。益也。引申為坵著。經典皆借附為之。毛詩小雅角弓。如塗塗附。傳云。附。著也。王制云。附從輕。注云。附。施也。著與施義亦相近。云故書附作付者。後注同。詳司市疏。云訊。言也者。爾雅釋言文。本職後注及司刺注並同。說文言部云。訊。問也。廣雅釋言云。言。問也。詩大雅皇矣。執訊連連。箋云。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然則訊者。謂問其言也。公羊傳十八年何注云。上問下曰訊。云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者。以情理更重訊問之。冀可附於輕比。出其刑罪也。云十日乃斷之者。宰夫注云。旬。十日也。又大宰注云。弊。斷也。此謂訊得其實。仍遲之旬日。乃斷其罪。亦重刑之意也。鄉士掌國中。之獄訟。云旬而職聽于朝。遂士掌四郊。則二旬。縣士掌野。則三旬。方士掌都家。則三月。而上獄訟于國。然則羣士上獄於司寇。地有遠近。期限不同。而司寇之先訊後弊。則一以旬日為斷也。書康誥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僞孔傳云。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案書云旬時乃蔽者。似即通駭此經羣士弊獄之期。鄉士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言之。抑或疑獄有不能遽斷者。容不限以旬日與。引王制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鄭彼注云。變。更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側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變。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更續。是其不可變也。故君子盡心焉。不可濫。此釋用情訊之也。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鞠已。乃論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說文韋部云。籀。窮治罪人也。鞠。即籀之俗。史記張湯傳。訊鞠論報。集解引張晏云。鞠。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亦作鞠。文王世子注云。讀書用法曰鞠。漢書刑法志。遺廷史與郡鞠獄。顏注引李奇云。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如淳云。以囚辭決獄事為鞠。蓋漢時決獄。事既窮竟。先使吏讀所訊囚之罪狀而致論以法。與周時讀書用法相類。故先鄭舉以為況。文王世子注以用法為鞠。亦與先鄭說同。此並不涉行刑之事。賈疏謂鞠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也。則與二鄭義不合。不足據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為治獄吏襲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疏〕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之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臧莊子為坐。士榮為大理。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坐。謂坐地也。詳大司馬疏。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晏子北面坐地曰。嬰聞訟夫坐地。又諫下篇云。獄訟不席。然則凡獄訟者皆不席而坐地矣。注云為治獄吏襲尊者也者。賈疏云。古者收囚要辭皆對坐。

治獄之吏。皆有嚴威。恐獄吏襲尊。故不使命夫命婦親坐。云躬、身也者。爾雅釋詁文。云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者。賈疏云。若收辭之時。不得不坐。當使其屬或子弟代坐也。詒讓案。左襄十年傳。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杜注云。宰、家臣。瑕禽、伯與屬大夫。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又僖二十八年傳注亦說王叔伯與事云。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此卽使屬代坐之事。其爵卑者或無屬官。則當使子弟代坐。故鄭兼言子弟也。引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之妻者。喪服經齊衰不杖期章云。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傳云。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注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案喪服傳云大夫。此引作命夫者。鄭依此經文改之。喪服傳命夫婦不及士者。彼據不降服者爲說。詳內宰疏。引春秋傳者。僖二十八年左傳文。魏侯殺弟叔武。元咺訴於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以討之。彼文大理作大士。大司徒注引亦作士。疑此誤。杜注云。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賈正元咺。釋文云。嚴、左傳作莊。案漢書明帝名莊。改爲嚴。賈疏云。引之者。證命夫命婦不身坐獄訟之事。若然。元咺、甯子、鍼莊子皆大夫。得坐訟者。大夫身不得與士坐訟。若兩大夫。或代君。皆得坐無嫌。以是衛侯不得坐。使莊子與元咺對坐也。若然。觀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不通士。案內宰云。佐后使治外內命婦。先鄭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爲命婦。又闕人云。凡外內命夫命婦。注。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如是。士及士妻亦得爲命夫命婦者。彼皆據王臣而言。王之士有三命二命一命。皆得王命。此文兼諸侯臣子男士則不命。以是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爲文。不通士也。案。賈謂王臣士以上得爲命夫命婦。是也。肆師注說內命男亦闕卿大夫士。與內宰闕人注同。吳廷華、蔣載康並謂王一命之士以上皆不躬坐獄。亦足輔賈義。若然此注不及士者。鄭依喪服成文。偶未析別耳。惟據王叔與伯與不身坐。則兩大夫獄訟亦當不坐。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凡王之同族有罪。賈謂兩大夫得坐。則失之。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鄭司農云。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疏。凡王之同族有罪。當作辜。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不及有爵者。蔣載康云。上章以命夫命婦該王族。此章以王族該命夫命婦。皆互文。注。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者。據甸師及掌囚文。引禮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者。文王世子文。引之。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疏。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者。五聲八辟三刺等。並者。證不卽市之義。亦詳甸師疏。

是聲。而以五聲目之者。四事雖不是聲。亦以聲為本故也。案呂刑云。惟貌有稽。在獄定之後。則此五聽。亦在聲折。定訖。恐其濫失。更以五聽觀之。以求民情也。詒讓案。此五聲亦謂之五聽。荀子成相篇云。五聽修領。楊注云。折

獄之五聽也。一曰辭聽。觀其出言。〔疏〕注云。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者。賈疏云。直則言要理深。虛則辭煩義寡。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疏〕注云。觀其

直則赧然者。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賈疏云。理直則顏色有厲。理曲則顏色愧赧。小爾雅云。不直失節。謂之慚。愧。面慚曰赧。心慚曰慙。體慚曰悛。詒讓案。說文赤部云。赧。面慚赤也。孟子滕文公篇。觀其色赧赧然。趙注云。

報赧。面赤心不正之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有觀色之法。義亦通於此。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者。說文口部云。喘。氣出入湍疾也。案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有視中之法云。以其聲處其氣。其說甚詳。義亦通於此。賈疏云。虛本心知。氣從內發。理既不直。吐氣則喘。四曰耳聽。親其聽聆。〔疏〕注云。觀其

直則惑者。說文耳部云。聆。聽也。賈疏云。尙書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聆其事直。聽物明審。其理不直。聽物致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疏〕注云。觀其眸子視。作偽心勞日拙。聆其事直。聽物明審。其理不直。聽物致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疏〕注云。觀其眸子視。

釋文云。眊。本又作旄。案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旄。即眊之段字。李。俗作眸。孟子離婁篇云。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趙注云。眊。眸子。目瞳子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即鄭所本。賈疏云。目為心

視。視由心起。理若直實。視盼分明。理若虛陳。視乃眊亂。以八辟麗邦濩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為羅。玄謂麗。附也。易〔疏〕以

辟麗邦濩附刑罰者。大司寇云。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濩斷之。注云。邦濩。八法也。此八辟所議。百官府為多。故亦以邦法麗之。賈疏云。案曲禮云。刑不上大夫。鄭注云。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若然。此八辟為不在

刑書。若有罪當議。議得其罪。乃附邦法而附于刑罰也。詒讓案。依曲禮注義。蓋凡入八議限者。輕罪則宥。重罪則改附輕比。仍有刑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舜典五宅三居馬融注云。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

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舜典孔疏引王肅說同。則謂凡在八議者。悉入流宥之科。然此經無文。鄭書注亦不從馬說。又司刑疏引左傳文十八年九刑。賈服注以為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案此經本無九刑之名。以正刑一配八議為九義。亦未允。注云。辟。法也者。鄉師注同。謂議刑之法有八也。云杜子春讀麗為羅者。羅。蜀

石經作羅。惠棟云。麗者。離也。離。猶羅也。洪範云。不羅于咎。史記引作離。尙書大傳引作麗。古字並通。段玉

石經作羅。惠棟云。麗者。離也。離。猶羅也。洪範云。不羅于咎。史記引作離。尙書大傳引作麗。古字並通。段玉

裁云。杜易字。鄭不易字。羅、今之羅字也。論議案。羅俗字。說文所無。古止作羅。此八辟是未入刑法者。不當言羅。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麗、附也者。大司寇注同。引易曰。日月麗于天者。離象辭。王弼本。于作乎。汪道昆本及注疏本。亦並作乎。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並作于。與注字例亦不合。未知孰是。彼上文云離、麗也。李氏集解。引荀爽云。陰麗於陽。相附麗也。是彼麗亦訓附。故引以爲證。云故書。附作付。附、猶著也者。前注並同。一曰

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疏〕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易中孚象辭云。君子以議獄緩死。八辟皆不用恆法。故須臨時議之。漢書刑法志謂之八議親者。漢志顏注云。王之親族也。掌戮注云。親、總服以內也。賈疏云。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皆是。議限親。不假責。故賢能及功勤者貴亦不假。餘賢能之等。各據一邊。則

得入議。假令既有親。兼有餘事。亦不離議限。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者。惠棟云。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續漢書百官志云。宗室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詣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也。鄭司農云。〔疏〕注云故、謂舊知也者。國策秦策高注云。故、舊也。賈疏云。此故是故友之類。鄭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論語泰伯篇文。彼文偷作偷。集解引包咸云。君能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不偷薄。案說文女部云。媮、薄也。偷即媮之借字。今論語作偷者。媮之俗體。說文所無。此引

之者。證議故卽不遺故舊之意。三曰議賢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疏〕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者。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云玄謂賢有德行者者。鄉大夫注義同。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能今豈不免其身以棄〔疏〕注云能、謂有道藝者。鄉大夫注義同。惠棟云。說文网部曰。罷、遣有學也。从网能。言社稷。不亦惑乎。〔疏〕有賢能而入网。卽賢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是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祁奚作此辭以告范宣子。使

敕小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力〔疏〕注云謂有大勳力立功者者。賈疏云。此六曰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疏〕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者。賈疏云。先鄭推引漢法。

墨綬有罪先請是也。〔疏〕墨綬爲貴。若據周。大夫以上皆貴也。墨綬者。漢法。丞相二千石。金印

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是也。孔廣森云。宣帝紀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此漢舊法也。世祖建武三年。始詔令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皆得先請。前漢劉屈氂傳云。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惠棟云。裴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鞠就刑。竟以不先請免官。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疏〕士以下。凡不在議貴之

科者。則又有此法。以念其勤勞官事也。汪德鉞云。勤。指小吏言。此與大宰職八統相應。八統。一曰親親。此亦曰議親。二曰敬。故此亦曰議故。三曰進賢。此亦曰議賢。四曰使能。此亦曰議能。五曰保庸。此亦曰議功。六曰尊貴。此亦曰議貴。八曰禮賓。此亦曰議賓。獨七曰達吏。此曰議勤。蓋國家勞動之役。皆小吏受之。其服勤最久者。亦有以宥之也。故鄭注達吏謂舉勤勞之小吏。其說最確。案注說是也。此議勤者。其人既非親貴。又無賢能功可紀。但以

校年積勞。宜蒙甄錄。故雖卑官小吏。亦得與優議之典。猶之司士以久奠食。與德能功同其詔論矣。注云謂憔悴以事國者。詩小雅北山云。或盡瘁事國。左昭七年傳引作或憔悴事國。楚辭離世王注云。憔悴。憂也。爾雅釋詁云。勤。勞也。憔悴以從國事。是勤勞之事。故引以為說。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疏〕八曰議賓之辟者。謂賓格諸侯來朝。王待以殊禮。諸侯則平。諸侯亦得為賓。此注專舉三恪二代之後。蓋謂平諸侯有罪。當入議貴之科。與彼義微異也。注云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者。謂黃帝堯舜之後為三恪。夏殷之後為二代。通為國賓也。左襄二十五年傳云。昔虞閼父為

周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孔疏云。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章玄成。治易施擊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賈疏云。案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蒗。封帝堯之後於祀。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此皆自行當代禮樂。常所不臣。為賓禮

禮之。故為賓也。案孔賈說。深得鄭指。通典賓禮引崔靈恩說同。據五經異義。則左氏舊說亦正如是。杜預轉據章玄成施擊等說。以舜後并二代數之為三恪。與鄭義異。不足據也。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云。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

成施擊等說。以舜後并二代數之為三恪。與鄭義異。不足據也。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云。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

禮之。故為賓也。案孔賈說。深得鄭指。通典賓禮引崔靈恩說同。據五經異義。則左氏舊說亦正如是。杜預轉據章玄成施擊等說。以舜後并二代數之為三恪。與鄭義異。不足據也。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云。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

禮之。故為賓也。案孔賈說。深得鄭指。通典賓禮引崔靈恩說同。據五經異義。則左氏舊說亦正如是。杜預轉據章玄成施擊等說。以舜後并二代數之為三恪。與鄭義異。不足據也。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云。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

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信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卽君子所不臣也。案班氏所說王者不臣有三。其一不臣夷狄。爲外絕。城異俗。非所寶敬也。王之妻父。當在議親之科。故鄭唯舉三恪二代之後爲說。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謂罪正所〔疏〕蓋於司寇聽聽之日。亦於皋門之外朝。致衆而訊之。與三詢之位同。王與三公六卿咸與其事。鄉士云。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是也。通典實禮云。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會三公。會其期者。三刺問以定其法。案杜說是也。凡平時聽獄訟。自是司寇專職。訊論論斷。蓋有恆法。羣士司刑。不出本屬。自非疑難不決。不必備此三刺。故王制又云。疑獄犯與衆共之。明必疑獄。乃有與羣臣羣吏萬民共訊議之法矣。此與上八辟。皆於常法之外。別爲慎恤之典。但八辟止於親貴。而三刺則通於庶民。故經據庶民言之。賈疏謂當是罪定斷訖。乃向外朝。始行三刺。與王制義不合。非也。注云中。謂罪正所定者。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中。正也。書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云。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是中正義相成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寇司秋以聽獄訟。以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鄭意獄訟平斷。恐其有偏頗。故以三刺之法。求其中正。以定其罪。是謂之中也。孔廣森云。國語。左執鬼中。韋昭曰。執謂把其餘籍。然則獄訟之中。亦其餘籍。若今秋審招册也。天府治中之中。與此同義。登孔說是也。斷獄訟必協於中正。因之獄訟之成卽謂之中。此云獄訟之中。下文云。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疏〕一曰訊羣臣者。亦通孤卿大夫士言之。詳前。云二曰訊羣吏者。亦謂鄉遂公邑則殺之者。敘官注同。此對司刺三宥爲名。明刺宥兩有。不可預定也。賈疏云。但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當三刺。直言殺者。舉法重者而言。其實皆三刺。是以下文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兼輕重皆刺也。云訊。言也者。前注同。謂管問其當殺當宥。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疏〕注云宥。寬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疏〕者。詳大司寇

疏。云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者。三訊先擊臣擊吏。而經言刺脊並聽之民者。舉衆言之。王制云。衆疑赦之。所謂民言寬寬之也。云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劓也者。司刺注同。惟彼云上服殺與墨劓也。此無殺者。疑文有闕脫。非其舊也。書舜典云。五刑有服。僞孔傳云。服、從也。賈疏云。墨劓施于面。故爲上服。宮劓施於下體。故爲下服。惠士奇云。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然則服讀爲附。附之上下。如喪之輕重矣。或從重而輕。或從輕而重。上附下附。皆有等比。服問所謂列。猶呂刑所謂權。禮記服作附。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八辟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所謂上下比舉。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也。呂飛鵬云。呂刑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蓋以重刑釋上刑。以輕刑釋下刑。對上刑言之曰下服。是輕於上刑也。對下刑言之曰上服。是重於下刑也。上服下服。當以罪之重輕爲上下。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案惠呂說本王安石、王昭禹、鄭鏐、易祓。足正此注之誤。吳廷華、方苞、姜兆錫、梁玉繩、蔣載康、莊有可說並同。惠釋服爲附。義亦得通。上服下服。猶言上刑下刑。輕重之辭也。依呂刑五刑五罰之差說之。則大辟爲上。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次宮、次劓、次劓、墨爲下。鄭此注以刑之所加於體之上下釋之。非經義也。

于天府。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疏)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者。自此至職末。並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小司寇之官常也。三年大比。司民登民數。大司寇受之以獻於

王。而登於天府。小司寇咸與其事也。互詳司民疏。注云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者。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此小司寇唯主登民數。故注不及簡閱財物。云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

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者。司民法義同。賈疏云。按家語本命。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齠齒。男子陽。得陰而生。得陰而落。女子陰。得陽而生。得陽而落。故得男偶女奇也。案家語文本大戴禮記本命

篇。詳司。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知。〔疏〕內史司會冢宰貳之者。小司寇與此三官爲官

會。冢宰所主兼設。故皆取副貳民數簿書。云以制國用者。賈疏云。得民數乃制國用。以其國用出於民故也。注云。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者。鄭以國用出於賦。即大宰之九賦。謂口賦也。故以人數定言之。案九賦乃田賦。非口

賦。但以計口受田之法校之。則九賦亦自與民。小祭祀。奉犬牲。奉、猶。〔疏〕小祭祀奉犬牲者。賈疏云。大祭祀自數有關。注義自可通也。口賦。詳大宰疏。

祭。則小司寇奉進犬牲也。注云奉、猶進也者。大司徒注同。凡禮祀五帝實饌水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也。其時饌〔疏〕詳大司寇疏云。水當以洗解牲體肉。

實饌水者。五帝用特牲。此官泄亨人實其牛饌之水也。注云納亨。致牲也者。大司寇注同。賈疏云。謂將祭鄉祭之。實以水亨牲也。云其時饌水當以洗解牲體肉者。以既納牲告致之。遂殺而解其骨體。須用饌水洗其垢穢。乃授亨人。

人也。賈疏云。鄭知實饌水爲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亦如之。是實饌水亨煮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共其水。亦謂洗牲肉也。虛文招云。通考引此。時作實。據疏本作實字。黃丕烈亦云實誤時。此覆舉經文。當訂正。

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疏〕大賓客前王而辟者。大司寇云。凡朝覲會同前王。此大下士師云。諸侯爲賓。帥其屬蹕於王宮。饗燕時。此小司寇爲王辟。亦謂於宮中饗燕在庭及廟時也。注。鄭司農云。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也者。前王爲道。辟爲辟除姦人也。詳大司寇疏。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者。文選西京賦詳注云。奉引。謂引道者。惠棟云。續漢輿服志云。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乘輿導駕。八廂不在廩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之〔疏〕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前王而辟也。小師。洩戮。小師。王不。〔疏〕注云小師。王不自出之師者。對伯大司馬大師爲王自出之師也。賈疏云。謂王不自出。使卿大夫出軍。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屬。士師。〔疏〕凡國闕外之事。將軍弑之。將軍有所斬戮於社主前。則小司寇洩戮也。

事。使其屬蹕者。亦贊大司寇也。國小事無蹕文者。蓋小官所掌。不受命於司寇也。注云屬士師以下者。大司寇注同。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

而進退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疏〕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者。於。經例當冬也。通典吉禮謂周制立冬後亥日。祀司民於國城西北。蓋誤據北周制。不足馮也。賈疏云。前文大比登民數於天府。據三年大比而言。此則據年民數皆有增減。於孟冬春官祭司民之時。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王也。云王拜受之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擗。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大祝疏。此亦重民也。賈子新書禮篇云。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注云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者。天府注義同。云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

重民也者。以民爲邦本。故於祭司民之日。獻民數之版籍於王。使王知生齒之殷耗。皆所以重民也。云進退、猶損益也。云國者。說文是部云。進、登也。廣雅釋詁云。退、減也。登益與進。減損與退。義並相成。故云進退、猶損益也。云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者。賈疏云。國家所用財物。由民上而來。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其是以國用多少。要由民衆寡。故民衆則益豐用之。民寡則損儉用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其所斷獄訟。〔疏〕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者。此小司寇之官成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賈疏云。羣士。謂鄉之數。士遂士以下皆是。詒讓案。此羣士謂衆刑官。疑當含有士師。與下文及朝士之羣士並異。必於歲終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管子立政篇云。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並與此經合。云登中于天府者。天府云。凡官府州郡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此獄訟之中。亦治中之一也。周書嘗麥篇記王命大正刑書。及箕中受中之事。而云大史乃藏之盟府。以爲歲典。彼歲典。即歲終登中天府之典。藏盟府者。蓋天府所登獄訟之中。大史司盟亦貳之也。惟彼大正。當即大司寇。而此經大司寇不云掌中。蓋文不具。疑登中之禮。秋官正貳咸洩其事矣。賈疏云。必登獄訟之書於祖廟天府者。重其斷刑。使神監之。注云上其所斷獄訟之數者。亦訓弊爲斷也。國語周語云。司寇協茲。韋注云。司寇。刑官也。掌合茲民以知死刑之數。此云計獄弊訟。即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濃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疏〕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者。此小司寇正歲建寅之月。縣刑象使百官觀。與大司寇正月縣刑象使萬民觀者異。鄭大司寇注亦合二者爲一。非也。詳大司寇及大宰疏。注云羣士。遂士以下者。上注云。屬士師以下。明此令羣士不關彼二士。與上令羣士異也。賈疏云。此所戒。應六官各應其所掌。知羣士是遂士以下者。以其鄉士已入帥其屬中。遂士縣士方士。乃宣誅士等雖是六十官之屬。以其主六遂以外。漸遠。恐不在屬中。故經特云令羣士。明羣士是遂士以下可知。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宣。徧也。憲。表也。謂縣。〔疏〕云。鄉大夫令羣吏考法于司徒。各憲之于所治。與此同意。可知羣士應聯下讀。姜兆錫亦引小司徒令羣吏憲禁令爲證。並較鄭讀爲長。賈疏云。此所宣布。則布憲所云者是也。此官主之。彼乃布之。事相成也。注云宣。徧也者。爾雅釋言文云。憲。表也者。敍官注同。云謂縣之也者。小宰注義同。云刑禁。士師之五禁者。士師五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事與此相應。此憲即書縣。故知刑禁亦即彼五禁也。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得其屬之計。乃〔疏〕

而縣于門閭。事與此相應。此憲即書縣。故知刑禁亦即彼五禁也。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得其屬之計。乃〔疏〕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者。此小司寇之官計也。入會致事。蓋遙冢上歲終爲文。大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小宰云。歲終、則令擊吏致事。大司徒云。歲終、則令教官上治而致事。小司徒云。歲終、令擊吏正要會而致事。是諸官受會致事。皆在歲終。王應電、李光坡、姜兆錫、方苞、莊有可並謂此命入會致事。當在歲終。是也。姜又引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爲證。尤壩。致事。詳小宰疏。注云得其屬之計。乃令教之於王。者。大司徒注云。會、計也。刑官之歲會。當亦冢宰先聽之。考其得失。而後致之王。以詔廢置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七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

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

聽。謹夜行之禁。〔疏〕掌國之五禁之灋者。五禁五戒等並士師之官法也。此五禁與大司寇五刑相當。惟彼有鄉刑。無其簡可言者。宮刑。與此銷互者。宮中之刑。咳於國。而禁異。鄉中之禁。通於野。而刑亦異。故刑禁不盡同也。

云四曰野禁者。城郭外田野之禁。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

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圍圃。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慘。纒網罟罾。不敢出於門。罟罾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

民不力田。墨乃家畜。惠士奇。呂飛鵬並引此以證野禁是也。惠氏又云。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云五曰軍禁者。軍旅之禁。云書而縣于門閭者。縣。唐蜀石經並作懸。懸。卽縣之俗。今從釋文及宋

本。書於版而表縣之。卽小司寇之憲刑禁也。賈疏云。爾雅云。巷門謂之閭。則縣於處處巷門使知之。惠士奇云。晏子曰。君子有道。懸之閭。士師五禁。書而縣于門閭。以此。注云左右。助也者。爾雅釋詁云。左右。助。勸也。

云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者。猶下五戒云。無使罪屬於民也。五禁及刑罰。皆禁民爲非。但刑罰治之於贖罪之後。五禁則豫設條目。遇之於未犯之前。故縣之門閭。助司寇刑罰之灋。王制所謂執禁以齊衆也。云宮。王宮也者。據臯

門以內。亦兼后宮也。云官。官府也者。謂朝廷治事之處。大宰以八法治官府。注云。百官所居曰府。案官與府通。故官府亦省稱官也。云國。城中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此單云國。亦得爲城中者。別於野禁言之。知

爲國城中也。云古之禁書亡矣者。周時五禁。當有專書。漢時已亡也。云今宮門有符籙者。證周之宮禁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幾其出入。先鄭注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此符籍。卽引籍之屬。云官府有無故擅入者。證周之官禁也。謂非當官有職事者。不得擅入。云城門有離載下帷者。證周之國禁也。賈疏云。謂在車離耦。耦載而下帷。恐是姦非。故禁之。案離載下帷。蓋漢律文。今無可考。賈說亦不據。以意求之。離。蓋當讀爲曲禮離坐離立之離。鄭彼注云。離。兩也。卽賈所云耦載。但耦載無禁。禁其耦載而下帷。爲其偷聚隱蔽。易爲姦惡也。云野有田律者。證周之野禁也。田律。蓋漢律篇名。若典路注引上計律之獄。云軍有闕謹夜行之禁者。證周之軍禁也。禁闕謹。爲其惑衆。禁夜行。以遏姦謀。云其恂可言者者。公羊莊十年何注。恂。麤也。謂恂略言之。不能得古禁書之精詳也。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

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

都鄙。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疏〕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者。罪。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

以五禁豫戒敕民。無使以不知而履陷罪法也。賈疏云。戒與禁。亦是所用異。異其名耳。同是告誥使不犯刑罰。云三曰禁。用諸田役者。田役謂因田獵起徒役。亦兼畷諸功作之事。詳大宰疏。上誓誥。云用之。此禁及下糾憲。並云用

諸者。文變義同。士昏禮注云。諸。之也。注云先後。猶左右也者。毛詩大雅緜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爾雅釋詁云。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勸也。是先後與上文左右同爲相道亮助之義。謂豫教導之。

使民知避罪也。韓非子外儲說。左衛尉危謂子臯曰。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制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此先後與彼義略同。云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者。說文言部云。誓。約束也。誥。告也。書敘云。啓與有

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又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途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又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云。武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以其書名與此經相應。故舉

以爲釋。墨子非命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亦誓用諸軍旅之證。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者。此。舊本並誤比。今依蜀石經。及宋岳本。明監本正。無干車。無自後射。大司馬注

說蒐田誓民。亦有此二語。賈疏云。易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注云。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旁去。又不射。惟其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

是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若然。此不自後射。亦謂不中之後不重射。黃以周云。此軍禮司馬法逸文也。詩車攻毛傳言田獵之三殺。皆以自後射立文。故獸無面傷。鄭易注引據毛傳自後射爲義。賈引以證此無自後射爲不中不射。於自後射之文無著。大司馬疏以無後射象戰陳不逐奔。又引一說以爲前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得復射。說甚游移。竊謂田獵之法。獸有背我前去者。我自後射之。本屬正法。茲云無自後射。爲爭獸之禁。不關三殺之事。疏引鄭易注以證其義。非也。無千車者。謂各守車行。無觸犯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各安徒列。無自人後而爭射前禽也。案黃說近是。凡師田。車徒各自有行。不得相干犯。國語晉語云。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千行千車。卽以車千犯行列也。互詳大司馬疏。云糾憲。未有聞焉者。以書禮諸經糾憲並無見文也。惠士奇云。戰國策魏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所謂大府之憲。卽士師之憲用諸都鄙者。而稱憲之上篇。則憲卽古之章也。管子立政篇。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舉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者。謂之不從令。舉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大府之籍者。後曰專制。不足曰虧令。舉死不赦。是爲首憲。墨子非命上篇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詒讓案。糾憲皆戒令之文。以其可表縣則謂之憲。以其主糾察則謂之糾。皆以所用異名。國策及管子墨子諸文。雖非專用之都鄙者。然義可互證。新序雜事云。宓子賤爲單父宰。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亦其類也。

掌鄉合州

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之僭。僭。謂〔疏〕若然。鄉合之法。止於二族三百家。其二黨十族。二州十黨。二鄉十州以上。家數太多。里居較遠。則皆不爲聯。凡此爲聯。皆以通其情志。而因以施政教。賈疏謂爲其有施刑罰。非也。云與其人民之什伍者。族師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是五家出一人而成伍。十家十人而成什也。依彼二族八閭爲聯。則亦當以二百家二百人爲聯。其二黨以上。人數較多。則亦不爲聯也。賈疏云。此卽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爲比。比卽一伍也。二伍爲什。據追胥之時。云使之相安相受者。比長云。五家相受相和親。此相安。亦謂相和親以安其居處。大司徒云。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云。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賈疏云。宅舍有故。使當比當閭。相受寄託。使得安穩也。云以比追胥之事者。賈疏云。以比什伍。使追胥二事也。云以施刑罰慶賞者。賈疏云。使鄰伍相及也。注云鄉合。

鄉所合也者。謂六鄉中。以州黨族閭及卒伍之法。使民皆什伍相合比。不分散。與大小司徒鄉師等為官屬也。云追。追寇也者。小司徒注云。追。逐寇也。云胥。讀如宿僭之僭。僭謂司捕盜賊也者。小司徒注義同。段玉裁改讀如為讀為。云。宿僭蓋漢制。漢語易胥為僭。故下文即承僭字釋之。各本讀為作讀如。誤也。司搏與伺捕。同。漢人多以司為伺。以搏為捕。小司徒注作伺捕。小司徒注不云胥讀為僭者。錯見也。案段說是也。掌官中之政

令。大司寇之官。〔疏〕注云大司寇之官府中也者。賈疏云。士師所施。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府中也。〔疏〕政令。惟在當官。故鄭云大司寇之官府中也。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詔司寇。若今自聽正法解也。致邦令者。以法報之。〔疏〕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者。賈疏云。獄訟辭訴。各有司存。謂若鄉士遂士縣

訟也。云致邦令者。亦致之司寇也。賈疏謂此即所察獄訟斷訟。致與本官。恐非。注云詔司寇。若今自聽正法解也者。此亦以漢法為況。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廷尉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此正。當即廷尉正。然自聽正法

解。史無其文。未詳其義。蜀石經作若今時百官聽政法解九字。疑亦臆改。云致邦令者。以法報之者。邦令。與後犯。擣邦令義同。亦謂王之教令著為法者。內史國令。亦即此也。凡斷獄弊訟。又當檢校令書與刑書相參考。以定其所應

比之罪名。故此官兼。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疏〕掌士之八成者。賈疏云。言士者。此八者皆是獄。以邦令報聞司寇也。掌士之八成。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疏〕官斷成事品式。士即士師已下是也。莊存與云。

若今現行例也。乃決獄之成案。詒讓案。此八成專屬之士者。別於小宰之八成通於六官也。士師掌以此八者定百官府之刑罰。即刑官之官成官法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是士師主官吏黜免之事。

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者。猶云往事。即大宰官成注所謂成事品式也。漢書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又藝文志有漢五星。慧客行事占驗八卷。此行事義與彼同。謂刑官之故事也。八篇。即下邦

約等八者。每事為一篇。賈疏謂即小宰八成。誤。一曰邦約。鄭司農云。約。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約者。〔疏〕注云。若今時決事比者。大司寇邦成注同。詳彼疏。一曰邦約。對約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疏〕鄭司

農云。約。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約者。對約盜取國家密事者。惠棟云。詩正義云。約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酌。公羊傳八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作酌。是酌為挹取之義。段玉裁云。此

擬其音。而義亦同也。對酌。猶斟酌也。詒讓案約酌聲類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國語晉語云。而後王斟酌也。章注云。酌。取也。酌。行也。說文女部云。酌。酌也。斟酌二姓

謂散擊備署者也。段玉裁云。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司農易備爲朋。故鄭君從之。經字作朋矣。說文人部。備。輔也。從人朋聲。讀若陪位。卽卽備字。朋者。古文風。用爲朋友。假借也。備。從人。朋友正字也。案段說是也。錢大昕說同。鄉師遂人大僕注引昭十二年左傳。邾字亦並作備。說文土部邾字注引虞書朋淫于家。是朋邾聲類並同。備卽卽之俗。故書當作備。傳寫誤作備。先鄭易爲朋。故云讀爲朋友之朋。鸛冠子備知篇云。敗則備。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君好備阿。故有弑主。此說邦朋之害也。八曰爲邦誣。誣。閔君臣。使事失實。〔疏〕注云。誣。閔也。國語晉語章注云。以惡取善曰誣。

說宛臣術篇引秦誓云。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此邦誣亦謂讒臣誣構上下。亂善惡之實。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利辭以亂屬曰讒。卽此八成之邦誣也。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濃治之。

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法。玄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處刑貶。

〔疏〕正。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濃治之者。濃。唐石經及宋大字本。明嘉靖本。並作法。今依宋附釋音本。明注疏本。凡經例用古字作濃。詳大宰疏。荒辯之法。亦師士之官法也。注。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者。風

別未詳。後傳別。先鄭讀同。似皆取分別之義。段玉裁云。辯與別。古多通用。司農以別字義親易辯爲別。云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法者。救荒之政十有二。卽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先鄭意荒

政十二。司徒掌其大綱。此官則分別受其數條。與彼爲官聯。數條。謂名數條件。若下文緩刑。卽十二政之一是也。云玄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者。破先鄭讀也。段玉裁云。貶在古音侵鹽添部。與元寒桓刪山仙部之辯絕不相通。故知

爲聲之誤。玉藻立容辯注亦改爲貶。云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者。飢荒。司關注作饑荒。他職注饑字亦並不作飢。此疑傳寫之誤。刑罰有所貶損。卽後云緩刑是也。國事有所貶損。若廩人云。若食不能入三鬴。則詔王殺邦用。二者皆權時作法。以救民之困也。引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

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處刑貶者。證凶荒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之法。故依彼破辯爲貶也。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就賤

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備盜賊也。緩刑。紓民心也。〔疏〕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者。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緩刑。與此

通財。補不足者者。大司徒注云。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粟。卽其義也。云糾守。備盜賊也者。大司徒注云。守。不失部伍。此凶荒恐盜賊竊發。故亦糾守。嚴戒備。如有軍事也。云緩刑。紓民心也者。

通財。補不足者者。大司徒注云。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粟。卽其義也。云糾守。備盜賊也者。大司徒注云。守。不失部伍。此凶荒恐盜賊竊發。故亦糾守。嚴戒備。如有軍事也。云緩刑。紓民心也者。

釋文云。紆。本亦作紆。案說文素部云。纒。練也。重文緩。纒或省。糸部云。紆。緩也。紆紆音義同。凶荒民心悚懼。故緩刑罰以安之。大司徒十二荒政。三曰緩刑。義與此同。凡以財獄訟者。正之

以傅別約劑。傅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故書別爲辯。鄭司農云。傅。或爲符。〔疏〕者。獄訟義。緝。讀爲風別之別。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

同。惟以大小爲異。謂因財貨之事而以成獄訟也。大司寇注謂獄相告以罪名。與訟以財貨相告者異。非是。注云傅別。中別手書也者。賈疏云。小宰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語異義同。云約劑。各所持券也者。小宰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約劑。即彼質劑也。據彼注。質劑。一札別爲二。各持其一。故曰各所持券也。云故書。別爲辯者。小宰傅別。故書同。鄭司農云。傅。或爲符者。小宰傅別。鄭大夫讀同。云辯。讀爲風別之別者。與前

荒辯注同。云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者。賈疏云。義與後鄭同。故引之在下。小宰注先鄭云。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其一。後鄭不從先鄭。至此更爲一解。故從之。詒讓案。先

鄭小宰注以傅別爲二。此注則以傅別爲一。二說。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以刑官爲尸。略之也。〔疏〕若祭勝小異。後鄭所注。則並以傅別爲一。詳小宰疏。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周謂亡殷之社爲亳社。〔疏〕國之社

稷。則爲之尸者。勝國之社。卽廟屏之戒社也。兼言稷者。亡國之社亦有稷。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是也。唐郊祀錄引魏孔晁讀。謂此經亡國之社稷。但一尸同壇共坐。其說非也。士師中大夫四人。足備二尸。凡社稷皆同堂

異壇。無同壇之法。詳大司徒疏。勝國社稷。詳媒氏疏。注云以刑官爲尸。略之也者。謂殺其禮。不得同大社王社。賈疏云。案堯鷲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爲尸。故鄭云略之也。莊存與云。刑官以示戒也。亦通。云周謂亡

殷之社爲亳社者。詳喪祝疏。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道王。且〔疏〕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者。與小臣爲官聯

般之社爲亳社者。詳喪祝疏。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道王。且〔疏〕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者。與小臣爲官聯

使無干也。案前驅而辟。乘車在前。爲道引。且呼避行人也。史記宋世家索隱引莊子說。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

驅呼辟。司馬彪云。呼避。使人避道。晏子春秋外篇。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其沃汁。〔疏〕祀五帝則沃

者。尸。謂帝尸也。詳節服氏疏。沃盥。詳鬱人疏。賈疏云。案特性。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盥盥手。

王盥。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者。案小祝

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祭祀。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豐人云。凡禋事。沃盥。惟在宗廟為禋時。云。泊鑊水者。賈疏云。鑊在門外之東。享牲之饗。言須鑊水就饗。

增之享。賈鑊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注云。泊。謂增其沃汁者。說文水部云。泊。灌釜也。史記封禪書。麋在鹿中。水而泊之。裴氏集解引徐廣云。灌水於釜中曰泊。左襄二十八年傳。去其肉而以其泊饋。孔疏云。泊者。添釜之名。

添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泊。詒讓案。小司寇云。凡禮祀五帝。實鑊水。則鑊水小司寇始實之。士師繼增之也。凡剗珥則奉犬牲。珥。讀為珥。剗珥。豐禮之事。〔疏〕

注云。珥。讀為珥。剗珥。豐禮之事者。肆師注義同。此經剗珥字異。文錯出。鄭以此職作剗為正。詳小子疏。諸侯云。用牲毛者曰剗。羽者曰珥者。小子注義同。今案剗亦有用羽性。珥亦有用毛性者。鄭說未然。亦詳小子疏。

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謂諸侯來朝。若燕饗時。〔疏〕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者。賈疏云。士師言帥其屬。當若燕饗時。〔疏〕官下云屬。上士已下皆是也。注云。謂諸侯來朝。若燕饗時者。

諸侯為大賓。故在宮則士師為之蹕。若大客及小賓客。則闈人為之蹕。闈人云。凡祭祀喪祀之事。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是也。賈疏云。饗在廟。燕在寢。言于王宮。故知燕饗時也。大喪亦如之。〔疏〕

大喪亦如之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為蹕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逆軍旅。反

師禁。干〔疏〕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而戮之者。賈疏云。帥其屬。亦謂上士已下。在軍而戮。亦謂戮行陳也。〔疏〕於社主前。注云。逆軍旅。反將命也者。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反順為逆。大司寇軍刑上命注云。命。

將命也。賈疏云。王在軍自將。遼王命。亦是反將命。王不在。相外之事。將軍裁之。亦是反將命。云。犯師禁。干行陳也者。亦訓犯為干。國語晉語云。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獻子執而戮之。韋注云。干。犯也。行。行陳

列也。左宣十二年傳。越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蓋即干行陳。亦即前五禁之軍禁也。賈疏云。干犯軍之行陳。案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襄三年。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魏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此二者是反將命干行陳之事也。歲終。則令正要會。定計〔疏〕歲終則令正要會者。亦

刑官之官計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注云。定計簿者。小宰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賈疏云。定計簿者。年終將考之故也。

百里爲郊。郊〔疏〕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者。賈疏云。取除舊布新之義。言于國及郊野者。則自國至百里外謂之野。〔疏〕外皆憲禁之也。詒讓案。此憲禁令與五戒之憲禁微異。此國謂國中。郊關六鄉。野通甸稍縣蓋也。

注云去國百里爲郊者。謂遠郊也。詳大宰載師疏。云郊外謂之野者。甸師注義同。

鄉十掌國中。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疏〕亦兼掌國中之獄訟也。六鄉地本在國城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

以外。然城郭廩里。家數其衆。士師之下。無專掌獄訟之官。故以鄉士兼職之。以六鄉地本附近城郭也。鄉士以鄉名官。不嫌不掌六鄉。故經不云掌六鄉。而云掌國中。猶途士掌四郊及六途。亦不云掌六途。而云掌四郊。皆舉近包遠。

詳其兼掌之區。而略其正治之地也。要之鄉士所掌。內則國中。外則六鄉。而六鄉外之餘地爲四郊者。則非其所掌。鄭賈說並未析。注。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又載師杜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先鄭蓋謂自城郭中以至遠郊。其內並爲六鄉。與國中是一。其說固非。又距國百里遠郊之內。自六鄉七萬五千家之外。別有郊里。則又非鄉士所掌。先鄭說未允。後鄭亦不從也。云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

國中。此主國中獄也者。破先鄭說也。後鄭意六鄉地。自城郭以外。至距王城百里止。實不得通城郭以內。凡鄉吏所掌。亦不及國中。惟鄉士兼國中。故卽於國城內設獄。凡國中與六鄉之罪人並繫焉。故言掌國中耳。云六鄉之獄在國中者。卽縣士注所云獄居近也。後鄭意六鄉與國中地本異。以獄須居近。故六鄉之獄并入國中。不別於鄉設獄也。又

案詩大雅小宛云。宜岸宜獄。釋文引韓詩。岸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案朝廷之獄。卽大司寇之獄。在外朝嘉石之處者。鄉亭之犴。則似卽鄉士蓋士之獄。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疏〕各掌其鄉

但此經無犴稱。韓詩所說。未知果周制否也。糾戒之者。兼掌當鄉案比之法。與鄉師爲官糾也。小宰注云。糾。猶察也。糾戒。卽糾其戒令。其國中民數及糾戒。當亦兼掌之。經不言者。文略。注云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者。說文口部云。各。異詞也。以各者。分異之言。六鄉分之。左右各三鄉。以鄉士四人共三鄉之事。猶鄉師下大

夫四人。亦以二人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鄉分左右。詳地官敘官疏。聽其獄訟。察其辭。審〔疏〕聽其獄

其辭者。辭。卽謂獄訟之辭。書呂刑云。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又云。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御覽刑法部引

尚書大傳云。聽訟之術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

故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即審其辭之義也。注云察。審也者。爾雅釋詁文。賈子新書道術篇云。纖微皆審。謂之察。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辨異。謂殊其文書也。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疏〕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者。罪。當作臯。後遂士縣

朝者。鄉士雖已定其罪之要辭。仍不敢專決。至旬日。乃以囚證及所定獄辭刑要等。致之臯門內。司寇聽獄訟之外朝。與衆公議之也。注云辨異。謂殊其文書也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是辨有殊別之義。或訟或獄。或死或刑。有大小輕重之異。必別為其治讞之文書。云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者。要辭。亦謂獄訟之簿書。最括當死及當刑者所

犯之罪狀。及所傳之法。簿錄為書。上之司寇。以決定獄也。左襄十年傳。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杜注云。合要辭。孔疏云。謂官人略取罪狀。為其要約之辭。如今斷事也。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

云如今劾矣者。說文力部云。劾。法舉人也。急就篇云。誅罰詐僞。劾罪人。顏注云。劾。舉案之也。書呂刑孔疏云。漢世問罪謂之鞠。斷獄謂之劾。云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者。外朝。即小司寇三詢之朝也。遂士縣士

並同。外朝。九棘之所在。故王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左襄十年傳。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即外朝之廷。蓋古者獄訟。先由羣士斷之。乃上之大司寇。聽之於朝。故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諸職。皆

有聽於朝之文。韓非子解老篇云。朝甚除者。獄訟繁也。容其反覆。謂囚有枉濫。容反其初辭也。賈疏云。恐囚虛承其罪。十日不職。即是實。然後向外朝對衆更詢。乃與之罪。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

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麗。附也。各附致。〔疏〕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者。即小司寇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至

于旬。乃弊之。蓋初聽而訊之。至旬而弊之。皆于外朝也。賈疏云。此即朝衆聽之之事。獄言斷。訟言弊。弊亦斷。異言耳。云羣士司刑皆在者。羣士與小司寇同。亦通士師鄉士遂士等言之。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

司刑亦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是羣士與司刑皆掌詔司寇斷獄弊訟之事。故皆在朝。與司寇同聽之也。賈疏云。所謂呂刑云。師聽五辭一也。恐專有濫。故衆獄官共聽之。云各麗其瀆以議獄訟者。司

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謂依罪之大小。議其所當附之法也。荀子王制篇云。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楊注云。議。講論也。說苑至公篇云。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

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謂依罪之大小。議其所當附之法也。荀子王制篇云。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楊注云。議。講論也。說苑至公篇云。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

若。某子曰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曰。幾當從某子云云乎。此議獄訟之法也。注云麗。附也者。大司寇注同。云各附致其法以成議也者。卽服問云上附下附列也之義。彼注云。列。等也。謂以等列比附。推致其罪所應輕重之法。以成定其議也。賈疏云。所議本欲得其實情。故須各致其法以成其議。致法行刑。當與議狀相依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疏。獄訟成。士師受中者。賈疏云。此經爲上議得其實。欲行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泄之。尸之三日。乃反也。疏。獄訟成。士師受中者。賈疏云。此經爲上議得其實。欲行刑平文書爲案。案。賈謂在欲行刑之時。非也。此卽小司寇云。讀書則用法。在旬弊之日。去行刑時尙遠。既用法而後其文書定。是謂之中。中者。獄訟之大成。卽司寇與羣士司刑衆定之者也。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則司寇聽獄於朝。士師實詔其事。及獄訟既定。司寇則與羣士定其文書以授士師。士師受而藏之。歲終。總登之天府。故小司寇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所登者。卽此獄訟之中也。云協日刑殺者。協。釋文作汁。云本亦作協。下同。阮元云。汁協古今字。詒讓案。經凡和協字。鄭並從協。不從汁。陸本非是。詳大史大行人疏。此鄉士協日行刑殺。卽於國中之市。以王宮前朝後市。相去不遠。故經不別言刑殺所就之處也。云肆之三日者。掌戮注云。肆。猶申也。陳也。此亦於國中之市肆之也。以肆與刑殺並同所。故經亦不箸所肆之處。其六鄉之罪人。則當各就其鄉肆之。與六途同。經不言者。亦文不具也。賈疏云。肆之三日者。據死者而言。其四刑之類。行訖卽放。不須肆之。肆。陳也。殺訖陳尸也。注云。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者。禮器注云。中。猶成也。案中卽獄訟之成要簿書。詳天府及小司寇疏。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者。謂漢時廷尉斷獄訖。郡國守相受其獄也。續漢書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王國之相亦如之。云中者。刑罰之中也者。大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注云。中。謂罪正所定。先鄭意獄訟之簿書謂之中。卽取得刑罰中正之義。云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者。子路篇文。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踰天踏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手足也。引之者。證刑罰宜得中也。云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者。協訓合。大史注同。訓和者。爾雅釋詁云。協。和也。不虛設。要須配合。以定歲月日時。從甲至癸爲干。從寅至丑爲支。幹干。同支幹。卽蔡氏十二辰十日。故楚辭云。

吉日兮辰良。古凡擇日。並以斗建合辰爲吉。月令孟春。擇元辰躬耕帝藉。注以元辰爲吉亥。南齊書禮志何陞之議云。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郭茂倩樂府詩集漢焦仲卿妻詩云。六合正相應。良辰三十日。並和合支幹之義也。云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者。亦舉漢法爲況。漢時決刑。蓋必於望後利日。易林復之升云。霜降旬日。鄉晦伏法。鄉晦。卽望後也。云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者。左襄二十二年傳云。楚觀起有寵也。引論語曰。肆諸市朝者。賈疏云。憲問篇云。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引之者。皆證肆之三日之事也。案賈所引。蓋鄭論語注佚文。何氏集解又引鄭注云。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臯疏云。殷禮。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檀弓云。杞梁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云。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又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漢書刑法志應劭注。國語魯語韋注說並同。許所引周禮說。卽鄭章所本。蓋此經舊師之說。凡肆於市朝者。皆就行刑之所而肆之。書舜典僞孔傳及孔疏引國語賈逵注說。並謂行刑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然以此經考之。此職及遂士縣士凡言肆者。皆謂刑平民肆諸市。故掌戮云。凡殺人者路諸市。肆之三日。無士肆市大夫肆朝之文。國語魯語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書舜典。五服三就。孔疏云。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依其說。則就甸師者不更就市朝。掌戮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掌囚注謂有爵自命士以上。是天子大夫士皆殺於甸師氏。故皇侃及王制疏並以殺於市朝爲殷法。明非周制也。刑殺既不於市朝。則亦不當有肆市朝之事。然則古周禮脫謂士肆市。大夫肆朝者。實非周禮本制。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又尸雍子與叔魚於市。齊尸崔杼於市。或春秋以後增制之法。曲禮檀弓疏乃謂肆市朝者。爲諸侯大夫士之制。固無據證。又謂天子大夫在甸師氏。士與諸侯大夫同在朝。則又顯違掌囚注義。失之遠矣。互詳掌戮疏。云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利殺之日。至其時而往。在朝。尸之三日。乃反也者。賈疏云。乃反。謂收取其尸。鄭言此者。經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文無分別。恐是士師受中。還是士師刑殺。故須辨之。知非士師刑殺者。以其士師是司寇之考摠攝諸士所刑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往。若一遺士師自行。於理不可。是以鄭爲此解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聽之。司寇〔疏〕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者。謂鄉士以獄訟之要上之朝。或尙疑其冤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聽之。〔疏〕及在八議三宥三赦之科。則於司寇聽之之日。王親視外朝。以

三刺之法更密議之也。注云免。猶赦也者。廣雅釋詁云。免。去也。引申之。赦宥以去其罪。亦謂之免。公羊昭十九年傳云。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云期謂鄉土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上文云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以是日爲議獄訟之期。過此。則獄成。不得復免。故王必以是日往會之也。云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者。王親往外朝。與司寇羣士共議其可否。不敢輕縱有罪也。惠士奇云。孔子集語引尙書大傳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若欲免其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六卿會其期。蓋當司寇聽之日而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大祭祀。

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疏。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者。賈疏云。

此四者。六鄉皆有其事。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卽於四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所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方而入。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詒讓案。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此蓋鄉途羣士禁令之一隅。大喪。亦謂王后世子也。云帥其屬夾道而蹕者。凡邦之大事。大小司寇使士帥其屬蹕。此官則帥其屬在鄉境內爲王蹕。職事略同。注云屬中士以下者。謂鄉土當官之屬。卽敘官云中士有六人以下是也。二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鄭司農云。鄉土爲三公道也。也。疏。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者。掌次云。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賈疏云。三公有邦事。須親自入鄉。則鄉土爲公作前驅引道。而辟止行人。云其喪亦如之者。此家上三公爲文。亦謂三公或在國。

或在鄉。其喪葬之事。此官則亦爲之前驅而辟也。賈疏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通校前後諸職。大喪。大司寇前王而辟。三公之喪。此官前驅而辟。六卿之喪。遂士前驅而辟。大夫之喪。縣士前驅而辟。其尊卑隆殺之差正相當。則此職喪不得關卿大夫明矣。注。鄭司農云。鄉土爲三公道也者。亦以道釋前驅也。云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者。亦舉漢法爲況。廣韻十八尤引釋名云。督郵主諸縣罰貢郵殿糾攝之。王聘珍云。郡督郵。盜賊。皆員吏也。續漢書百官志云。郡皆置諸曹掾史。有五部督郵曹掾。輿服志。大使車持節者重。導從有賊曹車。督車。志又云。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案王說是也。郡督郵盜賊道者。謂督郵與督盜賊二郡吏。並爲三公道也。今所存漢北海相景君銘碑陰。有故門下督盜賊劇騰頌。漢倉頡廟碑陰。有故督盜賊趙某。洪氏隸釋。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碑陰。亦有府後督盜賊柁李街。然則此注云盜賊者。卽郡督盜賊。以家上督郵。故省文不稱督耳。

賈疏不悟。乃妄云。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為盜賊。郡內督察郵行者。是以盜賊之人使之道。謬矣。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疏〕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者。上云大祭

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各掌其鄉之禁令。此犯命。即謂犯禁令者。小司徒注云。命所以警告之是也。又彼經云。凡國之大事。致民。注釋為戎事。考此經大司寇小司寇遂士訝士諸職。並有大事之文。審校文義。疑與小司徒不同。賈疏謂止謂征伐田獵之大事。義似未咳也。

遂士掌四郊。

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

〔疏〕掌四郊者。此官以主六遂獄訟為正。而亦兼掌四郊之獄訟也。四

郊者。距王城百里。六鄉之餘地。在遠郊以內。謂之郊里。外與六遂置城相接。故遂士得兼掌其獄訟。猶之六鄉與城郭相接。鄉士亦兼掌國中之獄訟也。此官職掌。並與鄉士同。惟以郊遂地別郊里。詳縣師疏。注。鄭司農云。謂百

里外至三百里也者。先鄭意距王城百里外至二百里之甸地。三百里之稍地。並遂士掌之也。賈疏云。見縣士云。掌野。去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去王城五百里。既以鄉士所掌為去王城百里內。惟有二百

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為此解。後鄭不從。云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謂遂士惟掌二百里甸。不及三百里稍。破先鄭百里外至三百里之說也。云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者。賈

疏云。後鄭意六遂之地則在二百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之。亦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詒讓案。後鄭意四郊即六鄉。本與六遂異地。四郊獄訟之事。仍入鄉士。此遂士實止掌六遂。不掌四郊。但六

遂之獄在四郊。故云掌四郊耳。依其說。則是遂士空設獄於所掌地界之外。於經殊不可通。不知遂士若僅掌六遂之獄。經不當云掌四郊。明此官實兼掌四郊之獄訟。惟遂與郊同設一獄。四郊止四獄。當遂不別設獄。猶之六鄉與國中同設

一獄。當鄉亦不別設獄也。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遂士十二人。言各者。〔疏〕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者。此兼掌當遂案比之法。與遂師為官聯也。二人而分主一遂。

其四郊民數及戒令。當亦兼掌之。經不言者。文略。注云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者。賈疏云。遂士十二人。序官文。亦如鄉士。若總掌不分。不得云各。既言各掌。十二人有六遂。是二人分主一遂可知。聽

其獄訟。察其辭辨其訟獄。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

士司刑皆在各屬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就郊而刑殺者遂土也

遂土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泄之。如鄉士爲之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疏〕二句而職聽于朝者。賈疏云。此一經亦如鄉士。獄成。就朝聽斷。二句。容其反覆也。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六遂之獄在郊。刑殺各於其獄所在之市也。肆各於其遂。既殺之後。則以尸各移向當遂之市肆之。不於郊市也。鄉士殺與肆同處。而此官掌六遂則否。故經設文不同。賈謂鄉士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在郊。差遠。故云就。又謂六鄉猶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獄分在四郊之上。故須言各。並非經義。詳後。注云就郊而刑殺者。遂土也者。賈疏云。經云士師受中。即云協日就郊刑殺。觀其文勢。亦恐士師刑殺。故云遂土也。云遂土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泄之。如鄉士爲之矣者。謂如鄉士治國中之獄。亦相合支幹善日而刑肆之也。云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者。賈疏云。六遂分置四郊之外。有六處。獄還六處置之。故云不同也。案賈說非也。經云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謂所肆之地也。鄭雖謂遂士不掌四郊。然此注似亦謂六遂所肆之地不同。非謂獄也。凡四郊六遂之罪人。刑殺皆於郊獄。既殺而肆。則各於其所居之地。郊人有罪。殺之。則肆於郊之市。遂人有罪。殺之。則各肆於遂之市。經不云於郊者。以既有就郊刑殺之文。故略之。凡囚未決。則繫於獄。已決。則肆於市。不於獄也。六遂之獄。并設於四郊。蓋仍依四郊分置四獄。六遂各隨其所近入之。猶鄉獄并設國中。亦止置一獄。不置四獄也。鄭雖不知遂士掌四郊之獄訟。然實未嘗謂六遂分置六獄。賈說既違經義。又失鄭指矣。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猶命也。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疏〕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者。期。即二句而職聽於朝之期也。賈疏云。若會其期。皆在外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朝。但民有遠近。故六鄉獄王自會其期。六遂獄差遠。使三公會其期也。注云令。猶命也者。大司馬注同。賈疏云。下文縣士云命。此變命云令。令命義不殊。故云令。猶命也。云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者。遂降於鄉。王不親會其期。故使三公往議之。王制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案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此經別無三公聽獄之文。疑即指此三公會議遂獄之事也。

而蹕。大事。王〔疏〕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者。小司徒云。凡用衆庶。則誅其犯命者。又云。凡所親也。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注云。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案此大事聚衆庶。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

疑當兼戎事致民。災寇致餘子。及縣士大役之等通言之。大事與大故。義得兩含也。賈疏云。案。上鄉士在四郊內。有大祭祀大喪紀等四事。事多。故須歷陳。此在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入所經。二者有聚衆庶之事。故總云大事聚衆庶耳。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蹕也。案賈謂大事。兼有大賓客之事。是也。但此遂士所掌。亦兼在四郊內。惟在六鄉外耳。賈說失之。云帥其屬而蹕者。賈疏云。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蹕。是也。注云大事。王所親也者。謂王親臨泄。其事。即謂大軍旅大田獵之屬也。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

犯命者〔疏〕 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者。賈疏云。若六鄉近。則使三公。有邦事。此六遂差遠。邦事使六

其犯命者者。賈疏云。亦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其犯命也。

縣士掌野 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

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獄〔疏〕掌野者。此主四等公邑之獄訟也。

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職掌亦與鄉士遂士並同。惟以公邑別。注。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者。此亦謂三百里外至四百里也。不云外者。文略。先鄭以縣爲四百里之專名。據司馬法義也。地官敘官載師先鄭注義並同。賈疏云。先鄭意遂士既主二百里三百里。又案載師

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故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詒讓案載師後鄭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則大夫食三百里稍。不食四百里縣。亦不從先鄭說也。云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者。賈疏云。卽載師職云。

小都任縣地一也。案昭五年左傳。楚薳啓疆曰。晉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注云。韓襄。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如是韓須不爲大夫。言受命而使。明時爲公族大夫。但年幼。或此注當

爲韓襄。知食縣者。下有十家九縣。注云韓氏七邑是也。案賈云或韓須當爲韓襄。是也。左傳下文云。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故先鄭知韓襄食縣。杜注則云。成縣。賦百乘也。是不以爲縣疆之縣。與先鄭義異云。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

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者。載師先鄭注引司馬法云。王國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先鄭卽據彼爲釋。後鄭則以彼縣爲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之專名。與此

縣爲公邑之通名異。特分別釋之。故賈疏云。鄭言此者。欲明此三處之中。有三等公邑是也。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者。明此縣士之縣。乃公邑之通名。非三百里至四百里之專名。破先鄭說也。金榜云。本職云。各掌其縣之民數。又云。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與上經鄉士掌鄉。遂士掌遂協文。與下方士掌都家異職。是公邑謂之縣。王氏詳說云。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惟六鄉無公邑。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公邑之田在是。後鄭以爲二百里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故止於三等公邑。失之。案王說是也。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自此以外皆然。蓋司馬法。二百里州立六遂。遂之餘地爲公邑。卽公邑任甸地。三百里之野。卽家邑任稍地。大夫之采地。四百里之縣。卽小都任縣地。卿之采地。五百里之都。卽大都任疆地。王子弟及公之采地。其有餘地。不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者。則王使大夫治之。皆謂之公邑。亦皆謂之縣也。然則公邑自二百里甸至五百里疆。凡四等。縣士通掌其獄。與縣師所主之地域正同。後鄭意甸之公邑爲遂士所兼掌。故此注不及甸。不知遂士云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無掌縣之文。則甸之公邑。非其所兼掌可知。縣士既掌公邑。則甸之公邑。尤不宜別隸它職矣。互詳敘官疏。云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者。明此掌野亦非二百里至三百里之專名也。賈疏云。爾雅云。郊外曰野者。非謂郊外二百里之中。縱四百及五百里皆得謂之野。是以遂人亦云掌野。野。亦謂百里郊外至五百里皆稱野。故鄭彼注及此注皆云郊外曰野。是大總而言也。鄭言此者。欲見縣士云掌野。掌二百里外至五百里三處之獄。皆是野耳。案此野。當依遂人注說通甸。稍。縣。都。乃自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總名。中俱有公邑也。賈依注義。謂不兼甸之公邑。故謂斷二百里外爲始。非經意也。云獄居近者。賈疏云。從鄉士掌國中已外。遂士掌四郊。皆據近而言。明此縣士三等獄。以次據近而置。詒讓案。鄉士兼掌國中。遂士兼掌四郊。故各於所治之近地設獄。此縣士實掌四等公邑之獄。宜各就當處設獄。不當如鄭說移居境外而就近也。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者。賈疏云。以三處獄皆名縣者。自三百里外有稍。縣。都。縣居中。故皆以縣獄爲名。若言野。縣。都。據本爲稱。若然。云掌野。則三處總名野。及歷言之。則惟三百里得名野者。以其外四百里五百里有縣都之名。還指本號。三百里中地雖有稍名。縣士既名掌野。不得不存一野以爲獄名故也。案載師云。公邑在甸地。則二百里中亦有公邑。縣士惟掌三百里已外。其二百里獄。遂士兼掌之矣。案注疏說亦誤。此縣士所掌公邑。實兼四等甸稍縣都。各於當處設獄。甸之獄在二百里上。野之獄在三百里上。縣之獄在四百里上。都之獄在五百里上。鄭誤謂甸公邑掌於遂士。遂迭移其地。於經不合。賈亦不能辨也。

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

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刑殺各就其縣者。〔疏〕各掌其

數者。與縣師為官聯也。凡公邑。蓋以百里為一大縣。長吏治之。井邑巨甸縣都則其屬列也。賈疏云。案序官。縣土三十有二人。縣獄既有三處。蓋三百里地狹人少。當十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廣人多。各十一人。以是故得云各掌其縣

之民數也。案此縣土實通掌四等公邑。則獄有四處。疑當每處八人。賈不數甸公邑。故謂獄止三處。其說非也。云三旬而職聽于朝者。賈疏云。亦是去王漸遠故。加至三旬。容其自反覆。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者。謂刑殺

及肆二事。皆各就其縣。蓋刑殺則各於其設獄之縣市。肆則各於其所居之縣市也。遂土職。刑殺於郊之市。肆各於其途之市。以郊途不同。故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又云各于其途。肆之三日。別為更端之詞。此縣土職刑殺與肆地雖

亦不同。而皆是縣。故以各就其縣為最播之詞。固各有當也。注云。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土也者。謂若欲免縣土就設獄之縣。洩而刑殺之。猶遂土就郊而刑殺也。賈疏云。亦以經文勢相連。恐士師刑殺。故須解之。若欲免

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亦謂縣土職聽之時。〔疏〕其期也。注云。期。亦謂縣土職聽之時者。即上文三旬而職聽于朝。是其期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

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疏〕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者。亦與縣師稍人為官聯也。大司馬注云。大役。築城邑也。案疑亦當兼師役田役言之。

賈疏云。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其屬而蹕者。則非王行征伐之事。謂起大役。役使民衆。故直各掌其縣之禁令而已。云其喪亦如之者。亦冢上大夫為文。賈疏亦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云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者。與

賈疏云。謂有軍事於此。而犯命者也。詒讓案。此亦當兼大田獵言之。注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縣都者。與上注義同。賈疏云。上掌野雖已解野。今此文云凡野。恐有別義。故鄭詳言之。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者。與

若如此言。則不通二百里以內。故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從野三百里。縣則四百里。都則五百里。還是縣土獄之所主三處也。詒讓案此亦誤。不數甸公邑。實當云距王城百里以外也。

方士掌都家

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季氏食於都。玄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疏〕注。鄭司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疆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疏〕農云。掌

四百里至五百里者。亦謂四百里外至五百里也。先鄭依司馬法。謂都惟在五百里疆地。與載師大小都家邑文不合。故後鄭不從。賈疏云。先鄭意縣士既掌四百里中。故此方士掌五百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三公所食大都也。云魯季氏食於都者。魯季氏食邑於費。定十二年左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杜注云。三都。費郈成也。先鄭蓋據彼文。然彼都爲大小都之通稱。不定在四百里五百里之地也。且魯爲侯國。亦不得有五百里上之大都。故後鄭亦不從。云玄

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者。春官敘官。都宗人。家宗人注義同。云大都在疆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者。賈疏云。欲見此經都是載師大都任疆地。小都任縣地。家是家邑任稍地。王子弟親者。與公同百里。稍疏者。與卿同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二十五里。引載師職天都在疆地以下爲證者。是不從先鄭之驗。若先鄭以采地在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何得有三等之差乎。是以後鄭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士掌

三等公邑之獄。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遙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云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者。對鄉士遂士縣士皆云掌其民數也。賈疏云。采地之民。雖在王畿之內。屬采地之主。類畿外之民屬諸侯。故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疏〕以其自有君異之。聽其獄訟之辭者。謂方士泄都士家士而聽獄訟也。賈疏云。此則上文都家之士自治其獄。獄成上王府。亦於外朝詳聽之事。注云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者。此官掌稍縣都三等采地之獄訟。其地域遠近。與縣士三等公邑同。而三月上要。較之縣士三旬而職聽於朝。其期既特遠。又不云于朝。而

云于國。國亦指王朝。對都家爲文。故稱國也。賈疏云。謂異於鄉士遂士縣士之等。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成。平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疏〕注云成。平也者。調人注同。賈疏云。上三

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亦是異之類也。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者。左昭十四年傳文。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杜注云。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引之者。證成是平之義。

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疏〕注云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者。都家之吏。蓋謂都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疏〕注云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之文。明方士不掌刑

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成。平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疏〕注云成。平也者。調人注同。賈疏云。上三

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亦是異之類也。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者。左昭十四年傳文。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杜注云。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引之者。證成是平之義。

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疏〕注云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者。都家之吏。蓋謂都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殺之事。仍使都士家士等就其都家協日刑殺。則亦就其所治肆之三日也。云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刑殺之成。成。謂方士所上。司寇所弊之成。聽獄訟者。亦通都家之士及王朝羣士皆書之。如後有反覆失實。則可案驗。且誅責失聽之吏也。必書之者。以鄉士遂士等聽弊刑殺。總屬一官。而方士則唯掌聽弊。不掌刑殺。且有都家大事參與。其事更歷非一。易滋舛互。故書之特詳矣。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

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疏。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者。謂采地大軍族大也。其方以王之事動眾。則為班禁令焉。賓客大田大役之事。注云方士十六人。

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者。賈疏云。若不分主。則不得云各掌。故知分之。云其方以王之。事動眾。則為班禁令焉者。以經云大事。故知以王之事動眾。若都家自以事動眾。則非方士所掌。以時脩其縣灋。

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疏。

以時脩其縣灋者。采邑授地致民之法。與公邑同。此官脩縣法以施案比徵發之事也。云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者。省察法之脩舉與否。以誅賞采地之吏。亦都家官之官計官刑也。注云縣法。縣師之職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

縣師職。即下所引是也。惠士奇云。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凡縣之衆庶。縣士聚之。縣師作之。若將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縣師受法於司馬。旬稍都鄙受法於縣師。是為縣師之法。名曰縣法。案惠說是也。稍人云。若有會同師田

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養蠶。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此縣法與彼正同。縣師主四等公邑。都家非其所掌。然采地制井田。與公邑同用丘乘之法。故縣師不掌都家。而方士得脩縣法。此正采地公邑同制井田之

塙證也。云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並縣師文。郊野。被作郊里。此疑誤。後鄭據縣師職文釋此縣法。其義最確。然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都鄙亦其所掌。則非也。縣師唯

掌公邑。不及都鄙。詳彼疏。云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者。賈疏云。上鄉士之。等。皆言民數。惟方士不言。今此縣師云夫家之數。即與民數亦相近。言相近者。依縣師而知。故云相近也。凡都家

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所上治者。謂獄訟之。疏。注云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者。據敘官

罪者也者。賈疏云。以其上文已有士師受中。為附罪之大事。明此是小事。案獄訟小事不附罪者。宜都家之上與其長吏自決之。不必上於王國。鄭賈說不合事情。黃度據訝士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釋此都家所上治為獻疑獄。其

說似較長。蓋此與訝士二經所云治者正同。主。即主其來造者也。上文所云者。爲已決之獄訟。此則未決之獄訟。二者不同。左昭二十八年傳云。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決。以獄上。即都家疑獄上於國之塙證矣。云主之。告於司寇聽平之者。方士官卑。不得專聽平都家之事。故必告於司寇也。聽平之。即上云聽其成是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鄭司農云。四方。政典獄。據諸侯爲言。此訝士亦云掌四方獄訟。又下文論罪刑于邦國。皆言諸侯之事。故先

諭罪刑于邦國。皆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疏云。案尙書呂刑云。四方司與大行人論書名義同。謂以刑書告曉邦國制刑之本意。謂依罪之輕重。制作刑法以治之。其意義或深遠難知。訝士則解釋告曉之。若後世律書之有疏議也。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謂讞辯事者考焉。此注本彼文。說文水部云。讞。議舉也。讞。即讞之俗。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注云。讞之言白也。續漢書百官志。廷尉。凡邦國讞疑罪。劉注引胡廣云。讞。質也。案讞疑辯事。謂邦國之士來讞問疑難不決之獄。及辯論法律之事。則先詣訝士。訝士爲通之於士也。賈疏謂諸白疑辯之事。未達其義。王引之云。古者謂訟理

爲治訟。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案王說亦足補鄭義。公羊成十六年傳說。晉執曹伯云。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何注云。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即侯國訟理於王國之事。經。凡治訟對文則異。若司市大治小治。大訟小訟是也。散文則義亦互通。此經四方之治。亦容咳獄訟言之。蓋治獄訟之官以疑事上請。與獄訟之人自求訴於士。通得爲治。亦皆經義所包矣。互詳小宰疏。云士主。謂士師也者。賈疏云。以其士師受中。故知疑獄亦士師受之也。云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惠棟云。此請讞之法。當在漢興律篇中。北堂書鈔引胡廣漢官篇解話曰。廷尉當疑獄。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杜周傳云。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注云。舉。皆也。言都吏大府上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

周禮正義 卷六十七

增壽議。以為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瀉曰。移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亂獄。謂若君子定國傳。定國為廷尉。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謂若君子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疏〕。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訝士掌四方之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詩曰。虞芮質厥成。虞芮之獄。女王成之。竹書。帝啓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泄訟。泄者。往而成之也。左傳。成五年。晉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然則聽訟謂之成也。注云。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此皆獄之尤重大。不易平斷者也。穀梁昭二十二年傳云。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賈疏云。謂若左氏傳。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共淫穀舒之母夏姬。衷其袒服以戲于朝。又公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泄治諫被殺。後徵舒射殺靈公。二子奔楚。楚為討陳。殺徵舒。是君臣宣淫。上下相虐之事。云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者。史記儒林傳云。董仲舒弟子溫。呂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漢書五行志云。淮南王安謀反。元朔六年。使董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詭顯斷於外。不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亦王臣至侯國治獄之事。故引以為況。

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

入三觀。入國入〔疏〕。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者。行人。謂小行人。訝士與彼為官聯也。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

野。自以時事。〔疏〕。則逆勞于畿。是大賓行人有送逆之禮。小賓客非小行人所送逆。則與掌訝送逆之。故掌訝云。若將有國賓客至。與士逆賓于疆。及歸送亦如之。注云。士。訝士。又聘禮。賓及竟云。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

賓歸云。士送至于竟。聘義亦云。君使士迎于竟。士皆即此訝士也。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與聘禮合。行理。韋注謂是小行人。竊疑或即訝士。凡士官亦稱理。如大司寇曰大理。朝士曰廷理。是也。云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者。館。謂賓客所居之館。古者。蹕之名通於上下。故賓客亦得稱蹕。詳內豎疏。云誅戮

暴客者。暴。經例用古字。疑當作辭。詳地官敘官疏。暴客。謂侵暴賓客者。此官則誅戮之也。云客出入。則道之者。道。唐石經作導。案導正字。道假字。詳寺人疏。云有治。則贊之者。此治謂問陳請之事。與上士治不同。贊。

謂佐助。爲達之王也。注云送逆。謂始來及去也者。謂來則逆之。去則送之。云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者。謂出入於朝也。引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者。賈疏云。以其言出入。與晉侯稱出入同。故引晉侯事。案左氏傳二十八年。襄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祿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三勞三問。出入三覲。爲行此禮。是出入爲朝覲。案依杜義。則彼出入。猶言從來訖去。與大行人司儀出入幾積義同。鄭此注專據朝覲出入言。蓋與彼微異。賈說未析。云入國入野。自以時事者。賈疏云。以其外國至此。入國。須有親故相見之法。入野。須有採取之宜。並是私事。故云時事也。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疏〕。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者。大事。亦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之等。聚衆庶。非諸侯之事也。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八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

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皋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實于叢棘。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策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庫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關人畿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性。鷩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疏〕。掌建邦外朝之灋者。朝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疏〕。士之官法也。法。謂位次及刑禁之類。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者。此亦天子外朝之朝位。與小司寇三詢之朝位同。與司士治朝之朝位異。左。謂外朝之東。右。謂外朝之西。羣士。謂上中下士。與小司寇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諸職之羣士異。詳小司寇疏。金鶚云。外朝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不純臣。有賓道。故東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也。云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者。三公位在外朝之前。南方北面也。凡此三槐九棘。皆謂朝位。非官府所在。通典禮據此文。謂近庫門有三府九寺。不足據。注云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者。說文東部云。棘。小棗叢生者。毛詩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又小雅

大東傳云。棘赤心也。初學記政理部引春秋元命包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厚其心。不失赤實。示所以刺入其情。令各歸實。左昭四年傳。桃弧棘矢。孔疏引服虔云。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案毛詩傳以棗訓棘。呂氏春秋分職篇云。棗棘之有。此九棘。亦即棗之通名。非小棗叢生之木也。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棗。取其赤心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湖之間謂之棘。是棘與刺義同。小司寇及司刺以三刺聽獄訟。即在三詢之外朝。故王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明外朝樹棘。即取義於是也。云槐之言懷也者。說文木部云。槐。木也。槐懷聲類相近。大戴禮記勸學篇云。懷氏之苞。荀子勸學篇。懷作槐。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初學記政理部引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與鄭高義異。國語晉語云。鉏麇觸庭之槐而死。韋注云。庭。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又范獻子執董叔於庭之槐。是諸侯卿大夫外朝之庭皆樹槐也。云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者。賈疏云。此亦據三詢而言也。云羣吏。謂府史也者。小司寇注義同。金鶚云。府史是王朝百官之府史。何以屬於諸侯。而立於其後乎。則羣吏非府史明矣。案金說是也。此羣吏與小司寇之羣吏同。皆鄉遂公邑都鄙之吏。有地治之官。故立於諸侯之後。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吏序。注云。羣吏。鄉遂之官。彼亦以羣吏與諸侯同命。足與此經互證。詳小司寇疏。云州長。鄉遂之官者。鄭意鄉官州長帥其屬黨正以下。遂官縣正亦帥鄙師以下。並在三公之後。經舉州長以咳縣正然。其說非也。鄉遂之官。即上所謂羣吏在諸侯之後者。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後者。以其領衆庶殊異之。遂官唯縣正容與州長並列。餘官並不爾也。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者。關人注同。後鄭說天子門數與先鄭同。惟雉門與庫門內外互易爲異。並詳關人疏。云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者。先鄭所謂外朝。即治朝也。內朝。即大僕之燕朝也。後鄭說亦同。惟先鄭不及庫門外之外朝。是謂天子止二朝矣。後鄭則依小司寇及此職。別有外朝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與治朝燕朝而三。與先鄭說異。若如先鄭說。外朝止一。則此職及小司寇之朝位不宜與司士互異。其說不通。後鄭改之。是也。云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釋文。寘作示。云本或作寘。案坎上六爻辭云。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繫。係。寘。示。字並通。易釋文引劉表亦作示。公羊宣元年徐疏引鄭易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繫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纆。寘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圍土。而

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園土者。殺。故凶。是也。是後鄭易注說亦以蕞棘爲左右九棘。與先鄭同。又案二鄭以蕞棘爲九棘。蓋謂聽訟在外朝。而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云。獄外種九棘。故稱蕞棘。依虞說。則獄在九棘之處。是卽在庫門外之左右矣。攷韓詩外傳云。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貢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彼庫似卽指獄言之。若然。王都之獄在皋門內。侯國之獄在庫門內與。云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者。此引明堂位而說之。鄭彼注云。言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賈疏云。後鄭言此者。欲破先鄭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爲之。若然。魯作庫門名曰皋門。其制則與天子皋門同。是制一兼二。庫門向外。兼得皋門矣。魯作雉門。名曰應門。其制與天子應門同。是亦制一兼二。則雉門向內。兼得應門矣。是魯制二兼四之事。魯之庫門既向外兼皋門。魯之雉門又向內兼應門。則天子庫門在雉門外。何得庫門倒在雉門內。此爲一明。詒讓案。後鄭意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而無庫雉。魯雖亦三門。而以周公之故。得立庫門雉門。然但以二門兼皋門應門之制。仍不得別立皋應二門。僅五門之數也。故大雅緜云。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毛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鄭箋則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依毛說。則諸侯不得有皋門應門。鄭不從其說也。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說同。詩孔疏申鄭說云。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督。諸侯有皋門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釋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門。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劉敞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皋門應門。非諸侯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譏兩觀。不譏雉門。雉門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戴震。魚循說同。案諸侯三門。當從劉說有庫雉而無皋應。明堂位說魯制雖兼天子。而仍不敢僭皋應之名。鄭君謂諸侯有皋應而無庫雉。非也。至襄十七年左傳皋門之督。杜本實作澤門。陸氏釋文斥作皋者。爲誤本。孔氏轉據以證鄭說。疏矣。家語王肅僞撰。固不足證經。然庫門自是諸侯通制。孔氏疑衛或蒙褒賞。則亦非也。互詳關人疏。引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者。欲證庫門在雉門外也。鄭彼注云。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云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者。亦破先鄭雉門在庫門外之說也。賈疏云。若庫門在內。雉門在外。應云而經不入雉門。何得云

不入庫門。故鄭云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云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者。後鄭據禮記定庫門在雉門外。是雉門爲三門。適在五門之中也。賈疏云。已下更欲破先鄭外朝在路門外事。云雉門設兩觀者。此據魯制兩觀在雉門。謂天子亦雉門設兩觀。其說非也。今案天子當於應門設兩觀。詳大宰及闈人疏。云與今之宮門同者。闈人注說中門云。若今宮闕門闕。卽兩觀也。張衡東京賦說漢宮闕。亦云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云闈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者。據闈人云。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意彼中門卽指雉門言之。雉門既有守禁。則窮民不得入。明此外朝有達窮民之事。則不在雉門內可知。然闈人掌中門之禁。實兼庫雉應三門言之。鄭謂專屬雉門。亦未咳。詳彼疏。賈疏云。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朝有右肺石達窮民。門中既有闈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於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矣。云郊特牲。譏釋於庫門內者。彼文云。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訪之於東方。失之矣。鄭彼注云。訪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賈疏云。引郊特牲者。欲見庫門內。雉門外中門不得置外朝之事。云言遠。當於廟門者。賈疏云。言遠。謂譏其太遠。宜在廟門西。故云當於廟也。云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者。鄭欲見庫門內無外朝。但有廟。引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者。賈疏云。見社廟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案鄭彼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今考諸侯三門。廟社當在雉門內路門外。天子五門。廟社當在應門內路門外。鄭賈謂在庫門內雉門外。非也。詳小宗伯疏。云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舉門之內與者。鄭意天子五門。應門之內。既有內朝。雉門爲中門。窮民不得入。庫門之內。但有廟社。而無朝。故定外朝爲在庫門外。舉門內也。云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者。亦舉漢法爲況。詳橋人疏。云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賈疏云。天子外朝一者。卽朝士所掌者是也。內朝二者。司士所掌正朝。大僕所掌路寢朝。是二也。諸侯內朝二者。玉藻云。朝于內朝。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彼亦路門外內二者爲內朝二。閔二年。季友將生。卜人云。閒於兩社。退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是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爲外朝。是諸侯外朝一。內朝二。又掌訝云。至于朝。詔其位。賈疏云。解諸侯外朝之法有二稱解之。或解取閔公傳。季友將生。閒于兩社。爲公室輔。注云。兩社。周社。亳社。此二社在大門內。內門外。既云兩社爲公室輔。則外朝所在也。或解以爲聘禮聘賓在外。卒以柩造朝。柩不可入公門造朝。朝在大門外可知。是其兩解不同。驗此文云于朝者。卽是大門外陳摺介之處。言朝。卽外朝。在大門外。於義可矣。案諸侯外朝所在。鄭三禮注無明文。賈謂在大門內。中門外。掌訝疏又謂在大門外。聘禮疏說同。兩疏自相違戾。無所折衷。劉敞。戴震。焦循並從在大門內之說。金鶚云。天子外朝在舉門內。則諸侯外朝亦當在庫門內矣。

朝必有門。門與朝相對。若在庫門外。則朝不必有門。又朝必有廷。所謂朝廷也。廷必有門以限之。諸侯三朝。亦宜有廷。若外朝在庫門外。是諸侯外朝獨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不可褻慢。故必在門內設關人以守之。乃置朝廷於門外。而無守禦。任民馳逐踐踏。褻慢不已甚乎。且路門外有朝。則雉門外亦宜有朝。乃越雉門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兩觀。月吉懸書。萬民得以觀象法者在此。而外朝爲詢萬民而設。宜亦在此矣。乃設於庫門外。又何意也。聘禮云。明日。賓拜于朝。鄭注。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賈疏。諸侯外朝在大門外。不知鄭謂拜謝於大門外。亦謂朝門之外。可通稱爲朝。如上文賓至於朝之例耳。未嘗謂諸侯外朝之位。在庫門外也。賈疏誤甚。經典朝字最多。所指皆不同。有指治朝言者。有指內朝言者。有指外朝言者。有統指三朝而言之者。有指三朝之前。其地通稱爲朝者。讀者當分別觀之。案金說甚嚴。聘禮。至于朝。注云。賓至外門。又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又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此諸文皆指外朝門外之地言之。鄭注並不謂卽外朝之廷。賈氏不悟。遂有極入公門之疑疏矣。又案此云內朝二者。據玉藻正朝爲內朝。則燕朝更在其內。亦爲內朝可知。若以正朝燕朝自相對言之。則正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云。公族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十爲之。鄭彼注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國語魯語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並以正朝與燕朝相對爲內外庭是也。詳大僕疏。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者。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趨朝。大僕云。王砥燕朝。則正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路門內。卽路寢庭也。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趨朝。人。執鞭。〔疏〕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者。呼。經例當作噓。此疑誤。詳雞人疏。釋文云。趨。本又作趨。案趨正字。以威之。〔疏〕趨。經例趨行字皆作趨。或本非是。詳縣正疏。呼以戒警趨者。巡行皆執鞭爲之。賈疏云。案序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云帥其屬者。是徒六十人爲之。注云。趨朝辟行人者。庫門外之外朝。平時庶民皆得往來。故朝士帥其屬趨於朝。且辟行人。使無干犯也。云執鞭以威之者。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扑。章注云。鞭。官刑。蓋行人有不辟者。則以官刑威之鞭。詳司市疏。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疏〕禁慢朝錯立族談者。立族談。違其位僭語也。錯。〔疏〕者。此寧肅朝儀也。

注云。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者。說文心部云。慢。惰也。一曰慢。不長也。呂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慢易。不敬也。在朝當肅敬。不肅敬。則爲慢朝。故禁之也。云錯立族談。違其位僭語也者。說文走部云。造。送遣也。錯。卽遣之。段字。小爾雅廣詁云。錯。雜也。廣雅釋詁云。族。聚也。賈疏云。違其位。解錯立。僭。亦聚也。聚語。解族談也。詒讓案。說文人部云。僭。聚也。引詩曰。僭齊背憎。又口部云。噤。聚語也。引詩又作噤。噤噤聲義並同。疑本一。

也。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十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十日。待來識之者。人

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

鄉亭縣廷。大者公之。大物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界也。玄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下。〔疏〕賄人民六

畜者。委于朝者。禁民之捨遺也。荀子大略篇云。國法禁捨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委于朝。亦謂庫門外。皋門內之

外朝。嘉石肺石及縣書所在。萬民皆可至者也。金鶚云。貨賄人民六畜委于朝。此外朝。在大門內。可無散失。可待

來者識之也。云告于士者。此蒙上委朝而言。則士即謂朝士也。賈疏云。得物之人告朝士。乃委之于朝。惠士奇云。

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

告於士。朝者。斷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界之。是為商賚。注云。俘而取之曰獲者。賈疏云。

則得者非所俘也。所俘即人民六畜。其餘貨財之等稱得。詒讓案。左定九年傳。凡得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杜注云。

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案得獲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公羊昭二十三年傳云。君生得曰獲。大夫生

死皆曰獲。此獲人民六畜。則並謂生而得之。說文人部云。俘。軍所獲也。引申之。凡得人民六畜。非軍獲亦謂之俘。

故鄭云。俘而取之也。云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謂其主或來識取。則當界還之。故必委於朝十日以待之也。云

人民。奴婢也。則古私家奴婢亦得買賣。此人民當兼官私奴婢言之。注未咳。引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者。證人

民為刑人奴隸也。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者。舉漢法為況。持詣鄉亭縣廷。不得私取

之。與此經委於朝。告於士。事略同。云大者公之。大物沒入公家也者。司市注云。舉之沒入官。然則經云旬而舉之。

即謂沒其大者也。云小者私之。小物自界也者。謂界所得獲之人也。云玄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下者。賈疏云。

案家語本命。男子八歲而亂齒。女子七歲而亂齒。此言七歲。據男子。若

女子。則六歲。皆刑人所生。諸處八歲是男。七歲是女。案詳司厲疏。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一旬。

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疏〕凡士之治。有期日

凡治。聽。對文則異。散文亦通。詳賈人疏。賈疏云。即上文聽訟于朝者。鄉士一旬。遂士二旬。期日。即上鄉士遂

士之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遠近節之。皆有期日。案賈說非也。此士治有期日。蓋有二義。一則民以事來訟。

土官爲約期日以治之。二則獄在有司。而斷決不當者。許其於期內申訴。王平仲云。謂鄉士達士等不能決。及弊而民不服。赴愬於士者。故以遠近爲期限。非鄉達士等所上之獄成也。姜兆錫。莊存與說同。案王說亦是一義。據先鄭注以過期不得乞鞠爲證。則固以此爲民之以獄訟來治於士者而言。非羣士上獄訟之期明矣。質人。治質劑。有期日。與此經同。彼後鄭注云。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以彼證此。則後鄭亦當以此爲民來治獄訟之期。若羣士稽殿獄訟。而反以不聽距之。是則禁殺戮。所謂攝獄過訟之當誅者。豈得著爲令典乎。又案賈據鄉士達士諸職。謂此期卽職聽之期。不知彼期日雖與此同。而自是課羣士治獄訟之遲速。與民之來治於士者不同。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然則假令有疑難不決之獄。必不限以旬月之期矣。云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都三月者。賈疏云。國中者。謂獄在國中。據鄉士。郊。謂獄在郊。據達士。野。謂縣獄三處皆是野。都。謂方士掌都家。案賈並據諸士職聽之期爲說。以獄訟之事當依士官所分部職爲科律。故野與都雖同屬稍縣臺地。而一爲公邑。一爲采邑。則其期有三旬與三月之異。若質人。則以界域遠近均分爲法。旬稍通屬野。縣鄙通屬都。與此官法小異也。云邦國莽者。莽。釋文作期。阮元云。期者。正字。莽者。俗字。詒讓案。釋文是也。經典。几隕年字與期限字通。作期。俗別作莽。非也。亦詳質人疏。邦國通畿外九服。故期特遠也。注。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鞠者。惠棟云。史記夏侯嬰傳。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晉書刑法志。陳羣等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三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詒讓案。王符潛夫論述敘篇云。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乞鞠卽乞鞠。字同。囚徒論決。三月之內。若有枉濫。得乞再鞠問。若滿三月。則爲時已久。不得復乞鞠也。與期外不聽事相類。故引以爲證。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謂別券也。玄謂古者出。疏。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者。責。卽小宰之稱責。注云。謂貸予是也。注云。判。責之息。亦如國服與。疏。半分而合者。媒氏注云。判。半也。說文刀部云。判。分也。又云。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判。文心雕龍書記篇云。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賈疏云。卽質劑傅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案此與小宰傅別同。詳彼疏。云故書判爲辨者。徐養原云。儀禮士虞記。明日。以其班耐。注云。古文班或爲辨。今文爲辨。判判皆从半。義亦相近。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者。亦以漢法爲況。先鄭意蓋以有責爲有辭訟。後屬責注。亦釋責爲訟。可證凡辭訟有券書則爲治。無券書或誣

設。則不為治也。云辨讀為別者。士師傳別注。故書。別為辨。引先鄭云。辨讀為風別之別。此讀與彼同。小宰傳別。故書亦作傅辨。鄭大夫。杜子春並讀為別。先鄭以此經云。凡有貴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與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文正相應。故從故書作辨。而依鄭大夫杜子春讀為別。後鄭則以今書作判。義與別同。故不復破字也。云謂別券也者。即券之半。分而合者也。管子問篇云。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尹注云。別券。謂分契也。並詳小宰疏。云玄謂古者出貴之息。亦如國服與者。後鄭釋貴為稱責。破先鄭義也。賈疏云。案泉府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彼謂貸官物之法。今此是私民出貴之法。無正文。約與之同。故云與以疑之。若然。國服者。如地之出稅。依載師近郊十一之等。若近郊。民取責。一歲十千出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二十千歲出三千。已外可知之。案賈說非也。如國服者。亦如彼四等稅法。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二十而三。或十二。或二十而五。不論何地。出息輕重。各隨其所便利。至重不得逾此耳。非必分地而區其等率也。互詳泉府疏。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濶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買者也。以國法行

之。司市為節以遺之。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疏〕凡民同貨財者。令以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威。〔疏〕國濶行之者。賈疏云。謂財主出債。與生利還主。則同有貨財。令以國法。國法。即國服。為之息利。故云國法行之。詒讓案。此同貨財。與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除義同。彼官與民同貨財。斂除之事。泉府掌之。此民與民同貨財斂除之事。民自主之。朝士則掌其法令。云犯令者。刑罰之者。謂不依國法者。重則有刑。輕則有罰也。注。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買者也者。說文日部云。同。合會也。司市注云。同。共也。先鄭意此同貨財。為民欲為買。而力不能獨舉。則與他人合錢居物。相共為買者也。云以國法行之。司市為節以遺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司市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先鄭意經云國法。即司市通貨賄之法。行。謂達其出入也。但商賈出入有璽節。自是司市恆法。不必屬合錢共買。且此說與司市同貨之義亦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者。即司市同貨斂除之事也。後鄭彼注云。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除賈而予之。此同貨財。與彼義同。但彼謂官斂滯貨。此謂富人畜積。事小異耳。云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者。後鄭意此國濶即泉府之法。富人於貨賄多時。收斂畜積。至缺乏時。出而售之。則朝士令之。亦若泉府貸官物。依國服之法以取其贏。若依十一之法。其本十千。期而出之。則買為十一千。以一千之贏為之息也。泉府同貨。有除物。有貸泉。此民間同貨財。當亦兼有除貸之事。若周書文酌篇云。大農假貸是也。注謂多時斂之。乏時出之。斂即斂其餘貸之物。出即出而予之。但除者無息。貸予

有息。則亦不逾國限四等之率。金榜又謂此同貨財。指貸本以買者。要皆經義所咳矣。云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者。賈疏云。謂販易得多少者騰躍其贏。謂其贏利騰躍乘躍而出。故晉灼曰。言市物賤。預買畜之。物貴。而出賣之。故使物騰躍。是其事。案賈說非也。此謂乏時則買必騰躍。令以國法行之。則雖當買騰躍之時。其取贏不得過國服之息。所以禁其論法以求高買也。云以利出者與取者必騰躍。其贏與國服之息相比。則出者有利。賈雖騰躍。而所贏不過國法。則取者亦有利也。云過此則罰之者。賈疏云。物違國服。則爲犯令。得刑。云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者。黃丕烈校改加貴爲加責。云司厲注。盜賊臧。加責沒入縣官。今據正。案黃校是也。加責取息。謂貴取加倍之息也。惠棟云。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新坐貸穀息過律免。息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玄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疏〕注。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疏〕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者。說文田部云。田踐處曰町。又尾部云。屬。連也。莊子人間世釋文引李頤云。町畦畔埒。先鄭訓屬爲連。責爲訟。謂田之町畔相比屬。因而爭訟也。惠士奇云。戰國策云。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呂氏春秋知化亦云。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高注曰。屬。連也。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句咸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案惠引國策呂覽及論語包注證先鄭義。得之。賈疏以地畔界不得名責。駁先鄭。非其指也。然經不云地訟。又屬責與上經有責。及小宰稱責文同。則義不得異。先鄭義實不若後鄭之長也。云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者。蓋謂此地傳。即小司徒之地比也。廡人注云。傳。近也。謂比畔相近之地。使爲證佐。以定其曲直也。云玄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屬。委付也。轉責。亦謂展轉相委付。故謂之屬。賈疏云。謂有人取他責。乃別轉與人。使子本依契而還財主。曾釗云。屬。託也。屬責者。謂遠買異方而死者。屬伴侶之人收取其責。負者或賴不償。因訟於官。則官必召其地相比近之民。問是果與亡者爲侶伴否。然後聽而責負者償之。案會說亦通。云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者。賈疏云。轉責者。或死或亡也。受責之人。見轉責者死亡。則詐言所受時少。是歸受之數相抵冒也。詒讓案。抵冒者。潛夫論斷訟篇云。借本治生。逃亡抵中。史記孟嘗君傳云。離上抵負。亦詳大史疏。云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者。後鄭亦以傳爲傳近。而義與先鄭異。賈疏云。謂以其地相比近。委其事實。故引以爲證也。言能爲證者。則有不能爲證之法。地雖相近。有不知者。則不能爲證。乃不受其辭而不治之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者。

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取人物。賊。謂殺人曰賊。鄉。據鄉黨之中。邑。據郭邑之內。案賈說非也。鄉邑謂鄉遂公邑。家人謂平民。家室若被盜賊攻略。許其擅殺。不必歸之士也。鄉邑。詳大宗伯疏。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者。先鄭蓋以盜賊軍略。意謂軍爲軍衆。言盜賊羣聚成軍者。所至鄉邑若家人。遇則任聽格殺。不以擅殺爲罪也。王安石。鄭鏐並釋軍爲攻圍。屬下讀之。江永云。軍。猶攻殺也。惠士奇云。軍謂持兵者。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何休曰。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之明矣。雖羣輩共入鄉邑及人家而格殺之。則殺之者不得無罪。以其不持兵也。苟持兵。豈必羣輩而後殺之無罪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則軍訓爲攻。與春秋書伐同義。案王鄭江惠說是也。俞樾說亦略同。云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者。先鄭舉漢法爲況。公羊定四年徐疏云。格。猶拒也。案牽引入。亦謂劫略良人也。賈疏以爲漢賊律文。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疏〕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者。經例。於當作于。不相辟者。將殺之。必先言之於士。鄭意謂人三等辟讐之法。以國中爲最近。彼職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于士異。蓋謂羣士。通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等而言。凡刑官皆得書也。賈疏謂朝士。未咳。注云謂同國不相辟者。將殺之。必先言之於士者。鄭意謂人三等辟讐之法。以國中爲最近。彼職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彼謂官執之。若官未執。而報者之身與仇讐相遇者。則得殺之。但必先告之於士官。書其姓名於簿籍。不得不告而殺。所以申其情而禁其專擅也。然謂人所云。實爲過失殺人。罪不當殺。而設此調和之法。其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者。本謂以瑞節與報讐之人。但使執之。不違殺也。此云殺之無罪。則是法所當討。與彼不同。竊謂此報仇讐。乃謂殺人而不義者。罪本當殺。或逃匿。官捕之未得。則報者得自殺之。此本不在相辟之科。鄭探調人以釋此經。實不相當。賈疏謂會殺後。使已離鄉。其人反來還於鄉里。尤非經義。詳調人疏。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故書。慮爲慝。賈疏云。空。當爲禁。憲。謂幡書以明之。玄謂慮。謀也。貶。猶滅也。〔疏〕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者。凶荒札喪。卽膳謂當圖謀緩刑。且滅國用。爲民困也。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夫大荒大札。彼又云。國有大故。注云。大故。寇戎之事也。此總言之。則荒札亦爲大故。宮正注云。故。凡非常也是也。此札喪。卽謂疫癘之喪。非謂王家大喪小喪之事。喪禮無霜刑之法也。云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者。令。謂此官依法戒令之。賈疏云。邦國據畿外。都

家謂畿內三等采地。縣鄙謂六遂之內。不言六鄉。舉六遂。則六鄉亦在其中。謂國有此事。則朝士當謀慮緩刑。自貶損之。不得仍依常法也。案經凡言縣鄙者。皆指四等公邑而言。非六遂五鄙之鄙。五鄙之縣。賈說失之。此舉邦國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詳宰夫疏。注云。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子春云。窆當爲禁者。據胥師及小司寇布憲諸職。並有憲刑禁之文。故讀從之。段玉裁云。子春從故書作憲窆。而易窆爲禁。窆禁古音同在。使疆添部也。鄭君從今書作慮貶。注士師職荒辨。卽授此爲證。然則憲爲字誤。變爲擊誤。云憲。謂幡書以明之者。丁晏云。說文序。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崔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漢書鮑宣傳。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詒讓案。幡。卽幡之假字。說文从部云。幡。幡胡也。國語吳語章注云。肥。胡幡也。幡胡卽旆旗之幡。杜諫爲憲刑禁。謂書刑禁之事於布帛之幅。縣建宣播之。使衆共見。若徽識之幡。故云幡書以明之。小宰云。以宮刑憲禁於王宮。後鄭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杜說正與彼同。云玄謂慮。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貶。猶減也者。說文貝部云。貶。損也。引申爲減省之義。廣雅釋詁云。貶。損減也。云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者。大司徒十二荒政。及士師凶荒荒貶之法。並有緩刑減國用。若廩人云詔王殺邦用是也。云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者。賈疏云。此經所有之事重。民益困。則所貶多。所有之事輕。民困不至甚。則所貶少。故云視時爲多少之法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疏〕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

云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者。賈疏云。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地。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徧畿內矣。案此國中。當專屬王國城郭中。不兼六鄉。而郊則當爲郊里而兼六鄉。鄉里七萬五千家內不萃居。國中。外與郊里亦不雜處也。賈說未析。詳大宰縣師疏。注云。登。上也者。轉人注同。說文馳部云。登。上車也。引申之。凡增上並曰登。此釋登萬民之數。謂進上其所書之數。猶後云獻也。下云登下。則猶言增減。左傳昭三年杜注云。登。加也。但登下相對爲文。則與上義亦互通。故注不別釋也。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者。詳小司寇疏。案生齒以上。所謂成男成女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是也。彼殷當爲

版。形近而譌。又內則記。子生三月。父名之。卽書而告閭史州史。藏諸閭府州府。彼生三月而書。卽媒氏書成名以
上男女之事。與此職亦互相備也。云版。今戶籍也者。詳小宰宮伯疏。云下。猶去也者。戰國策西周策高注云。下。
猶滅也。言滅去之也。此登下。猶言增滅。與司士掌冢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義同。云每歲更著生去死者。生者
著其名於籍。死則去之也。商子境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與此經合。管子乘馬
篇云。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彼與製爲舉。得亡。猶此云死生也。又國語周語仲山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
司民協孤終。韋注云。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也。此經云登下其死生。卽協孤終之事。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

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凡

黜陟主民疏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者此司民之官成也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者凡

受之是也二者並在祭司民之日此經不言比年獻者三年總獻冢宰大司寇司民內史司會天府諸官相與聯事其禮

尤盛足以駭之也此以民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皆謂大司寇也今考兩獻民數並見小司寇而大司寇職無

文疑唯比年之獻爲小司寇所專掌其三年大比總獻民數禮尤隆重則大小司寇正貳宜成與其事彼經不言者

或以已具於此而略之與祀司民禮詳天府小司寇疏云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拜經例當作擯石經及各本並誤

詳春官世婦疏王既受所獻民數復以付天府使藏之云登者亦重之也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者小司

寇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此贊治亦兼制國用二職文互相備也注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

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者賈疏云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
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別在大微
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案賈說是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文昌宮三能與軒轅相與爲體又說文
昌六星與星傳同又說三能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次司徒司中次司空司祿又引春秋緯元命苞說魁下六
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上台司命次中台中次下台司祿亦並不云有司民星先鄭說未詳所據互詳天府疏
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者天府注義同亦詳彼疏云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者亦據天府文彼又云若祭天之司民

司。而獄民數。殺數。則受而藏之。卽此官所登者也。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云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者。民數增多。則主吏有陟。減少則主吏有黜。三官皆佐王行之也。賈疏云。主民之吏。卽六鄉六達大夫公邑大夫采地之主皆是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別罪五百。殺罪五百。墨。黥也。先刻其

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別。斷足也。周改臙作別。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鬲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鬲。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降。寇賊。劫略。奪攘。擄處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臙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

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舉。後及司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別罪五百。殺罪五百者。罪。大宰先鄭注引。並作舉。當據正。此五刑條目之略。皆先輕後重。

依書呂刑。宮重於劓。而此經先宮後劓。漢刑法志同。疑亦傳寫之誤。五刑各五百者。亦約舉成數言之。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者。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墨者。墨其額也。說文土部云。墨。書墨也。黑部云。黥。墨。刑

在面也。書呂刑云。爰始淫爲劓。剕。椽。黥。孔疏引鄭書注云。黥爲羈。羈人面。龜典疏又引今文夏侯等書作臙。宮制。劓。頭鹿。剕。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刑德放云。涿鹿者。笱人額也。黥者。爲羈笱人面也。又引鄭彼注云。涿鹿。黥。皆先以刀笱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據今文書及緯文。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字又作劓。在額謂之劓。亦作頭鹿。以其布墨爲刑。通謂之墨。然散文則在額。亦在謂之黥。故國策策策高注云。刻其額。以墨實其

中曰黥。鄭此注云刻面。不及刻額者。以面可以咳額也。呂刑先言黥。後又言墨辟。黥。墨。義同。賈疏謂黥爲苗民之虐刑。夏改爲墨。呂刑疏亦謂黥面甚於墨額。恐不足據。望。釋文云。本又作涅。廣雅釋器云。涅。黑也。呂刑僞

孔傳云。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國語周語韋注亦云。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涅之。望。涅。義通。云劓。截其鼻也。說文刀部云。劓。刑鼻也。重文劓。劓或從鼻。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劓者。劓其鼻也。云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

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者。韓詩外傳廉禮說越俗云。劓墨文身翦髮。後漢書東夷傳云。倭男子皆黥面文身。此卽以墨劓爲俗之類。鄭意古時有犯此二刑者。亡逃於彼。世類蕃衍。相沿爲俗也。又國語周語云。有散遂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是古刀墨之民流在裔土之事。云宮者。丈夫則劓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者。御覽刑法部引尙書刑德放云。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劓者。丈夫淫劓其勢也。白虎通義五刑篇說同。呂刑僞孔傳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列女傳貞順篇云。七庶人外淫者。宮劓。案宮。呂刑又謂之椽。詩大雅召旻云。昏椽靡共。鄭箋云。椽。椽毀陰也。說文支部作斲。云去陰之刑也。左傳僖十五年杜注云。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列女傳辨通篇齊威虞嬖傳云。周破胡。惡虞姬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用有司卽窮驗問。卽閉宮中不得出之事也。云若今宦男女也者。天官敘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是也。詳彼疏。云則。斷足也者。說文刀部云。則。絕也。又足部云。閉。斷足也。重文既。閉或从兀。閉。正字。則。段借字。廣雅釋詁云。則。斷也。云周改臙作則者。文選西征賦李注引尙書刑德放云。臙者。脫去人之臙也。說文骨部云。臙。髑髏也。臙。卽臙之俗。鄭意書傳有臙無則。此經有則無臙。故謂周改臙爲則。然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引鄭駁異義云。臙陶改臙爲則。呂刑有則。周改則爲則。賈疏亦本彼爲說。謂臙本苗民虐刑。皆臙改臙作腓。至周。改腓作則。案據駁異義說。則臙與則異。則與則亦異。故以三者相變。未詳其說。段玉裁云。古五刑。臙者。去髑髏骨也。周改臙作閉。斷足也。古文尙書呂刑說夏刑作則。周本紀。漢刑法志。尙書大傳。皆作臙。周禮注云。周改臙作則。而鄭駁異義云。臙陶改臙爲則。周改則爲則。與周禮注不合。許謂腓卽則。鄭析腓則爲二。不知其制何以分別。竊謂則惟見於呂刑。他經傳無言腓言則者。蓋腓者臙之一名。故周禮說周制作則。呂刑說夏制。則今文尙書作臙。古文尙書作則。實一事也。周改臙爲閉。卽改腓爲閉也。黃以周云。鄭意臙者。脫其臙也。則者。斷其趾也。則者。斷其足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則者。脫其臙也。是以則爲臙也。漢書刑法志孟康注云。臙者。則左右趾。是以以臙爲則也。說文。則作腓。腓。閉也。閉。斷足也。是以以則爲則也。史記龐涓召孫臙。以法刑斷其兩足。是以以則爲臙也。說文。臙。髑髏也。脫其臙。謂剔去其髑髏骨。使不能行。重於則。而輕於則。案黃推駁異義說。深得其指。但莊子德充符篇云。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釋文引崔謨云。無趾。故以踵行。是亦以荆爲則。蓋臙。則。通言之。皆爲足刑。故古書咸不甚析別。唯駁異義顯區爲三。故謂臙與則異。此注直言周改臙作則。下引呂刑復以則爲臙。是鄭意實如段說。謂則爲一刑。與駁異義說自不同。賈并爲一。非也。云殺。死刑也者。說文夂部云。殺。戮也。釋名釋喪制云。殛人曰殺。殺。斂也。埋斂之。使不復見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大

辟者。謂死也。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者。以下並尙書大傳呂刑傳佚文。孝經釋文引鄭孝經注云。踰垣牆。開人關闕者贖。與伏說略異。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者。卽所謂淫刑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說與此同。云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者。御覽刑法部引鄭大傳注云。擄。竊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穿窬盜竊者劓。說與此略異。賈疏云。觸君命令不行。及改易之。革輿服制度者。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爲多少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卽宮室禮儀制度也。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譎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在外亂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亦得爲軌。在內亦得爲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傳寫誤。當以傳爲正。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者。詳。蜀石經作詳。古字通用。御覽引大傳亦作詳。又引鄭彼注云。非事而事之。今所不當爲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劫賊傷人者墨。說與此異。云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虜者。其刑死者。賈疏云。案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擄虜。注云。有因而盜曰擄。擄虜。謂擾撓。春秋傳。虜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擄也。詒讓案書傳云。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虜。卽呂刑之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擄虜也。呂刑疏引鄭書注說鴟義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是鄭意書傳之劫略。卽呂刑之鴟義也。賈引書宄作軌。矯作擄。蓋初唐本如是。今本爲衛包所改。故與賈異。孝經釋文引鄭注云。手殺人者大辟。說與此異。云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者。謂此經五刑。刑各五百。是其凡目之較略。其詳具於刑書。則已亡佚。呂刑云。明啓刑書胥占。卽此五刑之書也。云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者。賈疏云。據呂刑而言。案呂刑腓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贖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傳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詒讓案。呂刑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是穆王重申夏法。故鄭據彼爲夏刑也。長孫無忌唐律疏議引尙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與呂刑數適合。又案此引呂刑三五百。刑數互誤。至引彼刑辟作贖辟者。則是從今文書呂刑凡刑辟刑罰字。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白虎通五刑篇。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引元命包。並作贖。卽鄭所本。鄭此注不從古文作刑。亦不以刑與贖爲二之證也。賈疏皆以爲字誤。失之。云周則變焉者。賈疏云。夏刑三千。墨劓俱千。至周減輕刑入重刑。俱五百。是夏刑輕。周刑重。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爲賊。竊賄爲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者。賈服以正刑一。加之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與。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

向讒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案依漢刑法志說。則此五刑二千五百為中典。呂刑五刑三千為重典。則夏重周輕。與賈不同。今攷此經。自是中典。但呂刑實輕於此經。當以賈說為優。周書嘗麥篇有刑書九篇。疑即周公之九刑。此經有五刑。無九刑。或當如鄭書注說。加流宥鞭扑贖為九。漢刑法志顏注引章昭說同。至叔向以九刑為周之亂政。此必非周公之九刑。賈合為一而曲為之說。失之。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者。亦呂刑文。偽孔傳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即據大司寇三典為釋。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者。賈疏云。案文帝本紀。十三年。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徒。繫長安。無男。有五女。小曰緹縈。遂泣上書。上赦肉刑。所赦者惟緹縈與則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呂刑疏說同。惠棟云。史記索隱引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之也。案漢書匡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王聘珍云。漢書。景帝元年。詔曰。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之除宮刑審矣。景帝中元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曰。腐。宮刑也。是景帝之時宮刑復用。至隋開皇。乃除之。案惠王說是也。依漢刑法志說。文帝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等議。當聽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棄市。然則十三年所除者。惟劓劓斬左右止耳。其餘宮刑。漢志無文。故崔、張、賈、孔並謂不易。然恐在十三年後復除此刑。史偶失紀也。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

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疏〕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者。縣七云。司寇如今律家所署法矣。〔疏〕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

議獄訟。即其事也。賈疏云。司刑主刑書。若於外朝司寇斷獄之時。司刑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刑罰並言者。刑疑則入罰故也。注云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者。平其法之輕重。審處所抵罪之當與不當也。云如今律家所署法矣者。鄭據漢時律令。家有署法。蓋謂書其罪及所當之法於贖也。司刑詔刑罰。亦當書署其法。故舉以為況。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疏〕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者。此職在司刑。而有疑獄及別情。當反覆詳議者。則又有是三法以求情理之平。此官別掌之。以與司刑相左右者也。云以贊司寇聽獄訟者。州長注云。贊。助也。司寇聽獄訟時。此官以三法贊助之。皆所以致其詳慎。不輕於施刑也。注

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者。斂官注義同。三刺者。問衆以當殺與否。是刑與宥不可豫定。與三宥三教專在赦宥不同。故以三刺爲名。亦取與三宥相對爲義也。云宥。寬也者。大司寇注同。云赦。舍也者。爾雅釋詁文。宥者。減從輕比。仍科小刑。赦則放免。全無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訊。〔疏〕羣臣者。此卽司寇聽於外朝。鄉士遂士縣士諸職所謂王及三公六卿會其期者也。羣臣。謂孤卿大夫士也。其位在外朝西面。與三詢之位同。云再刺曰訊羣吏者。謂鄉遂公邑都鄙之吏也。其位東面。云三刺曰訊萬民者。謂鄉遂之民。其位北面。賈疏云。此三刺之事。謂斷獄弊訟之時。先羣臣。次羣吏。次羣民。先尊後卑之義。注云訊言者。小司寇注同。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

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疏〕壹宥曰不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聞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疏〕識者。漢

書刑法志作弗識。義同。三宥。皆本有罪入五刑。而改從輕比。賈後疏謂仍使出贖。是也。書呂刑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五刑之疑有赦。下卽說五辟疑赦所罰之數。蓋亦含此三宥罰贖之法。彼云赦者。通言之。赦。宥。義略

同也。又年舜典云。流宥五刑。彼釋文引馬融云。宥。三宥也。馬據此證彼流宥之義。則馬謂三宥。當減從流。然此經諸職。無流放之文。鄭書禮注。亦皆不以流宥爲三宥。蓋不從馬說。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氏書注。別授下文三赦以釋流宥。與陸氏所引不合。疑裴駰之誤。三赦直赦不刑。尤不得爲流宥也。王制云。三公以獄之戒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注云。又當作宥。亦引此文爲說。又管子法法篇云。文有三侑。武無一赦。又戒篇云。今日。老弱弗刑。

參宥而後弊。參。三。又。侑。宥。字並通。惟管子云。老弱弗刑。則又兼此三赦矣。注。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者。謂愚民不識法令。而誤有觸犯。則宥之。以其與三赦愚無別。故後鄭不從。云過失。若今律

過失殺人不坐死者。晉書刑法志引魏張斐律注云。不意誤犯。謂之過失。以其非故殺。故不坐死也。云玄謂識。審也者。說文言部云。識。知也。不識。謂知之不審也。云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賈疏

云。甲乙者。與喻之義耳。假令兄甲是仇人。見弟乙。誠以爲是兄甲。錯殺之。是不審也。云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申先鄭之義。謂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云。過。無本意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過失。非意也。廣雅釋詁云。軼。過也。言舉兵刃。本欲斫伐艸木。而過旁出中傷人。淮南子汜論訓云。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亦此義也。司救圍土之罷民。亦在過失之科。彼注謂讎讐好訟。若抽拔兵器。辭以行傷害

人麗於罪者。與此刃軌中人車亦略同。云遺忘。若開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者。在焉下。蜀石經有者字。王應麟漢制考引同。疑今本誤悅。漢刑法志顏注云。遺忘。忽忘也。又西域傳注云。閒。隔也。國語晉語章注云。薄。簾也。謂隔帷薄。內實有人在。遺忘以爲無人。而以兵矢投射致傷人也。三者皆非本意。故寬宥其罪。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蠢愚。生而癡騃。童兵弱老旄。若今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疏〕壹赦曰幼弱者。矜其幼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幼弱。謂七歲以下。曲禮云。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疏〕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與此幼弱義別。云再赦曰老旄者。矜其老也。旄。葉鈔釋文作旄。云本又作旄。俗本釋文作耄。非。阮元據大司寇注引書王秬荒證葉本爲是。案說文老部作耄。云年九十曰耄。漢書刑法志說周禮三刺。作老旄。旄。旄。旄。旄。並耄之借字。耄則俗體也。曲禮八十九曰耄。釋文亦作旄。鄭彼注云。耄。昏忘也。釋名釋長幼云。七十曰耄。頭白耄然也。國語周語章注云。八十曰耄。耄。昏惑也。據此諸說。則耄爲七十八九十之通稱。鄭注引漢律八十不坐爲釋。蓋從曲禮說。云三赦曰蠢愚者。矜其性識之不逮也。賈疏云。三赦與前三宥所以異者。上三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爲。比三赦爲重。故令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爲輕。全赦無贖。案薛據孔子集語引尚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是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棄。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惇。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枳。伏傳所云有過不受罰。卽此經三宥之法也。宥老幼不肖。卽此經三赦之法也。注云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說文心部云。蠢。愚也。愚。蠢也。哀公問云。寡人蠢愚冥煩。案蠢字與蠢亂之蠢別。廣雅釋詁云。僮。昏。狂。癡也。騃。癡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騃。無知之貌。國語晉語胥臣說八疾云。僮昏不可使謀。章注云。僮。無知。昏。闇亂也。童。僮。昏。昏。字並同。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者。賈疏云。案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與此先鄭義合。彼亦謂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云未滿八歲。則未龀。是七年者。若八歲已龀。則不免也。惠棟云。光武紀建武三年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鄭氏孝經注云。手殺人者大辟。詭讓案。漢書刑法志云。孝景後三年。下詔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旄之人。先鄭說與班同。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上服。殺與灋。削。下

服。刑、宮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疏〕以此三濫者。求民情。斷民中者。謂察民情之虛實。求民罪之中。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正。必用此三法。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此以上三法。又兼求民情。斷民中。皆互相通貫也。云而施上服下服之罪者。此謂凡不在三宥三赦之科者也。注云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劓也者。小司寇注義同。案鄭以刑之所加於體之上下。解經上服下服。非也。此服之上下。當以刑之輕重言之。詳小司寇疏。引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者。證刑得言服也。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者。國語晉語云。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韋注云。規。畫也。此釋經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施。即謂規畫其當刑之處。然非經義。賈疏謂規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名規識爲服。則又失鄭指矣。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

次之。治摯之約次之。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

離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疏〕掌邦國及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疏〕萬民之約劑者。與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凡王與邦國及萬民爲約。或邦國及萬民自相與爲約。此官並掌其約劑之書。大史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則都鄙及百官府亦皆有約劑。此唯舉邦國萬民者。文不具也。云治神之約爲上者。國事莫重於祀。故神約爲首也。其餘皆以事之輕重次之。注云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者。賈疏云。經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故知也。以諸侯爲主。中亦有王事。但不至尊。設約不及之耳。云劑。謂券書也者。大司寇注義同。云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者。喪服注云。治。猶理也。抵冒。謂與約相抵忤干冒者。上下之差。謂約所著尊卑上下之差等。理之者。所以杜僭倍也。抵冒。詳大史疏。云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者。左僖三十一年傳云。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杜注云。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賈疏云。凡命祀。皆天子命之也。郊者。謂若祭統。成王命魯。外祭則郊社。常平諸侯。直命祀社。故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羣望。諸侯祭三望。故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祖宗。諸侯五廟。下及士。各有差。庶士。庶人祭於廡也。案禮冠子王鈇篇云。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釁正諸。蓋所謂神約也。鄭賈釋神約。專主邦國命祀言。

之。大祝云。禁督逆祀命者。逆祀命。卽抵冒神約之事。據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則都家以下。皆有神約。其邦國自相與。亦有神約。若左隱八年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是也。云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者。左傳二十六年傳云。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秋。楚成得臣。鬻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注云。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此卽神約內祭祀之一端。故引以爲證。云民約。謂征稅遷移者。征稅出於夫家。遷移繫其國邑。皆有約劑以檢之。是之謂民約。惠士奇云。民約者。小司徒邦國之比要。鄉師州里之役要也。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與積。質人之所賣價。泉府之所斂除。有約劑者。皆是。案民約所該甚廣。當如惠說。但約與要異。凡有要而無約劑者。則非司約之所掌也。云仇讎既和者。賈疏云。謂若調人云。凡和難父之讎。辟之海外之屬是也。諸侯亦有和難之法。故曰。君之讎視父是也。詒讓案。仇讎既和。則不得復相報。故亦有約也。云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者。賈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又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鑄氏。樊氏。饒氏。終葵氏。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之。又云。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之長。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異。蓋賈服義。鄭引彼二文者。證邦國民族有定屬也。賈謂亦是和之使遷移。失之。云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者。惠士奇云。地約者。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量之涂數。形方所正之華離。途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畫之溝洫。皆是。詒讓案。田萊之比。卽小司徒之地比。朝土先鄭注所謂田地町畔相比屬是也。云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者。謂司勳六功。凡賞爵所及。皆有約以書之也。惠士奇云。功約者。如二虢爲卿。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者是也。周官。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而司勳藏其貳焉。云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者。賈疏云。謂自天子以下。遠庶人。皆有之。禮器。籩豆俎簋之屬。樂器。鐘鼓笙簧之屬。吉服。祭服。吉車。巾車。所云天子至庶人。役車皆是凶之車服。雜記云。端衰喪車無等是也。惠士奇云。器約者。凡喪祭寶射吉凶禮樂之器皆是。春秋列國。大夫亦得受天子之器。大路。先路。次路。三命。再命之服。左昭四年傳。魯叔孫穆子之聘於周也。王賜之路。復命於君。君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衛仲叔子奚有功。賜繁纓與曲縣之樂。亦書在三官。蓋器約之書於丹圖者如此。魯衛三卿。故書爲三筴。則天子六官。皆書而藏之可知。故約劑亂而六官辟藏也。云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者。賈疏云。案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已下是玉。又以禽作六摯。孤摯皮帛。卿羔。大夫鴈。士雉。工商雞。庶人鶩。皆執以相見。是往來也。惠士奇云。左傳定八年。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尙羔。記摯約之失官也。凡大約

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

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疏〕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者。於。經例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書於宗彝。謂

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有此二者。故大小據而言之。云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者。說文糸部云。彝。宗廟常器也。

書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宗彝。謂宗廟之鸞鸞樽也。祭統。衛孔悝鼎銘云。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注云。刻著於烝祭

之彝鼎。彝。尊也。亦引此文為證。賈疏云。六彝之名。若司尊彝云。雞鳥舜黃虎雉之等。以畫於宗廟彝尊。故知使

神監焉。使人長敬。不敢違之也。惠士奇云。宗彝者。宗廟之常器。所謂銘勸彝器。歷世彌光。韓非子大體篇曰。至

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盃。記年之牒空虛。盤盃。宗彝之屬。圖書。即丹圖。江永云。宗彝。謂宗廟之

常器鍾鼎皆是。書於宗彝。如博古圖鍾銘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案惠江說是也。大約劑。事重文繁。故銘

勒彝器。藏於宗廟。若鍾鼎盤盃諸重器。通謂之宗彝。欲其歷久不磨滅也。書分器敘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左昭十五年傳云。撫之以彝器。義並如是。古鍾鼎款識。言彝者甚多。不必囀厚也。祭統之彝鼎。亦即謂鼎。不關尊

彝。鄭並未得其義。云小約劑。萬民約也者。對邦國為小也。云丹圖未聞。或有影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者。巾車影

面注云。彫者畫之。說文彡部云。彫。琢文也。凡刻畫木器為文字謂之彫器。鄭意經云丹圖。或謂祭器之有刻畫圖

象。又塗以丹漆者。禮器云。丹漆彫畫之美是也。簠簋。謂木器。故可刻著約劑。與族人瓦簋異。賈疏云。此鄭見時

有人為此說者。故云或有。案梓人造器。有刻畫祭器。博庶物也。是圖象事亦有似。故云與以疑之。引春秋傳曰。斐

不信者服墨刑。

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為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玄

約。則書於竹帛。取足檢考而已。不必鑲之金石也。云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者。言下蜀石經有乎字。

漢制考引作與。今本並無。案北堂書鈔券契部引三輔故事云。婁敬為高車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共分土界。作丹書鐵

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即鄭所謂俗語也。丁晏

云。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鄭君所言。漢法也。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

血釁其（疏）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者。以下並司約之官刑也。賈疏云。訟。謂爭約劑不決者。珥而辟藏。謂以血塗戶。戶。乃開辟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注。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為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者。毛詩大雅召旻傳云。辟。開也。案辟。闢之借字。詳戎右疏。先鄭意此謂官府刑書。傳寫謬誤不正。以致斷擬失當。成爭訟者。則開藏書之府。取刑書舊本校驗之也。然司約掌約劑。不掌刑書。故後鄭不從。云當開時先祭之者。小子。珥於社稷。先鄭注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先鄭此注蓋與彼同。謂祭所開之藏也。云玄謂訟。訟約者。以司約所掌。謂爭約劑相辯訟者也。云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者。賈疏云。案左傳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為證。云辟藏。開府視約書者。後鄭亦訓辟為開。但謂視約書。明不當如先鄭為取刑書也。說文戶部云。府。文書藏也。凡約書。皆藏於司約之府。其大者。則又登於天府。故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天府云。掌祖廟之守藏是也。此則珥辟藏。疑兼本職及天府二府藏言之。下文六官辟藏。其事尤慎重。或即指祖廟之守藏與。云不信。不知約也者。訟辭不實。與所藏約書外語不相應也。云珥。讀曰珥者。小子注讀同。詳肆師疏。段玉裁云。凡言讀曰者。與讀為同。易其字也。云謂殺雞取血釁其戶者。賈疏云。以雜記云。割雞。門當門。其門皆於屋下。言珥。故知用雞也。詒讓案。小子注云。用羽性曰珥。其說未據。然雜記載豐廟之禮云。門夾室皆用雞。又云。珥此辟藏。謂開府門而亦有珥。明當與雜記豐廟門同。殺雞而珥於其門屋之下。其比例是也。又據雜記注義。則珥當先釁毛以告神。而後封其血以釁戶。詳小子疏。廣韻七志云。珥。開刑書殺雞血祭名。蓋兼用二鄭此注義。今案割珥為釁禮之通名。不專為開刑書。廣韻說誤。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武。〔疏〕若大亂。則六官辟藏者。謂以大約劑爭訟。因而稱詐誣誣不能辨信者殺者。蓋弊以邦誣之刑。附之大辟也。注云大亂。謂僭約者。賈疏云。以其司約者主約。故知僭約也。云若吳楚之君者。賈疏云。既言大亂。明是若吳楚之君僭稱王也。云晉文公請隧以葬者。亦僭約之事。見左傳二十五年傳。杜注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賈疏云。隧者。請掘地通路。上有負土。諸侯已下。上無負土。謂之羨塗。天子有負土。謂之隧。文公請之。欲行天子之禮。故對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不許之也。云六官辟

藏。明罪大也者。謂僭踰王章。其罪尤大。故慎重其事也。吳廷華云。注以亂爲僭。蓋僭亦亂也。但此司約職。其所謂亂。亦亂其約劑耳。若吳楚僭王。晉文請隨。固不可謂非僭。然未聞有約也。要之大亂是亂約。如神約民約等皆是。何必僭王請隨。乃爲大亂。況僭王請隨。又何必辟藏。至六官辟藏。以其亂大。故擊證之。其有罪與否。尙未可定。可遽以罪大爲說乎。案吳說是也。云六官初受盟約之貳者。賈疏云。以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九

司盟掌盟載之灋。

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疏〕司盟之官法也。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癸與楚客盟。

注云載。盟辭也者。詛祝云。作盟詛之載辭。注云。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案盟辭卽載辭也。詛祝作之。此官掌其法。載者。記載要辭之名。賈疏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非也。左傳哀八年孔疏引劉炫謂載書不得單稱載。

亦非。詳詛祝疏。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者。左傳二十五年傳云。秦晉伐鄭。圍商密。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杜注云。掘地爲坎以埋之餘血。加盟書其上是也。曲禮孔疏云。秦

盟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案孔說非也。殺牲歃血。所以申誓盟辭。書於策。非用血寫書也。又盟亦有不殺牲者。穀梁傳九年傳云。癸丘之會。陳

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是盟之變禮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案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痤內師。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

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注云。惠牆、氏、伊戾、名。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也。詛讓案。坎、今本左傳作歃。坎歃聲近通用。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

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疏〕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以下皆贊盟事。與詛祝戎右爲官聯。邦國會同之盟。封人所謂大盟也。凡大盟。必在會同。詩小雅巧言云。君子屢盟。毛傳云。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箋云。屢。數也。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卽據此經爲釋。云及其禮儀者。儀、釋文作義。云音儀。盧文弨云。義、本古儀字。詛讓案。二鄭校定經本從儀不從義。例詳肆師注。陸本非。云北面詔明神者。謂司盟於壇上北面。以盟約詔告神也。

王制孔疏云。如覲禮。及鄭注所云。祀方明之後。乃撤去。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見諸侯訖。君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教血以授敵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而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案依鄭孔說。則盟時盟神位在壇上南面。司盟與同盟諸侯皆在壇上北面。唯王西面也。注云有疑。不協也者。左昭三年傳。鄭子太叔曰。不協而盟。謂王與諸侯不協。或諸侯自不相協。則盟以要之也。云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者。覲禮注所謂尙著明是也。案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又襄十一年同盟于亳。載書曰。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注云云。二司。天神。羣祀。在祀典者。據此。則盟神所賅甚廣。說文閏部說盟禮云。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卽以左傳說此經之明神。而司盟又作司命。毀玉裁謂司慎司命。卽大宗伯職之司中司命是也。鄭此注云日月山川。而不及司慎司盟等者。舉其明察者而言。其實盟神不止此也。云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覲禮云。諸侯觀于天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彼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覲禮又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詔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盟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盟明神。則明神有象。有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視掌其祝號。覲禮又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注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尙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志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覲禮又云。祭天燔柴。祭山川丘陵。祭川沈。祭地瘞。注云。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燭其著明者。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案方明之神。卽大宗伯所謂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也。覲禮設六玉。上圭下璧。與彼文小異。鄭注謂不以蒼璧黃琮。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金鵬云。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至貴。則日月山川之神。故下文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金鵬云。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

下爲日月。謬甚。典瑞考工記皆言禮山川用璋。安得用圭乎。案金說也是也。以禮經考之。方明。蓋古六宗之遺典。大會同合諸侯而盟誓。則亦合會擊神而詔告之。通六方之神。皆爲盟神。其神衆多。無所專主。謂之方明。總括之稱也。日月山川。雖亦駭於上下四方之中。而方明實非專指日月山川。此注說殊不確。楚辭惜誦云。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使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此亦說盟誓之事。六神卽方明之神。天及五帝山川亦駭於方明。而特舉之者。明其神之衆也。觀禮記禮祭天地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雖卽方明所有之神。然實不必專爲盟祭。故大戴禮記朝事篇以拜日爲教尊尊。鄭專以爲盟神。又以意定爲王巡守盟神主日。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伯會諸侯而盟神主月。其說並無確證。殆不足據。方明。互詳大宗伯疏。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讀其盟載之書以告神也。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者。此與六官及天府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左僖二十六年傳云。昔周公大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武王使叔且就膠鬲爲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說使召公盟微子於共頭之下。亦同。蓋凡盟書皆爲數本。一本埋於坎。盟者各以一本歸。而盟官復書其辭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別授六官。以防遺失。備檢勘。慎重之至也。賈疏云。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又其藏而藏之者是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盟詛者。欲相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疏〕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者。詩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覲。行出犬雞。以詛射頻考叔者。小雅何人斯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孔疏云。司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其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旣逐陽貨。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詒讓案。亦知之者。亦司盟掌其盟約禮儀。及北面詔明神等也。臣民盟詛。不得設方明。蓋就其地所主之神詛之。若周社亳社是也。注云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者。致衆而陳其罪以告神。欲使人與神共絕之也。互詳詛祝疏。云犯命。犯君教令也者。詩周頌下武鑿云。命。猶教令也。若士師八成所謂犯邦令者。以其萬民犯國教令。人數衆多。不可盡誅。故盟以威之。云不信。違約者也者。司約注義同。云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者。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季孫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

紀。犯門斬關。是其事也。云又曰。鄭伯使卒出緦。行出犬雞。以誚射穎考叔者。左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傅于許。穎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穎。故誚射穎考叔者。杜注云。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亦卒之行列。疾射穎考叔者。故令卒及行。皆誚之。引之者。證盟誚是與眾共惡之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疏〕注云貳之者。自相違約。〔疏〕檢其自相違約。

者。賈疏云。此與司約詞寫一通。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誚。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誚。所以省獄訟。〔疏〕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誚者。惠來入司盟。檢後相違約勘之。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者者。訟三年而訟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洩洩擲羊。而澆其血。讓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讓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禱神之。而棄之。噎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其禮蓋如此。注云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誚。所以省獄訟者。賈疏云。此盟誚。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誚。盟誚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凡盟誚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性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

使不信者。〔疏〕凡盟誚。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性而致焉者。此亦萬民盟誚之事。賈疏云。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必凶。〔疏〕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者。謂邑閭有盟誚之事。則司盟使其邑閭之人共其性。邑閭。即其地域也。出牲。若詩出三物。左傳。鄭伯使卒出緦。行出犬雞等是。小盟及誚。並與其事者自出牲。其大盟。則官共其牲。封人牛牲是也。來盟者。釋經之致。遂入注云。致。猶會也。經云。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性而致焉。即謂共牲而會其衆庶。使來就盟所而盟也。云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者。以盟事既訖。而別有祈酒脯。明祈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空。〔疏〕掌送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者。此與升人為官聯也。說文金部云。赤金也。鐵。黑金也。案金為黃金。亦為五金之總名。但古制器多用銅。故經典通稱銅為金。此經及考工禮考金之工。亦以銅為主。而兼有它金。互詳考工記疏。錫即白鐵。為金之別種。丹即丹砂。與青並為石之別種。詳升人職方氏疏。賈疏云。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總主其戒令。若然。地官升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主之也。注云青。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曾青丹干。神農本草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感嶺山

也。凡盟誚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性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不信者。〔疏〕凡盟誚。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性而致焉者。此亦萬民盟誚之事。賈疏云。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必凶。〔疏〕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者。謂邑閭有盟誚之事。則司盟使其邑閭之人共其性。邑閭。即其地域也。出牲。若詩出三物。左傳。鄭伯使卒出緦。行出犬雞等是。小盟及誚。並與其事者自出牲。其大盟。則官共其牲。封人牛牲是也。來盟者。釋經之致。遂入注云。致。猶會也。經云。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性而致焉。即謂共牲而會其衆庶。使來就盟所而盟也。云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者。以盟事既訖。而別有祈酒脯。明祈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空。〔疏〕掌送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者。此與升人為官聯也。說文金部云。赤金也。鐵。黑金也。案金為黃金。亦為五金之總名。但古制器多用銅。故經典通稱銅為金。此經及考工禮考金之工。亦以銅為主。而兼有它金。互詳考工記疏。錫即白鐵。為金之別種。丹即丹砂。與青並為石之別種。詳升人職方氏疏。賈疏云。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總主其戒令。若然。地官升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主之也。注云青。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曾青丹干。神農本草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感嶺山

也。凡盟誚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性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不信者。〔疏〕凡盟誚。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性而致焉者。此亦萬民盟誚之事。賈疏云。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必凶。〔疏〕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者。謂邑閭有盟誚之事。則司盟使其邑閭之人共其性。邑閭。即其地域也。出牲。若詩出三物。左傳。鄭伯使卒出緦。行出犬雞等是。小盟及誚。並與其事者自出牲。其大盟。則官共其牲。封人牛牲是也。來盟者。釋經之致。遂入注云。致。猶會也。經云。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性而致焉。即謂共牲而會其衆庶。使來就盟所而盟也。云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者。以盟事既訖。而別有祈酒脯。明祈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有銅處。精熏則生。空青。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丹。孔疏引鄭注云。山海經。青北之山多有青。釋文引馬融云。腫。善丹也。案彼丹腫卽此丹青。青腫。亦卽空青也。丹青並以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榻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人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榻而璽之者。榻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者。旣榻書抽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榻。〔疏〕辨其物之嫩惡者。嫩。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據考工記文。樂氏爲削。樂。治氏爲戈戟。桃氏爲劍。是爲兵器者。堯氏爲鍾。栗氏爲量。段氏爲罇。是爲器者。六者爲工。其官皆當有府。冬官闕。故無文。知非司兵之府。以司兵掌藏不掌爲也。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者。此與大府守藏之府義同。賈疏云。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二者也。兵器之府言爲者。攻金之工須造作。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鄭司農云。受其人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者。大司徒注云。征。稅也。凡采金玉錫石丹青之入征者有三。一則大宰九職虞衡商賈所貢之功。二則九賦山澤之賦。此二者爲正法。三則地官虞衡所屬山澤之農出物。以當九穀之賦。凡此諸征之入。職幣注云。榻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與此義同。釋文云。著。直略反。沈張慮反。案直略之音。爲附著之著。張慮之音。爲表著之著。以職幣。典婦功。泉府諸注證之。則陸音是。沈音非也。云璽者。印也者。古通以印爲璽。詳司市疏。云旣榻書抽其數量。又以印封之者。抽。宋附釋音本作榻。案抽榻並前之別體。詳泉府疏。以印封書。若左襄二十八年傳所謂璽書。賈疏云。榻。卽今之版書。抽。卽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多少并善惡。爲後易分別故也。云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榻。璽者。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直榻焉。先鄭注亦云。榻。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榻璽是也。廣雅釋器云。榻。檠。杖也。方言郭注云。檠。榻杖也。江東呼都。案都檠聲類同。合言之則曰榻。檠。段玉裁云。說文木部榻字下曰榻者也。然則榻檠漢時語。說文無檠象者。檠卽箸之俗字。案段說亦通。但榻檠連語。卽檠杖之名。與泛言榻箸別。封演聞見記引此注作榻。如今照箸物。疑肌改。不足據。入其要。凡數也。人之〔疏〕入其要者。此官既受諸物之入征分送諸府。又以總要入大府。以備檢考。亦所謂官成也。注云要。於大府。凡數也者。說文二部云。凡。最括也。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此要亦所入征金玉錫石丹青

等最括大數之簿書也。云入之於大府者。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疏〕

買疏云。職金既知量數。錄要簿入大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者。大司徒注云。士、司寇士師之屬。金罰、貨罰。五罰之金與貨。二者並先入士官。士官以授職金。又受而轉給司兵。與彼爲官聯也。書呂刑云。五行不簡。正于五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制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刑辟疑赦。其罪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卽五罰輕重之差也。蓋罪重則罰金鍰。罪輕者則罰貨之泉貝。買疏謂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卽

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亦通。又大司寇。民獄入鈞金。不直者。當沒金入官。則亦此官受之矣。注云給治兵及工直也者。謂罰金。則給治兵之用。罰貨。則給攻金六工之直也。古者以銅爲兵。金、卽銅也。國語齊語云。桓公問

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制重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誅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耨。管子小匡篇亦有其文。是罰金給治兵之一。吳廷華云。貨罰亦入於司兵。棄人所謂受財于職金以贖

其工是也。云貨。泉貝也者。說文貝部云。貨、財也。又云。古者貨幣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泉貝通爲貨。司市有罰布。亦貨罰之一也。云罰。罰贖也者。說文刀部云。罰、舉之小者。从刀从贖。未以刀有所賊。但持

刀罵誓。則贖罰。謂罪疑及小。入三宥者。則實令輸金貨於官。以自贖也。引書曰金作贖刑者。禮典文。僞古文人舜典。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書注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買疏云。呂刑云。墨辟疑

赦。其罰百鍰。考工治氏云。戈戟重三鑄。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玄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鄭注治氏云。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鑄、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若然。鍰鑄一也。言大半兩。是三分兩之二。鄭意以此爲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爲鍰。且古者言金。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爲異。若散而言之。

總謂之金。是以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爲金銀銅。鄭以爲銅三色。是對散有異。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爲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齊之理。案買說是也。注云給

治兵。則鄭固以金爲銅矣。大司寇鈞金。亦謂銅也。馬氏書傳以金爲黃金。僞孔傳同。孔疏云。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

黃金、呂利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以銅也。

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緞爲六兩計。千緞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案孔說與賈同。但馬孔書傳所云黃金者。蓋並誤依漢制爲說。孔見其與古制用銅不合。而不欲顯席其非。強爲之說。實非馬孔義也。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餅金謂之版。此〔疏〕帝。則

共其金版者。謂有故而祭受命帝也。旅上帝。共金版。則郊禘大祭並共之可知。賈疏謂旅上帝。卽祭五大帝於四郊及明堂。爾雅郭注引此經。亦云祭五帝。並非也。詳掌次疏。云饗諸侯亦如之者。賈疏云。謂若大行人上公三饗。侯伯

再饗。子男一饗之等。此旅上帝及饗二者皆設金版。注云餅金謂之版者。卽爾雅釋器云。餅金謂之飯。彼釋文云。飯。本亦作版。郭注亦引此爲釋。金版。蓋謂鍊冶金爲版。金當兼有金銀銅三品。說文金部云。釘。鍊餅黃金是也。云此版所施未聞者。禮經祭饗無施金版之文。故云未聞。莊存與云。禮器曰。金次之見情也。大饗饗賓皆有之。卽此

金版。與姜兆錫說同。案禮器據大饗而言。鄭注謂祫祭先生。凌廷堪據郊特性。謂卽饗食燕之饗。未知孰是。莊氏據彼以說此金版。於義可通。惟郊特性文作以鍾次之。則金爲鍾不爲版。豈不鑄鍾。則以金版充之與。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

者。作槍雷椎擗之屬。〔疏〕而云大故。止謂寇戎爲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也。注云主其取之令也者。明職金主令取金石以給之。不主造作

之事。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擗之屬者。釋文云。雷。沈云。當爲礮。耶對反。擗。宅耕反。本又作桴。案擗。蜀石經。宋蜀大字本附釋音本並作桴。注疏本載音義及羣經音辨木部兩部兩引並同。而集韻十三耕有擗無桴。則北宋時釋

文已有二本矣。鄭以槍雷椎擗釋經用金石。則四者必皆金石所作之器。考墨子備城門篇有槍二十枚。而未詳其制。漢書揚雄傳。木雍槍槩。顏注云。以木雍槍。蘇林又云。竹槍。則非金石所施。唯史記天官書。紫宮左右星有天槍天枹。漢

又歲星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索隱引詩緯云。槍。三星。枹。五星。主槍人枹人。則槍蓋類枹。皆受之屬。而以金沓之與。雷者。左傳襄十年孔疏云。雷。卽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礮成雷。礮殘

木碎。是也。惠士奇云。鼉錯傳。具鼉石。如淳曰。城上雷石也。一名礮石。閉居賦云。礮石雷駭。注。礮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一名槍。說文枹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案。

孔惠說並與沈重同。是也。椎亦金器。莊子外物篇有金椎。史記魏公子傳云。朱亥袖四十斤鐵椎。卽其物也。擗義難通。別本作桴作桴。亦並非金石器。不宜與槍雷椎並舉。段玉裁校改桴爲擗。云擗。說文作打。撞也。通俗文曰。撞

周禮正義 卷六十九 七

出曰打。案段校近是。陸音宅耕反。與打音正協。類篇木部云。打、格也。天官書有天格。又歲星生天格。長四尺。末兌。集引蘇林云。格音。檣打之檣。檣、格、打、擗、字同。是擗即格之證。蓋亦以受而銳末。以金沓之。六韜軍用篇有鐵格是也。此四者。槍、椎、擗、皆用金。惟雷用石。鄭謂舉以見義耳。諸器雖用金石。蓋形制簡略。猝辦易成。故皆臨事乃共。與司兵五兵必平時鑄之以備用不同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楛之入於司兵。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於司兵。若今時傷

殺人所用兵器。盜賊。〔疏〕皆有數量賈而楛之入於司兵者。與職金義同。賈。謂平其物賈直之貴賤。賈疏云。其任器賈。加賈沒入縣官。〔疏〕多是金刃。所盜財貨。雖非金刃。以其賊物。亦入司兵。給治兵刃之用。故並入司兵也。

注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者。司隸任器。先鄭注云。任持之器。此盜賊之任器。亦任持所用傷人之兵器。即關人之賊器也。貨賄。則所盜之財物。左昭七年傳。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

盜同罪。明盜所待器物皆入官也。云入於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加賈沒入縣官者。子。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贓俗字。阮元、黃丕烈並據朝士注。加賈取息坐贓。稜改贓。是也。此亦舉漢法為況。縣官。詳天官敘官

疏。此貨賄入司兵。蓋謂無主之贓。及盜賊之家財。鹽鐵論刑德篇云。古者盜有賊者罰是也。列子天瑞篇云。宋之向氏為盜。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則周時盜賊有沒家財之法。漢法加賈沒官。蓋亦據盜官物或無主者。晉書刑法志

劉劭新律序引漢盜律。有還贓界主。則有主贓。固不入官矣。加賈。亦見朝士注。新律序引漢金布律。有贖贖入賈。疑即此也。賈疏云。其加賈者。即今時倍贓者也。新

入于春槩。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輪於罪隸。春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

丹書。我殺督戎。恥為奴婢。焚其籍也。〔疏〕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者。阮元云。漢書刑法志作女子。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疏〕入春槩。槩、槩、一字也。說文女部。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女子入于春槩。罪。當從許引。作古舉字。案阮說是也。春槩與槩人字同。俗注疏本或作槩。宋本說文作槩。並誤。釋文亦作槩字。而音古老反。案從木之槩。不切古老。地官敘官槩人。陸音苦報反。與此不同。則疑陸所見本。亦誤。作槩。蓋但依木作音。忘檢地官先鄭讀也。經本槩槩字多互譌。詳地官敘官疏。注。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

者。先鄭意上云掌盜賊。此家彼為文。亦身為盜賊。罰作為奴者也。云輪於罪隸。春人、槩人之官也者。謂司厲取

也。以經男入罪隸。女入春臬。並冢其奴為文。故知奴者男女同名。漢書刑法志注引李奇亦云。男女徒總名為奴。析言之。則男曰隸。曰奴。曰童。女曰奚。曰妾。故說文辛部云。男有專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互詳天官敘官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齠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亂。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疏〕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者。亂。在字當

作齠。俗省作此。不必為盜賊。或別犯他罪。當為奴者。皆為毀齒。且以恤老幼。故特免之。與小司寇八辟議貴之辟。及司刺三宥幼弱老旻之宥意同也。注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下士一命。中士再命。上士三命。

賈疏云。見典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天子之士皆三命。以下可知。云亂。毀齒也者。說文齒部同。廣雅釋親云。毀齒謂之齠。釋名釋長幼云。毀齒曰齠。齠。洗也。毀洗故齒。更生新也。云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者。大戴禮記本命篇

云。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韓詩外傳。家語本命篇。說苑辯物篇。說文齒部。說並同。賈疏云。曲禮云。倬與髦。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齠不加刑焉。又不為奴。若七十者。雖不為奴。猶加其刑。

至八十始不加刑。以其八十九十始名髦故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牲。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疏〕凡

祀。共犬牲。用牲物者。釋文。牲。本亦作全。案全牲聲類同。月令。循行犧牲。視全具。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並以全為牲。此經牧人。牲物字作牲。不作全。則別本非也。此官共犬牲者。共與槁人象之。與彼為官聯也。注。

鄭司農云。牲。純也者。牧人先鄭注同。牲物為純色。對下虜為不純色也。亦詳牧人疏。賈疏云。純色。則牧人云隰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類也。云物。色也者。保章氏注同。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轆之者。謂樂犬伏於轅。以王

車轆之而行也。賈疏云。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轅道之祭時。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轅祭之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軼。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其兩用也。案賈說是也。互詳大馭疏。云瘞。謂埋祭也者。即大宗

伯地示三祭埋沈之經。凡瘞埋。有牲玉帛三者。此瘞則專據埋牲言之。詳大宗伯司巫疏。引爾雅曰。祭地曰瘞埋者。釋天文。祭地瘞埋。用犢不用犬。此引之者。欲證此瘞亦謂祭地示耳。非謂方丘北郊之祭。亦埋犬也。互詳司巫疏。

凡幾珥。沈辜。用騂可也。故書。騂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為度。爾雅曰。祭山曰度。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為騂。謂不純色也。玄謂幾讀為劓。珥當為

騶。刳騶者。〔疏〕凡幾耳沈辜。用騶可也者。賈疏云。騶。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騶是也。用純爲正。用
禮之事。〔疏〕騶亦可也。注云故書騶作龍者。巾車注同。詳牧人疏。鄭司農云。幾。讀爲廢者。釋文。廢作

聲。詒譚案。玉人注又作祈沈。幾。廢、蔽、祈、並聲近字通。引爾雅者。釋天文。郭注云。廢縣。或廢或縣。置之
於山。山海經曰縣以言玉是也。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也。公羊傳三十一年徐疏引李巡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
蔽置几上。遙遙而抵之若縣。故曰廢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諸說舛異。依詩大雅鳧鷖孔疏引鄭

志答張逸說。謂爾雅廢縣浮沈。與大宗伯以鯀沈祭山林川澤義異。是後鄭亦謂廢縣非鯀。則不當如孫叔然之說。但未
知先鄭說若何也。先鄭引此者。以廢縣證此經之幾。以浮沈證此經之沈。小子。凡沈辜侯禴。飾其牲。先鄭注亦引爾

雅爲說。後鄭說沈同先鄭。而以幾爲刳。則不從先鄭說。廢縣浮沈。互詳大宗伯、校人、小子疏。引大宗伯職曰。以
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者。證祭有沈辜也。彼埋作狸。古今字。山川林澤。彼文作山林川澤。此疑誤到。

罷。彼作羈。宋石經同。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作罷。釋以披羈牲也。後鄭從今書作羈。音義皆殊。劉昌宗於此罷音
乎逼反。是合罷於羈也。大宗伯音義云。罷如字。一音芳皮反。詒譚案。史記封禪書。秦德公磔狗邑四門。又月令。

九門磔禴。風俗通義祀典篇云。於九門殺犬磔禴。此並辜禴用犬之事。又案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羸物。注云。時
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則山林川澤。及四方百物。皆用純色。此沈辜得用騶者。蓋謂非時皆祭

及祈禴之事。則不必用羸物也。互詳牧人疏。云龍讀爲騶者。巾車注亦同。云謂不純色也者。牧人杜注云。羸。謂雜
色不純。羸。駢字通。亦詳彼疏。云玄謂幾讀爲刳者。據士師作刳。正祈字也。肆師祈耳注云。故書祈爲幾。與此經同。

彼注破祈爲禴。與此讀爲刳不同。當以此注爲正。凡經祈耳幾耳字。並當爲刳。詳小子
疏。云耳當爲耳刳。耳者。禮之事者。當爲。賈疏述注作讀爲。肆師注同。詳彼疏。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

政治。相。謂視擇。〔疏〕凡相犬牽犬者屬焉者。與旄人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同義。蓋亦在犬人本職官屬之外。
知其善惡。無負數者也。賈疏云。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

若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織是也。吳廷華云。牽犬。以田犬言之。
注云相。謂視擇知其善惡者。春官敘官注云。相。視也。矢人注云。相。擇也。是相兼視擇二義。莊子徐無鬼篇。徐

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所謂視擇知其善惡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

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弗使冠飾者，著墨幘。若古之象刑與。

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疏」掌收教罷民者，此宜掌圜土之獄。血鄉士途士縣士之獄異。

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疏〕爾雅釋詁云：收、聚也。謂收聚罷民於圜土之地而教之。即

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是也。賈疏云：此罷民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不入圜土。云收教者，入圜土見

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服焉者，賈疏云：以版履書其罪狀與姓名，著其背，表

示於人，是明刑也。注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幘。若古之象刑與者，墨、幘、宋大字本、岳本、附釋音本、嘉靖本、並作

黑。釋文同。蜀石經及舊注疏本並作墨。與賈疏合。今從之。阮元云：幘、依說文當作幘。賈疏云：案李經緯云：三

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幘、赭衣、雜履。中罪。赭衣、雜履。下罪。雜履而已。象刑者，則尙書

象刑直。墨幘，略言之。其實亦有赭衣、雜履。無文。故云與以疑之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御覽刑法部引尙書大傳

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幘，以居州里，而民恥之。又引鄭注云：純、綠也。時人尙

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履、履也。幘、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

下刑易一。輕重之差。案據大傳注，是惟下刑墨幘為無冠飾。與此經教罷民法相類。故注引以為釋。赭衣、雜履之類，

其刑差重，不止無冠飾矣。賈疏以墨幘為上罪，又謂鄭略言，並非。又案北堂書鈔象刑部引大傳云：唐虞象刑，犯墨

者蒙卓巾。犯賸者以墨幘其賸。是墨幘有蒙首蒙賸之異。此注以墨幘證說弗冠飾，則自據首服而言。荀子正論篇楊注

說墨幘，亦云：但以墨巾蒙其頂是也。云舍，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捨、釋也。舍、即捨之借字。占夢大史旬祝注並

讀舍為釋。釋之，謂免其罪。呂氏春秋貴直篇高注云：舍、不誅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

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者，即司救云：寔惡過失是也。此圜土聚教罷民，雖與坐嘉石者異，而其害人則同。故

大司寇：嘉石平罷民，亦云：害於州里也。云：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者，舉漢法為況。王應麟云：凡圜

史記馮唐傳：雲中守魏倫，削其爵，罰作之。孔廣森云：漢書音義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凡圜

士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為

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

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疏〕凡圍土之刑人也。不虧體。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入也。玄謂圍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疏〕其罰人也。不虧財者。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賈疏云。刑人不虧體。對五刑虧體者也。其罰人不虧財。對五刑疑出金爲罰虧財者也。注云。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者。加以明刑。不罰其身。故云不虧體。任之以事。不罰其金。故云不虧財也。司救云。其有虧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圍土。彼罰。爲未入圍土以前之事。故彼注訓爲撻擊。與此異也。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者。蜀石經。苦上有患字。爲民所苦。卽上云凡害人是者也。以經云不虧體。不虧財。故知未入刑者。云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者。此大司寇說嘉石平罷民之事。與圍土聚教罷民異。先鄭誤引之。賈疏云。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圍土二者爲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引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者。齊語文。韋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病。無伍。無與爲伍也。丈夫。稱家也。亦引大司寇以圍土聚教罷民。又管子小匡篇亦有此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民。不義之。衆恥以爲伍也。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先鄭引之者。亦證罷民卽彼罷士也。云言爲惡無所容入也者。先鄭釋齊語之義。士無伍。是無所容。女無家。是無所入。卽上文云三年不齒是也。云玄謂圍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正先鄭合嘉石圍土爲一事之誤。與大司寇注義同。賈疏云。按司寇職及救職。皆上論嘉石之罪民。下別云圍土之罰民。分明兩事不同。故後鄭謂圍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過淺別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王之同族。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

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桎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中〔疏〕守罪不羈。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桎或桎而已。弊。猶斷也。〔疏〕守盜賊。凡囚者者。謂盜賊。及凡以罪囚者。並械繫之於鄉士達士等獄。此官則守視之也。賈疏云。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圍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云上罪桎梏而桎者。罪。說文手部引作鼻。當據正。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三罪字同。桎。羈而桎。史記李斯傳所謂關三木。列女傳仁智篇魯孫母臧所謂水治是也。賈疏云。此一經所云五刑之人。三木之囚。輕重著之。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云王之同族。有爵者。桎者。賈疏云。縱重罪。亦

著一而已。以其辱之故也。注云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斂官注云。囚、拘也。賈疏云。以其既言盜賊。乃別云凡囚。明凡囚中無盜賊。盜賊重。故為罪人之首而言之也。鄭司農云。辜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

兩手各一木也者。釋文引漢書音義韋昭云。兩手共一木曰辜。兩手各一木曰桎。說文手部云。辜、兩手同械也。从手从共。共亦聲。周禮。上辜桎辜而桎。重文恭。辜、或从木。案先後鄭說辜。並與許同。其先鄭以桎梏為兩手各一

木者。既同為手木。而復制二名。於義難通。疑先鄭木專釋桎字之義。偶兼舉桎耳。非謂兩手各一木。一名桎。一名梏。釋文引韋昭說。正同先鄭。而不兼舉桎字。可以互證。蓋下後鄭說乃補釋桎字義。非破先鄭也。賈疏謂後鄭不從

先鄭。似未審依。經文云。桎辜而桎。則上罪手械雖共一木。其足械仍兩足各一木不共。蓋三木止有手辜。無足辜。故其字从手為形。又王制孔疏引鄭舜典五宅三居注云。宅、讀曰咤。懲艾之器。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

辜二。彼文疑當作桎二、梏二、辜一。蓋桎梏左右手足各一。故云辜二、梏二。辜則兩手共一。而足無之。故云辜一。傳寫譌誤。遂不可通耳。又案桎、辜、桎、亦或通稱校。易噬嗑初九。履校滅趾。无咎。上九。荷校滅耳。凶。王弼

注云。校者。以本絞校者也。即械也。械者。取其通名也。又謂屢校即桎。為薄戮。荷校為極罰。依易義。屢校輕而荷校重。而此經下罪桎梏。大司寇嘉石罷民未麗法者亦著桎。則與彼義不相應。書康誥孔疏引鄭易注。謂荷校滅耳。

即書之則。臣從君坐割耳之刑。則王說非鄭義也。云玄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桎者。大司寇注義同。云中罪不辜。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者。經中罪止言桎梏。不言辜。明手足各一木。下罪止言桎。又不言桎。明又去足木。而留手

木也。云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辜或桎而已者。以親貴優假之。雖上罪。同於中下。不兼著三木也。命士。謂王下士一命以上。周之爵下及命士。故下士以上為有爵。詳大宰疏云。弊。猶斷也者。大宰注義同。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出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

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教。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桎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疏〕及刑罪於桎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桎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衆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殺。及刑

告刑于王者。猶文王世子說侯國法獄成。有司讞于公也。賈疏云。此經謂欲行刑之日。云以適市而刑殺之者。賈疏云。謂死罪刑罪有二種。以適市者。據庶姓又無爵者也。若有爵及王同姓。即於甸師也。注云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

行刑。及所刑姓名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今日行刑。即鄉士遂士所協刑殺之日。所刑姓名。謂囚之姓名。必告於王。明不敢擅刑殺。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者。據文王世子文。鄭彼注云。

辟。亦罪也。引之者。證告刑于王。當告以所刑姓名及所當之法也。云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者。賈疏云。凡囚。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有獄。惟問之時。各於本獄之所。獄成上於王時。則使掌囚掌之。及欲刑殺。掌囚還付士。若然。上皆云士師受中。協曰刑殺。刑殺各於本獄之所。今此經云以適市者。此文止謂六鄉之獄在國中。推問在獄。行刑殺則在市。若遂士以下。自在本獄之處刑殺之。故此云。士、鄉士也。若遂士以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案鄭賈並以適朝與適市文自相對。鄭鑄、俞樾則讀奉而適朝士爲甸。謂既告刑于王。卽奉之而適朝士。以朝士掌外朝之法。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相對。加明梏者。卽朝士加之。其說亦通。云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者。此明梏與大司寇司圍之明刑義略同。鄉士書甸之姓名。與所犯之罪狀於囚所著之梏。謂之明梏者。言明著其罪名以示衆也。云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者。賈疏云。案上經王之同族。及有爵。囚時並無梏也。云以適市就衆也者。王制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孔疏云。謂殷法。彼法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黃以周云。御覽引司馬法云。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威小人也。然則刑人於市。亦是周法。案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黃說是也。云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者。對王族及有爵者於甸師。不於士也。

甸師氏以待刑殺。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疏〕凡有爵者。與王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疏〕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者。此謂親貴犯大罪。不在八議之科者也。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禮戴記。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蠱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案依前注。有爵者。據命士以上。駁異義云。大夫以上者。欲證刑不上大夫。故就其文義。實不異也。注云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以經云奉而適甸師氏。嫌不適朝。故特釋之。明亦與上庶姓等奉而適朝。告刑於王同也。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是由朝往之證。云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者。下掌戮云。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于甸師氏。則知雖不於市。亦使掌戮刑殺之。行刑殺之日。獄囚衆多。則待掌戮刑市訖。乃至甸師氏行刑也。引文王世子者。證王族亦有刑殺。及必於甸師之事。禮記陸孔本。異姓並作百姓。彼釋文云。本或作異姓。非據此注。則作異姓者是也。彼注云。犯。猶干也。術。法也。孔疏云。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爲一體。不得狀有私也。案五詳甸師疏。

掌戮掌斬殺賊搏而搏之。斬以鉄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謀、謂姦寇反聞者。賊與謀。〔疏〕

掌斬殺賊謀而搏之者。掌刑五刑之囚。并戮尸之法。賈疏云。自此經以至刑盜于市以下。皆據死罪而言。此經惟據賊謀二者而言。二者雖同大罪。仍擇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之則同也。注云斬以鉄鉞者。說文車部云。斬、截也。爾雅釋詁云。斬、殺也。斬、殺、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賈疏云。鉄鉞是斬之物。案魯語云。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注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注云。謂犯斬罪者。中刑用刀鋸。注云。用刀以劍之。鋸以斧之。如是刀中容棄市。其次用鑽鑕。注云。鑽、額涅墨。斧、割勢。謂宮刑也。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用鉄鉞之事。案賈引國語注。與書舜典孔疏引賈逵說略同。蓋亦賈注也。云若今要斬也者。公羊文十六年何注云。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釋名釋喪制云。斫頭曰斬。斬要曰要斬。斬、暫也。暫加兵。即斫也。云殺以刀刃者。即釋名所謂斫頭也。通言之。亦謂之斬。云若

今棄市也者。漢書景帝紀。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釋名釋喪制云。市死曰棄市。衆所聚。與衆人共棄之也。云謀。謂姦寇反聞者者。夏官環人注義同。云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者。以經兼言斬殺。故知論其罪之輕重。大者斬之。小則殺之也。云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者。左成二年傳。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圍之。殺而膊諸城上。杜注云。膊、磔也。鄭意經云斬殺賊謀。不當復云搏。故以聲類讀爲左傳之膊。明與環人搏謀賊。

司隸搏盜販之搏異也。云膊。謂去衣磔之者。段玉裁云。說文肉部曰。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此膊字本義。方言膊。暴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僂爲膊。燕之外郊。朝鮮冽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下文

率之注云。謂磔之。此云謂去衣磔之。去衣者。暴露也。於膊義爲近。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親、總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

〔疏〕注云親。總服以內也者。舉最輕之服。以明通駭五服也。賈疏云。親。謂五服。殺其親。據人之親。與王之親。皆謂五服以內。云焚。燒也者。廣雅釋言同。說文火部云。焚、燒田也。是焚本爲燒田。段爲刑名。釋名釋喪

制云。死於火者曰燒。燒、焦也。引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賈疏云。案離卦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注云。震爲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爲剛決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忍也。突如震之失毛。不知其所。如又爲巽。巽爲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辭刑之。各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

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專屬

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專屬

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專屬

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專屬

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專屬

弑父母者而言。此經殺親。廣咳總服以內。則不專爲不孝之刑。左昭二十二年傳云。獲鄆。焚諸王城之市。則王子朝之黨。是叛臣。亦用焚如之刑也。竊謂此經膊焚辜肆皆謂先殺而後戮其尸。此殺其親者焚之。當先殺科罪。既殺而焚之。非生焚之也。易及左傳義亦並當如是。漢書匈奴傳。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此非博會經義。別制淫酷之刑。古無此法也。云辜之言枯也。謂斃之者。惠棟云。荀子正論云。斬斷枯槩。注引韓子內儲說上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辜即枯也。又莊子則陽有辜人。辜、枯、字古通。桂馥云。說文尙部。尙、枯也。玉篇。枯、乾通。說苑。說苑善說篇云。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案惠棟說是也。漢書景帝紀。顏注云。斃、謂張其尸也。說文。築部云。斃、辜也。辜與大宗伯。斃辜義亦同。斃人。猶斃牲也。呂氏春秋行論篇云。舜殛鯀於羽山。副之以吳刀。副與斃同。亦謂斃之。韓非子說難篇亦云。甚弘分脰田。明辜。則皆斃刑也。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

三日刑盜于市。陪、僇尸也。肆、猶申也。陳〔疏〕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者。謂平民自相殺者。殺而肆其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疏〕尸於市三日也。注云陪。僇尸也者。說文足部云。陪、僇也。

引春秋傳曰。晉人陪之。又左傳襄十一年杜注云。陪、斃也。人斃則尸僇。故曰陪也。云肆。猶申也。陳也者。廣雅釋詁云。肆、伸也。申、伸、古今字。陳義見春官。斃官注。論語憲問集解引鄭注云。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互詳鄉

士疏。云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者。以殺人之外。別出刑盜。明以其罪大別異言之。然則盜刑於市。亦肆之三日也。鹽鐵論刑德篇云。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盜傷者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漢律

刑盜亦特重。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與周法同意。刑殺之。〔疏〕合入四刑者。雖不陪。亦刑之在市。故總言亦如之。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者。賈疏云。一也。〔疏〕

謂不陪。陪者。陳尸使人見之。既刑於隱處。故不陪之。案賈說是也。刑於甸師氏者。無肆市法。詳鄉士疏。又案此有爵與王族殺雖同處。但王族尊。則非刀刃之殺。經通言不別。其實異也。注云罪二千五百條者。五刑。刑各五百條。詳司刑職。云上附下附刑五而已者。賈疏云。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案賈據服問文。麗附訓同詳大司寇疏。云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者。謂或刑或殺。皆決之於市也。凡軍旅

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戮。謂膊。〔疏〕云。此云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者。田役。謂田獵起徒役。詳大宰疏。賈疏

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焚辜肆。〔疏〕云。此云軍旅田役斬殺刑戮。皆使掌戮爲之。案士師。大師。帥其屬而

周禮正義 卷六十九 一七

釵逆軍旅犯禁者而戮之。鄉士云。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亦云。凡郊有大事。刑戮其犯命。彼並不使掌戮者。此等皆權時之事。軍旅之閒。或可臨時即決。不假掌戮者也。是以戎右職云。掌戎車之兵革使。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引戰于殺。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是也。注云戮。謂臠焚辜肆者。皆謂戮其尸也。鄭以此文於斬殺之外別言刑戮。故以臠焚辜肆解之。即斂官注所云。既斬殺又辱之是也。墨者使守門。

斂者。無妨。〔疏〕墨者使守門者。此言墨劓以下刑人。既刑之後。各任以職事。皆據其多者而言。依天官斂官酒人鑒於禁御。〔疏〕人籛人醢人臠人髡人內司服縫人等。皆有奄。則宮者不必定守內。餘四者當亦然也。墨者使守門。即司門之徒。守王城十二門者。凡諸官府廩庫之門。或亦以墨者守之。賈疏謂此即關人掌守王中門之禁令者。非也。王宮之關人乃奄人。即在後宮者守內之中。非墨者也。詳天官斂官疏。注云斂者。無妨於禁御者。司刑注云。墨、斂也。門所以禁御人之關。劓者使守關。截鼻者亦無妨。〔疏〕劓者使守關者。賈疏云。此則王畿五百里上面有三入。故無妨使斂者守之也。劓者使守關。以貌醜遠之。關。十二關門。劓者守之。案依賈說。此守關即司關之徒。與上守門為司門之徒相類。管子揆度篇云。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對文門與關異。散文則通。門父。即此守關也。注云截鼻者亦無妨以貌醜遠之者。司刑注云。劓、截其鼻也。關在畿置。視門為遠。故云遠之。

宮者使守內。以其人道絕也。〔疏〕宮者使守內者。賈疏云。此所守。則寺人之類。守正內五人之等是也。詒通王宮內諸奄官及關人言之。不徒寺人也。詳天官斂官疏。注云以其人道絕也者。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守內與嬪婦同處。故絕其人道。韓非子離一篇云。管仲對齊桓公曰。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云今世或然者。漢時宮中用宦者。別者使守圍。斷足驅衛禽。無急行。〔疏〕圍中驅禽獸者也。案賈說非也。守圍。即天官圍游之關人。凡圍故舉以為況。

別者使守圍。斷足驅衛禽。無急行。〔疏〕圍中驅禽獸者也。案賈說非也。守圍。即天官圍游之關人。凡圍游之門。不必以墨者守之。詳天官斂官疏。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者。司刑注云。別、斷足也。無急行者。禽獸在圍。驅衛之而已。無事急行逐捕也。漢志顏注云。驅御禽獸。無足可也。彼似亦用鄭義。則疑顏所見本。衛或作衛。御與衛古字通。此與田僕驅。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玄謂此出五刑之逆注義同。亦得通也。詳彼疏。髡者使守積。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為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也。

宜〔疏〕髡者使守積者。此輕刑。在司刑五刑之外者。漢書刑法志顏注云。積、積聚之物也。案積即大司徒遣人委人委積之積。凡米木薪芻之積聚以給用者皆是也。蓋兼倉廩及露積二者而言。詳大司徒疏。注鄭司

農云。髡當作完者。作。錢鈔本。及宋附釋音本。注疏本。岡本。並作爲。先鄭以周時無髡刑明文。故依聲類讀爲完。段玉裁云。大鄭改字。後鄭如字。漢刑法志曰。完者使守積。字正作完。蓋用漢人改字之。周禮仲師所本者也。呂飛鵬云。漢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城且春。此司農所據。臧庸云。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本又作完。徐戶官反。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考說文。元。完。從一。兀聲。髡。從彡。兀聲。髡髡或从元。是完髡聲相近。班義與鄭農同。徐仙民音戶官反。則徐本禮記注亦作完。鄭注禮記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云。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者。賈疏云。以此爲圖土罷民解之。不從者。掌戮所掌。皆虧體。獨以此爲不虧體。於義不可。故後鄭引文王世子解之也。詒讓案。漢法完輕於髡。後漢書明帝紀李注云。完者。謂不加髡削。亦曰髡。說文而部云。髡。髡不至髡也。或作耐。見漢書高帝紀顏注引應劭云。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鬢髡。故曰髡。禮運孔疏云。古者犯罪。以髡其鬢。謂之耐罪。史記索隱引江遂云。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據應孔說。則完者蓋唯去頰毛及鬢。不鬪髮。以其非肉刑而役作。與圖土罷民之刑相當。故云居作三年。不虧體。賈以掌戮所掌皆虧體離之。然髡亦不可以爲虧體。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大司寇罷民有二。重者入圖土。非積聚所在。輕者坐嘉石。則役諸司空。或別使守積。然經無明文。故後鄭不從耳。云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鬪其類者。後鄭以上鬪宮刑皆罪之入五刑者。惟此髡爲五刑所無。故謂出五刑。而減從輕比者也。文王世子注云。鬪。割截也。賈疏云。此鄭亦無正文。若合宮者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公族無宮刑。不鬪其類。王家同族犯淫罪者。亦當與諸侯同不宮之。亦是不鬪其類之意。王應電云。注非也。公族不鬪其類。但可減爲則以下耳。苟降用髡。則應鬪則者不獲減刑乃反重邪。案王說是也。以司刑考之。宮刑輕於殺刑。而重於鬪鬪。則不宮者減一等。正當改爲鬪。今乃止從髡。於刑實太輕。但同時髡刑所附何罪。經典無文。二鄭及賈氏所釋又皆未甚確。姑闕所疑。以俟討覈。云髡頭而已者。後鄭依字爲釋。說文彡部云。髡。鬪髮也。云守積。積此隱者。宜也者。凡積聚倉廩等。必在隱奧之處。以防盜竊。故云在隱。賈疏云。按王同族犯餘罪。刑於甸師氏。刑於隱處。今同族既不宮。亦當於隱處罪之。此守積亦是隱處。故知髡者使守積。是王同族不宮者必矣。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疏〕掌五隸之灋者。謂簡閱隸民。部署員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疏〕之法。亦此官之官法也。注云五隸、

謂罪隸四翟之隸也者。據下文爲說。云物。衣服兵器之屬者。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賈疏云。卽下文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國之兵是也。

器凡囚執人之事。

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疏〕帥其民而搏盜賊者以下四者。皆此官帥五隸

之辱事。廣雅釋詁云。辱、汚也。謂卑褻汚賤之事。若左昭四年傳說內冰云。隸人藏之。彼隸人。蓋即五隸之民。亦

役辱事之一端也。云凡囚執人之事者。吳廷華云。囚、拘繫也。執、擒致也。言搏又言囚執。則囚執又在盜賊之外也。

莊存與云。囚執人。句攝罪人也。注云民。五隸之民也者。序官貉隸注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為役員。其餘謂之

隸民是也。賈疏云。上序官。五隸皆百二十員。員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者。

祭義注云。任、所擔持也。先鄭以任訓持。故以任器為任持之器。若杖械之屬。云此官主為積聚之也者。廣雅釋詁云。

積、聚也。吳廷華云。官府所需。使隸連而積之。云玄謂任。猶用也者。牛人注同。破先鄭以任器為任持之器。廣明

咳衆用器也。賈疏云。用器。除兵之外。所有家具之器。皆是用器也。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疏〕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者。此亦即役國中之辱事。以其三者事尤大。故別著之。典祀掌外祀之兆守。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黷役于司隸而役之。即祭祀之役事也。左廡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隸人牧園各贖

其事。即賓客之役事也。注云煩。猶劇也者。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劇、繁多也。釋名釋言語云。煩、繁也。是

煩、繁、劇、義同。卑褻事必繁多。故云煩辱之事。引主喪禮下篇者。既夕篇文。此引以證喪紀隸民役煩辱之事。彼

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涅、塞也。為人復往襲之。又示鬼神不用。案依鄭說。則彼隸人專指罪隸。不

及四翟之隸。疑凡役事多用罪隸。而四翟之隸。則多共守衛。故下文守王宮者不及罪隸。國策趙策。豫讓變姓名為

刑人。入宮塗廁。蓋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

即為罪隸役作也。

厲、遮。〔疏〕掌帥四翟之隸者。此助守政。與師氏虎賁氏為官聯也。翟與狄同。蠻、閩、夷、貉四隸。總謂之四翟之

例也。〔疏〕隸。猶師氏云。四夷之隸也。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也。師氏注云。旃布弓劍不同也。賈疏

云。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鹿裘。執弓矢。云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者。賈疏云。即師氏職云。

帥四夷之隸守王宮。野舍亦如之者是也。注云野舍。王行所止舍也者。謂王師田巡守會同等在道路所止舍。若掌舍

所掌者也。云厲。遮例也者。釋文云。例、本又作列。案作列是也。蜀石經亦作列。山虞先鄭注云。厲、遮列守之。

典祀墓大夫注亦並作列。守野舍之厲禁。即師氏所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厲與列同。例即列之借字。詳師氏及山虞

所掌者也。云厲。遮例也者。釋文云。例、本又作列。案作列是也。蜀石經亦作列。山虞先鄭注云。厲、遮列守之。

典祀墓大夫注亦並作列。守野舍之厲禁。即師氏所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厲與列同。例即列之借字。詳師氏及山虞

所掌者也。云厲。遮例也者。釋文云。例、本又作列。案作列是也。蜀石經亦作列。山虞先鄭注云。厲、遮列守之。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疏〕。掌固、司險所掌。凡有地守者。罪隸皆役之。云

掌使令之小事者。亦冢上百官府而言。官府大事。自有當官之胥徒共其使令。故罪隸唯共使令之小事也。注云。役給其小役者。即司隸云。役其煩辱之事。對軍旅田狩溝洫城道諸大役。當合衆庶。非罪隸所任也。 凡封國

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爲牽傍。此官主爲送致〔疏〕。助爲牽傍者。牛

引之校移牛助爲牽傍五字於夷隸掌役牧人掌牛下。云夷隸役牧人養牛。則當助牧人爲牽傍。牛助爲牽傍五字。當在夷隸。不當在罪隸也。又云。牛人。凡會同軍旅行役。其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此助爲牽傍。蓋亦謂兵車之牛。鄭依

誤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罪隸牽傍之。非也。案王說是也。又凡封國若家下。當依王說。補子則取隸焉五字。詳閩隸疏。注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者。建諸侯爲封國。立大夫家爲立家也。家。即采

邑。書盤庚云。永建乃家。僞孔傳云。卿大夫稱家是也。云牛助爲牽傍。此官主爲送致之也者。此先鄭依誤書爲說。謂封國立家時。罪隸以牛助送致其任器也。云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者。賈疏云。國家以官牛諸侯及大夫家運物

往至任所。案鄭賈並依誤本爲說。謂若詩小雅黍苗箋說召伯營謝轉隸之役。有車牛牽傍等是也。云隸罪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者。此皆指大車轅外之牛而言。牛人注云。牽傍。在轅外輓車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

蓋轅中之牛。自有將大車者御之。其在轅外之前及兩旁之牛。則此隸助牽之也。賈疏謂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選遣二隸。前者牽前牛。傍者御當車之牛。失之。互詳牛人疏。又案此助牽傍者。依王說。當爲夷隸職文。鄉師注引司

馬法云。輦殷曰胡奴車。釋名釋車云。胡奴車。東期以罪沒入官爲奴者引之。彼胡奴當即此夷隸。或兼掌輓輦之役與。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與其厲禁

者如蠻隸之事者。王應電云。上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厲隸。未及於罪禁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之事。十四字疑閩隸脫簡。而誤見於此。王引之云。其守王宮下脫者字。與其下脫守字。

夷貉隸皆云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不應閩隸獨無此文。當如王應電說。移罪隸其守王宮三句於閩隸。而補者字守字。案王說是也。吳廷華、姜兆錫、方苞、江永、浦鏜、阮元、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疏〕掌役校人養馬者。賈疏云。為校人所役使。以養

馬。案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圍。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詒讓案。此與圉人為官聯也。墨子天志下篇說俘虜云。丈夫以為僕圉。即養馬之隸也。云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者。亦從師氏及司隸也。國語晉語云。昔成王盟諸

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彼蓋以蠻夷君長。而使率其民掌守望之事。雖非蠻隸。而所役當同。賈疏云。執其國之兵。蠻隸、閩隸。俱是刀劍也。云在野外。則守厲禁者。謂野舍蕃衛內外列也。

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此蠻隸或兼司隸守外列。與師氏所守。內外互相備與。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杜子春云。子。當為祀。玄謂掌子者。王立。〔疏〕掌役畜養

安石云。役。役於掌畜也。王引之云。蠻隸役於校人。夷隸役於牧人。貉隸役於服不氏。不應閩隸無所役之官。畜上蓋脫掌字。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案王說是也。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為之役也。子上又有脫文耳。案王說是也。方苞亦以子則取隸為罪隸之文。又職未掌字下當依王說。補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夷之事十九字。詳夷隸及罪隸疏。

注杜子春云。子當為祀者。杜依誤本而讀子為祀。子。祀聲相近。云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者。後鄭亦依誤本為說。惟不破字。與杜小異。鄭意世子亦當置家臣。若諸子注云。國子屬大子。彼國多貴。則為宮臣。此隸民賤。則為宮臣役也。賈疏云。言掌家事者。若國事不使隸。今取隸。故以家事而言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疏〕掌役牧人養牛馬

云。為牧人之所役使。牧牛牲。王引之云。養馬。乃蠻隸之事。不得屬之夷隸。馬字蓋衍文也。夷隸不養鳥。則不得與鳥言。養鳥乃閩隸之事。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閩隸養鳥。亦當與鳥言。與鳥言三字。當在閩隸阜蕃教擾之下。承

掌字連讀無疑。案王說是也。又養牛下。當依王說。補牛助為牽。符五字。詳罪隸疏。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者。先鄭依誤本為說。以此職云。掌與鳥言。貉隸云。掌與獸言。二官皆以夷狄之人為之。明其人能解也。云

曉鳥獸之言者。先鄭依誤本為說。以此職云。掌與鳥言。貉隸云。掌與獸言。二官皆以夷狄之人為之。明其人能解也。云

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者。僖二十九年左傳文。杜注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臨朐縣。葛盧。介君名也。案介。卽列子黃帝篇所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是也。此引之者。證夷狄人或曉鳥獸語也。賈疏引賈服注云。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賈服說亦隱據此經。云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者。兼釋貉隸文。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兵。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疏〕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疏〕而字衍。以上三職文例校之。王

說。是也。注云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圍檻也者。以上閩隸養鳥阜蕃教擾之。此貉隸養獸。止言教擾。不言阜蕃。故釋之也。知獸爲猛獸者。據服不氏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是也。圍檻者。養獸之圍。說文口部云。圍、

養畜之圍也。木部云。檻、權也。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

曰圍也。廣雅釋宮云。檻、牢也。當爲弓矢。

周禮正義

卷七十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

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嚴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疏」掌憲邦之刑禁者，贊大小司寇。布刑禁於天下也。國語周語云：武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疏〕反及森內，布憲施舍於百姓。章注云：憲、法也。管子立政篇亦載布憲五鄉鄉師及所屬州長之事。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彼布憲，即布法。若大宰布治法之類。此官布刑禁，則憲為表縣，其義不同，而循行表示，通於天下，與彼事亦異也。云達于四海者，明此官所布，通于九服也。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者，小司寇注同。詳小宰疏，云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者，據士師文，小司寇注義同。云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者，於、舊本並作于。案注例當作於。蜀石經下於字不誤。今并據正。此皆據大司寇職為說。今案司寇正月布刑，即縣書象魏。鄭以縣書別為正歲之事。在布刑之後兩月，非也。詳大司寇疏，云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者，以此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即大司寇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之事也。必以旌節者，章節云：道路用旌節。此宣布刑禁，亦道路之事。故所用節同。云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者，之於於字，舊本亦誤于。今據蜀石經正。鄭以此云憲邦之刑禁，當大司寇職，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為正歲縣書之時。又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即此憲刑禁之事。故謂與司寇布刑同在正歲。然大司寇縣刑象，自在正月。鄭以為

在正歲者非也。至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雖亦以正月之吉就道。然其所宣布者。遠及邦國都鄙。達於四海。必非一時所能徧達。則其憲刑禁。雖承正月之吉爲文。實當在正歲之後。布憲憲刑禁。斷不能與大司寇縣刑象同時明矣。鄭說亦誤。互詳大司寇疏。知憲刑禁縣於門閭者。據士師五禁書而縣於門閭。明此布憲所縣。亦在門閭也。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者。漢書谷永傳顏注云。丁寧。謂再三告示也。鄭意大司寇布刑。布憲則宣命。司寇縣書象。魏。布憲亦縣書門閭。所謂屢丁寧也。云詰。謹也者。大司寇詰四方注同。云使四方謹行之者。布憲布之四方。所以使四方謹行刑禁也。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地文。此所引與郭本不同。詳職方氏疏。四海。謂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者也。詩商頌殷武孔疏引鄭尙書注云。堯制五服。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若然。周則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爲四海。與唐虞制微異。以其九州大界不同。故每面相較近五百里也。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疏〕凡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賈疏云。謂征伐巡守田獵。皆是大事合衆庶也。互詳大司寇疏。云則以刑禁號令者。以合衆庶。慮其干犯刑禁。故此官號令。使衆徧知之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司。猶察也。察此四者。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疏〕以告者者。凡斬殺戮及傷人。皆距當獄者也。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玄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

於法當誅者。恐其有不達於官。故司察而告之。經不以告。通承上句而言。此皆慮小民窮冤失職。通其壅閼之事。與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同意。注云司。猶察也者。師氏注同。司。卽今之伺字。謂候察而搏之。云察此四者皆於司寇罪之也者。以司寇主刑。禁殺戮卽司寇之屬。明經云以告而誅之。卽告於司寇而罪之也。云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者。此謂擅故殺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斬、殺、戮。三者不同。卽掌戮所云。斬、殺、戮、刑、戮。注云。斬以辜鉞。殺以刀刃。戮。謂臠焚辜肆是也。云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者。此謂故傷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傷人者刑。不見血。蓋不以傷人論。不抵刑也。月令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淺者曰傷。明創爲傷之深者。鹽鐵論刑德篇云。古者傷人有創者刑。有創。卽見血也。說文夬部歎字注亦云。戰見血曰傷。賈疏云。恐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人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爲傷人。若不見血。不爲傷人也。若然。隗跌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

之深者。鹽鐵論刑德篇云。古者傷人有創者刑。有創。卽見血也。說文夬部歎字注亦云。戰見血曰傷。賈疏云。恐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人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爲傷人。若不見血。不爲傷人也。若然。隗跌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

不爲傷人乎。然今言見血乃爲傷人者。止爲蹉跌及刃物麗歷應見血之等。不爲餘事而言。鄭司農云。擯獄者。距當獄者也者。管子君臣下篇云。治斧鉞者。不敢讓刑。尹注云。讓、猶拒也。讓、擯、拒、距。字並通。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官司。而先鄭云距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案先鄭訓擯爲距。距、亦猶卻也。然則二鄭訓本略同。特先鄭說未明。後鄭更申其義耳。賈謂後鄭不從先鄭。似非。云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者。爾雅釋詁云。過、止也。賈疏云。有人見欺犯。欲向官所訟之。而過止不使去也。云玄謂擯。猶卻也者。說文手部云。擯、推也。推與卻義相成。公羊僖四年何注亦云。擯、卻也。云卻獄者。言不受也者。賈疏云。謂人有罪過。官有文書。追攝不肯受者。莊存與云。此經皆理未官司者。若云官文書追攝而不受。則既在官矣。按賈說甚誤。莊氏糾之。是也。鄭上注說斬殺戮。兼吏民言之。則鄭謂擯獄過訟。亦通吏民而言可知。卻獄不受者。謂小吏及府史胥徒阻人之來獄者。不受達其陳告之辭也。漢書淮南王賜傳云。故劾謁者衛慶死罪。強榜服之。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與此注卻獄事異。而義實同。蓋此經所云擯獄過訟。皆阻止獄訟之事。以獄大訟小。故獄言擯。訟言過。實則擯與過。義略同也。獄訟大小之異。詳大司寇疏。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擣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誣誕。此三者。亦刑所禁。

也。力正。以〔疏〕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齮。司齮云。禁其齮亂者。與此義同。力強得正也。〔疏〕此作暴。疑誤。詳地官敍官疏。亂暴力正。卽大司徒鄉八刑亂民之刑也。云作言語而不信者。卽大司徒鄉八刑造言之刑。大宰注云。造、作也。云以告而誅之者。亦告之司寇而罪之也。注云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誣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者。釋文云。誣、本或作慢。案士師八成擣邦令注云。稱詐以有爲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又管子立事篇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國語周語云。其刑矯誣。韋注云。以詐用法曰擣。加誅無辜曰誣。漢書宣帝紀顏注云。誣、誑言也。慢、謾、字通。賈疏云。侵陵。釋經亂暴力正者也。稱詐。釋經擣誣犯禁者也。誣誕。釋經作言語而不信者也。誣誕。謂浮設虛誕也。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者。謂本不正。而挾勢力之強。以自申得正者也。今案正。當讀爲征。言恃強力以相爭取。管子君臣下篇云。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漢書游俠傳云。力政爭疆。顏注云。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周書度訓篇云。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正、征、政。聲類並同。鄭

未得其義。漢書五行志注釋力政為以力相征討。又引或說以力為政相攻伐。並專據諸侯為說。此經力正則通於庶民。其義甚廣也。

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

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奚隸。女奴男奴也。〔疏〕凡國聚眾庶者。即布憲凡邦之大事合眾庶是也。云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者。與司厲司隸為官

聯也。司牧。謂監察之。禁殺戮注云。司。猶察也。方言云。監牧察也。史記酷吏傳云。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司牧。猶云牧司矣。注云。奚隸。女奴男奴也者。奚為女奴。隸為男奴也。賈疏云。案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

入于粟舂。是男女同坐為奴。天官酒人。漿人之等。皆名女奴為奚。五隸又是男奴。故云奚隸。女奴男奴。案奚詳天官敘官疏。云其聚出入有所使者。謂共官長之使令。或羣聚而出入也。蜀石經作其聚出入者有所役也。亦通。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

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者。謂修治國中九經九

險為官聯也。注云。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賈疏云。巡行者。國之道路。使其地之人治之。野廬氏直巡行不通之處。使人治之。使無陷絕也。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畿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是也。

王城居中。面各五百里。其邊界為四畿。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比。猶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疏〕比國郊及野之

者。與遣人司險為官聯也。賈疏云。此經所云。王為賓客在道。須尋供承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野。謂百里外。至畿。注云。比。猶校也者。大胥注同。云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者。賈疏云。宿。謂十里有廬。

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直言宿者。舉中言之。故云廬之屬以苞之。息。賓客晝止之處。詒讓案。楚辭初放王注云。夜止曰宿。毛詩召南殷其雷傳云。息。止也。遣人。廬有飲食。宿有路室。市有侯館。則廬惟可晝止。宿市以上有室

館。則可夜止矣。故此職以宿息關彼三者也。云井共飲食。樹為蕃蔽者。以宿息之處。皆有井以供賓客之飲食。有樹以為廬宿之蕃蔽。蕃蔽。謂為蕃離屏蔽。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干步而井。周書大聚篇云。闢關脩道。五里有郊。十里

有井。二十里有舍。彼雖非王國之制。亦道路必有井之證。又國語周語云。列樹以表道。若有賓客。則合守涂地。立鄙食以守路。此野廬氏掌達道路。則樹中亦兼有表道之事。不徒為廬舍之蕃蔽也。若有賓客。則合守涂地

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則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櫟之。築擊櫟以宿衛之也。有茲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疏〕有相翔者則誅之者。舊本並稅則字。今據唐石經、乾隆石經、宋大字本、岳本、王氏訂義本補。注云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者。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頌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注云。衆庶民遯守

固者也。明涂地旁民亦有受役於官更迭徵守之法。此人即掌固之衆庶也。此賓客道涂所出廬宿市旁之居民。平時既受守涂地之役。賓客至。因令給事客舍。供守衛之事也。云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者。相翔、昌翔、並疊韻連語。類禮

注釋辭爲相翔待事之處。相翔。或作相羊。亦作相伴。楚辭離騷。聊逍遙以相羊。王注云。逍遙、相羊。皆遊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相羊。翱翔也。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相伴。猶徘徊也。又馮衍傳注云。相伴。猶逍遙也。此相翔。亦謂徘徊觀望。伺閒爲盜竊者。賈疏謂昌狂翱翔。失之。鄭司農云。衆攘之。衆擊擄以宿衛之也者。賈疏云。謂其地

之人自衆擊擄。無行夜。故使宿衛自擊。宮正之等使行夜者擊擄校比直宿者。彼行夜者。與此異也。案依鄭賈說。此衆擄。令守涂地之人民爲之。則即持更。與官吏行夜擊擄異。詳宮正挈壺氏疏。云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凡道路

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者。凡昌翔觀伺於賓客之側者。姦人欲爲寇盜之事。故誅之。使不得近側也。凡道路

之舟車擊互者。敍而行之。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輶輹坻閣。〔疏〕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敍而行之者。也。案阮說是也。擊擊聲類同。戰國策齊策云。主者循軼之速也。轄擊摩車而相過。轄擊。卽所謂擊也。丁晏云。穀

梁昭八年傳。御擊者不得入。范甯集解。擊。挂也。釋文擊。劉兆云。挂也。本或作擊。注云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者。賈疏云。謂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更互相擊。故云擊互者。案互當與脩閭氏注障互。說文走部邇

互義同。謂舟車相摩管抵格。賈釋爲更互。乃望文生訓。非鄭指也。云車有輶輹坻閣者。阮元云。釋文作環輹。云本亦作輹。同。安輹當依陸本作環。因注云車有輶輹。故改從車旁也。賈疏云。案襄二十一年。晉欒盈有罪適楚。過於

周。周西鄙掠之。告於周。使候出諸輶輹。是輶輹也。孔廣森云。輶輹。漢時屬河南尹緱氏縣。薛綜曰輶輹坂十二曲。坻閣。卽劍閣棧道也。蜀志。建興十一年。治斜谷邸閣。坻。與邸同。故劉昌宗音坻都禮反。邸當作坻。說文自部。

秦謂陵坂曰坻。段玉裁云。釋文。坻字。徐之爾反。則字作坻。詒讓案。左傳襄二十一年杜注云。輶輹關在緱氏縣東南。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境。坻當從劉音爲正。徐邈本非。云舟有砥柱之屬者。賈疏云。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

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孔安國云。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是砥柱爲水之隘道者也。詒讓案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過砥柱關。酈注云。砥柱。山名也。亦謂之三門山。在魏城東北

大陽城東也。鄭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月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鍊石築出。勢連襄陵。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案鄭所引鄭說。蓋書禹貢注文。據其所引。則鄭不謂砥柱在虢界。賈引偽孔傳為釋。非鄭愜也。云其過之者。使以次序之者。序。舊本並誤敘。今據蜀石經正。凡注例用今字作序。謂為其迫隘。不能方軌維舟同時並過。則野廬氏為依次序行之。令其先至者先過。後至者不得爭越也。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辟。辟行人。亦〔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使守涂地者。亦〔疏〕爵者。至則為之

辟者。賈疏云。謂若諸侯之使。則有山國用虎節之等。若民自往來。則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上。皆為之辟止行人。使無侵犯者也。注云。辟行人者。闕人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云亦使守涂地者。與上為賓客聚櫟同。亦使道所出廬宿旁民為之辟行人也。案此當亦兼辟舟車。若左成三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是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為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者。即士師五禁之野禁也。注云。皆為防姦也者。橫行徑踰。不由正路。恐其為姦盜。故禁以防之。云橫行妄由田中者。謂不由田上之五涂。而躐墾晦以行者。六韜戰車篇云。殷革橫賊。賈疏云。不要。

東西為橫。南北為縱。但是不依道塗。妄由田中。皆是橫也。云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者。祭義云。是故道而不徑。注云。徑。步邪趨疾也。楚辭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王注云。徑。邪道也。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謂趨射邪道。以求急速。是謂之徑。毛詩鄭風將仲子傳云。踰。越也。凡有溝渠之處。不由橋梁。輒躐越而過。是謂之踰。管子八觀篇云。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城不可以橫通。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城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

止。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晏子為東阿宰。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此並禁徑踰之事。惠士奇云。徑謂之蹊。釋名釋道曰。蹊。僕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僕於正道也。衛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踰。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踰竇。不踰不踰。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案惠說是也。釋名云。射疾用之。即此注射邪趨疾之義。凡國之大事。比脩

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疏〕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者。典祀注云。脩除芟掃之。賈疏云。大事。謂若

有功效。詒讓案。大事。當兼有大賓客朝覲會同之事。互詳大司寇疏。注云。比校治道者名者。宰夫注云。比校次之名。謂治道人役之姓名。云若今次金敘大功者。賈疏云。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敘。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

爲次敘大功也。阮元云。按疏云。漢時有官名次金敘。敘字恐衍。蓋買本作次金丈功。俗本云次敘大功。今本轉寫互誤。各衍一字耳。賈云有官名次金。亦未可信。此注宜定爲若今次敘丈功。金與敘。形之誤。大與丈。亦形之誤。案蜀石經亦作次敘大功。與唐俗本同。此注似當以阮校爲是。孔繼汾校本同。又疑當作次敘人。掌凡道禁。絕蒙大巾。持兵杖。〔疏〕注云禁。謂若今絕蒙大巾持兵杖之屬者。疑亦漢律文。方言云。幘。巾也。大巾謂之帟。郭注云。巾主覆者。故名幘也。左哀二十五年傳。衛太子與渾良夫二人蒙衣而乘。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云。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此大巾疑卽蒙覆之巾。邦之有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然而絕蒙之義未詳。此與持兵杖。皆疑於爲姦盜。故禁之。〔疏〕邦之有大師者。舊本並批有字。今據唐石經校增。大司馬物者。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兼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閒。注云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者。詩齊風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毛傳云。夙。早。莫。晚也。注卽用彼文。卽司寤氏所云晨行宵行之類。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者。司稽注義同。云兼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閒者。賈疏云。內賊。謂賊在內起。反閒。謂外賊密來覘探。閒候國家。反彼論說。案反閒卽環人之謀賊。詳彼疏。

蜡氏掌除骹。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謂漬者。舊本說上曰字。今依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補。漬。釋文作漬。云又作漬。案曲禮本作漬。鄭注云。漬。謂相穢汚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賈疏云。彼謂四足之獸相漸漬而有疫死。此骹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音同。仍取四足死者。卽有肉腐之骹也。案後鄭不從先鄭讀爲漬。而又引曲禮此文以冠注首。於義既無所取。通校六篇之注。亦無此例。其爲傳寫錯互無疑。賈曲爲之說。非也。云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馮者。蜀石經漬作骹。疑誤。管子度地篇云。春不收枯骨朽脊。則夏旱至矣。亦以脊爲骹。段玉裁云。骹。鬻。漬。脊。脊五字。同在古音支佳部。公羊莊二十一年傳。大瘡。禮記注引作大漬。漢食貨志。國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瘠。卽故書之脊也。丁晏云。史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瘠。後漢彭城靖王恭傳。毀瘠過禮。卽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爲眡。先鄭云。眡。讀爲漬。玉篇步部。殯。病也。獸死也。義與鬻同。云謂死人骨也者。此與曲禮義不合。故後鄭不從。引月令曰。掩骼埋

周禮正義 卷七十 二十一

齧。骨之尚有肉者也者。段玉裁依浦鐸校。於齧下增一齧字。云月令曰之上。當有玄謂二字。司農從故書作脊。而易
 為漬。鄭君從今書作齧。而釋其義也。齧、同齧。說文曰。齧、或從肉是也。阮元云。此引月令。當本作掩骼埋齧。
 禮記音義云。齧、亦作齧。此疏引彼注云。肉腐曰齧。可證此作肉是淺人據今本月令所改。當訂正。案段阮校是也。
 月令孔疏引此注。亦重齧字。竊疑上引曲禮文宜繫於此。當云玄謂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下乃接引月令之文。蓋後
 鄭欲破先鄭脊漬之讀。故先引曲禮以證漬之不為人骨。更引月令明人骨之為齧。以證今書作齧之是也。然月令疏引此
 注。稱司農云。則唐初本已如是矣。齧、亦當從阮校作齧。序官注引月令。亦作齧。可證。鄭彼注云。骨枯曰齧。肉
 腐曰齧。禮記釋文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露骨曰齧。有肉曰齧。亦同鄭義。呂氏春秋孟春紀作掩骼覆髒。高注云。髒、
 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齧。有肉曰髒。高譚同先鄭。而義則與後鄭同。晏子春秋諫下篇。晏子曰。朽而不斂。謂之
 髒。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腐。所謂肉腐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後鄭不從先鄭讀漬。而謂髒關禽獸骨者。明漬不得
 為死人骨。而齧則得兼人及禽獸骨。亦以見今書作齧之義尤完備也。說文骨部云。鳥獸殘骨曰齧。齧、可惡也。則專
 以齧為鳥獸骨。與此注義微異。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與此注義微異。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蠲。讀如吉圭惟館之圭。圭、繫也。刑者。黜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疏〕云。大祭祀。謂郊祭天地。詒讓案。賈疏
 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謂不欲見人所穢惡也。〔疏〕云。大祭祀。謂郊祭天地。詒讓案。賈疏
 里。亦即鄉師之州里。據六鄉以內而言。云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郊野。通四郊六遂。及四等公邑言
 之。詳大司馬疏。賈疏云。大賓客。謂諸侯來朝。若據天地。其神位在郊。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
 郊外曰野。大總言也。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館之圭。圭、繫也者。蜀石經。如作若。惟作爲。宋大字本。如亦作若。
 案惟作爲。與宮人及士虞禮注同。似勝今本。賈疏云。毛詩云。繫蠲爲館。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段玉裁改
 讀如爲讀爲。云士虞禮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注。圭、繫也。詩曰。吉圭爲館。與此注爲惟有異。而作圭
 則一。蓋三家詩作圭。圭訓繫。蠲之本義訓馬蠲蟲。不訓繫。故易蠲爲圭。蠲從益聲。益聲與圭聲古音同在支佳部。
 蠲之古音同圭。詩天保。周禮宮人。蜡氏。尚書多方釋文皆曰。蠲音圭。此古音也。宮人注曰。蠲、猶繫也。詩云。
 吉蠲爲館。鄭注三禮時。多不從毛詩。此引吉圭。恐亦是三家詩有作圭者耳。孔賈在唐初。韓詩尚存。於兩吉圭皆未
 實言韓詩。而宋董道詩故。乃以吉圭係韓嬰章句。殊不可信。案段說是也。圭、繫。匠人注義同。白虎通義文質篇云。
 珪之爲言潔也。圭、珪。字同。云刑者。黜劓之屬者。賈疏云。之屬中。含有宮則也。云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者。

賈疏云。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圜云。任之以事是也。云凶服。服喪經也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注云。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賈疏云。凶服。五服皆是。云此所禁除者。皆爲不欲見人所藏惡也者。釋文云藏。今本多作穢。案蜀石經亦作穢。說文艸部云。藏。蕪也。穢。卽蕪之俗。阮元云。鄭用藏字。考工記注云。粵地塗泥多草藏。又函人注。無藏也。皆可證。詒讓案。凡大祭祀。大師。卽寶客等事。貴潔清。人復歸萃。此不誦。若有所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皆人所藏惡。故除禁之。不使見也。

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槩是也。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疏〕若有死於道路

置楬焉者。於。經例用古字。皆作子。不當錯出。埋。卽種之俗。經例用古字。當作種。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詳鑑人疏。此恤道燼之政也。詩小雅小弁云。行有死人。尙或墮之。毛傳云。墮。路冢也。埋而置楬。卽爲路冢矣。云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者。任器。詳牛人司隸疏。官。謂官府所治處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輩皆是。若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

云其人。其家人也者。謂死者之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者。漢書酷吏傳。尹賞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內穴中。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顏注云。楬。杙也。楬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此埋而置楬。亦謂以木爲杙。書其日月。楬於所埋之地。欲其有所辨識。待其人來可取之也。云今時楬槩是也者。詳職金疏。云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者。謂小吏主地治有部界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

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嗇夫論愛日篇云。刑法之理。鄉亭部吏足以斷決。是漢書鄉亭小吏。卽爲有部界吏。故此以爲况也。掌凡國之酖禁。禁。謂孟春掩。〔疏〕注云禁。謂

酖之屬者。據月令文。酖。亦當作酖。詳前疏。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

溝。瀆。澮。池。田開通水者也。

謂破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爲壩。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杜。鄂也。聖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葉誓曰。斂乃獲。斂乃阱。時秋也。

伯禽以出師〔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於、經例當作子。下同。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與遂人稻人征徐戎。〔疏〕為官聯也。國稼。謂國農之種穀者。地官敘官注云。種穀曰稼。賈疏云。溝瀆澮池。或田間通水。

或在田外。所須本為利民而造。其中有放溢奔流為害者。則禁之。云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春、農事將興。故為阱獲溝瀆。以去害而利民也。國語晉語云。鳥獸成。於是乎設罪鄂以實廟庖。韋注云。謂立夏鳥獸已成。設取獸之物。彼為取獸。則夏設罪鄂。較此微晚。要在秋前。與此杜塞之文不相妨也。月令季春云。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臚。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又管子四時篇云。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三政曰凍解。

修溝瀆。與此經合。注云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溝澮皆田間水道。詳遂人稻人疏。瀆者。說文水部云。溝、水瀆。瀆、溝也。一曰邑中溝。管子地員篇云。瀆田悉徒。戶注云。瀆田。謂穿溝而溉田。是瀆亦田間溝名。說苑臣術篇云。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曰。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是溝瀆以通水。所以備水災也。又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溝、瀆、澮、澮、為山間水道。以瀨水。與上三者為田間通水別也。國語周語韋注云。積水曰池。月令仲春。令毋漉陂池。鄭彼注云。畜水曰陂。

又荀子解蔽篇云。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跣步之澮。此溝大於澮。並與遂人之五溝異。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者。池穿地通水曰池。賈疏云。詩云。彼澤之陂。毛云。澤障曰陂。今云陂障之水道。謂障澤為陂之時。於澤通水入陂之道曰池。云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者。經上云溝瀆澮池之禁。是禦水潦。下云為阱獲。是禦禽獸。故知害於國稼。兼舍水潦禽獸二者言之。云阱。穿地為壑。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者。壑、舊本誤漸。宋注疏本同。今據宋附釋音本。汪道昆本。明注疏本正。釋文云。壑、本又作壑。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亦並作壑。案壑。卽壑之變體。掌固注。字亦作壑。說文井部云。阱。陷也。重文阱。阱。或從穴。又土部云。壑、阨也。廣雅釋言云。阱、阨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阱。謂穿地為壑。以張禽獸者也。云世謂之陷阱者。以其可陷禽獸。故謂之陷阱。中庸云。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是也。云獲。作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者。書費誓孔疏引王肅云。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國語晉語。鳥獸成。設罪鄂。韋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賈疏云。阱則深為。不須別設柞鄂。獲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惠士奇云。淮南子俶真訓曰。走獸擠脚。蓋設柞鄂以擠其脚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趙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

虎怒。決蹠而去。文選熒熒將校部曲文。李注引廷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為柞鄂。云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或遭其陷害人也者。春為阱壑。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

其陷害人也者。春為阱壑。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

其陷害人也者。春為阱壑。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

其陷害人也者。春為阱壑。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

其陷害人也者。春為阱壑。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

其陷害人也者。春為阱壑。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

其陷害人也者。春為阱壑。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

其陷害人也者。春為阱壑。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

陷害。故杜塞之也。引書棠誓曰。敵乃獲。敵乃阱者。今書作費誓。說文米部云。棗。惡米也。周書有棠誓。史記魯世家集解索隱引書亦並作棗。段玉裁。阮元並謂自唐以前皆作棠誓。至衛包乃妄改爲費誓。是也。又敵。今書作杜。尚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敵。阱。今書作穿。說文支部云。敵。閉也。讀若杜。敵塞也。案敵。杜。字通。費誓孔疏引鄭書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義卽本此經也。鄭以彼敵獲敵阱。卽此塞阱杜獲。故引以證義。云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者。釋文云。徐。劉本作郟。案郟。正字。徐。借字。說文邑部云。郟。邾下邑地。魯東有郟城是也。書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書。又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其事也。時秋也。蜀石經作時非秋也。亦通。賈疏云。彼不見時節。但此說在秋。明彼亦秋。故得有敵獲敵阱之事也。吳廷華云。費誓無春秋之文。其杜獲塞阱。蓋爲傷牛馬而設。鄭賈傳會爲伯禽以秋出師。謬矣。案吳說是也。竊疑此注。當如蜀石經。作時非秋。或鄭意棠誓敵獲敵阱。非當敵敵之時爲出師。特發此令。故注附及之與。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爲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及水蟲之屬。〔疏〕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沈。澹之假字。詳大宗伯疏。此申山澤之禁令。與山虞澤虞爲官聯也。玉篇隹部云。鼈。或作蟹。此謂山爲禽獸自然之居。澤爲魚鼈自然之居。就彼而害之。所殺尤多。故特禁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者。說文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垣曰苑。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圍。山之燕者也。蓋唯者得因山爲苑囿。其民間或就山林多禽獸處。爲藩垣遮格取之。若苑囿然者。此官則禁之也。云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荀子王制篇云。鼃鼃魚鼈鱉鯉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楊注云。毒藥。毒魚之藥。案爾雅釋木有芫魚毒。神農本草經艸部云。芫華可用毒魚。此澤之沈。卽芫華之類也。賈疏云。謂別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不謂燒。故不作燒。作沈也。案據賈說。則唐時別本。沈字蓋有作燒者。譌謬難通。故賈府之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疏〕 注云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者。謂禁人破涉。荀子大略篇云。水及入水捕魚蟹不時。行者表深。使人無陷。亦水禁之一端。賈疏云。或有深泉洪波。

沙蟲水弩。云及入水捕魚蟹不時者。此與敵人鼃人川衡澤虞爲官聯也。賈疏云。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合取魚。夏取則不時。皆禁之也。案取魚蟹之時。詳敵人鼃人疏。又月令仲春云。毋渴川澤。毋漉陂池。國語晉語云。鳥獸成。

水蟲孕。水處於是乎禁置屬。又云。魚禁鯢鮪。所謂取魚鼈之禁。荀子。苛察沽買過多。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疏酒亦水之類故也。王制篇云。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幾酒。及非時者。疏酒亦水之類故也。

注云。苛察沽買過多者。釋文云。買。一本作賣。幾訓苛察。詳司關疏。此謂民自買酒於市也。說文西部。云。酤。一曰買酒也。沽。卽酤之假字。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羲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案酒正酒人無官酤之文。明承平世酒酤亦在民。魯匡妄說。不足據。然雖民間沽買。但過多。則飲之將不節。故亦察而詰之。云及非時者。賈疏云。時。謂若酒醕惟祀茲酒。及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疏。謹酒者。說文言部云。謹。鄉飲酒。及昏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謹酒。曰。有政有事。無夷酒。疏。慎也。謂戒敕民使謹慎於飲。

酒。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晏子曰。古之飲酒者。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鵬三獻。過之者誅。此卽謹酒之事。注云。使民節用酒也者。謂用酒有節度。飲不及亂也。引書酒誥者。證謹酒之事。今書政作正。夷作彝。與鄭本異。宋附釋音本。巾箱本。注疏本。夷亦作彝。與今書同。阮元云。韓非引書亦作夷。賈疏云。有政之大臣。夷。常也。不得常飲。明如上文合飲時乃飲也。案賈釋蓋本鄭書注。

義。禁川游者。沈溺也。疏。禁川游者。說文水部云。汙。浮行水上也。重文泗。汙。或从囚聲。案游卽汙之借字。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云。舟而不游。注云。備波洋卒至沈溺也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洋洋。大水貌也。管子樞

善篇云。善游者死於梁池。故禁之也。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早。疏。掌夜時者。司夜告時。與挈壺氏爲官聯也。注云。夜時。謂夜晚早者。左

傳昭五年杜注。以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人定。黃昏。日入。舖時。日映。日出。隅中。爲十二時。其雞鳴至日入五時。卽夜時也。云若今甲乙至戊者。蜀石經及舊刻本。戊並誤

戊。今據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引宋蜀本正。賈疏謂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所據亦誤本也。王應麟云。疏以戊爲戊誤。甲乙至戊。謂夜有五更。西城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乙夜。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

守火。師內戶外數五止。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傳五夜。百以星分夜。以詔夜十夜禁。夜士。主行夜徵候者。疏。官各徵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噓呼備火。案王說是也。以星分夜。以詔夜十夜禁。如今都候之屬。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早。疏。掌夜時者。司夜告時。與挈壺氏爲官聯也。注云。夜時。謂夜晚早者。左

傳昭五年杜注。以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人定。黃昏。日入。舖時。日映。日出。隅中。爲十二時。其雞鳴至日入五時。卽夜時也。云若今甲乙至戊者。蜀石經及舊刻本。戊並誤

戊。今據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引宋蜀本正。賈疏謂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所據亦誤本也。王應麟云。疏以戊爲戊誤。甲乙至戊。謂夜有五更。西城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乙夜。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

守火。師內戶外數五止。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傳五夜。百以星分夜。以詔夜十夜禁。夜士。主行夜徵候者。疏。官各徵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噓呼備火。案王說是也。以星分夜。以詔夜十夜禁。如今都候之屬。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早。疏。掌夜時者。司夜告時。與挈壺氏爲官聯也。注云。夜時。謂夜晚早者。左

傳昭五年杜注。以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人定。黃昏。日入。舖時。日映。日出。隅中。爲十二時。其雞鳴至日入五時。卽夜時也。云若今甲乙至戊者。蜀石經及舊刻本。戊並誤

以星分夜者。謂察中星以定夜之早晚也。藝文類聚天部引尸子云。使星司夜。賈疏引書傳云。春昏張中。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種黍。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昂中。可以收斂蓋藏。此並約舉四時昏中之星言之。實則五夜各有中星。可爲早晚之候。又隨每月節氣遞移。亦不能定以四時也。注云。夜土主行夜徵候者。謂國中巡行夜守之士。若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五樓者。先鄭注云。樓。謂行夜擊樓是也。徵候。詳宮伯疏云。如今都侯之屬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左右都侯各一人。六百石。本注云。主劍戟士徵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劉注引干注與鄭同。依鄭義。則此夜士亦有官秩。若宮伯掌固士庶子之屬。故唯主行夜。與持更者異也。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晨。先〔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男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星虛。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汜掃反道。鄉爲田燭。禁夜遊者。禁其無故遊者。注云。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者。晨夜之時。或有姦人爲寇害。恐行者遭之。又防有姦謀害公家事。以晨夜潛行。故並備而禁禦之。云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者。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廣雅釋詁云。禦。止也。是禦訓禁。亦訓止。但禦禁文有輕重。禦但遏止之不令行而已。不治以法。禁則有刑法也。云晨。先明也者。爾雅釋詁云。晨。早也。說文晶部云。晨。房星。爲民田時者。重文晨。晨或省。晨部云。晨。早昧爽也。經典通借晨爲晨。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高注云。朏明。將明也。旦明。平旦。左成十六年傳云。楚晨歷晉軍而陳。且而戰。僖五年孔疏云。晨。謂夜將旦。雞鳴時也。據此。則晨先於旦。是將明未明之時。賈疏引三光考靈耀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蓋夜漏盡則爲旦。不盡三刻則爲晨。故淮南書晨明在旦明前。所謂先明也。釋名釋天云。晨。仲也。旦而日光復伸見也。蓋晨與旦。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云宵。定昏也者。說文戶部云。宵。夜也。又日部云。昏日冥也。七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三商。卽考靈耀所云三刻。淮南子天文訓云。至於虞淵。是爲黃昏。至於蒙谷。是爲定昏。案鄭卽本淮南書說。詩鄘風定之方中。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定。正也。宵在黃昏之後。日入三刻正昏之時。故謂之定昏。引書曰。宵中星虛者。書堯典文。僞孔傳亦云。宵。夜也。鄭引之者。證此宵爲定昏。與尙書義同。引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者。左莊七年經。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無夜中字。此蓋據穀梁傳也。彼經作昔恆星不見。與下夜中字異。傳云。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鄭引之。明此禁夜遊文在宵行之後。宵已爲夜。則夜謂夜半時。猶穀梁傳以夜中別於昔時也。其公羊經傳上夜字不作昔。而隕字別作實。非鄭所據。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齋明燭其明水夫遂陽遂也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

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繫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者以爲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燭謂以明水滫瀡菜盛黍稷

云夫遂陽遂也者即內則之金燧攻金之工以金錫半鑄之者也說文金部云鑿陽鑿也淮南子天文訓云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高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熱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釋

慧琳一切經音義又引許慎注云鑿五石之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論衡率性篇云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古今注云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

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案遂考工記攻金之工經注及華氏注並作燧堯氏注又作隧內則亦作燧鑿正字遂隧並段借字鑿即鑿之省燧則鑿之俗鑿爲邊火與陽鑿義別也陽遂形制注無其說崔云形如鏡近是御

覽服用部引魏名臣奏高堂隆說亦同古陽遂蓋用鑿鏡故堯氏注云隧在鼓中望而生光有似夫隧高氏云金杯無緣即鑿鏡之形非真用杯也依光理鑿鏡回光則光綫聚於弧心故可以取火於日矣云鑿鑿屬者考工記

鑿燧注云鑿亦鏡也廣雅釋器云鑿謂之鏡御覽引高堂隆云陽燧取火於日陰燧取水於月並銅作鏡名曰陰陽之鏡與鄭說同說文金部云鑿大盆也一曰鑿諸可以取明水於月案許書前一義即凌人之冰鑿後一義

即此及考工記之鑿鑿之鑿體郊特牲注云明水司烜以陰燧所取於月之水也賈大司寇疏及七昏禮疏引此經亦並云陰鑿疑皆以義增之非鄭賈經本多一字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此亦以漢時方言爲說淮南子天文訓

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華嚴經音義又引許注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坊向月則得水也又御覽天部引許注

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是許君淮南注有二說其後說與高誘略同蓋以方諸爲別一物鑿則受水銅盤也又御覽地部引淮南萬畢術云方諸取水注云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作治以十二月

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即來此與許前說同鄭君之意則以方諸爲鑿鑿即鏡與萬畢術及許高諸說並異舊唐書禮義志載李敬貞議亦從高誘說以方諸爲大蛤云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鄭注云取水

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燧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鑿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

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鑿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

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鑿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

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鑿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

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鑿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

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用大蛤也。又稱曾八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依敬貞說。大蛤取水。得之目驗。然與考工記鑿燧同齊。文連。又與陰鑿名義不相應。恐非古制。今考水爲流質。既非光氣所生。又月繞地映日成景。原其光體。亦非積水。承月得水。於理難通。但明水配齊。古祭祀所通用。必非虛妄。竊意取明水。止是用鑿承露。溼潤蒸騰。遇冷成露。月夜澄期。更無風雲。露下尤多。因謂取水於月。以配明火。大蛤得水。亦同茲理。斯由古人測天未精。沿習弗察。固不得以此廣鄭之誤解矣。又案依許淮南注說。則方諸爲圓鏡。而抱朴子云。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此與唐司宰方鏡制同。亦不知古制然否。云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者。釋明水火之義。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絮。著此水也。此注與彼義異。而訓明爲絮則同。云明燭以照饋陳者。賈疏云。謂祭日之且。饋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云明水以爲玄酒者。明經於共明蠶之外別云共明水也。賈疏云。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爲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室。亦謂明水爲玄酒也。鄭司農云。夫、發聲也者。淮南子覽冥訓云。夫燧取火於日。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少儀加夫禱與劍焉。注云。夫禱。劍衣也。夫、發聲。此陽途謂之夫途。亦是發聲。與劍衣謂之夫禱同。云明菜。謂以明水滌滌菜盛黍稷者。明菜。舊本並誤作明蠶。今依蜀石經正。釋文出經明蠶云。注作菜。則注本不與經同。蜀石經與陸本正合。今本注亦作明蠶。後人依經改也。此蓋亦譌蠶爲菜。甸師注云。蠶盛。祭祀所用穀也。凡經蠶盛字。鄭並讀爲菜。詳甸師小宗伯疏。詩小雅甫田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云。器實曰齊。鄭箋云。絮齊豐盛。彼釋文云。齊、本又作蠶。案詩齊明。卽此明蠶。倒文以七韻。又士虞禮祝辭。亦有明齊。注云。今文曰明菜。王引之謂卽此經之明蠶。其說甚瑣。蠶、齊、菜。字並通也。滂者。內則注云。秦人澠曰滂。說文水部云。沒、浸漬也。凡祭祀。以明水滌滌。滌盛而後炊餼之。所以示絮。左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絮菜豐盛。明蠶。卽絮菜也。賈疏云。滂、謂滂滂。滂、謂滂滂。俱謂釋米者也。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賁。鄭司農云。賁燭。麻燭也。玄謂墳。大〔疏〕事。共墳燭庭燎者。與闈人宮正宮人爲官聯也。闈人云。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此大事。卽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之事。墳燭。亦卽門燎。此官共與闈人設之。其庭燎在廟寢之中。蓋其與宮正宮人等設之。宮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宮人云。凡寢中之事執燭。彼掌宮廟執燭。當并掌設燎矣。此墳燭庭燎。並樹地之大燭。其人執之小燭。當亦此官共之。經文不具耳。注云故書。墳爲賁者。墳、賁。聲類同。鄭司農云。賁燭。麻燭。

也者。先鄭從故書為說。籩人先鄭注云。麻曰賁。故以賁燭為麻燭。段玉裁云。司農謂賁即范臙字。故云麻燭也。麻燭蓋攢麻廡為之。程瑤田云。後鄭不從麻燭之說。然淮南子說林訓。廡燭猶。膏燭澤。是麻燭之說。蓋有所受。今世猶以麻蒸為夜行燭也。案程說是也。後鄭以墳燭與大燭義尤合。故不從先鄭。賈此疏及燕禮疏。並謂古無麻燭。而用荆燭。則非。易林。蠱之蹇云。執賁然。為風所吹。即賁燭也。云妄謂墳。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後鄭依今書。故不從先鄭說。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閼人為大燭於門外。大射儀文同。注云。燭。燠也。賈疏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非人所執也。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使人執。彼注云。庭大燭。為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為位廣。又樹之於地也。詒讓案。經云墳燭。鄭知非人執之者。以此墳燭樹於門外。即閼人之門燭。彼注云。燠。地燭也。彼此互證。知亦樹地之大燭矣。燠燭通稱。互詳閼人疏。云於門內曰庭燭者。此家上文亦樹之於庭。士喪禮云。宵為燠于中庭。中庭。即門內也。金鶚云。庭者。堂下之地。聘禮燕禮凡言庭者。皆廟庭堂下也。庭與朝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但為平地。故其文从廴。賈疏云。於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燭。庭燭與大燭亦一也。其所以照衆為明。是以詩庭燭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燭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謂宣王時諸侯來朝之事。按郊特牲云。庭燭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燭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庭燭所作。依墓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臘燭。百者。或以百股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樵為之。少儀云。執燭抱樵。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案賈說是也。通言之。庭燭亦為大燭。故燕禮。凡庭階。執與不執。並曰大燭。詩小雅庭燭毛傳云。庭燭。大燭也。鄭箋云。於庭設大燭。國語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館諸宗廟。設庭燭。韋注與詩箋義同。是庭燭與大燭異名同物。依士喪禮注云。火在地曰燠。執之曰燭。則燭燠本以樹地。與手執異稱。此墳燭庭燭同為在地之燠。經以門庭異地。變文見義耳。賈說庭燭之制。不知與古合否。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庭燭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曰百炬共一束也。即賈所本。今案當以百炬分列為正。門燠之數。當減於庭。或無百炬也。云皆所以照衆為明者。以廟庭門內外地廣人衆。故於地樹燠燠以照之。若堂室。則以人執燭。不樹也。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疏〕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者。與司燹人執燭。不樹也。

禁。亦士師國禁之一端。廩里緝密。敵火特重。故脩其法令。而以木鐸徇戒之。凡文事。奮木鐸以警衆。詳小宰疏。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者。季春出火。司燹文。宮正。春秋以木鐸脩火禁。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

戒。案彼掌王宮火禁。尤嚴謹。故一歲兩脩。此宜掌國中火禁。則唯中春火星出時一脩。其事略同也。云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者。用火之處。若陶冶之屬。備風燥。謂因天時以戒備備火災也。墨子號合篇云。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相傳保火。火發自燔。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竊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爲葬之也。三夫爲屋。

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屋讀爲其刑劇之劇。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疏〕禁之一端。軍壘所居。尤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竊。若今榻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竊。則罪人夜葬與。而〔疏〕禁之一端。軍壘所居。尤以備火爲重。墨子號合篇云。諸竈必爲屏。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得之。除。是其類也。注。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爲葬之也者。賈疏云。

先鄭以屋爲夫三爲屋者。謂三族解之。後鄭不從者。夷三族。乃是戰國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既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云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者。釋屋誅爲夷三族之意。先鄭以此屋與小司徒考夫屋義同。三夫爲屋。據司馬法文。一家田爲一夫者。一夫受田百畝。九夫爲井。卽九家所治之田。三族與三家相類。故曰屋誅也。夫屋。詳小司徒疏。云玄謂屋讀爲其刑劇之劇者。破先鄭夷三族之義。謹爲。今本並誤作讀如。今依蜀石經發正。此易其字。非疑其音也。賈疏云。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劇。鄭義以爲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與此同。案賈疏人疏引鄭易注義尤詳。段玉裁云。周易王弼本

作其形渥。形、刑。古通用。釋文曰渥。鄭作劇。音屋。賈云鄭義以爲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劇。鄭所傳費氏易實作劇。故此注周禮易屋爲劇。釋劇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說文易用孟氏。故不收劇字。今本讀爲作讀如。誤。惠士奇云。班固述哀紀曰。底劇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治讓案。呂祖謙古易音訓引晁氏云。九家京虞作劇。重刑也。京謂刑在頓爲劇。案九家京虞易字。並與鄭同。而義則異。云劇誅。謂所殺不於

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者。賈疏云。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案詳掌囚疏。云明竊。若今榻頭明書其罪法也者。謂削木爲杙。明書其所犯之罪狀。與所讞之刑法。著罪人之頭也。榻。詳職金疏。賈疏云。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戶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葬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明刑者書可知。孔廣森云。明竊者。殺人

瘞其尸。而榻著之。漢書尹賞殺少年惡子。瘞寺門桓東。榻著其姓名。師古云。榻。杙也。何並斷王林卿奴頭。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此卽榻頭明書其罪法者。惠士奇亦引漢書以證注說云。既

葬。而榻著鼻名。立於其地。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榻者。表識之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榻。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失之。案惠孔說是也。鄭舉漢法榻頭以相比況。實則此經主謂榻。非榻頭也。凡屋誅既刑於隱。則無肆尸之事。賈說誤。云司烜掌明竈。則罪人夜葬與者。小宗伯注。杜子春云。竈。皆謂葬穿竈也。鄭以經云明竈。則是葬時所榻。明使此官爲之。兼以燎燭爲明也。賈疏云。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曾釗云。荀子禮論篇曰。刑餘罪人之喪。不得畫行。以昏殮。古之法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

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疏。掌執鞭以趨辟者。鞭所以威人。衆有不辟者。則以鞭敵之。穀梁成五年傳。晉伯尊晉亦爲之。言士之賤也。疏。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是也。鞭。詳司市疏。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者。夾

王車爲衛。與旅賁氏爲官聯。荀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路。庶士介而夾道。是也。賈疏云。案序言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案沈彤謂敘官六字並當爲八。則夾道八人皆下士

也。其說較賈爲長。詳敘官疏。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者。前馬而趨。禦行人使辟王及諸侯之車。無有干犯也。朝士掌外朝。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彼官辟於朝。此官辟於道。其事正同。云若今卒辟車之爲也者。蜀石經今下有時

字。宋大字本同。惠棟云。續漢書輿服志云。大使車。立乘駕。從伍百。璆弩十二人。辟車四人。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者。論語述而篇文。集解引鄭注云。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

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引證執鞭爲士之賤役。此經執鞭者。如胥爲市民。朝士爲中士。此官是下士。皆賤者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

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

大言其刑。以誓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三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轅。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

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此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贊大司徒大司馬諸官之誓衆。亦與彼爲官聯也。云誓僕右曰殺。誓

取曰車輶者。賈疏云。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通右與馭及王四乘也。右、謂勇力之士。在軍右。備非常。警馭。謂與王馭車者也。案此僕馭之別。鄭注無釋。注雖引甘誓誓左右馭之文。以證軍旅之誓。而彼左爲乘車之人。與僕實不相涉。賈則據大僕職釋爲大僕。然彼職贊鼓。注意謂大僕與王同車。說殊不塙。而彼職別有王出入則自右馭而前驅之文。又不與王同車。賈說殆未足據。竊謂此僕。卽謂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校人職僕注云。僕、馭五路之僕是也。馭、則謂馭夫。馭馭車、使車、從車之等者也。僕右。主王所乘五路而言。故唯誓以馭。馭則通諸臣以下車言之。故更誓以車輶以警之也。月令季秋。天子教田獵云。命僕及七驍成駕。彼注云。僕、戎僕及馭夫也。彼僕兼有馭夫者。僕馭對文別。散文則通也。大馭說犯轍之禮云。及祭酌僕。賈彼疏以僕爲大馭。其說甚塙。而此疏乃以僕爲大僕。而以馭爲五馭。失之。僕亦謂之僕夫。詳校人疏。云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者。書舜典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朴是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案此誓大夫曰鞭。則有撻笞之刑。班說不足據。鄭說刑不上大夫。謂適甸師氏。詳掌囚疏。云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者。王引之云。此經不可解者有三。上文曰僕右。曰馭。曰大夫。曰師。皆邦之官職也。而不言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刑之有殺。有墨。恆視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罪必當殺。小史所犯之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於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所誓者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案二史字皆當爲事。古文事字之誤也。說文事從史出省聲。豈、古文事。徐鍇曰。此則出字不省也。古文之豈。脫去上半。則爲史矣。訝士。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是邦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爲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爲文。小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職。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職。其不信者。殺。此卽大事殺。小事墨之證。案王說是也。此經誓僕右馭大夫師皆官。別爲誓大事小事。則總上下有事之人通誓之。自經文譌誤。說者遂不得其解矣。注云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者。聽誓之時。衆皆分列爲行。誓者欲令衆徧聞之。故趨於行前也。云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者。賈疏云。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爲之大言。使衆聞知。故云且命之。云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者。賈疏云。若且命以上軍旅祭祀同有此事。僕右四乘。據軍旅時。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關。亦據祭祀須關君。是以鄭引甘誓證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也。詒諫案。出軍之誓。若大司馬大閱之誓是也。祭祀之誓。若大宰祀五帝大

神示享先王。百官皆有警戒。明堂位說魯禘之誓云。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此殺、輶等。卽所謂大刑也。大司馬之誓曰。不用命者斬之。蓋通誓軍衆之辭。卽此誓大事曰殺是也。此誓有車輶及輶者。官別誓之。故視職掌之輶重爲誓也。依干說大史小史。史爲事之譌文。則不專屬祭祀。賈依注爲釋。非經義。云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者。甘誓。夏后啟與有扈戰於甘。誓師之辭。彼文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擊戮汝。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左車左。右車右。是左右及馭通誓。故云備矣。云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郊特牲上文有卜郊之文。故以證祭祀之誓。詳大司寇疏。云車輶。謂車裂也者。說文車部云。輶。車裂人也。釋名釋喪制云。車裂曰輶。輶。散也。肢體分散也。惠士奇云。輶。車裂。一作軫。史記龜策傳曰。頭懸車軫。四馬曳行。鷓冠子干鉄篇曰。害百姓者軫以狗。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輶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輶夏徵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董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輶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舉。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輶之。不獨弑君之賊矣。云師。樂師也者。賈疏云。師是樂師。大師。習人之長也。詒讓案。此師疑亦兼衆樂官言之。左襄十四年傳。衛獻公鞭師曹三百。師曹卽衛樂人也。云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不知大史小史史爲事之譌文。故以春官大史小史二職爲釋。蜀石經作主書記禮事者。疑非。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者。史記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索隱云。關。通也。此不關。亦謂不通告於君也。云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者。賈疏云。欲見受命出征。摠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除此以外。其無不復請。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猶當復請于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殫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詒讓案。此誓大夫誓師。皆謂常事當關而不關者也。故罪止於輶。若非常大事。如漢律所謂矯詔書者。則當在士師八成捕邦令之條。豈徒輶挾而已哉。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國中。城中也。粥。養也。國所游養。謂養卒也。追。逐寇也。胥。諱爲僞。故書。

互爲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櫛。謂夜行擊櫛。〔疏〕者。掌比國中宿互櫛者者。賈疏云。互。謂行馬所以爲遮障。宿

主野。脩閭氏主國中。注云國中。城中也者。司士注同。謂王城方九里之中也。亦當兼郭門以內言之。詳大宰疏。云粥。養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莊子德充符篇云。天露者。天食也。此國粥與莊子天露義略同。云國所游養。謂養卒也者。賈疏云。謂國家粥養。未入正卒。且爲養卒者。案賈說未析。注云游養。謂閒游無常職而養於國者。蜀

石經作鬻養。疑依疏改。不足據。鄭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養。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經云。比其追胥。故以國粥爲養卒也。但養卒不得盡養於國。審釋鄭意。蓋謂簡擇丁壯。以備守衛。給以稍食。故謂之國

粥。以其在六軍之外。故謂之養卒。非六鄉七萬五千家一人外凡可任者盡爲國粥也。又司隸掌五隸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彼隸民。亦國所養。搏盜賊。卽追胥之事。疑亦此國粥所該矣。云道。逐寇也者。小司徒注同。云胥讀爲備

者。士師注云。胥。讀爲宿衛之備。謂司搏盜賊也。云故書。互爲巨者。司會注同。又掌舍棧桓注云。故書。桓爲桓。此互爲巨與彼桓爲桓正相類。古文苑楊雄城門校尉箴云。國有城溝。家有柝柵。柝柵。蓋卽此經之巨櫛。疑此互櫛。故書別本或亦作柝櫛矣。楊云。家有柝柵。則亦以柵爲備禦非常之械。疑卽量人之門渠。掌固之樹渠。柵。渠。聲類

同。亦卽墨子備梯篇之柵。謂伐木爲藩落也。此西漢經師古讀古義。與二鄭不同也。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者。宮正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先鄭注云。令宿。宿衛王宮。此比宿互櫛亦與彼同。但彼謂宮中直宿之人。此謂國中諸官府門閭宿衛之人。與彼小異。云巨當爲互者。司會杜注亦

讀巨爲互。義同。詳彼疏。云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者。互爲行馬。卽掌舍之棧桓也。說文阜部云。障。隔也。羣士奇云。謂之互者。說文走部。遡。遡互不得行也。木如疾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

制。所以禁止行人。云櫛。謂行夜擊櫛者。卽司寤氏所謂夜士也。櫛。詳宮正及擊壺氏疏。禁徑踰者。與以兵

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爲其惑衆。〔疏〕禁徑踰者者。兼掌國中之道禁。與野廬氏爲官聯也。詳彼疏。云與以

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卽禁車以兵革趨行之事。云與馳騁於國中者者。於。經例當作于。唐蜀石

經及各本並誤。此禁車馬之行不如法也。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騁。直馳也。注云皆爲其惑衆者。三者形跡詭

異。使衆駭惑。故禁之也。曲禮云。入國不馳。注云。愛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令者。令其閭

人也。馳善聞人也。此禁馳騁於國中。當亦兼彼注義。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內之閭胥里宰

之屬〔疏〕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者。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禍災。閭互。謂國中閭里之門。亦各有障互。有禍災。則須置守也。鄭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若然。大故則鄉大夫令守。小故則此官令

守。二官爲官職與。賈疏云。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喪皆是。恐有姦非。則命各遣守閭里巷門。云唯執節者不幾者。賈疏云。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詞也。注云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者。謂令其當閭之吏也。此官掌國中城郭

廛里。蓋亦以五家爲聯。但置設官吏。依鄉法。或依逐法。經無明文。故鄭兼舉閭胥里宰以咳之。賈疏謂此官兼主六鄉六遂。殆誤會鄭旨矣。

冥氏掌設弧張。弧張。學置之屬。〔疏〕注云弧張。學置之屬者。爾雅釋器云。繫謂之學置。繫也。繫謂之學。學。云。張羅於車上曰置。案此注。張上疑衍弧字。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罔羅之屬。並爲機軸張施之。故卽謂之張。楚辭九章。設張辟。王注亦以張謂罔羅是也。斡人注云。弧。木弓也。則是機弩之類。弧。罔羅。不必並設一處。此

設弧張。與下爲阱獲文相對。弧張阱獲各爲二物。注并釋之。似微誤。賈疏謂張弓以取猛獸。似亦誤合爲一物也。云所以屬緇禽獸者。莊子胠篋釋文引崔饌云。屬。關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緇。緇獸。李注云。緇。繫也。與胥通。

惠士奇云。嬰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緇中。鳥下來。則擣其脚。緇。當作緇。省爲緇。其音同也。西京賦所謂置羅之所緇結者。卽此。莊子外物曰。蹄者所以在兔。釋文。兔。胥也。又云。兔。係其脚。故曰蹄。案惠說是也。說文罔

部云。罔。罔也。一曰罔也。系部云。罔。罔也。文選上林賦。罔。要裏。李注引聲類云。罔。係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罔。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罔。罔置罔。不敢出於門。案罔。正字。罔。罔。罔。係取也。史記司馬相如

亦謂罔。而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六面鼓。毆之。靈鼓。六面鼓。毆之。使驚趨阱獲。〔疏〕爲阱獲以攻猛獸者。與獸人服不氏爲官聯

毆。依宋蜀大字本附釋音本。明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毆。卽古文驅字也。唐蜀石經皆作毆。嘉靖本作毆。並誤。詳射鳥氏疏。注云靈鼓。六面鼓者。詳鼓人疏。云毆之。使驚趨阱獲者。謂爲阱獲於獸來往之處。乃以靈鼓。令驚駭趨

陷其中。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鄭司農云。須。直謂頤。〔疏〕司裘掌皮玉府諸官。以備國用也。賈疏云。若得猛獸之時。猛獸之肉。不堪人噉。故當獻其皮革須備也。皮。謂若虎豹熊羆。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齒

卽牙也。虎豹有須備。獻之以擬器物之用也。注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者。釋名釋形體云。頤下曰須。說文須

若得猛獸之時。猛獸之肉。不堪人噉。故當獻其皮革須備也。皮。謂若虎豹熊羆。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齒卽牙也。虎豹有須備。獻之以擬器物之用也。注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者。釋名釋形體云。頤下曰須。說文須

部云。須、面毛也。云備。謂攝也者。攝與爪通。土虞禮記沐浴攝翦。注云。攝、當爲爪。今文或爲蚤。攝、翦。士奇云。備、所以衛也。爪牙所以衛其體。鄭鑿讀備如字。云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須也。皆備獻焉。姜兆錫說同。俞樾亦云。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案依鄭俞說。則備當爲衛之假字。說文用部云。葡、具也。於義亦通。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禱之。以嘉草攻之。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致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云。禱、除也。玄謂〔疏〕之。以攻說禱之。以嘉草攻之者。嘉草上唐石經及舊本並無以字。惟蜀石經有。以翦氏文例校此。喻讀如潰癰之潰。〔疏〕之。有者是也。今據增。草、釋文作艸。云本亦作草。案艸、正字。草、借字。然此經艸

木字多作草。則今本非誤。賈疏云。攻說禱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者也。注云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蜀石經病上有能字。宋蜀大字本同。說文蠱部云。蠱、腹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蠱、蟲物病害人也。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云。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蟲蛇之類。以器皿承貯。任其自相噉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卽謂之爲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爲人患禍。又有飛蠱。去來無由。漸狀如鬼氣者。得之卒重。凡中蠱病。多趨於死。以其毒害勢甚。故云蠱毒。案據此經注。則秦漢以前。已有造蠱害人者。故設官除之也。引賊律曰。致蠱人及教令者棄市者。唐律疏議云。魏文侯時。李悝首制法經。有盜法賊法。自秦漢逮至後魏。皆名賊律盜律。此卽漢律賊律篇文。蠱人。謂身以毒蠱毒人。教令。謂教人爲毒蠱。令以害人。二者同罪。鄭引此者。證毒蠱害人當政治也。云攻說。祈名者。據大祝六祈。五曰攻。六曰說也。蓋亦鳴鼓攻之。復以辭責其神。故兼有二名。詳彼疏。云祈其神。求去之也者。以毒蠱亦有神惡之。故攻說聲其罪除去之。云嘉草。藥物。其狀未聞者。漢時治蠱不用嘉草。故鄭未聞。神農本草經云。白蘘荷主中蠱。干寶搜神記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證類本草引宗陳荆楚歲時記。亦以嘉草爲蘘荷。惠士奇。江永並從其說。案嘉荷聲類相近。詩陳風澤陂。有蒲與荷。孔疏謂樊光注爾雅引詩作茄。漢書揚雄傳顏注引張揖古今字詁云。荷亦茄字。是其例也。干說不爲無徵。至證類本草引陳藏器說。謂茜亦爲嘉草。則肌說不足據。云攻之。謂蠱之者。廣韻二十文云。熏礪同。案礪俗字。蜀石經作熏。近是。翦氏經注亦並作熏。宋以來版本。並從釋文作燻。今姑仍之。鄭以翦氏除蠱物。以莽草熏之。故知此攻亦卽熏。謂焚而取其煙以熏之也。鄭司農云。禱、除也者。神仕杜注同。先鄭言此者。以別於六祈之禱也。知攻說是祈。而禱獨非者。翦氏除蠱物云。以攻藥攻之。此文例與彼同。彼攻非卽攻藥之攻。則知此禱非卽禱藥之禱矣。云玄謂此禱讀

如潰靡之潰者。明音亦與六所之輸異也。神仕注亦同。

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使爲之。又校次之。

〔疏〕

凡毆蠱者。毆。依宋蜀大字本及明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毆。唐石經誤毆。嘉靖本誤毆。

詳冥氏疏。毆蠱。卽謂輸之攻之也。注云使爲之。又校次之者。令依攻毆之法爲之。又校次其人衆使窮索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

〔疏〕掌攻蟄獸者。與獸人爲官聯也。注云蟄獸。熊羆之屬

冬藏者也者。說文虫部云。蟄。臧也。臧。俗作藏。又熊部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羆如熊。黃白文。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熊羆豹貉聽聽則穴。若蟄而。案小正而當爲尔。熊羆豹貉。皆所謂蟄獸也。云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者。爲其蟄穴不可攻。故必以其所食之物燒於穴外。誘其出穴。乃攻之。案經攻用火。疑亦兼有熏毆之事。注唯云燒食物。文不具也。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疏〕以時獻其珍異皮革者。珍異。謂可共膳羞者。與實人廩人買師義同。獻。亦獻於膳夫司裘掌皮也。賈疏云。謂熊羆之皮革及熊躡之等。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拵之。

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拵其脚。

〔疏〕掌攻猛鳥者。與射鳥氏羅氏爲官聯也。云各以其物爲媒而拵之者。

賈疏云。若今取鷹隼者。以鳩鴿置於羅網之下以誘之。注云猛鳥。鷹隼之屬者。爾雅釋鳥云。鷹。鷂也。隼。鷂也。詳司常疏。說文犬部云。猛。健犬也。引申之。健鷂之鳥。亦稱猛鳥。以其性健鷂善搏擊。故攻之。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拵其脚者。謂卽以所食之鳥物爲媒以誘之也。文選潘岳射雉賦。雉媒。徐爰注。謂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彼以同類鳥爲媒。與此猛鳥之媒異而義同。說文手部云。拵。偏引也。漢書敘傳顏注云。拵。偏持其足也。絹。纏之借字。卽爾雅釋器郭。以時獻其羽翮。〔疏〕以時獻其羽翮者。入於羽注所謂施罟以捕鳥也。詳冥氏疏。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林。人所養者。〔疏〕掌攻草木及林麓者。與山虞林衡爲官聯也。賈疏云。此柞氏與羅氏治山足曰麓。地。皆擬後年乃種田。但下有羅氏除草。此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

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故云草也。林麓。謂麓上有林者也。注云林。人所養者。地官敘官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此林亦兼竹木言之。別於上草木爲自生之木。非人所養也。賈疏云。若林衡所掌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攻治。

以擬種。故知此林麓。人所養治者也。漆林之征。亦此類也。云山足曰麓者。地官敘官注同。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互言耳。

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棘不生。〔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者。賈疏云。謂五月夏至之日爲之也。謂先

十一月冬至之日爲之。亦謂剝去其皮。乃水。此文與下文相兼乃足也。必以夏刊陽木。冬刊陰木者。夏至之日則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

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者。說文刀部云。刊。剝也。剝。裂也。又斤部云。斫。擊也。謂擊去木近根處之皮。書禹貢。陽山刊木。僞孔傳云。刊。槎其木。賈疏云。刊。謂削之。亦剝之。剝。謂剝去其皮。亦削之。故云互也。云生山南爲

陽木。生山北爲陰木者。山虞注義同。云火之水之。則使其棘不生者。謂以水火絕其萌穢之端。毛詩周南汝墳傳云。棘。餘也。斬。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疏〕注云化。猶生也

而復生曰棘。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疏〕注云化。猶生也

大論云。物生謂之化。云謂時以種穀也者。謂伐去其木。卽於其地以時種穀。蜀石經。時。作將。亦通。伐草木爲田

以種穀。所謂苗也。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苗。詩小雅采芑孔疏引孫炎云。苗。始災殺其草木也。然謂審此與雜氏兩

經化字。似當與草人士方氏土化義同。謂變化所攻草木。以糞土使肥。四官亦相與爲官聯也。鄭訓爲生。疑未得其義。

云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者。變亦化也。變其水火。猶言以水火變之。下雜氏文可證。

賈疏云。前文云。夏日至。刊陽木火之者。至秋以水漬之。前冬。凡國家有欲攻木者。皆來取柞氏政令。所以取政令者。除木有時。如上冬夏者也。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有時。〔疏〕注云除木有時

爲萌。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所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疏〕春始生而萌之者。此統一時言之。秋同。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執。耜之。以耜測凍土剝之。云夏日至而夷之者。此謂建午之月也。

與春秋通舉三月者不同。云冬日至而耜之者。亦謂建子之月也。賈疏云。此雍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注云故書。萌作蕞。杜子春云。蕞、當爲萌者。徐養原云。萌壹一聲之轉。說文民部。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遂人注云。變民言此。異外內也。此、猶懵懵無知兒也。蓋萌卽吐字。懵壹同音。故萌轉爲蕞。宋世華云。蕞、當爲蕞。說文艸部。蕞、灌淪。讀若萌。爾雅釋草。其萌孳孳。卽蕞灌淪字。案宋說亦通。云謂耕反其萌芽者。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月令云。孟春。艸木萌動。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注云。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此謂艸初生生地時。耕而發之。反其萌芽。以土蒙覆其上。使不復生。爾雅釋地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苗。此反其萌芽。卽反草也。云書亦或爲萌者。謂別本字或作萌。與杜所定同。云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所生者者。鄭以經無反草之義。故易杜釋。說文木部云。櫚、斫也。齊謂之鋸。草初生之萌芽。不任芟刈。故以鋸斷土去之。因謂之萌。莊子外物篇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銛鐸於是乎始修是也。茲其。卽鋸。詳途大夫疏。云夷之。以鉤鎌追地芟之也者。夷、薙。字通。月令注引此文作薙。又云。薙、謂追地芟之也。義與此同。國語齊語章注云。夷、平也。所以割草平地。芟、大鎌。所以芟草也。說文刀部云。鉤、鎌也。金部云。鎌、鏃也。鉤卽鉤之借字。鎌、卽鎌之俗。方言云。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或謂之鏃。追地芟之。謂追近地面。於蕞之屬根處芟之也。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治區田法云。區中草生。芟之。區間草。以利割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鉤鎌比地刈其草矣。鄭云追地芟之。猶汜云比地刈其草也。云若今取芟矣者。說文艸部云。芟、乾芻。漢書溝洫志。民莠牧其中。顏注云。芟、乾草也。凡取芻芟。亦追地芟之。故鄭舉以爲況。云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者。釋文云。繩音孕。月令孔疏引皇侃讀同。惠棟云。繩當爲繩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繩婦不銷弁。注云。繩古孕字。大玄。馴、次二曰繩其膏。人一月而膏。繩與繩同。玉篇云。繩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尙書以繩爲孕。詒讓案。草之含實。猶人之懷孕。故謂之繩。繩繩聲類同字。得相通借。非誤也。段玉裁謂此當有繩讀爲孕之注。近是。家語屈節篇王注云。繩。魚之懷任也。繩亦與繩義略同。云耜之。以耜測凍土割之者。釋名釋用器云。耜、齒也。似齒斷物也。小爾雅廣詁云。割、滅也。案耜卽耒刃。可以伐土滅草。賈疏云。耜廣五寸。謂耒頭金。冬時地凍。故以耜附測凍土割之。如此。春種則地和美。案錢鈔本、明注疏本。測作側。玉燭寶典引同。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並作測。月令疏引同。賈述注亦作附測凍土。而未釋其義。阮元謂測。卽毛詩周頌。曼曼良耜傳云。曼曼猶測測之義。今考鄭詩箋云。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耜當是南畝也。與此注義。似未甚協。竊疑鄭意或謂凍土堅澀難發。當以利耜測試割之。又疑作側者。義亦可通。釋名釋案容云。側、偏也。附側凍土割之。猶上注云追地芟之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莫除田。章注云。寒、

謂季冬大寒之時。葉、枯草也。卽此側刻凍土之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疏〕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者。與柞氏義同。亦與草人土方氏爲官聯也。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者。云亦者。亦上柞氏也。鄭意此官殺草。春萌秋芟。皆以火燒之。復以水化之。則其

土肥宜稼。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與鄭義同。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云。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彼注

意。蓋亦謂夏未行水之前。先有芟。至秋水涸之後。復芟後生之草。與此職夏夷秋芟之文正同。云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者。鄭彼注云。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

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亦引此經爲釋。蓋兩文義同。故互引作證。惟此經有四時殺草之政。月令止著季夏薙草。故云是其一時著之也。掌凡殺草之政令。

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覆、猶毀也。天鳥。〔疏〕掌覆天鳥之巢者。說文巢部云。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覆、猶毀也。若鷓鴣。若鷓鴣之鳥。若鷓鴣者。天、禘之借字。國

策秦策高注云。毀、敗也。是覆毀義同。毀天鳥之巢者。將以絕其類。云天鳥。惡鳴之鳥。若鷓鴣者。天、禘之借字。經通典借妖爲之。此經詆殺保章氏妖祥字並作妖。後庭氏天鳥字御覽引馬本亦作妖。疑此當與彼同。說文虫部云。衣

服歌。音艸木之怪謂之猋。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蠱。統言之。猋蠱得通。稱故怪鳥謂之天鳥。以其夜鳴聲惡。聞者不祥。故去之。晏子稷下篇。景公曰。有鷓。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毛詩陳風墓門傳云。鷓、惡聲之鳥也。孔疏云。

鷓、一名鷓。車鼻異。一名鷓。瞻印云。爲鼻爲鷓。是也。俗說以爲鷓卽土處。非也。又引陸璣疏云。鷓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鷓鳥是也。史記賈誼傳云。楚人命鷓曰服。案鄧展云。似鷓而大。

晉灼云。巴蜀異物志云。有鳥山鷓。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鷓。其名爲鷓。楚人謂之服。此鷓卽服也。據史記及陸孔晉灼所說。鷓鴣是一鳥。賈疏以爲二鳥。疑非。互詳掌畜

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

之。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嫩至荼。歲、謂〔疏〕注云。方、版也者。謂木版也。聘禮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疏〕記云。百名以上。費子策。不及百

名。書于方。鄭彼注同。此日辰等五者之號。亦不及百名。故以方書之。又內史杜注云。方。直謂今時贖也。版贖義亦同。詳彼疏。云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者。夫戴禮記易本命云。日數十。又云辰主月。續漢書律厯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大撓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賈疏云。日據十幹而言。辰據十二支而說。云月。謂從椒至茶者。賈疏云。彼爾雅釋天文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寤。四月爲余。五月爲臯。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是也。釋文云。爾雅正月爲陬。十二月爲涂。今注作椒茶二字。是假借耳。云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者。亦爾雅釋天文。詳馮相氏疏。云星。謂從角至軫者。卽二十八宿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云。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說二十八宿云。石氏簿讚。皆始於角。而終於軫。蓋二十八星分列四方。自東而北。而西。而南。故始角終軫。賈疏云。右旋數之是也。案亦詳馮相氏疏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者。明古有此術。其術意不可知也。晏子春秋雜篇下說齊景公使柏常騫禳禍。築新室爲置白茅。夜用事。而鴟死。其事亦與此相類。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則莽草熏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禁。祈名。莽草。藥物殺。〔疏〕

以攻禁攻之。以莽草熏之者。賈疏云。攻之。據祈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熏之。據去其身也。注云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者。說文蠹部云。蠹。木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人器物者也。呂氏春秋達蠹篇云。木蠹則爲蠹。高注云。蠹。食木之蟲也。云蠹魚亦是也者。蠹。舊本誤蟲。今據宋本及明注疏本正。玉篇蠹部云。蠹。白魚也。爾雅釋蟲云。蟬。白魚。郭注云。衣書中魚。一名蜎魚。本草經云。衣魚一名白魚。一名蟬。鄭意蠹物種類頗多。白魚亦其一也。云藥攻祈名者。大祝六祈。四曰藥。五曰攻。此藥攻。蓋亦兼有二祈。與庶氏攻說略同。謂以辭告其神。又鳴鼓以攻之也。云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者。蜀石經此注。首有今用以殺魚。山海經朝歌山有草名莽。可以毒魚。郭璞云。凡二十二字。非鄭注。蓋唐五代時校書者所記。石經誤并錄之。然足補鄭義。案神農本草經木部云。莽艸有毒。主風殺蟲魚。一名薺。一名春草。生山谷及窻句。證類本草引陶弘景注云。今東閩處處皆有人用搗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卽死。莽草字亦作蔞草。今俗呼爲蔞草也。又引蘇頌圖經云。木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一說。藤生繞木石閉。此木也。而爾雅釋草云。薺。春草。釋曰。藥草。莽草也。郭璞云。一名芒草。蔞音近。故爾。然謂之草者。乃蔓生者是也。惠士奇云。山海經中閩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蔞山有水。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爾雅。薺。春草。

注云。一名芒草。本草曰。莽草主風。蓋蟲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歟。詒讀案。莽、蒨、芒。並聲之轉。據蘇頌說。蓋有草木三種。此經及山海經之莽草。卽釋艸之蒨。皆草也。本艸之莽草入木部。及山海經之芒草。皆木也。云故書。蠹爲蟻。杜子春云。蠹、當爲蠹者。釋文云。蠹、本或作蠹。蜀石經亦作蠹。王引之云。作蠹者是也。藁蠹古同聲。故蠹譌爲藁。說文蠹作蠹。從艸蠹聲。地官掌染草注。藁蠹。釋文。藁音託。又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若藁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案王說是也。阮元說同。凡庶蠹之事。庶、除毒蠹者。蠹、蠹之類。或薰以莽草則去。〔疏〕經凡上有掌字。案此

與庶氏爲官聯也。注云庶除毒蠹者。與庶氏義同。賈疏云。窮氏主除蠹物。其蠹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蠹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云蠹。蠹之類者。以其同爲蠹類也。左昭元年傳云。於文。皿蟲爲蠹。穀之飛亦爲蠹。杜注云。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蠹。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蠹。彼蠹卽是蠹。與此毒蠹異也。云或薰以莽草則去者。以庶氏攻蠹。雖用嘉草。此莽草殺蟲。或亦可以歐蠹。故使窮氏兼掌除蠹也。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多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搏其炭以粉之。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

晨、當爲蜃。〔疏〕注云洒、灑也者。隸僕注同。洒、灑之借字。云除牆屋者。除蟲多藏逃其中者者。謂除宮廟官府書亦或爲蜃。〔疏〕諸牆屋有蟲多者。經唯云除牆屋。知爲除蟲多者。以云攻之毒之。明指蟲多而言。賈疏云。爾雅

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藏逃之類。有此二者。云蜃。大蛤也者。鼃人注同。左傳成二年杜注云。蜃炭燒蛤爲炭。云搏其炭以粉之則走者。鄭意經以蜃炭攻之。亦用其灰。灰卽掌蜃注所謂又灰是也。經不云灰者。與下句互文見義也。說

文土部云。粉、塵也。掌蜃注謂蜃炭可以禦溼。蓋兼可以殺蟲。故搏其炭爲灰。以被牆屋而攻之。則蟲多畏其氣而走避也。云淳之以灑之則死者。鍾氏注云。淳、沃也。謂以所搏蜃炭之灰。沃水以灑牆屋。蟲多遇之則死也。云故書。

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者。晨、蜃聲類同。先鄭注左傳有蜃炭。故定從蜃。徐養原云。說文晶部。晨、房星。爲民田時者。从晶、辰聲。或省作晨。史記律書曰。晨者。言萬物之蜃也。蜃字不見於說文。集韻

二十一震。蜃通作蜃。故借晨爲蜃。凡隙屋除其狸蟲。狸蟲。蟲肌。〔疏〕凡隙屋除其狸蟲者。說文自部云。隙、壁際孔也。韓非子

故壇淵者。狸蟲尤多。故此官主除之。注云狸蟲。麀肌疥之屬者。謂陸產自狸藏之蟲。與鼃人狸物爲水蟲物異而義同。種卽狸之借字。詳鼃人疏。說文虫部云。蠹、蟲也。廣雅釋蟲云。負蠹。蠹也。飛蠹。飛蠹也。御覽昆蟲部引說

疑今本衍。楚辭招魂王注云。被、覆也。謂順風所來之方。播所焚牡藟之煙。使隨風散行。被覆水上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水蟲。狐蟻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

去〔疏〕。掌除水蟲者。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乃命壺涿驅水蟲。李注引此經亦作蟲。疑所見本異。云以炮土之鼓。毆之者。毆。依宋附釋音本。明汪道昆本正。唐蜀石經並誤。毆。詳冥氏疏。注云水蟲。狐蟻之屬者。蟻。一名短狐。水中毒蟲也。詳敎官疏。云故書。炮作泡者。炮。炮聲類同。云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

炮者。臧庸云。杜讀炮爲苞。字从艸。鄭讀炮爲炮。字从火。此云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炮字誤也。鄭始讀从

火。杜在鄭前。不應已作炮字。當改作泡無疑。案臧說是也。段玉裁說同。又燔之炮之下。毛居正岳珂云。當更有一

之字。段臧並據增。亦是也。蜀石經作杜子春泡當爲苞有苦葉之苞。文雖譌謬。而泡字則不誤。段氏云。此皆易讀也。

杜讀泡爲苞有苦葉之苞者。杜所傳蓋非毛詩。三家詩有作苞者。古經苞裏字多用从艸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鄭君以苞字義未協。故又易爲炮。徐養原云。泡乃字之誤。杜子春注箭章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卻與炮土相合。云炮土之鼓。瓦鼓也者。段玉裁云。謂此鼓。陶者成之。故曰瓦鼓。瓦鼓。故曰壺。云焚石投之。使驚去者。賈疏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欲殺其神。則以

杜樟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樟爲梓。午爲五。杜子春云。梓。當爲

〔疏〕。則以杜樟午貫象齒而沈之者。此蓋古方術家所傳毆殺水神之法。說文象部云。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

樟爲木。恐入水不得沈。故必貫象齒而沈之。必用杜樟象齒者。其義未詳。賈疏云。以樟爲榦。穿孔。以象牙從樟貫

之爲十字。沈之水中。則其神死淵爲陵。所謂深谷爲陵是也。注云神。謂水神龍罔象者。國語魯語。仲尼曰。水之

怪曰龍罔象。章注云。龍。神獸也。或曰。罔象。食人。一名沐腫。淮南子汜論訓。水生罔象。高注云。罔象。水之精也。廣雅釋天云。水神謂之罔象。釋道世法苑珠林六道篇引夏鼎志云。罔象如三歲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

索縛則可得食。案夏鼎志所說。詭誕不足信。沐腫亦未聞。云故書。樟爲梓。午爲五者。釋文云。梓本或作樟。阮元云。疑當作本或作梓。梓與杵。一字也。若作樟。則故書樟爲樟矣。詒讓案。樟梓形近。午五音近。故互易也。噫

文別本。疑當作梓。與樺梓形並相近。阮說亦通。今附存之。云杜子春云。梓、當爲樺。樺、讀爲枯。枯、榆木名者。段玉裁云。梓當爲樺者。字之誤也。樺讀爲枯者。易其字也。樺枯皆音枯。必改梓爲樺。而後讀樺爲枯者。樺與梓形相近。枯與樺音相同也。枯是枯榆木。爾雅之無姑。廣雅之毋估也。樺則別是一木。杜時分別甚明。此正如小師小史。帝當爲奠。奠讀爲定也。徐養原云。說文無樺字。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爲言枯也。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辜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稊。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詒讓案。爾雅釋木云。無姑其實夷。郭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莢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急就篇顏注云。羸夷、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樺。其莢圓厚。藝文類聚木部引廣志云。有枯榆。有郎榆。郎榆無莢。牡。無。毋。樺、枯、姑。音並相近。云書或爲樺者。樺、樺音同部。故書別本作此。杜鄭不從者。牡樺木未聞也。云又云五。實當爲午實者。段玉裁云。五易爲午者。杜見禮家說一縱一橫曰午。因易之。不知五午一字。古音義皆同。古文五作X。則尤一縱一橫之狀也。徐養原云。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說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省作X。是五有交午之義。故與午通。案段徐說是也。午五二字。古本通用。左成十七年傳。夷羊五。國語晉語作夷羊午。是其證。杜鄭改字。取通俗易明耳。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嗚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

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疏〕掌射國中之天鳥者。北堂書鈔武功部。御覽兵部引作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與。

蓋馬本作妖。與祇祿保章氏妖祥字同。妖即祿之借字。並詳誓族氏疏。賈疏云。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天鳥。故去之。注云不見鳥獸。謂夜來嗚呼爲怪者。鳥獸畫鳴者。其形易見。不爲怪異。若夜來嗚呼。聞其聲而不見其

形。尤駭人爲怪害。故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也。云獸。狐狼之屬者。二獸皆喜夜鳴爲怪者。御覽引馬注云。獸。虎狼嗚鳴也。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者。先鄭意救日月之弓矢。卽日月食時所作。後鄭

意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恆矢。非關食時別作。故不從也。救日月食禮。詳鼓人疏。云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者。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日食爲救之何。陰侵陽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云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與者。

明當射其勝者以救之也。曾子問。及穀梁莊十五年傳說。救日食。並有兵。亦詳鼓人疏。御覽引馬。若神也。則以太注云。救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鄭亦本馬說也。

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謂誦誦者。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疏〕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者。亦當夜射之。經家上文省也。蓋視其聲所出之方。射以厭之。注云神。謂非鳥獸之聲者。賈疏云。謂不見其身。直聞其聲。又非鳥獸之聲。故知是神聲。若神降于莘之類是也。云若或叫於宋大廟。謂誦誦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誦誦。舊本並作出。今據宋附釋音本正。釋文亦作誦。云本亦作出。案左襄三十年傳文作出。杜注云。叫。呼也。誦誦。然也。出出。戒伯姬。彼釋文亦云。鄭注周禮。引此作誦誦。劉昌宗亦音出。然則此劉陸音本並作誦。今本作出者。後人依左傳改之。彼下文又云。鳥鳴于堊社。如曰誦誦。以彼是神聲。與鳥聲別。故引以爲證。云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者。御覽兵部引馬注云。枉矢。矢名也。觀禮注云。月者。太陰之精。賈疏云。以其與經云救日之弓相對。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太陰之弓是救月之弓可知。若然。上言救月之矢。則此枉矢是救日可知。案枉矢詳司弓矢疏。云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者。謂上文見弓矢之用。此文見弓矢之名。欲此互推而兩得之也。云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者。用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作以。此亦以互文推之。賈疏云。見司弓矢枉矢最在前。明救月矢當在枉矢之下。故知救月用恆矢可知。不用庫矢。以其庫矢弩所用故也。

衛枚氏掌司躡。

察躡。謂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

〔疏〕掌司躡者。司內外朝躡之禁也。注云察躡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者。亦訓司爲察也。司躡注云。躡。謹也。凡王內外三朝。皆有議論國

事。不得妄爲躡。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躡。

令。令主祭祀者。

〔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躡者。此司郊廟祭祀躡之禁。與

禮。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躡。躡。則不敬鬼神故也。軍旅田役。令銜枚。爲其言語。〔疏〕軍旅田役。令銜枚者。此司師田野外躡之禁也。其禁較平時尤重。故更令銜枚。國

語。謂因田獵而起徒役。時田講武。事尤嚴重。故亦令銜枚。若他功作大役。無令銜枚之法。詳大宰疏。注云爲其

語。謂因田獵而起徒役。時田講武。事尤嚴重。故亦令銜枚。若他功作大役。無令銜枚之法。詳大宰疏。注云爲其

語。謂因田獵而起徒役。時田講武。事尤嚴重。故亦令銜枚。若他功作大役。無令銜枚之法。詳大宰疏。注云爲其

言語以相誤者。恐其妄相言語。誤戰守及逐禽之事。禁開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爲其感衆相感動。鳴

墨子號令篇云。鸞謹駮衆。其罪殺。卽軍旅之禁也。禁開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爲其感衆相感動。鳴

吟也。〔疏〕禁謂呼歎鳴于國中者。禁下檀弓注引有野字。疑誤衍。呼、經例當作嘯。此疑誤改從今字。嘯嘯詳雞人

國中之道者。國中之道。即匠人國中九經九緯之道也。惠士奇云。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牲。喪者不哭。蓋國之

大祭祀。民皆敬之。敬則吉。圭清靜。州里除不蠲。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哭也。威甯將任車。歌於車下。

荷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諫齊湣王而不用。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

吏曰。斷、明哭國者。無道之刑。蓋赴於戰國歎。墨子號令篇曰。無敢歌於軍中。有則其辱射。言惟軍中則然。奔

喪哭避市朝。魯哀姜大歸。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亦有不避市者。國中不禁可知。注云為其感衆相感動

者。謂嘯呼歎鳴及歌哭皆足以感衆。而歎鳴歌哭。又易相感動。故禁之也。云鳴。吟也者。釋名釋言語云。鳴、舒也。

氣憤懣。故發此聲以舒寫之也。文選陸士衡赴洛道中詩李注引韓詩章句云。吟、歎辭也。又蘇子卿古詩注引蒼頡云。吟、歎也。是鳴吟並歎憤發舒之聲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疏〕注云咸。讀為函者。惠棟

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減。減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

間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論議案。說文木部云。械、篋也。又匱部云。匣、械藏也。廣雅釋器云。匣謂之械。咸、

函、械。並聲近字通。云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疏〕注云咸。讀為函者。惠棟

不共杖也。賈疏云。下二文云授杖。此經惟言其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為祭祀尚敬。暫去之。去杖之時。

共杖函盛之。祭祀訖。還與老臣挂之。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

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得致仕者與此異也。論議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文王之治岐也。七十者杖於朝。

見君揖杖。鄭彼注云。朝當為國。揖當為去。大傳又云。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九十者杖而朝。見君建杖。注云。

揖、挾也。建、樹也。是見君惟七十者去杖。八十九十者不去杖。大祭祀或有老臣助祭。則八十以上亦當去杖也。

軍旅授有爵者杖。別吏卒。且以扶尊。〔疏〕軍旅授有爵者杖者。與司兵司戈盾授兵同時授之。三官為官聯也。凡軍

執戈。示諸鞭扑之辱。賈疏云。此謂在軍之時。有爵。謂士以上。若然。自伍長下士。兩司馬中士。卒帥上士。旅

帥下大夫。帥帥中大夫等。並得杖。注云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吏、謂軍吏。即經有爵者。卒、謂六軍七萬五千

人。吏有杖。所以殊異之於士卒。且以爲扶持之助也。云將軍杖鉞者。明將軍所杖。又別於衆軍吏。大司馬注云。鉞所以爲將威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六尺之杖。今鉞柄亦長五尺以上。故可以代杖。賈疏云。今文秦誓。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是將軍杖鉞之事也。詒讓案。鉞、蓋司兵所授。非此官所掌也。書牧誓亦云。王左杖黃鉞。則大師。王在軍。亦杖鉞。共王

之齒杖。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疏〕注云。王之所以賜老者之年也。此王所賜老者之杖。按年以授之。故謂之齒杖。月令云。仲秋養衰老。授几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者。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案王杖續漢志作玉杖。御覽玉部引同。並誤。惠士奇引論衡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爲證。盧文弨云。漢制攷亦作王杖。名之曰王者。榮所賜也。呂飛鵬云。先鄭云。今時亦命之爲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命受杖者故曰王杖。案惠、盧、呂說。足正今本續漢志之誤。蜀石經亦作王杖。云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者。引此者。後鄭意五十以上。卽得受王賜杖。不必七十而後受杖也。

周禮正義

卷七十一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疏〕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者。以下大戴禮

儀古今字。大賓之禮。大客之儀。總爲賓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其目有八。此官通掌之。亦與彼爲官職也。賈疏云。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言禮。據其始爲本。言儀。據威儀爲先。云以親諸侯者。與大宗伯親邦

國義同。亦兼王以禮親諸侯。與諸侯以禮自相親二者言之。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者。說文貝部云。賓。所敬也。此以爲朝覲諸侯之尊稱。詩周頌臣工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

鄭駁云。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賈疏云。對要服以外爲小賓。下文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云大客。謂其孤卿者。說文山部云。客。寄也。此以爲聘覲諸侯之尊稱。

賓客殊文。以別君臣也。聘禮記亦以大國之卿爲大客。賈疏云。謂還是大賓下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則受幣聽其辭者。爲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時

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爲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得爲客。但據大聘略舉尊者而言也。若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此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是以大司徒云。大

賓客。則令野脩道委積。賓亦名客。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則客亦名賓。是賓客通也。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

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圖、

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卽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王

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卽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春朝諸侯而圖天親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疏〕下之事者。此謂大賚之禮也。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讓者。讓、大戴記作謀。讓、謀義同。注云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者。對大宗伯春見曰朝等以諸侯見王爲文也。云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者。書舜典云。三年考績。鄭意經圖比陳協四者訓義雖不同。而爲考校諸侯功績之言則一。考績。詳小行人疏。云王者春見諸侯。則其事之可否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典之圖事。以觀其能。爾雅釋詁云。圖、謀也。聘禮云。君則卿圖事。注同。春爲歲始。故與諸侯圖謀一歲行事之可。否。云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者。天官世婦注云。比、次也。小行人云。令諸侯秋獻功。故秋觀卽以比次其功之高下。云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者。肆師注云。陳、列也。爾雅釋詁云。讓、謀也。說文音部云。讓、讓謀也。謂陳列諸侯之謀議而定其是非。云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者。大史注云。協、合也。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謂協合諸侯之志慮而辨其異同。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者。卽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迭而徧是也。六服朝歲。卽後侯服歲一見之等。四時分來。鄭依賈馬說。謂一服之內。各分四方。一方之中。又四分之一。以四時更遞而來。歲終則一服徧。六歲而六服徧也。賈疏謂六服皆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則是有虛方俱行之時。非鄭意也。詳大宗伯疏。云時會。卽時見也者。據大宗伯文。云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者。大宗伯注義同。卽司儀所云是也。云禁。謂九伐之法者。司馬法仁本篇云。會之以發禁者九。愚弱犯寡則貴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與大司馬九伐文同。故鄭據以爲釋。案穀梁傳九年傳說。齊桓公會葵丘云。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權。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理國事。孟子告子篇說葵丘之會五命文尤詳。此亦時會發禁命事之事。然則禁不必專屬九伐之法。鄭舉其大者言之耳。云殷同。卽殷見也者。亦據大宗伯文。云王十二歲一巡守者。據後文。此據常法也。云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者。明王有故不巡守。始合諸侯而行殷同之禮。若巡守則否。云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者。明殷同與時會禮不異也。大宗伯注義亦同。云政謂邦國之九法者。亦據大司馬文。云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者。大宗伯注義同。云九伐九法。皆在司馬

職者。賈疏云。按大司馬云。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之等是也。九又伐者。彼云。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懲弱犯寡。則昔之等是也。引司馬法者。亦當在逸篇中。此經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彼云。陳同謀者。亦以謨爲謀。與大戴記同。又被云。時會施同政。殷宗發同禁。與此經發禁屬時會。施政屬殷同異。宗諸侯。孔繼汾謂宗爲同之誤。是也。殷見之名。不宜與夏朝同。賈疏述司馬法亦作殷同。足證其誤。宗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惡。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類。謂

一服朝之歲也。惡。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疏。類以除邦國之惡者。朝事作殷。以成邦國之貳。禮來類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疏〕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者。此謂大客之儀也。云殷

案。此卽類之段字。貳。蓋貳之誤。惡。貳聲近字通。結好。除惡。並詳典瑞疏。注云。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者。喪服傳所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是也。鄭知此非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以大宗伯唯云時聘曰問。

殷類曰視。而無問以下四者之文。又時聘與問皆曰問。明不得與下四者同爲王聘諸侯之事也。穀梁隱九年范注。以此二事與下文四者同爲天子施於諸侯之事。劉敞亦謂時聘者。以時聘諸侯。殷類者。徧問天下諸侯。卽下文三歲徧

類。案依范劉說。則此類通駭下文存類者三事。義亦得通。王昭禹。鄭鏞。黃度。方苞。林喬蔭。蔣載康。黃以周說並同。賈疏云。言亦。亦上諸侯也。是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此亦。亦對宗伯彼無考績之事。直相見。故云時

聘曰問。殷類曰視。以見王爲文。此有好惡之事。故以王下見爲文。云時聘者。亦無常期者。大宗伯注同。賈疏云。亦諸侯云時會也。云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者。大宗伯注義亦同。有事。卽有征伐之事。知使大夫來者。鄭王制

注云。小聘使大夫。孔疏云。按聘禮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易被謂時聘亦當使卿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伯將聘於周。而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昭公三十年。鄭游吉

如晉。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游吉以爲先王之制。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且援印段之事。謂段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命少卿以往且不可。而況於大夫之銜命。霸主猶責諸侯以大夫行禮。而況乎行禮於天子之庭。

案。易說是也。蓋諸侯於天子。大小聘。皆當使卿。聘禮所言。乃侯國自相聘之禮。不可以推之天子也。方苞亦云。左傳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得上聘王朝。況大夫乎。云親以禮見之。禮而

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親上並有王字。阮元云。上注云。上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又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故此云王親以禮見之。此王字當有。詒讓案。此蒙上天子有事爲文。則無王字

亦通。今不據增。鄭以經云結好。故知惟結其恩好之諭政禁之事。禮而遣之。卽下待聘使之禮是也。賈疏謂諸侯使大夫來。亦有兵至。助王討逆。失之。云天子無事則已者。明此時聘爲天子有事。諸侯不敢自安。故遣使來問。或有徵發之命。其無事則不問。大宗伯注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是也。云殷類。謂一服朝之歲也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案亦詳大宗伯疏。云惡、猶惡也者。胥師注云。惡、惡也。又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惡。注云。惡、姦僞之惡也。云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觀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者。賈疏云。以其言除邦國之惡。大司馬九法九伐。平正邦國。所以除惡。既言除惡。明亦命以政禁者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

禮以補諸侯之裁。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論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禴。凶禮之弔禮。禴禮也。補諸侯裁者。若

春秋澶淵之會。〔疏〕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者。賈疏云。此經天子於諸侯之法。卽下文云王之所以撫邦國以下是也。云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者。交。大戴記作教。字通。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者。說文喜部云。喜、樂也。

有嘉喜之事。則使賀慶之。左襄二十八年傳云。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賈疏云。案宗伯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云諸侯者。欲見庶姓諸侯。有恩亦施及之故也。云致禴以補諸侯之裁者。大戴記。禴作會。字亦通。裁。作災。古

今字。賈疏云。宗伯凶禮有五。此唯言弔禮者。行人唯主弔法。餘禮蓋自有入主之。故此不言也。隱元年。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暵。服氏云。暵、天子宰夫。是宰夫主贈賵之事。是其別主之類也。注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

者。賈疏云。對上是諸侯及臣見王之禮。王制孔疏云。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之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春秋隱九年經

云。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說與公羊同。范注亦據此經及許君說以難之。鍾文烝云。時聘。是諸侯聘天子。閒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弁

聘。又曰。賓朝服問。是上之於下。有問無聘。分異禮殊。黃以周云。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親聘。何注公羊。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先

君。不敢以己當之。是下聘之禮固有異於凡聘也。何注公羊。亦不用舊說。案黃說是也。通言之。閒問亦得爲聘。析膏之。則天子於諸侯。止有小聘。無大聘。公穀家說。據大聘而言。與此經義不相妨也。云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

謂春省之屬者。賈疏云。按下文云。歲徧省。三歲徧覲。五歲徧省。七歲闕象胥。九歲闕象胥。十有一歲達瑞節。並是開歲之事。故鄭云之屬以包之。云論諸侯之志者。諡言語。論書名。其類也者。亦據下文掌交注云。諡。告曉也。云交。或往或來者也。或往或來。舊本作或來或往。誤。今從爵石經及宋本注疏本正。謂王祭。歸服於諸侯。諸侯祭。亦歸服於王。交互往來也。左昭十六年傳。子產曰。孔張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天子之於諸侯。蓋與諸侯待其臣同。或受或歸。所謂交也。賈疏云。欲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王。故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茹。亦歸胙於王也。按宗伯云。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此言服不言膳者。對文則服爲祭社稷肉。膳爲祭宗廟肉。散文則祭宗廟肉亦得稱服。以其同盛於罍器也。詳大宗伯疏。俞樾云。交。當爲效。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歸服以效諸侯之福。謂以致諸侯之福也。大戴記朝事篇作教。廣雅釋詁。釋名釋言語並曰。教。效也。是教與效義通。案俞說亦通。云贊。助也者。州長注同。云致。致也。凶禮之弔禮。禴禮也者。賈疏云。按宗伯云。以禴禮哀國敗。此災亦云禴者。同是會合財貨。故災亦稱禴也。詒讓案。鄭知兼有弔禮者。以大宗伯凶禮又有以弔禮哀禍哉。此云補哉。明當兼有弔禮也。云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者。襄三十年經。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云。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是也。以同是補裁之事。故引以爲證。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男也。爵者四。孤。〔疏〕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者。大戴記。辨。作別。古字通。此以下別邦國君臣爵命卿。大夫。士也。之。差。亦與大宗伯爲官聯也。凡制賓禮。其儀法以尊卑爲此九等。大戴記又說朝覲之禮云。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纒。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義儀字同。云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者。大戴記作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賓主。義亦略同。注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獨大夫士也者。命者五。謂五命以上。諸侯之命也。爵者四。謂四命以下。諸臣之爵也。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此九儀與彼同。但彼通駭王臣及諸侯。此則專據侯國君臣。既無王臣。而子男之士不命。是又在彼九命之外。兩經義微有不同。故此注不據彼爲釋也。小行人義同。賈疏云。下文有五等諸侯。次有孤執皮帛。次諸侯之卿下其君二等。次有大夫士亦如之。是列五等四命等爵。故鄭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獨大夫士也。詒讓案大宰注云。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若然。公侯伯子男亦爵。而此別云命者。以禮籍等衰成依命數。言爵則數不顯。故據命而言。孤。獨大夫士亦有命。而必云爵者。掌客注云。以命數則參差雖等。略於臣用爵而已。

是君用命臣用爵之義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

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纁藉以五采章

衣版。若奠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旒。其屬懸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貳。副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饗。饋也。三牲備。爲一牢。朝立。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軹。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故書。裸作果。鄭司農云。車軹。軹也。三享。三獻也。裸。謂爲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舉。舉樂也。出入五積。爲饋之芻米也。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寶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實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

九事、舉性體九飯也。出入、謂從來說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疏〕上公之禮者。賈疏云。此一經據列五等諸侯來朝天子。天子以禮寸。縹藉九寸者。此以下並典命所謂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據鄭說。則贊大行乃先秦此經佚說之最古者。縹作藻者。古今字也。並詳典瑞疏。賈疏云。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皮弁。若行三享。則執璧瑞。案皮弁乃王常朝之服。非朝觀所服也。五等諸侯朝觀。並當冕服行於廟。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冕服九章者。謂袞冕服也。云建常九旒者。大戴。旒作旒。卽旒之俗。依典命、司常。五等諸侯同建旒。而旒依命數。是上公當建旒而九旒。轉人云龍旒九旒。卽謂此也。云貳車九乘者。賈疏云。按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鄭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舍於館。乘墨車龍旒以朝。彼據覲禮。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駕。今此春夏受贊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行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明乘金路之等。若不申上車。何得有樊纓九就之等。以此知皆乘所得之車也。但貳車所飾無文。未知諸侯貳車得與上車同否。但數依命九乘七乘五乘。黃以周云。大行人建常九旒數句。文在朝享祿饗食之上。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菽詩據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其行朝禮。自乘墨車。與覲禮同義。當從鄭自賈疏不得其說。誤以樊纓貳車爲行享之車乘。俱到經文以就己見。非也。云介九人者。上介一人。次介大夫一人。餘七人皆士介也。凡五等諸侯。介數有多少。其上介皆以卿爲之。故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蓋專據上介言之。賈疏云。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之也。云禮九牢者。賈疏云。此謂饗餼。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以數有九。故進之與介同在上。云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者。賈疏云。上公去門九十步。王未迎之時。在大門內與賓相去之數也。軹。謂轂末車軹。北向。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云擯者五人者。此則不依命數。而以五爲節。以下侯伯子男並以減一爲差次。與命數以二等爲升降異也。賈疏云。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喬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案賈謂擯者五人四人自大宗伯小行人喬夫外餘皆爲士。大宗伯疏說同。聘義孔疏亦謂朝聘擯數同。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案賈孔並據聘禮以紹擯爲士。考司儀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則士或卽司儀上中士與。又曲禮疏云。諸侯自行。介各從。如其命數。擯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云廟中將幣三享者。此五等諸侯所同也。賈疏云。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乃

有此迎賓之法也。案賈說非也。此經說四時朝覲之通法。廟中將幣三享者。將幣與三享爲二事。姜兆錫、方苞、金鶴並謂將幣。玉。其說甚瑣。司儀諸侯相聘之禮。凡言將幣者。皆指授玉。與享別。是其證也。凡朝覲宗遇。受擊受享皆於廟。諸侯皆乘墨車。服裨冕。天子皆服裘冕。無迎賓法。觀禮所云。卽其通禮也。自鄭曲禮注誤謂春夏受擊於朝。受享於廟。與秋冬一受之於廟不同。故此注亦以廟中將幣並爲三享之事。而謂朝禮不見。實非經義。賈疏亦承其誤。謂行朝禮於朝。則皮弁服。而冕服九章以下。別爲行三享於廟之事。又謂春秋受擊在朝。無迎法。偏駕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並申上服乘金路等。王制孔疏引崔靈恩說。又謂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命車。王乘車迎入門。行朝禮。則天子諸侯皆別服朝服。此卽賈行朝服皮弁之說而又小異。二說並與覲禮不合。互詳大宗伯疏。云王禮再祿而醉者。賈疏云。已下至三勞見。王禮上公之禮。此與下爲目則自此以下皆王禮耳。大宗伯代王祿賓。君不酌臣故也。次宗伯又代后祿賓。祿訖。賓以玉爵辭王。是再祿而醉也。云饗禮九獻者。賈疏云。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亨大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益而不飲。饗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爲九獻。案依賈說。則饗獻無祿。今考饗禮最盛。兼食燕。當與祭禮相儗。以司尊彝大祭九獻約之。疑大宗伯攝王初祿。又攝后亞祿。祿後。王與后又以次各三獻而後止。賓食九舉。食後酌爵。又各一獻。衆賓長又一獻。是爲九獻。其七獻五獻亦皆有一祿。可以例推。賈謂無祿。非也。詳後。又國語晉語云。文公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章注云。九獻。上公之享禮。案享饗字通。彼以上公九獻爲周禮。亦足證此經義。云食禮九舉者。賈疏云。亦亨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性體而食畢。治讓案掌客說。諸侯相朝。饗食燕三者備有。此經但有饗食之數。而燕無文。觀記云。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大戴記說天子待諸侯之禮云。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卽燕之借字。彼文與掌客上公之禮正同。明侯伯亦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亦一饗一食一燕。皆與彼同。燕禮襲。故經文不具耳。云出入五積者。此與措數同。賈疏云。謂在路供實。來去皆五積。視煖牽。但牽牲布之於道。案此謂自來至去通五積也。賈說非是。詳司儀疏。下四積三積並放此。云三問者。此與勞亦不如命數。而以三爲節也。若侯伯子男。亦以減一爲差次。與命數異。賈疏云。按司儀諸公相爲賓云。圭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楨。注云。閒闕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若然。天子於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云三勞者。賈疏云。小行人逆勞於畿。按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按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或可。遠郊勞。使世子爲之。是以孝經注亦云。世子郊迎。郊迎。卽

郊勞也。彼雖據夏法。周亦然。詒讓案。五等諸侯三勞再勞一勞降殺遠近之差。鄭君無說。觀禮賈疏云。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左傳隱十年孔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胡培壘云。昭五年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又蕞啟疆曰。入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爲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爵尊者其勞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案孔胡說是也。黃以周說同。賈疏引伏傳大子郊勞之法以說此經。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至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說與伏同。據班說。則世子迎乃指近郊勞。鄭觀禮注謂大行人郊勞。則不從伏說也。孝經注非鄭君手定。故有世子郊迎之說。賈觀禮疏亦謂彼非周禮。而此疏乃謂周禮亦然。與經注違迕。亦非也。又依聘禮郊勞使卿。則天子郊勞來朝諸侯。似亦宜使卿。不當使大行人。觀禮注說未瑩。詳小行人疏。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者。諸侯七命。故皆以七爲節也。賈疏云。餘文云。諸侯者。兼五等。而此諸侯。惟據單侯也。其禮皆降上公二等。又自擯者以下。亦皆降殺。云冕服七章者。謂鷩冕服也。云建常七旒者。而亦建龍旒而七旒也。云介七人。禮七牢者。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鄭彼注以爲專指侯伯之禮是也。左傳十五年傳說。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此侯伯七牢之見於傳者。云立當前疾者。疾。當爲侯之僞。說文車部引又作軌。並詳後疏。謂立位在車東。與轡頭東西相當也。云再問再勞者。遠郊勞。近郊勞也。問亦同。云諸伯執躬圭者。伯命圭文與諸侯異。而度七寸則同。云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者。以命數同也。云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就者。諸子五命。故皆以五爲節也。云冕服五章者。謂毳冕服也。云建常五旒者。亦建龍旒而五旒也。云立當車衡者。立位在車東。與前衡東西相當也。云壹問壹勞者。唯近郊勞也。問同。云諸男執蒲璧者。男命璧文與諸子異。而度五寸則同。云其他皆如諸子之禮者。亦命數同也。注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服者。版。舊本並作板。案板卽版之俗。蜀石經作版。與釋文合。今從之。典瑞注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案此版卽所謂木爲中幹也。纁藉。詳典瑞疏。賈疏云。按聘禮記云。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乃五采。此諸侯而言五采者。此注合三采二采而言五。非得有五采也。云若奠玉。則以藉之者。觀禮將幣時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又記云。奠圭於纁上。注云。謂釋於地也。又聘禮注云。纁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是凡執玉時並兼藉纁執之。將拜。則奠於地。圭仍在纁上。所以備失墜。示慎重也。云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者。謂五冕之服也。司服云。公之服。自

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以其首皆服冕。其服通謂之冕服。別於首者弁冠所服之衣爲弁服冠服也。云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者。並詳司服疏。云常、旌旗也者。謂五旗之總名也。以日月爲常。爲司常之旗之首。司動謂之王之大常。非諸侯所得建。依司常。諸侯建旗。而此五等諸侯皆云建常。明常旂散文通稱。國語吳語有白常、白旗、赤常、赤旗、玄常、玄旗。是其證也。云旂其屬慘垂也者。釋文出屬其慘。蓋誤到。巾車注云。正幅爲旂旒則屬焉。旒卽慘之俗。蜀石經亦作旒。云纁纁、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者。巾車注云。纁、讀如繫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纁、今馬鞍。樊及纁皆以五采屬飾之。此注不云樊讀如繫者。文不具。後注訓就爲成。詩齊風猗嗟箋云。成、猶備也。是成備義同。每處五采備爲一就。如此者九。是爲九就。五等諸侯。就數有增減。備采則同。七就五就義並放此。互詳巾車典絲疏。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貳、副也者。小宰注同。凡王以下乘車之副。通謂之貳車。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王象路之副也。此經公以下貳車有九乘七乘五乘三等之差。少儀云。貳車者。諸侯七乘。彼五等數同。與此經不合。故鄭注以爲殷制。云介、輔已行禮者也者。己、謂賓也。士冠禮。擯者請期。鄭注云。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又少儀注云。介、賓之輔也。爾雅釋詁云。介、助也。謂輔助賓行禮者也。云禮。大禮。饗饋也者。對餼爲小禮也。外饗注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故知此禮主饗饋言也。云三牲備爲一牢者。宰夫注義同。詳彼疏。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者。大門外、謂皋門外也。朝者、指皋門外之廷而言。其地與小司寇三詢之外朝南北正相直。故通謂之朝位。別於下將幣三享等行於廟中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北方面立。注云。凡賓卽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若然。朝聘賓客蓋皆至大門外下車。行及位。北面立。王迎朝賓。亦於大門外下車。南面立。故有賓主朝位也。賈疏云。約聘禮在大門外去門有立位陳介之所。江水云。擘訝云。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所謂朝位賓主之間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也。云王始立大門內者。賈疏云。亦約聘禮。聘禮。雖後亦不出迎要。陳摺介時。主君在大門內。云交摺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者。賈疏云。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按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摺三辭。車逆。拜辱。玄調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也。必知天子待諸侯敵禮者。按下文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摺。其他皆賤小國之君。則諸侯於天子交摺。交摺是敵禮也。案觀禮云。齊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繼齊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未摺。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摺以告于天子。天子見公。摺者五人。見侯伯。摺者四人。見子男。摺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摺。賈彼疏云。此諸侯見天子交摺。此所陳摺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摺。從北

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此經先云簡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卽令入。若然。此覲遇之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案依鄭覲禮注義。則行覲禮時。有交擯。而無三辭。故賈誦三辭。據春夏受享於廟時。江永、金鶴則並謂王禮不當有三辭。其義爲允。又賈此疏謂享有迎法。陳摺介在大門外。而覲禮疏謂覲無迎法。陳摺介在廟門外。是謂春夏與秋冬陳摺不同所也。竊謂無論有迎法無迎法。陳摺介皆當在大門外。朝聘陳摺介者。不敢擅入大門也。若在廟門外。則已入應門矣。非所以示敬也。其天子迎賓之法。曲禮孔疏云。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由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黃以周云。鄭注此朝位爲車迎所立處。又注下廟中將幣三享云。朝先享。不言朝。言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此車迎之法。鄭亦據享而言。案黃說是也。賈前疏及齊儀疏並謂此迎賓爲朝後在廟行三享之時。卽依熊安生說。與崔靈恩義異。諦釋此注說交擯車迎。不別何時。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彼注亦引此經朝立步數爲釋。不云朝宗有覲遇無。是鄭意通四時朝覲。凡授玉皆無車迎。享皆有車迎也。熊賈之義雖較崔爲長。然於鄭指實未盡合也。金鶴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間。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之隆。秋冬待之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覲禮云。天子負斧依。簡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覲者。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遇。皆謂之覲。鄭乃專以覲爲秋覲。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守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覲後朝也。鄭注謂春夏受擊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禮。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受擊受享必同日。既已受擊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又云。考之覲禮。侯氏行三享與受擊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於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敬與奠圭禮同。此皆正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乎。竊謂朝覲必無迎賓之法。其後行饗食於廟。乃有迎賓之法。齊僕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時。經文甚明。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間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通也。黃以周云。朝覲本無車迎法。而此云賓主之間若干步者。兼明朝之交摺傳

辭。其立位同耳。鄭注亦據享而言。疏家以此爲春朝迎法。實與經注俱違。崔說更誤。又云聘禮有迎賓法者。聘非已臣。主君客之。故經謂之賓。朝觀皆已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疏家據聘禮迎聘賓。遂謂朝亦迎賓。非。案金黃說。足糾鄭賈諸說之誤。但依鄭說。則四時朝並無迎賓。享並有迎賓。依熊賈說。則春夏朝無迎賓。享有迎賓。秋冬朝享並無。依崔孔說。則春夏朝享並迎賓。秋冬無。依金說。則四時朝享並無迎賓。惟饗食有之。衆說差異。以經考之。朝享不當有迎賓。於義無疑。依聘禮。諸侯待異國之臣。聘後行享。亦止擯者出請。主國之君不出迎。則天子待諸侯。朝後行享。天子不出迎可知。竊謂此經朝位。卽掌訝所詔之位。賓主之間幾十步之位。其義蓋有二。其一在將幣之時。則陳擯介之位也。蓋侯氏入朝。乘車至皋門外而下車。遂陳擯介。侯氏門西。北面立。公則當車軛。介九人。在公之北。車面。以次陳列而北。大宗伯爲上擯。立於皋門外闕東。西面。承擯等四人以次陳列而南。未擯當公之末介。所謂公九十步者。卽公與上擯南北邪相去之步數也。下文諸侯卿大夫禮降殺之等。鄭亦以朝位賓主之間爲釋。聘禮。賓至朝旅擯。彼注亦云公之使者七十步等。然則陳擯介之步數。卽朝位之步數可知矣。其一在朝享之後王禮賓時。則主車迎之位也。蓋朝享皆所以明君臣之分。宜無迎法。至朝享既畢而禮諸侯。則待以不純臣。故備賓主之禮。而有迎法。聘禮。享後禮賓。主國之君亦出迎。司儀。諸公相賓僕亦如將幣有車逆。卽其比例。以聘禮約之。蓋諸侯享畢而出大門。更陳擯介傳辭。擯者請禮賓。賓禮辭聽命。衛夫入告。天子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其時公則立掌車軛。如將幣交擯時所立之處。王則立當車軛。當將幣交擯時上擯所立之處。王與公南北邪相去亦九十步。其陳擯介亦如將幣時。但王擯立王之南。位較前略促耳。若然。將幣。王不出迎。則賓與上擯爲賓主。禮賓。王出迎。則賓與王爲賓主。事異而位則同。凡賓客之禮。王不出迎者。視將幣之朝位。饗食之等。王出迎者。視禮賓之朝位。二義相兼乃備。齊僕。朝觀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彼云朝觀宗遇。卽指禮賓而言。以將幣與禮賓同日。饗食則不同日。故備言之。禮賓與饗食同爲修賓主之禮。故並有迎賓。迎賓不惟饗食也。至禮之通例。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內。君於已臣。則無迎法。故聘禮。主君迎賓。止於大門內。而天子待諸侯。乃迎於大門外者。蓋天子待諸侯禮。有甚嚴者。如朝享天子不下堂。不迎賓之類。殺於諸侯待聘賓是也。有極隆者。如聘禮旅擯。而天子待諸侯則交擯。聘禮禮賓以醴。而天子待諸侯則裸鬯。皆隆於諸侯待聘賓。而與司儀諸公相爲賓之禮略同。蓋言乎分。則君臣。接以情。則賓主。故禮與饗食亦擬諸侯相朝之禮。車逆。出大門。或隆或殺。固各有當也。互詳齊僕疏。云齊僕爲之節者。賈疏云。以齊僕云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亦是敵禮。故鄭此卽取之爲證也。云上公立當軛。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軛與者。疾。亦當作侯。此並謂立位與車東西相當也。鄭

以此上公以下位。並卑者在。前。尊者在後。以此例之。經雖無王立所當明文。要必校公差後。故以意補之。軫本爲輿前後四面材之通稱。王所立既在車軾後。則宜專據後軾爲節。考工記總敘注亦云。軾。與後橫木也。案輿人注云。軾前於後軾二尺二寸也。侯伯當前侯。與軾相切。前軾二尺二寸強也。子男當前軾。直朝前。則前於侯幾一丈矣。此並就車前後約分此數。節其進退差度。不必正均也。又案公食大夫注謂實至大門外。下行。車還。立於西方。賈疏謂立於西方。據賈說。則還車外。軾衡內外前後亦互易。若然。車立處蓋亦視爵之尊卑爲遠近。故子男立近外。而步數則少。公立在內。而步數則多。與云廟。受命祖之廟也者。謂文王廟也。賈疏云。此約觀禮觀在文王廟。故觀禮云。前朝皆受舍于朝。注云。受舍。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受朝聘於先君之祧。故知王受觀在受命祖廟。在文王廟。不在武王廟可知。秦鄭意當如賈說。聘禮說諸侯受聘於廟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注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鄭蓋以聘禮推之。謂天子受觀亦當在祧。而守祧注謂先公遷主。藏后稷廟。先王遷主。藏文武廟。二王受命。文先於武。故凡行禮皆在文王廟。今考祧。廟散文通稱。聘禮既不必正指二祧。而文武世室亦與祧不同。若云上尊。則文王之尊不得逾后稷。鄭說殆不甚塙。金鶚謂天子受觀當在大祖后稷廟。此與諸侯受朝聘在始祖廟正同。其義較鄭爲長也。云饗設盛禮以飲賓此者。春人注云。饗禮兼飛食。國語魯語云。饗養上賓。案飲食之禮有三。曰饗。曰食。曰燕。惟饗最盛。大司樂及仲尼燕居坊記並謂之大饗。詩小雅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孔疏云。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醴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案互詳酒正疏。云問。問不恙也者。說文口部云。問。訊也。心部云。恙。憂也。司儀注說問君問大夫之辭皆云不恙。顏師古匡謬正俗引風俗通云。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曰無恙。謹案易傳。上古之世。艸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噬人心。故俗相勞問者云無恙。非爲病也。案應說不經。不足據也。此據朝賓來時在道有問禮。其去時則無。又問禮輕。當殺於勞。觀禮聘禮皆無文。蓋略之也。云勞。謂苦倦之也者。爾雅釋詁云。勞。勤也。以賓方在道路。故敘其遠來之苦倦以慰勞之。亦來有去無也。云皆有禮以幣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勞以幣。觀禮。使人以璧。璧則兼幣。是有幣致之也。案璧帛通謂之幣。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彼注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然則勞諸侯用璧。無束帛。與聘禮勞使以束帛異。賈云璧則兼幣。失之。云故書。裸。作果者。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再果。裸亦作果。與此故書同。鄭司農云。車軾。軾也者。段玉裁云。此

注有誤字。當云車軹、轉也。乃合。如今本。則不可通矣。大馭注云。軹。謂兩轉也。少儀注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轉頭也。皆以此軹別於與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之軹。案段說近是。云三享、三獻也者。牛人注云。享、獻也。享本爲祭享字。引伸之。爲下獻物於上之稱。觀禮賈疏云。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張惠言據聘禮注雜賈云。鄭於事畢云三享訖。謂三享皆訖。乃爲事畢則三享三度致之。案張說是也。觀禮經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彼四爲三之誤。皆之云者。卽非一度之辭也。云裸。讀爲灌者。先鄭意宗廟之裸爲灌祭。故字从示作裸。賓客之裸字當爲灌。說文示部云。裸、灌祭也。許說與先鄭正同。後鄭則謂裸灌義同。宗廟賓客字並爲裸。與先鄭及許異。故此職注先鄭皆作灌。後鄭皆作裸。分別甚明。而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則云。裸之言灌也。於賓客贊裸注不云讀爲灌。足明後鄭皆從裸矣。云再灌、再飲公也者。投壺云。奉觴曰賜灌。注云。灌、猶飲也。云而酢。報飲王也者。酢正字當爲醋。說文酉部云。醋客、酌主人也。酢、醖也。經典多以酢爲醋。爾雅釋詁云。酬酢、侑報也。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酌。此禮賓王爲主人。故獻賓之後。賓又報飲王。亦謂之酢。凡酢用玉爵。故大宰云。大朝觀會同。贊玉爵。注云。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是也。又案左傳莊十八年云。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傳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兩傳說晉文公朝王。亦並有享禮命宥之文。國語晉語載其事作王饗禮命公酢侑。王引之謂酢卽酢之假借字。爾雅酢侑同訓。命侑。卽命酢也。其說甚瑣。蓋凡朝享後之受禮與饗。公侯伯皆得與王相酢侑。虢公晉侯謙。不敢當盛禮。故必王命之乃酢。左傳所云。與此經可互證也。云舉、舉樂也者。左昭十七年傳云。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不舉、去樂也。先鄭蓋本左氏說。其實非也。經典飲食禮。凡單言舉者。皆謂盛饌。凡言不舉者。皆謂去盛饌。不當以舉樂爲舉。詳膳夫疏。賈疏云。案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之。以爲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爲舉牲體。其實舉中可兼樂。以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案後鄭破先鄭說九舉七舉五舉爲舉牲體。則不兼舉樂。賈說非後鄭意。云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者。饋、釋文作餽。云。本又作饋。蜀石經亦作饋。虛文詔云。饋字。是說文饋餉也。又吳人謂祭曰餽。詒讓案後注積。亦有牢禮。此但云芻米者。積以芻米爲主也。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賈疏云。謂若轉人轉深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惠士奇云。前疾。疾。當作侯。論語鄉黨邢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侯。古文侯作疾。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舉正。俗本傳誤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帆。云帆、車軾前也。考工記。帆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軾前。故曰前侯。古音侯讀爲胡。水經汾水注。中都縣胡甲

山山有胡甲。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古侯與胡通。侯甲通爲胡甲。故前侯注爲前胡。段玉裁云。說文車部引周禮立當前帆。前帆者。前乎帆也。亦以在軛衡之中爲節。蓋故作侯。杜衡。賈容有不得侯字之說。易爲帆者。而許從之。惟司農尋其說。不易字。所謂其所編縫奄然如合符復析也。王宗東云。侯與胡同。胡。牛頤之下垂者。帆前之轡上穹。其後有似下垂之胡。故謂之胡。侯以同音通信。案惠較致鳩。段。王及江永。戴震。李惇說並同。鄭珍亦謂侯卽喉。喉胡卽軛人之頤。說皆精覈。蓋說文肉部云。胡。牛頤垂也。口部云。喉。咽也。顧與咽同在頤。乘車曲轡出帆前者亦通謂之頤。頤曲中隆起。兩端下垂。後端當帆。前當持衡。此前侯遠於衡。則專謂頤後端與前帆之木正相切之處也。凡車駕時。侯距地三尺有三寸。舍車。則侯正橫柱於地。若獸垂頤。故云前頤下垂柱地者。此說說文胡爲牛頤垂之訓正合。凡乘車曲轡。與大車直轡異。先鄭云。轡者。散文通也。至說文引作前帆。則由所據本異。抑或經師異讀。皆未可定。帆爲輿下三面材。前胡雖適當帆前。然輿與帆異材。前帆之義不可通於前侯也。云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者。唯。舊本並作惟。今據蜀石經正。卽觀禮合。此皆觀禮文。彼文三作四。鄭注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寶龜也。金也。丹漆絲繡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案觀禮注說三享所用。並據禮器大饗章文。彼注謂禘祭先王。諸侯所貢。鄭意蓋謂朝觀三享與彼同。凌廷堪云。觀禮注說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言有皮則以皮。有馬則以馬。卽觀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車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觀庭實云馬。觀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於禮器云。大享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腊籩豆之屬。非謂觀禮之享也。案凌氏謂禮器大饗卽饗食燕之饗。與禮器注異。其說亦通。但三享庭實。經雖唯有皮馬。然仍有獻諸珍異之禮。後文之六貢。卽朝觀之享獻。周書王會所云方物。卽會同之享獻也。鄭謂三享有龜金之等。於義無涉。惟三牲魚腊等乃祭饗之饌具。朝觀會同之必無也。此等禮器之文。究不能盡通於朝享耳。互詳後疏。引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者。事。舊本並作士。今據蜀石經正。此亦大戴禮記朝事篇文。引之者。證庭實唯國所有也。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者。賈疏云。按觀禮行朝訖乃行享。此經冕服九章以下。唯言享。不見朝禮。故鄭言之。云不嫌有等者。朝在路門外。正君臣尊卑之禮。不嫌有九十七五十步之差等相迎之法。故云不嫌有等也。語讓案。鄭意蓋據曲禮推之。謂春夏受學於朝。受享於廟。經唯云廟中將幣三享。無朝於朝之文。故謂將幣卽受享於廟。司儀注會同將幣。亦以將

幣爲享實。則將幣卽受玉。乃朝覲之正禮。與三享爲二。四時常朝。並受鑿於朝。經云將幣。未嘗不言朝也。鄭說失之。詳前及大宗伯疏。又此經冕服九章。建常九旒。及摺介人數。朝位賓主之間步數。亦並朝禮。賈謂唯言享。不言朝。亦非。云王禮。王以鸞鬯禮賓也者。司儀注云。禮。謂以鸞鬯禮之也。謂朝享禮畢。王禮諸侯。猶聘禮聘享禮畢。主國之君以醴禮賓也。郊持牲云。諸侯爲賓灌用鸞鬯。灌用臭也。又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鸞鬯。司儀注謂卽朝禮畢。價實。然則五等諸侯自相朝。朝畢禮賓。亦用鸞鬯。凡賓主行禮畢。主人用醴待賓。謂之禮。此謂鸞鬯。與用醴同。故亦稱禮也。觀禮禮畢。王無禮侯氏之事者。蓋文不具。引鸞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禮事。和鸞鬯以實彝而陳之者。彼賓客禮事。卽指此上公再裸等。故引以證禮賓用鸞鬯之事。云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者。禮者。蜀石經作禮公者。案以後注校之。疑當有公字。大宗伯云。大賓客。則攝酌載果。注云。載。爲也。果。讀爲裸。代王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此宗伯攝酌圭瓚而裸之事。又內宰贊后之事云。凡賓客之裸獻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此亞王禮賓之事。知亦宗伯攝者。祭統載祭大廟之禮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注云。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彼宗廟之禮。夫人親裸。有故。則宗伯攝裸。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裸。是所謂再裸也。賈疏云。王與后皆同拜送爵者。恭敬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秦蕙田云。饗禮之裸。經無明文。以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則王一獻。后亞獻。皆裸。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惟王裸而已。記云。獻之屬莫重於裸。大饗者。賓客之大禮。共十二獻。九獻。七獻。與事神同。亦必有裸明矣。周禮所載賓客之禮事。注疏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似尙未備。孫希旦云。賓客之饗亦有灌有醴。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自灌至醴之獻數也。案秦孫說是也。凡裸亦通謂之獻。故祭統以裸爲獻之屬。內宰亦云裸獻是也。此王禮賓。再裸一裸。裸後。別無獻酒。饗賓。則裸獻兩有。凡九獻者。再裸。後有七獻。七獻者。一裸。後有六獻。五獻者。一裸。後有四獻。經於饗不云裸者。亦以裸獻通言不別也。詳內宰及前疏。云再裸。實乃辭王也者。明與饗燕常禮異也。凡常禮備二獻者。主人初獻畢。賓卽辭主人。再獻。則再辭。此王禮禮諸公。二獻訖後。公始辭王。是實不辭后。故有再裸。而無再辭也。云禮侯伯。一裸而辭者。裸賓。實辭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辭者。裸賓而已。不辭王也者。爵彌卑。則禮彌殺。於侯伯無后裸。仍得辭王。於子男。王又不受辭也。云不辭之禮。聘禮禮賓是與者。以彼賓亦不辭主君也。賈疏云。聘禮。禮賓用醴。子男雖一裸不辭。與聘禮禮賓同。子男用鸞鬯。不用醴。則別。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也。云九舉。舉性體九飯也者。公食大夫禮無舉性體文。今以祭禮考

之。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又食。佐食舉尸一魚。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脰。又食。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尸又三飯。彼大夫祭禮尸十一飯之節。佐食四舉牲體。特牲饋食禮。士九飯。禮略同。少牢注云。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賈特牲疏云。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向口。因名體爲舉。又少牢疏云。一口謂之飯。黃以周云。古者飯以手。凡禮。食有飯數。一手謂之一飯。手三取飯。謂之三飯。案賈黃二說並通。據少牢特牲經。則尸飯佐食所舉牲體外尚有獸魚等。又舉牲體數與飯數不同。而此注釋九舉爲舉牲體九飯者。蓋專據初飯舉肺脊胙肩言之。不數獸魚等也。凡初飯。大夫士皆三。故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清醬。注云。每飯獸清。以肴濡醬。食正饌也。積實亮。胡培羣。黃以周並謂每一飯一食舉。又據此經差之。謂鄉大夫當三舉。其說是也。特牲三飯而侑。牲體唯舉正脊。少牢七飯而侑。則舉骨幹脰矣。諸侯以上。飯數尤多。或備舉骨幹脰肩而侑。以此推之。蓋公初飯九。亦九食舉。侯伯初飯七。亦七食舉。子男初飯五。亦五食舉。其加飯數無文。依祭禮特牲士九飯。少牢大夫十一飯。鄭有司微注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彼疏謂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若然。則諸侯加飯之數。當上公四。侯伯六。子男八。於差次似究未合。竊疑祭禮尸飯與食禮賓飯數不必同也。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者。出謂去。入謂來也。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又云。遂行如入之積。彼注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是聘使入出在道。總幾積。明此五等諸侯來朝禮與彼同。若然。上公入出總五積。侯伯入出總四積。子男入出總三積。左傳二十八年傳說晉文公朝王云。出入三覲。杜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此出入文例與彼正同。可以互證。賈疏謂不謂從來訖去共五積。若然。來去皆五積。依其說。則是上公有十積。侯伯有八積。子男有六積。與經注義並不合。非也。詳司儀疏。云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者。賈疏云。掌客。積視煇牽。飾有米禾芻薪。明在道致積有可知。案積之陣數詳掌客疏。云凡數不同者。皆降殺等者。以依命數爲差故也。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

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舉見。執束帛而巳。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

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而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閒。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數。

〔疏〕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賈疏云。按典命。上公之國。立孤一人。侯伯已下則無。故云大國之孤也。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既小國之君。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

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荅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措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親也。然則諸

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服總衰。於天子或可有私親結其恩好。但無文耳。云出入三積。不問壹勞者。此明積勞數與小國君同。不問。則降也。勞。亦謂近郊勞。賈疏云。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云視

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若曰。三積者。卿亦然。何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然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若然。牢禮卿亦五。視小國君五牢同。其餘則異。按聘禮。腥牢無鮮腊。醢醢百

饗。米百筥。禾四十車。薪芻倍禾。按掌客。饗饋五牢。米八十筥。醢醢八十饗。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有此別。故在視小國之君中。然則孤聘天子。既以聘使受禮。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案賈以聘禮致饗饋多

於此既小國之君之數。故謂孤有再重受禮。蓋謂以聘使受禮。則如聘禮。以特見再受禮。則如掌客所云。竊謂孤既爲聘使。自當如聘禮所謂既小國之君者。不必關致禮之米禾薪芻等。經偶未別白言之耳。恐不當如賈所說也。云朝位當

車前者。亦降於小國君也。孤禮王當無車迎。此謂大門外陳摺介時。孤下車。立於車前之東。邪距車衡當間數尺。不正當衡前也。云以酒禮之者。王既受幣。及享畢。乃以齊酒禮孤。孤亦不醉王也。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以孤

無特來見法。故知奉君命來聘也。聘。謂大聘。孤即冢卿也。鄭意小聘使大夫。非孤所使。云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擊見執束帛而已者。擊。舊本並作贊。釋文云。擊。本又作贊。蜀石經與釋文同。今據正。贊。即擊之俗。

詳大宗伯疏。賈疏云。若行正聘。則執瑤圭璋八寸以行聘。何得執皮帛也。但侯伯已下臣來。直行公使。執圭璋。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四命尊。故天子別見之也。案宗伯云。孤執皮帛。故云自以其贊見。執皮帛而已。案賈述注亦作

束帛。而疏云皮帛者。兼取小注爲釋也。聘禮。賓奉束錦以請覲。彼注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凡因使而來。不得自以其擊見。此孤尊。則雖因使而來。聘享正禮既畢。仍得自以其擊見。是私親之外別有此特見之禮。故鄭

志荅趙商云。非私親也。云豹皮表之爲飾者。賈疏云。宗伯注云。天子之孤。飾贊以虎皮。公之孤。飾贊以豹皮也。云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者。說文糸部云。繼。續也。謂亞次繼續其後。小國之君。即子男也。典命說諸侯之適子云。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又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既小國之君。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然則孤次子男者。亦謂見子男禮畢後。孤乃見。其位則自在卿大夫之列。不與子男同位也。蓋孤雖貴。亦是諸

侯之臣。故與諸侯之子次子男後同。而位則異。云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者。謂先見之國事畢。次國乃前。明孤繼小國之君。亦謂小國之君禮畢而後孤前也。其會同之禮。則衆國同見。典此禮異。云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也。於舊本並作子。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則諸侯行交擯者。使介傳於王擯。傳而下。又傳而上是也。詒讓案。此孤依子男禮五介。王三擯。並以次列之。但不傳辭。凡王於來朝諸侯則交擯。於來聘孤卿以下則旅擯。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此不交擯。卽旅擯也。詳司儀疏。云親自對擯者也。賓親自對上擯也。賈疏云。則聘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案賈據聘禮注義。今依彼約之。當亦擯者出請事之時。賓出次直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相去五十步。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王也。云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者。謂介雖入廟。而不相禮也。賈疏云。案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案賈亦據聘禮注義。司儀說諸公之臣相聘將幣之禮。亦及廟唯君相入。然則孤特見王。孤相不與孤俱入。但絕行在後。王相則隨王入也。云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者。以酒正五齊尊於三酒。嫌經云酒是三酒。故釋之。坊記云。醴酒在室。是醴齊亦通稱酒也。賈疏云。案聘禮禮賓用醴齊。明此亦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而通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酒也。云和之不用鬯耳者。對前五等諸侯裸用鬯。此禮孤用醴。則不和鬯。亦不用秬鬯也。云其他謂武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閒。擯者將幣裸餼食之數者。賈疏云。此其他中之數。一準上子男禮中。卽孤之所用者也。若然。子男用鬯。孤用醴。今得入其他中者。裸據小國君而言。以其孤用醴。醴之不酢。子男裸亦不酢。不酢同。故舉小國君裸而言。不謂孤用裸也。詒讓案。孤特見亦旅擯。故賓主之閒步數亦視子男也。樂記孔疏云。凡饗禮。案大行人云。大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共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脫不過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以鄭以公孤之禮享趙孟。故五獻也。案孔說是也。士冠禮注云。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孔卽本於彼。左昭元年杜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與此經及鄭義並不合。不可從。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一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

步。子男三〔疏〕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者。賈疏云。各下其君二等。則五等諸侯據上文三等命而言。上十步與。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

云及其大夫士皆知之者。賈疏云。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知之者。士雖無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大行人。首云以九儀。注云。九儀。謂命者五。爵者四。爵者四中有士。故於此連言士。其於此經。

介與步數。則無士也。注云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亦上孤而言。謂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士則爲介。云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者。以二者皆不依命數也。此亦謂旅擯時。有陳介。及朝位賓主之閒步數。公食大夫記

注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則與孤立處同。唯賓主之閒步數。當以次遞減耳。金鶚云。公執桓圭以下。及擯者五人以下。卿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賓主之閒言之。云其餘則自以其爵者。謂瑞擊車服等。各自依其爵之命數。不

視其君之禮爲降殺之差也。云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者。鄭彼注亦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以上文朝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聘義此文各差二介。故知是使卿聘下君二等。聘禮有

五介。禮器又云。大夫五介五牢。鄭彼注並以爲侯伯卿大聘之禮是也。云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者。亦謂使卿聘之數也。聘禮注義同。賈疏云。大夫下卿二等。按聘禮云。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爲介。三介。彼

侯伯之大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一十步可知。鄭不言者。舉卿則大夫見矣。故不言之也。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

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

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

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要服。變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

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記貢者。犧牲之屬。故書。嬪。作類。鄭司農云。嬪物。婦

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絲纈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疏〕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者。此辨六服諸侯見王遠近疏數之法也。依此經。則侯服比年朝。甸服二

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

服六年朝。十二年。六服從王巡守。此蓋周之正法。而經傳言朝覲年數舛異特甚。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左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鄭王制注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是依左氏爲說也。然左傳又有十二年四朝之說。昭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注云。歲聘三年一朝。六年而一會。十二年而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此與昭三年傳文又自相違迕。王制孔疏云。按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年。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按尙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四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據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尙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按春秋文十二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按鄭注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臧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禮。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違虞也。按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而朝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奉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閒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案孔氏綜述賈、許、鄭、服、崔、熊諸說甚數。孫經世云。朝禮虞時蓋分諸侯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至。周則分諸侯爲六部。部各升降一歲。六歲而周。周以四歲者。合之巡守之歲。共五歲。統四部計之。則爲五載四朝。堯典所言是也。自各部計之。則爲五年一朝。王制所言是也。王

制與堯典同。一巡守之期。卽一朝期。固無可疑也。周以六歲者。統六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或六或三或二或一。大行人所云是也。要服視虞較疏。而侯甸等視虞加密。案孫氏參合堯典王制之義。近是。考公羊桓元年何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政。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徐疏云。五年一朝。虞傳文。又北堂書鈔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明禮義也。此及孔氏引孝經法並與王制說同。又國語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韋注亦引王制爲說。據徐彥引書傳。則伏生固以五年一朝釋擊后四朝。足證孫氏謂王制爲唐虞法之說。孔引鄭駁異義說。以五年一朝爲春秋以後霸主之制。而謂十二年四朝之法與各經並不合。鄭亦不能定其爲何制。左傳疏強爲之說。謂周公成王時自有此二法。復謂大行人歲壹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又以大宗伯時見曰會。卽再朝而會。殷見曰同。卽再會而盟。並鑿空皮傳。不可依據。其僞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僞孔傳云。五服。侯、甸、男、采、衛。六一年一朝會京師。此又勸左昭十三年傳文。而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彼蓋約舉男衛二服朝會年數言之。與此經義得通也。云其貢祀物者。賈疏云。此因廟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大宰四曰幣貢。此中無幣貢者。因朝而貢。三享中已有幣。故不別貢幣也。大宰歲歲常貢。此依服數。因朝而貢。數既有異。時又不同。故彼此物數不類也。詒讓案。此六貢皆因朝而貢。蓋於將幣三享後獻之。亦以玉致之。故大宰謂之玉獻。三享爲正禮。貢獻爲加禮。故觀禮無文。詳大宰疏。注云要服。蠻服也者。職方氏九服之制。自衛服以前。文並與此同。惟此要服彼作蠻服。大司馬九畿亦作蠻畿。故特釋之。書禹貢亦云要服。僞孔傳云。要束以文教。國語周語云。蠻夷要服。韋注云。蠻、蠻圻。夷、夷圻也。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又謂此經以蠻服爲要服。猶國語以邦畿爲甸服。皆爲沿古名是也。云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者。邦畿千里。王城居其中。而五百里。益以六服。各五百里。是三千五百里也。兩面并之。爲相距方七千里。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案彼據距王城一面言之。故以侯服爲在千里之內。餘義並與此經合。周畿服之制。詳大司馬疏。云公侯伯子男封焉者。賈疏云。對彼蕃國惟有子男。無五等也。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

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東方侯服四分之一。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觀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以外皆然。是以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言入觀。以其在北方當方觀之在西畔。故云觀。鄭答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觀禮亦云朝。若然。鄭不與馬同。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鄭既不與馬同。今所解云四方各四分者。謂四方諸侯六服。服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據王城東方。或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方。或遇冬。據王城北方。案賈述馬義與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馬說不同。未知孰是。經云見者。並以諸侯見王爲文。大宗伯四時朝覲並云見。義與此同。王制疏謂此經因貢而見。不必皆在自朝。非也。依鄭此注義。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蓋謂四方之中。每一方各別四分之一。四時迭來。與賈所述馬說亦本不異。韓奕疏引賈遠說。謂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祭。趨趨字通。此注卽本賈景伯義。蓋賈、馬、鄭三君說正同。賈疏謂鄭不同馬義。非也。互詳大宗伯疏。云祀貢。犧牲之屬者。大宰九貢祀貢。先鄭注亦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後鄭與彼義同。云故書。嬪作類者。徐養原云。大宰嬪貢故書作實。此嬪物故書作類。故司農各爲一義。又案類卽渚字。說文有類無渚。類嬪聲同。故借類爲嬪。王引之云。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實。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實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類物。類、卽實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類井闕。顏注曰。仁類。賓根也。類字或作實。說文曰類。水厓。人所賓附。是類與實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類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類物卽大宰之實貢乎。案王說是也。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者。從今書作嬪釋之。謂女工所作繡繡諸物也。大宰九貢嬪貢。先鄭從故者作實貢釋之。與此義異。彼注爲長。引爾雅曰嬪。婦也者。釋詁文。證婦人所爲名嬪物之義。云玄謂嬪物。絲枲也者。增成先鄭義。大宰嬪貢注義亦同。云器物。尊彝之屬者。賈疏云。按大宰云。器貢。先鄭以爲宗廟之器。後鄭易之。以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不從先鄭。此云器物。後鄭以爲尊彝之屬。與彼先鄭同者。彼是歲之常貢。不含有成器。故破之。此乃因朝而貢。得貢成器。故爲尊彝解之。知因朝得貢成器者。見昭十五年。六月。大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諱爲介。以文伯宴寡以魯壺。王賈之分器。籍諱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以此知因朝得貢成器。案後鄭此注與大宰注異。此注爲長。大宰九貢器貢亦是成器。賈說不足據。云材物。八材也者。大宰九職云。百工飭八材。先鄭注以八材爲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九貢材貢後鄭注云。繡絲栝柏篠簜也。專據木材者。彼注以珠入游貢。石入器貢。金入貨貢。與此注不同也。云服物。玄纁緇者者。大宰九貢服貢注云。服物。繡紵也。此云玄纁緇者。禹貢荊州。厥篚玄纁。豫州。厥篚緇織。故增

之。云貨物、龜貝也者。大宰九貢貨貢注云。貨貢、金玉龜貝也。上注八材已有金玉。故不復數諸貨物。並詳大宰疏。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所貴寶〔疏〕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者。見六服以外無分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疏〕年來朝及貢物之法也。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與此經同。國語周語韋注因祭公謀父曰蠻夷荒服。謂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與此經不合。不足據。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者。謂距王城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也。職方氏九服。蠻服以外。有夷鎮藩三服。大司馬九畿同。此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此蕃國即職方外三服也。蕃亦取藩屏之義。當如職方氏藩服字作藩。蕃、藩之借字。玉藻云。其在邊邑曰藩屏之臣某。注云。邊邑、九州之外。即謂蕃國也。亦謂之四塞。明堂位云。四塞世告至。注云。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是也。亦謂之四海。詳布憲疏。引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者。鄭彼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案依曲禮說。則夷服以外蕃國。地雖大小不齊。爵則皆無過子。管子事語篇云。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管子所謂負海子男。蓋據四衛及四海蕃國言之。依彼說。則遠服小侯。爵地並減。與曲禮說微異。未知孰是。又引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者。左僖二十七年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杜注云。杞、先代之後。而近於東夷。風俗雜壤。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案彼傳無杞伯也之文。鄭據桓二十七年經云杞伯來朝補之。引此二文。證蕃國無公侯伯等也。云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者。此亦補曲禮義。明兼有男也。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注云。謂戎狄子男也。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詩小雅蕭蕭箋云。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孔疏云。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賈疏云。按書序。武王既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夷狄得稱伯者。彼殷之諸侯。與周異也。云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者。父死子立上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有以字。後注云。父死子立曰世。賈疏云此經世中含二。父死子立。須得受王命。故須來。新王即位。亦須來。故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四夷皆在四門之外。周公攝位。與新王同。況成王新即位也。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荒服者王。又曰。終王。韋注云。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祭公

又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韋注云。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也。此荒服父死子立有來見之禮之證。云各以其所貴寶爲擊。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謂不得如九州之內五等諸侯執圭璧爲瑞也。左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幣幣不通。言語不達。是小行人六瑞六幣之等不達於蕃國。故王制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爲中國耳。卽此義也。云是以謂其君爲小寶。臣爲小客者。據小行人有小客。是蕃國之臣。知藩國之君爲小寶也。云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者。國語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父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韋注云。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白狼、白鹿。犬戎所貢。引之者。證禽獸亦得爲貴寶。云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者。王會、周書第五十九篇。記成王會諸侯獻物之事。其序云。周室既甯。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所貢貴寶。若稷慎大壓穰人前兒之類。名數甚多。故不備引。此九州之外所獻貴寶。卽懷方氏所謂致遠物也。與上六服有貢異。然通而言之。亦得謂之貢。國語晉語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規。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

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撫、猶安也。存、規、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歲者、巡守之明識。以爲始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玄謂胥讀爲謂。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至十一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脩。皆謂齊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

〔疏〕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此並以王下撫邦國爲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規。五歲徧省者。大戴記。存、作在。規、作眺。聲義並同。以下至十一歲達瑞節等。並卿大夫奉王命閒歲而一行者也。云成牢禮者。謂平均待

賓客之牢禮。卽宰夫云凡朝覲會同賓客牢禮之禮是也。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者。此爲王親行至邦國之事。凡王不巡守。乃有殷國。殷國與巡守不並行。此經兩舉之者。明或巡守。或殷國。惟王所行。無定法也。十二歲一巡守者。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案古書多言五歲一巡守者。乃虞制。故書堯典云。五歲一巡守。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彼注云。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白虎通義巡守篇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此並據虞制。與此經年數異。公羊隱八年何注以五年巡守試周制。黷也。王制孔疏又引鄭志荅孫皓。謂夏殷六年一巡守。未知確否。注云撫。猶安也者。說文手部云。撫。安也。撫。卽撫之隸變。云存。規。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對巡守爲王親至侯國也。規。亦與前殷規爲諸侯使臣於王。異說文字部云。存。恤間也。爾雅釋詁云。在。存。省。視。察也。又云。規。視也。廣雅釋詁云。省。視也。三者訓義略同。隨事立名耳。云所謂閒間也者。謂三者通爲閒間。以其皆間歲一舉也。賈疏云。卽上文云閒間以諭諸侯之志者也。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者。王十二年。六服朝貢既更迭而徧。巡守殷國之事又畢。故於次年更端復始也。其新王卽位。則當以元年爲始。公羊閏二年何注云。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大宗伯注說一服朝亦以元年爲始是也。云屬。猶聚也者。州長注同。云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者。賈疏云。但經一歲與三歲五歲云存規省。至七歲九歲十一歲不云省。不言者。以五歲已言省。義可知。故直見其事意也。是以鄭皆連省而言也。云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者。此謂行人召侯國之象胥瞽史來至王國。則於王宮內爲次舍聚而教習。言辭命書名聲音之等也。漢書食貨志說。孟春。行人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方言劉歆與揚雄書。亦說周道人以歲八月巡路。衆代語僮謠歌戲。適人。卽行人也。彼雖非七歲九歲省邦國時事。然亦行人諭言語。協辭令。諭書名。協聲音之一端矣。方苞。孔廣森並謂象胥瞽史皆王官。使至其國而屬諭之。不聚於天子之宮。亦通。云故書協辭命作叶辭命者。段玉裁校改叶爲汁。阮元云。釋文亦作叶。又春官大史注云。故書協作叶。與此注相應。案段阮校是也。詳後。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者。說文言部云。譯。傳譯四夷之言者。象胥云。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是譯官也。云叶當爲汁。胥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者。蜀石經或爲上有亦字。段玉裁校改叶當爲汁當爲叶。云協見大史。辭見大祝。兩當爲皆當作讀爲。聲類皆同也。司農必易汁爲叶。易詞爲辭者。叶辭義較親切也。徐養原云。叶汁見大史。說文司部。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訟也。从箇。箇。猶理率也。箇。理也。是言詞作詞。辭訟作辭。截然二字。故書叶辭命。原未嘗誤。杜子春注大史曰。叶。協也。書亦或爲協。

或爲汁。蓋漢時詞辭已通用。司農意在曉俗。不暇考證字體也。凡注內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案段徐說是也。凡注例云書或爲某者。或本之字多與所讀之字正合。此注云書或爲叶辭命。明故書作汁詞。先鄭讀爲叶辭也。至叶汁二字聲類雖同。而叶卽協之重文。汁則爲協之借字。義甚疏遠。當故書本作叶。先鄭讀爲汁。則是舍義近之叶而就義遠之汁。例不可通。足知其誤。協、大戴禮記朝事篇作計。王引之謂亦汁字之誤。云玄謂胥讀爲計者。天官敘官注同。段玉裁云。說文音部曰。謂、知也。大宰序官注亦云。胥、讀爲謂。謂其有才智爲什長。秋官序官注不言讀爲謂。而此言之者。互見也。引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書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者。欲、釋文作慾。云本多作欲。蜀石經作嗜欲。與禮記同。俗本並作嗜慾。嘉靖本上作書欲。下仍作慾。蜀石經二字並作欲。今據正。案書卽嗜之段字。慾則欲之俗體也。鄭以王制分方立名。此總名爲象。故引彼文而釋之。並詳序官疏。云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者。越上蜀石經有南字。名字舊本並挽。今據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補。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此注並蜀石經同。通言語者。通達異方言語之謂。御覽四夷部引尙書大傳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言此者。明四方之中獨取南方名官之意。敘官象胥注云。周之德先致南方是也。云謂。謂象之有才智者也。謂訓有才智。天官敘官曰義亦同。云辭命、六辭之命也者。大祝六辭。一曰祠。二曰命。先鄭彼注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諝草創之。後鄭云。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此注蓋謂辭命卽大祝之二曰命。以其爲六辭之一。故曰辭命。與彼一曰祠。讀爲辭者。不相涉也。云警、樂師也者。春官敘官注云。凡樂之歌。必使警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此警亦兼大師小師等而言。與樂師來警專據警矇者小異。必屬警者。將以聽聲音也。云史。大史小史也者。二官爲衆史之長。屬之者。將以諭書名也。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者。外史注義同。引聘禮曰。百名以上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亦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此引之者。證書字古曰名也。云至十一歲又徧省焉者。承上注九歲省後。閒一歲至十一歲則又徧省。而脩達瑞節等五事也。云度、丈尺也者。內宰注同。云量度區釜也者。釜、瀕之借字。考工記攻金之工注同。豆區釜見左昭三年傳。詳內宰疏。云數器。銓衡也者。廣雅釋器云。稱、謂之銓。文選緒淵碑文李注引韋昭漢書注云。銓、稱錘。案銓卽權也。合方氏。同其數器。注亦釋爲權衡。凡五權五量五度通爲數器。此及合方氏並以度量與數器分舉。故知數器惟據銓衡言也。云法、八法也。則、八則也者。法亦注用今字也。賈疏云。據大宰云。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諸侯國有都鄙官府。以此法則治之。故須脩之。云達、同、成、脩。皆謂脩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脩、治也。說文曰。部云。

同、合會也。下又訓成爲平。四者訓義小異。同爲齊等之言。齋法式行至。謂王使齋諸法式。至諸侯國。考校齊等之。賈疏云。經瑞節、度量、牢禮、數器。下至法則等八者。皆天子法式之等。當豫脩治。使輕重大小方圓皆正。然後將以齊諸侯器物。故云行至則齊等之。云成、平也者。調人注同。云平其僭踰者也者。僭踰。若左哀六年傳吳徵魯百牢之類。賈疏云。若牢禮云。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依上文及掌客。多少皆有常。不當僭上。故云平其僭踰也。云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者。謂周制與虞制同。如春巡守東岳。則東方侯諸總會。餘三時三方亦然。不必如朝覲法。每方各分趣四時也。云書曰途觀東后是也者。堯典文。僞孔本入舜典。彼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藪祖。用特。彼云肆覲東后。此引肆作途者。肆途義同。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續漢書律厯志、後漢書肅宗紀、白虎通義巡守篇、公羊隱八年傳何注、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書。亦並作途。蜀石經作肆。疑依孔書改。公羊徐疏引鄭書注云。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案書說四時巡守之法。王制說亦略同。依鄭此注義。則周天子巡守。亦分四時。各至當方之岳以朝諸侯。歲終而徧。書僞周官云。六年五朝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僞孔傳云。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觀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說亦與鄭同。又書說四時巡守。皆以四仲之月。周制當亦然。依通典吉禮引鄭書注義云。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卽歸也。白虎通義巡守篇亦云。巡守所以四時出者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卽鄭說所本。舜典僞孔傳則謂夏自東岳至南岳。歷四時。徧四岳。然後歸。二義不同。而皆有難通。未知孰是。至通典又引崔氏三禮義宗。亦申鄭說。而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年方徧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則爲時尤疏闊。不足據也。云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此亦誤以殷國與殷見爲一。大宗伯注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蓋殷同卽在王都。故仍六服分爲四方。每方又分四部。四時分來。如平時朝覲法也。賈疏云。謂分四方各逐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來。卽非平時別也。金鶚云。諸侯朝覲。經典並無分方分時之說。至謂殷國亦分時分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一方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若謂久淹於外。以待諸侯。或旣歸而復出。皆於義無取。而空多繁費。有是禮乎。若謂亦一年而周。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稽留乎。若謂殷國在畿內。而四方四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况殷國必不在畿內乎。案金說足正鄭賈之誤。亦詳職方氏疏。

凡諸侯之王事辨

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云。莫敢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

〔疏〕

凡諸侯之王事者。即前會同朝覲宗遇之事。云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者。大司馬

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注云。辨。別也。別尊卑之位。此官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位。謂九十七五十步之位。等。謂尊卑之等。謂冕服旌旗武車之類。皆有等級。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禮。以此禮等賓敬而見之也。釋文云。賓。

劉云。應言擯。小行人職同。案賈釋賓爲賓敬。蓋讀賓如字。與劉陸讀異。非也。小行人云。大客則擯。注云。擯者。擯而見之王。卽用此文。則鄭本讀賓爲擯。劉陸卽據彼注校此。深得鄭指。象胥云。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辭令而

實相之。鄭注亦以擯釋賓。與此經可互證。擯作賓者。用借字也。詳大宗伯疏。又覲禮郊勞注。說諸侯入王。大行人有郊勞之事。此經不言者。文略。詳前疏。注云。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者。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先鄭注云。入王。朝

於王也。此王事亦謂入王之事。詳彼疏。引詩云。莫敢不來王者。商頌殷武篇文。鄭彼箋云。世見曰王。又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者。毛居正云。孟子無此。小行人注引春秋傳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是也。傳寫誤作孟子。案毛校是也。孔繼

汾。莫不烈說同。今所傳孟子外書三篇。其孝經篇有此語。蓋卽采此注僞。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詔相。左

也。〔疏〕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大喪。言若見有非常之禍。諸侯爲天子斬。其有哭位周旋辟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莊存與云。吉禮。則射人詔相之。注云

詔相。左右教告之也者。爾雅釋詁云。詔。相。導。左右。助。勳也。說文言部云。詔。告也。此詔相諸侯之禮。亦謂左右導助教告其禮也。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勳不虛。皆有贊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疏〕急者者。小司徒云。大事。謂戎事也。此

謂要服以內侯國。被兵寇。使臣以事來告也。小行人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此官所掌者爲大客可知。云禮勳不虛。皆有贊幣有崇敬也者。贊。俗字。前注及大宗伯注並作摯。當據正。各本並誤。摯幣。亦謂玉帛皮馬之屬。

以崇敬者。所以敬事天子也。其邦國相告亦然。左哀七年傳云。魯師入郟。邾茅夷鴻以束帛乘車自請救於吳。是邦國兵寇告急亦用幣之事。云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者。明諸侯使臣不得親告王。必由大行人以達。故大行人既受其幣。

又聽其辭。乃以其來告之事入告於王也。左襄二十一年傳云。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事亦略同。引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者。彼注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春秋疏孫辰告糶于齊。公子途如楚乞師。

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皆是也。引之者。證彼云有言。即此聽其辭。彼云東帛。即此受其幣也。賈疏云。彼雖是諸侯自相告。告天子亦然。故引為證也。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

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誤殷聘以

春秋傳曰。孟僖子〔疏〕。凡諸侯之邦交者。謂侯國君臣交接往來之事。大戴禮記朝事篇作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如齊殷聘。禮也。〔疏〕。殷相聘。似古讀為凡諸侯之邦絕句。交字屬下。歲相問為句。案此云凡諸侯之邦交。猶司儀云

凡諸侯之交。自是以邦交總目問聘朝三事。大戴記似西漢禮家誤讀。抑或傳寫譌衍。不足取證。賈疏云。謂同方獄者一往一來為交。謂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有諸公諸侯皆言相為賓

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嶽相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云歲相問也。殷相聘也者。聘義云。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彼注云。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

聘也。彼說與此經同。云世相朝也者。諸侯相朝年數。春秋家說。與此經差異。左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此謂五年再朝也。又昭十三年傳說。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問朝。再朝而會。杜注謂三年一朝。六年

一會。孔疏引釋例。謂兼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此謂三年一朝。六年再朝也。又昭三年傳說。晉文襄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國語魯語亦謂先王制諸侯。五月一相朝。此並謂五年一朝也。三者之文。舛互不合。文十五年孔疏。為之說

云。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闕太甚。其餘閒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

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昭十三年歲聘問朝。是周之諸侯朝天子之法。沈氏以為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

皆為朝牧伯之法。以問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非曹之伯國。而沈云朝牧伯之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無明證。沈氏之言。未可從也。案王制孔疏引鄭志說。謂五年再

朝。為夏殷之法。又引鄭駁異義說。謂歲聘問朝之屬。文無所出。不用其義。具詳前疏。沈文阿謂五年再相朝。及三年一朝。為朝牧伯之法。又謂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其說固不足據。孔氏謂五年一朝。

正是周禮之制。亦與此經不合。又謂歲聘問朝。非諸侯自相朝法。則又與昭十三年疏義自相抵牾。惟云周禮世相朝。是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則自是通論。蓋左氏所云。多後世權時更變之法。與此經周公制太平之初制。勢固

不能盡合。而邦交疏數。亦自有斟酌變通之道。必謂非父死子立。則不可相朝。是亦膠固之論矣。注云小聘曰問者。賈疏云。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詒讓案。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據鄭說。則聘問散文亦通。故毛詩小雅采芣傳云。聘、問也。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即所謂小聘曰問也。然則問使大夫。亦得曰聘矣。云殷、中也者。爾雅釋詁文。掌客注亦同。中者。謂中間開闢。與中年中歲義異。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賈疏云。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若然。聘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不云比年者。取歲歲之義也。案。諦玩注意。蓋謂殷聘與掌客殷膳義同。殷者。皆中間開闢之謂。自開歲以上。適得謂之殷。不論年數多少。其至數者。亦必以開歲爲限耳。王制所云。則是諸侯聘天子法。鄭所不取。賈并引之。非也。久無事者。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鄭彼注云。事。謂盟會之屬是也。殷朝者及義頗難解。一亦無釋。竊意鄭蓋謂有殷聘亦有殷朝。朝不必限以世。凡春秋非新君即位而相朝者。皆殷朝也。此殷聘實含兩義。一則中間久無事而相聘。一則中間遇有小國之君來殷朝者。大國君不報朝。則亦聘以報之。故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至大宗伯職。殷見曰同。殷視曰視。鄭彼注云。殷、猶衆也。與此注訓爲中異。則此注殷朝與彼不相涉也。云父死子立曰世者。國策秦策高注云。父死子繼曰世。案此世相朝。與前蕃國世一見之世義同。但世朝亦言其至疏之限。實則非繼世亦有相朝之法也。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證世相朝之義。賈疏云。按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謂已卿往聘他。他卿來聘已。是總語也。云大國朝焉。已是小國。已往朝大國。小國聘焉。已是大國。使聘小國。詒讓案。左襄元年傳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彼據它國來朝聘即位之君言。故云小朝大聘。此注據即位之君朝聘它國言。故云大朝小聘。與左傳文異而旨同。又案通典凶禮引五經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否。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木爵。譏不子也。又嘉禮引異義云。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則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又引鄭駁。亦謂服間無王事。不得出朝會。又左傳文元年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依許鄭諸說。蓋諸侯即位。未除服。得使卿出聘。不得相朝會。是則世相朝。必俟三年喪畢也。又左傳文十五年疏云。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

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朝法。與周禮合也。云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又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鄭蓋兼取彼二文。穀梁隱十一年傳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公羊隱七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書鈔禮儀部引白虎通云。諸侯相聘。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逮鄰國也。往朝聘之。問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憲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也。義並略同。云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者。謂朝聘。必先就有道之國。而與脩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之事也。云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者。賈疏云。按左丘昭公九年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按服彼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年數不相當。引之者。年雖差遠。用禮則同。故引爲證也。案據賈引服說與鄭此注同。杜注訓殷爲盛。與鄭服異。

周禮正義

卷七十二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疏〕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賈疏云。大行人待

諸侯身。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者。名位尊卑。謂若九儀上下之差著於冊籍者。即掌訝邦國之等籍是也。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左成二年傳云。晉侯使壘朔獻捷於周。王以壘伯宴而私賄。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杜注云。籍。書也。案左傳說非禮勿籍。明凡協禮者無不著於籍矣。云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者。即後文大客小客是也。賈疏云。即時聘殷規是也。令諸侯春入

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疏〕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

邦國。使依時入貢獻功。與大司馬職方氏爲官聯也。大司馬云。施貢分職。以等邦國。此春入者。即彼所施之貢。秋獻者。即彼所分之職。有職則有功也。此皆於聘覲之外。歲時使使者來。諸侯不親其事。賈疏云。此云貢。即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其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以是令春入之也。秋獻功者。物皆秋成。諸侯亦法秋。故秋獻之。案賈

說大國次國小國所貢之數。即據大司徒注五等國所食之數言之。其說未瑩。詳大司徒疏。又案此入貢獻功。分屬春秋。蓋據近畿侯甸諸服言之。其距王國較遠者。或可一時并獻。故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注云。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此貢。即計借物。功。即國事之書。蓋因秋獻。并入春貢。故書貢得同時借至。斯亦王者綏懷遠方之微旨矣。林喬蔭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有歲事。有時事。歲事者。君親行之。大宗伯朝覲宗遇會同。以其或一歲一行。或數歲一行。故爲歲事。商頌云。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也。時事者。遣使達於天子。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以其行於春秋二時。故爲時事。左傳僖十二年。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襄二十六年。韓

宣子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皆是也。云王親受之者。明諸侯雖不親來。王則親受之。示重其事。通其情也。云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者。謂以禮待其使者也。賈疏云。即上所掌禮籍尊卑多少不同。注云賈。六服所賈也者。六服。即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六服。有賈物之法。穀梁桓十五年傳云。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即此春入賈也。賈疏云。對九州外之三服無此賈也。云功。考績之功也者。謂其政治之成也。書舜典云。三年考績。偽孔傳云。三年有成。故以考功。案依此經之義。則諸侯比歲獻功。與唐虞之制。三年考績。法異而義同。春秋繁露考功名篇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細陟。命之曰計。案此諸侯比歲獻功。即董子所謂天子歲試天下也。云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者。惠棟云。續漢志劉昭注。盧植曰。計斷九月。因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疏〕凡諸侯入王。則逆秦以十月爲正故。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狩。〔疏〕勞于畿者。諸侯來至距王城五百里之畿。則小行人爲使往勞之也。其禮以覲禮約之。當亦皮弁用璧。如郊勞之禮。據大行人云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則畿勞之禮。蓋唯上公有之。侯伯子男並無也。覲禮賈疏謂五等同有畿勞。非也。黃以周云。聘禮覲禮皆主侯伯中諸侯言。經曰郊勞。不曰畿勞。則畿勞非五等諸侯之通制可知矣。小行人云凡者。統下郊勞。既館等言有畿勞。則逆之。爲上擯。有郊勞既館諸事。則承之。爲承擯。此小行人之通例也。賈疏誤會小行人文。故於覲禮聘禮。並不可通。案黃說是也。互詳大行人疏。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左傳僖三十年孔疏引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是逆賓爲小行人之通職。又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則諸侯有畿勞者。其歸。小行人當亦送至於畿。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者。大行人云。諸侯之王事是也。凡諸侯見於天子。並謂之王。詩曹風下泉云。四國有王。鄭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國語周語云。荒服者王。又云。有不王。則修德。魯語云。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周語韋注云。王。王事天子也。互詳大行人疏云。春秋傳曰。宋公不王者。左隱九年傳文。賈疏云。不王。不宗覲於王。案賈所述。蓋賈服義。杜注云。不共王職。與先鄭義異。非。引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者。左莊二十三年傳曹劌語。賈疏引左及郊勞。既館。將幣。爲承而擯。視館。致傳注云。有王。朝於王。案此亦賈服義。杜注云。王。從王事。亦非。及郊勞。既館。將幣。爲承而擯。視館。致幣。使宗伯爲上擯。皆爲之丞而擯之。〔疏〕及郊勞。既館。將幣。爲承而擯者。三事皆此官爲承擯也。郊勞。兼遠郊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疏〕近郊。公侯伯備有二郊勞。子男唯有近郊勞而已。既館以下。則五等

諸侯通有之。注云視館。致館也者。視。舊本並作眡。今據蜀石經正。凡經例用古字作眡。注例用今字作視。詳大宰疏。致館。卽觀禮之賜舍也。館舍義同。據王言之。謂之賜。據使者言之。謂之眡。謂之致其事一也。賈疏云。聘禮及下司儀皆云致館。故同之也。云眡者。使卿大夫往眡。觀其可否。云致者。致使有之。云承。猶丞也者。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風俗通云。丞者。承也。是承丞義通。說文收部云。承。翊也。左哀十八年傳說。楚使子國帥師請承。杜注云。承。佐也。此承摺亦所以佐上摺而翊贊之者。與肆師佐儀義同也。丁晏云。聘禮。大夫爲承摺。大戴。朝事作丞摺。古承丞通用。云王使勞賓於郊者。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玉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依鄭被注。則郊勞小行人從大行人也。云致館於賓者。觀禮。天子賜舍。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摺。然則眡館。小行人從司空也。云至將幣者。賈疏云。謂至廟將幣三享。云使宗伯爲上摺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摺。入詔禮曰相。是上摺卽上相也。賈疏云。惟謂將幣時。大宗伯爲上摺。於郊勞及眡館二者。不使大宗伯爲上摺者。以其使者或大行人。宜卑。何得使大宗伯爲摺也。當別遺餘官爲上摺。小行人爲承摺。而言宗伯爲上摺者。取宗伯成文。爲將幣而言也。方苞云。國語周語。敵國賓至。卿出郊勞。觀禮。王賜侯氏。命諸公奉饗服。則郊勞宜使卿。劉台拱云。諸公相爲賓。郊勞致館。皆主君親之。王雖不親行。亦當使卿。然則此二事。皆大行人爲上摺。小行人爲承摺歟。案方劉說近是。鄭觀禮注謂司空致館。大司空卽卿也。以次差之。自當大行人爲上摺。惟彼注謂郊勞使大行人。則中大夫也。以聘禮郊勞使卿例之。天子勞來朝諸侯。不當殺於彼。鄭賈說似未確。若然。郊勞亦使卿。大行人爲上摺。其小行人爲承摺則同。云皆爲之丞而摺之者。丞。蜀石經作承。案通郊勞眡館將幣而言。此小行人爲承摺。皆謂四時朝覲。其會同。則肆師爲承摺。詳彼疏。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摺者。摺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疏〕大客則摺者。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賓而見之。人摺見之。賈疏云。大客。則大行人云。大客之儀一也。被鄭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此大客爲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也。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者。大行人注云。蕃國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又謂蕃國君無朝貢之歲。則其臣亦無聘覲大禮可知。據大行人云。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此小客蓋亦以大事特來告者。以其禮殺。故小行人受幣聽辭也。注云摺者。摺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者。賈疏云。則時聘殷覲之時。行旅摺入見。

王。王與使之辭言也。云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者。大行人注謂蕃國君無玉瑞。則臣來亦無玉。此幣蓋亦束帛之屬。詳彼疏。此則小行人聽其辭以轉達於王。明王不親見也。此小客卑於九州內之大客。故禮彌殺。不得橫見王。賈疏謂蕃國使臣是夷人不能行禮。故直聽其辭而已。義未暇。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規省聘問。臣

之禮也。適。之也。〔疏〕使適四方。協九儀者。謂小行人自秦使而往邦國也。賈疏云。自此以下。皆是小行人使適之禮也。協。合也。〔疏〕四方之事。使適四方。向諸侯之國。所至之國。則合九等之儀。九儀。則上大行人九儀。

命者五。爵者四是也。云賓客之禮者。卽大宗伯之賓禮。亦與彼爲官聯也。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規省聘問。臣之禮也者。此君專指邦國之君臣。則通王臣及侯國之臣言之。賈疏云。存規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行聘時。聘殷規問天子之禮。其禮已備於上。小行人略言之也。注云適。達天下之六節。山國

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此

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規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疏〕達天下之六節者。與掌節爲官聯也。此與下成六端。合六幣。並卽大行人達瑞節。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疏〕之事。賈疏云。此經亦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

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注云此謂邦國之節也者。賈疏云。對掌節所掌者。兼主王國之節也。云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之也者。與大行人注義同。六節有法式。必齊等乃可以通行天下。故此官主贊大行人以法式達之四方也。云諸侯使臣行規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者。掌節注云。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則此覲聘兼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言之。賈疏云。知是使臣行所執者。見掌節云。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身行不須節。以其尊著。故不須也。按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大小。此不

達玉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云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者。掌節注云。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所謂自其國象也。云道路。謂鄉遂大夫也者。掌節注同。此謂邦國鄉遂之吏。鄉射禮注謂小國鄉大夫一命。州長士不命。以此推之。則大國次國鄉大夫再命。州長士一命。其遂大夫以下。各降於鄉一等。可遞推也。五等侯國制。鄉遂。詳大司馬疏。賈疏云。按掌節注。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大夫及小都大都之吏。今此旌節中何知不亦容都鄙之吏。而以都鄙吏在管節中者。彼都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最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用管節矣。案賈說是也。依掌節注。公邑用節。與采邑同。此經都鄙吏既別用管節。則公邑吏當與鄉遂大夫同。鄭不言者。文不具也。云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者。此公爲五等諸侯之通稱。侯國君之子弟。亦食大都。卿大夫亦食小都及家邑。與王國同。唯所食里數。則依國大小。降殺不等。其置采吏亦同也。云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者。掌節注云。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彼注據王民出至邦國。邦國民入至王畿而言。此注據邦國之民自相出入爲言。其事則同。此云門人。卽司門。關人。卽司關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徒。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者。掌節注義同。謂國內往來。不由門關。則有地治之吏授之節也。依鄭賈義。則徵令家徒在鄉遂者。鄉遂大夫爲之旌節。在都鄙者。則采地大夫爲之管節。與畿內采邑之吏亦用旌節者異也。云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者。賈疏云。比長云。邦之民徙於郊。則從而授之。明皆將送使達前所也。云亦有期以反節者。亦據掌節文。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者。管節。蓋截竹爲節。若樂器之管。漢竹使符。亦以竹爲之。故舉以爲況。詳掌節典瑞疏。云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者。明商與民同用符節也。賈疏云。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各別。司關既言掌國貨之節。以關門市。門市節既相聯。此中無貨賄用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故爲此解也。詒讓案。門關與市聯事。卽司關所云關門市。亦卽大宰之官聯也。聯。當從黃丕烈校改連。詳大宰司關疏。云所以異於畿內也者。賈疏云。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云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者。猶王國之節有法式。藏於掌節也。成六瑞王用璽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成。平也。瑞。信也。〔疏〕成六瑞者。與典瑞爲亦通四。方者然。諸侯國無鎮圭。因言之。六瑞。玉人所造典瑞之令。小行人直平知得失而已。不言達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不令別作法式以齊。故不言達也。云玉用璽圭者。段玉裁云。天府職凡國之玉鎮注。故書。鎮作璽。鄭司

農云。璜。讀爲鎮。此璜字正同。不注者。省文互見。案六瑞名制。並詳大宗伯疏。注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謂平其文璫及尺寸等。大行人注云。平其僭踰者也。云瑞。信也者。春官敘官典瑞注云。瑞。符信也。云皆朝見所執以爲信者。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凡鎮圭。王執以祭天地宗廟。及朝日夕月等。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桓圭以下。皆五等諸侯朝見王。及自相朝所執。其聘問。用璪圭。不得用此六瑞也。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三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

〔疏〕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者。此圭璋卽玉人之璪圭璋。與六瑞之圭璧不璪者異。六玉形制。並詳大宗伯疏。凡皮馬與幣。對文則幣專爲幣帛。通言之。則皮馬亦爲幣。故校人云。飾幣馬。國語齊語云。桓公使諸侯。

罷馬以爲幣。韋注云。幣圭以馬也。此並以馬爲幣是也。賈疏謂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純號爲幣。乃沿鄭校人注之誤。詳彼疏。云璧以帛。琮以錦者。亦玉人之璪璧琮也。說文帛部云。錦。麤邑織文也。

案帛。謂璧色。帛及玄纁。詳大宗伯疏。孔廣森云。六幣帛先於錦。攷之禮典。皆大事用帛。小事用錦。如聘禮。享以束帛。私覲以束錦。公食大夫。伯以束帛。大夫相食。佑以束錦。冠禮。醴賓。酬以束帛。昏禮。饗從者。酬以束錦。大氏古人尙純。於幣亦然。錦有雜文。斯次帛之下矣。凌廷堪云。束帛則加璧。不錦則加琮。琮下璧一等。則束帛亦下束帛一等也。云琥以繡。璜以黼者。繡。黼。並刺帛成文。詳畫績疏。注云合。同也者。廣雅釋詁同。謂玉與

幣各相合同不得差舛也。云六幣。所以享也者。謂朝禮畢後享獻之幣。卽大行人說。五等諸侯。皆廟中將幣三享是也。賈疏云。對上文六者是朝時所用也。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者。賈疏云。玉人云。璧琮九

寸。諸侯以享天子。注云。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引此者。欲明后用琮。故覲禮享天子云。束帛加璧。是其施於天子也。不言享后。文不具。言九寸。據上公而言。明侯伯子男皆如瑞。知子男享天子亦用璧琮者。

覲禮摠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案賈說是也。聘禮注云。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此享王用璧。后用琮。義與彼同。大各如其瑞者。公用璧琮九寸。侯伯用璧琮七寸。子男用璧琮五寸。各依其瑞玉之尺度不降也。又

依鄭此注義。則凡公非二王後。享王后亦用璧琮。不得用圭璋。左傳昭五年孔疏申此注義。謂凡公享王。並圭以馬。享后。並璋以皮。非鄭指也。云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者。賈疏云。按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是其以馬也。聘禮。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是其用皮也。聘禮記曰。皮馬相開可也。是也。論讓案。鄭言此者。欲見公以下。至子男。享玉幣之外。仍以皮馬之等爲庭實也。鄭聘禮記注云。開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依鄭彼注義。則庭實皮馬。隨所有而用之。是用圭享者亦可。用皮。用璋享者亦可用馬。此經圭馬。璋皮。文取相配。實可互用也。其璧琮琥璜。亦以皮馬爲庭實。覲禮。聘禮。璧以帛。仍有皮馬是也。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亦據庭實言之。云皮。虎豹皮也者。聘禮注義同。黃以周云。郊特性。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皆據享禮爲文。凡享禮。諸侯自相爲。及聘實於其君。皆用虎豹。不獨享天子爲然也。聘禮享有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虎豹之皮。是聘實用虎豹之證也。聘實享諸侯。用虎豹皮。則諸侯自相爲。亦可知矣。若聘實覲諸侯。及諸侯之待使臣。則用麋鹿皮。鄭聘禮注。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臣於君。謂私覲庭實。設四皮。及介以醢皮。君於臣。謂使者歸。君使卿贈。如覲幣。及食饗以侑皮。酬幣。庭實。皆有皮。大夫於大夫。亦用麋鹿皮。鄭注。問卿云。庭實設四皮。麋鹿皮是也。然則用虎豹皮者。諸侯禮。故諸侯以之享天子。聘實以之享諸侯。用麋鹿皮者。大夫禮。故主國之君以之待聘實。聘實亦以之私覲。以之問卿大夫。案黃說申覲。周書玉會篇云。參方玄纁璧虎豹皮十二。亦諸侯享王。庭實用虎豹皮之證。左襄四年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管子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氈服而以爲幣乎。淮南子道應訓云。散宜生得玄豹黃罷。青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高注云。文皮。虎豹之皮也。爾雅釋地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注云。虎豹之屬。皮有縹綵者是也。管子小匡篇又云。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諸侯以縹帛布鹿皮四介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國語齊語亦載其事。彼用鹿布爲國幣者。乃桓公故殺其禮。以示厚往薄來。實非正法。賈聘禮疏謂齊語爲臣聘君。降於天子。用麋鹿皮。非也。云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者。賈疏云。按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言而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之外。別有庭實可知。論讓案。左昭五年傳云。享覲有璋。蓋亦據二王後享后言之。鄭知用圭璋而特之者。以經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帛錦繡黼以外。仍有庭實之皮馬。此圭璋直云皮馬。不云帛錦繡黼。明惟有皮馬。更無他幣。故知其特也。引禮器曰。圭璋特者。彼注云。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云亦通於此者。謂禮器本據朝聘所用圭璋而言。不謂享玉。然此享玉之圭璋。但有皮馬。無所加之幣帛。則亦可謂之特。是禮器之義。可通於此也。書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孔疏引鄭注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

帛。亦有庭實。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者。亦謂二王後。與平諸侯同也。賈疏云。見玉人職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琮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如是。明二王後相享。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言是兩公自相朝。二王後稱公。是於諸侯還同二王後可知。詒讓案。依此注義。則公侯伯自相享。用璧帛。享夫人。常用琮錦。而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夫人玄纁束帛加琮。彼聘享夫人亦用琮。而合以帛者。或聘享與朝享不同與。云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琮瑋。下其瑞也者。賈疏云。覲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琮中。則此琮瑋不知何用。二王後自相享。退入璧琮。則子男自相享。退用琮瑋可知。且子男朝時用璧。自伯享降一等。故用琮瑋。案此經上四玉並爲享幣。故鄭賈以此琮瑋亦爲享幣。而禮器云。琮瑋爵。鄭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聘禮注說同。是又爲酬幣矣。詩小雅鹿鳴孔疏兼取此文說之云。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琮瑋將之。今攷饗禮酬幣雖無文。然據公食大夫禮。侑幣以束帛。饗禮降於食禮。而六幣之差。繡黼卑於帛錦。則天子酬諸侯。雖用琮瑋。或不必合以繡黼。若如孔說。是禮隆而幣轉殺。差次違舛。殆未足馮也。云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者。等。蜀石經作寸。賈疏云。玉人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重。無用八寸之法。明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寸。則侯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二王後相朝敵。無用相享之法。明亦降一寸。見子男者。雖退入琮瑋。亦降一寸可知。若然。知五等諸侯自相朝。圭璋亦如其命數。其相享。璧琮等。則降一寸。知者。玉人云。璧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據上公會不云圭璋朝所執者。明圭璋自朝天子所執。故聘禮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上公之玉也。問諸侯。朱絲纁八寸。注云。朝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以此上公爲然。侯伯子男可知也。案依鄭賈說。則二王後。及上公相享。用璧琮八寸。侯伯相享。用璧琮六寸。子男相享。用琮瑋四寸。各降其瑞一等也。云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者。賈疏云。直言覲聘亦如之。不分別享與聘。則聘享皆降一等同。故玉人云。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享。諸侯不得過君。用琮瑋可知。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故書。賻。作傅。槁。作粟。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粟。當爲槁。謂槁師也。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禴禮哀圍敗。禍菽水火。國交相往來之事。與大宗伯爲官聯也。大戴禮記朝

事篇文並同。賈疏云。此文雖皆單言國。亦據諸侯而言。按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此云國札荒。則令賻補之。不問者。彼據弔葬致哀。此據設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也。云若國凶荒。則令賻委之者。大司徒注云。賻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委。與委積義同。賻委。謂相給致其委積也。賈疏云。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不同者。言哀凶札者。自貶損。故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是也。此云賻委者。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成也。云若國師役。則令檣禴之者。葉鈔釋文。檣作檣。擊書治要同。案檣卽檣之俗。賈疏云。但凶禮有五。惟不見恤禮。以義差之。當於師役中兼之。云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者。賈疏云。嘉禮有六。此惟言賀慶一者。其飲食冠昏射饗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是相交通之物。故此不言之。宗伯。嘉禮歸服膺。此不見者。諸侯無自相歸服膺法故也。云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者。此與下經並云五物。與大司徒注。三物事異而義同。彼注云。物。猶事也。此五者。兼侯國邦交之餘事。此官皆以法令治之。注云。故書傳作傅者。賻傳聲類同。段玉裁云。司農從今書作賻。其實傅可訓爲附益。說文不收賻字。案段說是也。云檣作稟者。舊本作檣爲稟。蜀石經作檣作稟。今案檣稟並誤字。惟作字與釋文合。不誤。上云賻作傅。則此不宜別云爲矣。今據正。稟。舊本及石經並誤。今依宋本作稟。阮元云。釋文。檣禴。苦報反。本自作稟。古老反。宋本。錢鈔本載音義。檣皆作稟。與地官敘官石經合。按釋文。檣禴。苦報反。作稟。苦老反。本自明白之甚。禾稟字切古老。與枯檣字切苦浩。檣勞字切苦報。迥不同也。學者不知音紐分別。乃如治絲而勢矣。此經故書作禾稟字。鄭本作檣禴。从木。檣卽稟也。案阮說最析。此經故書作從禾之稟。先鄭讀爲從木之檣。與地官敘官正同。但彼正文仍從故書作稟。此經則徑改作檣。小異耳。單行本釋文出作稟二字。其作字是也。稟則傳寫之誤。陸書凡音古老反者。皆從禾之稟。若從木之檣。則無古老之音。檣尤爲俗體。皆不足據也。詳地官敘官疏。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者。從今書作賻釋之。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鄭彼注云。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白虎通義崩斃篇云。賻者。助也。所以相佐助給不足也。貨財曰賻。此國札喪。則官以貨財給有喪之家。亦所以補助其不足。故謂之賻補。大戴禮記王言篇云。憂恤以補不足是也。賻互詳宰夫疏。云若今時一室二戶。則官與之棺也者。亦舉漢法爲況。云稟當爲檣。謂檣師也者。地官敘官稟人先鄭注讀同。大戴禮記朝事篇亦作檣。卽先鄭所據也。稟。舊本並誤稟。今依上文正。檣。蜀石經及舊本並誤檣。今依岳本正。阮元云。檣本上聲。檣勞則讀去聲。猶勞本平聲。勞來則讀去聲也。淺人乃別製檣字。鄭注無此從牛之檣。案阮說亦是也。凡檣師字。鄭並作從木之檣。詳地官敘官及牛人疏。云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者。國因被兵寇而致財匱民病。卽所謂國敗之等是也。云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者。大宗伯注說禴禮云。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是也。云春秋定五年夏。

歸粟於藁是也者。春秋經文。引之者。證師役槁禴之事。大司徒注亦引此文。詳彼疏。引宗伯職曰。以禮禮衰圍敗者。圍敗。蜀石經作國敗。案大宗伯疏引馬本作國敗。此引之者。明此槁禴與彼義同。亦證師役爲有兵寇之事也。云禍菽。水火者。大宗伯注義同。大戴禮記朝事篇。栽作災。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古今字。此注例用今字。亦當作災。詳膳夫疏。

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慝。惡也。〔疏〕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者。謂若職方氏

川師所辨。皆爲一書也。賈疏云。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之事。云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者。禮俗與大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同。土均云。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燾惡爲輕重之濫而行之。掌其禁令。是禮俗等四者。皆土均以王命令侯國所守以爲治者。此官察其順命與否而爲一書也。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者。說文言部云。悖。亂也。重文悖。悖或從心。暴。經例用古字。當作釁。詳地官敘官疏。朝事猶作欲。義同。此察邦國民志之不順者。若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慝是也。鄭詩魯頌譜說魯君云。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似卽本此經。若然。此五物所書。雖主於民。亦兼及國君與。云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者。此陳民之疾苦也。厄卽厄之隸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鄉師注云。鰥。困也。鰥。乏也。厄貧。亦謂民貧乏。不能自存。故與札凶同書。云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者。此紀民之利樂也。云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者。朝事。辨作別。義同。故作政。形近而誤。謂五事各自爲總編。又以每國別異其子目也。都宗人注云。反命還白王。賈疏云。各。各條錄別爲一書以報上也。論讓案。漢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方言劉歆與揚雄書說。周適人以歲八月巡路。策代語僮謠歌戲。又雄答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輶軒之使。卽行人。此五物之書。卽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蓋大則獻五物之書。小則采詩及代語僮謠歌戲。與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事略相類。諸書所言。與此經足互相備。此云周知天下之故。亦猶班云不窺戶牖而知天下矣。適人卽行人。互詳敘官疏。注云慝。惡也者。胥師注同。詩大雅民勞云。無俾作慝。毛傳亦訓爲惡。云猶。圖也者。神住注同。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疏〕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凡擯相者。爲紹擯。贊大宗伯小行人也。賈大宗伯大行人疏。謂五等諸侯紹擯皆爲士。案敘官此官爵爲上中士。疑士擯即此官也。云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者。儀容。卽下文行人之儀。及保氏六儀賓客之容是也。辭令。卽大行人之辭命。注云。六辭之命也。揖讓。卽下文士揖。時揖。天揖。及三讓之等。三者皆有尊卑隆殺之節。此官掌其法以詔王也。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擯。卽下文之擯而在門外是也。相。下文入廟唯上相入是也。云以詔者。以禮告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

賈疏云。卽下云詔王儀是也。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宮。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疏〕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者。大戴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昆丘。謂三重。〔疏〕禮記朝事篇文略同。此掌王大會同之禮。合諸侯。兼大行人時會殷同二者而言。令爲壇。謂諸侯既朝於廟。王將命政事於壇。則司儀以法令掌舍爲之。賈疏謂封人爲壇。蓋亦兼令之也。云宮旁一門者。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壇宮棘門。此宮卽壇宮。門卽棘門。四方方有一門也。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者。鄭意會合義同。卽大宗伯所云時見日會也。實則經亦舍殷見曰同言之。知非四時朝覲者。以朝覲常禮。皆於廟行之。不別爲壇也。有事而會。左昭三年傳文。大宗伯注亦引彼文爲說。詳彼疏。云爲壇於國外以命事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大宗伯注云。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是也。賈疏云。宮方三百步。明在國外也。言命事。則上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卽九伐。是其事也。云宮謂壇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壇宮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無下爲字。掌舍壇。壇宮注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壇土起壇埒以爲宮。觀禮注云。宮。謂壇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焦循云。蓋四面壘土爲矮牆。每方之中。闕之作門。鄭云。諸侯入壇門是也。詒讓案。觀禮注謂壇土爲埒象牆壁。則與宮室之牆不同。故云爲牆處。周書王會篇說成周之會壇。有內臺中臺外臺。營牆卽壇及壇牆也。互詳掌舍疏。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者。釋爲壇所在之地。禮月下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有與字。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

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鄭注云。此謂會同以春夏秋冬也。又云。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說與此同。賈彼疏云。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共待之事。則無常數。案四時壇異方。及四時分祭之說。經無正文。鄭賈蓋以意推之。敷總公謂四時會同。皆爲壇壝宮於國門外之南方以受朝。又謂禮日以下三禮。與拜日相屬而舉之。東門南門北門西門。卽壇壝宮之四門。並與鄭義異。金鷄云。觀禮及司儀皆但言爲壇。並不言隨時而設于其方。鄭說於經無據。且王必南鄉。司儀明言之。則壇必在南可知。若在東方西方北方。王將東鄉西鄉北鄉乎。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又云。觀禮經文。並無春夏秋冬字。朝事儀言天子師諸侯朝日。亦不言春。是四時皆同也。蓋均是諸侯。安得以時而異其禮。如鄭說。是諸侯春夏會同者待之隆。秋冬會同者待之輕。此何說邪。且春但拜日。而夏則祀日。又何說邪。夫天神莫尊於日。而月則稍卑。山川丘陵則更卑矣。秋時會同。第帥之以祭山川丘陵。何其卑視之邪。惟四時皆並祭。大小兼行。斯無隆殺之嫌耳。案敷金之說。於禮似通。孫經世說亦同。但四禮同時並舉。恐非一日所能畢事。而拜日禮日。一日之閒。兩有事於日。則又嫌煩瀆。禮經簡略無可質證。今兩存以俟攷。云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者。並據觀禮爲說。方明。詳大宗伯司盟疏。賈觀禮疏據大戴禮記朝事篇。唯言朝日。不言祀方明。謂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若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今蓋釋此注。鄭意似謂無論盟否。並先祀方明。賈說非也。云所以教尊尊也者。據朝事篇文。賈疏云。言教尊尊者。天子親自拜日禮日之等。是尊尊之法。教諸侯已下尊敬在上者也。引觀禮曰。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者。觀禮經未附載會同之禮。與此事同。故引以爲證。鄭彼注亦云。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案彼云。宮方三百步。卽所謂壝也。四門。卽此劬一門。謂於壝旁面各爲一門。四劬則四門也。壇廣深之度。詳後疏。又案此合諸侯之宮。卽觀禮諸侯觀天子之宮。或謂亦稱明堂。荀子禮圖篇云。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注云。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築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金鷄云。古者壇壝皆謂之宮。掌舍爲壇壝宮。其證也。壇壝易成。故將會同。則令爲之。若明堂宮室。豈一時可爲邪。況四岳明堂。爲布政之宮。朝會之所。有天下。必早建之。何待巡狩之日。諸侯畢觀。而始爲之乎。案金說是也。此經及觀禮朝事儀言壇宮者。皆不云明堂。盛德言明堂則不云壇。明其非一處也。盛德宮方三百步之文。雖與觀禮偶合。

然彼上文盛陳堂室戶牖之制。則非壇壝宮明基。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此泰山之明堂。蓋西周遺跡。亦當有堂室。故齊宣王欲毀之。若僅方三百步之墉。四尺露處之壇。則東遷至戰國已數百年。無不墮弛之理。何勞議毀。況此經將合諸侯。則令爲壇。觀禮亦言觀而爲宮。明皆臨時封築禮畢。則不復修治。豈有常在岱麓。久而不毀者乎。攷之於經。明堂亦有會同。明堂位所說是也。然惟東都及四岳有之。且非常禮。若常時在國。則合諸侯而助祭。率於明堂。合諸侯而會盟。率於壇宮。助祭之禮。尊祖配天。故於明堂舉宗祀之典。會盟之禮。實信明神。故於壇宮設方明之祀。其事異。其禮異。故其地亦異。不可博合爲一也。漢書律厯志引古文伊訓云。伊尹祀于先王者。宗祀之禮也。又云。誕資有牧方明者。合諸侯而盟。因祀方明也。二事蓋不同處。而漢志載劉歆說。謂冬至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似卽棍明堂方明爲一。其說疏謬。與經不合。古者南郊與方岳皆有明堂。其四堂五室八個之制當同。必無以壇壝爲明堂者。楊說不足據也。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者。明會同禮不異也。巡守者。謂王十二年巡守邦國。至方嶽。合當方諸侯。觀禮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殷國而同者。大行人有殷同卽大宗伯之殷見。曰。同謂王不巡守。則六服諸侯來見也。職方氏及大行人掌客別有殷國。鄭謂卽與殷同爲一。故此注云殷國而同。今案殷國者。王不巡守。出在邦國。而合諸侯。與殷同禮雖同。而一在畿外。一在國城外。其事迥異。鄭此注。及職方氏注。並混而一之。賈疏亦謂殷國。就王國左右爲壇如時會。並誤。詳職方氏疏。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者。廣雅釋詁云。成。重也。後鄭觀禮注引此經而釋之。亦同先鄭義。案壇實四成。云三成者。上一成卽堂。不數也。引爾雅曰。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昆丘。謂三重者。釋丘文。對石經。敦作頓。昆命作崑崙。宋大字本亦作崑崙。郭本爾雅作敦丘。崑崙丘。案敦釋文音頓。石經疑涉陸音而誤。毛詩衛風氓傳。及釋名釋丘。亦作頓丘。崑崙。卽昆命之俗。大宗伯注亦作崑。詔王儀。南鄉見崑。此注釋文自作昆命。今本不誤。此引以證三成爲三重之義。爾雅郭注亦訓成爲重。與鄭義同。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綰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疏〕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者。大載禮記朝事姓。謂妻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疏〕篇云。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

內也。賈疏云。詔。告也。謂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降壇。南向見諸侯。乃揖之。金鶚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會同與觀禮相似。故載在觀禮中。必不降至壇下而見諸侯也。司儀云。爲壇三成。王南猶見諸侯。可知天子不下壇也。案金說近是。此經及觀禮皆無王降壇揖諸侯之文。鄭觀禮注云。諸侯入墀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賈彼疏謂據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亦以在壇會同與觀異。此疏亦約觀禮注爲說。此蓋鄭以意推定本非定論。黃以周亦謂觀禮與此注升壇之說兩岐。是也。竊謂此經揖在階前。蓋王既升壇。諸侯始入門。尙在壇下。各就左右而立。王卽於壇上遙揖之。王揖以後。乃設擯以升諸侯。王不必降壇也。蓋王立壇中南鄉。以每等各二步計之。距壇下不過八步。從上揖下。尙不嫌其太遠。儻稍前。臨堂階。則尤近矣。如是。則與此經及觀禮皆無不合。於理或有當乎。注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按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一寸。纁籍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若然。觀禮。上介奉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并四傳擯者。並陳設其位。其立當在祀方明後。是以彼下文乃始云拜日之禮。及祀方明之事。故彼置旂于宮之下注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是其未卽位也。此鄭注依次第而言。故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也。詒讓案。此祀方明後。將行會同。表位及諸侯始入墀門之事。必建旂者。左昭十一年傳所謂會有表也。鄭以觀禮先言拜日。後言反祀方明。朝事先言朝日。後言退朝諸侯。參互定之。知祀方明在拜日之後。朝諸侯又在祀方明之後。故王制孔。疏申鄭義云。既告至之後。爲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撤去方明。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賈觀禮疏義與孔同。案以此經及觀禮朝事記覈之。諸侯既告至。當先特朝於廟。旣一朝畢。王乃總率以拜日。祀方明。乃升壇行會同之禮。未祀方明以前。止有特見於廟。未有旅見於壇之事。皇侃所謂見諸侯者。謂旅見也。以爲在祀方明之前。則亦在拜日之前矣。此與觀禮朝事並不合。孔氏糾之是也。云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者。觀禮注亦同。大戴禮記朝事篇說會同禮。王南鄉見諸侯後云。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云云。

與此文同。故鄭據以爲說。明堂位及周書明堂篇說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亦與此同。依此注說。則大會同之位。與常朝觀異。觀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此常朝觀位也。會同之位與彼異。故觀禮說會同禮。亦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明其敘爵。而不分同姓異姓。禮弓注云。朝觀爵同位。卽謂此也。經言三等揖者。蓋於同爵之中。又以同姓異姓庶姓分列上下。王則每爵各爲三等揖耳。至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諸公尊而東面。諸侯卑而西面者。疑王每日常朝之位。與朝觀會同又異。詳大宗伯疏。黃以周云。觀禮。前朝受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受舍卽受次。會同之受次與朝觀同。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西面者在王之左。同姓爲先。亦尙左也。王未升壇之時。諸侯當先出次俟立。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故王南鄉見之。得施土時天三揖。既揖之後。王升壇。諸侯皆入門。就旂而立。於是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位。及其四傳擯。諸侯各執玉而前見王。於是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之位。東上。卽尙左。三等亦尙左也。朝事儀云。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云云。又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云云。又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云云。其列位之異同。先後之次第。皆班班可考矣。鄭注以就旂而立。在王南鄉三揖之前。非特三揖無所施。與朝事儀文顯背。案黃據朝事記糾鄭義。亦得通云。王揖之者。定其位者。賈疏云。此約燕禮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立。公降階揖之。卿得揖。東廂西面。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其位乃定。此王揖。亦得揖乃定。有少別者。彼諸侯揖臣。臣皆北面。得揖就位。此五等立已在位。王揖之。逡巡而已。位乃定。是其別也。云庶姓。無親者也者。爾雅釋詁云。庶。衆也。庶姓。猶言衆姓。謂異姓之無親者。對下時揖異姓爲異姓之有親者也。左隱十一年傳云。薛。庶姓也。與此義同。大傳云。庶姓別於上。則以同姓五世親盡者爲庶姓。與此別。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揖。讓也。一曰。手著胸曰揖。讓。推也。鄉飲酒禮云。主人揖衆賓。賓厭介。介厭衆賓。鄭彼注云。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江永云。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推之。高則爲天揖。平則爲時揖。低則爲土揖也。推手爲揖。引手爲禮。又謂之厭。黃以周云。拱手小下曰土揖。土揖。下衛也。案江黃說是也。凌廷堪大韶說並同。拱手有推手引手之分。推手者。推而致於前。引手者。引而斂於匈也。禮。古文分爲二字。今文則並作揖。說文揖字。前一義。卽所謂推手曰揖。後一義。卽所謂引手曰厭。許從今文也。推手小下之。則向下謂之士揖。土卽地也。對向上爲天揖言之。云異姓。昏姻也者。大宗伯注云。異姓。王昏姻也。詳彼疏。云時揖。平推手也者。平推手。適當上下之中。故謂之時揖。上法天。下法土。中法四時也。黃以周云。拱手當心曰時揖。時揖。平衡也。引衛將軍文子曰以下者。賈疏云。此大戴禮文。引之。證有異姓之事也。按大

戴禮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子貢對之。厥陳諸子行。遂陳南宮縉之行。此乃子貢之辭。而云衛將軍文子曰者。引篤名耳。案賈說是也。大戴禮記盧注云。南宮縉。魯人也。字子容。云謂妻之也者。釋大戴禮義。明與此經異姓同。大戴禮盧注云。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亦用鄭義。但鄭舉此證唯見異姓爲王女下嫁之國。實則外女來嬪。亦其比例。故大傳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二注各偏舉一隅。足互相備也。云天揖也。黃以周云。拱手小舉曰天揖。天揖。上衡也。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上等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第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疏〕及其擯之。各以其禮者。姜兆錫云。擯者。王既揖。而設擯以升諸侯。卽覲禮也。旣。乃升堂。授王玉。〔疏〕記四傳擯也。金鸚云。各以其禮。卽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也。案姜金說是也。此經專說擯。儀禮卽謂三等尊卑之次。經文於擯儀之外。絕不及幣玉。鄭賈以授玉爲釋。非也。云公子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者。謂先見公於庭。交擯傳辭訖。上擯則升壇。立於上等。以擯詔之也。次見侯伯。則上擯立於中等。終見子男。則上擯立於下等。其儀並放此。蓋交擯時。本陳擯介於庭。旣傳辭。則上擯當升壇相禮。覲禮雖不言其所立之處。以聘禮授玉時。上擯立中庭推之。則覲禮侯氏入門時。上擯亦立中庭可知。侯氏旣入門右。卽奠圭。是奠玉亦於庭也。此會在壇。侯氏奠玉。則升壇各於其等。是常覲上擯所立之位。與侯氏奠玉同在庭。會同。則上擯所立之位。與侯氏奠玉同於壇上三等。足相比例也。況侯氏奠玉降拜之時。上擯當謁侯氏。延之升拜於其等。則立亦各於其等。固其宜矣。注云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者。阮元云。釋文出見王二字。則於當爲衍文。論讓案鄭不知此經所言爲擯儀。下經將幣。乃爲授玉。故誤謂此經爲奠玉送玉各於其等之事。下經將幣。則別爲三享也。云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者。並據大行人文。覲禮云。四傳擯。彼注云。王旣揖。五者升壇設擯。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王揖諸侯之後。乃陳擯者。覲禮注云。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是王揖諸侯。升壇之後。乃陳擯。與此經敘次正同。傳擯。卽大行人及後諸公相爲賓之交擯也。但此經所云各以其爲禮者。當依金鸚說。卽謂五爵三等之差。鄭以爲擯者之數。非經義也。云上等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者。據覲禮云。侯氏入門右。奠圭。鄭彼注云。卑者見尊。奠擊而不授。但覲禮在廟。不爲壇。則奠玉於庭。此在壇。則於三等壇奠玉。與彼異也。

云壇三成者。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者。此合上文及覲禮參互推較堂及三等深廣之度也。鄭覲禮注云。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賈疏云。一等爲一尺。發地一尺。上有三成。爲三尺。總四尺也。詒讓案。公羊莊十三年何注云。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蓋無發地一尺。與覲禮不合。不足據。云壇有十二尋。方九十六尺者。覲禮注云。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案方九十六尺。卽十六步也。宮方三百步。壇居其中。則自壇至壇。每面各百四十二步也。云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者。覲禮注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案此堂謂土堂也。上無屋。與宮室之堂異。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璋上張赤帝陰羽。天子南而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望在右。芻天子而立於堂上。是會同之壇有堂之證。賈疏云。上二丈四尺爲堂。王立之處。并祀方明之所。黃以周云。堂上方二丈四尺。加上等每面十二尺。其方四十八尺。又加中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七十二尺。又加下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九十六尺。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卽鄭所據。覲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案凡禮之通例。君臣行禮。臣皆堂下再拜稽首。君待臣以容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此王待諸侯以不純臣禮。故亦命升成拜也。又鄭覲禮注說會同禮云。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然則奠玉與升成拜同等。降拜則各下奠玉一等。所云降拜於下等者。謂每一等。不定爲壇之下等。故賈疏云。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言成拜者。鄉於下拜之時。王使人辭。下拜之不成。故於升乃更成前拜。故云成拜。是敬上之禮。故云明臣禮也。案賈卽依覲禮注義。聶崇義亦從賈釋。而引別說云。或可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其說與鄭賈異。黃以周亦云。子男之升成拜尙在下等。則降拜爲降拜於地矣。案黃從聶氏別說是也。凡禮例。升拜必於堂。降拜必於庭。壇宮則以平地爲庭。壇三成皆堂也。中下二等雖卑於上等。然仍是堂而非庭。如鄭賈說。則公侯伯降拜皆於堂。於例乖連。足明其非也。云既。乃升堂。授王玉者。賈疏云。禮法。禮敵並授。禮不敵者訝受。此行臣禮。則諸侯皆北面授之於堂上也。王既受玉。約聘禮亦當側授宰玉。此壇上無玷。不得取明堂位崇玷亢圭爲義也。詒讓案。依覲禮。則侯氏先奠玉再拜。擯者辭以王欲親受。侯氏則由左升。授王玉。乃降拜以送玉。擯者又延之升。乃升成拜。則降拜升成拜在升堂授王玉後。鄭以拜亦爲送玉。故先云降拜升成拜。後云既。乃升堂。授王玉。禮之節次。實不如是也。又案授玉卽正行朝禮。凡會同之禮。皆先朝於廟。後朝於壇。兩次行之。故大宗伯注說時會云。既朝覲。

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以命事。說殷同亦云。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其將幣亦如之。其禮政是也。依此上下文。則不徒朝有兩次。其享及禮祿亦有兩次。蓋壇廟禮異。不嫌重複也。

亦如之。將幣。享也。禮。謂以饗。〔疏〕其將幣亦如之者。謂朝而受玉也。朝享禮畢後。當有王命政事之事。以觀禮祿之也。皆於其等之上。〔疏〕推之。蓋當侯氏告聽事之節。經不言者。或王一命於堂。不各於其等與。

注云將幣享也者。賈疏云。將幣者。即將幣三享一也。但彼大行人據在廟。此據在壇。云亦如之者。璧以帛琮以錦。如前公於上等之類。姜兆錫云。將幣。謂諸侯既見而進。即觀禮記奠圭於纁上也。不言享者。舉大以包小也。大戴禮朝事篇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舉此推之。則將幣為受擊。而注誤以為受享益見矣。金鶚云。古者玉幣皆謂之幣。將幣。指瑞玉。而三享亦在其中。鄭專指享言。非也。案姜金說是也。此將幣。即謂王受玉之時。侯氏奠玉。及升成拜。皆各於其等之上。如前注所說也。凡此經言將幣者。入。大史云。大會同朝覲。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行人說五等諸侯朝覲之禮云。

廟中將幣三享。文凡三見。此職後諸公相為賓之禮云。及將幣。交擯三辭。又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之禮云。及將幣。旅擯三辭。掌訝說有國賓客云。及將幣。為前驅。與此文而入。皆據朝聘授玉之正禮言之也。此職後文兩言將幣。鄭皆以授玉為釋。與享別。自是解。掌訝掌幣為前驅注云。道之以如朝。則亦以為授玉之先可知。大史將幣鄭無注。案彼文云將幣之日。凡授玉與享同日。而授玉在享之先。且以禮言之。授玉為朝聘之正禮。亦重於享。則將幣之日。自指授玉之日可知。賈疏於彼專以享為釋。非經注義也。至大行人及此節之將幣。則鄭並以爲三享。然大行人以將幣與三享並舉。明將幣為授玉。與享為二事。姜氏引朝事儀。先云將幣。後云奠圭。證此經是授玉非享。尤為證據擗擊。鄭誤謂授玉時奠拜之節。已在上文擗見內。故不得不以此將幣為享。而不知其與全經通例不合也。又案會同之享在壇。以觀禮約之。當亦各奠幣於其等。升致命於堂。王撫玉。侯氏降拜於下。惟不升成拜於其等耳。享亦有玉幣。但其禮輕於授玉。故經舉將幣以咳享也。云禮。謂以饗。祿之也者。大行人注義同。云皆於其等之上也。亦如上奠玉分就三等也。凡授玉及享。諸侯奠玉奠幣。及拜送。皆各於其等。王受玉撫玉。自於堂也。其祿禮。則大宗伯酌獻。諸侯受禮。升拜。受幣。及酢王。皆各於其等。據大宰大行人注。王親拜送。王燕則諸侯毛。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上及受酢。當下堂就所禮賓之等階上行之。與受玉享王不下堂異也。王燕則諸侯毛。爵。燕則親。親上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疏〕王燕則諸侯毛者。釋文云。毛。劉本作耄。音毛。案耄毛字亦通。此謂合諸侯而燕也。老者二毛。故曰毛。

〔疏〕諸侯蓋通同姓異姓庶姓言之。毛詩小雅常棣傳云。王與親戚燕則尚毛。彼即中庸之燕毛。

亦即文王世子族燕之禮。與此不同。常棣孔疏謂此經亦謂同姓諸侯。則即大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賈疏又謂此燕即掌客之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以經考之。二說皆非也。此經乃專據王合諸侯而燕。與平時燕諸侯羣臣不同。若是同姓族燕。則經又不宜概稱諸侯。絕無別異之文矣。蓋王合諸侯而饗。禮在掌客。彼注謂公侯伯子男盡在。此燕亦五等諸侯盡在。而其禮則貴齒而不尚爵。若饗禮。則以爵爲獻數。故掌客云。諸侯長十有再獻。注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二禮所尚不同。亦禮貴相變也。凡燕皆在寢。此合諸侯而燕亦然。注云。謂以須髮坐也者。中庸云。燕毛所以序齒也。鄭彼注云。燕以髮色爲坐。說文毛部云。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國語齊語云。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韋注云。顛。頂。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又楚語注云。毛。須髮也。云朝事尊上爵者。賈疏云。依尊卑爲先後。云燕則親親尚齒者。賈疏云。此乃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爲先後也。詒讓案。親親者。言與諸侯歡燕。所以示親愛。常棣疏據此注以證其燕同姓之說。非鄭指也。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者。先鄭說與後鄭同。檀弓。不獲二毛。鄭注云。二毛。鬢髮斑白。左傳僖二十二年杜注云。二毛。頭白有二色。凡諸公相爲賓。謂相朝也。〔疏〕凡諸公相爲賓者。以下並諸侯在國待來朝之君之禮。此官亦掌其儀節。隨時頒而伯子男朝公。及自相朝。則待賓之禮各視其爵而降殺焉。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積。閒闕則

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大山之旅。謂九入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選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疏〕主國五積三問者。此賓入竟以後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疏〕禮。賈大行人疏謂問勞同處。則諸公三問者。謂入竟問。遠郊問。近郊問也。凡積問及勞。皆受於舍館。或亦爲帷宮以行禮。五等諸侯相爲賓。積問之禮差。並詳大行人掌客職。云皆三辭拜受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擯。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並同。詳春官世婦疏。三辭。謂上介辭禮於舍門外。拜受。謂賓親受幣於舍館之庭。以聘禮觀禮推約之。蓋使者於堂下東面致命。賓則西面拜受也。云皆旅擯者。此朝君待主國卿大夫。故用臣禮也。云再勞者。謂入竟勞遠郊勞也。并後主君近郊勞爲三勞。與問數同。但問禮輕。主君不親。故立文不同。此再勞禮亦當旅擯。經不言者。蒙上文省。又依觀禮聘禮。朝擯受勞訖。亦當有僂使者之節。經文皆不具也。云三辭三揖者。亦辭禮於門外。既入門。則於庭中三揖。云登拜受拜送者。

此則使者登堂東面致命。實則於東階上北面拜受幣。主國之使不拜。送幣禮畢。使者出。則實於門內西面拜送使者。使者亦不答拜。聘禮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注云。實所停止則積者。謂致牢禮米禾薪芻有饌陳之積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相朝之禮。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賈疏云。謂遣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云。開闢則問者。謂中間開闢無禮事。則問訊之也。其禮蓋殺於勞。孤卿大夫則無問。直有勞而已。云。行道則勞者。謂以方在道路。故勞其勤苦也。云。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遣卿行勞禮。臣來尙遣卿勞。明君來遣卿勞可知。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爲之也。其積間。當使大夫。故下句云。致殯如致積之禮。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知致殯使大夫者。見聘禮宰夫朝服設殯。宰夫卽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案賈說非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則境勞當使大夫。左傳隱十年孔疏亦云。勞禮。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與朝事合。致殯亦疑當使卿。詳後疏。云。從來至去。數如此也者。明經云。五積三問再勞爲來去之通數也。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出入五積。注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案上公五積。疑當來三去二。但經注無文。無可質證。要來去止此數。賈大行人疏謂來去皆五積。非是。其三問再勞等。據此經蓋並來有去無。故左昭五年傳云。入有郊勞。出有贈賄。明問勞專爲來時之禮。去別有贈送。與問勞異也。云。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者。謂賓辭主國之使以禮來致積與問勞也。士冠禮注云。禮辭一辭而許。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若然。此經皆三辭而許。故不曰終辭矣。云。外者。以賓所居之舍爲內。故以使來爲外。云。積間不言登。受之於庭也者。別於再勞登拜受爲受之於堂也。聘禮說受勞之禮云。迎于舍門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再拜稽首。受幣。鄭彼注謂侯伯之臣不受於堂。此諸公受積間於庭。約如彼侯伯臣受勞之禮亦於舍門內之庭也。但此賓爲朝君。則與彼臣禮不同。蓋當使者東面致命。實則西面拜受幣。不北面。亦無稽首也。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大山之旅者。季氏旅於泰山。論語八佾篇文。先鄭謂旅擯亦傳辭。此蓋讀旅爲臚。而訓爲傳也。詳後。云。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實。從未上行。介還受。上傳之者。九人。專據公之介言之。不云使介。或當如後鄭說七人也。此謂公介九人。以次傳辭相授而下。問實之未介受之。以次傳而上。告於問實。問實又以答辭授上介。以次傳而下。公之未介又受之。以次傳而上。至上介。乃入告公。如下文交擯也。賈疏云。此先鄭以爲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不從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劉台拱申先鄭義云。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叔孫通傳。大行設九擯臚句傳。實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僞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

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賈。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黃以周云。合讓先鄭各注。旅之言臚。臚之言傳。旅者。衆指臚傳其辭也。以經記覈之。當以先鄭爲長。如聘用旅指。司儀有明文。而聘義則曰介紹而傳命。論語君召使摺。亦爲聘禮。而皇侃等釋揖所與立。亦以爲摺傳辭有左右揖。此皆旅指傳辭之明據也。案先鄭釋旅摺與後鄭不同。劉黃並申先鄭義。而劉謂旅指交摺皆傳辭。以先鄭前後注義覈之。似劉說近得其指。但經凡君與臣行禮。皆旅指。兩君行禮。則皆交摺。是旅指之禮必殺於交摺。事無可疑。如劉申先鄭說。則是全無區別。信有未安。今攷覲禮。齊夫承命。及四傳摺。爲交摺之禮。聘禮聘享諸節。並實與摺面相交言。爲旅指之禮。是旅指不傳辭。後鄭義合於經。殆不可易。聘義及論語皆廣論摺介之事。固不容拘執矣。至此經致積問。在道朝。賓與主使所陳。皆依介數。不依摺數。故先鄭謂公介九人。後鄭後注又謂使者介七人。斯乃在道與在國不同。二鄭義本無異也。互詳後疏。云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者。爲。蜀石經作如。誤。案旅臚聲近字通。續漢書百官志云。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賈疏云。按爾雅釋詁云。戶。旅。陳也。釋言云。豫。臚。敘也。注云皆陳敘也。後鄭不從旅大山之旅。從臚者。欲取敘義也。段玉裁云。不傳辭。但陳之而已。故讀爲臚。臚陳之也。後鄭意下文交摺乃是傳辭。陳壽祺云。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卽臚岱也。然則先鄭亦讀旅若臚。後鄭恐人不知旅於泰山之旅音臚。故引伸之。非與先鄭有異也。案陳謂旅泰山之旅亦通作臚是也。但後鄭論語注今佚此章。義無可攷。漢書敘傳顏注訓臚岱爲陳。與後鄭此注義合。然先鄭實詁旅爲臚句傳之臚。不爲陳訓。二鄭讀雖略同。義不能強合也。云賓之介九人者。據大行人上公介九人。與先鄭說同。若侯伯。則介七人。子男。則介五人。云使者七人者。以其爲主國之臣也。賈疏云。自從降二等之禮。案鄭賈亦據大行人義。此專屬諸公之使言之。若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亦並依介數。不依摺數。公五侯伯四也。云皆陳摺位。不傳辭也者。別於傳摺有傳辭也。凡賓禮。君於臣則旅摺。聘禮說諸侯於聘賓旅摺之法云。摺者出請事。注云。摺。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於是時賓出次直闔西。北面。上摺在闔東闔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摺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摺在上摺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未摺。躬相去三丈六尺。上摺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摺至末摺。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選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此卽旅摺之禮。唯上賓與聘賓相問。對餘摺介皆陳位不傳辭也。呂飛鵬云。聘禮。諸侯於聘賓則旅摺。此經云諸公相爲賓。而亦旅摺者。五積三問再勞。皆使卿大夫致之故也。云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

未揖焉者。未揖。卽所謂未介也。謂使者直闕西。北面。公之上介在闕東闕外。西面。使者之上介在使者西北。東面。公之次介在上介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公之末介與使者未介東西相直。公之上介進。南面揖使者俱前。使者至其末介。公之上介至其末介各三丈六尺。止。公之上介揖而請事。使者則對。如聘禮旅擯之位也。云三揖。謂庭中時也者。賈疏云。如聘禮。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是也。詒讓案。此謂進至舍館之庭中時。表記云。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禮之通例。凡入門。將左右曲。揖。則當門內霑也。將北曲。揖。則當陳也。當碑揖。則於堂下三分庭一在北也。三揖地不同。而皆在庭中。故云謂庭中時。云拜送。送使者者。謂禮畢使者出。賓拜送使者於大門內也。凡禮之通例。送賓。主人尊者皆於大門內也。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

還再拜。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

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疏〕主君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疏〕主君

者。此賓至近郊之禮。觀禮說侯氏受郊勞云。侯氏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注云。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又左襄二十八年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是受郊勞當爲壇及

帷宮也。云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者。此兩君始相見。用敵禮也。三辭。亦賓主之介傳辭辭禮。車逆拜辱。則賓親迎主君而拜其辱。此皆於舍門外行之。賈疏云。此當近郊勞交擯者。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

君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不陳五擯者。非主君。從賓禮故也。車逆拜辱者。傳辭既訖。賓乘車出大門迎主君。至主君虛下車。拜主君屈辱自至郊也。云三揖三辭者。賓主同

入門。於庭中三揖。至階則三辭。讓升也。此賓主敵。三讓。則賓先升。以道主君。聘禮注云。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是也。云拜受者。賓主既登堂。賓則於東階上北面拜受幣也。賈疏云。賓再拜乃受幣。

主君亦當拜送。不言。省文也。云車送。三還。再拜者。此亦賓於舍門外乘車送主君也。賓拜送。主君亦不答拜。賈疏云。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三還者。主君見賓送。三還辭之。再拜者。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

也。注云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郊勞。大行人云。上公三勞。此文止有再勞。至此主君身自郊勞。乃備三勞之數。且益親之也。彼王待來朝諸侯。使大行人勞。王不親行。故直云三勞。文不別也。

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者。先鄭後注云。交擯。擯者交也。蓋與後鄭說同。擯卽介也。依前旅擯注義。則賓及主君各介九人。不依擯數。俱三辭。謂賓之擯辭主君之勞。主之擯又辭之。如此者各三而止。此云賓主之擯。正謂主擯與賓擯交傳其辭。賓不自對也。云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者。先鄭意此爲賓入國以後。主國君親逆於館之事。拜辱。亦謂拜其親迎之辱。與郊勞不相冢。後鄭則以二者並爲迎謝郊勞。二說不同。後鄭爲長。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此直是備三勞。既未至國。何有輒迎賓於館乎。云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者。賈疏云。以其在道。俱不爲主。故無五擯之事。故各陳九介也。云使傳辭也者。對旅擯不傳辭。觀禮所謂傳擯也。凡寶禮兩君相見則交擯傳辭。天子待朝觀諸侯。不純用臣禮。故亦傳辭。觀禮云。衛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衛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又聘禮注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郊勞交擯陳九介使傳辭。與觀禮略同。但天子受朝於國。陳五擯。此主君勞賓於郊。則陳九介。與彼小異耳。凡擯介之數。爵尊者多。爵卑者少。行禮之時。又以遞傳爲文。蓋非第致敬於主君。在賓亦自有得申之隆禮。故兩君相見。用交擯。其陳位與旅擯亦同。但旅擯則上介請事。使者自對。不傳辭。交擯。則賓之上介受命於賓而出。以次遞傳於末介。末介傳於主君之末介。主介又以次遞傳於主君之上介。上介又受主君之辭。遞傳於賓之上介。賓上介又傳而入。以復於賓。此傳辭之法也。云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者。此破先鄭說也。以主君與朝寶禮敵。當迎於大門外。明車逆。卽來朝之寶乘車出所止之舍門。迎主國之君。若不敢當其親來。而欲遠就見之者。既遇而相見。則朝寶先下車四面迎拜。謝其來勞之屈辱也。云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選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者。至主君勞禮畢去時。賓又親出門四面拜送之也。此賓主禮敵。故迎送皆於大門外。賈疏云。寶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主君見寶送已。三選辭之。寶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云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者。據齊僕說朝觀宗遇云。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明諸侯相朝禮亦同。皆以其爵之尊卑爲送迎遠近之節。亦如大行人職五爵三等也。云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軛也者。賈疏云。賓主俱立當軛。大行人文。云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者。以經三辭文兩見。故特釋之。先辭在舍門外。爲辭禮。後辭在堂下。爲辭升也。賈疏云。按痾飲酒禮。主人取爵降洗。寶降。主人坐。賓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禮升堂是事同。不云讓而云辭者。此寶主敵者。主人之意欲有入於庭之心。故從事異曰辭。是以下諸公之臣等升堂皆云讓。依事同曰讓。非敵。故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

廟門。並事異。不云辭者。欲取致尊讓之意。變文耳。又彼記文非正經。故不爲例也。案賈說非也。鄉飲酒注所謂事同日讓者。謂若賓主同升階。不辭其升而讓先也。事異曰辭者。謂主不敢當賓之降而辭其降也。依彼義。則此注所云辭禮辭升堂者。正合事異曰辭之例。賈反謂禮升堂是事同。失之。至辭讓散文亦通。故聘義亦以事異爲讓。劉台拱云。疑後三辭當作三讓。既三揖。則升堂必矣。乃又辭升堂何也。案以後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受郊勞之文核之。疑劉說近是。

致館亦如之。館。舍也。使大夫授之。〔疏〕致館亦如之者。以下皆賓初至國之禮。聘禮云。卿致館注云。致。至也。致爲異。賈疏云。亦如之者。上主君郊勞。此親致館。明亦如之也。凡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致之使若已有然也。注云館。舍也者。委人注同。聘禮注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賈彼疏謂諸公大國之孤。又聘禮注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然則此五等諸侯相朝。並館於卿之廟也。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者。賈疏云。鄭知使大夫授舍者。見聘禮云。大夫帥至館。卿致之。以此知先遣大夫授館也。此大夫亦應是卿。案賈謂此大夫是卿者。待朝君之禮。宜隆於聘臣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彼似通朝聘言之。司里蓋掌宅里之官。經不見者。或冬官之屬。章注以爲里宰。非也。此注大夫。賈謂是卿。蓋君特使與司里同授之。鄭意未必卽謂司里也。致。如致積之禮。俱使大夫禮同也。煇。食也。〔疏〕致。煇如致積之禮。致之於館也。賈疏云。上公煇五牢。賓始至之禮。故致館後卽言之。又聘禮疏云。致積有幣。致煇亦有幣也。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者。賈疏云。以其俱小禮。不使卿。故云俱使大夫禮同也。詒讓案。俱使大夫。謂致積致煇。使者爵同。人則異也。王氏詳說謂此君親致館。則致煇與積。似當使卿。案後致饗餼亦君親致。煇雖小禮。然不過降饗一等。王說於理則通。竊疑五積在道。致非一次。當使大夫。煇止一致。又在國當使卿。爵實不同。以其同爲臣致。故禮得相如。猶竟勞使大夫。遠郊勞使卿。其禮亦同也。若然。注云同使大夫。似亦對君親致言之。卿大夫渾言不別。猶後致饗食亦當使卿。而注云大夫。上注云大夫授館。疏謂大夫亦應是卿。諸注文例或略同與。云煇。食也者。煇本爲脯食。引申爲凡食物之稱。蜀石經作煇。夕食也。則與宰夫先鄭注同。非後鄭義也。詳宰夫疏。云小禮曰煇者。聘禮。宰夫朝服設煇。其禮有任腥而無餼。又饌設不多。故鄭聘禮注云。食不備禮曰煇。是比饗餼爲小也。云大禮曰饗。饗者。其禮比煇爲盛也。外饗注亦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詳彼疏。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

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賓車進答拜。賓上車進。主人乃答其拜也。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三進。進隨賓也。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圍。大夫中楨與圍之間。士介拂棖。此爲介履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爲擯。謂以豐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饋。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豐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疏。及將幣者。此謂致陰之明日。正行朝禮於廟也。將幣。亦謂授玉也。凡諸侯相朝以命圭。與朝天子同。史記齊世家索隱引張衡云。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受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此與經不合。不可從。賈疏云。及。至也。至將幣。謂賓初至館後日行朝禮之時。幣卽圭璋也。云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者。此與郊勞同。但前爲朝君受主君之禮。賓主互易。當主君西面拜。朝君東面拜。下送賓同。賈疏云。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車逆拜辱者。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江永云。交擯三辭。再辭是主君辭其朝而賓答之。三辭是主君固辭其朝而賓又答之。仍有主君許之辭當傳。自主傳至賓者四。自賓傳至主者三也。秦江說是也。疏謂賓主皆止三次傳辭。說未備。云賓車進答拜者。賈疏云。賓初升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答主君拜也。云三揖三讓者。此揖讓在大門外時。讓謂讓入。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是也。至雉門時。讓入亦同。賈疏云。主君遙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云每門止一相者。賈疏云。既入門。迥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其詒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爲之。則有三門。門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若不然。從大門內卽至祖廟之門。何得有每門而云門止一相乎。故爲此解也。案賈說非也。此云每門者。謂入雉門及五廟之外門。故云每門也。凡廟諸侯在雉門內。

天子在應門內。鄭賈謂天子諸侯皆在中門。亦失之。詳小宗伯疏。又賈說廟制爲五廟平列。是也。惟謂廟門之外牆南向無門。凡至廟者。皆由穆第二廟外西牆閣門入東行。凡經閣門。始至大祖廟。以是說經之每門。聘禮疏亦謂此經每門爲據閣門言。則非也。今定五廟門外有牆。中爲總門。與大祖廟門正相直。其由大祖廟入昭穆廟。乃別爲閣門。穆第二廟外西牆無閣門也。詳守祧疏。云及廟。唯上相入者。上相。相中最貴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此諸侯相朝禮雖殺於王。亦使卿爲上相也。賈疏云。相入。卽上摺上介須詔禮。故須入。云賓三揖三讓者。此第二次揖讓在朝廷中時。讓謂至階讓升。仲尼燕居云。揖讓而升堂是也。云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者。賈疏云。授當爲受。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人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賓既受。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者。僂賓訖。賓降出。主人送至門外。以車從。既請賓就車。又以己車前進至所止之處。則再拜以送賓也。云賓三還三辭告辟者。賓亦不荅拜也。方苞云。三辭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卽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注。鄭司農云。交摺。摺者交也者。先鄭說無旅摺交摺之異。謂摺者主客交錯傳辭也。案此賓至國。正行朝禮。則賓陳九介。主君陳五摺。與前郊勞交摺賓主並陳九介者小異。云賓車進荅拜。賓上車進。主人乃荅其拜也者。賈疏云。後鄭不從者。車逆拜辱。已是主人。今云車進荅。當是客。何得主人再度拜。故不從也。詒讓案。先鄭蓋以車逆拜辱爲主君車逆。而賓拜其辱。故以此荅拜爲主人荅賓之拜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進隨賓也者。謂賓行前進。主人亦進從之。行朝享禮賓訖。送賓出。禮既有限。何因更有留賓之事。故不從也。云者。告辟。告辟主君之拜也。賓但告辟遂去。不荅拜者。禮之通例。送者拜。去者不荅拜。鄉射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不荅拜。禮有終也是也。云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拜迎于大門外。案大門外謂諸侯庫門外。其內卽外朝也。禮通例。賓主人敵者。迎於大門外。此卽交摺三辭。主君乃出大門迎賓。故經車逆在交摺三辭之後。大行人注云。王始立大門內。交摺三辭。乃乘車而迎之。是天子特來。朝諸侯亦同。曲禮孔疏謂賓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摺出門相接。而後交摺傳辭。與此經注敘次並逆。非也。云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荅拜也者。此破先鄭說也。主君出門。既見賓車。則主君先下車拜其辱。賓車稍前。賓乃下車荅主君之拜也。凡賓車止於門外。故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云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者。據大行人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也。若侯伯則相去七十步。子男則相去五十步。此三揖在大門外。與後庭中三揖有將右曲。將北曲。當碑之

節者不同。云至而三讓。讓入門也者。與後升堂時三讓爲讓升者異也。國語周語云。在禮敵。必三讓。曲禮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此讓入門。亦謂入大門。主君由闕東。朝君由闕西。皆中門而入。此主君三讓。則賓亦三辭。禮器云。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是也。云相。謂主君揖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者。明相即主君之上揖及賓之上介。因事異名耳。前注云出接賓曰揖。入贊禮曰相。故專據揖言之。攷聘禮云。揖者進相幣。又揖者立乎闕外以相拜。凡言相。亦皆專據揖而不及介。鄭知此相兼有介者。接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云每門止一相。及門唯言相入。注云君相入。客出也。相不入矣。彼以君相對臣相爲文。臣相即聘介也。此經唯云上相。不辨賓主。明兼有賓相可知。故注兩舉揖介也。互詳大宗伯疏。云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者。賈疏云。此聘義文。案彼介紹而傳命。謂聘者旅揖法。引證此交揖者但紹繼也。謂介相繼而陳。則交揖旅揖。皆得爲紹。故此交揖。亦得紹介而傳命也。案彼注。質。謂正自相當。賓主不敢正自相當。故須揖介通情也。云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者。每入門時。止一人相禮。不知在外用五擯九介傳辭者。示臣彌親。禮彌簡也。云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者。玉藻文。引之者。證介隨君入門之節。鄭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闕。大夫介士介應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揖者亦然。孔疏云。闕。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又引崔氏皇氏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闕之中。主君在闕東。賓在闕西。主君上揖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闕。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闕。大夫揖介各當君後。在棖闕之中央。賈疏云。君入門。不言所拂者。朝君入由闕西。亦拂闕。不言之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不言也。介拂闕者。上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自爲應行於後也。王念孫云。疏云。朝君入由闕西。亦拂闕。與鄭玉藻注君入必中門不合。其說甚誤。君入當棖闕之間。未嘗拂闕也。案王說是也。凡門皆兩棖一闕。闕在兩扉之間。當以崔靈鳳皇侃說爲正。孔穎達。李如圭。楊復。江永。凌廷堪。張惠言。孫希旦。胡培翬。朱大詔並從之。賈聘禮疏獨謂闕有二。列分東西。非也。凡入門。近闕則拂闕。近棖則拂棖。若中門。則當二扉之中。於棖闕皆無所拂。依玉藻注義。則君與大夫介入門。皆列正相當。賈此疏謂君亦拂闕。則與上介行列相當。不當棖闕之間。其誤明矣。云此爲介應行相隨也者。卽玉藻注所云大夫介士介應行於後是也。蓋入門時。君特在前。上介相禮者則先衆介拂闕而行。次介以下。則繼上介後。相應行以次而入也。玉藻孔疏云。應行。參差節級。云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者。明非終不入。特絕行在後。不相隨俱入耳。賈疏云。知不全入而爲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西北面西上可知。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云賓三揖三讓。讓升也者。此三揖卽入門後庭中三揖也。讓升者。別於前三讓爲讓入門也。聘禮說歸饗饋之

禮云。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注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據彼注。則賓上。敵者。主人一讓。賓一辭。主人再讓。賓再辭。主人三讓。賓三辭。主人乃先升以道賓。此諸公賓主相敵。則亦三讓而主人先升也。云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者。授受聲類同。鄭意下文云賓拜送幣。則此不當云授幣。且授幣與再拜文相屬。再拜屬主君。則授幣非指賓授玉可知。故必破授為受也。云主人拜至。且受玉也者。釋再拜之義。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北面拜。所以致敬也。即此。云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者。後注義同。朝畢必有享。即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是也。有當據聘禮文。詳大行人疏。云賓當為債者。謂賓亦如之之賓當為債。聲類同也。段玉裁云。以賓為債。古文假借也。聘禮。少牢饋食禮。債字亦多作賓。依說文。債借同字。皆訓導也。而鄭君說禮擗為導。債為禮賓。分別與許不同。云謂以鬱鬯禮賓也者。謂與大行人職王禮諸侯事同而文異。朝事記亦云債而禮之是也。令攷以鬱鬯禮賓謂之賓。賓猶敬也。此與大司徒賓與。及鄉大夫與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義同。鄉飲酒禮以酒獻賓。朝覲禮以鬱鬯裸賓。二者通謂之禮。亦通謂之賓。足相比例。似不必讀為債也。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債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主禮再裸而醉之屬。是上於下曰禮。此諸侯云債。是敵者曰債也。凌廷堪云。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債。主昏禮納采問名禮畢。請醴賓。注。禮當為禮。此女父禮賓也。聘禮聘享禮畢。請禮賓。此主國之君禮賓也。皆用醴。又聘禮郊勞禮畢。賓用束錦債勞者。又夫人使下大夫勞。債之如初。又歸饗餼畢。出迎大夫。注。賓出迎。欲債之。又下大夫歸上介饗餼。債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畢。賓債之乘馬束錦。上介債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上介債主國之使者也。覲禮郊勞畢。侯氏用束帛乘馬債使者。又天子賜舍畢。債之束帛乘馬。又賜侯氏車服畢。債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債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債天子之使者也。皆不用醴。案凌說甚析。但此經之債為裸禮。禮經之債為幣馬。事實不同。鄭此注之意。蓋謂此經字雖作債。實與禮經之禮相近。但以尊卑文異。其與禮經之債事固不相涉也。若然。此注之禮即禮經之禮。而債非即禮經之債。不必援彼釋此。後注云。禮以醴禮客。即用禮經義也。引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證債不用醴。而用鬱鬯也。孔疏云。謂五等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穀味也。云謂此朝禮畢債賓也者。禮器下文又云。大夫聘禮以脯醢。債禮相對為文。明此即指朝畢債賓之事。云三請三進。請實就車也者。主君送賓至大門外。則請賓就車。如是者三也。云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者。此車謂主君之車。主君每一請。則主君之車亦一進。示欲乘車遠送賓也。云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實亦一還一辭者。浦溦云。者字當在三還三辭下。阮元云。疏引注請下

無者。當如浦說。案浦阮較近是。賓出大門。向外行。以主君送請。不敢徑行。故主君一請。則賓還面向內辭之也。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六此

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爲主人。主人爲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綏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

既贈。又送至於郊。〔疏〕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者。此行朝禮後在館及行至近郊之禮。凡五等諸侯相於郊。與送禮相將。經以君親行。故文特致詳也。云皆如將幣之儀者。亦謂交揖及迎送辭受揖讓之儀略同。其節次細別則異也。注云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者。惟。蜀石經。宋大字本作唯。字通。此謂饗食正禮行於廟。則使卿威

速賓於館。主君不親往也。方苞云。注非也。冠禮之賓。儕輩也。鄉飲酒之賓。鄉大夫所治部民也。主人猶親速。況敵體之國君乎。案方說較鄭爲長。鄭謂速賓君不親往者。以公食大夫禮及聘禮饗食君皆不親往。然彼皆君待臣禮。不

可以例此也。公食禮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注云。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又云。大夫相食。親戒速。注云。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則戒速禮同。必以同班敵者。相食必親往速無

疑矣。云其餘主君親往者。謂饗餼等四事。皆君親致之也。唯饗食於廟。君親行之。而致禮則否。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雍既與饗餼字通。朝事亦據親饗食言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彼云官致者。廣駭朝聘。亦以具送陳設事在有司耳。實則以幣致之者。君自親其事也。云親往者。實爲主人。主人爲賓者。此主君親至賓館。則實轉爲主人。而以待賓之

禮待主君也。聘禮注亦云。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賈疏云。見聘禮云。君使卿歸饗餼。又云。賓迎于外門外。又云。大夫東面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鄭君以此二者。知賓爲主人。主人爲賓。致贈郊送亦然。可知也。聘禮乃君於臣。此兩君敵。明主君親爲之矣。云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者。明此經饗食亦據致禮。故得如將幣之儀也。凡此致饗食。與聘禮待國客同。掌客云。上公三饗三

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是也。其不親燕。亦有致幣。注不言者。文不備。互詳酒人及掌客疏。又據聘禮致幣各以其爵。鄭注謂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此致禮於國君。君既不自致。則當使孤卿。注云大夫者。亦謂上大夫也。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者。以聘禮說還圭亦云還玉。後鄭彼注云。玉。圭也。但彼臣聘用璪圭。此國君

相朝。用命圭耳。朝時廟中受其玉上云受幣是也。禮畢。則主君親歸玉於賓館。據聘禮。則并還璋。經文亦不具也。

周禮正義 二十一 卷七十二

二九

云故公子重耳受煇反璧者。賈疏云。僖公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重耳反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傅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煇反璧。是其事。引之者。證還圭之事。但彼反璧者。義取不貪寶意。非還圭。故後鄭不從也。云玄謂聘以圭璋。禮也者。賈疏云。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謂行聘禮也。云享以璧琮。財也者。賈疏云。賈財貨時用璧琮以致之。故云財也。云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者。亦聘義文。鄭彼注云。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逋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逋復重賄反幣是也。案鄭言此者。明朝聘皆有還圭。其義同也。云贈送以財者。說文貝部云。贈。玩好相送也。聘禮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左昭五年傳云。有出贈賄。杜注云。去則贈之以貨賄。財賄義同。詩大雅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又使送以車馬。所以增厚意也。樂記云。所謂大幣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綠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此蓋天子贈上公之禮。詩秦風。渭陽說康公送晉文公云。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則侯國自相贈。亦有車馬矣。云既贈。又送至於郊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聘禮。賓送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觀幣。注云。言如觀幣見為反報。是贈并送至于郊。案朝禮無文。故鄭賈約聘禮為說。亦君親送於近郊。與來時郊勞同。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鄭司農云。賓之拜禮。禮也。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疏〕也。賓之拜禮者。此賓將行時拜主國之禮於朝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注。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之禮也者。明經言拜禮。與下二句為目。諸公相為賓授玉後。主君當亦有禮。知此拜禮非別為拜禮者。以聘禮將幣後亦有禮。而無拜禮。明此亦不當拜也。云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者。謂當拜者止此諸禮。其餘燕羞俶獻乘禽等皆不當拜。與聘禮異也。云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者。此朝謂庫門外之廷。聘禮注云。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是也。三禮。謂饗餼一。饗二。食三。賈疏云。先鄭所說。是後鄭增成其義。案聘禮。饗餼燕羞俶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于朝。彼臣。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俶獻乘禽。以其君。略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案聘禮賓三拜乘禽於朝。送行。舍于郊。公使卿贈。若然。此致贈郊送在拜禮後。今設文在前者。欲取如將幣之儀。故進文在前。其贈送合在後也。云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者。子亦當作於。蜀石經及各本並誤。聘禮云。君使卿贈。士送至于竟。此國君來朝。禮尤重。故主

國君親至館贈。又親送之於郊也。但聘禮使卿郊贈後。唯有士送于竟。更無卿郊送之文。此注說君贈於館。又別送於郊。與彼不同者。以上文先云致贈。後云郊送。明贈不在郊。至郊別有送。蓋亦君臣隆殺之異也。賈疏云。鄭以贈送之文在前。拜禮在後。恐疑顛。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如主國之到。故此解之。是其次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禮。玄謂繼主君者。債主君也。債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疏〕注。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有饗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疏〕如主國之禮者。說文系部云。繼。續也。引申之。爲往來報復之義。故先鄭以復訓繼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主人禮費既多。非賓所能復。云玄謂繼主君者。債主君也者。賈疏云。案聘禮君遣卿勞及致館等皆債。債者報也。上注云。敵者曰債。故此報主君爲債。云債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者。賈疏云。案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云。賓用束帛勞者。君使卿章弁歸饗餼。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債之。庭實設乘馬。賓降堂。受老。束錦賓奉幣四面。大夫東面。賓致幣。是皆有償法。彼兩臣有債。此兩公有債可知也。若然。彼聘禮致館無債者。彼君使卿致館。不以幣。故亦無債。明此兩君致時有幣。合亦債之也。主君有故。不能親饗食。以侑幣酬幣致之。亦無債。鄭彼注云。以已本宜往。還玉于館。及還享。雖無束帛文。亦當債之矣。案聘禮致館。賓有幣而無債。賈謂無幣。非是。詳後疏。云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饗陳之積者。不如也者。皮馬。賈疏述注作乘馬。阮元云。諸本作皮。誤。詒讓案。此謂主君致饗餼時。有牲牢米禾薪芻等饗陳之積。實債主君。則惟如致幣以報之。不報其饗陳之積也。云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者。賈疏云。聘禮實不見有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故禮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此兩君。即得其燕食等皆得速主君也。案上注云。惟饗食速賓。故賈意實饗食主君。當亦使人速之。實不親往速。燕禮輕於饗食。亦不親速可知。然依方苞說。主君饗食。賓當親速。則賓饗食主君及燕。似亦當親速。不必如鄭賈所說也。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則有降。〔疏〕注云。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饗餼饗食之禮。同也。饗餼饗食之禮。與諸公殺。圭璋。饗餼。殮積。步數。債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揖讓之儀。一與公同。故云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謂相聘。〔疏〕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者。以下並國君待聘使之禮。賈疏云。謂上諸公之臣相聘往來爲國客相待相送之儀。此法皆備於下文也。注云。謂相聘也者。

謂奉君命聘問往來為國客也。則三積皆三辭拜受。侯伯之臣不致積。〔疏〕則三積者。客初入竟之禮也。三積。通出入言之。

審。賈疏云。此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有束帛致之。云皆三辭拜受者。與前諸公受積同。案亦當旅擯。經不言者。文略。凡此諸公之臣。蓋亦唯有積勞。不問。與大行人職待大國之孤禮同。經不言不問者。亦文略也。注云受

者。受之於庭也者。亦與前諸公受積同受之於舍門內之庭也。以聘禮受勞禮約之。蓋亦使者入門。東面致命。客則北面再拜稽首受幣也。此諸公之臣凡受禮自郊勞外。蓋皆受於庭。與受積同。詳後疏。云侯伯之臣不致積者。賈疏云。

案聘禮以五介。又張廬。是侯伯之卿聘使者。經不云積。明侯伯之臣不致積可知。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豈於道全無積乎。明有也。黃以周云。致積致煇。皆使卿大夫致之。司儀云。致煇如致積之禮。是其致禮同也。其不使卿大夫致。

而微者直陳其禮。謂之設。聘禮宰夫朝服設煇云煇不致。謂不用致禮。非無煇也。侯伯之臣不致積。與不致煇同。亦非無積也。聘義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是五等之臣通禮。但諸公之臣以禮致。侯伯子男之臣不以禮致。直使微

者陳設而已。其設之法。亦當與宰夫朝服設煇同。賈疏說甚通。其據束帛言之者。用鄭煇不致注。其實當依經致皆卿大夫。不致而設者士。案賈黃說足補注義。聘禮無積。蓋亦因不致。禮殺。故文不具耳。聘義孔疏謂彼三積專謂

上公之臣。亦誤會。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聽登此注。不足據也。

命。賓登堂也。賓當為僎。勞用束帛。〔疏〕及大夫郊勞者。此客至近郊之禮也。凡聘臣蓋皆一勞。聘禮云。賓至于近僎用束帛。侯伯之臣。受勞於庭。〔疏〕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鄭彼注云。大夫請行。

卿勞。彌尊賓也。彼侯伯之臣相聘。尚使卿勞。則此諸公之臣。郊勞使卿可知。云大夫者。以卿即上大夫。得通稱也。云旅擯者。亦用臣禮也。賈疏云。旅擯。不傳辭。實使各陳七介而已。云三辭者。辭郊勞也。左昭二年傳云。叔弓聘

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微命于執事。敝邑安矣。政辱郊使。請辭。是辭郊勞之事。但聘禮載受郊勞唯一禮辭。此則有三辭。與彼異者。或禮文不具。抑諸公之臣尊於侯伯。故禮亦彌遜與。

云拜辱者。謂既三辭。客乃出舍門東。西面迎拜使者外來之辱。案聘禮。賓再拜。勞者不答拜。則此拜辱。使者亦不答拜可知。云三讓登聽命者。此謂入郊舍之門。及階。聘客三讓。大夫三辭。而後聘客先升堂。聽使者所致主君勞

問之命。聘禮云。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此唯升堂不同。其致聽之節一也。云下拜登受者。尊主君之命。故降拜於堂下也。據聘禮。當北面再拜稽首。凡臣與君行禮。皆降拜。君若待以客禮。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凌

廷堪謂下文云致饗餼如勞之禮。考聘禮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卽此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卽此登受也。案凌說比例葦塙。若然。此亦當大夫辭。升成拜。乃受。經文不具也。云賓使者如初之儀者。此受勞訖更端復旅揖迎入舍行償也。賈疏云。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帛實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云及退。拜送者。償畢。使者退。聘客於舍門外。四面拜送。使者亦不答拜。聘禮受償訖。亦云乃退賓送再拜是也。注云登聽命。賓登堂也者。謂聘實與使者相讓至三。則賓先登堂聽命。使者隨之登堂。東面致命授幣也。堂。謂舍館之堂。云賓當爲償者。前注同。據聘禮受勞後有償勞者之禮。云勞用束帛。償用束錦者。呂飛鵬云。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使者勞實用束帛之證也。又云賓用束錦償勞者。此聘實償使者用束錦之證也。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者。賈疏云。亦案聘禮賓是侯伯之臣云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堂也。詭讓案聘禮郊勞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彼注亦據此經爲說。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償耳。侯伯之臣。致館於庭。不言致。賓。案聘禮。賓至。大夫帥至館。卿致館。此公之臣亦當然。上云郊勞。此云如初。如初郊勞也。案此亦不拜。〔疏〕案聘禮。賓至。大夫帥至館。卿致館。此公之臣亦當然。上云郊勞。此云如初。如初郊勞也。案此亦當卿致之。司里授之。詳前疏。云不償耳者。明唯此不如郊勞也。賈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償。如此亦然也。案聘禮致館注云。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賈彼疏云。觀禮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償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亦可。若然。有禮則稱致。無禮故也。據此文。侯伯之卿聘。郊勞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案聘禮疏說。與此疏不同。黃以周云。觀禮。賜舍償之。聘禮。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不言償之。是不償也。鄭此注亦以聘禮決之。凡諸公相爲賓。及其臣之爲國客。致館皆有束帛。鄭注郊勞云。勞用束帛。注致館云。如郊勞也。不償耳。明上國亦有束帛。特賓不償使爲異耳。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與聘禮本疏違。案黃說是也。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者。於。舊本並誤于。今依蜀石經正。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亦無登聽命。下拜登受之事。故知致館於庭也。云不言致館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館也者。凡聘使至者有館。直設之而已。不以束帛致之。故云不致也。賈疏云。案聘禮致館之下卽云宰夫設餼。卽此致館下不云致館。故云君於聘大夫不致館。如是五等之臣皆無致館也。引聘禮曰。餼不致命。賓不拜者。鄭彼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草。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

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客辟。逡巡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

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

〔疏〕

將幣。亦謂圭璋也。云旅擯者。賈疏云。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將幣。亦謂圭璋也。云旅擯者。賈疏云。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

各陳七介。不傳辭。故云旅擯也。案此旅擯。與前郊勞賓主皆陳七介異。故賈謂主君陳五擯。以其既至。則主君用擯。與在道用介異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鄭彼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並據大行人天子待五等諸侯擯數以爲已國待賓之擯數也。敷櫛公據聘禮。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謂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凌廷堪云。諸侯之於聘賓。不應上同天子。敷說似亦可從。聘禮賓問卿。下大夫擯。是卿之擯者一人。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卿擯一人。則主君擯宜三人矣。黃以周說同。孫希旦又謂上公卿七介。則主擯五人。侯伯卿五介。則主擯三人。子男卿三介。則主擯二人。

案以君臣差降二等數之。凌孫說似皆可通。經既無文。姑並存以俟攷。云三辭者。賈疏云。前郊勞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已。論讓案聘義云。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鄭注云。此揖讓三。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黃以周云。據鄭彼注。傳命前之三讓。卽司儀之三辭。故賈疏三辭。卽用鄭彼注以爲說。散文辭猶讓也。但鄭注聘義三讓。主賓言。注司儀三辭。又指主人言。各據一偏。案黃謂此疏本聘義注義。是也。然賈說實非鄭指。此三辭。當據主擯言之。左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亦云主人三辭。是其證也。綜校後鄭前後注義。似亦與聘義注義不同。蓋此章三辭鄭無釋者。明其與朝禮同。前朝禮將幣節三辭亦無釋者。明其與致積勞郊勞同。皆冢上而省也。前朝禮致積郊勞三辭注並主內爲文。辭爲辭外來之禮。此注既不別釋。則鄭不以爲賓辭客禮當已明矣。江永謂此三辭爲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廣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之誤是也。又攷聘義三讓文三見。此經及聘禮唯有讓升。餘二節並未見。彼先云三讓。而后傳命。則傳命在三讓之後。彼注謂三讓不得命。乃傳聘命。此經云旅擯三辭。三辭已是傳命。則非彼三讓亦明矣。又以鄭意推之。蓋擯介將陳而未就位之前。有讓擯之節。不得命。而后各就位傳命。三讓之禮細於三辭。故此經不載。至聘禮則公出迎以前無辭文。而辭玉則在賓反廟門時。又無三辭之文。並與此經小異。或大門外與廟門外各有三辭。兩經詳略互見與。若如賈說。則客辭擯而主竟不辭聘。有是禮乎。云拜逆客辟者。主君迎賓於大門內也。公食大夫禮注

經詳略互見與。若如賈說。則客辭擯而主竟不辭聘。有是禮乎。云拜逆客辟者。主君迎賓於大門內也。公食大夫禮注

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賈疏云。謂三辭訖。主君遣上摺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拜賓奉君命屈辱來見已。客辟不受拜者。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遠巡辟君拜也。云三揖者。即聘禮云。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是也。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廟。亦大祖廟也。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云。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賈疏云。與前諸公少異。彼是兩君。故云唯上相入。則兩君摺介各有。此上相亦不入。故據君而言也。云三讓客登者。即聘禮之三讓而後升也。謂至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則先升。故聘禮云。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三讓之後主君實先升。此上客言之。則云客登。不論先後也。賈疏云。案聘禮云。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此不言者。文不具。客登者。主君與客俱登。據客而言。故云客登也。云拜客三辭者。即聘禮云。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是也。賈疏云。主君與客俱登訖。主君於阼階上北面拜。拜賓喜至此堂。并拜受幣。客三辭者。三退負序。不敢當君拜。云授幣下出者。賈疏云。授玉於主君也。方苞云。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出。即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注云。客辟遠巡不答拜也者。聘禮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注云。辟位遠遁。不敢當其禮。又曲禮云。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云。嫌與君抗賓主之禮。案遠巡與聘禮注遠遁字同。詳司士疏。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者。以客是臣。禮殺。故相不入。不入者。謂客入之後。上相與衆介絕行在後。不與客俱入。故聘禮云。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賈彼疏云。司儀。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案此經及廟唯君相入。與聘禮文異。故賈彼疏據前諸公相朝注絕行在後之說通之。理或然也。云拜。主君拜客至也者。即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注云。南面拜迎是也。案拜客。拜其至之尊也。聘禮記贊拜之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尊是也。云客三辭。三退負序也者。賈疏云。案聘禮云。賓三退負序。注云。三退。三遠遁也。不言辭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此亦執圭將授言辭者。儀禮是委曲行事。故云將進不得云辭。此周禮事未見。據大摠而言。故云辭無嫌。案賈聘禮疏謂此經是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與此疏說不同。此疏爲允。云每事。享及有言者。前注義同。聘禮受幣之後云。賓奉束帛加璧。又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所謂享也。又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所謂有言也。詳大行人疏。二者皆在將幣之後。其禮並同。故經以每事咳之。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

拜。禮。以體禮客。私面。私覲也。既覲。則或有私獻者。鄭司。〔疏〕及禮私面私獻者。以下並行聘禮之禮。賈疏云。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疏〕此三者皆於聘日行之。故并言之。云皆再拜稽

首。君答拜者。稽疑當從大視釋文作諸。下同。前將幣為致君命。拜不稽首。此禮為主君禮使臣。私面私獻。為使臣以禮見主君。故皆稽首以致敬也。聘禮賓受禮云。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又

賓私覲云。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又云。公北面再拜。又祀私獻云。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皆其事也。凡君與臣行禮。臣皆稽首。詳大視疏。注云禮以體禮客者。聘禮聘享畢後。即云請禮賓。是其事也。凡

禮之通例。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體並謂之禮。詳前疏。賈疏云。案聘禮禮客用體齊。異於君鬱也。云私面。私覲也者。據聘禮記。郊特牲。聘義。及論語鄉黨篇。並云私覲。荀子大略篇亦云。私覲。私見也。聘禮既將幣云。

賓奉束錦以請覲。鄭彼注云。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又問鄉之後云。賓面如覲幣。注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賈疏云。彼於君謂之覲。於鄉謂之面。覲面別。此云私面私覲為一者。以彼文兩見。則私覲據

君。私面據鄉。此文不見有私覲。直言私面。豈不見君直見臣也。明此私面主於君。故以私面為私覲也。案賈說是也。聘義亦云。賓私面。私覲。面與覲為二。此經及左傳直以私覲為私面者。以覲面義同通稱。故聘禮小聘曰問。而不升。

注云。面猶覲也。彼亦以面為覲。又左昭十六年傳。晉韓起聘于鄭。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是私面又稱私覲。蓋皆散文互通也。云既覲則或有私獻者者。聘禮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鄭彼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質奉之所

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案云或有者。私獻不必常有也。云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者。證私覲亦通稱私面也。舊本說上行云字。今從宋大字本岳本刪。賈疏云。案左氏昭六年。楚公子棄疾

如晉。過鄭。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鄉。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稱面者。以其面亦覲也。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

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

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疏〕出及中門之外。問君者。此客私覲事

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畢後。君出送客至中門。外門東西面。禮將事。無由問也。云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者。客門西面而拜對。君門東西面答拜。客辟。又東面對。以下君

與客拜及問對位並同。聘禮無第二次對。文不具也。方苞云。前對問不恙。後對或別問君之所爲也。後曰君答拜。前第曰君拜者。非答客也。問其君之起居不恙。則如親見。而拜以致敬也。案方說是也。聘禮注謂問君居處何如。又引籟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是問居處兼問所爲之類。故使者不唯一次對也。云君問大夫客對者。聘禮文同。大夫。謂客國之卿大夫。或執政隆重。或與主君雅故。皆得蒙咨問。不拜而對。降於君也。云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者。聘禮文亦同。注云。勞以道路之勤。此主君又特勞問客。故再拜稽首以拜其恩意也。曲禮云。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云客趨辟者。聘禮云。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卽據此經。若然。主君尙有拜送之節。此經亦不具者。不敢當主君之拜。故趨出辟之。且見不敢勞主君之遠送也。注云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也者。謂雉門外庫門內也。諸侯三門。以雉門爲中門。庫門爲大門。鄭謂諸侯以應門爲中門。舉門爲大門。失之。詳闡人及朝士疏。賈疏云。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故指彼云卽大門內也。案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注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摺紹摺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摺往來傳君命。南面。焦循云。聘禮云。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司儀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二文互同。中門外。卽大門內外朝之地也。蓋送至此。仍用摺傳命。而賓出大門也。公在雉門外。送至外朝。不送出大門也。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者。寡君命臣于庭。對石經。宋大字本。命下並有使字。與下文同。疑今本視之。于當作於。各本並誤。大行人注云。問。問不恙也。賈疏云。未知鄭君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惠棟云。襄廿七年左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案惠說亦通。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孔子弟子從遠方來。孔子問之曰。子之不恙乎。子之父母不有恙乎。子之兄弟不有恙乎。賈引或說。疑卽據呂覽。推定謂出孔子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此卽所謂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也。明君與諸臣皆無恙。故得親命。使圖事於庭。凡圖事在燕朝。卽路寢庭也。云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者。以下問大夫客不拜而對。明問君再拜對者。爲尊君特示敬慎也。

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饗食。亦謂君不親。〔疏〕致饗餼如勞之禮者。賈疏云。同使卿。威儀進止皆如上郊勞之禮。詒讓案。上文郊

勞云。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今以聘禮致饗饋之禮校之。大略相同。惟彼經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與致饗饋受於堂不無殊異。而此經諸公臣受勞於堂。則尤爲符合。故經直云如勞之禮也。又案上諸公相爲賓說致饗饋與饗食還圭。同云如將幣之儀。而此文又以致饗饋如勞之禮特爲別異者。蓋以詳略變文。實則諸禮皆有同有異。經或偏舉一隅。或綜論大較。義各有當。故聘禮說致饗食亦云如致饗。明文可兩通。不容泥也。云饗其還圭。如將幣之儀者。聘禮云。公子賓。壹食再饗。燕無常數。上介壹食壹饗。賈彼疏據掌客注諸臣用爵不依命數推之云。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夫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居臣各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案依賈義。五等臣同一食再饗。則子男臣有踰君之嫌。於等例必不可通。竊意聘臣饗食之數。亦當以三等降殺。疑當公之卿。再食再饗。侯伯之卿。一食再饗。子男之卿。一饗不食。於差次或有合耳。此饗食家上致爲文。與還圭並致之賓館。則其行禮亦當如上注云。賓爲主人。主人爲賓。而得如將幣者。蓋迎送揖讓之節略同。賈疏云。致饗及還圭。賓主皆是大夫。其將幣。主君與使臣行禮。如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知者。如旅擯。主人皮弁。賓皮弁。將幣同。自餘則別。是以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是與將幣別之事也。注云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者。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僭。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其事也。賈疏云。以其與還圭共文。同是致之。故知君不親。使大夫致之也。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疏〕君館客。客辟。以下並客行時之禮。君親至客館送使者。使者不敢當君之盛禮。故辟。而使介於舍館大門外聽命也。云客從拜辱于朝者。釋文作客朋。云。本又作從。同。案說文从部云。从。相聽也。從。隨行也。此經義爲隨從。當以從爲正。虛文。弘云。朋。爲篆文從字。誤作从。釋文本作兩刀。誤。書內從字甚多。惟此一字作古體。賈疏云。聘禮曰。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是也。詒讓案。聘禮賓拜于朝。鄭並謂拜謝於大門外。則此客拜辱於朝。亦於庫門外門西。東面拜朝。卽庫門外庭。與宮內三朝異也。詳朝士掌訝疏。注云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者。謂聘禮畢。使者將行。主國之君就客館省之。故謂之館客。聘禮云。公館賓。鄭彼注云。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客之意也。又云。賓辟。注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又云。上介聽命。注云。聽命于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此與彼禮節正同。云遂

送。君拜以送客者。謂君於客館門外東面拜以送客也。賈疏云。鄭知君拜送者。見聘禮云。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是其有拜。詒讓案。聘禮又云。又拜送。注云。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鄭蓋兼。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疏〕明日者。即君館客之次日也。云據彼文。

而拜賜。主國之摺聽之。以告其君。君不見也。注云。禮賜。謂乘禽者。賈疏云。案聘禮公館賓下云。賓三拜乘禽於朝。以此知禮賜是乘禽也。詒讓案。聘禮致饗。夫人歸禮。及饗食明日。客皆拜賜于朝。此經無文。唯於行時著拜禮。

賜之文。蓋以其小節略之。抑或文得兼舍。不甚區別。要兩經之義。大致無迥矣。賈聘禮疏引此經。而云臨行大小禮皆拜賜。是謂諸禮皆行時總拜。與此注不合。亦未知然否。云君之加惠也者。以在致餼及饗饋諸正禮之外。故曰加惠。

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者。大行人注義同。即聘義云。出入三積是也。賈疏云。入與出各三積。故得以後如前。以此而言。諸侯言出入五積四積三積之類。入出各五各四各三者也。聘義。孔疏說同。黃以周云。出入三積。謂自入至出。其所致積有三也。故注云。從來至去數如此。賈孔謂來去皆有此數。則注何爲言從至。案黃說是也。上文三積。

與聘義文同。自通來去言之。此云。遂行如入之積。明致積之禮與入時同耳。若其積數。則或來二去一。或來一去二。總而爲三。入與行積數本不相等也。大行人五等諸侯來朝。惟侯伯四積。來二去二。積數相等。其公五積。子男三積。

來去數亦皆不相等。彼經五積四積三積。並通出入爲文。亦不謂出數如入數也。賈誤謂出入數等。殊失鄭指。互詳大行人。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疏〕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夫也。士也。〔疏〕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

禮。其儀亦如之者。此明侯伯子男之臣禮與諸公之臣同也。賈疏云。其儀亦如之者。亦以三等相差。七十步七介。五十步五介。三十步三介。小聘使大夫。又降殺也。詒讓案。聘禮是侯伯之臣相爲國客之禮。亦有與此諸公臣禮不同者。

如受郊勞受節皆於庭之等是也。蓋其繁文縟節。不能無少差異。要其大致略同。故經云亦如之。注云。爵。卿也。大。夫也。士也者。賈疏云。諸侯之臣言爵相爲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餼二牢。饗

餼五牢。大夫也。則餼大牢。饗三牢。士也。則餼少牢。饗一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以此三等相禮也。案此鄭賈約言之。諸臣有此三等。實則每等之中。亦自有尊卑細別不同。左僖十

二年傳云。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則爵同是卿。仍有上下之等也。自命士以上爲爵。詳天宰疏。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

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上下猶殺也。〔疏〕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餽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此通

致饗籩等。賜獻。即禮賜。及聘禮記之禽羞俎獻皆是也。國語周語云。其貴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是班爵同者仍有

隆殺之等也。賈疏云。上經云爵。鄭以卿大夫士三等解之。此經云二等。即與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

士亦如之。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解之同也。云從其爵者。以二等降殺。從三等

而為之。注云上下猶豐殺也者。賈疏云。爵尊者禮豐。爵卑者禮殺。以二等為豐殺也。凡賓客送逆同禮。謂郊勞

屬。〔疏〕凡賓客送逆同禮者。上文云。行如入之積。又環人云。送逆及疆。亦送逆同禮之一端。注云謂郊勞郊送

也。尊卑無同禮之理。經注之意。蓋謂賓客之至。逆以此禮。送亦以此禮。非謂尊卑禮一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幣。享幣

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疏〕凡諸侯之交者。即大行人所云凡諸侯之邦交問聘朝之等是也。云各稱

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疏〕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者。賈疏云。據朝聘所齎享幣。大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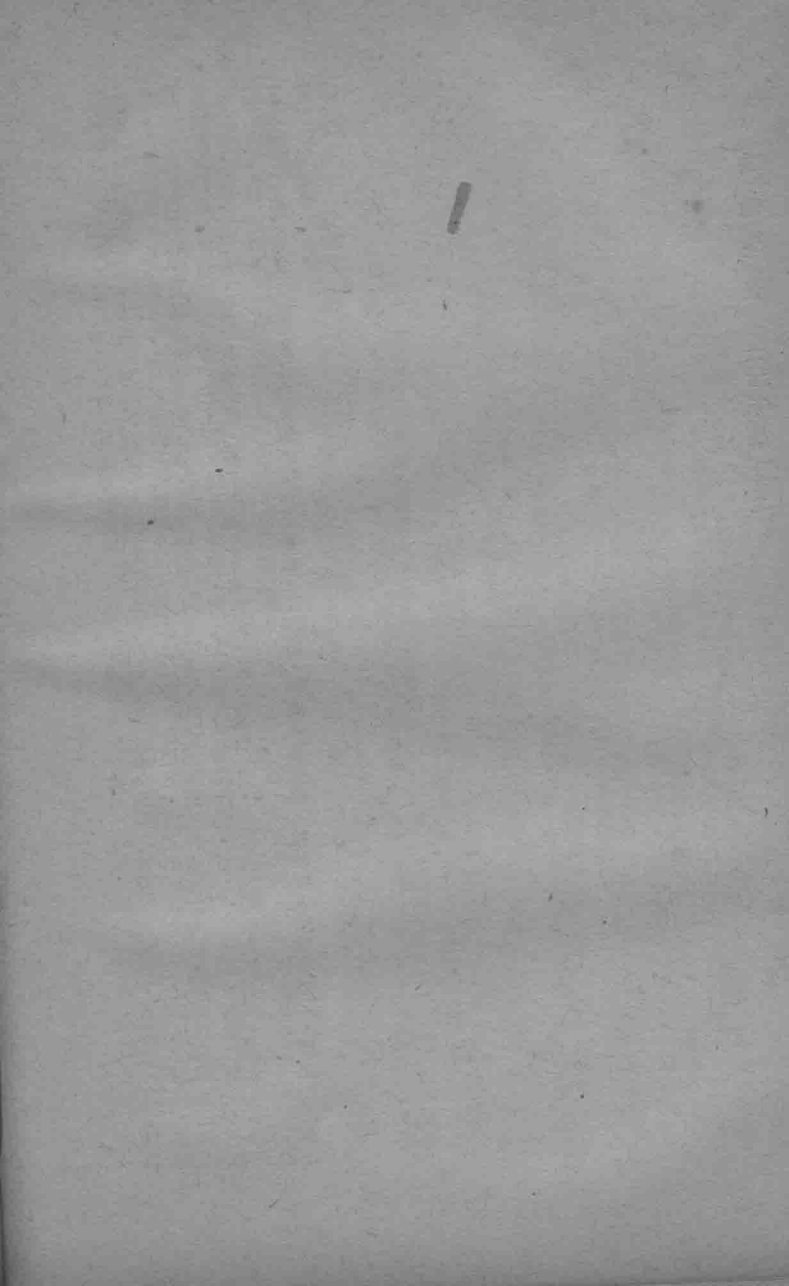
小國少。禮者。據主國賄客。還依來者多少而報之。注云幣。享幣也者。賈疏云。以其經云稱其邦。復云幣。明幣

是享幣。不得據圭璋璧琮也。案賈說是也。朝聘瑞玉。法數有定。不得為豐殺。故鄭專據享幣言之。聘禮記云。幣美

則沒禮。注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蔽。謂束帛也。然此注則謂。凡享用束帛加璧。又以皮幣為庭實。同謂之幣。猶小行人六幣乘皮馬矣。聘禮有夕幣展幣。亦並通玉帛皮馬而言。云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

者。謂來朝聘者。於大國則幣豐。於小國則幣殺。其主國禮幣。則視其來者而報之。不以來朝聘之國大小為異也。云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者。聘禮云。大夫賄用束紡。注云。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又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賄如覲幣。又記云。賄。在聘于賄。注云。賄。財也。于贖曰為。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亦引此經為證。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疏〕凡行人之儀者。即見賓客之儀。此官豫肄習之。而以詔大小行人者也。云不正其主面者。前却得兩鄉之而已。〔疏〕擯人注云。面猶鄉也。案面。個之借字。詳彼疏。注云謂擯相傳辭時也者。謂大小行

人爲摺相傳辭之儀。它若大宗伯嚮夫及此官等爲摺相之時。亦視此儀也。云不正東鄉。不正西鄉者。釋經不朝不夕。朝卽東也。夕卽西也。毛詩大雅卷阿傳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匠人云以正朝夕。義亦同。賈疏云。朝謂日出時。爲正鄉東。夕謂日入時。爲正鄉西。云常視賓主之前卽得兩鄉之而已者。謂大小行人隨賓主之前進及卽退。宛轉鄉之。兩不違背也。賈疏謂亦指司儀。誤。俞正燮云。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面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卽得兩向之是也。正主面。是正向主君。擇人云。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亦言向王。案俞說是也。士相見禮云。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云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彼爲諸臣燕見之儀。專主於君。與此行人摺相之儀。兼視賓主。事正相反。彼經辯君之南面。猶此經正主面也。彼注正東面。正西面。卽此經朝夕也。彼注疑君所處邪鄉之。猶此注視賓主前卽兩鄉之也。兩經義異。而正可爲證。



周禮正義

卷七十三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傳遽，若今時乘傳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疏〕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媿惡而無禮者，當亦謂無聘享玉帛之禮。賈疏云：行夫者，以身自行於外。言媿惡無禮者，無摺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案無禮幣亦得為無禮審矣。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者，明此官為小事特使。與聘問不同。不得用邦節珍圭牙璋之等。故與環人同用路節也。云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者，賈疏云：無難者，即依程至。祇由有難，故不時必達者。雖不時必達於所往之處也。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者，大僕注云：遽，傳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爾雅釋言云：駟，遽傳也。在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云：傳，驛。又僖三十二年孔疏引孫炎云：傳車，驛馬也。說文馬部云：驛，置驛也。駟，騎傳也。案秦漢以後，凡急事速行，乘車曰傳，曰駟。乘馬曰遽，曰驛。故鄭許亦分別驛之。然此經為周初典法，似尚未有單騎之制。則傳遽當通為乘車。漢書高帝紀：駟橫乘傳詣淮陽。顏注引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招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駟。此說漢時乘傳騎驛之制，亦以單置馬為起於後世。足證周初有乘無騎矣。又案周時傳遽，蓋用輕車。取其速至。故方言揚雄答劉歆書：以行人為輜軒使者。輜軒，即輕車也。行夫，亦即行人之屬。凡王官以車巡行天下，必乘傳遽。通謂之傳遽之事，則亦通謂之輜軒使矣。互詳大僕疏。云美，福慶也者，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福慶者，美善之事。即大宗伯大行人賀慶之禮是也。云惡，喪荒也者，即大宗伯凶禮之二。賈疏云：謂民有死喪，及年穀不熟，若諸侯薨之等大事，即使卿大夫。

若春秋王使榮叔、宰嚭之等。有禮。不使行夫也。云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者。以行夫下士。秩卑於大小行人。故事之小無禮幣者。則使行夫特往也。云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者。遭疾病。謂行夫身有疾病也。他故。若虎賁氏云道路不通。注云逢兵寇若泥水是也。云必達。王命不可廢也者。明事雖小。亦奉王命而往。雖不以時至。亦期於必達。賈疏謂以行夫下士三十二人。人數多。縱有難。必達。失之。云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者。明行人使邦國。亦乘傳達也。賈疏云。案大行人雖不云身使之事。其閒問及王之所以撫諸侯之等。或身自行。小行人云。使適四方。是身行之事也。云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也者。明大事雖有故亦必達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途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鄭被注云。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介接聞命。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是聘使死則介傳命。鄭即據彼爲說。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

事焉。使則介之。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疏〕居於其國者。於。經例當作子。唐蜀石經及

云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者。與行人爲役也。勞辱事。猶司隸云煩辱之事。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者。此謂大事有禮使大小行人者。則行夫爲之介也。云故書曰夷使者。謂故書使則介之上多一夷字也。釋文出焉使云。劉。焉音夷。則

劉昌宗以夷爲卽焉之異文。王引之云。焉字屬上爲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有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

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案以注疊故書通例覈之。王說是也。孔繼汾說亦同。劉音及陸讀並失之。惠棟引三年間焉使倍之。以證焉當

訓於。陸意或當如是。然非經注義也。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者。先鄭從故書爲說。以夷爲四夷也。賈疏云。後鄭不從。以爲夷發聲者。以經云居則掌行人之勞辱事。是行人所使卽云介。明還與行人爲介。文勢不

容與行人別。行直四夷使。自使象胥。何得使行夫也。故不從之也。云玄謂夷發聲者。王引之云。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彙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論汝則死。貉或

作撥。謂善綠木之撥也。轉人。左不捷。捷或作券。玄謂券今捲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發聲者。案王說亦是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疏〕注云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節。旌節也。四方。圻上。〔疏〕也者。通大小賓客朝覲會同

聘規言也。掌交云。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此與彼義同。云路節。旌節也者。據掌節大行人文。賈疏云。以其道路用旌節。故知路節旌節也。云四方圻上者。圻與畿同。卽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謂距王城五百里疆。與侯國畿封相接之處也。下文云送逆及疆。故知舍則授館令聚櫟有任器則令環之。令。令野不出畿。賈疏云。至畿。卽入諸侯國。諸侯國自有通之者也。舍則授館令聚櫟有任器則令環之。令。令野

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入主令殉環守之。〔疏〕舍則授館者。此授館據在道言之。與入國致館異。賈疏云。館則道上廬宿市所館舍。廬氏也者。賈疏云。其職云。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故知令野廬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

人主令殉環守之者。蜀石經。殉作徇。案殉卽徇字。左傳桓六年注。以木鐸徇。釋文云。徇本作殉。徇亦卽徇之俗。敘官注云。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徇環。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亦謂徇行圍繞。爲客戒守。以備盜竊。與後鄭義同。

幾。〔疏〕送逆及疆者。謂與訝士掌訝同從小行人送逆於竟上也。注。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者。王制注云。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者。惟不幾環人。故後鄭更釋之。云

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者。補先鄭義。明無幾。卽謂不幾賓客也。周書大子晉篇云。委積施關。道路無限。彼施讀爲弛。弛關。卽謂門關無幾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謂蕃國之臣。〔疏〕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

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大行人所謂蕃國也。注云。謂蕃國之臣來規聘聘者。明經云。國使卽蕃國之臣奉使來至王國者也。賈疏云。蕃國之君世壹見。其臣得有規聘者。彼雖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

中國規聘況之耳。其實無規聘也。案王無規聘蕃國之禮。若蕃國之於王。則不必絕無規聘。但無限以常期耳。賈說未然。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

一見來朝。〔疏〕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者。夷狄君長來朝。亦以禮接之。猶大行人凡諸侯之王協其禮。但其禮當殺於爲賓者。中國五等諸侯耳。王制孔疏引皇侃云。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

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案孔皇云。委饗者。國語周語云。戎狄則有體薦其適來班賁。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章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卽此協禮之事。云與其辭言傳之者。

班賁。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章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卽此協禮之事。云與其辭言傳之者。

庶子謂公卿大夫之子未命而在官者。故次在土下。詳宮伯諸子疏。注云作使也者。司士注義同。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者。王引之云。上字亦後人依誤本經文加之。案王校是也。先鄭亦訓作爲使。謂自大事至下事有此五等。各依其爵次尊卑作使之。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政治。邦新。殺禮之屬。〔疏〕者。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飲食之等數。宰夫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禮。掌其牢禮委積膳飲食實賜之煇率。與其陳數。此所掌與彼略同。亦官聯也。牢禮謂若下文殮積殷膳等皆有牲牢之禮。贏卽下饗餼。獻卽下乘禽。宰夫注云。膳獻。禽羞餼獻也。飲食。燕饗也。此不言膳及實賜煇率者。詳略互見。足相核約也。注云政治。邦新殺禮之屬者。據下文。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

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疏〕王合諸侯而饗禮者。司儀注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疏〕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案亦兼時會殷同言之。凡會同在國外爲壇。此饗則仍在廟。以饗與會同不同日也。云則具十有二牢者。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則十二牢卽十二太牢也。云庶具百物備者。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鄭彼注云。具謂所共衆物。案十二牢爲牲俎。則庶具百物蓋指庶羞。膳夫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之屬是也。云諸侯長十有再獻者。待方伯以殊禮。蓋與大禘十二獻禮略同。凡上公九獻。依司尊彝注說祭禮約之。蓋先有二裸。裸後又有四獻。賓食後酌爵。又二獻。衆賓之長又一獻。是爲九獻。此外更有三獻。則禮經無可推約。莫能詳也。賈大行人疏說九獻無裸。不足據。注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賈疏云。王禮。則十二牢是。故哀七年吳來微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數也。上公以九爲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云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者。以四時朝覲。五等諸侯皆一一專饗。故牢禮多不逾九。今合諸侯而兼饗之。既不分牢各具。則不得專屬一人。故特用盛禮與專饗不同也。賈疏云。以經云合則時會殷同。是盡在。於是兼饗。故用十二牢也。若單饗一國。卽有賓主之敵。則單用大牢。今兼饗諸侯。無一一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彼亦非一帝。摠饗五帝。莫適卜也。案賈說非也。敵適字同。凡言莫適者。皆無所專主之謂。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引鄭本作敵。

周禮正義 二十一 卷七十三

周禮正義 四七

詩衛風伯兮篇，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毛傳云，適，主也，此注云莫敵用者，卽謂不能專主一人之禮而用之，故用王禮之數，曲禮注云，莫適卜，亦謂帝有五，不能專主一帝而卜之，非無一一相敵之謂也，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者，據大宗伯文，先鄭彼注云，長諸侯爲方伯，故此云諸侯長也，云獻公侯以下如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其命數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也，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

百官百姓皆從者，三公賦上公之禮，卿賦侯伯之禮，大夫賦子男之禮，士賦諸侯之卿禮，庶子壹賦

其大夫之禮，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禮也，以膳天子，貴誠也，性孕，天子不食也，祭〔疏〕王巡守殷國，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姓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疏〕者，卽大行人

人十有二歲巡守殷國時也，賈疏云，王巡守則殷國，殷國則殷國也，王巡守，至於四岳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岳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案殷國者，王巡行近畿之國，因而合諸侯也，故有侯國膳具之事，與大行人之殷同在王都者異，賈沿鄭職方氏注之誤說，合二事爲一，故謂或在王城，非也，詳職方氏疏，云則國君膳以牲犢者，賈疏據下文諸侯禮謂此王膳亦謂殷膳，今案王在侯

國，亦若在國日一舉，侯國之君，常有進膳之禮，不唯殷膳也，賈說似未咳，史記魯仲連傳云，天子巡守侯國，避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是天子巡守，諸侯有親視膳之禮也，云令百官百姓皆具

者，此謂致積餼饗及殷膳皆有牲牢也，賈疏云，此文與下爲目，百官，卽三公已下是也，詒讓案，左傳二十四年傳云，天子出居于鄭，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此百姓亦官具之一端也，

云從者三公賦上公之禮者，王三公賦畿外諸侯之禮也，國語周語說襄王使大宰文公賜晉文公命，晉待以公命，侯伯之禮云，上卿適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與此後文上公之禮正同，云卿賦侯伯之禮，大夫賦子男之禮，士賦

諸侯之卿禮，庶子壹賦其大夫之禮者，賈疏云，上公已下，及侯伯子男禮，備於大行人及掌客，諸侯之卿，及諸侯大夫禮，亦備於聘禮及公食大夫也，注云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者，賈疏云，鄭偏舉一邊而言，所在亦須共待，云

犢，繭栗之禮也者，爾雅釋畜牛屬云，其子犢，國語楚語云，郊禘不過繭栗，章注云，角如繭栗，漢書禮樂志顏注云，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賈疏云，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殷膳

時特與祭天之牲同用犢，則天子繭栗可知也，云以膳天子，貴誠也，性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者，據郊特牲文，廩彼注云，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云凡賓客則皆角尺者，明餘賓客自上公以下皆不用犢也，王制云，

賓客之牛角尺。謂長一尺也。云令者掌客令主國也者。賈疏云。以其掌客掌諸侯已下牢禮。故知掌客令也。云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者。百牲舉成數。明隨從官多少無不具備。不必限以百也。

凡諸侯之禮。上

公五積皆眡殮牽。三間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鏹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饗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籩。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般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殮牽。再間皆脩。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鏹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醢醢百饗。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般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殮牽。壹間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鏹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醢醢八十饗。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

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

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簋。膳既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積皆視食。率謂所共如殮。而率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銅鼎。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簠。豆實實于簋。其設。

筐陳于楹內。雞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未聞。三問皆脩。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殮。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

伯子男殮皆任一牢。其餘宰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簠。稻穀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

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

之數與此同。銅。饗器也。公銅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銅少於豆。推其衰。公銅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銅堂上十八。

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

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

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殮。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殮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饗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

殮積。有生有腥有執。餘又多也。死牢如殮之陳。亦任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米橫陳于中庭。十爲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梁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醢醢夾碑從陳。亦

十爲列。醢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言車者。行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乘。每車乘有五籩。則二十四斛也。禾。稟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乘曰筥。十筥曰稊。

十稊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稊也。稊猶束也。米禾之乘筥。字同數異。禾之乘。手把耳。筥。讀爲棟椁之椁。謂一積也。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

屬。於禮以變爲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餼饗。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爲之宰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餼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餼大牢。饗餼三牢。士也。則餼少牢。饗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痛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痛大夫勞賓饗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耗。讀爲耗秣麻苔之耗。〔疏〕者。賈疏云。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若然。天子主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者。以外包內。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案賈說是也。覲禮。饗禮乃歸。注引此經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云爲釋。則鄭謂天子待諸侯亦用此法明矣。云上公五積皆既餼牽。三問皆脩者。此賓客在道之禮。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是也。此不言勞者。文不具。云餼五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始至所致之禮。司儀云致餼如致積之禮是也。云饗餼九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既將幣後所致之禮也。云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閒所以給賓客之禮。乘禽。卽下文禽獻也。聘禮亦云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彼聘臣饗餼五牢。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此上公九牢。而乘禽日九十雙。十倍其數者。亦君臣禮異也。云殷膳大牢者。亦留閒所致也。云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卽燕之借字。經文先饗次食次燕者。凡賓禮饗最盛。食次之。燕爲最輕。行禮先後亦同。故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注云。必如饗者。先後饗食。如其近者也。聘禮注亦據公食經云。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依彼注義。則行此三禮。亦依敘次錯互舉之。蓋上公則先一饗。次一食。次一燕。又再饗。次再食。次再燕。又三饗。次三食。次三燕。侯伯子男及聘臣數遞減。而三禮相互並同。唯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婁聘宋。宋公享之。明日宴。彼亦先饗後燕。而先後兩日饗燕相接。其閒無食者。或文不具。抑或以侯伯之卿再饗一食。前已得一饗一食。故更端再饗而無食。皆未可知也。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不親饗食燕。而以禮致之也。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餼者。以下皆待賓客從者之禮。云唯上介有禽獻者。五等諸侯上介皆以卿。故特隆其禮。其大夫士介則無也。詳大行人疏。云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者。皆夫人待賓客之禮也。云卿皆見以羔。膳大牢者。此皆卿大夫待賓客之禮也。大宗伯六摯卿執羔。五等侯國同。云侯伯四積者。以下至膳特牛皆待侯伯之禮。與公略同。唯等數

皆遞殺。云三饗再食再燕者。浦鐘云。內宰大宗伯職金疏及觀禮注並作再饗。汪文臺云。通典七十四引亦作再饗。郊
特牲疏云。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案浦汪並據孔說校此。孔云。南本者。謂南朝本也。郊
唐蜀石經及今本並與彼同。依北朝本。則五等諸侯饗食燕數各自相同。於上下文例亦符合。但攷聘禮。侯伯之饗壹食
再饗。則饗食數不必盡同。況大行人注謂大國之孤饗食之數並視小國之君。而此經子男止壹饗壹食。反不得視大國之
彌。則於禮例似不甚協。竊疑南本此文不誤。下文子男當作再饗一食。與大國彌同。六朝以後。子男文誤作壹饗。北
本遂改此文以與彼相儷。實則五等諸侯唯上公三禮自相等。餘皆不相等也。云子男三積者。以下至親見彌皆膳特牛。
皆待子男之禮。與侯伯略同。而等數亦遞殺。云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者。俞樾云。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
八籩。於侯伯。亦八壺八豆八籩。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籩。此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
四十。簋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男獨降者。疑致
禮侯伯爲六壺六豆六籩。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籩。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籩六壺。于介。則四豆四籩四壺。降
殺以兩。卽其例也。案俞謂此經文有誤。信然。然聘禮五介。爲侯伯之彌行聘之禮。夫人致禮。六豆六籩六壺。若如
俞說。此夫人致於侯伯。亦六壺六豆六籩。則君臣無等。又破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籩。則降於侯伯之臣矣。於禮次似未
協。蔣載康則謂侯伯子男數並不誤。唯上公當作十壺十豆十籩。亦無據證。竊疑此經於子男亦當作八壺八豆八籩。蓋
夫人致禮。五等諸侯數皆不降。猶膳用大牢。亦五等同不降。經文子男數誤。而侯伯數則不誤也。大抵此章文多舛謬。
但無它經可證。姑並存諸說。俟通學詳定焉。注云積皆視俎。謂所其如俎。而牽牲以往。不殺也者。此亦注用今
字作視也。下並同。此五等諸侯朝積俎饗饌之等同用大牢。天子待來朝諸侯亦然。郊特牲云。諸侯適天子。天子賜
之禮。大牢是也。賈疏云。上公五積。公國自相朝。是上公待上公之禮有五積。皆祗俎。一積祗一俎。俎五牢。五積
則二十五牢。言牽者。數雖祗俎。俎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故云牽。侯伯四積。亦皆祗俎。牽俎四牢。一積祗
一俎。則一積四牢。據十六牢。亦牽不殺。子男三積。積亦祗俎。俎三牢。一積三牢。三積九牢。亦牽之不殺也。必牽
之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豫往。故不殺之。容至自殺也。既云祗俎。俎則有芻薪米禾之等。故鄭解積皆依俎解之也。
案賈說是也。凡積皆不殺。左傳隱十年孔疏謂積亦或有執。失之。云不殺則無銅鼎者。賈疏云。銅鼎。卽陪鼎是也。但
殺乃有銅鼎。不殺則無銅鼎可知。侯伯子男皆然。王引之云。下文俎五牢。銅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是俎有銅與鼎。
俎五牢皆殺。則必烹肉於鼎。盛汁於俎。故有銅鼎也。五積視俎。而不殺牲。則無銅鼎可知。故鄭云不殺則無銅鼎。
銅鼎二器也。賈誤以爲一器。而云卽陪鼎。其說不可通。下文銅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注曰。鼎十有二者。正鼎九。

陪鼎三。是陪鼎已在鼎十有二之內。何得又以錫爲陪鼎。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正鼎九。陪鼎三。正所謂鼎俎奇也。錫數偶而不奇。明與陪鼎非一物。聘禮饗任一牢。陪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錫設于堂上戶西及東西夾。二者絕殊。鄭注聘禮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未嘗設爲錫也。注掌客曰。錫。羹器也。注公食大夫禮曰。錫。榮和羹之器。注士虞禮曰。錫。榮羹也。注特性饋食禮曰。錫。肉汁之有榮和者。召南采蘋篇釋文引鄭曰。錫。和羹之器。未嘗以爲陪鼎也。賈誤解注之。錫鼎爲陪鼎。又以解亨人之錫羹。皆以爲陪鼎。是直不知鼎與錫之有辨也。聶崇義三禮圖亦沿賈氏之誤。案王說是也。胡培暉說同。云籩簋之實。其米實于簋。豆實實于簋者。于。注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親食則有籩簋之實已下皆任在俎。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則生往。今積既不殺。與公食生致同。故鄭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云其設。筐陳于櫬內。饗陳于櫬外。牢陳于門西者。賈疏云。彼云豆實實于簋。陳于櫬外。二以並。北陳。蓋實實于筐。陳于櫬內兩櫬間。二以並。南陳。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鄭皆依公食大夫之文也。詒讓案。鄭彼注云。陳饗筐於櫬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牛羊豕爲其踐汗館庭。使近外。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者。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饗餼之文。彼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注云。薪從米。芻從禾。是其事也。侯伯子男積之。籩豆米禾薪芻等陳列。亦與此同也。云靈之有無未聞者。以致煢致饗餼皆有靈。惟此致積經不言靈數。公食大夫禮致侑幣亦無靈。故云有無未聞。云三間皆脩。脩脯也者。脩脯。膳夫先鄭注。以問禮輕。故無牲牢。云上公三間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者。賈疏云。君尊用脩。臣卑用牢。故云非禮。案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特在上。有人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有人於下著訖。此刺不去。故云蓋著脫字失處也。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故云且誤耳。段玉裁云。皆有二字本下屬煢饗餼。今乃因下文煢五牢而爲皆有牢。與君脩爲對文。鄭所謂且誤。謂誤中又誤也。云煢。客始至致小禮也者。詳宰夫及司儀疏。云公侯伯子男煢皆任一牢。其餘牢則腥者。賈疏云。鄭言此者。下惟言腥不言任。此有錫及鼎。皆爲任一牢而言。以是經雖不言任。須言任之矣。腥之數備於下也。詒讓案。鄭意若公煢五牢任一牢。餘四牢並腥。餘放此。聘禮致煢任一牢。腥亦一牢者。彼侯伯之殯煢止二牢。故任腥各一其諸。侯相朝。牢雖多。任亦止一牢。與聘禮同。惟腥牢多爲異。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者。庶羞亦實於豆。經以別於正豆之菹醢。故謂之食。明與食醫六食爲飯異也。庶羞。詳膳夫疏。云其設蓋陳于櫬外。東西不過四列者。子亦當作於。賈疏云。前所陳皆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今案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于碑內者。設煢之時。堂上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櫬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

在櫪外陳之。十以爲列。故四列也。公食陳于碑內者。由舊陳于櫪外。故在下也。必知爲四列。見公食云。庶羞西東毋過四列。故知也。云簠。稻梁器也者。梁。舊本並誤梁。今據宋蜀大字本正。此對簠爲黍稷器也。說文竹部云。簠。黍稷圍器也。許以簠亦爲黍稷器。與鄭說異。凌廷堪云。聘禮歸饗餼。堂上兩簠。梁在北。西夾兩簠。梁在西。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梁。右執涪以降。是簠乃稻梁器。非黍稷器。當以經文爲正。案凌說根據禮經。足申鄭義。又鄭舍人注云。方曰簠。亦與許異。詳彼疏。云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一者。賈疏云。鄭知此者。見聘禮致饗餼。堂上二簠。東西夾各二簠。今此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禮之通例。堂上之數。與東西夾之數。堂上不多則等。鄭遂以意裁之。五等東西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故云公六。侯伯四。子男二也。聘禮設殯。鄭約致饗餼。今亦約致饗餼也。但聘禮設殯云西夾六。無東夾之饗者。蓋降於君禮故也。云豆。菹醢器也者。毛詩大雅生民傳云。木曰豆。豆。菹醢也。醢人云掌四豆之實。是豆爲盛菹醢凡濡物之器也。凡飲食之禮。有正羞之豆。有庶羞之豆。此豆專盛正羞之菹醢。其庶羞經別謂之食。不在此數。互詳醢人庶人疏。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者。禮器注義亦同。賈疏云。鄭以堂上豆數。取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八豆。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同。則亦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明十六在堂上。餘二十四豆分之於東西夾各十二。此侯伯言三十二。亦以十二爲堂上豆數。餘二十分於東西夾各十。此子男云二十四。以十二爲堂上豆數。其餘十二分爲東西夾各六。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可知。云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者。鄭自明上所釋堂上東西夾豆數。並據禮器及聘禮參定之意。鄭禮器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饗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案禮器記天子以下豆數。公羊桓四年何注說同。鄭據公食禮下大夫豆數六。定爲食禮。又以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亦與禮器文合。則上大夫致饗餼。堂上豆數與食禮同。明諸公諸侯等致殯並與食禮同可知。彼二經與此足互相推定也。云銅羹器也者。說文金部云。銅。器也。案亨人有羹銅羹。凡羹和菜者盛於銅。大羹不和菜。則盛於登。故公食大夫禮注云。銅。菜和羹之器。此注通言不別也。番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爲之。大夫已上以銅爲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案番氏引舊圖說。毛詩召南釋文引鄭說同。番又別釋云。受一升。口徑六寸。足高一寸。

與舊圖異。黃以周云。御覽引舊圖。錮有足。高一寸。聶氏誤以錮爲鼎。改云三足。高二寸以合之。非也。案黃說是也。錮形制容實當與豆相近。聶圖別說近是。舊圖說兩耳三足。所容又太多。皆陪鼎制。非錮制。詩釋文引鄭說。蓋亦據禮圖說。鄭三禮注。無是義也。云公錮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者。賈疏云。衰差之法。上下節級似。若九若七若五。校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公於侯伯子男大縣絕。故云非衰差也。云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者。賈疏云。侯伯若二十四。爲比公四十二。校十八。又以二十四比子男十八。校六。亦非其類。故云亦非也。王引之云。書或爲二十四者。此周禮原文也。蓋侯伯之錮三八而爲二十四。加八錮。則爲三十二。上公之錮之數也。今本上公錮四十有二。四乃三之誤也。減八錮。則爲十六。子男之錮之數也。今本子男錮十有八。八乃六之誤也。試以上下文例之。上公食四十。豆四十。壺四十。皆五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八。四八而爲三十二。故侯伯食三十有二。豆三十有二。壺三十有二也。三八而爲二十四。故子男食二十有四。豆二十有四。壺二十有四也。上公簠十。五二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二。四二而爲八。故侯伯簠八也。三二而爲六。故子男簠六也。上公腥三十有六。四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九。三九而爲二十七。故侯伯腥二十有七也。二九而爲十八。故子男腥十有八也。然則上公錮三十有二。四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亦以八。三八而爲二十四。故侯伯錮二十有四也。二八而爲十六。故子男錮十有六也。故子男錮十有六也。若云上公錮三十八。則既多於四九之合數。又少於六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此當據或本以正經文之譌。鄭君偶未審耳。案王說差數精審。足正經注之誤。云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者。蜀石經又爲無施作又無所施。賈疏云。爲三十亦非衰法。以其無所倚就。故云無所施也。案鄭意公錮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是爲降殺以六。爲衰雖是。但經文作公錮四十有二。四十下有零數。若改作三十。則無奇零。與經文字數不合。故云於言爲無施。言。卽指經句。賈謂無所倚就。亦此意也。云禮之大數。錮少於豆者。賈疏云。案侯伯豆三十二。錮二十八。子男豆二十四。錮十八。是錮少豆多。公食大夫豆六。錮四。是其錮少於豆也。云推其衰。公錮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者。王引之云。鄭言三十八蓋近之者。意欲降殺以十。使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者。不知降殺以十者。必始於十之積數。如下文上公米四十車。禾五十車。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是也。若三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錮少於豆計之。上公豆四十。錮三十二。侯伯豆三十二。錮二十四。子男豆二十四。錮十六。錮少於豆者皆八。所謂較若畫一也。若云上公錮三十八。則少於豆者二。侯伯錮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錮十八。則少於豆者六。反致多寡參差矣。案王說亦是也。云則公錮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者。賈疏云。知如此差者

亦約聘禮致饗餼。兼以意準量而言。案依王氏所定。則公餽三十二。當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八。侯伯二十四。當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子男十六。當堂上八。東西夾各四。堂上之餽。各降殺以四。東西夾之餽。各降殺以二也。云。壺。酒器也者。卽司尊彝之壺尊也。詳彼疏。云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者。鄭以聘禮堂上八豆。壺亦八。東西夾各六壺。豆亦各六。是上大夫致饗餼之禮。堂夾所設壺與豆數同。此經上公侯伯子男壺豆總數亦同。以此推之。其分設堂夾之數。壺亦當與豆同。其公四十壺。亦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也。云。鼎。牲器也者。說文鼎部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案凡牲亨於鑊。升於鼎。載於俎。詳內饗疏。云。簋。黍稷器也者。說文竹部云。簋。黍稷方器也。凌廷堪云。聘禮歸饗餼。堂上八簋。黍其南。稷錯。西夾六簋。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大夫士盛黍稷之器謂之敦。案凌說是也。鄭舍人注云。圓曰簋。與許說異。詳舍人疏。云。鼎十有二者。任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者。陪。釋文作倍。蜀石經及明注疏本同。案陪倍古通用。于亦當作於。聘禮云。任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南。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屬。臠臠臠蓋陪牛羊豕。鄭並約彼爲說。此五等同用大牢。故鼎皆十有二。與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同。皆通正鼎陪鼎言之。左昭五年傳云。殽有陪鼎。亦謂此也。陪鼎聘禮又謂之羞鼎。互詳膳夫疏。云。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者。以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簋。約此經諸侯十二簋。堂上簋數當與彼同。其餘四簋。兩夾分設。則每夾各二也。賈疏云。此五等諸侯同簋十二。案聘禮致饗餼。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摠二十簋。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賈聘禮疏說同。案聘禮致饗。堂上八簋。西夾六簋。則十四簋也。彼臣禮致饗。無東夾之饌。尙多於此君禮。於義頗難通。所未詳也。云。合言鼎簋者。性與黍稷。俱食之主也者。對簋豆銅壺等皆析言之也。賈疏云。黍稷與衆饌爲主。性與羞物爲主。是俱得爲食之主也。云。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者。謂上公牲三十有六。子男牲十有八。二牲字也。以性卽牢。於義無取。故依聘禮易爲腥。性腥聲類同。段玉裁云。說文。腥爲豕望。而交。腥之正字。與鄭禮注異。見內饗。詒讓案。依說文。則腥鼎之腥當作牲。云。腥。猶腥鼎也者。腥者對任爲文。謂殺而未亨者也。亦實於鼎。故曰腥鼎。云。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者。明經三言腥。其二並誤爲牲。惟侯伯文不誤也。云。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者。於舊本亦誤于。字依蜀石經正。賈疏云。此皆約聘禮設饗而言。案彼任一牢在四。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饗餼云。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於阼階前。西面南陳。如。紅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也。詒讓案。聘禮致饗。歸饗餼。皆任鼎九。腥鼎七。此諸侯禮。腥鼎亦九。

放此。亦當半斛。即後文米筥之數也。毛詩召南采蘋傳云。圓曰筥。說文竹部云。筥。箝也。箝。飯筥也。受五升。與禮經米筥異也。云醴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醴在碑東。醢在碑西者。據聘禮云。醴醢百簣夾碑。十以爲列。醴在東。鄭彼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醴在東。醢。穀。陽也。醴。肉。陰也。賈疏云。言夾碑。故知從陳。然侯伯醴醢百簣。米百筥。上介筥及簣如上賓。上介四人米百筥。此數多于子男與侯伯等者。上公醴醢百二十簣。與王舉百二十簣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用百簣。子男八十簣。其筥米皆同簣數。此是尊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臣法。自爲一禮。不相與。亦是損之而益。案夾碑陳十爲列。若上公醴醢百二十簣。醴六十簣。爲六列。從設碑西。醴六十簣。爲六列。從設碑東也。餘亦並放此。又案賈此疏及聘禮疏。並謂聘禮臣法損之而益者。醴人疏謂五等聘臣同醴醢百簣。則子男臣多於君。故爲是說以斡旋之。此於禮例亦難通。竊疑米筥醴醢之數亦君臣禮同。子男之臣當亦米八十筥。醴醢八十簣耳。賈說恐不確也。云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者。經言車皆陳。文承牢米醴醢之下。皆門內所設。故知皆陳於門內者。明並於所館門內陳之也。云言車者。衍字耳者。謂經言車皆陳。不當有車字。賈疏云。言車。載米之車。不合在醴醢下言之。又案侯伯子男醴醢下皆無車字。故知衍字也。段玉裁云。因下文車字多見而誤衍。云車米。載米之車也者。門外所陳米不芻薪。皆載於車。此車米則爲載米之車。別於後車禾爲載禾之車也。芻薪不云車者。文略。鄭必釋此者。明此車字宜有。非衍字也。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徹。十徹曰乘者。釋經乘數之數。此乘即後文所謂米乘也。鄭彼注云。乘。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數者。今文數爲通。云每車乘有五簣。則二十四斛也者。乘十六斛。五簣共八斛。合之。是二十四斛。聘禮記所謂二百四十斗也。云禾。粟實並刈者也者。粟。舊本誤稟。今據錢鈔本。明注疏本正。與釋文合。說文禾部云。禾。嘉穀也。粟。程也。程。禾莖也。案粟謂禾桿。實謂粟。并刈。謂連粟與實而刈之。不去其莖粟也。凡穀之莖桿。通謂之禾。故說文禾部云。莖節爲禾。此謂桿也。廣雅釋草云。粟。黍。和。稻。其莖謂之禾。此謂莖也。以粟實并刈爲禾。義亦同。書禹貢。百里賦納總。僞孔傳云。禾粟總入之。供國馬。此禾粟實并刈。即所謂總也。程瑤田云。禾。粟之有莖者也。其實粟也。其米粟也。聘禮及掌客職禾皆言若干車。車三秣。芻薪倍禾。是禾爲有莖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乘爲一秣。鄭注此乘謂刈不盈手。然則乘秣者。禾粟之名。禾爲粟之有莖者。故以乘秣數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粟者不別立名。遂假借通稱。非謂禾爲諸穀苗幹大名也。引聘禮曰四乘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秣者。釋秣之名數。此秉筥即後文所謂禾之秉筥也。釋文稷作總。云本又作縷。案聘禮記作總。鄭彼注云。古文稷作縷。稷總縷字並通。漢書王莽傳顏注引章昭說。亦作縷。說文禾部云。五稷爲秣。二秣爲秣。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乘。四

乘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乘爲一秬。許所述周禮說。亦本聘禮記。而以乘爲四百二十斤。與鄭本經文及義並不同。詳載師陶人疏。云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者。十稷爲秬。三秬則三十稷。鄭聘禮注亦云。一車之禾三秬。爲千二百乘。三百筥。三十稷也。云稷。猶束也者。釋聘禮稷字之義。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禾粟實并刈總而束之。故以爲十筥之名。云米禾之乘筥。字同數異者。詩小雅大田孔疏云。禾之乘。一把耳。米之乘。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字同數則異也。王念孫云。據周官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乘與量名之乘。其事既異。其數亦殊。量名之乘爲十六斛。比於斗斛數爲最多之數。禾束之乘爲一把。比於筥稷秬爲最少之名。詒讓案鄭言此者。以其字同。易滋淆混。故特辨別之。說文及載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國語魯語章注。廣雅釋器。並誤。合米禾乘筥爲一。亦詳載師陶人疏。米筥互詳舍人疏。云禾之乘。手把耳者。聘禮記。四乘曰筥。注云。此乘謂刈禾盈手之乘也。毛詩小雅大田篇。彼有遺乘。傳云。乘。把也。孔疏云。乘。刈禾之把也。小爾雅廣物云。把謂之乘。案說文又部云。乘。禾束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乘。持一禾。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閒世釋文引司馬彪云。一手曰把。據此。蓋獲時持禾盈盈手一握。刈而束之。是謂之乘。因以爲禾一束之名也。左昭二十七年傳。或取一乘杆焉。杜注用毛義。家語正論篇乘芻王注云。一把曰乘。是芻粟之乘。皆據一把言之。國語魯語章注引聘禮記十庚曰乘之文。以釋乘芻。蓋誤以米乘爲禾乘。庚卽今文禮之逾。亦卽數也。云筥。讀爲棟栢之栢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比擬其音。各本作讀爲誤。此言禾之筥讀如栢。以別於米之筥讀姜呂反。云謂一積也者。聘禮記注釋禾乘云。筥。積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說文禾部云。積。獲刈也。一曰撮也。撮卽刈禾聚把之義。賈疏云。積。卽詩云此有不斂穧。穧卽鋪也。詩大田孔疏云。積者。禾之鋪而未束者。案依鄭孔說。蓋刈禾一把謂之乘。聚四把謂之筥。皆未束者。至十筥四十把。乃總束之。所謂總也。云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者。聘禮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爲三列。束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是也。鄭彼注云。車皆陳北軌。云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者。于亦當爲於。此明薪亦在門東。芻亦在門西也。云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者。聘禮注亦云。乘禽。乘行之禽。謂鴈鷺之屬。方言云。飛鳥曰雙。鴈曰乘。廣雅釋詁云。雙。耦。匹。乘。二也。列女傳仁智傳云。夫雉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案乘行。謂雙雙相並而行。羣處。謂成羣而居。猶言乘居而匹處矣。云於禮以雙爲數者。賈疏云。卽此九十五十及士中日則二雙。皆以雙爲數是也。云股。中也者。大行人注同。云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者。賈疏云。此爲牢禮之外。見賓中閒未去。恐賓慮主人有倦。更致此膳。所以示念賓之意無倦也。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饗。上公壹食

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案說文西部云。酌。盛酒行觴也。饗燕皆有酒食。禮無獻酬。則不得言酌。經舉饗以見食耳。經言弗酌。亦當闕燕言之。酒人注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觀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據彼二注。則天子待來朝諸侯不親燕。尙言致幣之禮。明諸侯自相朝。主國之君不親燕。當亦有致幣。聘禮諸侯使卿自相聘。禮殺。燕無常數。故彼經惟有致饗食幣。無致燕幣。此五等諸侯相朝。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親燕。亦致幣可知。此注及司儀注。並不云不親燕有致幣者。蓋文不備。賈酒人疏謂不燕亦以酬幣致之。觀禮疏亦謂此經通饗食燕是也。此疏又謂不言致燕者。燕禮饗。不親酌。蓋不致。非鄭指也。互詳酒人疏。云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者。謂來朝諸侯之臣。從其君有職事者也。云行人主禮者。賈疏云。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掌賓禮也。胡匡衷云。春秋諸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云宰主具。史主書者。聘禮云。宰命司馬戒衆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諸侯謂司徒爲宰。又云。命宰夫官具。注云。宰夫。宰之屬也。此宰在行人下。則非司徒。蓋指宰夫以下言之。賈疏云。此云史。止謂大史之屬官。以其有爵等故知也。案聘禮云。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饌具。故公食大夫云。宰夫具饌于房。是掌具也。黃以周云。掌客史從君而行者。當是大史。聘禮從卿而行者。乃其屬。疏非。云皆有餼饗。尊其君。以及其臣也者。衆臣皆別致餼饗。明推尊禮其君之意。及其臣。聘禮記云。士無饗。注云。謂歸餼也。是聘臣士介唯有餼之生牢。無饗。此朝君卿大夫士介皆有饗。亦禮之隆殺也。云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此述經陳數作數陳。與經文不合。浦鏜以爲誤到。今攷檀弓孔疏。聘禮賈疏引經。並作數陳。又詩小雅大東箋云。凡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正用此經。孔疏引注同。竊疑此經本作數陳。猶肆師云展器陳也。今本經誤到。而注則不誤。但數陳它職未見。而陳數則見宰夫經。疑事毋質。謹箸其說以俟攷。云爵卿也。則殮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殮大牢。饗餼二牢。士也。則殮少牢。饗餼大牢也者。賈疏云。已下皆約聘禮賈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歸饗降殺而言也。案鄭賈意經言以爵等爲陳數。明依卿大夫士爲三等之差。不分國大小。亦不依命數。左傳昭二十一年孔疏引劉炫說同。蓋聘禮致殮。賓一牢。腥一牢。上介一牢。衆介皆少牢。歸饗餼。賓五牢。任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上介三牢。任一牢。腥一牢。餼一牢。士介四人皆大牢。彼侯伯之卿三命而五牢。此卽牢禮不依命數之證。故據彼釋此。若然。鄭賈意此任腥餼之數亦當如彼也。云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者。謂子男之卿。饗餼五牢。與其君等也。賈疏云。小禮謂殮。殮則去君遠矣。并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饗餼。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云以命數則參差難

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者。賈疏云。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
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爲之。則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爵則
有三等。易爲等級也。言略於臣用爵。則君不依爵而用命。卽諸侯爵五等。命惟三等。大行人掌客皆依命是也。方苞
云。注非也。曰以其爵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爵之相當者爲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爲卿大夫士之
爵同。而其等各異也。若如注說。子男之卿陳數與君同。則紊大禮矣。案方說是也。卿大夫宰禮雖不依命數。然五等
國大小不同。不宜同禮。竊謂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卽此經爵等之義。
疑公之卿當殮三牢。饗餼七牢。大夫當殮二牢。饗餼五牢。士當殮大牢。饗餼三牢。侯伯之卿大夫士如聘禮賓介之數。
子男之卿當如聘禮之上介。殮大牢。饗餼三牢。大夫當如聘禮之士介。殮少牢。饗餼大牢。士當殮特豕。饗餼少牢。
皆下其君二等。如是。則子男之卿無與君同禮之嫌。似於禮爲合。左昭二十一年傳說。魯待齊鮑國禮以七牢。蓋鮑國
爲侯國之卿。依聘禮當五牢。魯人加一等。故以公之卿七牢之禮待之。而杜注云。牢禮各如其命數。孔疏推之。謂鮑國
當三牢。則與聘禮不合。不足據也。又案。此經不言附庸之君牢禮之數。左傳僖二十八年疏云。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
則饗餼亦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禾。案依孔說。則與子男同。亦未知是否。賈聘禮疏據此注諸臣用爵之
義。推聘臣饗食之數。謂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同一食再饗。而此經子男相朝。一食一饗。則臣有踰君之嫌。賈
強爲之說。終不可通。亦足見此注之不容泥矣。云夫人致禮。助君養實也者。謂主國夫人也。夫人與君同體。君旣以
禮養實。夫人亦致禮以助之。君於賓有致積致殮致饗餼。夫人唯一致禮。略擬致饗餼。而禮大殺。皆降於君也。云籩
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者。于亦並當作於。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棄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
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醴黍清皆兩壺是也。云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者。卽據聘禮夫
人歸禮而言。鄭彼注云。使下大夫。下君也。此云皆者。兼致膳致饗諸事言之。賈疏云。若然。不使卿者。案內宰云。
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覲及女賓之賓客亦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尙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
云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者。賈疏云。公侯伯夫人致禮。
則曰八壺八豆八簋。與膳大牢致饗大牢三者各別。於子男。夫人則云膳視致饗。鄭云饗有壺酒。則致膳無酒矣。故云
饗有酒。若然。子男夫人於諸侯惟有二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夫。直有籩豆壺。又不致饗。是其差也。論讓案。膳視
致饗謂子男。則夫人不致饗。惟致膳禮禮盛。有壺酒與饗同。其公侯伯旣別有致饗。則其膳無壺酒。不同致饗也。但
酒正云。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饗醴醢。彼卽后致饗之禮。注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是后致饗有飲無酒。

此注謂夫人致饗有酒。與彼不同。哈后夫人禮有隆殺與。云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者。于亦當作於。謂主國之卿皆以禮見賓也。既見之後。又致膳。賈疏云。言亦者。亦夫人也。云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饋賓之類與者。謂見與勞賓相類。膳與饋賓相類也。賈疏述注。見上有飯字。疑今本誤脫。疏云。案聘禮。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又云大夫饋賓。大牢米八筐。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勞饋。聘客有勞饋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勞賓饋賓之類與。案鄭以見膳禮經無文。約與勞饋相似。然其隆殺究不甚相合。賈聘禮疏謂此經卿見朝君。公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牢。又無筐米。聘禮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為君臣禮。各自為差降。不得以彼難此。蓋亦以意強為之說。於理仍難通。所未詳也。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從上文卿皆見以兼之。明此見亦是見朝君三卿之內。有見者不見者。若故造節見。則致膳。若不故造節見。則不致膳。鄭司農說奉云。牲。可牽行者也者。宰夫先鄭注義同。牲可牽行。即是生牢。二鄭說不異。故并引之。云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者。僖三十二年左傳文。宰夫先鄭注亦引此文。證牲可牽行之義。云秬。讀為秬秠麻苔之秬者。孔廣森云。說文曰。五稷為秬。二秬為秬。苔。小豆也。麻苔皆禾屬。故以秬秠計之。此未見所出。然與急就相類。似古小學文也。案孔說是也。段玉裁亦謂當是蒼頡篇若凡將篇中語。但鄭云讀為秬秠之秬。為。變易之詞。則不以二秬為秬之本義。蓋與許義不同。麻苔。穀名。此牽連引之。於義無取。賈疏謂苔是鋪名。刈麻者。數把共為一鋪。未得其義。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

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疏〕注云言其特來聘問者。賈疏云。前文云凡

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亦有三等之爵。爵卿也。爵大夫也。爵士也。若大聘曰聘。卿為賓。大夫為上介。士為衆介。小聘曰問。大夫為賓。介皆士也。故麻言卿大夫士也。云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者。謂雖特來。待之亦與從君為介禮同。賈疏云。則前注爵卿已下是也。云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者。鄭意此經謂待特聘之卿大夫士如朝覲之介。則聘禮凡所以禮賓者。即朝覲所以禮介者可知。明聘禮與此職文足互相證。蓋欲申前注約聘禮釋以爵等為牢禮陳數之意。賈疏謂禮介亦指聘禮上介衆介言。未得其指。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皆為國者用愛費

國也。凶荒無年也。禍。〔疏〕凡禮賓客。國新殺禮者。以下並待賓客之變禮。廩人注云。殺猶減也。新國庶事艱難。故

不郊勞。不禮賓。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如遭君喪。注云。喪殺禮。爲之不備是也。云在野在外殺禮者。在野。謂王行在畿內都邑。在外。則巡守殷國。及大師出在畿外。以其行道偶遇賓客。故不備禮也。注云皆爲國省

用愛費也者。此皆非常忽遽。異於平時。取其省用愛費。故不得如常禮也。云國新新國也者。賈疏云。謂若刑新國

則殺禮也。亦以公劉遷幽爲新國。足補此注之義。云凶荒無年也者。說文禾部云。季。穀熟也。無年。見均人。謂

凶荒穀不孰也。凶荒殺禮。卽大司徒十二荒政皆禮之一端。周書釋詁篇云。年饑則勤而不賓。大荒賓旅有賜。孔注云。賓

賓旅隨位賜之。不饗燕。又大匡篇云。大荒祈而不賓。非公癩不賓。賓不過具。墨子七患篇云。凶饑。諸侯之客。四鄰

之使。雍食而不盛。並凶荒殺賓禮之事。禮器云。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亦謂此也。云

禍裁。新有兵寇水火也者。裁。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宮正疏。大宗伯注云。禍裁。謂遭水火。此又有兵寇者。凡賓

以大宗伯凶禮有禴圍敗恤寇亂。皆國被兵寇。亦宜殺禮。此上下經無其文。故知禍裁所略者廣。得兼之也。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疏〕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者。左哀十五年傳云。有朝聘而終。以尸

之君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棹從死者。除棺之外。主人皆借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注云死。則主人爲之具

而殯矣者。主人謂朝聘所至之國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途也。主人爲之具而殯。注云。具。謂始死至殯所常用。賈

疏云。此乃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知者。時賓死以柩造朝是也。云喪用者。饋奠之物者。謂常禮當致饗饋。今改

致其喪禮饋奠之物也。聘禮云。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注云。當中奠贈請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此喪用亦常兼幣。鄭

不備舉耳。賈疏云。小斂特豚一鼎。大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受。〔疏〕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者。賈疏云。上文賓客身死。此文據爲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來告者。君行師從。鄉

饗食。饗食加也者。賈疏云。二者並速賓於廟飲食之事。故自爲而受之。聘禮亦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受禮。不受饗食。注云。受饗餼也。詒讓案。聘禮有私喪。亦云不饗食。是凡速賓。饗食固不當受。但不受饗食。當兼舍致於館者而言。蓋賓雖不受。主國仍不容無致也。饗食加者。對餼饗餼是正禮。饗食是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遭喪不敢當盛禮。故不受也。云喪謂父母死也者。賈疏云。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舊爲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不立。已受位於祖。亦云有父也。案此亦兼朝聘賓客而言。因通關朝賓。故不得云君。賈謂止據正賓。誤也。朝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其常也。云客則又有君焉者。此專據朝介及聘客而言。賈疏云。謂介已下非。直有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案此客亦兼卿大夫士特來聘問者而言。即聘禮君薨于後者是也。賈專以朝介以下爲釋。未咳。云芻給牛馬者。當亦兼有不也。聘禮注云。禾以秣馬。云稍。人稟也者。謂人所食米穀之屬。聘禮說君薨于後之禮。亦云唯稍受之。又記云。既致饗。旬而稍。注云。稍。稟食也。義並同。致稍亦有酒漿。故梁人云。共賓客之稍禮。蓋飲食通得爲稟也。稍亦詳宮正疏。云其正禮餼饗餼。主人致之則受者。據聘禮君薨于後。既受稍。又云受禮。補此經之義。明芻稍之外。仍得受餼饗餼。以其並主國待賓飲食之正禮。不容辭也。遭主國之喪。

不受饗食。受牲禮。性亦當爲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疏〕遭主國之喪者。謂朝聘既入竟。遭主國君或夫人世子以行。又哀十五年傳亦云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是也。據聘禮說遭夫人世子之喪。亦唯饗餼之受。與遭君喪同。云不受饗食者。亦通速及致皆不受也。注云性亦當爲腥。聲之誤也者。賈疏云。亦上文公與子男牲三十有六。當爲腥是也。云有喪不忍煎亨者。飧饗有任牢。皆須煎亨致之。有喪。則哀痛方深。故不忍煎亨。云正禮餼饗餼當執者。腥致之也者。賈疏云。案聘禮。聘遭喪入竟則遂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主人畢歸禮。注云。實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饗餼饗食。實惟饗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饗食雖主人歸賓。賓不受其加。若饗。主人致之。亦應受。以其正受腥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等九儀之。〔疏〕注云等九儀之差數者。據大行人小行人並有九儀。司勳注云。等謂之等。籍亦謂之禮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是也。賈疏云。九儀之差數。即大行人命者五。等者四。以九以七以五爲差數是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

謂之等。籍亦謂之禮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是也。賈疏云。九儀之差數。即大行人命者五。等者四。以九以七以五爲差數是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

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疏〕若將有國賓客至者。賈疏云。謂五等諸侯及

共待之。云則戒官備委積者。遣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委人云。以稍聚待賓客。是自四郊以至於疆道路之閒。皆有委積。賓客至。則更申戒之。云與士逆賓于疆者。夏官敍官注云。疆。界也。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疆地。置疆字

同。謂於距王國五百里疆界之處迎賓客也。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者。賈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

之等。故知戒官者。謂牛人已下也。舍人掌給米粟。委人掌芻薪之委布於道。遣人道上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

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之等是也。案據疏說。則賈所見本此注疑并舉遣人。大司徒。大賓客令野備道委積。

注亦云令遣人。是其證也。云士。訝士也者。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

如之。與此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文正相應。故知士即訝士。與此掌訝爲官聯也。聘禮賓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又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並稱訝士爲士。與此文同。云既戒。乃出迎賓者。戒官備委積之事訖。乃出迎賓於疆。恐

猝至。事有及宿。則令聚櫟。令野。〔疏〕及宿。則令聚櫟者。此與環人爲官聯。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疏〕及委

所闕也。積者。大司徒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此謂當致委積之處。則依法致之。委積文互通也。注云。以王命致于賓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雖依常禮而致。不必請命於王。以禮統於尊。故亦稱王命也。至于

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至于國者。謂至國都也。云賓入館。次于舍

廡致館。掌訝既爲賓客前驅。入館。掌訝次止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呂飛鵬云。聘禮記云。賓即館。訝將公命。疏引

此經及注爲證。而云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於

君。據彼記。則諸侯之待事於客者。使大夫士之訝爲之。此經所謂待事于客者。乃掌訝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有掌

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觀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也。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者。掌次云。凡祭祀張尸次。先鄭注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處。漢時官府門外亦各有更衣處。故舉以爲況。大射儀司射適次

注亦云。次。若今時更衣處。幃幃席爲之是也。云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者。于亦當作於。謂客有闕乏求索之事。則

爲通之於所職之官。使具而與之。及將幣爲前驅。道之以。〔疏〕及將幣者。賈疏云。謂至行朝聘之日。注云道之以如朝者。至于朝

前驅即道引。詳內小臣疏。如朝者。自客館以至於朝也。

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館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

〔疏〕

至于朝者。賈疏云。即是大門外陳摺介之處。外朝在大門外。金鸞云。諸侯大門之外有空地。四旁可為賓客次舍。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觀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

異姓東面北上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案金說是也。凡朝聘。賓初至。皆止於大門外以待事。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是也。以後凡請事拜禮。亦並於此大門外朝。彼侯國禮為庫門外。此王朝禮。則當為皋門外。其內直外朝。故亦謂之朝。實非外朝之延也。凡天子諸侯外朝皆在大門內。其門外之地。或通謂之朝。賈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誤。詳朝士疏。凡朝覲及聘。並於皋門外為次。詳掌次疏。注。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者。大宰注云。詔。

告也。賈疏云。謂告賓門外立位。云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入復為掌訝詔客自復己之故位。後鄭不從。以入復為白王於義為允也。云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館也者。于亦當作於。先鄭意客退。

則掌訝入迎導以出遂為之前驅。以至客館。後鄭則謂無入迎之事。其前驅至館則與先鄭同。云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者。破先鄭掌訝復位之義。廣雅釋詁云。告。復語也。是告復同訓。此復與復逆之復義同。詳宰夫疏。云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者。賈疏云。賓客行朝聘。

訖。出還館。謂之退。亦如前與之道至館。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也。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疏〕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者。聘禮注引此經作令訝聽之。案治聽義同。彼經云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又詔云。凡賓拜於朝。訝聽之。公食大夫禮云。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訝聽之。鄭蓋兼用彼語文。此治以令訝者。即宰夫云待賓客之令。

謂朝聘賓客之小治。拜賜即其一端也。又大治則大僕以達於王。不以令訝。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是也。注云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賈賦理國事也者。治即復逆之事。與小宰治訟之治義同。凡諸辯陳訴請求皆是。鄭云正賈賦理國事者。約舉一端以見義耳。云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者。朝謂治朝。實

客以所欲治者告訝。訝為如治朝以其事達於王。辯理其可否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之從者營

〔疏〕從者。凡介以下也者。賈疏云。上掌客凡介行人宰史從賓客來者。皆是從者也。云人。其屬胥徒也者。即掌訝所屬胥四人。徒四十人是也。云使道賓客及歸送亦如之。如之者。送至於竟。如〔疏〕及歸送亦如之者。此

之從者營護之者。賈疏云。使不得侵陵從者也。及歸送亦如之。其前驅聚櫻待事之屬。亦與訝士送之。與前

即掌訝所屬胥四人。徒四十人是也。云使道賓客及歸送亦如之。其前驅聚櫻待事之屬。亦與訝士送之。與前

之從者營護之者。賈疏云。使不得侵陵從者也。及歸送亦如之。其前驅聚櫻待事之屬。亦與訝士送之。與前

來時與士逆賓於疆同。故聘義賓歸亦云。士送至于竟是也。經不云與士者。冢上文者。注云如之者。送至于竟。如其前驅聚樓待事之屬者。亦如前來時之禮。送至于疆。竟。即疆也。賈疏云。來時訝爲之道。今歸又爲之道。及聚樓待事皆如前。故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疏〕注云所謂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者。於各本誤于。今據明錢氏鈔本。監本。毛本正。此明通記訝事。故兼有卿大夫士。非掌訝中士所爲也。聘禮載行聘之禮云。厥明。訝賓于館。注云。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此聘問之日。迎賓之事。彼賓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賈疏云。此訝是諸侯朝覲卿大夫士聘問之日。訝之入至朝聘之時。案聘禮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將公命。注云。使已迎待之命。又見之以其擊注云。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聘問之日。亦使之訝者。但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請侯兼官。故大夫士爲訝。賓即館時。即爲之訝。與此掌訝不同也。詒讓案聘禮記主聘問言。故不及請侯卿訝。此皆闕朝覲。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疏〕王使迎賓客之訝。往。謂往至客館也。觀禮賜舍後云。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大夫者。卿爲訝者也。亦引此經爲釋是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以節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咸。皆也。辟。讀如辟忌之辟。〔疏〕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者。節蓋旌節也。與行夫環人及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疏〕布憲所執略同。云及其萬民之所聚者。謂國都之外。有大都邑。亦巡行之也。云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者。宣布王之威德。與擇人爲官。亦注云。節以爲行信者。地官敘官掌節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云幣。以見諸侯也者。亦以禮動不虛。雖王使巡行邦國。其見諸侯。亦自有摯幣玉帛之屬也。云咸。皆也者。大卜注同。云辟。讀如辟忌之辟者。辟忌見誦訓。段玉裁云。辟。避古今字。云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者。明使邦國君民皆順王之好惡也。緇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使和諸侯之好。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爲和合之者。賈疏云。之淫。則不感矣。是其義。使和諸侯之好。則爲和合之者。〔疏〕下有結其交好爲朝聘。則此好謂使爲婚姻之好。

也。案和好亦謂非朝聘而特遣使通其和好。若典瑞穀圭以和難之類皆是。不必專指婚姻。賈說未然。達萬民之說。說所喜也。達者。達〔疏〕注云說所喜也者。樂

也。國語周語章注云。說古悅字。案此與擇人使萬民和說義同。云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者。於。舊本作于。今據錢鈔本、明監本、毛本校正。賈疏云。掌交既巡民間。見民有喜說之事。王與國君未知。掌交通達于王及國君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通事。謂朝覲聘問也。〔疏〕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者。據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又

通之事。亦兼凡使命往來言之。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法之禁。〔疏〕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

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法也。案彼記即本此經。注云諭。告曉也者。說文言部云。諭。告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九稅以下五者。並當告邦國使曉其利害也。云九稅。所稅民

九職也者。說文禾部云。稅。租也。田賦也。賈疏云。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既任之。使之營種。因即稅之。三農生九穀。稅九穀。園圃毓草木。稅草木。九稅唯臣妾聚斂蔬材者無稅。今掌交選以此九稅之法告曉使之任之稅之。

案鄭賈以九職為地稅。故以當此九稅。實則此九稅當為大宰之九賦。司書謂之九正。彼注云。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其義正同。九職任民。乃口賦。非地稅之正共也。互詳大宰疏。云九禮。九儀之禮者。賈疏云。以其大行人小

行人掌訝皆掌九儀之禮。以其專據諸侯國。不得以大宗伯九儀解此也。言之親則朝聘是也。云九牧。九州之牧者。牧即九州長也。詳大宰疏。賈疏云。大司馬九法。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故云維。云九禁。九法之禁者。即大司馬九法

平邦國。禁者。禁其不奉法也。大行人時會以發天下之禁。彼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此九伐別入下文九戎。故更以九法為釋。與彼義異。云九戎。九伐之戎者。說文戈部云。戎。兵也。大司馬九伐皆用兵威武之事。故謂之九戎之威。

大戴朝事篇說九伐之法。亦云震威之是也。

掌察國

掌察國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

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疏〕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疏〕以事請於國。通謂之治。下文云凡都家之治於

國者是也。此官為都家之臣。奉其君長之命。居於王國者。故國治下達。都家治上達。通掌之也。此職凡言國者。並指王而言。與敘官每國上士二人指大都言者異。賈疏謂國即都家。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不同。皆謂之國。即王制

云畿內九十三國。失之。注云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者。王子弟公卿之采地為都。大夫之采地為家。詳載師及春官敘官都宗人。家宗人疏。云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鄭亦以國指王而言也。謂都家以文書請事

於朝。則朝大夫為平理而達之。今案朝大夫。唯主達其文書。不必有平理之事。注義未瑋。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其國君。長。〔疏〕得聽聞王國所施行之事。記錄之。而以文書告其君長也。注云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

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者。謂國有政治通行於畿內者。朝大夫聽得之。則以告都家之君長。亦依放而行之也。然王朝有大政治。雖不施於都家者。亦當告其君長。注偏舉一耑耳。俞正燮云。朝大夫若漢郡國邸吏。國事故者。謂

邸報是也。云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者。賈疏云。摠而言之。皆曰國君。別而言之。唯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摠稱長。是以司裘國君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饗侯。是其別稱也。論讓案。君。即大都之主。長。即小都

及家之主也。通言之。大都亦稱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使以告其都家之吏。〔疏〕國有政令者。謂政令專施於都家

令既宣布。則各以文書下其都家之朝大夫也。注云使以告其都家之吏者。賈疏云。上文據天子國事遣朝大夫告君長。此經據天子政令告朝大夫之事。論讓案。都家之吏。即下文云有司是也。鄭以此不云告其君長。故云告其吏。然王朝

有政令施於都家。亦當告其君長。注文亦不具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

有司也。大事者。非〔疏〕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來。朝大夫所能平理。〔疏〕謂王官斷其治之是非也。賈疏云。此經據都家有事上諸王府之事。注云謂以小事文書

來。朝大夫所能平理。〔疏〕謂王官斷其治之是非也。賈疏云。此經據都家有事上諸王府之事。注云謂以小事文書

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者。謂都家之有司。有小事以文書請於國者。則先達朝大夫。朝大夫先平理其是非。而後告於國有司也。今審釋經義。都家之治。必由朝大夫而達者。以防其詐僞及壅遏耳。此官所主者。傳達徵令之事。似無平理之權。鄭說恐非經義。云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者。鄭意朝大夫是上士中士。爵卑。不能平理大事。故都家之吏自告其君長。其君長專達於朝。不因朝大夫也。今案都家有大事。則當令專使來至王國。咨問辯論。非徒以文書上達。故不因此官。亦非為其爵卑不能平理也。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不及。謂有〔疏〕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稽殿之。

國所令徵發及計考之事也。俞正燮云。誅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詰郡國邸吏。注云不及。謂有稽殿之者。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廣雅釋詁云。殿。後也。負也。謂阻遏法令。後期事不辨者也。賈疏云。都家治有不及稽殿誅朝大夫者。以其朝大夫專主都家。責其不能催促故也。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都司。馬家司馬。〔疏〕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者。此亦謂徵令有不及也。

車徒從王者也。賈疏云。言此者。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都司馬。王家之司馬。王臣為之者。家司馬。卿大夫使家臣自置其司馬者也。詒讓案知有司非即朝大夫之屬者。明朝大夫當日朝以聽國事。故不得從軍也。都司馬亦當以家臣為之。詳夏官敘官及都司馬疏。

都則闕〔疏〕都則者。案此非官名。此條蓋西漢時經師所增。當刪。詳敘官疏。

都士闕

家士闕

與。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者。釋文引司空下無之子。購下無求字。疑陸氏所節。又大數下。釋文引有爾字。賈述作耳。今並不據增。司空篤亡。堉在何時。及此記補亡。出於何人。鄭錄無文。明堂位說官數云。周三百。注云。周官三百六十。此云三百者。時冬官亡矣。則似謂亡於先秦以前。而補以此記。則在漢世。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並謂河閒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據此。是購經補記。皆河閒獻王事。然賈敘屢引馬融敘。則云。劉向子歆校理祕書。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尋釋馬意。或以二劉校上。此經始顯。因追敘補闕之事。屬文先後。偶爾不次。未必周官初得。六篇本自備具。至向歆校書時。乃闕冬官。而足以考工記也。然則馬敘所言。與陸敘本無不合。大宰賈疏。謂冬官六國時亡。其時以考工記代之。御覽學部引物理論。謂魯恭王得周官。闕冬官。漢武購千金。莫得。以考工記備其數。禮器疏孔。又謂文帝得周官。不見冬官。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斯並不經之論。不足馮信。王應麟云。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科斗書。漢時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案王說是也。攷漢書。河閒獻王以孝景前二年立。武帝元光五年薨。故馬傳爲周官之出。在武帝時。若文帝時。獻王尙未受封。何云已得周官。且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是孝文時。此經亦尙無博士。故趙岐孟子辭題。載孝文所立博士。有論語。孝經。孟子。而無周官。安得有博士作記補經之事。足證其妄矣。據鄭云。記錄出於前代。則是成於晚周。故賈疏云。雖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秦以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士冠禮疏亦云。考工記。六國時所錄。江水云。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虛。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爲東周時書。其言橋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閒水。而終古咸速。神麥之類。鄭注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案江說近是。云古周禮六篇畢矣者。謂經六篇終於冬官。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亦兼補記數之。云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乘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者。此總論六官之義。天官敘官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明此六篇。周天子所乘以治天下之書也。云六官之記可見者。堯育重黎之後。羲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者。以下並援古官制。證周官四典有所沿襲也。國語楚語云。觀射父對昭王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書堯典云。乃命羲和。賈疏敘引鄭彼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堯典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

賈敘引鄭注云。仲叔亦義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舜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注云。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契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夏伯、司馬也。稷掌之。秋官、士也。咎陶掌之。冬官、司空也。垂掌之。又云。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颯毳共工等代之。乃分嶽八伯。通校鄭義。蓋堯時初以羲和及四子爲六卿。其後及舜時。則以禹契等爲之。其官名同也。又今文尙書說。以羲仲等四人。卽是羲和與鄭不同。故漢書百官公卿表。食貨志。論衡是應篇。說並如是。惟書釋文孔疏引馬融說。與鄭同。蓋卽鄭所本也。云夏書亦云乃召六卿者。甘誓文。詩大雅棧棧及曲禮孔疏引鄭書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曲禮疏又引鄭大傳注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通典職官云。夏后氏之制。亦置六卿。甘誓曰。邁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承虞制。亦同鄭義。謂夏六官與唐虞同也。金鶚云。曲禮。天子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注。謂殷制。是殷止五官。昭十七年左傳。少皞氏鳥名官。祝鳩、司徒。雖鳩、司馬。鳩鳩、司空。爽鳩、司寇。鵲鳩、司事。此少皞五官。又黃帝雲紀。炎帝火紀。共工水紀。大皞龍紀。注亦五方五色言之。此黃帝、炎帝、共工、大皞。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暉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孔疏謂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亦五官也。竊意唐虞五官。秩宗卽周宗伯。爲春官。春爲木行。是秩宗木官。司徒掌教禮。禮於行爲火。是司徒火官。士卽司寇爲秋官。秋爲金也。司空在周爲冬官。冬爲水也。后稷教民稼穡。洪範。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不及司馬者。以士兼攝之。鄭增以司馬列爲六。則經明無此官。共工之官不尊。故少皞五工正不列於五官。唐虞時。何得以共工列五官之內。且經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爲司空。非共工也。古天官皆治天事。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六官也。案金謂唐虞羲和四子非周六官。及共工非冬官。是也。鄭大傳注亦謂舜時冬官爲司空。但古自有六官。管子五行篇載黃帝六相。其名有當時虞者。士師。司徒。司馬。李。又云。春者。士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是唐虞以前。已有六官。但不必與周制符合耳。至甘誓六卿。以夏官敘官軍將皆命卿。及春秋晉六卿將六軍推之。鄭說境不可易。但鄭彼注所謂六卿者。自據虞制。大傳注及通典可證。若然。鄭意夏雖亦六卿。而職名則與周異也。云商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數則同矣者。曲禮五官。鄭以爲殷時制。孔疏引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焦述鄭意。蓋謂兼上六大內大宰爲六卿。金鶚云。大宰何以與宗祝卜

史並列。其說不可通矣。詒讓案曲禮所載六六。五官。六府。六工。鄭謂殷制。本非定論。焦氏強圓其說。遂多牽合。然春秋宋用殷制。左傳紀其官。以左師、右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為六卿。是殷實有六官。焦答雖不可馮。而鄭目錄故。周禮 鄭氏注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疏〕國有六

工與居一焉者。總述百工之事。以發三十工之指也。六職。自天子以下至於庶民職事有此六等。與小宰六職義異。而與大宰九職其四略同。但增王公士大夫。而省園圃虞衡畜牧臣妾閒民為異。此通略尊卑。彼專據任命。義各有所取也。

賈疏云。即下云或坐而論道。至治絲麻以成之。是也。注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者。賈疏云。鄭據本而言。案小宰職云。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此百工即其屬六十。言百者。舉大數耳。但為其篇亡。故六十之官不見。記人以此三十工代之也。詒讓案。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注云。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又。孟冬。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是冬官之屬。有工師與匠師梓師。同領諸工。而前五官亦或有給事之工。若玉府典婦功諸職

所屬之工皆是也。此經三十工。並即在官之工。故有明堂城郭澆洫瑞玉量器諸制。而梓人又著梓師監視之法。是其證也。至此篇本為紀職工事之專書。不為補冬官而作。漢時。因其與事職相應。取以補闕耳。賈謂記人以三十工代六十

官。失之。云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者。賈疏云。記人本意。以國有六職。據此下文或坐而論道已下。百工與居其一。鄭以此為本。又以天地四時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之等官主。百工亦居其一分。案賈說是也。鄭言於天地四

時之職者。明小宰六職。非此王公士大夫等之六職也。百工處此六職之一。司空則處小宰六職之一。職異而皆以六為目。故云亦處其一。言亦者。明其事異而可取以相況也。云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者。此並據三十工所掌工事言之。監百工與上營城郭等四事平列。並為司空所掌。御覽職官部引環濟要略云。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器械。監百工。即本鄭義。賈疏屬下讀。非也。王制云。司空執度

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云。溝澗過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韓詩外傳云。山陵崩陟。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以上各書所述司空職掌。亦與鄭略同。云唐虞已上曰共工者。已。釋文作以。阮元云。作已。非。凡法作以。案阮校是也。書堯典云。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彼注云。共工、水官名。賈疏云。按太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

略同。云唐虞已上曰共工者。已。釋文作以。阮元云。作已。非。凡法作以。案阮校是也。書堯典云。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彼注云。共工、水官名。賈疏云。按太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

帝曰。嚙若予工。僉曰。垂才。帝曰。俞。沓垂。汝共工。是唐虞以上曰共工者也。若然。唐虞以上皆曰共工。堯時暫爲司空。是以尙書舜典。二十八載後。沓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注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詒讓案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高注云。共工。官名。伯於慮。羲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是堯以前卽有共工之官。賈疏敘亦引鄭書注云。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據此。是鄭意謂改共工爲司空。自堯始也。史記集解引馬融書注。說垂爲共工云。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亦以共工爲卽司空。鄭大傳注說亦同。案堯典云。納于百揆。百揆時敘。馬鄭諸儒。多以爲官名。書僞古文周官同。與史記所載古文說。釋百揆爲百官者異。閻若璩據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證百揆非官名。其說致墻。若然。舜之命禹。蓋作司空而總百揆。非登百揆。遂捨司空之職也。垂益與禹同命。亦不得謂堯先改共工爲司空。舜後分司空爲共工與虞。鄭書注說殊未墻。金鶚謂共工當爲司空之佐。虞爲后稷之佐。以理推驗。金說近是。若然。唐虞夏並有司空。書疏引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是殷制亦然。周官沿古名也。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材。或治絲麻以成之。

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作。起也。辨。猶具也。資。取

也。操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之資。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石。〔疏〕或坐而論道者。賈疏云。此六者。卽上文之六職也。此皆舉其事。下文皆言其人以覆之。云或飭力以長地財者。賈疏云。飭。勸也。地財。穀物皆是。案大宰賈疏釋飭材之飭亦爲勸。則賈意飭力與上飭五材義同。尋釋此文。飭材飭力二者義似小異。說文力部云。飭。致堅也。讀若敕。飭材之飭。當從先鄭訓爲治。乃致堅引申之義。飭力依賈訓爲勸。則爲敕之假借。爾雅釋詁云。敕。勞也。彼釋文本又作飭。是也。然飭材。謂治五材。致極其堅緻。飭力。則謂任力。致極其勤勞。二義亦得相通也。互詳大宰疏。呂氏春秋慎人篇高注云。地材。五穀。亦卽此長地財之義。注云。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者。賈疏云。言人德者。坐而論道是也。言人能者。作而行之是也。言人之事。審曲面執是也。言人之業。通四方珍異以資之。飭力以長地財。治絲麻以成之。三者是也。云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者。說文言部云。論。議也。廣雅釋詁云。謀。慮。議也。是論與謀慮義同。云作起也者。晉注同。云辨猶具也者。據士相見禮注云。

具、猶辨也。秦說文刀部云：辨、判也。隸變為辨。辨本訓判。引申為辨具之義。俗辨具字別从力。作辦。非。云資、取也。操也者。說文貝部云：資、貨也。引申之為取。亦為操。廣雅釋言云：資、操也。又釋詁云：操、齋、持也。齋資字亦通。謂商賈取四方珍異之物。齋操居積之。轉售以求利。周書大聚篇云：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貴物。出賤物。以通其器。是其義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者。形勢字。古通作執。說文攴部云：執、種也。無勢字。弓人經注亦並作執。爾雅釋詁云：察、審也。先鄭意蓋以曲直、方面、形執。平列為三事。皆當審察之。又以治之訓飭材。治與致堅。義亦相成也。弓人。凡析榦射遠者用執。先鄭注亦云：執訓形執。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為弓。故曰審曲面執。與此注同。文選張衡東京賦：審曲面勢。薛綜注云：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中論譙交篇云：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亦並同先鄭說。鄭鏗云：審曲者。審其曲也。面執者。面其執也。材有曲直。直者不待審而可知。審其曲者。然後見其理之所在。執有向背。背者不可向以為用。而其執。然後順其體之所向。陳注云：面字非物之面。乃入向道之面也。擯人以正玉面。召誥云：面稽天若。皆向之謂也。案鄭陳二說。與先鄭異。亦通。初學記器物部。引後梁甄玄成車賦：有亦面勢而審曲之語。以面執與審曲對舉。文選潘岳笙賦云：審洪纖。面短長。李注亦引此文。則六朝唐人。已有訓面為向者。或本賈馬千諸家義與。云及陰陽之面背是也者。謂面兼含面背之義。亦當審之也。賈疏云：謂若下文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是記其陰陽之面背也。引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者。左襄二十七年傳宋子罕語。引以證五材之義。云謂金木水火土也者。左傳杜注。亦用先鄭義。然此經說百工飭材。而有水火。於義未允。故後鄭不從。云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為資。讀如冬資緇之資者。緇下。宋余本、岳本、附釋音本、巾箱本、舊注疏本、並有給字。衍。段玉裁云：此用聲類改其字。而復說其音讀也。徐養原云：外府等職。齋資通用。司尊彝。齊盥通用。此經齊資通用。並同音相借也。周易旅。得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此亦資通作齊之一證。賈疏云：按越語云：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詒讓案章注云：資、取也。與杜鄭義同。云云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者。後鄭據後經有攻木攻金攻皮之工。又有刮摩即玉工。搏埴即土工。明此五材與左傳異也。江永云：五材。後鄭謂金木皮玉土為長。水火可制器。不可為器。金雖可鑿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土、金、石、木、獸、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案江說是也。大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亦即五材。文有詳略。先鄭以八材為珠象。玉石木金革羽。後鄭此注。以五材為金木皮。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天子諸侯。〔疏〕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此明六玉土。蓋玉可關珠。革可關象羽。土可關石也。

通典凶禮引馬融喪服注云。公、諸侯也。賈疏云。公、君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知是諸侯也。若然。尙書。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鄭不言者。三公有成文。不言可知。故夏傳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其義也。阮元云。注以天子釋王。諸侯釋公也。案阮說是也。北堂書鈔職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地官敘官卿老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月令盧植注云。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是並謂公即三公。此注不云者。三公雖爲公。然此云公者。亦兼孤卿言之。天子公孤六卿。多以畿內外諸侯爲之。故釋公爲諸侯也。賈疏所引書周官。乃僞古文。鄭不授證。不足爲疑。今本書鈔引異義古周禮說。王公誤作三公。賈疏引鄭尙書大傳夏傳注。三公又誤作王公。案古周禮說。因說三公與王同職。故引此經爲證。則當作王公無疑。賈引書傳三公作王公。則又涉正文而誤。今並據文義攷正。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親受其職。居其官也。〔疏〕注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者。賈疏云。此

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疏〕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者。此即大宰與輪弓盧匠車梓柳矢。木工也。築治堯巢段桃。金工也。函鮑鞞草蓑。皮工也。玉雕磬。玉工也。陶瓶。土工也。惟畫織鍾篋鞞四工。在五材之外。云言百。衆言之也者。此經五材之工止三十。明百工者。舉成數。衆言之。通四

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商旅。販賣之客也。易〔疏〕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者。珍異。謂貨賄。此曰。至目。商旅不行。〔疏〕即大宰九職之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也。賈人注云。珍異。四時食物。與此異。注云商旅。販賣之客也者。賈疏云。按大宰九職注。行曰商。處曰賈。商旅。賈客也。行商與處賈爲客。此文無賈。直云商旅。故云販賣之客也。引易曰。至日。商旅不行者。復象辭文。引以證商旅之義。易釋

文。引鄭彼注云。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與此注同。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三農受夫。〔疏〕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者。此即大宰九田也者。三農詳大宰疏。賈疏云。遂人云。夫。墾田百畝。是三農受夫田也。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布帛。婦〔疏〕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者。此

案也。天官敘官典婦功九嬪教九御。亦以婦功注並釋婦功爲絲枲。枲即麻也。注云布帛婦官之事者。賈疏云。鄭云婦官。據典婦功爲婦官。此治絲麻者。婦官所統攝。故言婦官也。粵無鍾。燕無函。秦無

周禮正義 二十一 卷七十四

七七

廬。胡無弓車。

此四國者。不置是工也。鑄、田器。詩曰。僭乃錢鑄。又曰。其鑄斯揭。鄭司農云。函讀如國君舍垢之舍。函、鎧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廬讀為廬。謂矛戟柄之器。胡、今匈奴。

柄。竹櫛秘。或曰摩綱。〔疏〕粵無鑄者。賈疏云。粵。即今之越字也。杜氏春秋釋例土地名云。越。會稽山陰縣。案之器。胡、今匈奴。〔疏〕今屬浙江紹興府。云燕無函者。土地名云。燕、燕國薊縣也。秦燕都在今順天府大興縣。云秦無廬者。釋文云。廬。本或作廬。阮元云。廬乃置之訛。案詳後。土地名云。秦國都。扶風雍縣也。案秦都在今陝西秦州清水縣。注云此四國不置是工也者。謂粵無鑄等。皆為不專置是工也。江永云。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真謂不置是工。亦非真謂人皆能作也。注泥。案江說是也。賈疏謂無鑄官函官之等。尤誤。云鑄、田器者。後鑄器注亦云。鑄器、田器。錢鑄之屬。說文金部云。鑄。一曰田器。釋名釋用器云。鑄。亦鋤田器也。鑄、迫也。迫地去草也。鑄與鑄同。引詩云。僭乃錢鑄。又曰。其鑄斯揭者。周頌良耜臣二篇文。引之者。證鑄為田器。僭、毛詩作序。傳云。序、具。錢、銚。鑄、鋤也。案僭序字通。揭、毛詩作趙。傳云。趙、刺也。鄭蓋本三家詩。故與毛異。鄭司農云。函讀如國君舍垢之舍者。說文已部云。函、舌也。隸變作函。又假借為甲名。亦取含容為義。故擬其音也。國君舍垢。左宣十五年傳文。云函、鎧也者。廣雅釋詁同。釋名釋兵云。甲亦曰函。堅重之名也。名甲為鎧。漢時語。詳司甲疏。引孟子者。公孫丑篇文。趙注與先鄭同。此引以證甲之名函也。云廬、讀為廬者。賈疏云。繼縷之讀。取細長之義也。段玉裁云。說文竹部。籟、積竹。矛戟矜也。从竹。廬聲。引春秋國語。侏儒扶廬。此注繼當作籟。若依縷字。則當云讀如。不當云讀為矣。釋文。廬、木或作廬。此正用法說易正文也。案段說是也。說文糸部云。繼、布縷也。與廬器義遠。賈曲為之說。失之。云謂矛戟柄竹櫛秘者。後注亦云。廬、矛戟矜秘也。阮元云。釋文作竹櫛秘也。此脫也字。按說文木部。櫛、積竹杖也。秘、櫛也。段玉裁云。櫛、聚也。竹櫛者。積竹也。合細竹挺為之。昌邑王傳所謂積竹杖。案阮段說是也。賈疏謂櫛。謂柄之入登處。非其義。云或曰摩綱之器者。段玉裁云。此以綱廬同音為訓。別一說。非謂矛戟柄也。丁晏云。方言云。希、鏃。摩也。燕齊摩鉛謂之希。即鄭所云摩綱也。玉篇金部。鏃、錯也。鉛同上。集韻九御。鏃、鏃。引說文。錯銅鐵也。或从呂。从閏。磬氏先鄭注云。摩鏃其旁。大雅抑箋云。玉之缺者。可磨鏃而平。即磨鏃也。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摩、研也。鏃、鏃之正字。與廬聲近。故或以廬為摩鏃之器。然摩鏃為刮摩之事。此後文以廬人屬攻木之工。況廬人本職廬器。自為矜秘。亦無取摩鏃之義。或說非也。賈疏謂柄須磨綱令滑。或解得為一義。亦非。云胡今匈奴者。即今內外蒙古諸部落是也。御覽四夷部引風俗通云。胡者、山戎之別種。胡者、互也。言其被髮左衽。言語贊幣。事殊互也。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服虔云。堯時曰葷粥。周曰

獺。秦曰匈奴。故鄭云今匈奴。然山海經海內南經。周書王會篇。及伊尹獻令。並有匈奴。則匈奴之名。不自秦漢始矣。粵之無罽也。非無罽也。夫人而能爲罽也。燕之

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

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粵地塗泥。多草藂。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柅。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

而居。皆知〔疏〕注云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者。說文夫部云。夫。丈夫也。鄭以此夫亦爲丈夫。然其爲弓車。義迂曲不可從。釋文引沈重音扶。此六朝經師之異讀。其義較鄭爲長。王引之云。夫人。猶衆人也。

鄭以夫爲丈夫。失之。孝經疏引劉瓛曰。夫猶凡也。淮南子本經篇高注曰。夫人。衆人也。襄八年左傳曰。夫人愁痛。國語周語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杜韋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案王說是也。此亦極言能爲者多耳。非謂其人皆能作。

數梁成元年傳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與此說義不相妨也。云粵地塗泥。多草藂。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者。釋文引劉昌宗云。藂。穰字之異者。案詳蟻氏疏。書禹貢揚州云。厥土惟塗泥。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

越地屬揚州。故鄭云然。云燕近強胡。習作甲冑者。史記匈奴傳云。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地理志云。燕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蓋以戰爲常。故習作甲冑也。云秦多細木。善作矜柅者。方言云。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

柅。矜。其柄謂之矜。說文矛部云。矜。矛柄也。引申之。爲凡長兵柄之通稱。故廣雅釋器云。矜。柅也。漢書地理志云。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云。秦多細木。善作矜柅也。云匈奴無屋

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者。史記匈奴傳云。其俗。隨畜牧而轉。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因射獵禽獸爲生業。其長兵則弓矢。並鄭所據也。知者創物。謂始闢端造器物。〔疏〕

知者創物者。釋文云。創。依字作初。案說文井部云。初。造法初業也。讀若創。經典皆借創爲之。注云。謂始闢端造器物者。闢開字同。詳典瑞疏。廣雅釋詁云。創。始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創。造也。故鄭訓創物。爲始闢端造

器物。云若世本作者是也者。謂世本作箒所說造器物之人。詳龜人疏。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疏〕也。謂循故法而增修之。注云。父

子世以相教者。卽大司徒十二教之世事。國語齊語云。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工苦。橫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為也。〔疏〕注

子恆爲工。荀子儒效篇云。工匠之子。莫不繼事。卽世守之事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為也。〔疏〕注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卽其義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凝。堅也。故書舟作周。〔疏〕爍金以爲刃者。釋文云。爍義當作鑠。案鑠卽鑠之俗。莊子釋

文志云。爍金爲刃。顏注云。爍與鑠同。謂銷也。此謂攻金之事。廣韻十二庚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云凝土以爲器者。謂陶旗之事。一切經音義引世本云。舜始陶。云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者。謂攻木之事。山海經海內經郭

注引世本云。奚仲作車。共鼓化狄作舟。案世本說作器之人。不必皆聖人。經約舉大較言之。注云凝堅也者。凝正字本作冰。說文欠部云。冰。水堅也。重文凝。俗冰从疑。云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者。段玉裁云。此古文

同音假借字。惠棟云。詩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詩以舟爲周。考工以周爲舟。義並通。案段說是也。舟周聲類同。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亦其例。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

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時。寒溫也。氣。剛。〔疏〕材有美者。前經五篇。凡美字並用古字作嫩。轉人經同。柔也。良。善也。〔疏〕惟此及弓人作美。與字例不合。疑誤。注云時。寒溫也

者。賈疏云。謂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是依寒溫而作。云氣。剛柔也者。易說卦云。材美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因地之性。杜注亦謂高下剛柔之性。是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材美

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言地。得天時。〔疏〕天時不言天。文有詳略。故申其義。橘踰淮而北爲枳。

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鸚鵡。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鸚鵡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貉或爲援。謂善緣木之援也。汶水在魯

北。〔疏〕橘踰淮而北爲枳者。此明地氣有所不宜也。說文木部云。橘果出江南。枳木似橘。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晏子對楚王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

異也。淮南子原道篇云。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並與此經同。列子湯問篇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蓋傳聞之異。淮。青州川。詳職方氏疏。云鸚鵡不踰濟者。列子

文同。案濟當依職方氏作涉，兗州川。詳彼疏。釋文鴝作鴝。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鴝。左傳同。案公羊昭二十五年徐疏引此經。亦作鴝。正字本作鴝。鴝之俗。鴝則段借字也。詳後。云貉論汶則死者。列子文亦同。釋文云。貉、獸名。依字作鴝。案說文多部云。鴝似狐。善睡獸。經典多借貉爲之。注云鴝鴝鳥也者。說文鳥部云。鴝、鴝鴝也。一切經音義云。鴝鴝似百舌。頭有兩毛角者。云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鴝鴝來巢。傳曰。書所無也者。左傳文。鴝、宋余仁仲本、附釋音本、宋注疏本、並作鴝。與上文不同。疑依說文妄改。賈疏云。左氏傳作鴝鴝。公羊傳作鴝鴝。此經注皆作鴝字。與左氏同。阮元云。釋文本作鴝鴝。賈疏本作鴝鴝。按徐選劉昌宗作鴝。音權。是此經舊作鴝鴝矣。鄭注所引者爲左氏傳。則鄭所據左氏春秋亦作鴝。賈疏本唐石經作鴝。爲失其舊。說文鳥部云。鴝、鴝鴝也。古者鴝鴝不踰涉。權鴝一語之轉。蓋攷工記、春秋。皆有二本不同。依說文別作鴝爲是也。陳嘉祺云。左傳音義。鴝、嵇康音權。本又作鴝。穀梁音義。鴝。本又作鴝。音灌。今攷左氏。攷工記古本。亦皆作鴝。音權。觀鄭注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嵇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鴝者。非古本也。賈所見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鴝之本。疏矣。案阮陳說是也。淮南子原道訓。字亦作鴝。說文鳥部無鴝字。而有鴝字。別爲一鳥。鴝鴝之字。經典古本多作鴝者。蓋借鴝爲鴝也。鄭引左傳者。證不踰濟。故魯無此鳥。左傳杜注云。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云來巢。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者。此隱駁春秋公穀說也。公羊春秋有鴝鴝來巢。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又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並以鴝鴝爲非中國之鳥。玉燭寶典引禮稽命微說同。賈疏云。按異義。公羊以爲鴝鴝。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鴝鴝來巢。書所無也。彼注云。周禮曰。鴝鴝不踰濟。今論。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後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鴝鴝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今先鄭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與後鄭義同也。案賈說是也。鴝鴝。卽今南方之八哥。北方所無。經云不踰濟者。謂不踰濟而北也。魯在濟東南。嫌未爲踰濟。故駁異義。謂鴝鴝本濟西穴處。至魯爲踰濟而東。明此經之義。可通於春秋也。左傳孔疏。不達斯指。乃謂鴝鴝北方之鳥。南不踰濟。失之矣。云貉或爲鴝。謂善緣木之鴝也者。說文虫部云。鴝、善援。禺屬。爾雅釋獸云。獐、善援。援卽鴝之俗。詩小雅角弓箋云。獐之性善登木。孔疏引陸璣疏云。獐、獐也。老者爲獐。長臂者爲獐。徐養原云。援貉形聲各別。不相假。故鄭君特釋獐義。以見其不與貉通也。詒讓案獐獐之屬。今南北通有之。不聞其論汶則死也。或本蓋誤。云汶水在魯北者。漢書地理志云。琅邪郡朱虛東春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

又泰山郡萊蕪縣云。禹貢汶水所出。西南入汾。桑欽所言。案鄭此注云。在魯北。則謂入汾之汶也。其水出今山東萊蕪縣西南。流入運河。其出東泰山之水。水經謂之東汶水。出今沂水縣沂山。東流至安丘縣。入維。與此別。賈疏云。汶陽田或屬齊。或屬魯。是齊南魯北。故云魯北也。殷敏頌列子釋文。引此經注云。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濇同武申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原也足以瀋鴈。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遊。生死隔頓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者也。案殷誥亦通。貉。北方之獸。不踰汶而南。與鷓鴣不踰濟而北。正相反。江源出崑山。臨或作汶。故古亦謂江水為汶水。戰國策燕策云。屬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漢。地理志。蜀郡有汶江道。皆以江水為汶水之證。殷氏以汶為江。與淮涉皆為巨瀆。其說不為無據。毛居正、王應麟、亦並從其說。謹附著之。以備一。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地氣然也。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疏〕鄭之刀者地各有所宜也。春秋釋例土地名云。鄭、滎陽宛陵縣西南有新鄭城。案鄭都在今河南許州府新鄭縣。說文刀部云。刀。兵也。云宋之斤者。土地名云。宋、梁國睢陽縣也。案宋都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說文斤部云。斤。析木也。釋名釋用器云。斤。謹也。版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此斤之所以詳謹。令平滅斧跡也。云魯之削者。土地名云。魯。魯國魯縣。案魯都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削。詳治氏疏。云吳粵之劍者。土地名云。吳、吳郡吳縣。案今屬江蘇蘇州府。吳粵出金錫。利以為劍。故莊子刻意篇云。干越之劍。彼釋文引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是也。劍詳桃氏疏。注云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者。言移其地之工。及所產之材。至他所作之。則不能如其地所作之良也。江永云。刀斤削劍。必用水淬。燕之角。荆之幹。妘胡之筍。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荆、荊州也。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水性異也。燕之角。荆之幹。妘胡之筍。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可以為弓弩之幹。妘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筍。矢幹也。禹貢。荊州貢楛幹栝柏。及箇箛。故書筍。〔疏〕燕之角。荆之為筍。杜子春云。妘讀為焚。成丘之焚。書或為邪。妘胡、地名也。筍當為箭。箭讀為彙。謂箭彙。〔疏〕幹者。角、牛角。與幹為弓人六材之二。列子湯問篇云。燕角之弧。列女傳辨通篇。管弓工妻曰。臣夫造此弓。傳以燕牛之角。御覽兵部引葉毋遠注云。燕角善。爾雅釋地云。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燕於職方氏九州。屬幽州。云妘胡之筍。

者。箭、唐石經作箭。誤。詳後。云吳粵之金錫者。卽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吳粵於職方屬揚州也。注云荆、荆州也者。職方氏云。正南曰荆州。是也。云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者。說文木部云。幹、築牆耑木也。柘、桑也。案幹卽幹之隸變。幹本爲楨幹。假借爲弓材之名。弓人云。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故知幹卽爲柘也。詳弓人疏。云胡胡、胡子之國。在楚旁者。左襄二十八年傳。胡子朝于晉。杜注云。胡子、楚屬也。釋例土地名云。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案今安徽潁州府阜陽縣西北有故胡城。卽此。又釋例附唐人盟會圖疏云。胡在豫州郟城。則在今河南許州郟城縣。與杜說異。未知孰是。左傳胡子國。不云胡胡。其說亦未聞。云箭矢幹也者。矢人注義同。別於上幹爲弓幹也。引禹貢荆州貢櫛栝柏及箇籛栝者。證幹箭之材出荆楚也。阮元云。釋文栝作栝。云音戶。尙書作栝。音同。然則今注作栝。爲改同尙書。非也。案阮說是也。說文木部引書。亦作栝。與陸本合。櫛、今書作栝。櫛卽栝之或體。詳大宰疏。櫛、今書作栝。卽栝之古文。賈疏云。按禹貢。荆州貢櫛栝柏及箇籛栝。三邦底貢。注云。櫛、幹、栝、栝、栝、栝。四木名。幹栝籛栝栝栝栝栝栝。周之始。肅慎氏貢栝矢石弩。此州中生聆風與栝者衆多。三國致之。云故書箭爲箭者。此字形之誤。段玉裁據唐石經改箭爲箭。云注中箭字。今本皆作箭。而唐石經經文作箭胡之箭。蓋正依故書可藉以正注中箭字之誤。可與句相亂。如尙書盡執挾。或作執拘。說文許敘云。俗謂苛之字止句。苛水續漢書郡國志注作荷水。皆其類也。姚文田云。此注兩箭字。當並作荷。釋文於梓人爲箭處。始云爲算。息允反。水又作箭。而此不發音。爲此注不作箭。以是明之。案箭唐石經作箭。與箭字形聲尤近。段姚諸家。並據彼謂注兩箭字當作箭。徐養原、馮登府校同。其說是也。但石經經文作箭。則與矢人不合。唐刻例不違鄭。何得破箭爲箭。此經與儀禮。凡箭字皆不作箭。足明其非。況字書。箭字無古老反之音。五經文字箭字注。亦止云見爾雅。不云見考工記。足證陸德明、張參所見經本。不作箭。蓋石經箭字。雖可藉以正此注之譌文。而正文則自當作箭。彼自是涉注而誤。黃以周云。唐石經作箭胡之箭。猶弓人謂之參均。作謂之不參均。一從故書改。一從司農說。皆石經之失常者也。杜子春云。箭讀爲焚。咸丘之焚者。焚咸丘。春秋桓七年經文。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箭讀如焚。擬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書或爲邪者。紛邪同聲假借字。云胡胡、地名也者。杜不詳胡胡地所在。胡承瑛、陳奐。並謂胡胡卽汝墳。詩召南汝墳毛傳云。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汝陰。故胡國。莽曰汝墳。是汝墳卽胡地。墳、說文土部作墳。云大防也。胡陳說不爲無徵。但墳爲大防。則非胡地之專名。而爾雅釋水又云。汝爲墳。郭注亦引詩爲釋。水經汝水臚注。以墳爲汝水之別。卽今郟城之大澗水。與唐人說胡國在郟城者同處。若然。箭或當爲墳之借字。又此經箭或作邪。周書度邑篇。說武王在殷郊。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本亦作邪。史記周本紀作函。續漢郡國志。襄城有汾邱。卽此。

其地亦在許州。與郟城之胡相近。洪頤煊又謂箭章幽箭。先鄭云。幽國之地竹。幽通作邠。其地產竹。或亦可以爲箭。俞樾復據爾雅釋地云。西至邠國。說文作汎。云西極之水。邠胡。蓋西戎國名。以上諸義。於聲類似皆可通。而未能決定。姑並存之。歟學者攷焉。云箭當爲箭者。箭。段徐校亦並改爲箭。黃以周云。以矢人箭厚及相箭諸文決之也。云箭讀爲藥。謂箭藥者。此正故書箭爲箭。而又讀爲藥也。矢人注云。箭讀爲藥。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彼故書。今書並作箭。故徑讀爲藥。此故書爲箭。與藥形聲並遠。故必正其字。而後讀爲藥。杜鄭義同也。黃以周云。此與鄉師臂當爲殿。又讀爲屯。臂。臂帝當爲定。又讀爲奠同例。案黃說是也。藥。舊本並誤藥。惟汪道昆本。及監本。黃丕烈校本作藥。與宋本釋文合。今從之。夏官敘官藥人先鄭注云。藥讀爲芻藥之藥。箭幹謂之藥。足證此注當作藥也。段玉裁云。箭與藥異部雙聲也。夏官注云。箭幹謂之藥。蓋禾藥字。引申爲矢幹字。說文無箭。蓋以幹字藥字包之。案段說是也。凡藥藥三字釋文者讀迥異。詳夏官敘官疏。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

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當如再劫。〔疏〕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者。此論天而後卦之劫。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疏〕時各有所宜也。殺。下篇矢人。梓

人。匠人。弓人。並作罔。字例與此不同。未詳。云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者。釋文云。澤音亦。李音釋。案李音是也。澤釋聲類同。古通用。說文采部云。釋。解也。淮南子詮言訓云。夫水向冬則凝而爲冰。迎春則釋而爲水。國語齊語說工云。審其四時。章注云。言四時各有所宜。謂死生凝釋之時也。章即本此經。亦以澤爲釋。是其證也。注云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者。此泛論天時之殊異。以明工事之亦然。鄭司農云。泐讀如再劫而後卦之劫者。易繫辭文。卦。今易作掛。易釋文引京氏本作卦。卽先鄭所據也。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云泐謂石解散也者。段玉裁云。說文水部曰。泐。水石之理也。從水。引周禮石有時而泐。謂石如其理而解散。猶水之依其理也。泐。地理也。從防。會意。云夏時盛暑大熱則然者。春秋經露循天之道篇云。陰陽之會。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爲熱。則焦沙爛石。蓋夏時暑熱大盛。則日暎氣漲。石爲之泐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

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猶治也。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故書七爲十。刮讀爲刮。其〔疏〕陳於素物之上。五疑當爲四。詳後疏。云搏埴之工二者。搏。唐石經作搏。釋文同。誤也。今據宋

余仁仲本。建陽本。及嘉靖本正。詳後。注云攻猶治也者。瘍醫余仁仲本注同。說文支部云。攻、擊也。引申爲政治。瘍醫注不云猶者。文略云。搏之言拍也者。搏、釋文亦作搏。云。李音團。劉音搏。戴震云。團音當手旁專。搏音手旁專。

絕然二字。譌溷莫辨。鄭注搏之言拍。取音聲相逼爲訓。拍、古音榜各反。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據此定從博音。阮元云。按注則當從劉昌宗音搏。李軌音團。釋文唐石經作搏。

誤也。段玉裁云。說文手部。搏、索持也。拍、拊也。是搏之本義不訓拍。故鄭以之言通之。案戴阮段說是也。凡注云某之言某者。多依聲爲訓。若天官敘官注云。膳之言善。庖之言苞。並其例也。此注搏拍聲相近。若作搏。則與拍聲義俱遠。足證其非。說文手部云。拍、拊也。拍與拊同。此云搏。卽旃人注所謂拊泥也。賈疏云。以手拍黏土以爲培。乃燒之。云埴黏土也者。說文土部同。草人埴埴用豕。注亦云。埴埴、黏土者。荀子性惡篇云。故陶人埴埴而爲器。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埴。釋文引司馬彪云。埴土可以爲陶器。云故書七爲十者。徐養原云。七十形相似。轉入軌前十尺。十或作七。與此互誤。又漢隸字源。孔廟置卒史碑。元嘉三年三月廿十日。袁君碑有十國之謀。

義皆作七。是漢人每以十爲七。云刮作挽者。段玉裁云。完聲昏聲合音最近。檀弓。華而挽。注云。說者以挽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可相參證。鄭司農云。十當爲七者。下文舉攻木之工凡七。故先鄭據以校正。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亦云。周禮。攻木之工七。從先鄭讀也。然增轉人則當爲八。此說未審。云挽摩之工。謂玉工也者。以五工首玉人也。實則五工之中。柳人矢人治木。雕人治骨角。磬氏治石。不皆玉工。先鄭偏舉一耑爲釋耳。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鑊。木謂之刻。角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磨。一切經音義引爾雅磨作摩。案磨卽摩之段字。釋器所說六事。約言之。通得爲刮摩矣。云挽讀爲刮。其事亦是也者。說文刀部云。刮、捨杷也。刷、刮也。刮刷。卽捨杷引申之義。段

玉裁云。謂刮刷之事。亦正是玉工所爲也。臧琳云。說文手部無挽字。惟刀部有刮字。云刺也。一曰齊也。二禮當用此字。磨刮節目。正齊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誤作挽。或作挽也。案臧說亦通。挽、俗字。說文不收。蓋亦同先鄭

讀。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治、梟、稟、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章、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篋、慌、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瓶。

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廬、矛戟矜秘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榎屬也。故書雖或爲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蒼頡篇有鮑斃。鞞、讀爲歷運之運。鞞、讀爲芒

也。廬、矛戟矜秘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榎屬也。故書雖或爲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蒼頡篇有鮑斃。鞞、讀爲歷運之運。鞞、讀爲芒

也。廬、矛戟矜秘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榎屬也。故書雖或爲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蒼頡篇有鮑斃。鞞、讀爲歷運之運。鞞、讀爲芒

也。廬、矛戟矜秘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榎屬也。故書雖或爲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蒼頡篇有鮑斃。鞞、讀爲歷運之運。鞞、讀爲芒

也。廬、矛戟矜秘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榎屬也。故書雖或爲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蒼頡篇有鮑斃。鞞、讀爲歷運之運。鞞、讀爲芒

也。廬、矛戟矜秘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榎屬也。故書雖或爲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蒼頡篇有鮑斃。鞞、讀爲歷運之運。鞞、讀爲芒

芒禹迹之芒。柳、讀如巾櫛之櫛。振、讀為甫始之甫。埴、書或為〔疏〕。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者。此約記六等

植。杜子春云。雕或為舟者。非也。玄謂振讀如放於此乎之放。〔疏〕工之細目也。云攻金之工、築治鳧輿段桃者。

釋文云。棗、古栗字。案詳遜人疏。云攻皮之工。函鮑鞞章裘者。釋文云。鞞、本或作鞞。案鞞正字。鞞或體。詳後

疏。云設色之工、畫績鍾篋幌者。殿可均云。幌當作幌。說文有幌無幌。五經文字。幌又作恍。見周禮。則張所見正

本。又作本。皆不从艸。詒讓案。幌即幌之別體。雖與說文不同。然釋文及賈疏本。並已知是。五經文字。疑當作幌。

又作幌。張參在陸賈後。不應未見作幌之本。且若如今石本。下字作恍。則是譌文。張氏又不宜絕無辯證矣。云刮摩

之工、玉柳雕矢磬者。殿可均云。彫作雕。隸借。說文。彫、琢文也。雕、鑿也。隸釋載劉寬碑。疾雕飾。漢時已通

用。下雕人釋文。雕、本亦作彫。則本字矣。云搏埴之工、陶旃者。陶正字當作甸。說文缶部云。甸、瓦器也。古者

昆吾作甸。經典通借陶為之。書梓材釋文。引馬融書注云。治土器曰陶。頡從瓦。方聲。唐石經譌旃。今從宋本及嘉

靖本正。陳祥道謂經設色之工五。而其實則四。攻木之工七。而其實則八。於輪輿弓廬匠車梓之外遺轉人。而誤分畫

績為二。案此經各工都數。與職事不相應。信如陳說。據上注。故書本作攻木之工十。先鄭破為七。則漢時經本已無

轉人。不知何以前後絕不檢照。竊所未詳。程瑤田則謂標目無轉人。而云轉人為轉。恐與人之誤。蓋從輪。轉宜從輿

也。案以轉人兼及任正之圍。後鄭釋以輿帆證之。則程說可通。但去轉人。而以畫績為一。則正二十九工。於注三十

工之數。又有所闕。竊疑鄭意畫績實當分為二工。故於此五工。絕無校議。而司服注引績人職。或當別有畫人。故書

並列二工。而與章裘同闕。今存一經。乃并二工而總記其事。故曰畫績之事。猶振人職末亦通舉陶旃之事也。如是。

則經文無脫無誤。於義得通。但以闕誤已久。臆說無徵。未敢質也。凡工官名義。並詳本職疏。又曲禮說天子六工。曰

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彼注云。此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旃也。金工、

築治鳧輿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章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

器。案彼六工無設色。而別有草工。與此異。竊謂萑葦草器。其用甚少。不必專設一工。今攷說文艸部云。草、草斗。

櫟實也。草為櫟實正字。其物可染阜。疑染工或可謂之草工。亦即設色之工也。若然。彼六工與此正相符合。櫟可備

一義與。注云事官之屬六十者。據小宰六屬文。云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者。即鄭目錄所謂前世識其事者。

記錄以備大數者也。凡此三十工。各有所隸之官。如梓人職有梓師。鄉師職有匠師。即梓匠二工之長。亦有給事官官

者。如玉府有工人。即此玉人。巾車有工人。即此輪人之等。是也。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者。賈疏云。

匠人、梓人、輿人、鮑人之類。是也。此等直指其事以為名也。曲禮孔疏引干寶云。凡言人者。終其身也。與鄭略異。

匠人、梓人、輿人、鮑人之類。是也。此等直指其事以為名也。曲禮孔疏引干寶云。凡言人者。終其身也。與鄭略異。

云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者。左隱八年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杜注云。謂取其舊官之稱以爲族。曲禮疏引干寶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與鄭說同。賈疏云。其曰某氏者。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若韋氏、婁氏、治氏之類。是也。二者。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臧氏、奚氏之等。是也。案賈蓋謂臧、奚等職官名。與職事不甚相應者。皆由族有世業。卽以族爲官名。鄭意或當如是。然三十工皆當世業。何以惟九工以氏名官。鄭說不甚通。竊謂此經諸工。亦皆隨事立名。與五官官名。同無定例。不必強爲之說。詳天官敘官疏。云慮矛戟矜秘也者。說文矛部云。矜。矛柄也。詳前疏。引國語曰。休儒扶慮者。慮。舊本作慮。與今本國語同。今從明刻注疏本正。此晉語胥臣對文公語。韋注云。扶。綠也。慮。矛戟之秘。緣之以爲戲。慮。王制孔疏引國語亦作慮。又引舊注云。慮。戟柄也。說文竹部引晉語。又作慮。慮。正字。慮慮。並同聲假借字。云梓榭屬也者。釋文云。榭字或作榭。案爾雅釋木云。槐小葉曰榭。郭注云。槐當爲榭。榭細葉者爲榭。又云椅梓。注云卽榭。說文木部云。梓。榭也。榭。榭也。榭與榭字同。故鄭以梓爲榭屬。釋木別有相山榭。則又榭之別種。云故書雕或爲舟者。段玉裁云。雕從周聲。故古文假借舟爲之。此亦上文舟作周之類也。以學者不能通。故皆從今書。鄭司農云。輪與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者。舉此以見三十工。皆爲司空屬官之工也。引孟子曰。梓匠輪輿者。滕文公篇文。證木工有此諸名。云鮑讀爲鮑魚之鮑者。鮑人有鹽鮑魚鱸。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謂其音同也。案段校是也。云書或爲鞞者。謂故書或本也。鮑人本職注義同。段玉裁云。鞞。正字。鮑同音假借字。說文革部曰。鞞。柔革工也。從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鞞卽鮑也。許所據周禮。字亦從魚。史記宋世家。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此取攻皮之事爲名也。詒讓案墨子節用中篇云。輪車鞞。鞞亦鞞之同聲假借字。又非儒篇云。鮑函車匠。則與此經義同。云蒼頡篇有鞞藥者。證攻皮字當從鞞爲正也。舊本鞞爲鞞。宋余本。附釋音本。注疏本。並作鞞。與釋文合。今從之。正字當作鞞。說文鞞部云。鞞。柔革也。從北。皮省。鞞音。此下隸變從允。亦譌。賈疏云。按漢藝文志。蒼頡有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鞞是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故引爲證也。段玉裁云。蒼頡篇有鞞藥者。謂其篇內有此二字。云鞞讀爲歷運之運者。段玉裁云。此讀爲當作讀如。其音同耳。說文革部曰。鞞。攻皮治鞞工也。從革。軍聲。讀若運。或從章。作鞞。案本職曰。鞞。書或作鞞。而說文云。鞞。鞞或作鞞。革部無鞞字。蓋與司農所據異。案段校亦是也。祭統云。輝者。甲吏之賤者也。注云。輝。周禮作鞞。謂鞞鞞皮革之官也。鞞輝運聲類並同。鞞字又作鞞。墨子節用篇鞞。王念孫謂鞞卽鞞之音轉。是也。云鞞。讀爲芒芒禹迹之芒者。賈疏云。襄四年左氏傳。魏絳請和諸戎。云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引之者。亦取音同耳。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說文巾部曰。鞞。設色之

工治絲練者。讀若荒。案段校是也。芒荒聲類同。云柳讀如巾櫛之櫛者。段玉裁云。謂其音同也。櫛字說文不載。蓋古文櫛字。節亦即聲也。云旃讀為甫始之甫者。段玉裁云。讀為當作讀如。旃從瓦。方聲。方與甫雖雙聲而不同部。故鄭君易之。案段校亦是也。云埴者或為植者。段玉裁云。此同音假借也。徐養原云。埴即徐州土赤埴之埴。亦作埴。說詳弓人。或亦通作植。儀禮禮記五職。今文或作植。是也。臚即埴也。禹貢赤埴。鄭作臚。見釋文。杜子春云。離或為舟者。非也者。杜定從今書作離。故廣故書之非。使學者無疑也。云玄謂旃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者。賈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公羊傳曰。疾始滅也。始滅放於此乎。是也。案放。何本公羊傳作昉。隱五年傳。始備諸公。昉於此乎。隸釋載漢石經昉作放。昉。俗字。說文所無。當從賈引作放為正。鄭詩譜敘亦云。詩之道放於此乎。何本不足據。鄭言此者。亦以聲兼義。曲禮孔疏云。旃。取放法之名也。段玉裁云。說文瓦部云。旃。周家埴埴之工也。讀若頓破之損。損破二字。疑即放於之誤。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賈。貴陶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疏〕周人上輿者。王宗澂云。自此至登下以爲節。乃輪輿轉車四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職之總敘。注云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者。廣雅釋詁云。尚。上也。尊。尚。高也。尚上義同。王者受命。必易器械。故制器之官。所尊尚亦異也。云舜至賈。貴陶器者。賈疏云。按禮記表記云。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謂上代質。後代文。若以文質再而復而言。則虞又當質。故云至賈。瓦器又至賈。故禮記郊特牲云。器用陶匏。是祭天地之器。則陶器爲質也。以代當質。故用質器也。云甗大瓦棺是也者。禮器云。君選瓦甗。孔疏謂即燕禮公擘瓦大。是也。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注云。泰用瓦。彼釋文泰作大字。通司尊彝謂之大尊。記彼疏。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有虞氏上陶。御覽禮儀部。引雜周古史考云。舜作瓦棺。甗。大瓦棺。並虞制。故鄭引以證上陶之法。云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者。降丘宅土。書禹貢文。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論語泰伯篇文。明匠掌爲宮室溝洫。故夏上之也。云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者。王宗澂云。梓人所爲笱處。樂器也。勺爵饒俟。禮器也。云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者。賈疏云。紂之無道。臣下化之。無尊卑之差。失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也。周所尚〔疏〕工聚焉者。車爲多者。說文車部云。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此蒙上而論上輿之法。賈疏云。謂有輪人。輿人。車人。就職中仍有輪人。是一器工聚者。車最多於餘官也。詒讓案。工。謂工官也。左定元年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

以爲夏車正。是夏時已有掌車之官。但工不如周之備。呂氏春秋君守篇云。今之爲車者。數官而後成。淮南子主術訓云。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斷。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並與此經義同。注云周所

上也者。謂以一代所尚。故其制特詳也。車有六等之數。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疏〕注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者。卽後

數。法易之三材六畫者。賈疏云。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兼三材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三材六畫。一材兼二畫。故車之六等法

之也。案三材。材。詩鄘風伯也孔疏引作才。與易說卦合。當從之。賈士冠禮疏。引鄭易注云。三才。天地人之道。六畫。畫六爻。此疏卽本鄭彼注義。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

六寸。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

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後橫木。崇。高也。八

尺曰尋。倍尋曰常。爰長丈二。戈爰戟矛。皆插車輪。鄭司農云。〔疏〕車軫四尺者。由軾厚加輹。從數計之。文具

。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酋發聲直謂矛。於後。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於軾四

尺者。迤下鮑人注引。有之字。未知孰是。釋文云。崇。本亦作古密字。案漢書郊祀志顏注亦云密。古崇字。然此

卽崇。形聲。上下互易。非古今字也。說文山部。崇重文。無密。於前經五篇。並用古字。作子。此記上下篇並作

於。疑經記字例本不同。鄭賈各仍其舊。非傳寫之誤也。後不備校。建而迤者。鄭大射儀注云。建楡樹也。戈秘長六

尺六寸。迤建高於軾四尺。則減於直建者二尺六寸也。注云此所謂兵車也者。卽車僕之五戎車。王及軍將以下至卒

兩所乘。皆是也。少儀云。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亦據建兵言之。賈疏云。此六等。軾一人一之外。兵有四等。此謂前驅車所建。故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彼注引此文爲證。明此是前驅所建可知。案賈說非也。此四等兵所

建。自是兵車之通法。詩箋引證執殳耳。非謂建兵事屬前驅車也。其平時乘車。雖不建兵。然亦建戈盾。故司戈盾云。軍旅會同。建乘車之戈盾。但無矛戟戈等。故乘車六尺有六寸。加軾轆。亦得爲四尺。而不得備此六等也。云軾與後橫木者。輿人注。及說文車部。國語晉語章注。方言郭注。並略同。而鄭後章加軾輿轆注又云輿也。義與此小異。徐養原云。軾之本義。專指車後橫木。以其爲輿之本。言輿者多舉以言之。故輿牀及兩旁通謂之軾矣。說文云。軾。車軾

謂也。鄭注轉人云。帆謂輿下三面之材。輅式之所對。然則輿之兩旁。或因乎前面。通謂之帆。或因乎後面。通謂之軫。本無定名。惟前軾後軫。則不可互易。小戎疏謂車前有軾。譌矣。記軾凡五見。其別有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軾。輿後橫木也。加軾與輅。軾方象地。輿也。五分軾間。弓長底軾。兩旁也。江永云。軾木。車後橫木之名。輿人六分車廣。以其一爲之軾。及其載於輅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軾。此言加軾與輅。後言弓長四尺。謂之底軾。又言軾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隄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鄭珍云。輿後橫木名軾。本以紵轉爲稱。小雅方言並云。軾謂之枕。釋名亦以軾爲枕。以枕是薦首之物。車由此登。卽以此爲首。名枕。止取首意。亦緣與軾同聲。毛詩謂之收者。是指輿下四方。故得以深淺言。名收。蓋取收固車箱意。軾自是輿後橫木專名。帆自輿下三面材專名。軾名可通於帆。帆名不可通於軾。以輿下輿後高度如一。故可以軾包之。帆者。籠輿。軾固不籠輿也。康成注軾凡三處。此云軾輿後橫木者。著其主名也。四面高同。言專處。餘可見矣。下加軾與輅。云軾輿也者。以經通言四面也。輿人軾圍云。軾輿後橫者。以軾帆異圍。經所明是後橫者之度。其軾圍在輿人。故宜別言之也。案徐鄭說是也。云崇高也者。爾雅釋詁文。後注及旗人。梓人。匠人注。並同。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者。廬人注同。說文寸部云。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小爾雅廣度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案小雅說仞四尺。誤。其尋常度數。則與此同。車載長二尋。故說文戈部。引周禮。載長丈六尺。吳子圖國篇云。爲長載二丈四尺。短載一丈二尺。並與此不合。釋名釋兵云。車載曰常。長丈六尺。車上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則本此經而失其義。蓋劉氏之謬也。云長丈二者。尋八尺。尋有四尺。則丈二尺也。爰制詳司戈盾疏。云戈爰載矛皆插車輪者。插。葉鈔宋本釋文作捷。案捷與插古通用。士冠禮捷柶與。釋文。捷。本作插。是其證。廬人注亦云。晉矜所捷也。釋文本是也。釋文云。輪。車傍也。義本說文。賈疏云。皆當以鐵圍籠邪。置於輪之上下。乃插而建之。容出先刃。入後刃言之。一則邪向前。一則邪向後。乃可得也。戴震云。車輪外設扇。戈爰載矛所建。程瑤田云。四兵之插車輪也。惟戈迤之。其餘爰載矛三兵。並直建不迤。鄭珍云。輪。說文云。車傍也。則注云插車輪者。止謂插車之兩旁耳。自是插於外圍。以詩詠二矛例之。知四兵左右皆有矣。釋賈氏意。似是以輪爲輿板。其鐵圍當釘在板上。以其說推之。四兵宜上下各有兩圍始固。又須有向後向前。則輿一面有十六。將鐵圍布滿兩箱。絕無是理。案經文計四兵崇數。惟戈是秘之迤高。爰載矛皆直量其秘之實高。若都是斜建。其長短雖不齊。而斜之距。宜上下如一。乃彼此不相拒礙。秘六尺六寸者。斜之則高止四尺。以此數差之。至會矛。止得崇一丈二尺。皆不得如經所云。程以戈獨迤之。餘皆直插。先刃後刃亦止戈。乃如是。其說確矣。又云。車箱外三面皆有圍。三面材自帆以外尙

寬四寸六分者。所以爲置闌地也。古人臨戎。所需一切。皆宜在其左右。而隨前一分爲人所憑立。隨後二分又登降無常。如衛制噴九上九下。鄭丘綏有險必下推。可見皆不容置物其中。觸礙手足。故必於輿外爲闌焉。兵器旗物。以插闌上。金鼓諸具。度在闌中。然後可進可戰。非徒子然一箱也。記文不及之者。以非車正。橫直諸度。皆可仿轆式消息之。其制以柱承平板。牽以橫木。交於轆式之梁柱。板上穿孔置軛下。釘鐵圍。箠以受插者。式外如式之長。輪外如轆之長。其名曰闌。西京賦。旗不脫闌。薛綜注。闌。闌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闌。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闌。其說此制甚明。然則左傳宣十二年。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蕪之。脫闌。少進。馬選。又慈之。拔旆投銜。乃出。可知是旆插於闌。楚人初教之脫去。晉人不從。迨復教。乃拔脫而投之耳。正義謂脫者是闌木。殊誤。服君左傳注。闌。橫木校輪間。蓋以闌指左右闌。爲旆插其上。若其稱。一曰車前橫木也。是眼前舊說爲指前闌建旆。與服異。要可證左右前三面闌木皆闌也。此較輪間之闌。戈彘戟矛建焉。所需諸物度焉。又云。車箱後面空虛。兩柱上宜牽以一橫木。其轆始固。今既以人由此登下。不可以一橫礙之。則兩轆壁立。高過五尺。車行時。必有戰扒不安之勢。又可以鐵圍範邪。置轆之上下。插旗物兵器。以益危之。如賈疏之說邪。故於理勢不能固之於內者。可以闌使相扶相倚。固之於外。案兵車闌闌之制。當如子尹所定。王宗淩。黃以周。說略同。黃又據漢書成帝紀顏注云。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證服說之校亦近是。古兵車。乘車輪外。或有闌闌。亦謂之闌。墨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闌中載書甚多。是也。兵車。以四等兵環建闌間。呂氏春秋悔過篇。載秦師過周。拘服回建。卽謂是也。兵惟戈遊建。餘兵皆正建。程讀得之。莊存與說同。文選張衡東京賦云。立戈池長。夏與戟同。張賦與此正相反。文人屬辭。不爲典要也。鄭司農云。池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者。弓人先鄭讀同倚移從風。賈疏謂出司馬相如上林賦。案今本史記本傳。倚移作猗旒。漢書作猗旒。文選作猗旒。並與鄭賈所見本異。段玉裁云。說文。池。衰行也。戈邪倚。作池是正字。與上林賦倚移之移音義同。倚移。今史記上林賦作旒旒。說文於禾曰倚移。於旗曰旒旒。於木曰倚旒。皆謂阿邪也。詒讓案。池移聲近。字義略同。玉藻。手足毋移。注云。移之言靡池也。彼以靡池釋移。與先鄭讀池爲移。可以互證。云謂著戈於車邪倚也者。程瑤田云。戈之池也。非向前。卽向後。蓋六尺六寸之戈。池之爲四尺。用股弦求句法。得句池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若左右橫池。加以車廣。其得丈有七尺。必遮塞道塗矣。鄭珍云。古戈制。刃卻秘端。橫貫秘鑿。則秘端卽盡其長。故其崇止以秘計。車上所以斜插者。以其長止六尺六寸。若直插則比人低一尺餘。其援胡正當肩臂之間。射御指揮。不無觸礙。故斜插之。若矛戟高出人上。迥不相干。詎須斜插乎。其插之所。余思外闌屬木。廣亦無幾。其上不能差互爲孔。使邪正之秘。得相交過。程氏以股弦求句。得句之池出者五尺二

寸五分弱。計當在後軫前軌外。而直屬內處各釘一鐵圍盤。令斜向。與凡四鐵盤。皆足容戈鋒。先刃則插之軫。後刃則插之軌。如此。則與深四尺四寸。加軫廣四寸一分。軌外廣四寸六分。戈自鐵盤斜出。闌之連較。橫木傍局內。以至高軾四尺之處。秘端略直。軾軫之盡。比式雖高七寸。而以援胡向下。嚮出秘之上。尙高不至妨其擊控。亦不至登降相妨。於理勢庶有合乎。云會發聲直謂矛者。說文矛部云。矛。會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毛詩秦風無衣傳云。矛長二丈。是經典單稱矛者。即會矛也。廬人六建及司兵注。說車五兵並有夷矛。此無之者。夷矛不常用。故此唯舉會矛之度。鄭廬人注。以會夷為長短名。與先鄭異。詳廬人疏。又案會矛夷矛。並一刃直刺。書顧命孔傳云。惠三隅矛。孔疏引鄭注云。發置。蓋今三鋒矛。詩秦風小戎毛傳云。戎矛。三隅矛也。彼諸矛並矛之別制。與兵車常建之會矛夷矛不同也。車謂之六等之數也。申言數。疏注云。申言數也者。買

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自從也。疏。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者。王宗任載車言。阮元云。車者。輪與軸之總名。而其用莫先於輪。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輕。是輪又為輻輳之總名矣。注云。先視輪也者。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察。視也。輪人規萬縣水。量儲六事。皆言既即察輪之

義。云自。從也者。爾雅釋詁云。從。自也。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屬。樸

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圍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戚數。疏。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者。此即謂察輪也。賈疏云。此以下云車有善惡高下大小之宜。程瑤田云。輪人三材不

失職。是最重者專在於牙。故曰。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通謂三材。而微至。則專重乎牙也。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者。詩大雅棣棣鄭箋云。相樸屬而生。爾雅釋木。樸。枹也。郭注云。樸屬叢生者為枹。方言云。樸。聚也。郭注云。樸屬叢相著貌。案方言之樸。段玉裁改為說文木部樸棗之樸。云樸棗二同。皆謂積密。是也。蓋樸屬。

戚速。皆疊韻連語。士冠禮鄭注云。屬猶著也。云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矣者。賈疏云。按公羊傳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傳云。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暨矣。注云。

操。道也。已。甚也。暨。痛也。鄭氏以暨為疾。與何休別。阮元云。賈疏引公羊傳作暨。戚正。暨俗。案今本公羊傳亦作暨。明注疏本並改為暨。則非。段玉裁云。引公羊傳者。以證齊言。云速疾也者。爾雅釋詁文。弓人先鄭注

傳亦作暨。明注疏本並改為暨。則非。段玉裁云。引公羊傳者。以證齊言。云速疾也者。爾雅釋詁文。弓人先鄭注

傳亦作暨。明注疏本並改為暨。則非。段玉裁云。引公羊傳者。以證齊言。云速疾也者。爾雅釋詁文。弓人先鄭注

義同。云書或作數者。丁晏云。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爲速。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數之言速也。又漢書賈誼傳。淹速之度。史記作淹數。徐廣曰。數、速也。云鄭司農云。機讀爲子南僕之僕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云。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引之者。取音同也。王宗泚云。詩既醉。景命有僕。毛傳云。僕。附也。僕僕聲同義近。故先鄭讀爲僕。而後鄭訓爲附著也。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圓甚。著地者微耳者。祭義注云。微猶少也。此據輪人云。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故知微至專屬輪至地言之。云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戚數者。先鄭從或本作數。此亦明圓甚則利轉之義。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也。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疏。輪已崇則

也者。賈疏云。輪已崇。則過六尺六寸。軫卽過四尺。大高。故人不能登也。云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也者。地、釋文作陴。非。說文广部云。庳。一曰屋卑。通言之。輪卑亦得稱庳。賈疏云。輪已庳。則無六尺六寸。軾卽無四尺。

大下。則馬難引。常似上陴也。注云已大也。甚也者。皆引申之義。鄭檀弓注云。已猶大也。又云。已猶甚也。云崇高也者。前注同。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者。是鄭據漢時方言釋之。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終古。猶永古也。案

楚辭離騷。九歌。九章。並有終古之語。則不獨齊人有此語矣。云陴、破也者。斨人注同。爾雅釋地云。破者曰陴。郭注云。陴陀不平。案陀卽陴之俗。說文貞部云。陴、少廂也。凡山小廂者。必陴陀。故因之。陴之陴陀者亦謂之陴。俗分別爲二音。故釋文載劉昌宗音黨何反。李軌音他。並失之。惟徐邈

音丈爾反。不誤。云輪庳則難引者。王宗泚云。輪庳則壓馬重。常若登陴然。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

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此以馬大小爲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疏。故兵車之

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者。鄭珍云。後文輪輿諸事。俱不著尺寸。先出三車輪。崇明根數也。王宗泚云。置六尺六寸六尺三寸兩輪。以六觚率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丈九尺八寸。田車輪。周丈八尺九寸。以密率推之。兵車乘

車輪。周丈二尺零七寸三分四釐五豪一秒一忽。田車輪。周丈九尺七寸九分二釐零三秒三忽。此輪周當依密率算。如依六觚率算。則於輪崇之度。必皆有所不足。論讓案此經及鄭注所算圍周圍徑。並據六觚率。與九章算術方田篇圓田率

同。法數雖疏。然古法本如是。圍率自祖沖之以來。所推益密。非先秦兩漢人所得聞也。今於圍率周徑相求。並首列古法。以明經注之本義。而附著密率。以窮法數之微焉。注云此以馬大小爲節也者。斨人注云。國馬高八尺。田馬

七尺。故此兵車田車。亦視馬之大小。為輪高下之節度也。云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者。賈疏云。皆据巾車而言也。云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者。校人六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駕馬。注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下轉人國馬之轉。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故此亦云兵車乘車駕國馬也。轉人三轉。又有駕馬之轉。阮元云。記不言駕馬輪崇。然轉深既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以三寸遞減。駕馬輪崇。當六尺也。案依阮說。則駕馬輪崇。與車人柏車同度與。

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此車之高者也。軫、輿也。鄭司農云。軾、害也。鞮讀為旃。僕之僕。謂伏兔也。玄謂

旁出輿亦〔疏〕六尺有六寸之輪。軾崇三尺有三寸也者。軾、得輪全度之半也。賈疏云。此經論軾崇四尺。不高不下之七寸也。節。上云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軾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云加軾與鞮焉四尺也者

。以軾鞮加軾。崇之和數也。云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者。據中人之度。御覽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陰極于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尺。經意以人長八尺。取其半為輿軾之高度。則無不能登之患也。注云此車之高者也者。賈疏云。

對田車。是車之下者也。云軾輿也者。以此軾加鞮軾之上。明通輿下四面材言之。不徒指後軾也。詳前疏。鄭司農云。軾害也者。害、害之隸變。說文車部云。害、車軸耑也。大馭杜注云。軾、謂兩轉也。轉即害之或體。詳大馭疏。程

瑤田云。軾崇當輪崇之半。其數取節於軸圍之半徑。由是平出而達軸末。謂之害。是軾崇處也。云鞮讀為旃。僕之僕者。旃僕未詳。段玉裁云。僕當作撲。廣韻。撲、拂箸也。漢人多用旃為旃。旃撲者。以旃拂物。如今婦人之粉拍。讀為當

作讀如。案段說亦通。云謂伏兔也者。即轉人兔圍之兔也。戴震云。伏兔謂之鞮。易小畜九三。輿脫輻。大畜九二。輿脫輻。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輻。說文。鞮、車伏兔也。釋名。履似人履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

之也。又曰伏。輻、輻伏也。於軸上也。案鞮下有革。以縛於軸。今易小畜作輻。蓋傳寫者誤。阮元云。鞮在輿底。而銜於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輪圍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一長足。少毀其軸而夾鉤之。

使軸不轉鉤。軸後又有革以固之。輿底有鞮。則不至與軸脫離矣。案戴阮兩家說伏兔形制是也。伏兔承輿下而加軸上。其正中與軸。當兔圍徑同。共前後作半規形。下銜軸者。鄭珍謂亦徑二寸二分。其說甚確。蓋其所銜者。正切軸半徑

而止。則伏兔中方徑雖止三寸六分。其銜軸處。則橢方徑五寸八分。兼得軸半徑之度。故此經亦止以軾鞮加軾下半徑。而不必再計軾上半徑之度也。鞮與輻略同。易小畜孔疏。引子夏傳云。輻、車履也。易釋文引鄭易注云。伏兔。左傳

十五年傳云。車脫其輹。孔疏引子夏易傳云。輹。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屨。形如伏兔。以繩縛之於軸。因名縛也。廣雅釋器云。輹。輹。伏兔也。是輹輹同爲伏兔之名。然以易言大輿之輹攷之。蓋輹爲大車之伏兔。輹爲駟馬車之伏兔。其用不同也。詳車人疏。云玄謂輹輹末也者。卽輪人賢輹之輹。謂輹末小穿也。鄭意軸末輹末。並有輹稱。此言輹崇。取輹末半徑。求之卽得。不必如先鄭說。別取軸末半徑也。李惇云。車上之輹。一名而三物。其一爲車輹之直橫木。輹人云。參分較圍。去一爲輹圍。是也。其一爲車軸之末出轂外者。輪人云。六尺六寸之輪。輹崇三尺有三寸。又云。弓長六尺。謂之底輹。大馭云。右祭兩輹。又大行人云。公立當輹。是也。其一爲輹內之小穿。輪人云。五分其輹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輹。是也。車輹之輹及輹穿之輹。注無異說。惟軸末之輹。後鄭頗有異說。輹崇三尺有三寸。先鄭云。輹。喜也。後鄭云。輹末也。不從先鄭。然以輹崇而言。則軸在輹中。其徑圍小。六尺六寸之輪。可於軸末取半。若輹末。則其徑圍廣。其崇當不止三尺三寸矣。且云加軫與輹焉。輹在軸上。軫在輹上。其當指軸無疑。若輹末。則既不在軾下。且輹輹迴不相涉矣。案李說是也。軸貫輹中。軸末半徑。與輹小穿半徑。高度雖同。而以輹所加言之。則軸末之訓。與經文尤爲密合。後鄭之說。自不如先鄭之切也。云此軾與輹并七寸者。以四尺減三尺三寸。餘七寸。爲并軾輹厚之度。江永云。加軾與輹之數。軾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軾面。總高七寸。輹入輿下。左右軾在輹上。須稍高。容輹轉。故軸上必有輹度之。輹之圍徑無正文。輹人當免之圍。居軾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輹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免圍與當免等。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輹方徑三寸六分。其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輹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軾七分強。可容輹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軾出輹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輹板之厚。上與軾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軾在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軾踵爲缺曲以承之。算加軾與輹之七寸。當從軾算起。蓋軾在軸上。必當輹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輹齊平。故知軾之當免圍。必與免圍等大。後不言免圍者。因軾以見也。又云。輹有二。輹之蓋在軾內八寸閒。以輹入輿下者亦七寸也。輹當連于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軾之鉗軸。亦當如輹之制輿。案伏免圍徑之度。當與輹人當免之度同。江說是也。至江氏說軾高。依輹人注。兵車軾周尺一寸。以正方之徑求之。得二寸七分五釐。加伏免六寸三分半。再加以軸半徑二寸二分。則爲八寸五分半。較之記文七寸之度。贏一寸五分半。故江氏必謂後軾入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乃適與輹高相消。而正合七寸之度也。鄭珍則謂軾圍備方云。通考車制。知軾輹異圍。軾廣當四寸一分。輹廣當五寸八分。厚皆一寸四分。令四面上下齊平。故曰軾方象地。非正等方。而後軾獨下於軾一寸五分半也。其軸踵蓋平。承軾下。有直木關固之。亦非爲缺曲。若爲缺曲。踵卽不與軾後齊。免圍固與當免等大。方徑皆三寸六分。而並須除鉤心入底板之數。則當當端三寸二分。軸半徑二寸二分。是

約率以密率算。止二寸一分。今於輪半崇三尺三寸之上。加軸半徑二寸一分。轆高三寸二分。軫厚一寸四分。於七寸尙少三分。據說文。轆、伏兔下革也。知兔下有革爲籍。不令木與木相摩。當兔下應亦不異。則革厚約三分。添成高七寸。爲軫崇四尺。軾轅中間空三分強。於轂半徑五寸三分強入軾下者。仍得容轉也。設伏兔處。江氏以轂入輿下七寸推之。云當在軾內八寸間。余計宜距軾內一寸二分設之也。案子尹說。輕江尤密。但其所定軾軾異圍及伏兔鉤入底版之數。經注並無見文。未敢偏持一義。今兩存以資參攷。凡車制度數。經有明文者。並以經爲正。注說。間有微差。近儒攷正。義據墟鑿者。亦詳著之。至經注並無文。後人以意推定者。衆說紛紜。難以質正。且根數一差。則全車度數。並隨之遷易。黍標之較。舛馳千里。今博採諸家。略存一二。不悉論也。云田車又宜減焉者。轉人注云。田車加軾與轆五寸半。又云。輪軾與軾轅之減率寸半。是也。賈疏云。田車軾崇三尺一寸半。減乘車寸半。加軾與轆爲五寸半也。云乘車之軾廣。取數於此。軾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者。匠人注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經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賈疏云。車輿六尺有六寸。是軾廣。謂轍廣。轍八尺。則車輿外出。輿兩各七寸。取於軾轅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

周禮正義

卷七十五

輪人爲輪。斲三材，必以其時。

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斲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斲之。材在陰。則中夏斲之。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櫟也。〔疏〕輪人爲輪者。以所制

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輟轂者。注云。輪人。作車輪之官。案此輪人。卽其官之屬也。春官敘官巾車有工百人。亦卽此輪與輪車諸工。總敘云。察車自輪始。故車工首輪人。云斲三材必以其時者。斲材與山虞義同。程瑤田

云。古人用材。必量其事之大小而度之。轂則度其材之約有四圍者。輪牙則度其材之過乎把。或將及乎拱者。山虞凡服耜斲季材。注云。季猶穉也。混、牝服。古人度材之法。此可類推。注云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者。轂輻牙皆統

於輪。故先庀其材。韓詩外傳云。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而傳者也。三木卽此三材也。阮元云。說文車部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輕。是輪爲牙

轂輻之總名。云斲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斲之。在陰則中夏斲之者。據山虞職明時。卽中冬中夏也。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櫟也者。論三材所用之木。程瑤田云。爾雅釋木。榆、白粉、玉篇。粉、白榆也。然則榆爲赤粉矣。雜

榆。赤白兼用之。與詩魏風坎坎伐檀。又曰坎坎伐輻。毛傳。輻、檀輻也。又曰坎坎伐輪。毛傳。檀可以爲輪。伐輻兼言伐輪。則牙亦可用檀矣。說文。檀、枋也。枋木可作車。廣韻。檀一名楹。萬年木。爾雅。粗、櫨、郭注。似棗。

細葉。材中車輞。關西呼粗子一名土檀。詒讓案齊民要術云。枋榆可以爲車轂。雜榆疑卽枋榆。潛夫論相列篇云。檀宜作輻。榆宜作轂。御覽木部引崔實政論。述師曠語。同。則周時輻轂亦以檀榆作之。與漢時不異也。檀卽檀。詳

弓人。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疏〕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者。程瑤田云。三材治之。各有度法。合之爲輪。而合之。注云調其鑿內而合之者。釋文云。內、依字作納。案說文

無柄字。古鑿柄字止作內。內。謂輻齒蚤之入轂牙者。鑿謂殺牙受齒蚤之空。食醫注云。相調也。賈疏云。謂孔入轂入牙者。並須調使得所也。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

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利轉者轂。以無有為用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下明三材之各有其職。說文

車部云。轉、選也。轂中貫軸。轉選無滯謂之利。云輻也者。以為直指也者。說文車部云。輻、輪轆也。謂三十輻各指其鑿。無偏倦也。云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者。說文手部云。揜、引取也。重文抱揜或從包。輪牙輞會。合衆木聚成

大圍形。互相持引而固也。注云利轉者。轂以無有為用也者。賈疏云。案老子道經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注、無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用。與中空虛、人居其上。引之者。證轂為由空乃得利轉之義也。錢玷云。

說文車部。轂、輻所湊也。言轂外為輻所湊。而中空虛受軸。以利轉為用。王宗澧云。轂之穿空。圍正而滑易則利轉。故云以無有為用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此引公羊成二年傳文以擬其音也。訝、今本公羊傳作遊。

同。詳秋官敘官疏。云謂輪轆也。世閒或謂之罔。書或作軛者。徐養原云。車人云。渠三柯者三。鄭司農云。渠謂車軛。所謂牙。說文木部。枒木也。一曰車輞會也。又車部。軛、車軛也。軛、礙車木也。如司農說。則牙軛同物而異

名。如許君說。則牙軛異物。案徐據說文宋本。今段玉裁校本。據玉篇廣韻。改車軛為車輞。則亦以軛與枒為一物。但枒訓車輞會。會為會合衆材。而輞則輪外匡之總名。許於枒訓分析甚明。而軛訓則又渾舉不別。義微異耳。釋名釋

車云。輞、罔也。罔羅周輪之外也。關西曰軛。言曲軛也。廣雅釋器云。軛、輞也。急就篇輞轂轄軛輞。顏注云。軛、車輞也。關西謂之軛。言其柔曲也。案、軛、亦作柔軛。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椎車無柔。又云郡國縣吏素染

樛是也。阮元云。輞非一木。其曲須樛。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為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牙字。則加木作枒。曰車輞會也。蓋枒本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枒。此

餘義也。王宗澧云。一木之屈曰軛。軛、燥也。言木經柔屈也。合衆軛以成大圍曰輞。輞、罔也。言如罔之結繩聯

綴也。兩軛交合之牡齒曰牙。此其本義也。三字經典亦通用。案阮王說是也。牙材分言之則曰牙或曰軛。總舉其大圍

則曰輞。輞與牙微異。漢時俗語通稱牙為輞。故先鄭據以為輪。三材不失職。謂之完。徹盡而轂輻。牙不動。〔疏〕三材不

失職。謂之完者。莊有可云。不失利轉、直指、固抱之職也。程瑤田云。說文完全也。謂之完者。工巧之極致。三材不失職。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兼任之。而要其歸於工巧。當其初成。固已知之。至於輪、始可驗耳。注云徹盡而轂

輻牙不動者。說文尙部云。徹、一曰衣敗。引申之。凡物敗壞並謂之徹。堯氏注云。攤弊義亦相近。賈疏云。轂輻牙各有職任。自相支持。雖盡不動。是不失職也。詒讓案荀子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隱括。三月五月

爲幘菜。微而不反其常。楊注云。菜讀爲苗。謂殺與幘也。案此輪斂三材不動。卽所謂斂而不反其常也。望而眡其輪。欲其幘爾而下池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

輪謂牙也。幘。均致貌也。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疏〕望而眡其

幘爾而下池也者。明治牙之善。總敘所謂察車自輪始也。賈疏云。下池者。謂輪上至穀。兩兩相當。正直不旁也。段玉裁謂疏當本作不池。云。下池。賈氏作不池。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池。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

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有二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圓甚。牙皆向下池邪。非謂輻與穀正直兩兩相當。經下文縣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圓。自謂牙。輪之圓在牙。上

文穀輻牙爲三材。此言輪輻穀。輪。卽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案段說是也。注云輪謂牙也者。輪外周之大圓爲牙也。云幘。均致貌也者。與審人中審字同。廣雅釋詁云。幘。覆也。此輪牙之均平致

密。如物之下覆不偏衰也。禮器云。德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致密也。案致卽今緻字。詳大司徒疏。江永云。凡圓形。遠望。中半漸積而下。幘爾而下池。周禮皆均致也。云進猶行也者。大司馬注義同。江永云。注未確。進非車

進。乃人進。鮑人望而眡之。進而握之可證。大略好處。遠望可見。其精致處。須近前細察。案江說是也。程瑤田、王宗淩說並同。下二章義並放此。云微至。至地者少也者。總敘注義同。程瑤田云。至地者少。圓使之然。非指牙厚

切地者言。牙厚有杼有侔。不皆微至也。云非有他也。圓使之然也者。言下池微至。非別有巧術取之。惟其圓故耳。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者。段玉裁云。此聲之誤也。云故書圓或作員當爲圓者。徐養原云。說文口部。圓。天體也。

從口。曷聲。圓全也。從口。員聲。讀若員。蓋圓圓音義俱相近。而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織也。進而眡之。欲其

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掣。殺小貌也。肉稱。弘殺好也。鄭司農云。〔疏〕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織也。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玄謂如桑螵蛸之蟄。者。明治輻之善也。掣爾。

徐鍇本說文手部引作掣余。案說文攷部云。爾。麗爾。猶靡麗也。八部云。余。詞之必然也。余正字。經典通假爾爲之。云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者。弓人注云。易理滑致也。程瑤田云。易直者。輻不失職之極致。貴直尤貴易也。

注云掣織。殺小貌也者。廣雅釋詁云。織。小也。謂從股趨斂。以次漸殺而小也。賈疏云。凡輻皆向穀處大。向牙處小。背掣織。據向牙處而言也。戴震云。織。織通。輻有鴻有殺。似人之臂孥。故欲其掣爾而織。不擁腫也。說文手部

曰。聖、人臂兒。攢、好手兒。詩云。攢攢女手。今毛詩作摻。傳云。摻摻。猶纖纖也。王宗濂云。輻圍外一偏。股

較若一。內偏三分其長而殺。其近牙之一分。與臂正相似。記故以聖纖形容其殺也。云肉稱弘殺好也者。爾雅釋言云。

稱、好也。樂記云。寬裕肉好。肉稱、與肉好義亦同。謂輻均好也。程瑤田云。弘謂股。殺謂較。好謂弘殺之閒。弘

不腫、殺不陷也。鄭司農云。聖讀為紛容聖參之聖者。段玉裁云。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說樹木云。紛容蕭參。漢書

文選。皆作紛溶蕭參。案蕭參與蕭穆。同蕭森二音。郭璞曰。紛容蕭參。枝疎擢也。鄭司農所傳作聖參。音義與郭同。

謂輻之纖長。略如枝條疎擢。故曰讀為。言音義皆同也。云玄謂如桑螵蛸之螵者。擬其音也。神農本艸經云。桑螵蛸、

生桑枝上。螵螵子也。說文。望其殺。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疇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眼、出大貌

也。云無所取之。取諸急也者。程瑤田云。急者。殺不失職之極致。注云眼。出大貌也者。說文目部云。睇、大目

出也。與眼聲近。段玉裁云。說文、眼、目也。鄭意目部睇睇睇睇等字。與眼音皆相近。故以出大貌訓。眼大對廉而

言。望之如大出目。進而視。則其幔革又斂約。云幔幔殺之革也者。說文巾部。幔作幪。云幪幪也。又云幔、幪也。

廣雅釋詁云。幪、覆也。案幪本為幪。引申為覆幪之義。凡小車殺以革家幪為固。故亦謂之幪。戴震云。以革幪殺謂

之幪。說文亦作幪。從革。小雅。約軛錯衡。毛傳曰。長殺之幪也。軛即幪革。惟長殺盡飾。大車短殺則無飾。故曰

長殺之幪。案戴說是也。史記禮書云。大路之素幪也。疑即謂殺革純素。無朱漆之飾。索隱謂車蓋素帷。非其義也。

互詳後及巾車疏。云革急則裹木廉隅見者。廣雅釋言云。廉、棧也。殺幹木極圓。雖平易齋等。而兩端近賢軛處自有

廉棧。蒙革急、則見也。賈疏云。凡殺初作時隱起。然後以革掩之。革急裹木隱起見。云鄭司農云。眼讀限切之限者。

此擬其音。兼取其義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切、門限也。說文胃部云。限、門扇也。切掃字通。惠士奇云。釋名云。

限、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與二鄭說同。段玉裁云。限切謂門限。爾雅棧讀干結反。即切字也。漢書曰。切皆銅沓。

西都賦。玄擗釳切。西京賦。殺切厓隤。高誘注。淮南多僂門切。司農。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蚤、當為爪。謂輻

諳如限切者。擬其音。謂其齊整截然也。鄭君訓出兒。則不讀如限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入牙中者也。鄭司

農云。綆。讀為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疏〕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是也。戴震云。輻、上端入轂中。用正柄。下端入

筭也。玄謂輪雖筭。爪牙必正也。〔疏〕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是也。戴震云。輻、上端入轂中。用正柄。下端入

牙中。用偏柄。令牙外出。不與輻股參值。是爲纒。纒之言偏筭也。蚤正。謂衆輻齊平。雖有纒之虞。蚤皆均正也。程瑤田云。纒者。牙纒也。纒之形見於輻廣之外。而纒之故藏於輻廣之中。輻廣有全有殺。故齧牙兩鑿心。對望有相左之差。鑿心相左。則齒蚤相左。入牙一準乎蚤。則輪纒。故曰。既其纒。欲其蚤之正也。注云。蚤當爲爪者。後爲蓋章弓蚤注同。說文蝨部云。蝨。齧人跳蟲。又。古爪字。重文蚤蚤或从虫。又爪部云。爪。爪也。覆手曰爪。又部云。又。手足甲也。此蚤當爲又。取手足甲之義。此經梓人段爪爲又。故許君以又爪爲古令字。鄭此注亦破蚤爲爪也。車輻大頭名股。蚤爲小頭。對股言之。與人手爪相類。故以蚤爲名。段玉裁云。儀禮士喪禮士虞禮。爪字皆作蚤。古文假借字也。云謂輻入牙中者也。別於齒爲輻入轂中者也。戴震云。輻端之柄。建牙中者。謂之蚤。鄭司農云。纒。讀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筭也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必以關東言餅。則他處言餅。非其讀也。玉篇云。纒。鄭衆音補管反。蓋近之。鄭珍云。輪偏出股鑿之名。古無正字。其聲如纒。記卽以纒爲之。纒从更聲。更从丙聲。古讀纒非如今之姑舌切也。先鄭讀爲關東言餅。而玉篇音補管反。是關東言餅。亦非如今之必非切也。漢人言輪偏出。其聲如筭。因又以筭爲之。纒與筭。只聲有輕重。其實一也。今俗言物之偏出爲筭出。猶漢之遺語。案鄭說是也。釋文云。筭。劉薄歷反。李又方四反。一音薄計反者。說文竹部云。筭。筭也。此注借爲外偏之義。與訓蔽箠底之詔絕異。盧文弼校本釋文誤作筭。段氏謂筭不得反以薄歷。是正其誤。云玄謂輪雖。爪牙必正也者。程瑤田云。謂蚤入牙鑿必直也。詒讓案。正謂鑿空正居牙中。爪入牙仍不偏也。詳後疏。察其

齒蚤不齧。則輪雖敵不匡。

齒。謂輻入轂中者也。齒與爪不相侷。乃後輪敵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齒讀如維。齧之齧。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齒。聲如齧。博立臬基亦爲齒。匡。枉也。

〔疏〕察其齒蚤不齧。則輪雖敵不匡者。賈疏云。上視輻入牙中。此言察輻入轂中須得所之意。詒讓案說文齒部云。齧。不正也。一切經音義引着頤篇云。齧。齒重生也。謂齒不齊平者也。惠士奇云。荷子君道篇。弛易齧差。

淮南子秦族訓。喙齧之部。齧者。參差有辟部也。玉篇云。齒不齊。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軫。注云。匡軾。戾礙也。戴震云。人齒侷戾曰齧。凡物刺起不平曰匡。案戴說是也。此不匡據牙言之。輪用久而敵。其牙之匡乃見。初

成時不見也。惟驗其齒蚤上下鑿柄正相直。則可決其牙雖敵不至匡戾也。注云。齒。謂輻入轂中者也者。戴震云。輻端之柄建轂中者謂之齒。阮元云。齒蚤皆指名也。公羊文十四年傳曰。如以指則接齒也四。接齒。卽駢指也。古人命

物。多就人身體名之。如牙股駁胡頸腫腹等皆是。云齒與爪不相侷。乃後輪敵盡不匡刺也者。鄭訓齧爲侷也。程瑤田云。蚤正則與齒不相齧。齒不當不正也。蚤偏。齒亦因之而偏。齧者。鑿柄相戾致然也。王宗淶云。輻居轂中。則

當與爪大小不侔。且爪偏在外。最易僂戾。當爪不備。由於四周之當鑿正齊也。說文東部云。刺、戾也。義亦近。鄭司農云。當讀如禱廟之廟者。賈疏云。讀從史游急就章分別部居不禱廟義。取不參差意也。段玉裁云。擬其音也。案段說是也。當並不取不禱廟之義。疏說非。云謂建幅也者。建、猶插入也。幅上頭插入穀。故名爲當。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當。聲如戴者。段玉裁云。廣證之。皆建立之義。弓人之當梁。詩箋之熾當。管子之判耕判私。史記之判刃。

義訓略同。惠士奇云。當、猶立也。舌也。義與判同。漢書溝洫志。狐子歌。石當。即當蚤之當。案段惠說是也。漢溝洫志顏注云。當、亦舌耳。義與判同。即惠所本。釋名釋言語云。判、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判。文選思玄賦。李注引韋昭漢書注云。北方人呼插物地中爲判。判又爲事。漢書通傳注引李奇云。東方人以物舌地中爲事。傳、事、當、音並相近。毛詩大雅皇矣傳云。木立死曰當。亦取樹立之義。云博立梟基亦爲當者。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博貴梟、勝者必殺梟。西京雜記云。郭舍人善投壺。激失令選謂之爲曉。言如博之豎梟。於輩中爲曉傑也。列子釋文引古博經云。某行到處即豎之。名爲曉基。曉基、即梟基也。云匡、枉也者。呂飛鵬云。匡、說文作輗。車部、輗、車戾也。與先鄭訓枉之義合。江永云。輸入兩匡字。

皆訓爲枉。後鄭訓刺、刺、亦枉也。凡斬穀之道。必知其陰陽。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故書矩爲距。〔疏〕凡斬穀之其陰陽者。賈疏云。此欲斬穀之時。先就樹刻之。記職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必記之者。爲後以火養其陰故也。江永云。山陵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此則陰陽木各有向日背日。以向日爲陽。背日爲陰。程瑤田云。一木必有一木之陰陽向背。矩之乃能不誤施也。故無論冬夏。斬時皆當刻識之。案江程說是也。列女傳辯通篇說弓輪云。生於大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此言陰陽之均調也。穀木不能皆均調。故必矩識之。注云。矩謂刻識之也者。刻識猶畫也。國語周語。其毋夢神規其臂以墨。韋注云。規、畫也。刻識謂之矩。猶畫謂之規矣。云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者。徐養原云。說文工部。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槩。別無矩字。是巨即矩也。距從巨聲。故距矩通用。釋名。聲曲頭曰距。距矩也。言曲似矩也。云謂規矩也者。謂以規矩度而識之。陽也者。禮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

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敵不蔽。積、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鄭司農云。積、讀爲奠祭之。〔疏〕堅也者。積理而積、本又作積。阮元云。說文、積、積穢也。从禾真聲。引周禮積理而堅是。此經舊從木作積。非也。案阮說是也。理。謂木之脈理。說文木部云。杓、木之理也。云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敵不蔽者。敵、說文艸部引作

積、本又作積。阮元云。說文、積、積穢也。从禾真聲。引周禮積理而堅是。此經舊從木作積。非也。案阮說是也。理。謂木之脈理。說文木部云。杓、木之理也。云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敵不蔽者。敵、說文艸部引作

弊。聲之譌也。賈疏云。此穀若不以火養。災陰柔之處。使堅與陽齊等。後以革輓陰柔之處。木則瘦減。革不著木。必有暴起。若以火養之。雖徹盡不蔽暴也。注云。積。致也者。詩唐風鶴羽箋云。積者。根相迫近。致也。爾雅釋言云。苞。積也。郭注云。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積。鴝羽孔疏引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積。聘義注云。縝。緻也。積。縝同。段玉裁云。致。今之緻字。積者禾之密。引申爲文理之密。云火養其陰。災堅之也者。凡物柔者。得火則堅。積。故陰木疏理而柔。亦須火災使堅強也。鄭司農云。積。讀爲奠祭之奠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讀如奠者。擬其音。今本作讀爲。非也。漢時奠音如震。案段校是也。云蔽當作耗者。先鄭改讀。與轟氏改煎金錫則不耗同。謂穀圓滿不虧減也。段玉裁云。司農謂蔽者聲之誤也。故改爲耗。云玄謂蔽。蔽暴。陰柔後必機減。轉革暴起者。戴震云。減下曰蔽。虛起曰暴。洪頤煊云。蔽亦作槁。晏子春秋襍上篇。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荀子勸學篇。雖有槁暴不復挺者。揉使之然也。卽其義矣。段玉裁云。說文艸部云。蔽。艸貌。此蔽之本義。下文引周禮穀弊不蔽。此說其假借也。陰柔後必撓減。所謂耗也。轉革暴起。所謂暴也。轉必負榦注云。革穀相應。無贏不足。暴者。穀不足而革贏也。案洪段說是也。暴。暴之隸譌。瓶人注云。暴。墳起不堅致也。後鄭以蔽爲暴。革贏也。先鄭以蔽爲耗。穀不足也。二讀不同。而義實相因。大戴禮記勸學篇。用荀子文槁暴作枯暴。蔽。槁聲類同。後鄭以蔽暴古恆語。故不從先鄭。改讀。荀子楊注云。槁枯暴乾。亦非古義。穀小而長則枳。大而短則擊。鄭司農云。枳。讀爲迫暗之暗。謂輻閒。小而長。則當中弱。〔疏〕同。阮元以唐石經爲非。案擊先鄭破爲擊。依宋本則爲擊之誤。依石經則爲形之誤。二字大而短。則末不擊。〔疏〕同。阮元以唐石經爲非。案擊先鄭破爲擊。依宋本則爲擊之誤。依石經則爲形之誤。二字並通。無由決定。今姑從石經。程瑤田云。穀之大小長短。必適中。斯無枳擊之弊。此爲下文言穀長穀圓諸度法起本也。注。鄭司農云。枳讀爲迫暗之暗者。秋官序官先鄭注云。枳讀爲音聲暗之暗。與此讀同。迫暗猶言迫筭。典同。修聲符注云。侈則聲迫筭。出去疾也。漢書王林傳作迫筭。釋名釋宮室作迫筭。字並同。云謂輻閒枳狹也者。王宗洙云。穀閒須爲鑿以容三十輻共一穀。故穀小則輻閒枳狹。而當中弱。云擊讀爲擊。謂輻危擊也者。戴震云。擊同。呂飛鵬云。說文艸部云。擊。擊。不安也。易曰。擊。先鄭讀擊爲擊。訓危擊。卽此義。案戴呂說是也。許引易擊。今易困上六爻辭作擊。又說文艸部云。擊。危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隄。今書秦誓作柅。文選馬融。長笛賦云。巖根踣之桀。李注云。桀。危貌。桀。危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隄。今書秦誓作柅。文選馬融。舊中弱。大而短則末不擊者。末上。宋附釋音本。汪道昆本。及注疏本。並有擊字。衍。此增成先鄭義也。賈疏云。

以穀小而長。則輻閒狹。故齒中弱。穀大而短。即穀未淺短。故不得堅牢也。詒讓案。穀小而長。則衆齒之閒。餘地太少。故弱。穀大而短。則齒外距賢。輻餘地又太少。故不堅也。江永據車人云。短穀則利。長穀則安。謂此云榮者。安之反。戴震亦謂車行危隄不安。義亦通。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疏〕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者。牙圍之度。爲車制諸度之根。依鄭注說。牙圍爲長方形。詳後。注云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者。賈疏云。此據兵乘車而言。若田車之輪小。崇六尺三寸計。亦可知也。案依賈說。田車牙當圍一尺十分寸之五。減於兵乘車五分。注特出六尺六寸之輪。亦明田車牙圍。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一。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一。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也。〔疏〕圍而漆其

二者。記漆牙之度。并爲下穀長穀圍明根數也。注云不漆其踐地者也者。牙外踐地。沙石輾轢。易至顛散。非漆所能固。蓋別以薄鐵傅之。故不漆也。說文金部云。鑼。車輪鐵也。即牙外傅鐵之名。云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就一尺一寸。且取九寸三分寸之二。各得三寸。猶有二寸在。又一寸爲三分。二寸爲六分。三分分之二。各得二分。若然。一分有三寸三分寸之二。二分總得七寸三分寸之一。是漆之者也。餘一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是不漆者也。阮元云。漆其近輻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釐三毫。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六毫也。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也者。鄭珍云。詳玩注文。蓋專明牙之踐地不漆一邊之度。所云牙厚。不兼投輻一邊也。注所以必專明不漆一邊者。以上文但言六分輪崇一爲牙圍。其圍之尺一寸者可知。而以此尺一寸者分爲四面廣狹之數。不可知。不知四面廣狹數各若干。則牙厚牙廣不能定。即漆與不漆之地無從定。而下文鞞輻諸數。出於漆內中融者。皆茫然矣。故先云不漆其踐地者。以明不漆者在踐地一邊。然後接云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以明漆其二不漆其一之數。然後即不漆之數析之。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順文理讀之。明明所云牙厚。爲就牙之踐地一邊言。非兼投輻一邊。謂牙上下同厚也。凡牙之厚。其度皆如輻之廣。小車輻廣三寸五分。則牙厚亦三寸五分。惟踐地一邊。須不杼不倅。自不能與投輻一邊同厚。其制蓋於牙內外兩邊距地一寸之處。各微微銳殺。而下至牙厚九分一釐三毫三不盡而止。則牙之踐地不削者。只餘一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合兩邊距地一寸圍之。得三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居牙圍三分之一不漆。是兩邊距地之一寸。雖爲輪之崇自若。而牙踐地一邊。既不杼不倅。則此二寸者俱是踐地。此注所以算不漆踐地者。必并內外各一寸計之也。得此不漆之度。乃後以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分居投輻一邊。及內外兩邊。投輻一邊。如輻之廣占三寸五分。內外兩邊各占一寸

九分一釐六毫六不盡。於是一尺一寸之牙圍。其爲四面廣狹。皆得的數。自輪之平面視之。六尺六寸之崇。上下不漆者各去一寸。其餘六尺四寸皆爲漆內。而轂輻諸度之根定矣。令者。非假設之辭。以記無明文。由參互推得。而不敢實言。使若假設其數云爾。下注令輻廣三寸半語意亦然。又云古人凡創一物。必合於物之情理。當於人之心目。絕無勉強牽就。故其制易知易從。美善而不可易也。卽如輪牙以注云踐地不漆一分之內。有內外各一寸推之。知車輻漆治初成。其厚本上下相侔也。乃先於內外相距邊一寸。各畫一規。又於厚之外邊中除一寸六分強。周畫兩界線。然後各卽規外權殺之。至於界線而止。則規自成塵堦。而輪成不侔不杼之形。立而視之。輪之面盡於規。自規以外皆踐地者。非輪面也。然後盡漆其輪面。既使濼泥易脫易洗。又得飾爲美觀。榑內誦中。易而且準。若如後人所說牙厚上下相等。則牙面自是齊平。而一截漆之。使濼泥易脫易洗。又於無界埒之平面加漆。必有過與不及之處。誦中取度。求準則難。自然之與勉強。可以定是非矣。案子尹釋注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爲踐地一邊之厚數。極爲精瑯。足申注義。知牙投輻一面不爲此數者。後注云令輻三寸半依經參分股圍去一以爲轂圍。尙存二寸有零。更加輪輦參分寸之二。此豈一寸三分寸之二之地所能容乎。况牙木須揉曲成圍。必廣厚略等。方可揉屈。假令牙投輻與踐地兩面正等。則倍一寸三分寸之二。得三寸三分寸之一。以減一尺一寸。餘七寸三分寸之二。爲牙內外兩平面之廣。每面得三寸六分寸之五。爲三寸八分三釐有奇。是平面之廣。較之厚度。贏至一倍有餘。以如此之木。向厚而揉之使圍。亦甚難矣。榑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疏〕云。誦、詰誦也。廣雅釋詁云。誦、曲也。案誦屋聲類同。取牙漆內直度中屈之。折取其半。以爲轂之長度也。惠士奇云。凡測圓者必先得其心。從心出線。則面面皆等。榑者度量之名。度兩漆之內而中誦之。則輪之心也。輪內置轂。轂內貫軸。如此則軸正當輪心。面面皆等。然則中誦者測圓之法。而轂之圍徑。亦從此出焉。戴震云。大車短轂。取其利也。兵車乘車田車暢轂。取其安也。六尺六寸之輪。轂長三尺二寸。則車行無危阻之患。云以其長爲之圍者。明轂長與圍等。圍謂圍圍也。淮南子說山訓云。鄩人有買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疏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案莊子人閒世釋文引李頤云。徑尺爲圍。此轂圍三尺二寸。故三圍之木。於度爲可。淮南書與此經義合。戴震云。圍亦三尺二寸。以建三十輻。則輻間無柞狹之患。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者。賈疏云。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中屈此六尺四寸。故轂長三尺二寸也。又以三尺二寸爲圍。圍三徑

一·三尺得一尺。餘二寸寸作三分。爲六分。又徑二分。故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戴震云。周三尺二寸者。徑尺有五分寸之一弱。鄭注用六觚之率。周三徑一。約計大數爾。非圓率也。王宗澂云。度起兩漆。不及不漆之大圓。是椁其漆內也。圍密率圍三尺二寸。徑得一尺零一分八釐五毫九秒一忽零。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者。說文爾部云。齋。度也。椁。聲類同。義亦相近。阮元云。椁者。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椁與光廣二聲同轉。書彙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馮異傳。並讀爲橫被四表。爾雅枕。充也。枕卽與橫同義。光黃聲相近也。光轉聲爲廣。廣從黃得聲。亦卽有橫義。故爾雅曰。緇廣充幅。方言曰。幅廣爲充。此卽橫充而度物之義。光廣聲再轉卽爲廓。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淮南子曰。橫廓六合。並同斯義。廓與廣聲亦相近。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趙岐注曰。擴。廓也。然則椁其漆內之椁。卽與光廣一聲之轉。知其爲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矣。以其圍之

防捐其藪也。捐。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捐讀爲桑蠶之蠶。藪讀爲蜂蠶之蠶。謂敲空壺中。疏以其圍之也。玄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蓄者也。蜂蠶者。猶言蠶也。藪者衆輻之所趨也。疏之防捐

其藪者。捐。賈匠人棺溝疏引此作棺。從木。據彼疏。則賈所見本捐藪與棺溝字同。而今本兩經。捐棺錯出。必有一誤。段玉裁阮元皆謂字當從木。此經捐誤。當作棺。然說文木部云。棺。木也。爾雅釋木云。棺。棺權。皆無捐除之義。竊疑此與匠人棺溝實皆當作捐。匠人經誤從木。後人遂并改買疏耳。江永云。以其圍之防捐其藪。謂以三分之一爲肉。三分之一爲壺中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也。下文言五分其藪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則壺中內大而外小。其常輻蓄處得三分之一也。統言之。中空處皆爲藪。切指之。外當蓄者爲藪。若藪上三十孔。受輻蓄者。謂之藪。不謂之藪。案江說是也。注云捐。除也者。說文手部云。自闕以四。凡取物之上者爲捐捐。捐除蓋其引申之義。謂剗刻木中。除去內心而空之也。阮元云。捐有除去之義。史計龜策列傳。捐菟絲而去之是也。捐其藪者。乃抽拔去藪木中心以爲藪也。輸人捐藪。匠人棺溝。上林賦捐鳳皇。甘泉賦捐變鱗。捐捐同義。鄭珍云。捐訓除者。除去其實。使虛而成孔也。从手。與匠人从木同。云枋者。三分之一也者。程瑤田云。防。餘也。又分也。理也。王制祭用數之仿。喪用三年之仿。注以爲十分之一也。十分之一可曰仿。則三分之一當亦可曰防。鄭珍云。防者分理之名。水無專字。言地理。卽从自作防。言木理。卽从木作枋。言指之分。卽从手作劫。言骨之分。从月作肋。因从木又可从艸作芳。因从手又可从人作仿。王制仿注爲什一。此爲三一者。以彼喪祭費不能多至三一。此於上下諸數惟三一爲適合。故知是三之一也。孔氏正義謂仿者分散之言。數亦不定。得其義矣。詒讓案注定藪徑小於小穿之軹者。以軹穿有金。須減去二寸。而藪則無是也。鄭後注蓋以賢軹與藪三者之徑適相稱。其說甚精。不可易也。鄭司農云。捐。讀

有金。須減去二寸。而藪則無是也。鄭後注蓋以賢軹與藪三者之徑適相稱。其說甚精。不可易也。鄭司農云。捐。讀

爲桑螵蛸之蝟者。匠人稍溝。先鄭讀同爲。段玉裁改作如是也。此擬其音。不當云讀爲。匠人注亦誤。桑螵蛸見前。云
蔽讀爲蜂蔽之蔽。謂蔽空壺中也者。段玉裁云。蔽空壺中。老子所謂以無有爲用者也。案說文木部。棹。車蔽中空也。云
從木臬聲。讀若蔽。蓋故書作棹。大鄭易棹爲蔽。故云讀爲。許謂棹爲正字。故云讀若蔽。今周禮本恐有誤。又案急
就篇作棹。棹作桑。桑蔽雙聲。阮元云。蔽說文作棹。急就篇作棹。蔽、棹、聲之轉也。蔽爲中空之物。故量亦名
之。聘禮記十六斗曰。蔽是也。觀記曰。量其蔽以黍。是蔽雖不必定如十六斗之多。而要爲物中空受物者之名可知。
案阮謂棹蔽雙聲是也。戴震說同。蔽當卽棹之變體。蔽空中侈。向外兩端漸斂。與鼓匡相似。廣雅釋器。一切經音義。
引埤倉並以鼓匡爲鼓。蔽壺中名。蔽又作棹。義與彼同。惠士奇黃以周並以急就篇桑爲臬之誤。亦通。鄭珍云。蔽孔內
當輻苗處曰壺中。蓋俗閒熟傳舊名。故先鄭舉以通古。云玄謂此蔽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者。實疏云。車蔽其孔必大頭寬。
小頭狹。當輻入處謂之蔽。寬狹處中而已。蔽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今一尺取九寸三分之一。得三寸。仍有一寸三分寸
之二在。今以一寸者爲九分寸之二爲六分。地爲十五。三分取一得五分。故去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也。戴震云。捐空蔽
申如壺然。所以受軸。以密率計之。徑三寸五分寸之二弱。惠士奇云。依注。設蔽以蔽圍三尺二寸而三分之。取其一
以爲蔽。則蔽圍一尺九分寸之六。蔽兩廂共徑七寸有奇。足以中貫軸。外受輻。而無不勝任之患。錢坫云。蔽圍一尺
三分寸之二。此是蔽內圍。若蔽圍則是一尺五寸十五分寸之八。方與賢圍輻圍相應。云壺中當輻苗者也者。謂壺中卽
蔽中之空。其外則與輻苗之鑿正相直也。云蜂蔽者。猶言趨也。蔽者。衆輻之所趨也者。鄭珍云。蜂蔽、亦俗閒言衆
淺意有此語。與蜂起蜂聚蜂擁意同。後鄭申之云。蔽、猶趨。蜂蔽、衆輻之所趨者。李軌音蔽有豆反。五分其蔽之
則蔽趨音義並與湊同。蜂蔽是泛語。注意以衆輻湊之。亦是蜂蔽。所以名蔽。非蔽卽是蜂蔽也。

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

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疏〕五分其蔽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者。云

之。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蔽相稱也。〔疏〕明車蔽舍鈺內外大小之異度也。說文金部云。

鈺、車蔽中鐵也。釋名釋車云。鈺、空也。其中空也。總言之。大小通曰鈺。析言之。大曰賢。小曰軹。其物以鐵爲
之。又說文玉部云。琮似車鈺。大宗伯注云。琮八方象地。車鈺與彼相似。則當內闔而外爲八觚形。蓋鈺內空與軸相
函。故必闔以利轉。外邊則嵌入蔽中。故爲觚棧。使金木相持而固。不復搖動也。江永云。五分其蔽之長。長與圍同。
言長卽是言圍。阮元云。大穿圍大。小穿圍小。蓋輻內之軸任重。故不可殺。使其穿大而蔽弱。輻外之軸任輕。可以

使其穿小而穀強。且殺軸亦所以限穀。使不致內侵也。注。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者。阮元云。穿者軸所貫也。大穿者在輻內。近輿之名。小穿者在輻外。近轄之名。錢坫云。廣雅賢。大也。賢有大義。故大穿謂之賢。說文車部。軹。車輪小穿也。鄭珍云。穀孔自內頭起。其圍徑即漸殺漸小。軸入穀之圍徑如之。故孔適相函而運轉。其內頭孔曰大穿。外頭孔曰小穿。賢者。說文目部。瞿。大目也。與此賢音義並同。軹者。凡語止詞曰只。穀孔至末而止。即呼爲只。後因加車作軹。軸端鑄亦當軸止處。又所以止軸之出。故亦呼爲只。其作字遂兩同。案鄭說是也。凡兩穿及壺中。一例措之。則三處當有一定之度。若準賢軹兩圍。則穀徑不止三寸五分五釐五毫強。造穀者正因恐傷輻鑿。故特增穀厚。不因賢軹爲一定之殺。不然。有賢以趨於軹。既以相去遠近。逐漸平殺。則但見賢軹之圍。穀圍自可例推。經何必特出穀圍之度乎。至釐金雖當鍊金工。然穀穿必吝金而後可以利轉。若僅詳釐外木空之圍。則穀穿之真度。本無此大。易致淆混。故必兼金計之。而後其度數乃備也。云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者。賈疏云。五分其穀之長。去一以爲賢。即以穀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而五分去一。一尺去二寸。得八寸。三分寸之二者。本三分寸。今爲十五分寸。即以二分者爲十分。去三分。得八分。故云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也。小穿經云去三。一尺五分去三。去六寸得四寸。三分寸之二。亦爲十五分寸之十。五分去三。去六分得四分。故云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王宗棟云。賢得穀長五分之二。圍二尺五寸六分。軹得穀長五分之二。圍尺二寸八分。鄭謂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用六觚率也。以密率求之。大穿徑八寸一分四釐八毫七秒三忽零。小穿徑四寸零七釐四毫三秒一忽零。是大穿倍小穿也。云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穀長去二也者。兩穿雖有大小之殊。然增減之數不宜過遠。又欲與穀相稱。若依經五分去一爲賢。則大於軹已倍。故知其誤。而別定爲五分去二也。阮元云。訛去一爲去二者。蓋記文偶有缺筆耳。云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者。以一尺五分去二。去四寸得六寸。以三分寸之二。爲十五分寸之十。五分去二。去四分得六分。爲十五分之六。約之即五分之二也。錢坫云。賢圍一尺九寸二分。軹圍一尺二寸八分。穀圍一尺十五分寸之九。此用金裹之。故穀圍徑與兩穿不合。云凡大小穿皆謂金也者。金。謂釐鐵也。云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穀相稱也者。戴震云。今。當作令。賈疏已誤。案戴校是也。此與上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同。金厚經無文。故爲假設之度以明之。賈疏云。大小穿內皆以金消去二寸。故各減二寸也。鄭珍云。兩穿有內外徑者。孔頭必嵌金釐。使與軸之綳相摩切。作孔之時。預儲嵌金厚一寸之地。圍徑自寬多二寸。深則止足容金。自內即圍徑與軸等大。故有內徑外徑。及嵌金之後。外亦與軸等大。而其孔是金。非仍木也。故曰凡大小穿皆謂金也。案注。大小穿內

徑、賈疏無釋。鄭子尹則謂壺中當幅之外鉦金盡處爲內徑。其說雖可通。但諱玩注意。以指鉦金函軸之空爲穿內徑。指轂木函鉦之空爲穿外徑。內徑外徑。並據轂兩端露見者而言。若轂內鉦金盡處函於空中。則當以去壺中遠近消息。以爲其度之弘殺。不能與鉦口平也。江永云。注算大小穿甚密。但轉人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若依圍三徑一算之。則軸徑當大穿穿內處。正得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與鄭所算大穿穿內徑同。何以能轉。蓋圍三徑一非真率。以祖沖之徑七圍二十二約率算。軸徑不及四寸五分寸之一。故能稍寬而轉。鄭珍云。以金厚一寸。故令穿之外徑增寬一寸。爲嵌金之地。及其嵌訖。金圍自與穿內圍齊平也。案江鄭說是也。轂兩穿皆沓金。自是常制。此大穿徑六寸有奇。若非加金二寸。不能與轉人軸徑之度適相函。則注說壺不可易明矣。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轉必負幹。 鄭司農云。讀容上屬曰軹容。則注說壺不可易明矣。

容轂必直者。 程瑤田云。未飾之先。治之之法也。篆膠筋轉專言飾。鄭珍云。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轉負。〔疏〕治經火養之木爲圓長三尺二寸之形。是曰容轂。以繩縣之。身及兩端之圍。皆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

陳篆必正者。 鄭珍云。陳、列也。篆非一處。故曰陳篆。其廣狹及幾處無聞。當任意爲之。無定數也。每篆一周。以矩準之。其高下皆與圍相切則正矣。篆、說文作𦏧。訓車約。蓋所據本異云。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者。轂外周布施以膠筋。使之黏合纏繞。則任力不至圻裂。而亦可以助轉幹之呢著。使無閒罅也。程瑤田云。數者疏之反。謂縱橫重疊。互相牽繫以爲固也。注。鄭司農云。讀容上屬曰軹容者。段玉裁云。農下云字衍文。此離經之異。案段校是也。盧文昭黃丕烈說同。據此。則上先鄭注當云軹容、小穿也。後鄭引之。刪容字。軹容、蓋謂小穿內空所容之度。其義爲短。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者。此破先鄭讀。謂容爲頌之假借。容轂。猶言治轂也。段玉裁謂容者當爲容轂者。亦通。云篆。轂約也者。巾車。孤乘夏篆。先後鄭並釋爲轂約。與此義同。王宗澗云。篆、刻轂木爲垠鄂。篆起如竹。有節約然。鄭故訓轂約。小車不皆有篆。孤以上車乃有之。巾車云。卿乘夏緹。言不爲篆也。篆致飾之一。所以辨等威也。鄭珍云。約轂與轉革是兩事。諸家說皆不據。轉革者。除置軹處通轆之所以固轂。因以爲飾。凡小車皆然。無貴賤之別。上文云進而砥之。欲其轉之隙。無所取之。取諸急。知與輪必取圈。軸必取直。同是小車通制。不得而缺者也。篆者謂轂約。轂約謂之篆。鐘帶亦謂之篆。皆指其圍繞一周者。據巾車先鄭注。篆讀爲圭。圭之篆。夏篆轂有約也。參之先鄭典瑞注。珠有圻瑁。說文、珠、圭璧上起兆珠。知篆以珠起而名。鐘帶亦名因珠起。其制於轂幹刻之。令起圻瑁一周。刻此處微容。即彼處起圻瑁。其圻瑁處即是篆也。當不止一處。刻訖。其狀蓋如竹形。然後渾體厚播以膠。密被以筋。又播膠一層。乃以革鞞之。令革與容處圻瑁處皆緊相貼切。

則琢起者亦隨革琢起。容突分明。然後通丸漆之。待乾摩平。乃就琢起上周畫五采。其外通朱漆之。此篆之制也。以其周繞束轂。故曰約。非輶此約束其轂始固之謂。據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後鄭注。夏篆五采畫轂約。夏綬亦五采畫轂無琢爾。墨車不畫。是篆爲孤以上專制。輶爲上下通制明矣。輶轂古謂之軹。詩商頌。小雅並云。約軹錯衡。毛公采芑傳云。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而鄭烈祖箋云。軹轂飾也。飾卽輶革。則長轂之軹。猶云小車轂之輶革耳。朱而約之。乃是解約字。蓋孤以上之轂既五采畫其篆。約則篆約之外皆朱漆也。故云朱而約之。說文。軹。長轂也。以朱約之。是本毛義。非卽以朱爲約。廣雅云。轂篆謂之軹。張揖爲失毛旨。詩疏云。軹者長轂之名。又據許而違許意矣。案篆約爲孤乘夏篆以上車轂之制。王宗諫鄭珍說是也。凡轂初斲治成。平綬無文。自輶以上乘夏篆。則迴環琢刻。自成圻塲。若竹之有節者。是謂之篆。亦謂之約。又以革鞮篆約之外。是謂之軹。凡小車有革鞮。大車則無。故毛許並釋軹爲長轂。明惟小車轂有此也。輶革密附轂木。故篆在革內。而文見於革外。毛詩謂之約軹。明軹與約備有也。既篆刻而革鞮。又漆之爲五色。是謂之夏篆。毛許則以爲朱約。朱亦五色之一也。凡篆約之用。以爲文飾。且以辨等威。非以附纏約束爲義。篆約之名。亦起於刻琢。不繫於施筋與否也。至於筋膠之被。則凡車木任力處皆有之。附纏之以爲固。故輔人注謂輔亦有此。不徒轂也。蓋筋膠與篆不相涉。輶乘夏綬。大夫乘墨車。皆無篆。而不得謂無筋膠之被。筋膠之外加以漆。則其痕亦成圻塲。輔人謂之漚。少儀謂之幾。而不謂之篆。此經亦以施筋與陳篆並舉。篆非卽筋膠之文明矣。鄭珍謂輶革爲小車之通制。不知施筋亦小車之通制也。毛詩。說文。朱約之義。非謂約束其轂。鄭珍說是也。然後鄭謂夏爲五采。先鄭。毛許。則以爲朱赤。其設色不同。鄭珍兼取其義。謂五采之外。皆朱漆色。未知是否。轂約互詳巾車疏。云輶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者。左襄十八年杜注云。負。依也。謂輶革與轂幹密相依倚也。賈疏云。輶。覆也。謂以革覆轂之木。隱著革使之急。是革轂相應也。無贏不足者。若轂有耗滲。不隱著轂。則革有贏而轂不足。若轂不耗。革無贏。轂亦無不足也。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疏〕既摩。革色青白者。程璠田云。色青白者。輶廉而急。必負幹之所致也。六者言之。注云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者。說文手部云。摩。研也。賈疏云。謂以革鞮鞞。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其色青白。則善也。程璠田云。據注丸漆之後。乃以石摩之。王宗諫云。賈意謂丸在摩前。摩在漆前是也。今革既摩。色但青白。未漆甚明。案程王說皆是也。在摩前者和灰之丸漆。在摩後者。不和灰之漆。鄭賈義並不相連。丸漆者。說文土部云。堯。以漆和灰丸而鬢也。段玉裁云。灰者。燒骨爲

灰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燒骨以漆曰堯。蓋以漆合和燒骨之灰。搏而丸之。以變擦物。丸而鬚之既乾。如沙礫不光滑。乃摩之。鄭所云丸漆之乾。乃以石磨平之也。既摩。乃復漆之。說文下所云漆堯已復漆之也。如此數四。乃後戲丹臘。今時漆工。亦略同此。案段說甚析。據此。則轂革有數次漆。先丸漆不設色。故摩之。色青白後漆設色。則爲巾車之夏篆夏縵。及毛詩傳之朱約。不得露青白之色矣。經注並據未戲丹臘前之漆言之。故在摩前。非謂既摩之後。遂不復漆也。

參分其轂長二枉外一枉內以置其輻。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疏〕參分其轂長。二在

外、一在內、以置

其輻者。賈疏云。此經欲論置輻於轂相去遠近之法。趙浦云。外謂轂之趙軹處。內謂轂之趙質處。與輻相近。以轂長三尺二寸三分之。以二分爲外。以一分爲內。於二者之間而置輻焉。所以在外數多。在內數少者。蓋一車用兩轂。而兩轂之間置輻。輻內數少。則兩輪近。輻外一尺九寸者。輻廣三寸半。即後文輻股之度也。匠人注亦云乘車輻廣三寸半。賈疏云。按上云以圍之助指其轂。轂中三分徑一。轂徑既一尺三分寸之二。今取一分作空。空中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兩畔得二分。有七寸九分寸之一。兩廂分之。一畔得三寸九分寸之五。下文云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鑿深三寸半。故知輻廣三寸半也。依前所計言之。輻深實應三寸十八分寸之十。言三寸半。舉成數言也。若然。轂既長三尺二寸。輻居三寸半。餘有二尺八寸半。三分之。輻外得一尺九寸。輻內得九寸半也。鄭珍云。輻廣三寸半。乃兵車乘車不可增減之實數。令之云者。以由經推得。而經無文。故不敢質言。使若假設云爾。賈疏謂注以指轂鑿深知之。不得鄭旨。指轂鑿深之數。於經亦無文。注蓋由轉人之明言軸圍者。層遞推至牙圍而得之也。又云長上無內外也。內外由輻而立。則輻之地自在中間。故三分轂長。擬九寸五分居內。一尺九寸居外。其中間三寸五分。即置輻之地矣。記於車總目著輪崇尺寸。爲輪輿諸度之根。各度遂不明言。使得者互求自得。則輻之廣厚。宜卽於輪輿軸三職中求之。車人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大車小車輻之所以不同者。正有其故。大車轂短。只一尺五寸。其圍之大。卽四尺五寸。制令輻廣三寸。卽正中置輻。其兩頭止各餘六寸。令輻厚一寸。三十輻佔轂圍三尺。餘一尺五寸。兩輻相距。尙有五分不鑿空地。故輻比小車廣少而厚多。小車轂長不止增倍。而圍僅三尺二寸。制令輻廣三寸半。其外二內一者。所餘甚長。令輻厚七分。則兩輻相距不鑿者。只有三分零。故輻比大車廣多而厚少。其因轂之圍長。以增減輻之廣厚。爲數雖異。而廣少者增厚之。厚少者增廣之。使其強力而固則一。案鄭說是也。輻廣與鑿深同度。下經有明文。而鑿當盡指轂餘徑之數。其理亦明牆無疑。注義不可易也。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

廣深相應。則〔疏〕亦謂之鑿。此鑿即輻當所入之空。其數與輻同。文子上德篇云。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是也。輻廣。即上注云三寸半者也。江永云。輻廣者。輻之博也。不言其厚者。轂圍三尺二寸。三十輻之股端相著。厚一寸有奇。可知也。輻相著不留空隙者。欲其輻與輻相湊。相挾有力也。觀今車用十八輻。股猶相湊。況三十輻乎。鄭珍云。凡者最括之辭。包輸入車人六車在內。上凡斬轂。下凡揉牙亦然。記不著輻廣之數者。量其鑿深為之。是鑿深之數。即輻廣之數也。而亦不著鑿深之數者。轂孔壺中當輻當之數。居轂圍三分之一。餘三分之二之徑。即兩畔輻當之鑿深。是措餘徑之數。即鑿深之數也。止發此一句為率。上文已著轂徑。而由轂徑得鑿深。即鑿深見輻廣。已不啻詳言之矣。車人之止著輻博三寸。亦以有此句為率。即可由輻博見鑿深。由鑿深得轂徑。同一省文之法。明乎此。益見轂徑鑿深輻廣三事數同。而小車是小車之數。大車是大車之數也。凡以柄周繞圓物投之者。必深視其圓之徑。使投者相湊相倚。衆力如一。始固而益固。輪人之為輪為蓋。其鑿之法是一。轂猶蓋斗也。輻猶蓋弓也。軸猶達常也。蓋斗徑六寸。達常徑一寸。以達常貫蓋斗中。猶以軸貫轂中也。蓋斗之徑。除達常徑一寸。止餘五寸。猶轂徑除軸當轂處徑三寸五分。五釐強。則止餘七寸一分一釐強也。蓋斗鑿深二寸五分。相對則盡其五寸。猶轂鑿深三寸五分。相對則盡其七寸也。而蓋鑿之深無餘分。轂鑿尚有一分一釐強未盡者。以蓋斗與達常常靜不動。故鑿雖穿通而不傷達常。轂與軸常動不靜。故鑿端一枚之前。須稍留五釐強。使輻與軸兩不相及。然一畔五釐強。其留數甚微。雖曰不盡。而其徑亦適盡矣。與蓋鑿究無異也。案子尹以車蓋為輪輻轂軸之比例。其說甚當。惟蓋之達常與斗為一木。則與軸轂二木相貫。同而實異。實後疏以達常斗為二木。說尚未足馮耳。注云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者。言輻之廣深同度。則強弱相等。而後足相持以為固也。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抗。搖。〔疏〕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者。阮元云。輻入十輻共趨轂心。若當厚而豐末。轂心不堅。而鑿亦相通。故淮南說山訓曰。轂強必以弱輻。兩強不能相服。又說林訓曰。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荀子引詩曰。轂既破碎。乃大其輻。此皆強有餘而固不足也。注云抗。搖動貌者。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云。抗。搖也。說文手部云。抗。動也。詩小雅正月。天之抗我。鑿深而輻小。則毛傳同。惠士奇云。方言曰。舟偽謂之抗。抗。不安也。注船動搖之貌。則車之大抗。狀如船矣。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音輻弱不勝轂。〔疏〕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者。程瑤田云。輻小。亦謂當也。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之所任也。〔疏〕舊雖長而狹小。則能固而不能強。謂易折也。鄭珍云。輻與鑿其深廣

如一。言一則二見。輻廣鑿淺。是廣及度而深不及度。鑿深輻小。是深及度而廣不及度。深不及度。則當之入轂不固。廣不及度。則當之承轂少力。見輻鑿廣深、非皆三寸半不可也。以此益驗當是直入尖筍。非鏃筍。注云言輻弱不勝轂之所任也者。輻廣與鑿深同度。所以爲強。足以任轂之重。今鑿雖深而輻大不及度。故輻之力弱。不能勝轂之任也。故茲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言力也。弱、當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疏〕鑿深以爲輻廣。茲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者。鄭用牧云。量其類也。鄭司農云。茲讀如絃經之絃。謂度之。〔疏〕故茲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者。鄭用牧云。量其之爾。抗而不固則轂折。轂不能持輻也。戴震云。當厚蓋大牛寸。漸殺之。至末。不得過三分寸之一。鄭珍云。輻當入轂處。廣三寸半。長如鑿深。亦三寸半。其初雖已削廣之兩面。漸殺漸窄。以至於端。今適與鑿相函。而其廣三寸半自若也。今以入鑿處起。兩邊斜殺以至於端。與弓之股端一枚同。則是成尖角形之筍。故曰茲其輻廣以爲之弱。弱所以必絃之爲尖筍者。車輿之重。全藉六十輻之力承之。而六十輻更迭常直地者。止有兩輻。輻鑿心之未盡轂徑者。止五釐強。輻端又鋒薄無餘分。若爲方筍。卽鑿亦方鑿。其投弱也。弱兩邊直入。上以鋒薄之端。撼未鑿五釐之木。雖不通猶通也。而通任壓於上。弱必上僭使軸。轂亦必往下潛移。一輻如是。卽輻輻如是。轂之破折。恆由是作。惟刻輻廣使如箭鏃前半。則弱之兩邊斜交鑿心。其投轂也。自入鑿至鑿心。如並負轂。進邇相承。一豪不能上僭。轂亦一豪不能下移。而轂之壓輻。以弱兩邊計之。直是壓七八寸。則輻之承轂。愈固而有力。故雖有重任。轂不折也。案當之殺度。經注並無文。依戴說。則厚殺而廣不殺。江永程瑤田說同。依子尹說。則并殺其廣爲銳角形。黃以周說同。二義並通。故兩存之。但審釋經文。似以不傷轂爲義。則子尹說於理尤密也。鄭又云。輻爪之長短廣狹。經注皆無明文。案當爪爲輻上下之柙。其於形制宜同。當既拔其股廣以爲尖筍。明爪亦當拔其股廣以爲尖筍。當之長既如其鑿深。而盡轂之徑。明爪之長。亦當如其鑿深。而盡牙之廣。卽其上可知其下。經注故下言也。爪所以必爲尖筍者。蓋牙之廣三寸弱。而踐地一寸又是斜殺。則方者止二寸弱。若爪爲方筍。亦止可長二寸弱。如此卽仍不免輻廣鑿淺。大抗難固之病。又牙厚三寸五分。若以二寸一分之方筍投之。兩邊不鑿者無幾。必不勝爪之搖撼。而有破裂之患。故必爲尖筍。自較廣兩邊斜殺。交於端一分。如當之端。長二寸九分強。如牙之廣。而其鑿則穿達於外。自外視之。其廣一分。其長七分。及以爪投之也。牙兩邊漸內漸厚。進邇固抱其爪。上雖有重任壓之。而爪一豪不能下出。此制之所以善也。案子尹以弱推之入牙之爪。其說甚密。黃以周則云輻向外一面直下爲倨。向內一面刻曲爲句。爪於倨亦直。於句亦刻曲而銳。黃所說輻倨句之形。於義可通。而謂爪亦外倨直而內刻銳。與子尹說異。竊謂經止以牙出輻外爲綆。其爪

入牙之柄爲鑿所舍。何必隨縵勢而爲倨直。若然。鑿內之爪。似當以子尹說兩面刻成銳角爲是。但經注並無文。姑兩存之。注云言力相稱也者。明齒與鑿力相等。無強弱之異也。賈疏云。謂輻廣與鑿深相稱。云弱。齒也者。卽上文齒蚤之齒。輻入轂中者也。戴震云。齒沒鑿謂之弱。云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者。弱與弱通。說文艸部云。蕝。蒲子。可以爲平席。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陸璣疏云。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蕝。大如七柄。正白。生噉之。甘脆。段玉裁云。蒲本在水中。其字作蕝。卽齒在轂中之意也。鄭司農云。茲讀如絃經之絃。謂度之者。左桓二年傳云。衡紘絃經。段玉裁云。茲讀如絃。擬其音而義在是。絃繫於項。故與圍度之訓相近。參分其

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殺。衰小之也。鄭司農云。濂。謂泥不黏著輻也。疏。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此

之義也。阮元云。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殺者一分也。鄭珍云。輪崇六尺六寸者。除去牙之濂者一寸九分一釐六毫六不盡。不濂者一寸。上下牙共除五寸八分三釐三不盡。又除轂徑一尺六分六釐六不盡。餘四尺九寸五分。分爲兩輻之長。則一輻除齒爪不計。長二尺四寸七分五釐。三分之而殺其一。則殺者長八寸二分五釐。止於廣之向車箱一邊殺。狹至爪入牙際。其向外一邊不殺。兩面近牙處亦稍殺。但其數甚微。試以人之立驗之。由股而至足。其前面直下。後面自腓腸卽漸斜漸細。兩邊亦略殺焉。此下文股散之所由名也。云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者。有。唐石經初刻誤其。磨改作有。鄭珍云。輻所以必有殺者。止爲泥之黏著。殺者連牙高一尺有奇。泥之上及輻。至此已深。若過是則不能行矣。或曰。輻之向外者。豈泥不能黏。何以獨不殺乎。曰。不黏者。謂殺其一邊。使細如散形。自然通散泥不黏著。非謂只不黏殺之一面也。注云殺。衰小之也者。惠棟云。殺。猶衰也。見儀禮注。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猶殺也。鄭司農云。濂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者。段玉裁云。說文。濂。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故大鄭易經之濂爲黏。黏與濂。聲類同也。鄭君注易爲其慄。小陽也。慄。讀如羣公濂之濂。濂。襍也。襍之訓與黏相近。論讓案說文。參部云。黏。相著也。濂黏聲近。假借字。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也。散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散以喻其細。人歷近足者細於股圍。卽輻上半橢方之全圍。不殺者也。鄭珍云。輻股廣三寸五分厚七分。兩面廣七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共八寸四分爲股圍。三分之一。得二寸八分。去其一分。有五寸六分。以爲散圍。散兩面不殺。則兩邊厚仍各七分。共占一寸四分。餘四寸二分兩面廣各居二寸一分也。案鄭說是也。錢坫云。散圍三

散圍三

分去一。則較廣二寸三分奇。厚大半寸矣。案錢謂較厚亦三分殺一。與鄭子尹說不同。於較圍全度亦無差。謹存之。以備一義。注云謂殺輻之數也者。之、舊本作內。宋余仁仲本同。於義得通。但宋明各本皆作之。今從之。輻股不殺。惟較殺之。所殺之圍。參分輻廣。亦祇殺其向內之一分。非周而通殺之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較者也。較謂近牙者也。鄭珍云。上三分殺一。著所殺之長短。此著所殺之廣狹。輻之未殺者皆股也。股廣如一。自二分長之下。殺之使細。則成上股下較之形。其殺數非直斜就向內一邊。乃略圓漸斜而下。至將入牙際。較圍即於此取之。先鄭謂較近牙者指此。此以下則爪也。謂股近較者。取其將入較際。以明此之爲將入牙際耳。云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較以喻其細者。明股較以羸細相對比例爲義。云人歷近足者細於股謂之較者。釋股較得名之義也。弓人注亦云齊人名手足擊爲較。阮元云。說文曰。股、髀也。較、脛也。蓋入股本豐。自膝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之也。云羊脛細者亦爲較者。爾雅釋畜云。馬四較皆白、駟。郭注云。較、膝下也。則獸脛通稱較。不徒羊矣。揉輻必齊。平沈必均。揉謂以火熯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注云。較、膝下也。則獸脛通稱較。不徒羊矣。郭注云。輻、牙、輈、三者皆曰揉。蓋並用全木。或析木爲之。木之經輻者。筋理必不全。不堪任力。云平沈必均者。鄭鏐云。木是虛實。不能無輕重。故平而沈諸水。以觀其入水之淺深。入深者知其必重。入淺者知其必輕。從其重者而削之。則必平矣。注云揉謂以火熯之者。段玉裁云。字當作燠。下文揉牙、說文引作燠牙可證。說文曰。燠、屈申木也。無揉字。錢坫云。揉與燠同。凡木直者燠以曲之。曲者燠以直之。故兼屈申兩義。惠士奇云。燠、一作燠。長笛賦曰。燠燠斤械。注引鄭注曰。揉。謂以火熯之。釋文亦有二音。一劉音苦老反者作燠。一沈音居趙反者作燠。燠與燠同。蒼頡篇曰。燠、正也。案惠說是也。說文矢部云。燠、箭筈也。引申之。凡揉材木並爲燠。燠燠並燠之借字。荀子性惡篇云。故枸木必待絜括絜燠然後直。鄭云。以火熯之。即荀子所謂絜燠也。互詳弓人疏。云衆輻之直齊如一也者。揉者非徒燠直木使之曲。亦所以燠曲木使之直。輻貴直指。故揉之使三十如一也。云平沈平漸也者。沈與鍾氏以朱湛丹秫之湛字通。彼先鄭注云。湛漬也。後鄭讀如漸。廣雅釋詁云。漸、漬也。故此亦以漸詁沈。平漸。謂置之水。兩輪所漸漬之度。高下平等。王宗澂云。平爲木出水分數。沈爲木入水分數。案王說亦通。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者。亦即平漸之義。賈疏云。重者沈多。輕者沈淺。此沈重樂更去之。則平而輕重等也。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槩而固。

得謂偈句鑿內相應也。鄭司農云。槩、撥也。人言撥曰槩。玄謂槩讀如涅。從木、熱省聲。

〔疏〕直以指牙者。以下申論上文。輻以爲直指。牙以爲固抱。二

事相得益善也。鄭珍云。直以指牙。謂三十幅投穀說。皆將入牙鑿時也。詒讓案。輻有散之殺。輪有牙之縵。雖似不相當。而爪入牙鑿。則與股之中線。首尾相貫。其直中繩。至輻厚則又股散如一。更無散殺。是皆直指之理也。云牙得則無樂而固者。程瑤田云。謂蚤牙相稱。齊密而無罅縫。故能無樂而固也。注云得謂偃句鑿內相應也者。鑿內詳前疏。賈疏云。以輻直爲偃。以牙齒者爲句。輻牙雖有偃句。至於鑿內必正。正則爲得。得則若無樂而牢固也。江永云。疏非也。輻之入牙者作偃句之形。卽邊角是也。戴震云。輻外直下爲偃。內曲刻之爲句。內柄同卽蚤。鄭珍云。衆苗既投穀。乃以牙兩半規交而抱之。時柄各指其鑿。鑿各值其柄。兩相應而無豪末偏邪相就之處。斯之謂得。若少偏斜相就。卽不得矣。黃以周云。鄭注偃句。當以江戴說爲正。但爪宜刻而銳。不可方也。案江戴黃說是也。凡輻外近軛者股散直下爲偃。卽牙縵所由生。內近輿者散曲刻爲句。卽散殺所由見也。賈說非注指。鄭司農云。樂。轂也。蜀人言轂曰樂者。程瑤田云。樂。與楔同。說文木部。楔。櫛也。櫛。楔也。徐鍇謂櫛。簪也。櫛也。集韻楔。蜀人從殺。周禮從執。據此注言之也。段玉裁云。轂。說文作楔。其正字也。蜀人言轂曰樂者。方言之異也。舉方言證經之樂謂楔也。經傳多假樂爲梟。又本職注用爲危。樂楔之訓。僅見於此。詒讓案。轂楔一聲之轉。云玄謂樂讀如涅。從木熱省聲者。說文木部云。櫛。木相摩也。从木。執聲。段玉裁云。大鄭未說樂讀何音。故觀其音曰讀如涅。又曰從木熱省聲者。蓋以正說文櫛字下云執聲之未密。阮元云。不曰從熱聲者。取其音之相近也。案鄭意當如段阮說。但樂熱並從執得聲。不必別諧熱省聲。鄭說較許爲短。不得則有樂必足見也。必足言樂大也。然則雖得〔疏〕不得則有樂必足見也者。鄭珍云。足。樂之末也。荷鑿柄不應其投也。必強一邊使相就。猶有樂。但小耳。〔疏〕則其一邊必鬆。樂有厚薄無長短。以不能進爲極。一柄既有一邊鬆。卽樂無不進。其末必露出踐地一面。待不能進。始削其首令齊平。此不得之徵也。輻兩頭並是尖筍。其鑿深必盡其徑。而牙鑿且穿通踐地一邊。成廣一分長七分之孔。故鑿柄不相得。必致樂見於此孔外。案子尹樂足之說。與鄭實意合。但紬釋經義。言樂足之見否。似唯段以明鑿柄之不得。非謂輻入鑿必用樂也。注疏說於經似尙未合。注云必足見。言樂大也者。賈疏云。足乃據樂而言。言足見。故知樂大乃足見也。云然則雖得猶有樂但小耳者。謂鑿柄相得。得樂而益固。然其容輻之地甚窄。故雖有樂必小也。程瑤田云。云有樂者。反言以見無樂之固也。注說疑不然。案程說近是。凡制器。鑿大而柄小。相舍不密。則爲樂以充之。此惟靜物爲可。輪之用常動。使輻爪柄鑿不密。此豈樂所能固乎。且爪柄與鑿空有一定之度數。使良工爲之。自可無樂而固。若豫鑿閒隙以容樂。此豈制器之理哉。鄭殆未達經指。六尺有六寸之輪。縵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輪輦則車行

分寸之二者。出於〔疏〕。經參分寸之二者。戴震云。以偏柄入牙而後出之謂之繩。鄭珍云。經自凡斬殺以下。言爲輪首。輻股鑿之數也。明毅。次明輻。又次明牙。三材利而輪成矣。輪成其繩斯見。故以繩數終焉。注云輪策。則車行不掉也者。輪策。謂牙偏向外也。江永云。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內矣。戴震云。固謂不傾掉也。輪不策必左右搖搖。故輻蚤用偏柄。令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如此則重執微注於內。兩輪訂之而定。無傾掉之患。云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者。賈疏云。鑿牙之時。孔向外使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策。故云出輻股鑿之數也。江永云。疏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一邊。非暴裂即先齟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也。今車牙孔不偏。而輻爪用邊筈缺邊向內。是以牙偏向外。鄭前言偏筈句鑿內相應。是古人亦用邊筈。鄭珍云。注云出者。牙出也。牙所出於輻股鑿者。牙之厚如輻股之廣。同三寸五分。當鑿爲受爪之鑿。孔距牙外邊六分六釐六毫六不盡。起鑿向內邊。其廣長如轂之厚七分。廣二寸一分。兩邊亦斜刻。令其端廣一分長七分。直通於背。使容尖筈。則向內一邊不鑿者。亦有六分六釐六不盡。是內外不鑿之地相等。而鑿孔正居牙中也。及以輻爪指牙中投之。向外一邊不殺。其直中繩。向內一邊所殺。廣之一寸四分。爪之兩邊榮縫。約消六釐六毫強。而其半猶當牙上。則投訖視之。輻股向內一邊。有六分六釐六毫六不盡。出牙邊之外。牙句外之厚。有六分六釐六不盡。出股鑿之外。而牙自平。鑿自中。輻自直。原正而不偏。惟牙厚與股鑿同是三寸五分。而上下不正相對。則牙厚較股鑿爲偏出矣。注曰三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又曰輪雖策。爪牙必正。苟得其端緒。其旨明若指掌。賈疏以後乃皆失之。案鄭子尹說甚精。輪繩之制。必如此而後牙出股外。爪仍建於牙之正中。爪內外餘地正相等。與上文蚤正之義乃合。牙有繩。則偏出於輻股鑿之外。牙外之平面。不與轂壺中正相直。故注凡說軌轂之廣。必加繩數計之。但子尹於輻內散斜殺而下。以趨於牙。則散近股處之度既太贏。近鑿處之度又不足。於三分留一之圍。似未密合。黃以周則謂散近爪處作倨句形。約去三分之一。牙內一邊。宜留餘地以安句。中鑿孔以投倨之爪。外留餘地以爲繩之策。繩者策出外。故鄭注匠人。徹廣八尺。於旁加七寸。必數繩三分寸之二。依黃說。蓋於輻下三分之一。與股分處曲刻三分一爲句。而後直下。其下掛貼牙。又曲刻三分一爲句以入鑿。是鑿孔正在牙中。其內外皆有空地。外當牙繩處。其木露見。內則爲爪筈之句者所覆。其木不見。而轂內無繩。其內邊與牙之內邊。正相齊切。更無贏腴。於經義物理。似較爲允協也。王宗棟云。輻散殺在不在外。外之輻股與轂。其當鑿與爪輻參值。牙是以外出。而不與輻股散參值也。外之牙出於輻股三分寸之二。內之輻股。亦即出於牙三分寸之二。賈曰輪皆向外策。輪即謂大圍也。

大圍向外。則輻股向內。是謂之策。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倅。杼。謂削薄其踐地者。倅。上下等。〔疏〕凡為輪者。此專指牙言之。云行澤

澤地多塗。山地多石。故行澤之輪。須削牙如杼。使不為塗所著。行山之輪。須牙上下等。使不為石所傷。至於行平地。其常也。雖亦有行山之時。亦有行澤之時。亦有行平地而值泥似澤。遇石似山之時。然其車之輪。斷不專為行山。

使牙上下等。亦不專為行澤。使牙如杼然。於輪人必有常度。在不杼不倅之間明矣。所以必著此節者。正以見常度之不杼不倅也。猶之輪人極論大車之輹直無橈。乃正以見輹之不直不橈耳。案鄭說是也。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

此即牙踐地一邊。不杼不倅之度也。注云杼謂削薄其踐地者。玉人大圭杼上終葵。首注云。杼。綱也。削薄。即綱之也。云倅。上下等者。說文人部云。倅。齊等也。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牙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謂牙削薄如刀之刃。以行澤之塗泥。如刀割物也。

也是故塗不附也。〔疏〕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者。毛詩小雅角弓傳云。塗。泥也。王宗諫云。此節說杼也。是故塗不附也。附。著。〔疏〕之利於行澤。詒讓案。刀以割塗。謂牙削薄如刀之刃。以行澤之塗泥。如刀割物也。

云是故塗不附者。程瑤田云。塗割之則割開。故不附牙而或上濇於輻。注云附著也者。小司寇注同。倅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類於鑿。搏。圍厚也。鄭司農云。不類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類亦〔疏〕聲之誤。王宗諫云。此節說倅之利於行山。注云搏圍

也。鄭司農云。不類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類亦〔疏〕聲之誤。王宗諫云。此節說倅之利於行山。注云搏圍厚也者。梓人廬人弓人注並云。搏。圍也。說文手部同。楚辭橘頌王注云。搏。圍也。楚人名圍為搏。對澤輪削薄。故云搏厚。鄭司農云。不類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者。賈疏云。先鄭以類為動。後鄭不從者。以其動者。先動於旁。

乃及於中。不可先動於中。故不從也。王宗諫云。說文無類字。類與論語磨而不磷同。孔注云。磷。薄也。鑿空兩旁。散薄。則空中之柄動搖不固。先鄭云。不動於鑿。特言不類之善。非以動訓類。後鄭訓類為敝。補先鄭所未詳。二說相成。賈以為岐異。失其指矣。云玄謂類亦敝也者。明二字義同。經變文耳。鮑人說治革云。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類。先鄭釋不類為縷不傷。敝。亦即傷也。云以輪之厚。石雖鑿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者。輪牙近地者。搏厚。雖為

石所鑿而敝。終不至侵其中之鑿。使輻搖動。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也。廉。絕也。挫。折。〔疏〕揉。說文火部引作揉。正字也。詳前。賈疏云。此論用火揉牙。使之圍正之意。古者車輞屈一木為之。要當木善火齊又得。乃可

圓而得所也。鄭珍云。疏謂古者車輞屈一木為之。嘗細思其理。若果用一木屈成一大圍規。當建輻時。若先投牙鑿。

部引作揉。正字也。詳前。賈疏云。此論用火揉牙。使之圍正之意。古者車輞屈一木為之。要當木善火齊又得。乃可圓而得所也。鄭珍云。疏謂古者車輞屈一木為之。嘗細思其理。若果用一木屈成一大圍規。當建輻時。若先投牙鑿。

部引作揉。正字也。詳前。賈疏云。此論用火揉牙。使之圍正之意。古者車輞屈一木為之。要當木善火齊又得。乃可圓而得所也。鄭珍云。疏謂古者車輞屈一木為之。嘗細思其理。若果用一木屈成一大圍規。當建輻時。若先投牙鑿。

符三十幅投訖。中間空處。只足容蔽徑。般之全徑。不能貫過。受苗之入。若先投般鑿。輻爲諸輻爪長幾三寸所限斷。不能挪讓得至爪下。卽展開合縫。亦僅受一二爪而止。斷不能復伸之以受諸爪之入。則疏說蓋疏也。古當是屈兩木爲兩半規。其兩端各爲箭。使相交固。玩經文於善輻之後。接云直以指牙。牙得則無藥而固。知建輻時是先投般鑿。司農注上當云。謂建輻也。其意是謂先以苗投般鑿。諸輻投訖。乃以牙兩半規就爪合之。如是乃於理得。於事便也。案鄭駁賈說是也。此經兵車之輪。以密率求之。牙大周二丈七寸有奇。田車輪牙大周一丈九尺七寸有奇。至車人大車之輪。牙大周則二丈七寸。柏車輪最小。牙大周亦一丈八尺。此必非一木所能揉。其不便建輻。更無論矣。惟子尹謂屈兩木爲之。亦無端證。竊疑當是合三木爲之。據車人大車云。渠三柯者三。柏車云。其渠二柯者三。說渠並以三命分紀度。偷工無此文例。是必非苟爲詭異。蓋牙木通制實是合三成規。無論大車、小車、咸用是法。經於車人著此二文。亦與輪人互相備也。若然。兵車乘車牙木。合三段爲之。每段長六尺九寸有奇。田車牙木三段。每段長六尺六寸弱。如是則揉曲與建輻皆較易。於事理尤切也。互詳車人疏。云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者。記火揉之度也。賈疏云。凡屈木多外廉絕理。內挫折中。旁腫負起。無此三疾。是用火之善也。王宗淶云。外當火之對面。於輻牙爲踐地處。內當火之正面。於輻牙爲植般處。旁當火之左右側面。於輻牙爲平面。凡揉木使屈。火皆在內。火力不勻。則外或理傷而斷絕。內或焦灼而挫損。旁或暴裂而壅腫。故燦牙必除此三者。始爲善於用火。鄭珍云。今試以竹木屈之。外急則層析。是廉也。裏急則皺縮。是挫也。旁左右暴出。是腫也。然必筋理全始有此三病。故知牙材斷不用鋸木也。注云廉絕也者。段玉裁云。說文火部曰。燦。火燦車輻絕也。引周禮燦牙外不燦。鄭本當同。轉寫失之耳。絕者。賈云絕理。案段說是也。燦。正字。廉。段借字。許鄭義同。宋本文選長門賦。心燦移而不省。故兮。李注引此注云。燦。絕也。燦字或從火。疑唐時此經別本尙有作燦者。燦則似卽燦之聲誤。云挫。折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手部云。挫。摧也。摧。一曰折也。又刀部云。剉。折傷也。挫剉聲義同。云腫。痲也者。說文手部云。痲。病也。一曰腫。是故規之以抵其圓也。輪中規則〔疏〕善也。鄭珍云。六事皆輪成後。驗其工致之法。注云輪中規旁出也。則圍矣者。詩小雅河水箋云。規。正圓之器也。大戴禮記勸學篇云。本直而中繩。絛而爲輪。其曲中規。墨子天志中篇云。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圍法明也。故云輪中規則圍也。萬之以抵其匡也。等爲菑蕪。以運輪上。輪中萬蕪。則不匡刺也。〔疏〕萬之以

也者。鄭鏹云。萬、矩也。匡、方也。趙溥說同。洪頤煊云。萬與規對。萬卽矩字。匡與圓對。讀爲方。與人圓者中規。方者中矩。亦同此義。案鄭洪讀萬爲矩。與故書或本合。是也。訓匡爲方。亦足備一義。荀子不荷篇楊注云。矩、正方之器也。史記禮書索隱云。矩、曲尺也。此職以規萬縣水量權驗輪之善。與輿人以規短水縣驗與之善文正同。蓋輪雖以圓爲用。而牙之平面。與輻之上下相直。非矩無以定之也。宋翔鳳亦據周牌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曰以方出圓。又曰環矩以爲圓。謂徒圓不能知其數。故必以方之數出之也。宋蓋據圓內容方法。以度牙之周徑。說與鄭洪小異。於義亦得通也。注云等爲萬。蓋以運輪上。輪中萬。則不匡刺也者。此亦釋匡爲刺。與前輪雖散不匡義同。戴震云。正輪之器名萬。亦謂之萬。蓋與輪等大。平可取準。萬之縣之。猶瓶人之器中臆豆中縣也。方言。秦晉之間。謂車弓曰枸。二者其狀仿佛。故方俗同稱。鄭珍云。圓否見於牙上。匡否見於牙兩邊。牙是合成材。易向兩邊枉戾。故須以萬運而視之。萬之有不觸處。是枉向外也。有稍閑處。是枉向內也。適相觸則不匡矣。注云等爲萬。以運輪上。則是萬運而輪不運。所謂輪上。卽指牙邊。與抵其輪。輪謂牙同。疏乃謂輪一轉一匝。不高不下。中於萬。意蓋以萬運輪上。視輪之運中否。以驗其匡不匡。與注殆相反。江永云。湊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枉不正。故須以萬運之。視其稍有枉處。則削而正之耳。後鄭言等爲萬。是當時有其名物。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圓。與輪同大。輪與之並立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運之法也。案注萬運之義。當如戴鄭江三家說。此自是造輪之一法。鄭君蓋據目驗得之。但依其說。則仍是察圓之器。殆非經義。至訓匡爲匡刺。則自可通。蓋抵其匡。猶言視其不匡。謂牙身不侷戾。與上文察其苗蚤不蠲。則輪雖散不匡。謂苗爪與牙不侷戾者。事異而義同也。云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者。阮元云。云下當脫禹字。徐養原云。說文艸部。萬、艸也。从艸、禹聲。萬本無正字。或借用萬。或借用禹。惟矩字雖亦與萬同音。自爲規矩字。縣之以抵其輻之直也。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若與萬通用。異物同名。易致相混。故不從別本作矩。縣之以抵其輻之直也。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疏〕注云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鄭珍云。每上下兩輻。當正中而縣之以繩。必爲較長所闕。不能切輻邊也。故須從旁縣之。旁、較之兩旁也。縣繩於兩旁。令倚牙面。以尺準輻邊至繩。上下如一。則直矣。案鄭說是也。凡物之直者。縣度之必與垂線正等。墨子法儀篇云。百王爲方以矩。爲水之以抵其平沈之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蓋引繩雖亦可以度直。唯縣而度之。則直而又正。其法尤精也。水之以抵其平沈之均也。平漸其輪無輕重。〔疏〕水之以抵其平沈之均也者。明其平中準也。鄭鏹云。上文言平沈必均。言揉輻之時也。則斲材均矣。又置之水中。欲其平沈之均。注云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者。賈

疏云。兩輪俱置水中。觀抵四畔入水均否。若平沈均。則斲材均矣。

量其數以黍以抵其同也。

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

〔疏〕量其數以黍。以抵其同也者。蔽爲穀空壺中。

然質輒亦得蒙蔽稱。是蔽爲穀空之通名。急就篇顏注云。輦者。穀中空受軸處是也。此量之以黍。蓋兼壺中及質輒兩端通量之。數其一端。滿質之以黍。以觀其所容之同否。非專就壺中當輻當之處量之也。注云黍滑而齊以量兩壺。

無贏不足則同者。程瑤田云。量必用黍者。取其滑也。今之黃米。穀皮光澤。小大勻稱。所謂滑而齊也。詒讓案。兩壺。亦通穀空函軸者言之。以不止量當輻當處。故不云壺中也。江永云。兩壺欲同者。欲其肉好均而輕重等也。量之

以黍。猶古人以黍量黃鐘之意。案江說是也。鄭云黍滑而齊。與漢書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量黃鐘之命同。賈疏謂鄭不取律歷志。以黍爲度量衡之義。非也。九穀之黍。卽今之稞。其米爲黃米。詳大宰疏。權之以抵

其輕重之侔也。

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疏〕注云侔等也者。詳前疏。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者。賈疏云。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疏〕以其輪非斤兩所可準擬。故以三十斤曰鈞。百二十斤曰石言之。

也。云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者。兩輪有畸輕畸重。則馬引之。輕者易而重者難。又以輪貫軸。其公重心不在軸之正中。則車行必不正。此皆不可不侔之義。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

權也。謂之國工。國之名工。〔疏〕注云國之名工者。謂六法皆協。則工之巧足擅一國者也。

周禮正義

卷七十六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

圍三寸徑一寸也。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

〔疏〕輪人爲蓋者。釋名釋車云。蓋在上。覆蓋人也。程瑤

也。猶輪輻一趨於轂。故兼官也。王宗澂云。蓋凡三等。大者弓長六尺。中者弓長五尺。小者弓長四尺。蓋雖有三等之殊。而達常圍。程圍。部廣。部長。程長。部尊。鑿廣。鑿上。鑿下。鑿突。下直。鑿指之度。則無殊。詒讓案。

淮南子汜論訓。粗躡羸蓋。高注云。蓋。步蓋也。則蓋有車有步。此轉爲車蓋。故輪人兼爲之。注云圍三寸徑一寸也者。周髀算經趙注云。圓徑一而周三。故圍三寸得徑一寸。然此疏率也。王宗澂云。三寸。圍周也。目密率推之。

徑九分五釐四豪九秒二忽零。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者。賈疏云。程圍倍之六寸。圍六寸。徑二寸。蓋柄有兩節。此達常是上節下入杠中也。戴震云。蓋斗謂之部。其柄謂之達常。程圍倍之六寸。足目含達常。鄭司

農云。程。蓋杠也。〔疏〕寸者。此亦依圓周求徑率求之。王宗澂云。六寸亦圍周也。目密率推之。徑一寸九分零九

讀如丹桓宮楹之楹。〔疏〕寸者。此亦依圓周求徑率求之。王宗澂云。六寸亦圍周也。目密率推之。徑一寸九分零九

豪零八秒五忽零。云足目含達常者。錢坫云。達常徑一寸。下入杠中。杠徑二寸。則鑿外猶餘十分寸之五。鑿柄不傷。鄭司農云。程。蓋杠也者。華嚴經音義云。杠。謂蓋竿也。釋名釋車云。杠。公也。衆人所公共也。案古者車蓋之杠。

蓋皆建於軾間。有環目持之。謂之轉輓。故釋名又云。轉輓。猶祕器也。在車軾上正棘之祕器前部也。華嚴經音義引聲類云。俛倪是軾中環。持蓋杠者也。急就篇顏注亦云。俛倪持蓋之杠。在軾中央。環爲之。所目止蓋弓之拊卻也。

是古車蓋皆在軾間。有環目持其程。則不入輿版。亦足目爲固也。今本釋名。軾譌軸。轅譌輪。學者遂不知車蓋建於軾間之制。故附論之。云讀如丹桓宮楹之楹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詒讓案。釋文云。程圍讀爲楹。音啟。據此。讀如疑當作讀爲。拊轂大而短則拊注。學讀爲榮。釋文亦先出則拊讀爲榮。而後發音。與此例同。讀爲楹者。謂此程即楹字也。丹桓宮楹。見春秋莊二十三年經。說文木部云。程。牀拊几。楹。柱也。此蓋杠直建。與柱義近。故先鄭

讀爲楹。說文糸部。繩重文作經。左傳。樂盈。史記晉世家作樂退。是盈。呈聲近相通之例。蓋杠。論衡談天篇又謂之蓋莖。莖與程聲義亦相近。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謂徑

也。鄭司農云。〔疏〕信其程圍以爲部廣者。賈疏云。此言蓋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者於上部。高隆穹然。謂之爲部。部。蓋斗也。〔疏〕信。古之申字。申上程圍六寸。目爲此部徑。論讓案。此申程之曲圍以爲達常之直徑。故目信

言之云。部廣六寸者。王宗澂云。蓋圍則部亦圍。徑六寸。於六觚率周一尺八寸。目密率推之。周一尺八寸八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零。達常與部。常目一完木爲之。上留廣六寸。學一寸一分者爲部。下斷削其四旁。獨留圍三寸之心木爲

達常。注云廣謂徑也者。周髀算經趙注云。徑者圍中之直也。此部亦圓形。中直廣博如一。故廣即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者。謂蓋頭之斗部。卽柝之借字。左昭二十五年傳。柝。說文木部。引作柝部。是其證也。弓人。弓把名。柝。

車蓋之弓。兩邊下垂。類射弓。部當其中。與把相目。故其名亦同。蓋斗。漢時語。御覽天部引桓譚新論云。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迤。天亦轉周匝而斗極常在。是蓋斗亦謂之保斗。論衡談天篇。

又謂之蓋葆。葆葆與部。並一聲之轉。部長二尺。謂斗柄達常也者。賈疏云。此部卽達常。以此達常上入部中。遂

長二尺。不計其入程中者。王宗澂云。部與達常通高二尺。達常雖部之柄。而與部連爲一節。故統名爲部。二尺者。直蓋之部也。直蓋。卿目下車。左定九年。與之犀軒直蓋。杜云。犀軒。卿車。其證也。諸侯自上。車用曲蓋。其達

常常較長於直蓋之達常。而燠屈之。然部高於程。仍不過二尺。記故不詳曲蓋之達常。案王說是也。部與達常同一木。故蓋弓二十八持之而固。若如賈說。部與達常異木。則部雖二尺。入達常者不過一寸一分。雖有鍵者持之。亦不足目

爲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疏〕程長八尺。謂達常目下也。加達。〔疏〕程長倍之。四尺者二者。此經文例與上下不同。矣。程止是一長八尺之直杠。則經家上文云程長四之足矣。而乃云程長倍之。四尺者二。目徑直之度。而爲迂曲之文。果

何義乎。據下注。謂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杜子春定爲二十。是杜鄭所見。並如今本。則又無譌文。竊謂經文當與

車人大車渠三柯者三同例。疑古車蓋之杠。當爲二節。上下各長四尺。蓋與達常爲三節也。其建於車上。則別目軸鍵

連目爲一。車止時。車右持蓋目從。則但持其上節六尺之部杠。而下道右。王下則目蓋從是也。蓋在車上。則建於軾間。故必八尺之杠。而後無蔽目之患。在車下則人持之。其高下在手。故去其下杠。使輕便易舉。此則校之經文而適

不指曲蓋之杠、曲折上下截之分度者。目曲杠上下曲直不同。則經文當如車人爲未。中直下句。分著其度。蓋上直四尺。則下句有弧曲之減。其弦必不及四尺。段令弦度四尺。則通弧曲計之。又必增於四尺。斷不能上下平等。今經云四尺者二。則是上下等度。必非曲蓋明矣。注云杠長八尺謂達常目下也者。杠在達常之下。而達常之度。咳於部長二尺之內。故知此長八尺。指達常目下也。云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者。林希逸云。此文所謂蓋崇十尺者也。賈疏云。人長八尺。蓋弓有宇曲之減二尺。得不障人目也。詒讓案。釋名釋車云。高車。其蓋高。立乘。載之車也。安車蓋卑。坐乘。今吏所乘小車也。據此。則惟高車之蓋。部杠得長十尺。小車蓋卑。則部杠之度當遞減。不得有十尺。故鄭云。十分寸之一謂之枚。爲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疏〕十分寸之一謂之枚者。此枚立乘也。十分寸之一謂之枚。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疏〕即十釐之分。不云分而云枚者。經文官言分者。並取算術差分爲義。此爲寬度。慮其淆混。故改分爲枚。而明揭其度也。注云爲下起數也者。下文部尊及鑿上下諸度。並目枚計。故此先出枚之度以起例也。云枚一分者。賈子六術篇云。十釐爲分。十分爲寸。是十分寸之一。卽一分也。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者。二十字。賈疏作廿字。段玉裁云。各本注誤。惟疏不誤。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又卅。三十并也。古文省。案。廿讀如入。卅讀如颯。秦刻石文如是。并爲一字。則不讀爲兩字。後世如唐石經作廿作卅。仍讀部尊一枚。斗上隆高。高二十三十。非古也。此經二上屬。十下屬。而故書合爲一字。正由寫者不分句讀所致。部尊一枚。斗上隆高。高

一分。〔疏〕注云尊高也者。廣雅釋詁同。云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者。錢坫云。部尊一寸。而上隆高十分寸之一。亦也。〔疏〕例目上欲尊也。王宗濂云。謂部頂上加尊一分也。部徑六寸。其加尊之一分。四旁當各減三分。徑五寸四分。爲十分部。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弓。蓋椽也。廣。大。〔疏〕弓鑿廣四枚者。王宗濂云。鑿。部上廣而殺其一。部積二十八鑿。凡一尺一寸二分。置部圍一尺八寸八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除去一尺一寸二分。餘七寸六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則每鑿口相距二分七釐三豪二秒零。云鑿上二枚。鑿下四枚者。賈疏云。必目孔上二枚。孔下四枚者。目其弓下用力故也。注云弓蓋椽也者。大戴禮記保傅篇云。二十八椽。目象列星。盧注云。椽。蓋弓也。續漢書輿服志。羽蓋華蚤。劉注引徐廣云。金華施椽末有二十八枚。卽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蓋非椽不能蔽日。御覽車部引淮南舊注云。椽。蓋骨也。案正字本作輓。丁晏云。急就篇。蓋輓俛倪梘縛案。顏師古注。輓。蓋弓之施爪者也。謂之輓者。言若屋椽椽也。說文車部。輓。車蓋弓也。釋名釋車。輓。蓋又也。如屋椽椽也。詒讓案。方言云。車枸。椽。

周禮正義 二十二 卷七十六 二九

宋魏陳楚之閒謂之箠。或謂之箠籠。西隴謂之揜。南楚之外謂之箠。或謂之隆屈。郭注云。卽車弓也。彼車拘篋亦呼爲箠。疑猶今轎車上隆起爲箠。人居其中。漢時蓋已有此制。與此車蓋弓異。云廣大也者。廣雅釋詁同。賈疏云。恐直目橫廣四枚。上下不知其數。故訓廣爲大。明上下及橫皆四分也。案經凡言廣者多爲橫。此廣鄭賈知爲方徑者。經言鑿上二枚。鑿下四枚。皆主直徑言之。不容鑿閒不言直徑。故知爲正方之廣也。云是爲部厚一寸者。戴震云。鑿上下合六分。井鑿空四分。共一寸也。惠士奇云。鑿廣四分。其不鑿者。上有二分。下有四分。合之爲一寸。王宗濂云。鄭云厚一寸。不計部尊也。連隆高者。部厚一寸一分。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鑿突對爲五寸。是目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疏〕鑿突二寸有半者。賈疏孔。內弓二十八。孔之上下廣狹之義。云下直二枚。鑿端一枚者。惠士奇云。鑿孔外內若一曰直。內孔之下與外平。而上低二分不鑿。則上有四分。下有四分。其鑿者二分而已。弓廣四分。殺去二分而內於鑿內。其端又殺去參分。惟一分而已。故曰鑿端一枚。端。謂弓頭也。戴震云。弓鑿外大內小。外從橫皆四分。內從二分。下直二枚是也。橫一分。鑿端一枚是也。下直者。對上進爲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上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又云二枚一枚。皆鑿端弓杪所至。欲見鑿空下正。故云下直二枚。鑿端一枚。便文協句爾。詒讓案。弓首之入鑿內者。長當盡其鑿。亦二寸五分。其廣從橫漸殺。目趨鑿端者。下平刻二分。留上二分不刻。兩旁各刻一分五釐。留中一分不刻。故從學得二分。橫廣止一分也。一枚者。弓首之末。從橫皆止一分也。注云鑿突對爲五寸。是目不傷達常也者。賈疏云。前文云部廣六寸。達常徑一寸。達常上入部中徑一寸。則兩畔共有五寸在。今目弓鑿突二寸半。兩各二寸半。是不侵達常也。案賈意達常與部爲二木。非也。鄭不云不傷部。而云不傷達常者。正以達常與部爲一木。明部內不鑿者。尙留有一寸之徑耳。非謂達常別爲一木。爲部所含也。蓋弓二十有八。以鑿端一枚計之。積二寸八分。環攢部心徑一寸圍三寸之外。鑿端相距餘地。止七豪有奇。段令部與達常爲二木。達常從不傷。而部幾全穿。斷無不傷之理。將何目爲固乎。足明其不然矣。云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者。賈疏云。直。正也。鑿孔下正者。上文鑿下四枚。今於內畔於下亦四枚。與外正平。故云下正也。上低二分者。辨文鑿上二枚。今於內畔孔低二分。鑿上亦四枚。故云上低二分也。云其弓首則撓之。平刻其下二分而內之者。賈疏云。撓。亦減也。弓外畔上下四枚。今於內畔減二枚。惟有二分刻去也。故云平刻其下二分而內之。詒讓案。撓者。對鑿下直而言。謂當下雖平刻。而由鑿外之弓視之。則若逆插不正直也。云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者。賈疏云。蓋尊外畔孔上二枚。及內畔上下俱四枚。若然。蓋弓向外頭仰。但以蓋

弓三分一分外爲字曲。又以衣蒙之，則弓低，故蓋尊終平不蒙撓。又得吐水也。案賈說亦非也。此明弓當必平刻其下二分之意。不蒙撓，謂不蒙入鑿之當而撓曲也。蓋弓當內鑿者爲仰執，目逆制其俛者，故雖重勢下注，而俛仰相劑。近部處終平也。疏未得鄭指。云耑，內題也者。端耑之段字。說文耑部云：耑，物初生之題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題，頭也。此鑿耑亦即鑿內之頭，故云內題也。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

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六寸，覆也。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當爲庇。謂覆軹也。玄謂軹，軹末也。輿廣六尺，

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字〔疏〕弓長六尺，謂之庇軹者。蓋之大小無定，其差有此目下三等降殺。各目一尺與車軹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疏〕輪軹之廣相應也。王宗凍云：六尺、五尺、四尺。弓當未入算。注云：庇，覆也

者。表記注同。云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當爲庇者。段玉裁云：必聲比聲合音相近。杜謂字之誤也。云謂覆軹也者。上疑當有庇軹二字。杜以此庇軹，即謂覆車軸耑之軹也。與大馭注訓軹爲兩轉同。幹者牽之借字。說文外部云：

牽、車軸耑鍵也。又車部云：轄、鍵也。字或作轄。孫奭孟子音義引丁公著云：轄、車轄也。牽轄轄轄義並同。故叢氏三禮圖約此注義作轄。釋文作轄、云或作轄。俱音管。案軹軹同音。字亦通。然在此注則轄爲誤文。說文車部云：

轄、轂耑鎋也。類篇軹部云：轄、轂耑也。是轄之義可通於轂耑。而轄則無軸耑鍵義。若依陸木作轄，則與軹雖異物，而同在轂耑。後鄭不應目庇軹不及幹破杜說。陸蓋依誤本作音。不足據也。幹、明注疏本作幹、尤誤。云玄謂軹軹未

也者。總敘注同。此破杜說也。云輿廣六尺六寸者。輿人文。輿廣，即兩軹間之度。四尺之弓所覆者也。云兩軹并六尺四寸者。據輪人轂長三尺二寸。兩之得六尺四寸也。云旁減軌內七寸者。賈疏云：上云目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

目置其軹。軹內九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軹又三寸半。總尺四寸。目此計之。目七寸承輿。七寸爲軌。故云旁減軌內七寸也。詒讓案：兩軌相距八尺。即輪間之度。五尺之弓所覆者也。云則兩軹之廣，凡丈一

尺六寸也者。賈疏云：向計輿六尺六寸。并兩軹六尺四寸。總一丈三尺。減尺四寸入輿下。其餘有丈一尺六寸也。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字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者。謂六尺之弓。庶能覆軹末。不能及軸末也。

惠士奇云：六尺之弓。加部廣六寸。凡丈二尺六寸。有字曲之減。謂近部平者二尺。而四尺爲字曲。低於部二尺。面三尺幾半。以面加尊二尺。則弓長五尺幾半。故曰可覆軹。不及幹。王宗凍云：六尺之弓。近部平者二尺。并字曲之

平徑。兩數共得五尺四寸六分有奇。倍之加部廣。蓋徑凡一丈一尺五寸三分弱。準目一丈一尺六寸之軹。不足七分強。案依王說。蓋平徑較之兩軹之廣。雖不足七分強。然兩面分之。止差三分強。字曲平徑容少有增修。加目蚤飾蓋巾之

疎。無不覆。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字。〔疏〕參分弓長而揉其一者。阮元云。之嫌也。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字曲。〔疏〕揉。依說文當作燥。案詳上燥牙

疎。注云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字曲也者。賈疏云。弓長六尺。三分。一分有二尺。既云參分長揉其一。則揉其二尺近部者。必揉近部二尺者。目其本鑿弓孔時。外畔弓上二枚。弓下四枚。內畔上下俱四枚。由弓

頭仰。故須近部撓之使平。向下四尺持之。爲字曲吐水也。戴震云。弓齒入鑿中列。其下二分。兩旁各刻一分有半。鑿空下平直。則弓必上仰。故揉其近部之二尺使平。外四尺自下迤而成字曲。詒讓案。蓋齒入鑿者爲仰勢。故鑿外之

弓。須略揉之。而後可目取平。其所揉蓋始於齒本之外。至距部三分一而止。是揉者在近部平處。而不在字曲下迤處也。云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字曲者。此目底軹六尺之弓計之。若五尺之弓。則近部當一尺六寸三分寸之二。

以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爲字曲。四尺之弓。近部當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目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爲字曲也。王宗澂云。五尺之弓。近部一尺六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強。字曲三尺三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強。四尺之弓。近部一尺三

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強。字曲二尺六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強。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蚤。當爲爪。目弓鑿之廣爲股圍。則〔疏〕參分

圍。去一目爲蚤圍者。並謂方圍也。股卽弓上之傅於鑿者。股圍卽鑿之方徑。故經不別出股圍之度。王宗澂云。股。弓近部者。爪。弓末也。鄭鏗云。股與輻之近轂者謂之股。目其大也。蚤與輻之入牙者謂之

蚤同。弓之字曲者亦謂之蚤。目其小也。注云蚤當爲爪者。前注同。案此與輻蚤字皆當作叉。鄭目漢時習用爪。故讀从之。獨斷云。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續漢書輿服志作華蚤。說文玉部云。環車蓋玉環。此秦漢制轅末有玉飾者

之尊名。古無此字也。云目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者。賈疏云。上云弓鑿廣四枚。卽目方圍之。四四十六。故圍寸六分。云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者。賈疏云。一寸爲三十分。六分者爲十八分。通并總四十八。取三十分去十分。

得二十分。十八分者。去六分得十二分。以十二并二十。爲三十二分。三十分作寸。餘二分是三十分寸之二。三十分寸之二。卽是十五分寸之一。故云爪圍十五分寸之一也。王宗澂云。自股漸殺至末。其圍得股圍三分之二。凡一寸零

六釐六豪六秒六忽。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疏〕零。乃殺之極也。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

參分弓長。目其一爲之尊者。此明揉弓之度也。注云尊。高也者。前注同。云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者。近部平。謂不曲者也。其下字曲有四尺。字曲之末爪齒下於部者則二尺。卽上平高於爪齒之度也。其五

參分弓長。目其一爲之尊者。此明揉弓之度也。注云尊。高也者。前注同。云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者。近部平。謂不曲者也。其下字曲有四尺。字曲之末爪齒下於部者則二尺。卽上平高於爪齒之度也。其五

尺之弓。則上近部平者一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爪末下於部同。四尺之弓。則上近部平者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爪末下於部亦同。云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三除之。而三尺幾半也者。賈疏云。幾、近也。言近半。甄鸞五經纂術云。按句股之法。橫者爲句。直者爲股。衰者爲弦。若句三。則股四。而弦五。此自然之率也。今此車蓋。句二。弦四。則股三。此亦自然之率矣。求之濶。句自藥以減弦自藥。其餘開方除之。卽股也。今車蓋崇二尺。弓四尺。目崇下二尺爲句。弓四尺爲弦。爲之求股。求股之法。句二尺自藥得四。弦四尺自藥得十六。目四減十六。餘十二。開方除之。得三。卽股三尺也。餘三倍方濶三得六。又以下濶一從之得七。卽股三尺七分尺之三。故曰幾半也。李淳風注云。謹案。其間宜云車蓋之弓長六尺。近上二尺。連部而平爲高。四尺邪下字曲爲弦。爪末下於部二尺爲句。欲求其股。問股幾何。曰。三尺七分尺之三。術曰。句自藥以減弦自藥。其餘開方除之。卽得股也。王宗濂云。此句但據六尺弓之大蓋言也。鄭故依弓之長六尺者計之。六尺之弓。股長三尺四寸六分四釐一毫零一忽零。并近部平者倍之。加部廣蓋徑。得一丈一尺五寸二分八釐二毫零二忽零。案王所推。與甄李術同。水樂大典本五經算術。引此注求其股。求作乘。當是誤書。又除之上有開方二字。疑甄鸞所增也。其五尺四尺之弓。句股弦之數。鄭及甄李並未推。目此率求之可得也。上欲尊而宇欲卑。上、近部平者。下、近部平者。目下並申論參分弓長。目一爲尊之意也。賈疏云。上。謂近部一尺者。宇。謂持長二尺者也。注云上。近部平者也者。對宇下垂者爲下。故近部平者爲上也。云隕下曰宇者。說文內部云。宇、屋邊也。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宇、屋簷也。廣雅釋詁云。隕、表也。蓋爪隕表下覆。與屋四重相侶。故曰屋簷爲名。猶爪之亦名掠也。程瑤田云。參分一在上爲尊。其二者在下爲宇也。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霽遠。蓋者主爲乘車無蓋。禮所謂〔疏〕則吐水疾而霽遠者。說文雨部云。霽、屋水流也。蓋弓如屋宇之隕下。故曰霽言之。霽遠者。潦車。謂蓋車與。〔疏〕言水下流。不溼輒輪軫目內也。注云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者。賈疏云。按巾車五路皆不言蓋。目其建旌旗。故無蓋。故彼云及鞞執蓋。從車持旌。鄭云。王平生時乘車建旌。雨則有蓋。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目蓋從。注云目蓋從。表尊。非謂在車時。若今傘蓋者也。鄭鏐云。巾車惟王后五路重翟安車。皆有容蓋。輦車言有翳羽蓋。彼婦人車蓋。疑非此輪人所轉掌也。車未有用蓋者。道右掌前道車。言王下則目蓋從。不憚爲雨而用蓋也。孔廣森云。車上設蓋。陰則蔽日。道右王下則目蓋從。春秋左傳。衛侯出奔。使華寅肉袒執蓋。又齊侯賜敝無存。犀軒直蓋。是五路有蓋明矣。左傳笠轂注云。兵車無蓋。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亦未知是否。案鄭孔謂乘車有蓋。不憚爲雨設是也。史記商鞅傳。趙良曰。五殺大夫。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是

蓋兼以蔽日之證。大戴禮記保傅曰蓋圓象天爲路車之制。是路車有蓋。史記晏子列傳云、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說苑臣術篇云。田子方遇翟黃乘軒車載華蓋。竝乘車有蓋之證。乘車建旌旗而得建蓋者。蓋杠插於式閒。橈圓。取足覆輿。而不盡方軫之四隅。故與旌旗之建於轎外闌局者。不相妨也。王宗涑又謂兵車亦張蓋云。左宣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伯棼射王、貫笠殺。笠、蓋也。鞞、輻所聚也。部亦蓋弓所聚。因名爲笠鞞。據此。兵車亦有時設蓋也。安得云乘車無蓋哉。案王說未知是否。姑存目備考。云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者。既夕記、乘車載笠。注云、乘、猶散也。散車。目田目鄙之車。蓋笠備兩服。今文乘爲潦。是鄭彼注从古文作乘車。此仍从今文者。目欲明蓋主爲兩設。彼潦車或取備水潦之義。載笠笠時當竝設蓋。故疑蓋車即彼潦車也。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卑於蔽人目。〔疏〕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者。蓋長十尺。建於車上。軫距地四尺。則丈四尺也。藝文類聚禮儀部、引周書此。蔽人目。〔疏〕說明堂門方十六尺。其說不甚確。疑宮室之門。容有不及丈五尺者。故蓋逾十尺。則難爲門也。損益也。云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目者。人長八尺見纒。明人長正與宇未相直。故不蔽目也。

良蓋弗冒弗紘。殷敵而馳不隊。謂之國工。隊、落也。善蓋者目橫馳於壘。〔疏〕良蓋弗冒弗紘。殷敵而馳不隊者。嘯。此疑誤。隊、唐石經作墜。阮元云。墜者、隊之俗。王宗涑云。此言弓當與部鑿相得之甚也。目幕蒙蓋弓曰冒。目繩聯纒蓋弓之宇曰紘。紘、維也。說文糸部。維、車蓋維也。凡爲車蓋。既植弓於部鑿。乃目繩聯纒其宇而後衣之。詒讓案、此記察蓋之法。淮南子原道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注云。紘、網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是維蓋之繩名紘之證。冒者、說文中部云。幪、蓋衣也。幪冒一聲之轉。冒字又作帽。文選張衡西京賦。戴翠帽。薛綜注云。翠羽爲車蓋。韓非子外儲說左篇云。管仲父出。朱蓋青衣。鶡冠子天則篇云。蓋毋錦紅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言目錦爲衣。凡蓋衣施蓋弓之上。婦人車又下垂爲容。詳巾車疏。注云隊。落也者。說文巾部云。隊、從高隊也。爾雅釋詁云。墜、落也。云善蓋者目橫馳於壘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者。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壘上曰敵。爾雅釋詁云。殷、中也。車馳於敵中。即是橫絕。故鄭訓殷爲橫。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衡殷南斗。六韜戰車篇云。殷革橫敵。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即殷敵之義。無衣無紘。然而弓不落者。言弓當入壘之固也。

八尺。卑於蔽人目。〔疏〕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者。蓋長十尺。建於車上。軫距地四尺。則丈四尺也。藝文類聚禮儀部、引周書此。蔽人目。〔疏〕說明堂門方十六尺。其說不甚確。疑宮室之門。容有不及丈五尺者。故蓋逾十尺。則難爲門也。損益也。云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目者。人長八尺見纒。明人長正與宇未相直。故不蔽目也。良蓋弗冒弗紘。殷敵而馳不隊。謂之國工。隊、落也。善蓋者目橫馳於壘。〔疏〕良蓋弗冒弗紘。殷敵而馳不隊者。嘯。此疑誤。隊、唐石經作墜。阮元云。墜者、隊之俗。王宗涑云。此言弓當與部鑿相得之甚也。目幕蒙蓋弓曰冒。目繩聯纒蓋弓之宇曰紘。紘、維也。說文糸部。維、車蓋維也。凡爲車蓋。既植弓於部鑿。乃目繩聯纒其宇而後衣之。詒讓案、此記察蓋之法。淮南子原道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注云。紘、網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是維蓋之繩名紘之證。冒者、說文中部云。幪、蓋衣也。幪冒一聲之轉。冒字又作帽。文選張衡西京賦。戴翠帽。薛綜注云。翠羽爲車蓋。韓非子外儲說左篇云。管仲父出。朱蓋青衣。鶡冠子天則篇云。蓋毋錦紅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言目錦爲衣。凡蓋衣施蓋弓之上。婦人車又下垂爲容。詳巾車疏。注云隊。落也者。說文巾部云。隊、從高隊也。爾雅釋詁云。墜、落也。云善蓋者目橫馳於壘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者。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壘上曰敵。爾雅釋詁云。殷、中也。車馳於敵中。即是橫絕。故鄭訓殷爲橫。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衡殷南斗。六韜戰車篇云。殷革橫敵。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即殷敵之義。無衣無紘。然而弓不落者。言弓當入壘之固也。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稱、猶等也。車、輿、〔疏〕輿人爲車者。亦目所制之器名工也。釋

禮作車輿。記人言車者。車目輿爲主。故車爲總名。云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者。賈疏云。謂俱六尺六寸也。錢

坫云。古車蓋用橫廣。史記、袁盎曰。天子所輿共六尺輿者。蓋舉成數言。漢制輿工官亦同。案錢說是也。賈子新書

禮篇云。六尺之輿。無广又之義。則君臣不明。亦舉成數言之。凡兵車、祭車、輿廣衡長六尺六寸。田車、輿廣衡長

六尺三寸。注云稱、猶等也者。廣雅釋詁云。等、齊也。云車輿也者。說文車部云。車、輿輪之總名也。輿、車輿

也。論語鄉黨皇疏云。車牀名輿。段玉裁云。輿人不言爲輿而言爲車者。輿爲人所居。可獨得車名也。軾較、軾、軾

輶、皆輿事也。阮元云。輿者、軫輪軾輶之總名。傳謂較式內爲輿者非。云衡亦長容兩服者。莊子馬蹄篇釋文云。衡

轅搏橫木縛軻者也。釋名釋車云。衡、橫也。橫馬頸上也。詩鄭風大叔于田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呂氏春秋愛士

篇高注云。剛馬在中爲服。鄭言此者。明馬車衡下容兩服。別於牛車兩下止一牛。故車人大車兩長六尺。此蓋於彼六

寸也。賈疏云。目其驂馬別有轡鬲引車。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疏〕

故衡唯容服也。案、衡制度、詳轉人疏。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也。讀如鑽燧改火之燧。玄謂讀如遠字之遠。〔疏〕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者。目下明輿上三而之度數也。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者。賈疏云。鄭皆言兵車者。按上文先

言兵車。後言乘車。故據先而言。其實乘車亦同也。隧謂車輿之縱。凡人所乘。皆取橫闊。目或參乘或四乘故。橫則

六尺六寸。此隧輿之從。三分六尺六寸取二分。目四尺四寸爲之。鄭珍云。經注並於車之長無文。本疏云隧謂車輿之

從。橫則六尺六寸。又巾車疏云。兵車乘車橫廣、并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孔氏詩小戎疏云。兵車當輿之內。持

軾至後軾。突四尺四寸。大車突八尺。兵車之軾。較大車爲淺。故謂之淺軾。知賈孔諸儒、並目隧突爲即車之長也。黃

以周云。隧四尺四寸。卽謂輿突、軾廣、帆廣、統於四尺四寸之內。轉人任正注去。轉帆并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

丈四尺四寸。案黃說是也。依鄭賈義。則車箱式轉之木。皆盡軾帆之邊際。而轉踵亦適齊後軾。是四尺四寸之外。四

而略無餘地矣。若然、式轉外有兩屬及笮者。蓋皆目竹木編構。附著軾轉軾帆之間。而於軾帆廣長之度。則一無所增

也。又案、田車之隧。蓋突四尺二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突也者。突謂從度對廣爲橫度也。云讀如鑽燧改火之燧者。

先鄭讀如論語陽貨篇之燧。取音同也。臧氏注。夫隧亦卽金燧。云玄謂讀如遠字之遠者。後鄭目鑽燧與此義不協。故

易之。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云。邃、突也。此隧亦謂車突邃

之處。故卽音目明義耳。段玉裁云。此皆擬其音。而邃宇於義近。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兵車之

式。深

尺四寸三分〔疏〕參分其隄。一在莛、二在後。目揉其式者。釋名釋車云。軾、式也。所伏目式敬者也。說文車部云。寸之二。軾、車莛也。史記淮陰侯傳集解引韋昭云。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案經典通段式爲軾。論語鄉黨篇疏云。古人雍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目手隱憑之。謂之爲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末。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名爲軾。若在車上應爲敬時。則落手憑軾。曲禮孔疏說略同。江永云。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隄。一在莛、二在後。目揉其式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軾圍去一目爲式圍是也。因莛有憑式木。故通車莛參分隄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莛。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莛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莛。所目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迺有棱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式崇三尺三寸。并式突處言之。兩端與兩輪之植軻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莛式。一足履莛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是也。式木有轡木承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後世紗帽之形。莛低後高。式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俯也。莛人但知式車莛橫木。不細考與人車莛三分之一處。通名爲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目不得其狀。於鄭注較兩輪上出式。遂意其在橫木之上。於是與制皆纏亂矣。試思較若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於引弓。橫木在較下。將必目筈貫入轡木。而轡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憑軾。事推之。皆不合矣。案江說甚精。足正皇孔諸說之誤。戴震云。紀不言式較之長。一在莛、其上三面周目式。則式長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也。二在後、其上爲較。則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也。王宗澂云。古者乘車之儀。三分其隄。御者立於莛一分。尻中而箸於式。左右兩人立中一分。莛倚於較莛。直式隅圍折處。楚辭云。倚結幹兮長太息。涕漉漉兮下霑式是也。其或四乘。則一人尻中後一分。兩轂貫軸。適直中一分之中。禮故云。顯不過轂。又云。戴倍式突。升輿廣六尺六寸。得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是目式隅爲方折也。方折之隅。未有能採屈一木目爲之者。案王謂式兩隅當爲圓折是也。黃目周說同。但揉折之處。所減蓋無多。戴并與式突廣之餘數。大略計之。亦不甚相遠也。注云。兵車之式。突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目四尺四寸。取三尺得一尺。又一尺二寸三分寸之。取四寸。仍有二寸在。一寸爲三分。二寸爲六分。取一得二分。故云突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阮元云。一在莛、卽式突也。二在後、則轉突也。式突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毫。江藩云。一在莛、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毫。二在後、二尺九寸三分三二四。論譚案田車之式。蓋突一。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三尺三寸。高〔疏〕目其廣之半爲之式崇者。阮元云。式長與輿廣等。六尺六尺四寸。兵車之式。高〔疏〕目其廣之半爲之式崇者。三尺三寸。戴震云。式卑於較者。目便車莛射

御執兵。亦因之。伏曰爲敬。注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者。賈疏云。車與之廣六尺六寸。取半爲式之高。故知三尺三寸也。錢坫云。春秋穀梁傳。叔孫得臣敗長狄於鹹。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賦。范注。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說與鄭合。詒讓案。乘車之式。高與兵車同。距地皆七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較。兩輪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三寸。田車之式。高三尺一寸五分。距地六尺三寸。凡五尺五寸。故書較作權。杜子春

云。當爲較。〔疏〕目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者。釋名釋車云。較在箱上。爲寧較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詩衛風淇奥。猗爲較。重較兮。毛傳云。重較卿士之車。字本作較。說文車部云。較。車輪上曲銅鉤也。段玉裁云。曲鉤。言

句中鉤也。亦謂之車耳。西京賦云。戴翠帽。倚金較。荀卿禮論。及史記禮書云。彌龍目養威。彌。許書作靡。解云。乘與金耳也。皆謂較爲龍形。而飾目金。司馬氏與服志。乘與金薄繆龍。爲與倚較。是其義也。阮元云。說文曰。輒。輒

車兩輪也。从車。孔聲。又曰孔。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孔者。其耳下垂。故目爲名。又曰輒。車耳反出也。車耳反出乎輪之上。象耳之孔。故謂之輒。目其反出。又謂之輒。至其直立軾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重

較。古今注曰。車耳。古重較也。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角之輒勢也。秦公子名孔。衛公子名輒。晉公子名重耳。魯叔孫輒字子張。鄭公孫輒字子耳。皆此義也。輿人曰。棧車欲奔。飾車欲侈。侈卽兩耳

侈張。大約古人重較。惟卿大夫之車有之。至漢猶然。禮。士乘棧車。棧車者。木立軾上不曲如棧也。若大夫墨車。卿夏綬目上。則並名軒。有車耳。案重較之制。阮氏略得大槪。今日先秦兩漢人所言者反覆考之。蓋周制庶人乘役車。方箱無較。士乘棧車目上皆有較。唯士車兩較出式上者。正方無飾。則有較而不重也。大夫目上所乘之車。則於較上

更目銅爲飾。謂之曲銅鉤。其形圍句。邊緣卷曲。反出向外。故謂之輒。自辨視之。則如角之句。自旁視之。則高出式上。如人之耳。故謂之車耳。凡車兩旁最下者爲輒。輒下附軾。象孔下垂。故又謂之輒。較在輒上。則象耳之上聳。是則車耳者。較輪之通名也。其較上更設曲銅鉤。向外反出。則是在較耳上重紮爲之。斯謂之重較重耳矣。目荀子彌

龍養威之文推之。則周時已有金薄繆龍。下金耳。不徒爲漢制也。凡輒較輒皆木材。惟重較爲金材。此爲攻木之工所記者。不重之較也。說文所釋者重較也。凡重耳所附之輒軾。無論重與不重並是直對。其句曲而反出者。唯銅鐸耳。

左傳鄭大夫姚句耳名。卽取諸此。又案輒字亦作輒。又通作蕃。藩。漢書景帝紀云。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古今注云。文官赤耳是也。大玄經積次四云。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云。至于車蕃也。范注云。蕃。車耳也。崔豹謂重較在車藩

上重起。藩卽謂輒。此與車藩蔽異。漢書顏注引應劭說車輒云。車耳反出。所目爲之藩屏翳塵泥也。說尙不誤。又云。輒目輦爲之。或用革。則似棍輒藩爲一。顏師古已所其誤矣。又史記司馬穰苴傳云。斬其僕車之左轡。索隱云。駟

輒目輦爲之。或用革。則似棍輒藩爲一。顏師古已所其誤矣。又史記司馬穰苴傳云。斬其僕車之左轡。索隱云。駟

當作駟。謂車箱外立木承重較之材。張氏正義引劉伯莊說同。依小司馬說。駟蓋即較之木材上承曲銅鉤者。此亦足證較爲立木。唯金耳乃反出矣。錢坫云。式突一尺三分寸之二爲句。較崇爲股。句股求弦。得弦二尺六寸太。爲式去較之度。注云較兩輪上出式者者。論語癡黨皇疏云。輪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尻耑之一。承較者也。賈疏云。較謂車與兩箱。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輪謂車箱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輪上出式者。目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輪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鄭珍云。說文、輪、車旁也。則輪止是車兩旁之稱。注云兩輪。猶兩旁也。上出式者。謂兩旁之上。高出於式之平木。此平木爲較。猶較將平木爲式。式崇較崇。並是平木距箱底之高。非指豎木承式較者。豎木不得有此高也。詳康成注。考工及他經。並不見車兩旁有版也。謂旁是版。自賈疏其見已然。案子尹說輪較之制是也。但賈意較爲車箱上豎之橫木。輪爲箱間豎木以承較者。較木平設。故此及車人疏謂之平鬲。山虞疏及詩衛風淇奥孔疏。又作平較。其說輪較亦不誤。輪較在車兩旁。通謂之箱。故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徐廣云。較在箱上。又引通俗文云。車箱爲較是也。古車制。輿上三面皆有橫直木而無版。貴者所乘。則有鞵革耳。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亦謂距軫之數也。下距地則九尺五寸。賈疏云。目其耑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隨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昭十年左氏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目。蠻姑鉅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臣。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豈藩云。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據禮緯言三尺之較。與禮制不合。據賈說。豈天子與卿士之較崇六尺。倍於三尺。故言重較與。案賈意當如江說。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節服氏疏引含文嘉。左傳昭七年孔疏。公羊襄十八年徐疏引稽命徵。並同。新序義勇篇。芋尹文曰。大夫之旗齊軾。廣雅釋天又云卿大夫七旂至軾。文並小異。竊謂軾高於軾三尺三寸。君旗齊軾。斷三尺。適可至軾。較雖高出於軾二尺二寸。而兩輪上下通得較仰。自軾目上三尺。雖非較之盡處。而不得謂非較也。至軾又即較橫直材。是齊較、齊式、齊軾。文並得通。但據含文嘉、稽命徵說。並謂天子旗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則皆於理難通。故左傳疏亦疑其誤。是服據禮緯。與此經車制。及左傳斷三尺之文。必不能合。不足取證。賈乃援彼謂三尺爲諸侯之臣車不重較。是較卑於式。其說殊繆。又案田車較崇蓋二尺一寸。崇於軾五尺二寸五分。云故書較作權。杜子春云當爲較者。權舊本作權。明注疏本作權。與釋文合。今从之。徐養原云。說文木部。權、水上橫木。所目渡者也。權爲水上橫木。較爲車上橫木。義亦相近。故較權古字通。晉書林邑傳。韓戔估較太牛。估較、卽權酪。此較權通用之證。六分其廣。

以一爲之軫圍。軫、輿後橫者也。兵〔疏〕六分其廣目一爲之軾圍者。輿下後軾之圍。小於三面材之圍。阮元云。軾所目收柴材者。故又謂之收。詩秦風、小戎、淺收。傳曰。淺收、淺軾也。晏子春秋曰。棧軾之車。卽小戎義也。注云軾。輿後橫者也者。鄭珍云。康成注加軾與軾云。軾、輿也。是非不目軾爲四方庇。軾軾圍爲兩旁矣。而將注車軾四尺云。軾。輿後橫木。此又云然者。目此軾軾圍獨爲輿後橫木之數也。知獨爲輿後橫木之數者。目左右將三面材之圍。在下軾人也。四方皆軾。其圍宜同。而後獨異者。以輿後止人所登下。非若三面範圍任正之外。又需於上置圍。故其圍狹於三面也。四方圍數雖異。同連輿底自歸與人爲之。而任正圍不與軾圍同見與人。乃見之軾人者。目軾圍出數於車廣。任正圍出數於軾長也。云兵車之軾圍尺一寸者。賈疏云。輿廣六尺六寸而六分取一。故得尺一寸也。鄭珍云。軾圍一尺一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兩面廣四寸一分。長六尺六寸。向將一邊。中爲槽。突七分。目受底版。兩端爲中筈。貫左右任木之鑿達於外。自面鑿之。目轉踵承其下。當軾中爲圓孔。連踵通之。上大小。合時目一圓木旋轉關之。令上與軾面平。復目橫槩鍵其下。若解輿。則向上旋轉挽之。轉輿圍固合而不稍搖掉傾挽者。鈎心之後。全賴此。軾之名轉。琴柱之名軾。皆由斯義。輿上諸材。惟軾之四面非正。後人皆目正方筭之。又不知軾輿任正異圍之所目然。經注大指全失。案。子尹說推筭頗密。於義近是。依其說。則軾圍爲橢方圍。江永則目爲正方形。云軾方徑二寸七分有半。金榜江藩王宗澍說同。凡此經諸圍。或方或圓或橢長不等。經注既無明文。姑兼存衆義目備考。不敢質也。又案。田車軾圍。蓋一尺五分。參分軾圍。

去一以爲式圍。兵車之式圍。七〔疏〕注云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謂參分將軾圍尺寸三分寸之一。而爲之。尺一寸取九寸爲三分。去三寸得六寸。餘二寸。各三分之。二寸爲六分。去二分得四分。目三分爲一寸。餘一分。添將六寸。爲七寸三分寸之一也。阮元云。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毫。王宗澍云。式圍圍徑二寸三分三釐四毫七秒七忽零。鄭珍云。式木正圍。徑二寸四分四釐強。孫一木爲之。計長八尺餘。其兩端入較柱。其下正中爲鑿。目受植槽之柄。當折向兩旁處。宜各有柱承之。將之橫。自軾目內。長五尺有奇。爲通軾。不固也。宜中介一柱或兩柱。分其軾爲兩大格。或三大格。柱皆正方。大如式之圍。差互爲鑿。視轡半厚。目受其柄。式較大小所目異者。人立常當式之地。式之爲人憑任也。比較爲勢。故其圍差大。案式木圍徑。王據密率。鄭據古率。所算皆是也。江藩目爲方徑一寸八分三三三一。亦存備一義。田車式圍蓋七寸。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兵車之較圍。四〔疏〕參分式圍去一目爲較圍者。鄭用牧云。較小於式者。枉兩旁用力少也。注云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者。此亦謂圓圍也。賈疏云。目式圍

周禮正義 二十二 卷七十六 三九

七寸三分寸之一。取六寸、三分、去二寸得四寸。仍有一寸三分寸之一。目一寸者為九分。一分者轉為三分。并為十二分。去四分得八分。故云較圓四寸九分寸之八也。阮元云。較圓四寸八分八釐八豪。王宗澂云。較圓圓徑一寸五分五釐一秒八忽零。鄭珍云。較木亦正圓。徑一寸六分二釐強。兩端揉曲向下。目與柱銜接。并後柱四。正方。大如上木之圍。而此其持柱自式目上之外廉。目揉式推之。知不欲觸礙人手同也。其受橫植軛及橫轡之鑿。各視其半學為之。較之長。自柱目內。廣二尺六寸零八釐強。而高五尺三寸三分強。為通輻。亦不固。并後柱上於帆三尺。當加二橫方梁。大如柱。上下差互為鑿。目受植軛。如此。則植軛不至太長勢危。又與較木相配。令柱上下牽倚得力。又令外圍橫閉之木。有所交附。否即內焉立寬長之窗。外焉附長狹之闌。皆机捏不可終日矣。案經止云揉式。不云揉較。則較兩端。與植木柄鑿相配。倍當平設。不當曲揉也。况窺目上重較之車。較上更有曲銅鉤。則尤宜平設。目與銅鉤相接。子尹說姑存目備考。又案較木圍徑。亦王據密率。鄭據古率。江藩

目為方徑一寸二分二二。亦存備亦義。田車較圓蓋四寸三分寸之二。參分較圓去一以為軛圍。兵車之軛圍。寸之七。軛。輪之植者。〔疏〕注云兵車之軛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者。此謂方圍也。賈疏云。目將較圓四寸九分寸之衡者也。與較末同名。〔疏〕八。四寸取三寸。去一寸。得二寸。餘一寸為二十七分。餘八分為二十四分。并之為五十一分。取三十。去十分。得二十分。又二十一者。去七分。得十四。添并二十。為三十四分。取二十七分為一寸。餘有七分在。添并二寸。總為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也。阮元云。軛圍三寸二分五釐九豪。江藩云。方徑八分一釐四豪八秒一忽二五。王宗澂說同。詒讓案。田車軛圍。蓋三寸九分寸之一。云軛轡之植者衡者也者。戴震云。輪內之輪謂之軛。軛之言積也。積者。大小枝交結也。云與較末同名者。較末之軛。即輪人所謂五分其較之長。去一目為賢。去三目為軛者也。目其名同。易於滑提。故特釋之。詳總敘疏。參分軛圍去一以為軛圍。兵車之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轡。式之植者也。立者為轡。橫者為軛。書轡或〔疏〕軛小於軛。鄭珍云。軛轡凡兩端皆為偏筓。各縱橫相毋。如窗樞然。故謂之作輪。玄謂轡者。目其鄉人為名。〔疏〕

樞。陽貨載蕙靈寢其中而逃。蕙靈即窗樞之借。目的是棧車無革輓。故俾蕙靈。虎蓋託土車。使人不覺也。軛轡同是輪木。而大小異者。較高於式。軛之任力。比轡自多。故增厚三分有奇。所謂惟其稱也。注云兵車之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者。此亦謂方圍也。賈疏云。參分軛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取三寸。去一寸。得二寸。餘七分。得十四分。故云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七。為二十一。三分之。去七。得十四分。故云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也。阮

元云。轡圍二寸一分七釐三豪。王宗洙云。方徑五分四釐二豪九秒零。詒讓案。田車轡圍。蓋二寸二十一分寸之二。云轡式之植者衡者也者。謂式開衡植材總名爲轡也。鄭珍云。此可見車箱三面止是轡。無所謂版也。轡式所目止作轡者。輿可目輕則輻。輻之視版輕數倍。格格縱橫交結。其視版之堅亦數倍。古人蓋計之精矣。飾車輓革。當輓帖韃內。者糊齒然。機車雖不靴革。觀士喪禮惡車且有蒲蔽。則平時有席蔽韃內可知。不徒管格也。鄭司農云。輻讀如繫纜之纜者。段玉裁云。擬其音也。宋世學云。士喪禮纜足用燕几。注。今文纜爲對。云謂車輿轡立者也。立者爲轡。橫者爲輻者。鄭珍云。先鄭目韃之立者爲轡。橫者爲輻。案。輻圍大。轡圍小。目二木相交。犯大倚小之病。經文大小無并。正爲設輻轡言。故後鄭改之。故文。轡。車橫轡也。又目轡爲橫者。則必目輻爲直者矣。亦失之。云書轡或作轡者。轡爲輻轡之大名。故書別本作此字。則無目別於上文之輻圍。不如作轡之辨。故二鄭皆不從也。戴震云。車輻謂之轡。曲禮僕展輪效駕。釋文。轡。盧云。車轡頭輻也。舊云車輻也。說文。轡。車輻開橫木。轡。車籍交錯也。楚辭九辨。倚結轡兮長大息。涕澀澀兮下露軾。集注。轡。軾下從橫木。案。轡者。軾較下從橫木統名。卽輻轡也。結轡。謂轡之衡絕交結。倚轡而涕露軾。則是倚於轡內之轡。故其涕得下露軾。盧植軾頭輻之說。乃因漢時路車之轡施小旛。謂之飛轡。遂目解經爾。古無是名也。案戴說甚覈。周時軒車之轡。亦稱飛轡。文選七發李注。引尙書大傳云。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轡。注云。如今窗車也。依鄭彼注說。則飛轡卽結轡如窗。但加飾飛揚。與重較相類。與漢飛轡制不相涉也。云玄謂輻者。目其鄉人爲名者。段玉裁云。釋其字之從對也。錢坫云。輻者對也。目式對人而言。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疏〕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者。目下通論爲輿上諸材形度之中規矩準繩也。管子形勢篇亦云。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

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

卽材之直對者。莊子馬蹄篇云。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是也。目下別云直者。故變文見義。江永云。謂輻轡也。較式之平置。亦橫者也。鄭珍云。立者謂柱及輻轡之植。衡者謂式較及輻轡之橫。云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者。明其際會鑿柄之密合也。江永云。直者如生。卽中縣者。言其著於底版甚固也。版之相連。與輻轡橫直之交。皆爲繼。鄭珍云。直者謂輿。繼者謂輻。注云治材。尻材。如此乃善也者。鄭珍云。中規中矩。治材之善也。中水中縣。如生如附。尻材之善也。云如生。如木從地生者。王宗洙云。言立之軫上。如木生於地。不可動搖也。云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者。賈疏云。材有大小相附著。如木之枝柯。本大末小之弘殺也。凡尻材大與

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并、偏衰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夫并於小者。小者彊不〔疏〕凡尻材大與小無并

猶處也。尻材、與弓人尻幹尻角義同。謂處置車上之材。大與大、小與小、各自相從。不可錯互。釋文載舊音據則讀

爲鋸字、非也。詳弓人疏。云大倚小則摧者。說文人部云。倚、依也。手部云。摧、一曰折也。夫小相依。則小者不

能任。必至於折也。云引之則絕者。鄭珍云。謂人扳引之。詒讓案。此謂橫引之也。當兼人馬言之。注云并偏衰相

就也者。說文并部云。并、相從也。相就與相從義同。凡材大小各自相值。則交午勻正。若大小相并。則俯悟不相當。

故有偏衰牽就之患。鄭珍云。軹轡小、式較及諸柱大。目小從橫交於大。宜鑿柄相應。不令偏衰相就。否則摧絕之患

作。案子尹說亦通。云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彊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者。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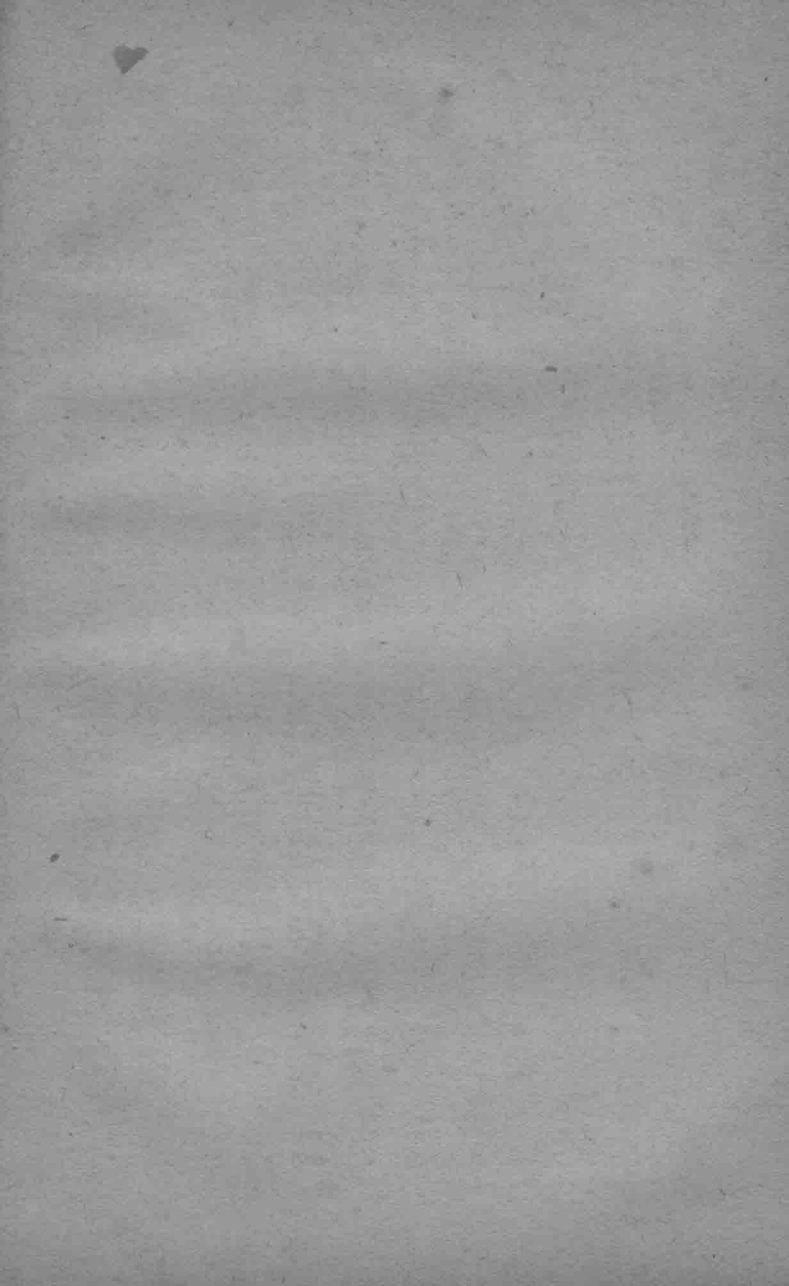
意大并小。則目小承大重。勢下厭而摧。小并大、則強弱不調。旁引之、小者必絕。鄭珍云。用力、謂人憑倚著力。棧車欲奔。爲其無革鞵不堅。易〔疏〕棧車欲奔者。爾雅

之謙。郭注云。鼎斂上而小口。此奔亦謂上斂也。詳典同疏。賈疏云。奔向內爲之。江永云。賈謂奔向內、侈向外。

按成二年左傳。丑父寢于轡中。孔疏謂轡與棧異音義同。引此棧車之法。而云然則奔者謂上狹下闊也。此目上下言之。

與賈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翳張。上下。則謂較與。邱有闕狹。案賈氏向內向外之說。不案何指。江謂指後戶。然輪與諸職疏。並無是說。諦案賈意。疑仍據輪較上耑而言。與孔說異而指同也。但輿上橫直材度數。既有一定之繩尺。無論內外上下。皆不得有侈弇。依賈孔說。則輪較諸材。皆當衰設。破壞度率。幾成奇車。其可通乎。故鄭珍亦駁之云。兩轆壁立、五尺五寸。不加外圍。猶且危之。況又可令衆材斜池。案鄭所糾甚當。竊謂此經輪與度數。自是上下之通制。士棧棧車、制亦如此。所謂弇侈者。自指較耑之飾言之。士車無鞵飾。其較不重。對飾車言之。則謂之弇。其實內外上下本方正。不必狹於常制也。又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晏子棧軫之車、而駕駑馬目朝。彼棧軾。與詩秦風小戎棧收義同。謂車軾軾狹。棧棧同聲。假借字。與此棧車小異。但棧即鮑人注棧淺之字。淺狹與斂弇、義亦相近。可相參證也。注云爲其無革鞵不堅、易塲壞也者。巾車注云。棧車謂不革鞵而漆之。蓋鞵革所目爲堅固。此不鞵革。則慮其不堅、而易塲壞。故欲弇也。云士乘棧車者。賈疏云。巾車職文。江永云。士棧車無飾。而庶人乘役車。亦如棧車欲弇之制。故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飾車欲侈。飾車、謂革鞵與也。大夫目上革鞵與。〔疏〕飾車欲侈者。五音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飾車、大夫目上之車。故書侈作侈。杜子春云。當爲侈。

耳言之。其說是也。賈疏不瞭。目爲向外侈。失之。注云飾車謂革鞵輿也者。對棧車無革鞵也。云大夫目上革鞵輿者。賈疏云。則天子諸侯之車。目革鞵輿及鞞約也。但有異物之飾者。則得玉金象之名號。無名號者。直目革爲稱。革路墨車之等是也。若木路。亦目革鞵。但不漆飾。故目木爲號。孤卿鞞上有篆飾。卽目篆綬爲名也。按殷傳云。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士得乘飾車者。後異代濫也。案中車木路注云。不鞵目革。漆之而已。則木路本無革鞵。此注雖通咳王侯。而木路則不在其列。賈說大誤。江永云。閔二年歸衛夫人魚軒。定九年與敝無存犀軒。夫人用魚皮。彌用犀。則大夫之軒及凡革車。皆用牛革乎。詒讓案。飾車制度侈大。故亦謂之大車。詩王風。大車檻檻。毛傳云。大車。大夫之車。曹風侯人傳。又謂大夫目上乘軒。皆卽飾車也。又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禮。大夫大車士飾車。彼大車亦卽此飾車。而謂士乘飾車。則與伏傳同。文選別賦李注。又引太傳云。未命爲士者。不得乘朱軒。注云。軒。輿也。士目朱飾之。依巾車。大夫止乘墨車。不宜命士反得乘朱軒。伏何說非此經之義。賈亦謂伏傳是異代法。而巾車疏。則謂伏傳飾車。則是有漆飾之棧車。二疏說不同。曲禮孔禮。又謂上士三命。得賜車馬。中士乘棧車。是士有不乘棧車者。若然。則伏何說飾車。卽此大夫所乘之車。或三命上士加賜得乘之輿。云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者。臧氏侈弁之所由與注同。段玉裁云。此古文段借字也。少牢饋食禮。侈袂一作移袂。



周禮正義

卷七十七

輈人爲輈。

輈、車轅也。詩云。五檠梁輈。

〔疏〕輈人爲輈者。亦以所制之器名工也。總敘說攻木之工七。無輈人。程瑤田云。輈當并屬輈人。輈人爲輈人之誤。未知然否。詳彼疏。注云輈。車轅也者。說文車部

云。輈、輈也。釋名釋車云。輈、句也。輈上句也。方言云。輈、楚衛之閒謂之輈。公羊傳元年何注云。輈小車轅。冀州以此名之。案小車曲輈。此輈人所爲者是也。大車直輈。車人所爲者是也。散文則輈輈亦通稱。王宗濂云。析言

之。曲者爲輈。直者爲輈。小車曲輈。一木居中。兩服馬夾輈左右。任載車直輈。兩木分左右。一牛在兩輈中。說文云。輈、輈也。輈、輈也。渾言之也。阮元云。輈者曲輈。駕馬者也。輈所以必撓曲之者。爲登降均馬力也。引詩云

五檠梁輈者。證小車曲輈也。釋文云。檠本又作檠。案此秦風小戎文。毛詩亦作檠。傳云。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說文木部云。檠、車歷錄。束、文也。革部云。檠、車軸束也。二字聲

義略同。輈有三度。軸有三理。目下事。度〔疏〕輈有三度軸有三理者。說文車部云。軸、持輈也。釋名釋車云。軸、理有三事也。注云目下事者。謂輈下七事爲目。深淺之數。〔疏〕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鄭樂記注云。理者分也。三理、亦謂軸之分

云度深淺之數者。賈疏云。四尺七寸之等是也。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八尺。兵車乘車、輈崇三尺有三寸。加

軫與輈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疏〕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者。以下明輈有三度之數。餘七寸。爲衡頸之閒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輈曲中。〔疏〕各視其馬之良莠以爲深淺也。注云國馬謂種馬

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者。賈疏云。校人馬有六種。下文有田馬駕馬。明此四者當國馬也。庾人云。馬八尺以上爲龍。故鄭云高八尺。云兵車乘車輈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輈七寸者。據纁紋文。云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者。鄭

意此輈深爲曲中下至軫之度。非至輈下而與軸相切之度也。以此輈深加軫輈與輈崇之和數四尺。則曲中去地總高八尺七寸。衡當輈末、橫皮輈頸之上。其上平度。與輈曲中高度正等。故衡亦高八尺七寸也。云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

衡頭之閒也者。頸卽下文頸圍之頸。謂轉前持衡者也。賈疏云。按文下注。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頸圍九寸五分寸之九。并尺三寸與九寸。爲二尺二寸。衡圍五分寸之一於十五分寸之九。當得十五分寸之三。并頸圍十五分寸之九。爲十五分寸之十二。圍三徑一。二十一寸徑七寸餘。有一寸十五分寸之十二。一寸復分之爲十五分。通前十五分寸之十二爲二十七。徑得十五分寸之九。此九分當爲馬頸低消之。鄭珍云。以衡加於頸端之上。頸之圍徑三寸二分。衡之方徑三寸三分。增衡頸筋膠束革之厚共五分。通得高七寸。是三轉衡頭之閒也。以加國馬八尺。得八尺七寸。加田馬七尺。得七尺七寸。加馬六尺。得六尺七寸。是爲衡高。而適與曲中齊平。其衡頸之閒七寸。卽馬高以上空處。凡馬股與領平之後。卽斜圓而下。此七寸之空。於十尺之平長。向後必六尺有餘。轉之曲始直馬尾。其後尙有長三尺餘之地。始抵帆前。故能容兩服兩臚。無不足之患。若田馬駕馬之轉。則空處更長矣。又賈疏以衡頸皆圓徑推算。又不知二者皆被筋革。故餘九分爲消於馬頸之低。失之。案鄭子尹說是也。衡著於轉頸之上。其平度與轉曲中等。衡下夾頸設兩輓。輓曲中與頸之平度亦正等。故注止就衡頸計之。不及輓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者。此轅亦轉之通名。阮元云。記曰。凡揉轉。欲其孫而無弧深。曰。轉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非轉端下重之高明矣。鄭珍云。轅曲中者。轅曲之中也。偃曲之中。偃句之交也。此義後鄭同之。故注都不解深字。帆前十尺。揉轉者必先以平度十尺爲股。以各轉深度爲句。而求得其弦。既而以深度正中直弦之正中。適成十字。卽得弧曲之偃句深處。爲轅曲之中也。乃以轅木平出帆前者。直帆之盡處。微微揉令前曲而上。以至曲中。卽微微前曲而下。至與十尺平度相直。田馬之轉深四尺。田車軛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轉深而七尺。是爲轉頸之端。而適與馬領之高齊平。則轉成而中度矣。田馬之轉深四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閒亦七寸。加軛與轅五寸半。〔疏〕注云。田車軛崇三尺一寸半者。亦依總敘以輪崇取其半徑爲軛崇推之。田車既輪崇六尺有三寸。則衡高七尺七寸。〔疏〕取其半徑三尺一寸半。卽軛崇也。云并此轉深而七尺一寸半者。并軛崇與轉深兩和總計之也。云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閒亦七寸者。賈疏云。田馬七尺者。亦約庾人馬七尺曰駮。以其兵車乘車駕國馬。明田車駮馬也。以此約之。明役車駕駮馬也。田車高七尺。則七寸亦衡頸之閒消之也。云加軛與轅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者。以七尺一寸半加五寸半。故衡高七尺七寸。然田車輪軛加軛之度。經無明文。鄭以較兵車減寸半之率推之。定爲五寸半。然此注實有可疑。蓋田車之軛。以當兔例之。當圍一尺四寸。方徑三寸五分。加軛半徑二寸一分。兩和已得五寸六分。軛爲隨方形。至少亦當厚一寸有零。卽軛有鉤心之減。而與兵車乘。駮馬之轉深三尺有三寸。輪軛與軛轅車軛之數。必不能差至一寸半。然則鄭所定田車衡高之數。未足馮也。駮馬之轉深三尺有三寸。大小之減率。

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軹與轆四寸。又并此軹深。則〔疏〕注云。輪軹與軹轆大小之減率寸半也者。減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閉亦七寸。〔疏〕釋文作咸。云本又作減。案咸卽減之省。史

記萬石君傳。九卿咸宜。集解引服虔云。咸、音減省之減是也。賈疏云。鄭以田車之輪。下於兵車乘車。軹崇及軹轆皆枝一寸半。則駑馬是六尺之馬。所駕之車又宜下。故知輪軹軹轆大小之減率。例一寸半。與田車減兵車乘車同也。

詒讓案。鄭謂田車軹崇。減於兵車乘車寸半。駑馬車又減於田車寸半得之。其謂軹轆加數亦各減寸半。則非定率也。云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者。王宗澗云。校人注。駑馬給宮中之役。詩有棧之車。毛詩棧車。役車也。役車軹崇。經

無的證。然任載之柏車。輪崇六尺。軹崇半於輪崇。是柏車固軹崇三尺。給役小車軹崇等於柏車。云加軹與轆四寸。又并此軹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者。謂田車軹轆共五寸半。此減寸半。得四寸。以加軹崇三尺。爲三尺四寸。又加衡

高。得六尺七寸也。然此說亦未瑁。今考駑馬車之轆。以當兔例之。當圍一尺三寸三分。方徑三寸三分二豪五釐。加抽半徑二寸。已得五寸三分二豪五釐。再加軹厚。至少亦一寸有零。則駑馬車與兵車乘車軹轆之數。必不能差至三

寸。鄭所定衡高之度。亦未足馮也。云今駑馬六尺者。度人云。六尺以上爲馬。則六尺爲馬之最下者。故知駑馬高六尺也。云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閉亦七寸者。賈疏云。輪軹軹轆大小之減率。例一寸半。衡頸之閉同七寸者。車雖有高

下。至於衡頸。不得不同。故下云小於度謂之無任。衡頸用力是同。是以不得有麤細。軸有三理。一者以爲斂也。無節目〔疏〕一者以爲斂也者。以下明軸

大司徒媯宮室注云。美、善也。注云無節目也者。謂治材平易。不見節目也。二者以爲久也。堅刃〔疏〕注云堅刃也者。堅刃則久而不斂。刃韌古今字。詳山虞疏。三者以爲利

也。滑〔疏〕注云滑密者。滑言其旋轉不密。密言與轂密湊無隙也。軹前十尺。而策半之。謂軹軹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十或作七。七非也。鄭司農云。軹謂式前也。書或作軹。玄謂軹是。軹。程瑤田云。十尺。由軹前平指至上直軹端之虛度。三

帆。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輻式之所對。持車正也。〔疏〕程瑤田云。十尺。由軹前平指至上直軹端之虛度。三轉此度皆同也。案程說是也。賈疏謂十尺指轅曲中。戴震亦謂自帆至衡頸十尺。據帆穹隆言。王宗澗駁之云。穹隆有

三等。嘗以軹深四尺七寸爲句。十尺爲弦。而求其股。得八尺八寸二分六釐六豪六秒四忽零。四尺爲句。十尺爲弦。而求其股。得九尺一寸六分五釐一豪五秒一忽零。三尺三寸爲句。十尺爲弦。而求其股。得九尺四寸三分九釐八豪零

九忽零。是國馬軹之式衡閉反短。田馬駑馬軹之式衡閉反長也。知必不然。故謂十尺是式距離之平徑。穹隆深者軹長。

穹隆淺者轉短。其長不過數寸。而平徑則皆十尺也。案王說是也。注云謂轉帆以前之長也者。轉長一丈四尺四寸。其四尺四寸在輿下。故出於輿外。帆前者有十尺也。江永云。帆前十尺。此以直度虛地。而不論其弧曲。鄭珍云。注云謂轉帆以前之長。明是平長。非斜長也。蓋轉本曲物。其深淺必有底。其端未必有限。而非平無以立度。非帆無以取平。故不必各計其弧曲。而止以十尺平度爲定。合輿下四尺四寸。通得一丈四尺四寸。爲三轉之平長。使探轉者上求準於深度。下求準於平度。一差卽無不差。一合卽無不合。而弧曲多少之數。皆不待言而自明焉。云策。御者之策也。者。說文竹部云。策、馬箠也。箠、鞭馬也。馬箠御者所執。故云御者之策。云十或作七者。鄭珍云。篆文十字形似而誤。云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者。此以算術課之。知七爲誤字也。阮元云。合當令字之訛。九章盈不足有假令。鉤當作句。輪人注云。二尺爲句。案阮校是也。令七爲弦。輿輪人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之二。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同。賈疏云。七七四十九。四丈九尺。四四十六。丈六尺。七七四十九。又得四尺九寸。并之二丈九寸。準法以鉤除弦。以二丈九寸除四丈九尺。仍有二丈八尺一寸在。然後以求其股。以二丈八尺一寸方之。爲五尺之方。五五二十五。用二丈五尺爲方五尺也。餘有三尺一寸。皆以方一寸乘之。得三百一十寸方之三百寸。得廣六寸。長五尺。中分之。裨前五尺之方。一廂得三寸。角頭方三寸。三三而九。又用一寸之方九。餘有一寸之方一在。摠得方五尺三寸。餘方一寸。以此言之。則帆前唯有五尺三寸。不容馬。故云股則短矣。七非也。鄭珍云。十尺本或作七尺。康成以句弦求股法正之云。令七爲弦。則股短。意欲見五尺零之股。於容馬爲極短。不合耳。其實就令以七尺爲股。亦僅足容服馬。而不足容驢馬也。又云七尺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股。賈疏所算得股五尺三寸。餘方一寸。誤也。今計之。弦自乘。七七四十九。句自乘。四四一丈六尺。四七二尺八寸。又七四二尺八寸。七七四寸九分。并二丈二尺零九分。以之除弦。弦餘二丈六尺九寸一分。然後以開方求股。股方五尺除五五二丈五尺餘一尺九寸一分。爲一百八十二寸方之一百寸。得廣一丈。長一丈。中分之。以裨前五尺之方。一廂得一寸。角頭補一寸。得方五尺一寸。尙餘八十一寸。爲八千一百分。若作方廣八分長五尺。中分之。以裨前五尺之方。此八千一百分除盡。尙少一百二十四分。是得股五尺一寸八分弱也。凡句股弦自乘。必皆成方。如賈氏算句自乘。先不成方。此所由誤。案鄭子尹說是也。鄭司農云。帆謂式前也者。大馭杜注。及後鄭少儀注。詩秦風小戎箋。說並同。此經及大馭少儀。並專據輿前言之。則詰以式前。於義自允。但帆之本義。則自通駭輿前及左右三面材。大行人之車。說文車部引作前帆。有前帆。明有左右帆矣。故後鄭又增成其義也。帆買本蓋亦譌作軌。詳後。云書或作軻者。謂故書別本或作軻也。大馭祭帆注。亦云故書帆爲範。範與範範字同。詳大馭疏。云玄謂帆是。帆、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轄式之所

討。持車正也者。後鄭於經定從帆不從軌。故自著其從帆之故。又因先鄭詁帆爲式前。於義未咳。復補釋之。謂帆本訓爲法。與正義近。明當爲輿下三面橫木之通稱。卽下任正以其持任車之正。與法義相協也。賈本經帆詁軌。此注二軌字又譌軌。疏云。經作帆。字不爲軌。先鄭以軌爲式前。後鄭從古書。軌不從帆者。以軌爲法。是定雖有少儀祭帆字爲車旁凡。與此古書車旁已字雖異。同是式前。若作軌。則不可。軌謂轍廣。轍末亦爲軌。故少儀云祭左右軌。軌卽轍末。考工經涂九軌。軌卽轍廣。是軌不定。故從軌也。段玉裁云。玄謂帆是句絕。謂當從帆也。鄭君意謂此經帆是軌。非正義。乃云後鄭從古書。軌不從帆。蓋其所據注作玄謂軌是軌法也。字譌句誤。而支離其說矣。大駁祭帆。故書作軌。杜子春易爲帆。少儀注云。範與帆聲同。謂軌前也。皆以帆爲正字。阮元說同。徐養原云。軌卽帆字。司農訓帆爲式前。蓋以經言帆前。故望文生義。鄭君則謂輿下三面之材皆名帆。一面在前。式所對也。兩面在旁。轉所對也。在前者爲前帆。說文引周禮曰。立當前帆。帆前者。前帆之前也。與司農小異。帆與範通用。說文竹部。範。法也。故帆亦訓法。帆又與範通用。範之字。从車从範省聲。昧者去竹作軌。遂不成字。案段糾賈疏之誤。徐謂軌卽範字。並是也。此章經注之誤。始於賈疏。今以其所釋審覈之。蓋其所據本經及先鄭注。帆字並誤作軌。後鄭注內兩軌字則又誤作軌。故推鄭意。謂軌訓法。雖與它經作帆者字異。而同爲式前。若作軌。則與轍廣及轍末之字混。以申鄭從軌之義。其誤作軌者。軌帆形近。亦猶大駁注帆字。釋文誤據軌字作音也。此經釋文所據劉昌宗本。帆字不誤。故止音犯。而不出帆音。則其本較賈爲優。唐石經亦因之。至後鄭詁帆爲輿下三面材。先鄭詁帆爲式前。義雖小異。意實相成。並非破帆爲軌。軌卽帆之形譌。其字古書罕見。鄭所不從。軌範範並以弓爲聲母。少儀注謂範帆聲義同。明此注必不別帆軌爲二物也。此注傳寫并迕。易滋眩惑。故具論之。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總名帆。而大駁少儀。皆於左右軌之外別言帆。故杜及後鄭。並專據式前爲釋。此經雖亦謂前帆之前。而後鄭欲明帆法之達詁。則先鄭義尙未備。故增成之。又式前別有掄輿版。亦曰掄帆。毛詩秦風小戎傳云。陰、掄帆也。鄭箋云。掄帆在式前、垂轡上。孔疏謂以版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帆。然則彼乃掄蔽前帆之版。本與帆異物。釋名釋車云。陰、凡任木。目車持任之材。任木。高注釋爲輦、失之。任、訓持。詳司隸疏。賈疏云。此輿下經爲目。任木。卽下云任正以下是也。黃以周云。凡任木、通下軸當免頭踵諸材。而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

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任正者、謂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轉、帆前十尺、與陞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軛之閉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

一、無任、言

〔疏〕任正者、十分其轉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者。鄭珍云。經於轉其不勝任。人始見帆圍者。以軛帆同工而異圍。軛圍出數於車廣。而帆圍出數於轉長。自上以來。未著轉長。

卽無從著帆度。此旣出帆前十尺。則轉長之度已明。故卽承帆下著其圍數。以與衡同是任木。故卽並著衡圍。此經意也。黃以周云。任正之名統於軛。衡任之名統於衡。任正衡任、必參差言之者。曰正任、疑於正下別有任材也。曰任

衡、疑於轉頸之持衡也。任正者十分其轉之長。明其出數於轉也。衡任者五分其長。明其出數於衡也。轉軸亦任重之木。下文又別記之。明任正衡任之非轉軸也。案鄭黃說是也。注云任正者、謂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鄭珍云。

車箱三面之下。卽軛之左右前三方也。其木經謂之帆。其字卽法範正字。古作軛帆範。借作范範。輿爲車之正。帆持此正。故謂之任正者。注云謂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是也。其圍數。不見與人。而見之轉人者。以其出數於轉長也。帆

乃輿人所爲。而取度於轉長。猶之軸乃轉人所爲。而取度於軛閉也。凡曰範曰模曰型者。皆自立規式。使彼受範圍而不過之名。若止是三方一匡。其爲範也不見。且箱之兩頭。前必不盡前帆之邊。後必不盡後軛之邊。苟無定限。則帆

前陞深無準。轉長之數。亦難取準矣。今按經云。任正者十分轉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圍一尺四寸四分。由加軛與轉推之。軛之厚當一寸四分。三面與後軛必上下齊平。則任正者亦厚一寸四分。其廣五寸八分。當前橫者、長六尺尺寸。

兩頭留五寸八分爲柄。當兩旁縱者、長五尺二寸七分。後留四寸一分爲鑿。以受後軛。前留五寸八分爲鑿。以受橫者。當刻其中間向內之上半、厚七分、廣一寸二分。爲偏槽。當橫者槽長五尺四寸四分。當縱者槽長四尺二寸八分。三面

合之。其槽成輪式及底之範。此軛之所以名也。其槽留下半厚七分底版等任木之厚。而兩頭缺邊。留上半七分。合時卽上下齊平。乃連版儘外爲鑿。通於背。廣長如軛轆之半。厚則受軛者向內有八分弱。受軛者向內有九分許。不鑿也。

合軛轆時、以一橫下貼版。一橫上貼式較。令樞孔分明。則版受軛轆制。不上動矣。其受較柱之鑿。內留四分。外侵四分二釐強。受式柱之鑿。內留四分。外侵一寸三釐強。則合材時、諸柄皆是偏筍。缺邊向內。而箱內立壁皆齊平。

無觸礙人手處。陞深帆前之數。皆得切其帆前之槽起度矣。又云車箱之底。轉及伏兔是直承。底必用橫版爲之。始克受其承。而兩頭著槽乃有力。其厚與帆同一寸四分。兩頭留其上半之厚。刻其下半七分。廣亦一寸二分。如偏筍。合

底時、帆之下半與版之上半合。卽上下齊平也。其版各於一邊中爲槽。一邊中爲筍。令諸版互相銜納。惟最後一版。入於軛之槽。最前一版。當槽不槽。而爲偏筍。廣厚如兩頭。以合於帆。其版背正中、及兩旁。量伏兔當兔所承處鑿

之。深四分、廣三寸六分、長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強。以受伏兔當兔之鈎。車人所謂鑿其鈎。法蓋大小車相同。康成易注。以伏兔爲鈎心之木所鈎之心。謂此。又云與空其後面。止三面樹軹轡爲箱。軹承其所樹。故謂之與下三面材。疏云。此木下及兩旁見面。上面託著輿版。其面不見。故云三面材。大誤。正。車正也。輿當車之正。而軹任之。故云任正者。疏云此木任力。車輿所取正。亦誤。黃以周云。任正者。任此正也。正謂車正。車正者輿也。輿形方正。故謂之車正。其前左右三面材之封轡式者。與古文「正」字同。故注云任正者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不及軹者。軹任輕。故其圍亦小也。案鄭黃說是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是車正即輿之證。云軹軹前十尺。與隆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者。此謂轡方圍也。賈疏云。以其經云軹。則軹前輿下摠是軹。故鄭通計之。一丈得一尺。四尺得四寸。四寸者一寸爲五分。四寸爲二十分。得二分。故云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詒讓案。田車任正圍。蓋一尺四寸。駕馬之車任正圍。蓋一尺三寸三分。云衡任者。謂兩軹之閒也者。軹。軹之俗。賈疏云。服馬有二。一馬有一軹。軹者。厄馬領不得出云。兩軹之閒。則當軹頸之處。費力之所者也。江永云。衡軹上有缺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軹之閒言之。鄭珍云。衡即上衡長之衡。衡之任力。在兩軹之閒。故曰衡任者。猶言衡之任者也。下文五分其長。其字。即承上所謂衡而言。黃以周云。衡任者。衡之任也。衡之任重在中閒當軹頸處。故注云兩軹之閒。衡長已見於輿人。其圍未見。故於此著之。阮元云。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軹端直木也。別有曲木縛於衡兩之下。以下扼馬牛之頸。包咸論語注曰。軹者。轅端橫木。以縛軹。此雖誤解軹爲鬲。而其言軹縛於橫木之下。則漢時目驗猶然。皇侃疏曰。古作牛車二轅。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軹頭。又別取曲木爲軹。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猶如此也。據皇氏說。則軹別爲衡兩下曲木甚明。至梁時此制尙存。故亦得以目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既言軹衡。又言軹縛。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軹。衡軹爲二物甚明。儀禮既夕曰。楔貌如軹上兩末。楔乃未含飯置尸口中者。爲牛規形。未向上。據此可知軹曲半規。特未向下耳。鬲下駕牛。祇用一軹。若衡下駕馬。則用兩軹。故兩軹又名兩軹。軹亦以其曲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鞫而還。昭二十六年。中楯瓦。繇胸汰軹。服虔曰。軹。車軹兩邊又馬頸者。鄭珍云。今時駕車。邊馬用長數寸直木夾貼於肩領之交。以繫鞫。木爲前硯骨抵拒。馬之致力前引全恃之。古一轅車服馬用軹。其必似此歟。軹向下有兩末。計兩末出缺月外。必長七八寸許。裏平而外圓削。如肋骨之形。兩末須是直者。衡既是以直爲橫。兩末其長如許。必不能即衡木爲之。當別製兩末。削彎其上。貼缺月釘著之。復各爲兩穿以受鞫之絆。駕時衡加軹頸上。軹之兩末下過軹頸。圍徑三寸二分。始與馬頸平。是狹者全在空處及處

肉以下。骨張肉容。未乃實壓而夾貼於肩領之交。為前視骨抵拒。可使馬致力引轡矣。若駕驂馬。恐即如今時駕邊馬之法。案阮鄭說是也。衡軛雖同在轡端。而衡直軛曲。制度迥異。軛縛於衡之下。非軛即衡也。故韓詩外傳云。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繆公。言一軛者。蓋即公羊昭二十五年。徐疏引尚書大傳所云。庶人單馬木車。別於士以上乘車有兩軛也。若軛即是衡。則凡車無不一衡。何獨以一軛為異乎。又說苑雜言篇云。孫叔敖相楚三年。而不

知軛在衡後。案軛在衡下。劉云在衡後。或有舛誤。然可證軛與衡為二物也。自小爾雅廣器云。衡、軛也。軛上者謂之鳥喙。始以軛當衡。論語雀蠻公包注亦釋衡為軛。說文車部云。軛、轅前也。轡、軛下曲者。蓋與小爾雅同誤。軛又省作厄。毛詩大雅韓奕。條革金厄。傳云。厄。鳥喙也。蠅當依釋文作喙。與小爾雅鳥喙字正同。釋名釋車云。軛在馬曰鳥喙。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喙物時也。劉釋鳥喙義甚析。孔疏引爾雅釋蟲蠅鳥喙為釋。非也。又案衡軛異物。而此注釋衡為兩軛之閒者。以衡當著軛處之度。有缺月之減。故必以兩軛之閒言之。但缺月在衡。不過微鑿之以著軛。而缺月非即軛也。互詳車人疏。云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者。此謂方圍也。賈疏云。田車之衡。更無別文。亦應與兵車乘車同。鄭特言此二者。都無正文。且據尊者而言。其田車之衡任。亦當同也。衡長六尺六寸。五尺得一尺。又以尺五寸得三寸。又以一寸者為五分得一分。故云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也。江藩云。衡方徑三寸三分。鄭珍說同。案江說近是。王宗淶依前賈疏說。謂此一尺三寸二分為圍周。徑得四寸二分強。疑非。又案衡長必與輪崇等。田車輪崇六尺四寸。駕馬車輪崇六尺。衡長各如其輪崇。亦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則田車衡任圍。當得一尺二寸六分。駕馬車當得一尺二寸。賈疏謂田車與兵車乘車同。則以田車之衡圍。而取數於兵車乘車之衡長。殆非也。云無任。言其不勝任者。賈疏云。謂折壞不任用也。阮元云。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文意同此。

五分其軛閒以其一為之軸圍。 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疏。五分其軛閒。以其一為之軸圍者。戴震云。左右軛之一。與衡任相應。之閒六尺六寸。軸之長出轂末。而以軛閒為度者。

主乎任輿之太尺六寸也。案戴說是也。軸在輿下者。圍一尺三寸二分。以徑一圍三疏率求之。得徑四寸四分。與輸人注所定賢徑正同。若以密率求之。則止徑四寸二分一毫零。校賢徑尙少一分九釐八毫零者。軸外尙有薄鐵鑠之。謂之鋼。說文金部云。鋼、車軸鐵也。釋名釋車云。鋼閒也。問鈺軸之閒。使不相摩也是也。鈺厚一寸。而鋼薄不及二分者。恐斷小軸木。傷其力也。其軸貫壺中以出於小穿者。圍徑又當漸殺。度蓋如轂軛之徑而微縮。以為鑠鋼之地。此僅管輿下之圍度者。以轂軛圍徑。輸人已詳。可以互推。故從略也。注云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上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軛閒即輿廣與衡長。俱六尺六寸。以六尺六寸五分取一。

與衡任同。故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也。江藩云。軸圍徑四寸四分。詒讓案。田車軸圍。蓋一尺二寸六分。駕馬車蓋一尺二寸。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免之

輈當伏免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疏〕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免之圍者。鄭珍云。輈承輿下者四尺四寸。宜廣

異矣。以此推之。輿底當處鑿深約四分。以授輈與伏免之鈎入爲圍。當免三寸六分之厚。約以四分鈎心。則在外者仍有三寸二分展軸上。其前後不當免者。當止減上厚四分。使與輿底相切。兩邊及下面則漸殺矣。向後殺。至於踵止。

圍七寸六分八釐。向前殺。至於頸止。圍九寸六分。是輈在輿下者。正中一段。前後漸斂漸窄。底則漸收漸上。形若舟然。此輈之所以名也。當免承輿中。伏免如履。承兩旁。惟中間當軸一分須厚。下爲銜軸地。銜軸又須作半規形。

不可以圍計。此外則其圍宜同。當免亦方三寸六分。其鈎心展軸上並同。經以兩事度同。可以互見。而輈在輿下者。有當免不當免。鈎心不鈎心之增減。若著免圍。則當免且不能見。今止著當免之圍。不惟可見免圍。卽不當免者。亦

並見之矣。案鄭說是也。三分輿下之輈。而當免居其一。蓋長一尺四寸六分。與伏免長正相應。前至輈前之頸。後盡踵之外邊。亦各一尺四寸六分。當免之處。正直輿心。軸又橫其下。作時上當隆起以持輿。下復當突出。鑿爲鈎。以

函軸。半徑與大車輈同。故亦可謂之鈎心。蓋輈之與輿軸相鈎連者。全在此處。故必大於頸踵諸圍。非小車輈當免處不鑿鈎也。但此免圍。則正指加軸上者言之。不兼計鈎軸之度耳。注云輈當伏免者也者。伏免卽總敘之輈也。戴震

云。當免在輿下正中。其兩旁置伏免者。錢坫云。當兩輈之間。謂之當免。云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者。此謂方圍也。賈疏云。通計輈之帆前及踵。總一丈四尺四寸。十分取一。故輈當伏免之處。麤細之圍。有一尺四

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相應也。江藩云。當免圍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鄭珍說同。詒讓案。此圍徑乃當免之真度。不計下銜軸者也。其銜軸者。當亦徑二寸二分。盡軸之半徑。與伏免同。詳總敘疏。又案田車當免圍蓋一尺四

寸。駕馬車蓋一尺三寸三分。參分其免圍去一以爲頸圍。〔疏〕參分其免圍。去一以爲頸圍者。鄭珍云。頸。前持衡者。圍九寸五分寸之九。免圍卽是伏免之圍。明當免。伏免。其圍

一也。王宗淩云。免謂伏免也。伏免與輈當免。大小齊等。故上云當免之圍。此云免圍。明伏免圍。亦得輈長十分之一。並非當免之圍之省也。注云頸。前持衡者者。說文頁部云。頸。頭莖也。賈疏云。衡在輈頸之下。其頸於前向

下。持制衡高之輈。故云頸前持衡者也。詩秦風小戎孔疏云。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鄭珍云。此注三輈皆以軾平并輈深得衡高。其曲中高軾平之數。卽

衡高軻平之數。是衡與曲中適平。軻自曲中以往。斷非平指以投於衡。必漸曲向下以就衡。而漸低於曲中。假令衡居軻下。其高必不得與曲中平。如注筭。衡高乃與曲中平之。衡必橫居頸上也。若如孔賈說。軻曲至衡上。始向下句之。令衡居軻下。是未至衡以前。皆止曲上而不句。至衡上。乃向下就衡。勢必以頸投衡。衡頸乃相連接。其向下乃是頸。而軻深惟至衡之處。乃其曲之最高。計其深當在此處。自此處向上。必數寸始抵衡。衡高如何得等軻深。則皆違失注義明矣。凡言持者。皆所持者在持之者上。注於軻言持車正者。於頸言持衡者。以軻承輿下。頸承衡下故也。即稱衡頸之閒。文次皆衡上頸下。亦可見。案子尹說是也。云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者。此謂圍圍也。賈疏云。以前當兔圍有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今以一尺二寸。三分之。去四寸。得八寸。又以一寸者分爲十五分。二寸爲三十分。又以五分寸二者爲六分。并三十分爲三十六分。三十分去十分。得二十分。六分者去二分得四分。總得二十四分。以十五分爲一寸。仍有九分在。添前八寸。總九寸十五分寸之九也。王宗濂云。九寸十五分寸之九。即九寸六分也。軻自當兔以前漸殺。其下至於縛衡之頸。圍周得九寸六分。殺之極也。江藩云。頸圍九寸六分。圓徑三寸二分。鄭珍云。軻承輿下者宜方。揉弧曲者宜圓。軻方木。承以方則穩。衡亦方木。而承以圓者。蓋路不能平如水。兩服之領。必互有高下。衡不能不隨馬領爲低昂。承以方則礙。承以圓則活也。頸不獨當衡下者。凡弧曲皆是。則自當兔以前。漸殺至曲起而上。其棱隅亦漸盡就圓矣。故頸圍乃當兔前漸殺以至於衡上之數。踵圍乃當兔後漸殺以至於軻下之數。經於前軻之長。就中明當兔圍。就兩頭明頸踵圍。其閒之漸殺漸小。不可以圍定者。度數自見。非承軻持衡之處。突然削小。就此圍數也。不然。當兔而外。惟承軻衡處有度。餘皆令人莫知其大小。經豈如是疏略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

乎。詒讓案。田車頸圍蓋九寸三分寸之一。駕馬車頸圍蓋八寸十五分寸之十三。五寸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後承軻者也。圍七寸。〔疏〕注云踵後承軻者也者。說文足部云。踵。追也。止部云。踵。跟也。此踵即踵之段字。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賈疏云。踵後承軻之處。似人之足附在後名爲踵。故名承軻處爲踵也。云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者。賈疏云。以上注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計之。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仍有四寸九分在。一寸爲七十五分。四寸爲三百分。又以十五分寸之九者。轉爲四十五分。三分分。五分去一。去六十分。得二百四十分。四十分者。五九四十五。爲五十分。得九分。去一九。得三十六分。并前總二百七十六分。還以七十五分約寸。取二百二十五分。爲三寸。添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五十一。是以鄭云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也。王宗濂云。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即七寸六分八釐也。軻自當兔以後漸殺。其下及旁側以至於踵。則圍得七寸六分八釐。爲正方形。徑得一寸九分二釐。此殺之極也。上而不殺。置軻尙平也。案王說是也。江藩說同。田車踵圍。蓋七寸四十五分寸之十

九。駕馬車蓋七寸。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孫、順理也。杜子春云。弧。讀爲盡而不汙之汙。玄謂弧。木弓也。七十五分寸之七。

傷其〔疏〕凡揉輈者。賈疏云。以火揉使曲也。注云孫。順理也者。匠人。水不理孫。注亦云。孫。順也。王宗涑云。順。木曲之木理而揉屈之也。鄭珍云。揉直令曲。必順木理。微微曲之。若太深。將自輈前即驟令直。

上。此不待馬之椿柱。勢無不先裂斷者。經曰揉欲孫而無弧深。又曰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蓋諄諄爲不中理不中數者言也。杜子春云。弧讀爲盡而不汙之汙者。段玉裁云。盡。俗本作淨。轉寫之誤也。盡而不汙。見春秋成十二年。

左氏傳。汚讀爲紆。謂紆曲也。杜易孤爲汚。汚訓窟下。窟下猶紆曲也。云玄謂弧。木弓也者。賈疏謂見三倉。案說文弓部說同。鄭讀弧如字。不從杜讀也。司弓矢亦有弧弓。云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者。賈疏云。弓之下制。

六尺。引之三。尺。是中參深之極也。鄭珍云。輈狀擬弧。其弦卽以擬弓弦。其深之上距。至弦之正中。卽以擬矢。中參者。謂凡弓引之。其中容矢長三尺。所謂弧深也。錢坫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令規圍五丈九尺四寸。九

分之。爲六尺六寸。六尺六寸之弓。求其矢三。則深矣。故惟二爲可。云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者。賈疏云。六尺引二尺。若然。九尺得三尺。則是弓一尺。得三寸三分寸之一。輈輈以前十尺。國馬之輈。深四尺七寸。與二不相當者。

通計一丈四尺四寸。并輈下數之。故得二也。二者。輈輈長丈四尺四寸。且取丈二尺得四尺。餘二尺四寸。復得八寸。總爲四尺八寸。是國馬之輈。猶不滿二之數也。言二。舉大而言。江永云。輈出前輈。漸曲而上。至衡。微鉤而下。

輈前十尺。揉之已定者也。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云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揉之爲十尺也。疏并輈下之不揉。及輈前揉已定者。通計如二。未是。鄭珍云。輈之矢。止如弧深三之二。故曰如二。輈之矢。以深

度約之。每寸得四釐二豪五絲強。深四尺七寸者。中當二尺。深四尺者。中當一尺七寸。深三尺三寸者。中當一尺三寸。而實度之。皆多三寸強。注云如二可也。可者。約略之詞。止欲明三輈固欲似弧。而其深度斷不可過與不及耳。

云如三則深。傷其力者。鄭珍云。謂輈過曲。不存直勢。卽木力無勁耳。非謂馬力也。今夫大車之輈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

唯輈直且無橈也。大車。牛車也。擊。輈也。輈。輈也。〔疏〕今夫大車之輈擊。其登又難者。以下並論牛車。直輈之不安利。登。上阪也。克能也。以見駟馬車之必爲曲輈也。說文車部云。輈。輈也。發。輈文以

爲輈字。古輈與發袁三字通用。釋名釋車云。輈。輈也。車之大援也。錢坫云。援卽從發。故發與輈同。發亦引也。輈在車前。所以引也。戴震云。小車謂之輈。大車謂之輈。人所乘。欲其安。故小車輈輈梁輈。大車任輈而已。故短

轅直轅。此假大車之轅。以明揉轉使撓曲之故。王宗濂云。大車不為曲轉者。任重載多。轅荷煇曲為撓。引時必折。故用直轅。而助以牽傍也。云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者。說文而部云。覆。覆也。謂大車轅直。上阪則勢仰。而後之重勢彌增。即使能登。而重心偏衰外越。非前轅所能制。則易致傾覆也。云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者。江永云。駟人不為大車之轅。而言之者。借彼喻此也。大車轅本直無撓。其轅夾牛。轅端兩厭牛領。高下相當。更不可作撓曲。非作車者不善為轅。致有覆車之患。亦不因其登下之難。而欲改從撓曲也。但借大車之轅。難於登下。以明馬車之轅。當曲撓耳。疏謂駕牛者亦須曲撓。非是。今駕牛之車皆直轅。注云大車。牛車也者。國語晉語章注同。即車人大車柏車羊車之通稱。三車皆駕牛者也。論語學而篇云。大車無輗。小車無軌。包咸注亦云。大車牛車。小車駟馬車也。是牛車為大車。對駟馬車為小車言之。詩小雅無將大車毛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亦即此詩王風大車傳。及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並以大車為大夫車。則似即巾車之墨車。與此異也。云擊調也者。說文手部云。擊。握持也。又車部云。輗。重也。輗。抵也。抵低通。廣雅釋詁云。輗。輗也。輗。抵也。惠棟云。擊。本軒輗字。或作輗。淮南子人閒訓。置之前而不輗。錯之後而不軒。或作輗。儀禮既夕云。矢志一乘軒輗中。注云。輗。輗也。廬人注云。反覆。猶軒輗也。軒輗。猶軒輗。毛詩小雅六月。如軒如輗。傳云。輗。擊也。案惠說是也。擊。輗輗音義並同。輗與輗亦一聲之轉。駟馬車曲輗。深者四尺七寸。上出於式者二尺餘。而大車直轅橫出。牝服之下。較之梁輗。高卑懸殊。故曰輗擊。云登上阪也者。後注云。登。上也。下文云登陴。故此亦以上阪為釋。云克。能也者。爾雅釋言文。是故大

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及其登陴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陴。阪也。故書伏作偃。杜子春云。偃當作伏。

〔疏〕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者。弓人注云。節。猶適也。樂記孔疏云。軒。起也。玉篇車部云。前頓曰擊。後頓曰軒。王宗濂云。大車前重後輕。行平地時。節其任載。俾之輕重適均。不至崎嶇重也。蓋大車牝服。半在軸前。半在軸後。任載後多於前。則輕重中節。云及其登陴。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者。說文糸部云。縊。經也。王宗濂云。大車任載。後多於前。行於平地。輗直而平。則輕重齊一。登陴時其轅前高後下。重勢獨注於後。使無人抑伏其前轅。則車相後傾。前轅高揭。而牛懸若縊矣。上文云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其一也。曲輗車之登陴。車箱非不前高後下也。輗之穹曲者高出式上。重勢仍注於前。不用抑伏前輗。而馬自不至懸縊。記故以縊牛為輗直無撓之故也。注云陴阪也者。總敘注同。云故書伏作偃。杜子春云偃當作伏者。段玉裁云。此鄭依杜改字。伏偃古音同部。徐養原云。伏古通匄。匄匄。一作蒲伏。釋名匄。伏也。伏地行也。匄與偃俱从高聲。說

鄭用牧云。頤典者。穹隆而堅強之貌。雖撓而不傷其力也。鄭司農云。頤讀為懇。典讀為珍者。惠棟云。珍。古文頤字。毛詩籛除不珍箋。珍當為頤。燕禮不腆之酒注云。古文頤作珍。段玉裁云。頤典二字疊韻。鄭訓為堅刃兒。司農

擬以車歷錄訓之。其云讀為懇。讀為珍者。皆當作讀如。擬其音耳。故下文仍云頤典。不云懇珍也。云駟馬之轅。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也者。懇。段玉裁校改頤是也。賈疏云。此即詩五豳梁輈一也。孔廣森云。檀弓注。高四尺所。

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詞。然則尺所。即尺許也。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古許與所通。詩伐木許許。許叔重引作所所。案孔說是也。毛詩秦風小戎傳云。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段校說文車部云。輈

車句銜五束也。曲轅輈縛。直轅輈縛。縛束義同。輈前十尺。尺許一縛。蓋在輈弧中以前近銜之處五束為五尺。則軌前之輈。其半有縛。即毛詩之輈。許書之輈是也。先鄭之意。蓋以懇典為縛輈之貌。則亦為連語形容字。然此上下

文。並言曲輈之利病。不宜於此忽論輈縛。先鄭之義。於經無會也。又案先鄭懇珍之義。賈氏無釋。段玉裁云。懇與阮雙聲。珍與朕雙聲。阮朕者。幼突也。每一縛則有一幼突。案段說亦未知搞否。瓶人。鬻壘。後鄭釋為頓傷。而梓

人注。頤。小頤本作頤。釋文引李軌音懇。似亦隱據此注為讀。以彼二文證之。則懇似為輈深則折。淺則負。深。傷

約小之義。爾雅釋詁云。珍。絕也。義亦相近。若然。輈上有縛。或亦以約小為貴輈。輈深則折。淺則負。深。傷

其力。馬倚之則折也。〔疏〕輈深則折。淺則負者。此又明輈不可太曲之義。注云揉之大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

揉之淺。則馬善負之。〔疏〕也者。鄭珍云。若中三。則深過於深度。其輈雖非直上。而已傷直。馬股時捺拄之。輈

力不勝。必向後裂斷。故云輈無弧深。又云弧而無折。輈深則折也。云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者。賈疏云。輈直似在馬

背。負之相似。故善。負之。木或作若負。皆合義。不須改也。鄭珍云。若不中二。則又淺不及深度。其輈無衡頸間

七寸之空。必將與馬身平。馬股又喜上戴之。故云淺則負也。輈當兩服之中。不直馬背。而輈注則利準。利準則

注云馬倚之負之者。緣路有高下險易。即馬股有橫側退卻。故有倚其後。負其上之時也。輈注則利準。利準則

久和則安。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輈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

人乘之。輈注則利準者。江水云。注者不深不淺。行如水注。利準者。便利而安耳。戴震云。輈注。謂深淺適中

則安。〔疏〕也。輈之曲執。隕然下注。則車行有利準之善。利。疾速也。準。猶定也。平也。案江戴並不刪利準字。輈

與二鄭說異。亦通。云利準則久。和則安者。墨子節用篇云。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

以速至。此車之利也。注云故書準作水者。徐養原云。至平莫如水。故準字从水。規矩準繩必以水。輪人曰。水之

以砥其平沈之均也。匠人曰。水地以縣。皆用準之法。古音準與水同。可通用。虞氏準之。故書亦作水之。此通用之。證。丁晏云。稟氏注。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說文水部。水、準也。釋名釋天、水、準也。準平物也。白虎通五行云。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管子水地篇。水者萬物之準也。廣雅釋言、水、準也。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者。賈疏云。先鄭依故書準爲水解之。後鄭不從者。轅轅之上縱不爲兩注。水無停處。故不從也。云玄謂利水重讀似非也者。賈疏云。依後鄭讀。當爲轅注則利也。準則久也。和則安也。段玉裁云。鄭君謂衍準利二字。云注則利。謂轅之孫者。形如注星則利也者。後鄭讀。注、與梓人注鳴之注同。其義則取象注星也。史記天官書云。柳爲鳥注。又律書云。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索隱云。注、味也。爾雅釋天云。味謂之柳。郭注云。味、朱鳥之口。開元占經南方七宿占云。味。一曰注。音相近也。丹元子步天歌云。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謂轅之末下垂者。其句如注星。則利於引車也。云準則久。謂轅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者。賈疏云。準、平也。轅平輿亦平。平則穩。故得長久也。徐養原云。鄭不從司農說而曰平如準。則亦不以水爲非。云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者。後鄭意兼注準二善。則車行和也。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揉轅大深則賈疏云。注謂轅曲中以前。準謂在輿下。前後曲直調和。則人乘之安穩。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揉轅大深則謂順理。〔疏〕一也。王宗諫云。蓋燥輈如引滿之弓。深則傷木理。不能無折也。輈欲弧。言但欲燥屈如弧。而無折也。言不欲深傷木理也。云經而無絕者。賈疏云。則上文欲其孫亦一也。王宗諫云。絕。與火燥車輈絕之絕同。蓋即順本曲之木理燥之。而用火不均。則木理絕而易折。無絕。謂欲用火得宜。不使灼絕木理也。注云揉轅大深則折也者。大深。即謂中參以上。云經亦謂順理也者。謂經與上文孫義同。呂氏春秋察傳篇高注云。經、理也。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疏〕注云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者。韓非子喻老篇云。王子期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與此意略同。賈疏云。若下文猶能一取。皆是喻其利也。云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者。退。謂車當還駐。及陷轡時。或當退行。由馭者使之。終日馳騁。左不捷。杜子春云。捷。讀爲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調善。則馬不蹇也。書捷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疏〕注。杜子春云。捷。讀爲蹇者。段玉裁云。蹇蹇古音同部。云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調善。則馬不蹇也者。賈疏云。子春意據將軍乘車之法。將在中。故御者在左。捷爲蹇蹇。解之。四馬六轡。在御之手。不在中央。而

在於左。故云左而不便。馬苦蹇。云書樾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者。惠棟云。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是券與倦同。段玉裁云。古多用券。今多用倦。是之謂古今字。說文。力部。券、勞也。人部。倦、罷也。分載之。不云一字。徐養原云。樾券同音。古蓋通用。鄭君雖以券為正。而經文仍作樾。是讀樾為券也。云軒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者。說文。馬部。騁、直馳也。杜讀為不蹇。主馬言。鄭讀為不倦。主人言。言乘車者安也。云尊者。在左者。賈疏云。尋常在國乘車之法。尊在左。御者中央。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注云。君存。惡空其位。是尊者在左也。詒讓案。此據乘車及平兵車言也。其君及元帥之兵車。則尊者在中央。御者在左。詳夏官

敘官疏。行數千里。馬不契需。鄭司農云。契、讀為爰契我龜之契。需、〔疏〕注。鄭司農云。契讀為爰契我龜之

董氏疏。段玉裁云。用其義也。云需讀為長需之需者。段玉裁改需為契。云。契。今本作需。疏引易需卦釋文云。需音須。又乃亂反。今案云乃亂反。則當是契字。說文。大部曰。契、稍前大也。讀若畏侯。人部曰。便、弱也。司農云

畏契者。與許畏侯同。案段校是也。畏契字與易需卦之需異。疏說失之。凡經注契侯字。多譌為需及從需聲字。互詳山虞鮑人疏。云謂不傷蹄不需道里者。段玉裁云。毛公曰。契、開也。故以傷蹄言之。不契道里者。不怯便道里悠遠

也。包慎言云。契龜者。開龜也。馬蹄傷則開拆。故謂不契為不傷蹄。案段包說是也。戴震引方言謂畏懼為契需。亦足備一義。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謂〔疏〕者。前經例。駁

車字作駮。此作御。疑亦經記字例之異。詳大司徒疏。說文。巾部云。敝、一曰敗衣。不敝。謂不破敗也。注云。衽謂

裳也者。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衽、衣下裳當前者。賈疏云。禮記。深衣。續衽鉤邊者。據在旁屬帶處。至於問喪

云。扱上衽。及曲禮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此皆據深衣十二幅要閉之裳皆是衽。故此注云。衽謂裳也。戴震云。衽

者。衣裳之旁削幅也。詒讓案。衽有三義。說文。衣部云。衽、衣衽也。衽、交衽也。此衽之本義。指凡衣前承領之衽而

言。又有禮衣削幅掩裳際之衽。深衣屬於裳之衽。並與衣衽不同。玉藻說深衣云。衽當旁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

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永云。凡衽者。皆以揅

裳際得名。喪服之衽殺而下。左右各二尺五寸。疊作燕尾之形。屬於衣。垂而放之。朝祭服亦當然。深衣長衣之衽殺

而上。屬於裳。蓋轉不和。則車不安。御者裳之兩旁。常掉動而易敝。轉和則無此患也。案江說衽甚析。但喪服及朝

祭服之衽。垂衣兩旁。深衣之衽。夾裳兩旁。此注以裳釋衽。則專指裳旁之衽言之。然裳旁之衽。唯深衣有之。而御

者不必皆服深衣。則鄭意似謂無論朝祭喪服。其裳幅亦通謂之衽。故深衣孔疏。謂裳之前後左右皆有衽名是也。賈說

蓋與孔略同。凡御者立於輿內。近前行時。惟裳前幅下際。與橫直材相摩擦。易於破散。故鄭通以裳爲釋。明非衣衾。亦不定指禮衣及深衣在旁之衽也。此唯軻之和也。和則安。是以然也。謂進則與馬謀而下。

〔疏〕注云和則安。是以然也者。申上言和則安之驗也。勸登馬力。登。上也。軻。注云登上也者。司民注同。和勸馬用力。戴震云。登。猶進也。加也。

云軻和勸馬用力者。廣雅釋詁云。勸。助也。馬力既竭。軻猶能一取焉。馬止。軻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疏〕注云馬止。軻尚

易進者。葉鈔本釋文。喻。作諭字。通取猶言進取也。軻和則勢利於進。故馬力雖竭。而爲軻和所趣。猶能進取。良軻若不能自巳也。王宗洙云。馬行欲止。是其力竭也。然以軻注之故。不得遽止。猶必能行數步。此之謂一取。

環漚。自伏兔不至軻七寸。軻中有漚。謂之國軻。伏兔至軻。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漚不至軻七寸。則是半有漚也。軻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漚

遠。鄭司農云。漚讀爲漚酒之漚。〔疏〕自伏兔不至軻七寸者。賈疏云。是從內向外之言。云軻中有漚。謂之國軻者。猶

注云伏兔至軻。蓋如式深者。賈疏云。伏兔銜車軸。在輿下。短不至軻。軻即輿下三面材是也。無伏兔處去軻遠近無文。以意斟酌。經云自伏兔不至軻七寸。明七寸之外。更有寸數。故鄭云伏兔至軻。蓋如式深也。江永云。伏兔半在

軻前。半在軸後。兔之長。當一尺四寸有奇。軻前約七寸。軸後亦如之。賈疏有兔尾上載軻之說。未是。案江說是也。依鄭說。伏兔之長。亦一尺四寸六分。與軻當兔同。居隧深三分之一。則前至前軻。後至後軻。亦各一尺四寸六分也。

總敘疏。謂兔尾上載軻。蓋由兔後遙指後軻。以明加軻之度。非謂兔尾之長。實至後軻也。云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見前輿人注。云漚不至軻七寸。則是半有漚也者。賈疏云。自伏兔至軻。亦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如是軻轅之深入式下。半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有七寸三分寸之一。直言半有漚者。據七寸。不言三分寸之一。舉全數而言也。云軻有筋膠之被者。筋膠所以爲固。軻任力多與轂同。故亦被以筋膠也。筋膠之被。軻前曲及輿下。並當

有之。但軻前帶與軻正相摩切處。久而無漚。其軻內七寸上承輿版者。軻和則輿版不相侵。乃當有漚耳。云用力均者則漚遠者。謂軻用力均調。則軻不外出。軻不內侵。而七寸內之輿版。與軻亦相承而安。故漚得以久遠。不然。則軻

帆及輿版動而相摩切。漚久而漸平。不得常有七寸矣。遠是久遠之遠。賈疏以漆入式下七寸爲漚遠。非。鄭司農云。漚說爲漚酒之漚者。賈疏云。讀從士冠禮若不醴漚用酒之漚也。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謂其音同也。疏引士冠禮

漚用酒。按說文冠娶禮祭字作醪。酒盡字作醪。此注漚酒正當爲醪酒。云環漚謂漆沂鄂如環者。先被筋膠後漆之。漆乾則有沂鄂也。沂鄂與典瑞注圻鄂同。卽輪人所謂象也。車殼及輻皆有筋膠之被。故皆有之。郊特牲云。丹漆雕幾之美。注云。幾、謂漆飾沂鄂也。又少儀哀公問並云。車不雕幾。注云。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御覽兵部引周書云。年飢、上用輿曲輈不漆。據此、是少儀之不幾。卽周書所謂不漆。此經之漚。又卽少儀所謂幾。幾、沂、圻、圻、亦聲近字通。蓋筋膠相附纏。加之以漆。則其墳起處。容突紆曲。自成沂鄂。此經之環漚。及弓人之弓漚。皆是物也。程瑤田云。漚謂紋理。有筋膠之被乃有漚。故弓人云牛筋漚。擧筋斥蠖漚。角亦有之。故弓人云角環漚。案程說是也。凡爲車及弓。漆及筋膠初被時卽有漚。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幅三十。以象日月。摩瀕太甚。恐其無漚。故以有漚爲和耳。

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疏〕論車制取象之法。周書周祝篇云。天爲蓋。地爲軫。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揲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觀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賈子容經續漢書輿服志文並略同。蓋卽本此經。案地形實圓。赤道瀛而兩極微胸。古渾天家言。亦謂天地皆渾圓如丸。而經典並云地方者。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掇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是地方自主道言之。其形體圓而不方。古人固知之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鸞輿尊。蓋法天列象。主地法夏而王。鸞輿卑。法地周象載。然則周人上輿。兼法夏商。故此經軫蓋兼象地天與。云輪幅三十以象日月也者。三十是日月合宿之數。大戴記及賈子。並止云象月不云日者。文之省也。云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者。星卽馮相氏之二十八星也。史記律書載二十八舍。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氏、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弧、狼、罰、參、濁、雷、胃、婁、奎。此古蓋天家說。與玉潤寶典。唐書厯志。引甄曜度。及魯厯同。此經有象伐象弧。則所云二十八星。必與彼同。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律厯志。三統厯。四方經星。南方有東井與鬼而無狼弧。西方有觜騰而無罰。北方有南斗而無建星。又以注爲柳。以濁爲畢。以雷爲昴。名亦小異。此與史記及佚緯不同。後世天文家沿用之。非此經之義。注云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者。據一月之日言之。周書周月篇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超一次而與日合宿。孫穀古微書引尙書考靈耀云。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月行三十九度半餘。月一月行天一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而更行二十九度

半餘、而與日會。御覽天文部引范子許然云。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開。一與日合。日月合宿。在二十九日三十日開。此云三十日者。舉大數也。阮元云。日月三十日合朔、遷一舍。輪周三十幅。在地運一篇似之。龍旂

九旂以象大火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疏)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者。以下記路車所建旂旆象。東南

旂。大旂、卽龍旂也。巾車別有玉路、建大常、十二旂。此不及者。大常設三辰。此上文已有輪蓋蓋弓等。象日月星。故不復舉也。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孔疏引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

旂旆於四方以法天。此旂之旂數。皆放其星。龍旗則九旂。雀則七旂。虎則六旂。龜蛇則四旂。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崔氏所說旂數。並據此文。蓋謂此龍旂、鳥旗、熊旗、龜旒、卽曲禮前後左右四旗。其說是

也。鄭君釋此經四星。舉蒼龍、朱鳥、白虎、玄武、四官爲說。亦與彼暗合。其釋曲禮、乃云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不以爲旂旗之象。蓋偶失之。賈疏云。此以下九旂七旂六旂四旂之旂旗。皆謂天子自建。非謂臣下。若臣下則皆依命

數。然天子以十二爲節。而今建九旂七旂六旂四旂者。蓋謂上得兼下也。又云。九旂正謂天子龍旂。其上公亦九旂。若侯伯則七旂。子男則五旂。大行人所云者是也。案賈說是也。樂記云。龍旂九旂。天子之旂也。荀子禮論篇、史記

禮書、並云天子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國策齊策、說魏王行王服建九旂。明天子龍旂旂數。與上公同矣。續漢書與服志云。龍旂九旂、七仞、齊軫、以象大火。其象星之義卽本此。惟所說諸旂旂數及所齊。與節服氏賈疏引禮緯含

文嘉說略同。蓋別據彼文。非此經義也。注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者。賈疏云。皆司常文。此既非臣下所建。而鄭引司常者。蓋取彼交龍以釋此旂。因言諸侯亦建旂。非謂此經論諸侯事。云大火蒼龍宿之心者。大戴禮記夏小正

云。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左襄九年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是故心爲大火。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左傳孔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爲明。故云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

以候四時。故云辰。史記天官書云。東官蒼龍房心。案大火次度。詳保章氏疏。云其屬有尾。尾九星者。大火之次。雖以心爲主。然心三星。與龍旂旂數不合。惟尾九星。故知此象大火。謂尾也。天官書云。尾爲九子。開元占經東方

七宿占。引石氏云。尾九星十八度。春秋繁露奉本篇。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鳥單爲旗。州里之所建。鶉火、(疏)

云。大火二十六星。蓋合房心尾三星之通數言之。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鳥單爲旗。州里之所建。鶉火、(疏)

鳥旗七旂者。巾車云。象路建大赤。大赤、卽鳥旗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鳥旗七旂。五仞、齊較、以象鶉火。注云

鳥單爲旗。州里之所建者。賈疏云。司常職文。州長中大夫四命。里宰下士一命。皆不得建此七旂之旗。晉州里建旗

鳥旗七旂者。巾車云。象路建大赤。大赤、卽鳥旗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鳥旗七旂。五仞、齊較、以象鶉火。注云

鳥單爲旗。州里之所建者。賈疏云。司常職文。州長中大夫四命。里宰下士一命。皆不得建此七旂之旗。晉州里建旗

者。亦取彼成文以釋旗。非謂州里得建七旂也。案司常之州里。專指六鄉。不兼六遂之里宰也。鄭賈說誤。詳彼疏。云鶉火朱鳥宿之柳者。左襄九年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味。是故味為鶉火。爾雅釋天云。味謂之柳。柳、鶉火也。天官書云。南宮朱鳥、柳為鳥注。案鶉火次度。詳保章氏疏。鶉即暵之省。暵華同物。即朱鳥也。詳司常疏云。其屬有星。星七星者。柳八星。亦與鳥旗旂數不合。故知象鶉火者。專據七星也。左傳襄九年孔疏。引春秋緯文耀鉤云。味為鳥陽。七星為頭。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朱鳥首也。七星為朱鳥頭也。味與頭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是則七星與柳同位連體。故旗象朱鳥。即取彼星。國策齊策說魏王從七星之旗。亦其證也。賈疏云。七星者。月令云。且七星中是也。不指七星言柳。乃云其屬有星者。當鶉火三星。柳為首。故先舉其首。後言其屬也。若然。上心與尾別。辰心非尾之首。亦舉心後言其屬尾者。心為大辰。雖非本辰。亦為其首也。

熊旗六旂以象伐也。熊虎為旗。師部之所建。伐屬〔疏〕云。熊旗六旂者。巾車云。革路建大白。大白即熊旗也。司常

云。熊旗六旂。五仞齊肩。以象參伐。說文舛部云。熊旗五旂。以象伐星。依巾車革路條纒五就。旗旂數或當與纒就同。則許說亦可通。但此注以參伐連體六星為釋。則鄭本自作六。若伐不連參。則止三星。亦不得為五旂。許說與星

象究不合也。注云熊虎為旗。師部之所建者。賈疏云。亦司常職文。師部。鄉遂大夫也。鄉大夫雖是六命。即得建六旂。遂大夫是中大夫四命。即不得建六旂。此亦謂天子所建也。案師部當作帥都。帥都即軍將及都家之長。鄭賈以

為鄉遂大夫。誤。詳司常疏。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者。史記天官書云。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張氏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也。

開元占經西方七宿占。引黃帝占云。參中央三小星曰伐。案古說皆以參為三星者。不數肩股四星也。故毛詩唐風綢繆傳云。三星參也。伐在參中。與參連體并數之。則為六星。故參通謂之伐。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五月參則見。參也者。

伐星也。毛詩召南小星傳云。參。伐也。孔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是也。伐亦通謂之參。公羊昭十七年傳云。伐為大辰。何注云。伐謂參伐也。此經亦通謂參為伐。故六旂取象於彼。今天官家言參皆七星者。不數伐而數肩股四星也。

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龜蛇為旂。縣鄙之所建。營室〔疏〕俗。今據舊注疏本正。巾車云。木路建大廉。大廉。即

龜旂也。禮漢書輿服志云。龜旂四旂。四仞齊首。以象營室。王引之云。經文本作龜旂四旂。今作龜蛇者。涉注文而誤也。上文龍旂鳥旗熊旗。上一字皆所畫之物。下一字皆旗名。此不當有異。若作龜蛇。則旗名不答。所謂四旂者。

不知何旗矣。龜蛇爲旒。而稱龜旒者。猶熊虎爲旗。而稱熊旗。約舉其一耳。上文交龍爲旂。釋旂字也。烏華爲旗。釋旗字也。熊虎爲旗。釋旗字也。此注龜蛇爲旒。釋旒字也。以注考經。其爲龜旒明甚。續漢書輿服志載此文。正作龜旒四旂。通典禮同。桓二年左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文。亦皆作龜旒。唐石經始誤爲龜蛇。說文旒字注。龜蛇四旂。亦當作龜旒。後人依俗本周禮改之耳。案王說是也。王宗諫說同。注云龜蛇爲旒。縣鄙之所建者。賈疏云。龜亦司常職文。縣正雖是下大夫四命。鄙師上士三命。卽不得建四旂。此亦謂天子自建也。案司常縣鄙當爲公邑之長。鄭賈說亦誤。詳彼疏。云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者。壁。釋文作辟。案辟壁字通。爾雅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廠臂之口。營室東壁也。爾雅釋文亦作東壁。左傳襄三十年孔疏。引李巡注云。廠臂。玄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天官書云。北官玄武營室。詩廊風定之方中箋云。營室。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云。營室東壁四星。四輔也。又引右氏云。營室二星。離宮六星十六度。東壁二星九度。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觀禮曰。侯氏載龍旂弧。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星。離宮六星十六度。東壁二星九度。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觀禮曰。侯氏載龍旂弧。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疏〕弧旌枉矢者。司常云。析羽爲旌。九旗皆有弧。此獨舉弧旌者。蓋弧矢以象武事。有毛目。此云枉矢。蓋畫之。〔疏〕他旗注全羽之應者。或不畫枉矢。唯旌畫之與。注云觀禮曰。侯氏載龍旂弧。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者。此云弧旌。是旌有弧也。觀禮弧旌。主龍旂言。是旂有弧也。推之九旗之屬。蓋皆有之。明堂位說大常。亦云弧旌。是其證也。云弧以張綵之幅者。釋文。綵。作慘。云本又作綵。案慘卽綵之俗。鄭觀禮注亦云。弧所以張綵之弓也。明堂位注云。弧。旌旗所以張幅也。案巾車注。謂綵爲旂之正幅。蓋以弧張之而後懸於枉。左隱十一年傳。有鄭伯之旗登弧。蓋卽弧旌也。云有衣謂之鞬者。鄭觀禮明堂位注。並云弓衣曰鞬。案。鞬。木射弓衣。鞬之名。故說文章部云。鞬。弓衣也。廣雅釋器云。鞬。弓藏也。因之張綵之弓其衣亦曰鞬。又鄭既夕禮注。謂弓衣以緇布爲之。此旌旂之鞬。蓋當以采帛爲之。與鞬同。云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者。文選張衡西京賦。弧旌枉矢。薛綜注亦云。弧。星名。天官書云。參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李播天象賦云。狼援戈而野戰。引弧屬矢而承天。苗爲注云。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捕盜賊。常屬矢。直對狼則吉。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說略同。是弧星有矢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樓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則馬季長亦以枉矢爲卽弧星之矢。故得注天狼。李賢注專隸妖星爲釋。非馬指也。云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者。賈疏謂孝經緯文。又引孝經授神契云。枉矢所以射惡謀。又引春秋考異郵云。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漢書天文志云。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開元占經妖星占。引春秋合誠圖云。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陰合

於四。故長四丈。乙巳占妖星占、引巫咸海中占說枉矢形狀。並云有毛目。毛、宋巾箱本、舊注疏本並作尾。續漢輿服志劉注引同。司弓矢疏引考異郵。及後漢書馬融傳李注。亦並作尾。義得兩通。鄭言此者。以弧星屬矢。不名枉矢。經云枉矢。兼取妖星爲象也。云此云枉矢蓋畫之者。賈疏云。知畫之者。以其弓所以張幅。幅非弦不可著矢。以畫於綵上也。戴震云。畫矢於鞬。案賈戴二說不同。未知孰得鄭指。今依金榜說。應旌卽日月爲常等七旗而注羽。則綵上自各有正章。不得復畫枉矢。以捫廟其閒。戴說於經義較合也。又續漢輿服志注引于注云。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爲枉直。謂枉矢於弧。案于破鄭說。蓋謂枉矢、卽是矯矢令枉曲以屬於弓。不爲畫妖星。然九旗並有弧。不聞著矢。且段令弧旌著矢。亦宜直而不枉。于說疑未然。

周禮正義

卷七十八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栗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

多錫爲下齊。大刃割殺矢鑿也。少錫爲上齊。

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錙子之屬。量、豆區鬴。〔疏〕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者。此通論金工齊和之等。爲下六工也。鑄器、田器錢鏹之屬。刃、大刃刀劍之屬。〔疏〕發掘也。詩周頌鄭箋云。執、持也。謂執持此金機。依齊量鑄

以爲器。賈疏云。據下文六等言之。四分已上爲上齊。三分已下爲下齊。築氏爲削。在一分中。上仍有三分大刃之等。亦是下齊。若然。築氏於下齊三等之內。於此舉中言之。注云多錫爲下齊者。錫多則金不純。故爲下齊。多者。謂

參分其金。而錫居一以下。云大刃割殺矢鑿也者。據下文。云少錫爲上齊者。錫少則金純。故爲上齊。少者。謂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以上。云鍾鼎斧斤戈戟也者。亦據下文。賈疏云。若然。鳧氏入上齊。桃氏入下齊。其栗氏爲量。段

氏爲鑄器。亦當入上齊中。案鄭意當如賈說。管子小匡篇云。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試諸木土。依管子說。斧斤與鑄器同用惡金。則不當與戈戟同齊。此與鄭賈說異。未知其審。云聲。鍾錙子之屬者。

聲與典同十二聲義同。謂凡聲樂之金器也。錙子。即鼓人四金之一。詳彼疏。云量。豆區鬴也者。大行人注同。詳內宰臯氏疏。云鑄器。田器錢鏹之屬者。總敘注義同。管子輕重篇云。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鐮一椎一鉞。然

後成爲農。凡田器有金者。蓋皆段氏爲之。其金齊同也。云刃。大刃刀劍之屬者。說文刃部云。刃、刀鑿也。又刀部云。剗、刀劍刃也。刀劍雖非長兵。而其鋒剗。在兵中爲最大。故謂之大刃。賈疏云。案桃氏爲劍。此言刃。變言之

者。亦是劍類非一。故注云。大刃、刀劍之屬也。金有六齊。目和金之〔疏〕左傳僖十八年杜注云。古者以銅爲兵。案古鍾鼎及兵器田器之屬。皆以銅爲之。然兵器田器。亦閒有用鐵者。故越絕書外傳記寶劍云。風胡子曰。農神赫胥之時。以石爲兵。黃帝時。最後

以玉爲兵。禹之時。以銅爲兵。當今之時。作鐵兵。越絕說古兵器變易原流甚析。蓋太古唯有石兵。中古用銅。最後

乃用鐵。今古器出土者，猶可徵驗。但依世本。史記。黃帝蚩尤。已以金為兵。玉兵之說。詭誕不足為耳。綜而論之。自黃帝至周初。大抵皆用銅兵。而鐵兵亦漸興。迄晚周。始大盛。故矢人二鄭注。並以刃為鐵。六韜軍用篇說兵械。亦有鐵者。孟子滕文公篇又云。以鐵耕。即鑄器也。是知夏禹作貢。亦有鐵鑄。殷周之際。鐵器必盛。唯究不及銅之多。故今所傳古戈劍之等。有款職可徵者。率皆銅質。明鐵兵尚。且易朽蝕。故不經見也。若然。則此金齊固當以銅錫為主。而金工所用之材。則當兼有鐵。經文不具也。互詳職金疏。注云目和金之品數者。少儀注云。齊、和也。亨人注云。齊多少之量。故和金錫亦謂之齊。品數。即謂多少之量也。六分其金而錫居

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鑿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

鑿亦鏡也。凡金多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者。以下辨六齊之等也。鍾鼎氏所為也。為鼎之工無文。錫則刃白且明也。疏。稟氏注謂鍾鼎與量異工。則鄭意鼎或亦鼎氏為之與。江永云。鍾鼎欲其堅不剝蝕。故金最多。

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者。並治氏所為也。說文斤部云。斤。斫木斧也。斧。斫也。賈疏云。上文築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者。今於此文。戈戟之齊。在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之中。

則此已上。六分其金。與五分其金。在上齊中。參分其金已下。為下齊中可知。其斧斤在上齊。上齊中。惟有治氏造戈戟。則斧斤亦當治氏為之矣。云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者。

亦並治氏所為。江永云。斧斤至削殺矢。皆有刃。其用之重。欲其難缺者。金多。用之輕。欲其不折者。金少。云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者。燧。葉鈔本釋文作隧。阮元云。燧隧皆說文鑿字之誤。此於鑿燧無涉。秋官夫途。祇作途。是為正字。詒讓案。燧。俗曉字。鑿燧正字當作鑿。古或假途隧為之。堯氏注亦作夫隧。疑葉鈔釋文近是。互詳司烺氏疏。江永云。鑿燧欲明。故金錫半。注云鑿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者。據司烺氏云。掌以夫途取明火于日。以鑿

取明水于月。六齊之工。惟鑿燧無文。蓋記者失之。云鑿亦鏡也者。司烺氏注義同。鑿錫最多。故管子輕重已篇說。天子迎春。帶玉監。迎秋。帶錫監。監鑿字通。玉監者。以玉飾監。天子帶之者。蓋事佩之屬。云凡金多錫。則刃白

且明也者。刃即堅韌字。釋文作忍。宋附釋音本及注疏本並同。嘉靖本作刃。與賈疏述注合。今從之。山虞注柔刃。執人車人注堅刃。字亦並作刃。賈以為即大刃之刃。則謬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錫所以柔金也。呂氏春秋

執人車人注堅刃。字亦並作刃。賈以為即大刃之刃。則謬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錫所以柔金也。呂氏春秋

別類篇云。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蓋金錫相得則堅刃。錫在銀鉛之間。其色白。故多則白而含明。又宜爲鑿也。呂氏春秋又云。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物亦與韌同。彼白即謂錫。黃即謂金。而云白以爲堅。與黃以爲物相反者。彼謂柔刃。鄭則謂剛刃。義各有所取也。錫詳卅人疏。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今之書。〔疏〕築氏爲削者。說文木部云。築。擣也。攻金之事。必椎擣而成。故作削之工。謂之築氏。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鄭有壘下之治者。

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蓋通言之。爲削者亦得稱治矣。云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者。削爲曲刃。合六成規。著其句之度也。申其句而度之。其長一尺。賈疏云。削反張爲之。若弓之反張。以合九合七合五成規也。馬氏諸家等。亦爲偃曲卻刃也。案據賈說。疑賈干諸家。或以削爲偃曲卻刃。謂削形偃。折刃卻向內也。說文刀部云。削。剛曲刀也。卽此陳祥道云。少儀曰。刀卻。刃授穎。削授拊。鄭曰穎。鏗也。拊。把也。然則直而本鏗者刀也。曲而本不鏗者削也。劉嶽隱云。削長一尺。合六而成規。是規周六尺也。周六尺。應得半徑九寸五分五釐。卽六十度。通弦削長一尺。首末相距之數也。注云今之書刀者。孔廣森云。釋名曰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削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詒讓案。古作書。以削刺簡札。故謂之書刀。御覽兵部有漢李尤金馬書刀銘。三國志魏志。韓馥以書刀自殺是也。又晏子春秋內篇禘上云。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是此刀亦用以割削果實。不徒削牒作書也。書顧命孔疏又引鄭此注云。曲刃。刀也。今本注無此。文。據疏云。馬氏諸家。亦爲偃曲卻刃。亦者。冢上爲文。疑本有此注。而今本棧之與。欲新而無窮。謂其利也。鄭司無窮。〔疏〕注云謂其利也者。說文刀部云。利。銛也。鄭司農云。常。敝盡而無惡。鄭司農云。謂鋒鏗俱盡。不偏索已。〔疏〕如新無窮已者。謂久用之。常如新發於剛。無已時也。敝盡而無惡也。玄謂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疏〕注。鄭司農云。謂鋒鏗俱盡。不偏索也者。鋒。謂刃末。鏗。卽刃也。詳桃氏疏。凡鍊冶不精。用無瑕惡也。〔疏〕久則金鏗者先銷。故有偏索之患。此敝盡而無惡。則鋒與鏗同敝。無偏索之弊也。云玄謂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者。敝與輪人輪敝三材不失職之敝義同。削。一面銛者爲刃。一面鈍者爲脊。脊無刻削之用。金或不精。今脊金之精與刃同。故雖刃金銷敝至盡。而不見瑕惡也。又案鄭說削刃脊。蓋止一面有刃。而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削。兩刃。句。刀也。依高說削兩面有刃。則當爲劍脊。鄭意似不如是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禬也。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殺矢。用諸田獵之矢。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囊中者也。禬。量名。

讀爲〔疏〕。冶氏者。說文父部云。冶。銷也。金部云。銷。鑠金也。總敘云。鑠金以爲刃。故工以冶爲名。書梓材釋丸。〔疏〕文引馬融書注云。冶金器曰冶。云爲殺矢者。爲金鏃。與矢人爲聯事也。此工亦爲斧斤。詳前疏。云刃長寸。圍寸者。江永云。刃者。鏃鋒。鋒上漸廣。闊一寸。不言博而言圍者。闊處有脊。厚薄不等。故以圍言之。謂轉一周皆一寸也。戴震云。矢七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矢人刃長二寸。通謂七爲刃也。圍寸。不言博言圍者。矢七有脊之減。博不及一寸。案戴說與矢人注異。彼經亦作刃長寸。注謂當作刃長二寸。經脫二字。此注不言者。鄭以彼爲正經。此爲補脫之誤。故不詳校。戴氏則謂矢刃中博。自其中刻而上下者各一寸。是以二寸也。其說近是。互詳矢人疏。云鋌十之者。段玉裁云。刃圍一寸。而穎入囊中者一尺。注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者。賈疏云。按上文載在上齊內。殺矢在下齊中。是異齊。今此同工。不可也。江永云。異齊未嘗不可同工。鄭疑未確。云似補脫誤在此也者。段玉裁云。鄭意補脫者。當補入於築氏職。而在此。是爲誤也。殺矢與削同齊。此與掌客著脫字失處同。案段說是也。賈疏謂補矢人之脫漏。又補此職。殊誤。云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者。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彼六矢。殺矢第三。此不舉餘五矢者。據矢人。諸矢惟鏃入囊者。輕重長短不同。刃則不異。故此舉中以該其餘也云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者。段玉裁云。讀如者。謂其音同也。麥秀鋌。鄭時蓋有此語。謂麥秀芒束森然也。箭足入囊中者。織銳似之。治讓案。集韻。稔。稻麥傑立兒。鋌。稔字通。鄭司農云。鋌。箭足入囊中者也者。彙。舊本並譌作彙。釋文同。今據岳本正。箭足。謂金也。釋名釋兵云。矢又謂之箭。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爲本。以根爲足也。又謂之鏃。齊人謂之鏃。案。彙卽矢鏃。箭足著金。惟見其刃。其莖入鏃中不見者謂之鋌也。云禬。量名者。此量謂權也。家語五帝德篇王注云。五量。權衡。斗斛。尺丈。量步。十百。是權衡亦通稱量。賈疏謂禬是稱兩之名。非斛量之號。非先鄭意。至禬之爲量。經注無文。戴震謂卽緩之假字。云。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程瑤田及段玉裁並從其說。詳後及弓人疏。云讀爲丸者。段玉裁云。讀爲疑當作讀如。案段校是也。此亦擬其音也。說文土部。禬。訓丸黍。列子黃帝篇。禬禬。殷氏釋文。音丸。莊子達生篇。禬作丸。是其證。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疏〕凡戟而無刃。吳揭之閒謂之戈。趙溥云。廣二寸。總內與援胡言。三者皆徑

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疏〕凡戟而無刃。吳揭之閒謂之戈。趙溥云。廣二寸。總內與援胡言。三者皆徑

廣二寸。疏謂廣二寸。只說胡廣。則經常言胡廣。不當說戈廣也。案趙說是也。金榜說同。云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者。明戈諸體之長度。並以廣爲根數也。凡戈三體。援爲橫刃。主擊。故最長。胡半刃。主決。次之。內卽援本之入秘爲固者。又次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未銳若劍鋒。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而漸直。若牛頭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一接秘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槩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程瑤田云。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卽內也。內衡貫於秘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垂者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戟也。近見山東顏崇鑄所藏銅戈。以證治氏制度。無不相合。銅戈之胡貼秘處。有闌以限之。闌之外復爲物。上當內而垂下。廣一二分。如胡之修而加長焉。蓋恐內廣二寸。僅足以援持。而或不足以持胡。致有搖動之患。爲此物於秘鑿之下。亦刻其鑿以含之。則胡有所制。而不能搖動矣。又於胡上爲三空。內上爲一空。殆於既內之後。復以物穿空處約之以爲固與。又云。戈戟謂之句兵。又謂之殿兵。其用主於橫擊。故其著秘處。不用直戴。而用橫內。戈戟之有內也。其名蓋出於此。內者。於秘端却少許爲鑿。戈戟之內。以薄金一片。橫內於其鑿。內與鑿柄之柄同義。非若矛之著秘者。爲圓筒。空其中。而以秘貫之。如人足之屨。故名之爲散也。戈之著秘。橫內於後。則其正鋒。必橫出於前。如人伸手援物。故謂之援。援體如劍。錄既橫出。則上下皆有刃。如劍之鏗。錄以啄。上刃以椿。下刃以句。下刃之本。曲而下垂。爲刃輔其下刃。以決人。所謂胡也。胡之言喉也。援曲而有胡。如人之喉在首下。曲而下垂然。則胡之名。因援而有者也。案戈戟之制。漢時所傳已誤。故二鄭所說形制。與古器不合。曲禮孔疏。亦沿其誤。宋以後說戈制者。亦多不得其解。惟黃氏程氏據世所傳古戈。就其形度。別爲考定。其說特爲精確。校以經文。亦無不密合。信爲定論矣。注云戈。今句子戟也者。夏官敘官注同。鄭意古戈胡橫句。與漢時句子戟形制同。然戟爲刺兵。戈爲句兵。形制絕異。漢句子戟乃戟之別制。非卽古之戈也。云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頭者。方言郭注謂大戈卽雞鳴鉤鈇戟。御覽兵部引張敞管陳宮舊事云。東列崇福門之右。雞鳴戟十枚。卽此。擁頭未聞。云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此鄭意謂戈有直刃。有橫刃。其直刃謂之援。橫刃謂之胡。內。則其直刃之首近胡入秘者。故云。胡。以內接秘者也。然古戈平頭。實無直刃。援乃其橫刃。胡。乃橫刃之下。當援內相接處。爲半刃下垂。附於秘者。注就漢時所傳句子戟說之。與古戈制度。並不合也。云長四寸者。謂內之長也。倍二寸。故得四寸。云胡六寸。援八寸者。三寸者。故得六寸。四二寸。故得八寸也。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者。亦誤以橫刃爲直刃也。云胡。其子者。子者。小枝之名。釋名釋兵說子盾云。子。小稱也。故枝兵小枝亦謂之子也。先鄭意亦以胡爲戈之橫刃。誤與後鄭同。已倨

倨句尤不相蒙。是故倨句外博。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疏〕是故倨句外博者。程瑤田云。鄭說並非經義。是故倨句外博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疏〕倨句外博。專承已倨已句二語

而定之。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以爲句兵也。主於援。故其發斂之度。以援與胡定倨句之形。而曰倨句外博。外博云者。不中矩之云也。又云。戈之援。昂然如橋衡。其衡不與內之平相應。故戈之倨句外博。外博者。援與胡縱橫不正

方也。所以然者。戈無枝。其上徒平。故使其援外博焉。而不令中矩也。倨句外博者。外博於矩也。案程說是也。此經說制器曲折形勢。凡侈者曰倨。斂者曰句。合校其角度之銳鈍則曰倨句。樂記云。倨中矩。句中鈞是也。互詳車人

疏。注云博。廣也者。擊氏注同。廣雅釋詁云。廣、博也。鄭意博卽上文戈廣二寸之廣。然經外博實言外侈。與廣度不相涉。鄭未得其義。云倨之外。胡之裏也者。金榜云。外、讀如大防外綱之外。戈廣二寸。廣于二寸外者。謂之

外博。胡上邪與援接。取圓磬折者爲倨。由倨下度之。博逾二寸者爲倨之外博。故外爲胡裏也。詒讓案。鄭意橫刃之鋒裏向內。其近直刃者爲倨。其近內者爲句。自倨處視之。則胡裏句者爲外。故云倨之外。胡之裏也。云句之外。胡

之表也者。金榜云。胡下橫與援接者爲句。由句上度之。博逾二寸者。爲句之外博。故外爲胡表也。詒讓案。鄭意自句處視之。則胡外倨者爲外。故云句之外。胡之表。云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者。鄭意倨外者博。則橫刃之本當

句處者博矣。句外者博。則本之當倨處者亦博矣。表裏俱博於二寸。是其本之廣也。欲其除不入不決折前不疾之四病。然經外博。實言援胡倨句之度。援侈邪指。外不謂胡之表裏。博亦非謂廣於二寸。鄭說亦並非經義。云俗謂之曼胡似

此者。證戈橫刃本廣。故有曼胡之稱也。曼胡義互詳鼈人疏。金榜云。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鈞。或謂之鏃。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鏃。其曲者謂之鈞。鈞鏃胡。郭注云。卽今雞鳴鈞鏃也。重三

鏃。鄭司農云。鏃、量名也。讀爲刷。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鏃、緩也。今東萊稱或〔疏〕重三鏃者。明戈金全體之

鏃。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緩鏃似同矣。則三鏃爲一斤四兩。〔疏〕重也。兼內胡援三者言之。

注。鄭司農云。鏃、量名也者。量亦權也。書呂刑孔疏引馬注同。云讀爲刷者。戴震云。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卽緩也。音刷。平準書。白選。索隱曰。尙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一千饌。漢書作撰。二字

音同也。蕭望之列傳。甫刑之罰。小過敘。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鏃。鏃卽緩也。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應劭曰。選音刷。與此讀如刷一也。今本注作讀爲。誤。案段說是也。

云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鏃、緩也者。證鏃與緩義同。弓人注亦用此義。今本說文金部云。鏃、十一銖二十五分銖

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鏃。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鏃。又緩鏃也。書曰罰百緩。鏃下無緩也之文。蓋悅也。書呂刑疏引馬

周禮正義 二十二 卷七十八

注亦云。鈔、量名。當與呂刑鍔同。俗儒云。鈔、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是鄭許說並本馬季長也。川選音亦相近。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鈔。十鈔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者。戴震改環爲鍔。以環爲鍔之誤。阮元云。釋文不出環字。三鈔下。云或音環。賈疏兩引此注。先作環。後作鍔。案戴阮校是也。賈職金疏。及呂刑孔疏引此注。亦作鍔。賈疏云。鈔鍔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鍔。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凡數言大者。皆三分之二爲大。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大半兩也。鍔則百六十銖。二十四銖爲兩。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大半兩。是鍔有六兩大半兩也。案鍔鈔義同。其數則有三說。鄭以爲六兩大半兩。三之。則二十兩。此注引東萊語。說文引北方語是也。賈引王肅。則以爲六兩三之爲十八兩。小爾雅廣衡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鈔。鈔謂之鍔。卽王氏所本。呂刑僞孔傳孔疏。及釋文引馬融賈逵通俗儒說同。又路史後紀引尙書大傳。史記索隱引馬融釋饌。賈職金疏引五經異義尙書夏侯歐陽說釋率亦同。許君則以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職金疏引異義尙書說。及呂刑釋文引馬融說是也。書舜典疏引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鍔。鍔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與此注同。而呂刑釋文引鄭書注又與王肅同。路史引鄭書傳注。以千饌爲三百七十五斤。亦以一饌六兩計之。是鄭說亦自舛異。呂刑疏謂鄭說鍔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孔王所說。惟較十六銖。然則王說與東萊方言所差甚微。孔廣森亦謂言六兩者。舉成數。此鄭書禮兩解錯出之故與。云鍔鈔似同矣者。許謂鍔鈔數同。鄭證以東萊人所稱。而定從其說也。戴震云。鍔鈔篆體易訛。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鍔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皖、其假借字也。鈔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鍔而成十二兩。三鈔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鍔當爲鈔。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鈔。當爲鍔。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以鈔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覈實。脫去大半兩言之。案戴謂鈔鍔異量。孔廣森說同。亦通。云則三鈔爲一斤四兩者。一鈔爲六兩大半兩。三六得十八兩。三大半兩合成二兩。故得一斤四兩。以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之齊計之。則金十五兩。錫五兩也。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若依馬王及鄭書注說鈔爲六兩。則三鈔止一斤二兩也。

刺重三銖。今三銖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銖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疏有半寸者。亦通。內胡援刺四者言之。程瑤田云。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是故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戈之不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

謂言刺。枝刺一物也。云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者。戟胡長與戈同。內則贏於戈半寸。援則勝於戈半寸。形制與戈同。云倨句中矩者。程瑤田云。戟之制內也。胡也。援也。猶之乎戈之內也。胡也。援也。其制則胡上冒援而枝出者也。內胡中矩云者。援與胡一縱一橫。適正方也。云與刺重三銜者。亦明戟金全體之重也。程瑤田云。戈戟廣之數。援之數。胡之數。內之數。並有紀。惟戟之刺無度。然二者並重三銜。而戈形或豐於戟。兩相較焉。取其戈之所有餘者以與戟之刺。刺亦如戟之廣。則其長當六寸與。司馬相如上林賦有雄戟。張揖注云。胡中有能者。蓋言有刺如雞距。增韻云。凡刀鋒倒刺皆曰距。然說文解刺爲直傷。且以有枝對平頭。其非倒刺明矣。有刺謂之雄戟。其名甚正。而曰能者在胡中。是爲倒刺。記曰已句。則不決。戟中矩。視戈爲句矣。胡中設又加刺。豈能決乎。蓋所傳聞異辭矣。又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三事并之。長十八寸。與戈三事并數同其長。而殺於戈之廣者四分之一。則輕於戈者亦四分之一矣。取所殺之長。截之爲三。而并之成廣寸半長六寸。以之爲刺。加於胡之上。適與戈同其重。故記云與刺重三銜也。阮元云。戟之異於戈者。以有刺。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又記飲程敦所拓古戟。其刺直上。出於秘端。與旁出之援擊之。正中乎矩。且刺與援長相同。可以爲考工之證。詒讓案。淮南子汜論訓云。古之兵。修戟無刺。高注云。刺。鋒也。蓋戟有直鋒。故謂之刺。戟制二鄭所說亦誤。程阮二說得之。阮所見古戟。胡內有文云。龍伯作奔戟。銘度相應。尤爲確證。惟程以戟與戈廣殺而重同。推刺當長六寸。與胡等。而阮所見古戟。刺之度乃與援同。長於胡。案此記與刺。蒙上援五之爲文。明刺度與援同。故不別出。阮圖出於目驗。亦較程說尤確。注云戟。今三銜戟也者。釋名釋兵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方言云。三刃枝。南楚宛鄂謂之匿戟。郭注云。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程瑤田云。鄭意據司農刺爲援。是以刺援爲一物。與胡僅兩鋒耳。故以今戟三銜破其說。詒讓案。古戟止刺援二銜。胡則有鏐而無鋒。以其附秘也。漢之三銜戟。蓋直刃二。與橫刃一而三。與古戟刺不周。郭所云小子刺。卽中之直刃也。云內長四寸半者。戟廣寸半。三之得四寸半也。云胡長六寸者。以四乘寸半。得六寸也。云援長七寸半者。以五乘寸半。得七寸半也。云三銜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者。鄭意戟有三銜。中直刃爲刺。旁二刃。其一橫出者爲胡。其一木橫。而外句微直向上者爲援。經言中矩。卽指橫刃旁出。正平無委曲。與戈之橫刃取圓於擊折者異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案隱引禮圖云。戟支曲下爲胡也。此說又與鄭異。不知何據。鄭司農云。刺。謂援也者。凡刃直出曰刺。先鄭以戈援爲直刃。故以戟刺卽爲援。然刺直傷。援橫擊。實爲二刃。此并而一之。與經不合。後鄭亦不從。云玄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鐙者也者。曲禮。進戈者前其鐙。後其刃。注云。銳底曰鐙。慮人先

鄭注云。刺謂矛刃也。後鄭不知戈戟刃皆橫著於柲。與矛刃之直冒於柲者不同。而誤謂刺即戟直刃之冒著柲直前而銳其端。與兵器之鋒略相似。故云如鎗也。云戟胡橫貫之者。謂橫貫刺之近本處也。云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者。程瑤田云。鄭意胡既橫貫於刺。中矩。則援必不中矩。衰出於刺。其外句成磬折。而為三鋒矣。然胡橫貫於刺。其用止能橫擊。若斬首。必不能決。而援之倚於刺。即以刺人。亦恐難勝任也。案程說是也。鄭蓋謂戟橫刃直出。與刺為中矩。惟旁出之直刃外句。亦取圓於磬折。云外句者。別於戈橫刃之內句也。通校經注。蓋戈戟本制。並橫著於柲。戈上二橫刃。平出而微昂。謂之援。援之下直下。其半為刃。半無刃附於援者。謂之胡。與援相接。橫貫於柲者。謂之內。戟則二刃。援胡與戈正同。惟援上別為一刃直出者。謂之刺。而援則正平不昂起。與戈異。此古制也。先鄭所說之制。則戈戟並二刃。戈之直刃上出者為援。其橫刃下出者為胡。援之下直冒於柲者為內。戟援內並與戈同。惟胡橫出正平。與戈胡之下出者異。此其所說戈制全誤。戟刺則與古戈相類。而以刺為援。以援為胡。又其著柲以橫穿為直冒。則與古戈制亦不合。後鄭之說戈制。與先鄭同。而戟則三鋒。中一直者謂之刺。兩旁二小刃。一橫出正平者為胡。一本橫出而鋒上出者為援。其著柲亦並以橫穿為直冒。蓋沿先鄭之說而少變之。其謬尤甚。今謹據程阮所攷糾正之。而綜論其義於此。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疏〕桃氏為刃者。桃名義未詳。疑即廚之假字。說文斗部云。廚。一曰利也。廚。是其證也。刀劍鋒銳利。有似匕雷。故以名工。說文刃部云。劍。人所帶兵也。釋名釋兵云。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時斂在臂內也。云臘廣二寸有半寸者。明劍身一面之橫度也。臘廣者。中為一脊。左右兩從。合為一面。謂之臘。其橫徑之度。廣二寸半。則臘上下旬布蓋圍五寸。知非兩面之廣者。下首廣兼言圍。則云。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此不言圍之。是僅言橫徑。不兼圍度可知。假令以二寸有半寸分為二面。則一面止得一寸四分寸之一。於今度不逾八分。其臘太狹。知其非也。注云臘。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劍〔疏〕

謂兩刃者。劍刃為薄匕。形猶聘禮柶匕之攝。故謂之臘。賈疏云。兩面各有刃也。兩從半之。脊兩面殺趨鏐。〔疏〕兩從半之者。此明分臘廣為二之度。以其從夾劍脊。故云兩從脊中隆起。分為兩刃。故其橫徑適得臘廣之半度。半之者。自脊中分。兩邊各廣一寸四分寸之一也。注。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趨鏐者。鏐。說文刃部作劓。云刃。劍

刃也。凡劍。自脊以下。殺之漸薄。以趨於刃。戰國策趙策。趙奢說劍云。夫母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脾即所謂鏐也。賈疏謂鏐即鋒。案鋒。說文金部作鏐。云。兵端也。蓋即劍末。莊子說劍篇。鋒鏐兩出。賈合為一。

夫之。莊子釋文引一說云。鏐、劔。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鄭司農云。莖、謂劔夾。人所握。鏐以〔疏〕其稜也。則誤以鏐爲劔。亦非。

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者。明劔柄圍長之度也。莖。纖細挺直。含貫夾木之中義。蓋與程相近。程瑤田云。莖者。人所握者也。莖之言頸也。在首下。以臘廣爲之圍。則參分臘廣之一。其莖圍之徑也。案程說是也。莖圍二寸半。其形正圓。徑蓋八分強也。注。鄭司農云。莖。謂劔夾人所握鏐以上也者。金榜云。劔夾以木爲之。桃氏攻金之工。而明劔夾大小之數。殆非也。程瑤田云。莊子說劔篇。天下之劔。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鏐。晉魏爲脊。周宋爲鏐。韓魏爲夾。諸侯之劔。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鏐。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鏐。以豪傑士爲夾。據其所次者言之。則鋒者其端也。鏐者其刃也。脊者身中隆者也。鏐者其首也。夾次鏐後。繼夾遂言包裹。釋文司馬彪云。夾、把也。先後鄭亦並以人所握者爲夾。是謂莖外著木。如今之刀劔拊者。先後鄭曰驗漢劔。億之以爲說。故與記文違異。又云。說文云。鏐、劔鼻也。釋名云。劔鼻曰鏐。鏐、尋也。帶所貫尋也。廣雅云。劔珥謂之鏐。莊子釋文。鏐、三若云。劔口也。徐云。劔環也。司馬云。劔珥也。又引一云。鏐、從稜向背。缺、從稜向刃也。漢書韓延壽傳注曰。鏐、劔喉也。又曰。似劔而小。又案說文云。鏐、劔鼻也。玉篇瓊與鏐同訓。並云劔鼻也。王莽傳。莽進玉具寶劔於孔休。解其疏。蘇林曰。鏐、劔鼻也。雋不疑傳。帶櫛具劔。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劔。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劔以玉作井鹿虛形。上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數時。今大劔木首。其狀如此。然則劔鼻玉謂之鏐。以物施置其上則曰具。並謂劔首也。古劔首鑄銅爲之。後世異其劔。而飾之以玉與。案程釋鏐爲劔首。甚精覈。深合鄭旨。賈疏謂二鄭意劔夾是柄。莖又在夾中。劔鏐是也。凡劔把著木。所以便握擊。古今制當不異。今所傳古銅劔。木夾皆已朽。故不可見。非古劔把不著木也。先鄭釋莖爲人所握。不誤。但以莖爲夾。不知莖屬夾內。金木異材。則其疏也。云玄謂莖在夾中者。後鄭不從先鄭說。謂莖在夾中。明與夾異材也。戴震云。刃後之鏐曰莖。以木傅莖外便握者曰夾。云莖長五寸者。即莖圍之倍數也。

中其莖設其後

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玄謂從中〔疏〕云。中其莖。設其後者。明劔把之飾也。程瑤田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

君傳。馮煖有一劔。又刺綖。說者謂劔把以刺繩纏之。劔把者莖也。莖必纏以綖。中其莖而設之者。在是也。戴震云。設其後。猶之曰設其旋。設其羽爾。案程戴說是也。江永亦謂設當訓置後之爲物。古書罕見。程氏目驗古劔。當莖中別有隆起爲沂鄂者二。以爲即纏綖之處。亦即此經之後。其說與中其莖之文頗合。但設後之處。雖即纏綖之處。然不可謂綖自爲後。以意推之。疑古劔把莖外之飾。蓋分三節。上近刃。及下近鏐者。各自爲一木夾。兩夾之間。別以銅

爲環。大於兩夾。著於莖五寸適中之處。則既可助把握以爲固。而後與承刃之金及把後之鐔相開。芻幣隆起。亦足以飾觀。程氏所見古劍莖中之沂鄂。卽設後之界埒也。今所傳古劍多無此者。蓋以鑄冶時與莖不相屬。故易墜失。抑或亦刻玉石角木爲之。則固不能久存。今古劍亦有無首者。斯其證矣。至馮煖之長袂劍。則因質不能具飾。不設後。亦非無夾。故直以劍繩纏之耳。凡劍身以鋒爲前。其與莖相屬處。雖別有金承之。而此物著劍莖。則亦在劍身之後。故對鋒而謂之後也。至其圍徑之度。則取足箇莖。而突出夾外。可以意量度爲之。故經不著耳。注。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者。舊本無中字。今據明注疏本增。賈疏云。謂穿劍夾。納莖於中。詒讓案。經文二句相貫爲義。先鄭以中其莖別穿夾納莖與設後爲二事。於文例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者。鄭意謂後卽莖。後與首相屬者也。從中以卻稍大之。謂從莖中半以下二寸半稍大之。以趨於鐔。則把之易制。然今所傳古劍。並無此制。賈疏云。鄭意設訓爲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案賈引易注證注義。深得鄭旨。但訓設爲大。與經文例不合。不足據也。參分其臘廣。去一

以爲首廣而圍之。首圍。其徑一寸〔疏〕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者。曲禮云。進劍者左首。孔疏云。首。正是劍環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圍人欲殺公。若僞不解體。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未授之。案解鋒爲末。則環是首也。金榜云。首。謂劍之標首也。漢時或用玉若木爲之。古劍首皆用銅。韓延壽傳。取官銅物鑄作刀劍鉤鐔。鐔卽劍首。殊言之者。明劍與鐔鑄作異事。與古合矣。今時所見古劍。其首圓長。豐下而細上。少儀澤劍首。謂其形樞落。弄之便也。首漸殺。而上端有小孔。以繩導之。若印鼻然。莊周所謂吹劍首者是也。劍首。或謂之鐔。或謂之鐔。或謂之鼻。或謂之口。或謂之珥。皆據其端小孔命名者。賈疏以劍把接刃處爲首。失之。程瑤田云。首者何。戴於莖者也。首也者。劍鼻也。劍鼻謂之鐔。鐔謂之珥。又謂之鐔。一謂之劍口。有孔曰口。視其秀如耳然。曰珥。面之曰鼻。對末言之曰首。又曰。首及莖並與劍同物。鏤金而成。自首至末一體也。少儀云。澤劍首。鄭以爲金器弄之易於汗澤是也。去三分臘廣之一以爲首廣。則其廣與其圍。並視莖而倍之。又云。汪中得一古劍。有劍首。形如覆盂。宛然而中空。可以證考玉制度。莊周書。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峒而已矣。釋文司馬彪云。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峒然如風過劍首。必如此。乃可言吹。吹聲異於管者。管空長。故其聲嗚。劍首空淺。不能有嗚聲。但峒然而已。然則劍首之義可定矣。案孔。金。程說是也。劍首與廬人受首同義。賈疏推鄭義。以首廣爲劍把接刃處之徑。誤。賈疏云。圍之者。正謂圍之。故廬人皆以圍爲圍之也。注云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者。輪人部廣注云。廣

以爲首廣而圍之。首圍。其徑一寸〔疏〕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者。曲禮云。進劍者左首。孔疏云。首。正是劍環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圍人欲殺公。若僞不解體。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未授之。案解鋒爲末。則環是首也。金榜云。首。謂劍之標首也。漢時或用玉若木爲之。古劍首皆用銅。韓延壽傳。取官銅物鑄作刀劍鉤鐔。鐔卽劍首。殊言之者。明劍與鐔鑄作異事。與古合矣。今時所見古劍。其首圓長。豐下而細上。少儀澤劍首。謂其形樞落。弄之便也。首漸殺。而上端有小孔。以繩導之。若印鼻然。莊周所謂吹劍首者是也。劍首。或謂之鐔。或謂之鐔。或謂之鼻。或謂之口。或謂之珥。皆據其端小孔命名者。賈疏以劍把接刃處爲首。失之。程瑤田云。首者何。戴於莖者也。首也者。劍鼻也。劍鼻謂之鐔。鐔謂之珥。又謂之鐔。一謂之劍口。有孔曰口。視其秀如耳然。曰珥。面之曰鼻。對末言之曰首。又曰。首及莖並與劍同物。鏤金而成。自首至末一體也。少儀云。澤劍首。鄭以爲金器弄之易於汗澤是也。去三分臘廣之一以爲首廣。則其廣與其圍。並視莖而倍之。又云。汪中得一古劍。有劍首。形如覆盂。宛然而中空。可以證考玉制度。莊周書。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峒而已矣。釋文司馬彪云。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峒然如風過劍首。必如此。乃可言吹。吹聲異於管者。管空長。故其聲嗚。劍首空淺。不能有嗚聲。但峒然而已。然則劍首之義可定矣。案孔。金。程說是也。劍首與廬人受首同義。賈疏推鄭義。以首廣爲劍把接刃處之徑。誤。賈疏云。圍之者。正謂圍之。故廬人皆以圍爲圍之也。注云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者。輪人部廣注云。廣

猶得也。賈疏云。以一寸爲六分。二寸爲十二分。半寸爲三分。添十二爲十五分。三分去一得十分。取六分爲一寸。餘四分。名爲六分寸之四。六分寸之四。卽三分寸之二。故云一寸三分寸之二也。詒讓案。以圖徑求周率課之。首圍蓋五寸。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銖。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銖。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

其莖長。重五銖。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三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

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疏〕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銖。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者。記三等服。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劍長短輕重之差。身長。卽臘之從度也。身之長度。三等不

同。而臘莖廣長之度。及首之圍徑之度。並同。程瑤田云。身長五其莖。亦略以人况之。人身五其頭之長也。莖五寸。五倍之。則連莖長三尺也。上中下異制者何也。人貌異形。服劍宜稱。上士服中制。則病劍短。中士服下制。則病形

長矣。注云。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者。賈疏云。以其言五其莖長。上文長倍之。莖長五寸。五其莖長。二尺五寸。并莖五寸。爲三尺也。已

下皆如此計之可知。重三斤十二兩者。以其言九銖。銖別六兩大半兩。六九五十四。爲五十四兩。九銖皆有大半兩。銖別有十六銖。爲百四十四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摠爲六兩。添前五十四。爲六十兩。十六兩爲一斤。取四十八兩爲

三斤。餘十二兩。故云重三斤十二兩。已外皆如此計之。亦可知也。詒讓案。以三分其金而錫居一之齊計之。則重九銖者。金二斤八兩。錫一斤四兩也。重七銖者。金一斤十五兩二銖又三分銖之二。錫十五兩十三銖又三分銖之一也。

重五銖者。金一斤六兩五銖又三分銖之一。錫十一兩二銖又三分銖之二也。又書呂刑釋文引馬融書注云。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銖。俗儒近是。依馬說。則上制重三斤六兩。中制重二斤十兩。下制重一斤十四兩。與鄭徵異。銖

義詳前疏。云此今之匕首也者。御覽兵部引通俗文云。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史記鄒陽傳。索隱引風俗通說同。程瑤田云。史記刺客傳。曹沫執匕首。齊桓公。索隱曰。匕首。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

寸。鄭注下士之劍爲今匕首。則二尺。非尺八寸也。詒讓案。匕首爲刀劍之最短者。故鄭以況下士之劍。御覽兵部引魏文帝典論。述所作匕首。有長二尺三寸。二尺二寸者。則不必定長二尺也。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者。賈疏云。

解經上士中士下士。非謂三命如上士之屬。直以據形長者爲上。次者爲中。短者爲下。詒讓案。經言服。卽謂帶之紳帶之閒。天戴禮記武王踐阼篇。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服劍臂刃。高注云。服。帶也。劍有三等。

各以人形貌大小所宜帶之。故莊子說劍篇。趙文王問莊子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是人所用劍長短不同也。云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者。據司右文。證此士即彼勇力之士也。引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者。證此三等之士亦兼有虎士也。鄭彼注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裨服。衰之屬也。搢猶插也。虎賁。詳夏官敘官疏。

鳧氏爲鍾兩樂謂之鈇。故書鑄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樂。〔疏〕名官。義未埒。鍾、鐘之異字。詳春官敘官疏。此

官掌鑄金爲鍾。又兼爲鼎。詳前疏。云兩樂謂之鈇者。釋文云。樂本又作鑿。案樂驚聲同字通。程瑤田云。此記欲見鍾體鍾柄飾之縣之諸命名。及其分布位置之所也。古鍾羨而不圓。故有兩樂在鍾旁。言其有棱鑿樂然。兩樂謂之鈇。

鍾是以有兩鈇也。詒讓案。樂者。小而銳之貌。說文山部云。鑿。山小而銳者。鍾兩角亦小而銳。謂之樂。猶山小而銳謂之樂矣。注云。故書樂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樂。書亦或爲樂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說文。大夫葦樹樂。

冢入正義引春秋緯作樂草。其誤正相似。云鈇。鍾口兩角者。說文金部云。鈇。金之澤者。一曰鍾兩角謂之鈇。鈇。賈疏云。古之樂器。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程瑤田云。兩樂通長生光澤。故謂之鈇。鈇。開

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舞。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疏〕鈇。開謂之于。于上謂

兩鈇下垂角處相距之閒。即鍾口大徑。其體于然不平。故謂之于。于上爲鍾體下段擊處。故謂之鼓。徐養原云。于者。鍾口上下之圍周也。典舞相對。于上謂之鼓。猶鈺上謂之舞。非直上也。臥鈺而觀之。一揣似壁而櫛者舞也。一揣似

環而櫛者于也。立鈺而觀之。鈺上不見舞。鼓下不見于。鈇。開謂之于。弧背也。以其鈺爲之。鈇。開孤弦也。記兩言鈇閒。其義不同。云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舞者。程瑤田云。鼓下爲鍾體之上段正面也。謂之鈺。鈺上爲鍾頂。覆之

如廡。故謂之舞。又云。見鈇閒者。以鈇閒有于之名而見之。不見鼓閒鈺閒者。無名可紀。亦如舞之脩廣。必俟後文出度。乃可一一紀之也。詒讓案。鼓入注云。鑿。鈺也。形如小鍾。凡鈺上段殺小。其形如鑿。故謂之鈺。注云此

四名者。鍾體也者。賈疏云。對下甬銜非鍾體也。程瑤田云。鈇。判鍾體爲兩面。而之上體曰鈺。其下體曰鼓。體有兩面。故有兩鈺兩鼓也。鄭司農云。于。鈺。脣之上。鈇也者。檀弓長祛注云。祛。謂裏緣袂口也。鍾。脣之侈者。與裏緣相

似。故先鄭以祛釋于也。云鼓。所擊處者。小師注云。出音曰鼓。此于上。正鍾所擊而收音。舞上謂之甬。甬上謂處。故亦謂之鼓也。江藩云。鍾。磬之制。擊處謂之鼓。鳧氏于上謂之鼓。磬氏鼓爲三是也。舞上謂之甬。甬上謂

之衡。此二名者。〔疏〕舞上謂之甬者。戴震云。鍾體鍾柄。皆下大。漸欹而上。甬之爲言。如華甬之筨長。故甬長與

衡者。鍾頂平處。程瑤田云。甬末正平。故謂之衡。江永云。衡、甬之上端。非別有一物爲衡。鄭意甬之上。鍾縣謂一截爲衡者。誤。注云此二名者。鍾柄者。對上于鼓鈺舞四者爲鍾體也。鍾以甬懸於處。故通謂之鍾柄。鍾縣謂

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者。此記鍾紐之名

旋轉。故謂之旋。旋環古同聲。環之爲旋。猶環之爲旋也。旋蟲謂之幹者。銜旋之紐。鑄爲獸形。居甬與旋之間。而

司管轄。故謂之幹。幹之爲言猶管也。楚辭天問。幹維焉繫。幹、一作筭。筭與管同。後漢書竇憲傳注云。幹、古管

字。余嘗見劉尚書家所藏周紀侯鍾。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焉。爲牛首形。而以正圓之環貫之。始悟正圓之環所

以縣鍾。卽所謂鍾縣謂之旋也。半環爲牛首形者。乃鍾之紐。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而旋之所居。正當甬之中央近下者。

則下文所謂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也。幹爲銜旋而設。言設其旋。則幹之所在可知矣。幹卽幹字隸

變。案王說是也。注云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者。鍾柄卽甬。旋屬甬間。所以縣於虛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

以蟲爲飾也者。王引之云。此以旋與幹爲一物也。若然。則記文但言鍾縣謂之旋。旋謂之幹可矣。何以次句又加蟲字

乎。幹所以銜旋。而非所以縣。幹爲蟲形。而旋則否。不得以旋爲幹也。又云旋蟲爲獸形。獸亦稱蟲。月令。其蟲毛。

謂獸也。儒行。鷩蟲攫搏。鄭注。鷩蟲。猛鳥猛獸也。案王說亦是也。漢時縣鍾之制。蓋已與古異。故先鄭之說如此。

云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者。此舉漢法證先鄭以蟲飾旋之義。賈疏云。辟邪。亦獸名。案王氏經義述聞所圖紀侯

鍾。旋蟲爲獸。首有角。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鈺舞甬衡之間。凡四。如牛形。疑卽辟邪也。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

之為夾鍾。乃令其別擇一鍾。挫其乳之銳者。乳鈍而音改矣。夫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鍾之法者。為其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云枚謂之景者。程璠田云。枚隆起有光。故又謂之景。注云帶所以介其名也者。說文人部云。介。畫也。左傳襄三十一年杜注云。介。閒也。言縱橫畫於鍾體諸名之閒。示區別也。云介在于鼓鈺舞甬衡之閒。凡四者。賈疏云。中二通上下畔為四處。王引之云。疏誤四處者。合鍾之兩面計之。非謂一面有四帶也。江永云。帶如人腰之有帶。當設於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閒即鈺閒。帶唯二耳。若子之上舞之端。無所用帶。注謂介在于鼓鈺舞甬衡之閒。凡四。非也。衡疑為衍字。若甬衡之閒有介。豈帶亦施於甬上乎。案王江說是也。戴震亦謂帶當俠鈺。與今所存古鍾形制正合。今以鼓鈺校之。帶皆設於鈺。而其上為舞。其下為鼓。則注謂介鼓鈺舞之閒。義尚可通。惟不得兼介鍾柄之甬。及甬上平之衡耳。鄭司農云。枚。鍾乳也者。枚隆起如乳。故亦曰鍾乳。北堂書鈔樂部引樂緯汗圖徵云。君子鑠金為鍾。四時九乳。宋均注云。九乳。法九州也。案四時。謂帶有四。九乳。謂枚有九也。樂緯文與此注義合。云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者。俠夾字通。賈疏云。舉漢法一帶有九。古法亦當然。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也。王引之云。而當為而字之誤也。此承上文凡四言之。鍾之兩面。帶凡四處。每帶一處。而有九鍾乳。四九而得三十六。故云。每處有九。而三十六。博古圖所圖周漢古鍾。凡百一十四鍾。每一面。篆各兩處分列。左右兩面。凡四處。注所謂帶介在于鼓鈺舞甬衡之閒凡四也。每篆一處。鍾乳上中下三列。列三鍾乳。三三而九。面有篆兩處。而得十八。兩面四處。而得三十六。注所謂每處有九而三十六也。程氏通藝錄所圖周公尊鍾。及余所見紀侯鍾。無不皆然。鄭注正合。其為而字無疑。賈氏不能釐正。而云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則是七十二矣。無論古鍾無此制。且非一鍾所能容。案王說是也。江永亦謂枚兩面乃得三十六。注云一處有九。而疏謂一帶有九。乳不設於帶。何云一帶有九。為

于上之據謂之隨。據所擊之處據弊也。隨在鼓。〔疏〕于上之據謂之隨者。于。唇上當失注意。並足匡賈說之謬。窠而生光。有似夫隨。〔疏〕鼓處。左右之中。為闋規而窠之。以便攷擊也。隨當作遂。俞越云。下文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圓之。字正作遂。可證也。釋文於匠人出隨字曰隨音遂。本又作遂。蓋隨即遂之俗字。一簡之中。正俗錯見。傳寫異耳。案俞說是也。作隨者。蓋後人妄改。釋文不為隨字發音。疑陸本尚不誤矣。程璠田云。鼓所擊之處。在于之上。據弊焉。窠下生光。如夫隨。謂之隨。注云據。所擊之處據弊也者。據。摩之變體。說文手部云。應。旌旗所以指應也。摩。研也。此據即摩之假字。後漢書文苑傳李注引字書云。據亦摩字。方言云。摩。滅也。郭注云。或作據滅字。案據弊與少儀靡敝字通。與總敘刮摩義亦相近。鍾隨常用鼓擊。易銷斂。故因以為名。云隨在鼓中。窠而生光。有似夫隨者。隨亦當依司烺氏作遂。賈疏

云。隨者、據生光而言。故引司烜氏夫隨。彼隨若鏡。亦生光。鑿而生光者。本造鐘之時卽鑿。於後生光。詒讓案。賈說是也。說文穴部云。鑿、空也。呂氏春秋住地篇。子能以鑿爲突乎。高注云。鑿容汚下也。史記樂書索隱云。鑿卽窳也。鑿而生光。謂汚下而生光澤也。凡摩細銷敝而成圓鑿者。通謂之鑿。莊子天下篇云。若磨石之隨。與十分其此義可互證。攔隨並據當鼓擊處爲名。鄭云仍夫隨者。以古夫隨卽鑿鏡。鐘當鼓亦鑿而光。故以相比況也。十分其

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去二分以爲之鼓。以其鼓爲之舞。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言鉦之徑居

銑徑之八。而銑閉與鉦之徑相應。鼓閉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閉。則舞閉之方。恆居銑之四也。舞閉方四。則鼓閉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

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圍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疏〕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閉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鉦閉亦當六。今時鍾或無鉦閉。鉦以其鉦爲之銑閉。

去二分以爲之鼓。程瑤田云。此記以鐘之命名位置既定。須制矩度。以爲諸命名出分之本也。其矩度卽以鍾體之長所謂銑者爲之。於是十分其銑。然後以十分之銑。去二得八。爲鍾體上段之鉦。所去之二在下段者。爲鼓也。兩銑

之間。卽以其鉦爲之。鉦八。銑閉亦八也。是爲鍾口大徑。去銑閉之二分。以爲兩鼓閉。銑閉八。鼓閉六也。是爲鍾口小徑。如是。則鍾口縱橫之度得矣。又云。凡物有兩。斯有閉。是故有上下。然後有上下之閉。有前後。然後有前

後之閉。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閉。鍾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乎有銑閉鉦閉鼓閉也。十分其銑者。命其鍾體之長爲十分。而因以爲度鍾之法。去其下體之二分。餘八分在上者爲鉦。其二分則鼓也。銑閉謂之子。明鍾脣于然曲當兩銑

之間。故謂之銑閉。銑閉者。鍾口之大徑。凡圍中所含直觸兩邊之數。謂之徑。步算家之率。所謂徑一圍三也。攔圍有奏有斂。故徑有大小。鍾口大徑。所謂奏者之徑。大徑橫。小徑縱。于上謂之鼓。兩鼓相觸。以爲鍾口小。徑是謂

鼓閉。何以不名于閉也。于言鍾脣于曲。非鍾體之名。且自兩銑而中趨之。皆其于曲處。非若兩鼓適當小徑之所觸。此鼓閉之所由名也。以其鉦爲之銑閉。去二分以爲之鼓閉。銑閉八。鼓閉六也。鼓上謂之鉦。鉦閉者。兩鉦之間。與

鼓交接處。觸兩鉦之下際。蓋鼓閉既準鍾口。則鉦閉亦準其在下者可知。又云。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橫大小之徑。於是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閉。鼓閉。鉦閉不言數者。鼓閉六。舞廣四。介其中者。有定形。

不必知也。無已。則以句股法求之。當五又十分之一之六矣。案程說是也。徐養原說同。經凡單言銑言鉦者。皆鍾體之直徑也。自銑閉謂之于外。凡言銑閉鼓閉者。皆鍾空中面角相距之橫徑也。蓋古鍾橢圓。侈侈必有定度。而後可以協

律。且無柝鬱之聲病。然兩鈇之閒。若唯紀實體之度。則隅角之銳鈍。與弧中之增減。無由可定。故必度其下口弧弦。虛直之大徑。合之鼓閒及上揣舞廣之小徑。而弧背之實度。自畢含於其中。此古經究極度數之微旨也。云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者。記鐘上揣廣脩之度也。程瑤田云。以其鼓閒六爲舞脩六。是爲鐘頂大徑。去其二以爲舞廣四。是爲鐘頂小徑。如是。則鐘頂縱橫之度得矣。又云。鈇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鐘頂。其脩六所義之徑。去二分。則廣之徑四也。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閒命之。戴震云。古鐘體美而不圓。故脩脩有廣。脩脩大徑爲脩。小徑爲廣。舞者。鐘體上覆。其脩六。是爲橢圓大徑。其廣四。是爲橢圓小徑。金榜說同。徐養原云。此記鐘體也。鈇閒鼓閒。一橫一從於下。而鐘口之大小見矣。舞脩舞廣。一橫一從於上。而鐘頂之大小見矣。上下定而全體皆定。故特記此四者。鼓閒之度。同乎舞脩。鈇閒之度。倍於舞廣。此又度數之上下相準者也。案。程戴徐並以舞之廣脩爲鐘頂平體縱橫之度。是也。注云。此言鈇之徑居鈇徑之八。而鈇閒與鈇之徑相應者。經云。十分其鈇。去二以爲鈇。以其鈇爲之鈇閒。本言鐘全體直徑十。體上半之鈇直徑八。又以鈇之直徑爲鈇閒。即鐘口之大橫徑也。鄭誤以鈇十爲鐘口之橫徑。鈇八爲鈇之橫徑。鈇閒八爲鐘體下半之直徑。非經義也。云鼓閒又居鈇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者。經云。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脩。本言去鐘口大橫徑之二分。爲鼓閒之小橫徑六。又以爲鐘頂之大徑亦六。鄭誤以鼓閒爲鼓之直徑。舞脩爲鐘體近頂處之橫徑。亦非經義。云舞脩。舞徑也者。謂舞脩即舞之橫徑也。鄭釋舞爲鈇上之一體。誤。而釋脩爲徑。則義尙可通。云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者。舞本鈇上覆。經舞廣本爲小徑。鄭誤謂鐘分三體。鈇上別有舞。經云。以鼓閒爲舞脩。脩爲橫徑。則六分去二分以爲廣。廣爲直徑。則四分。故云舞廣四分也。云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閒。則舞閒之方。恆居鈇之四也者。鄭意舞廣即舞閒。與鈇閒鼓閒之爲直徑者同。舞閒亦有正方之篆界。從如其廣。而橫則減於脩二分。與廣度同。故曰舞閒恆居鈇閒之四也。云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者。鄭意以舞閒推鼓閒亦當有正方之篆界。從橫皆六。爲鼓方也。云鼓六鈇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者。鄭意鼓在下有六。舞在上有四。鈇在舞鼓之間。經雖無文。以意定之。亦當有六。二六十二。加四則十六矣。故曰鐘口十。而長則十六。不知鐘長實止十。無十六也。云鐘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圍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鐘之制爲長短大小也者。賈疏云。案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度律均鐘。韋昭云。均。平也。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鐘。和其聲也。據此義。假令黃鐘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鐘。倍九寸。爲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二寸半。以爲鐘。餘律亦如是。其以律爲廣長與圍徑也。此口徑十。上下十六者。假設之。取其鑄之形。則各隨鐘之制爲長短。

大小者。此卽度律均鍾也。案鄭意鍾之大小。視律之長短以定。而銑鼓鍾甬之長短亦隨之。若鍾長尺。則銑得其全。鼓得其寸。凡皆以此爲差。假設者。命分之法。非實數。賈小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堯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賈說卽本於彼。但依賈義。凡鍾皆依律倍之。更加半律。是以二律有半。爲自倍半。聶崇義說同。通典樂則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是以或倍或半。大小不同。爲自倍半。與賈義異。未知孰是。互詳典同疏。云凡言閒者。亦爲從篆以介之者。鄭意銑開舞閒。皆有從篆以界之。使上下體易辨也。云銑閒亦當六也。鄭說誤。云今時鍾或無銑閒者。古鍾本無舞閒。而有銑閒。鄭誤以舞爲鍾直體之一。則與銑鼓爲三體。漢時以鍾篆界或有三截。與鄭說巧合。而亦有止二截與古鍾同者。鄭不知其無舞閒。而誤以爲無銑閒。故其說如此。以

其銑之長爲之甬長也。并衡數〔疏〕云。鍾體度定。乃度鍾柄。於是以其銑之長爲之甬長。甬長亦八也。注云并衡

數也者。衡本鍾上平處。有廣而無長。鄭誤以甬上別有一物謂之衡。而經不著其度。故謂此甬長當并衡長數之。其說非也。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居

甬上。〔疏〕以其甬長爲之圍者。程瑤田云。甬長八。以其長爲之圍。圍謂與舞交接處。準銑閒鼓閒。亦指其在下者又小。〔疏〕以命名。命名之法。一器中不得異也。云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者。戴震云。衡者。鍾頂平處。鍾體

柄皆下大。漸斂而上。程瑤田云。甬體上小下大。略準鍾體爲之。詒讓案。甬長八。參分去一以爲衡圍。則衡圍五又三分分之一也。注云衡居甬上。又小者。鄭誤謂衡別居甬上。故其圍異。不知衡卽甬末平處。由甬末漸殺以上至於

衡。而得甬圍三之二。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疏〕參分非於甬上別爲衡也。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者。記設旋於甬上下之度。謂於三分甬八之中。旋居下之一分。上空其二也。凡古鍾

皆如此。注云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者。鄭誤謂衡別設於甬上。而甬長又并衡長數之。則參分甬

長。衡當居其一分。而甬止二分矣。今經云二在上。一在下。上二分內當除衡一分。則甬上實仍止一分。與下等。設旋卽在甬上下一之閒。通衡言之。則亦二在上一。在下也。云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者。設旋必當甬之中央。而後縣之中正不衰掉也。今驗古鍾。旋皆設於甬下。不居甬中。注與古制不合。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猶意也。故書侈作移。鄭司農

云·當·〔疏〕薄厚之所震動者·此以體言·謂鍾體有薄厚·而聲之震動從之也·云清濁之所由出者·此以聲中十二律為修·〔疏〕而言·云修翕之所由與者·此以鍾口之度言·說文鼻部云·興·起也·言修翕之所由起也·云有說者·

江永云·有說·即在此三言中·謂其中有理可說也·諸家以下文之說解之·不確·下文自說不中度之病·案江說是也·此明鍾之薄厚清濁修翕自有其度·下乃論其不合度之患·賈疏謂此文與下為目·失之·注云說·猶意也者·少儀云·

工依於法·游於說·注云·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釋名釋言語云·說·述·鍾已厚則石·大厚·則〔疏〕鍾已厚則石者·也·宣述人意也·云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為侈者·與人注同·鍾已厚則石·聲不發·〔疏〕賈疏云·案典同

病鍾有十等·此但言薄厚侈翕者·典同具陳·於此略言其意·注云大厚則聲不發者·月令·雷乃發聲·注云·發猶出也·典同云·厚聲石·注云·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此注云聲不發·猶彼注云叩之無聲也·注云·已薄

則播·大薄·則〔疏〕注云大薄則聲散者·文選劉琨答盧湛詩李注引聲類云·播·散也·賈疏云·侈則柞·柞讀為咋·聲散·則〔疏〕典同云·薄聲甄·鄭云·甄猶掉也·與此聲播亦一也·以聲散則掉也·侈則柞·柞讀為咋·聲

大外·〔疏〕侈則柞者·典同云·侈聲箝·箝柞聲近字通·注云柞·讀為咋·咋然之柞者·典同杜注云·箝讀為行·扃暗也·〔疏〕暗之暗·此咋咋與暗暗字亦通·云聲大外也者·賈疏云·典同注云·侈則聲迫·出去疾·此聲大外亦一也·

弁則鬱·聲不舒·〔疏〕注云聲不舒揚者·廣雅釋詁云·鬱·幽也·聲幽滯不得出·故不舒揚也·賈疏云·典同注云·弁則聲鬱·鬱·幽也·聲幽滯不得出·故不舒揚也·長甬則震·震·動也·廣雅

〔疏〕長甬則震者·謂甬長過於八也·注云鍾掉則聲不正者·爾雅釋詁云·震·動也·廣雅釋詁云·掉·動也·是震掉同義·賈疏云·甬長·縣之不得所·則鍾掉·故聲不正也·是故大鍾十分其

鼓開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開以其一為之厚·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鼓鉦之開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

之·鼓外一·〔疏〕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開·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開·以其一為之厚者·記鍾厚薄之正度也·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鋪·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凡特鍾編鍾·皆應十二律·其大小各不同·大

鍾厚得鼓開十分之一·小鍾厚得鉦開十分之一·亦各以其鐘體直徑十為根數也·程瑤田云·鍾已厚則石·小鍾尤易石·故大鍾之厚取節於鼓開·小鍾之厚取節於鉦開·鉦開小於鼓開也·鉦開·兩鉦之間與鼓交接處·觸兩鉦之下際·蓋鼓

開既準鍾口·則鉦開亦準其在下者可知·又云大鍾之厚·十分鼓開·六而取其一·而小鍾之厚·則十分鉦開·五又十分一之六而取其一·必薄於大鍾者·以鍾小易石故也·徐養原云·此記厚薄之差·為別聲之法也·大鍾小鍾者·一均

之鍾。自有大小也。鼓開者。鼓之下崙接于者也。鈺開者。鈺之上崙接舞者也。鍾上小下大。鼓開廣。鈺開狹。十分鼓開。以其一爲厚者。羽鍾也。十分鈺開。以其一爲厚者。宮鍾也。大鍾聲小。小鍾聲大。舉其兩崙。以差次其中。開。卽各聲可得矣。上文記鍾體。不言鈺開。至此乃言者。蓋鈺屬於舞。鈺開卽舞廣耳。以其鼓開爲之舞脩。既以其鈺開爲之舞廣。鼓開鈺開。皆與舞相應。對舞脩則曰舞開。對鼓開則曰鈺開。注云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者。明此所以去厚而石。薄而播之病也。云鼓鈺之開同方六。而今宜異者。此言開者。並爲鍾大小徑之橫度。鄭誤以爲從徑。而謂鈺與鼓同。卽上注云鈺開亦當六是也。賈疏云。此鍾有大小不同。明厚薄宜異。不得同取六也。云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者。此承鈺開六而言也。金榜云。鄭疑小鍾十分鈺開之一猶大厚。云若言鼓外鈺外。則近之。鼓外二。鈺外一者。鄭意此經鼓開鈺開。當作鼓外鈺外也。賈疏云。鄭不敢正言。是故云近之。鼓外二鈺外一者。據上所圖鼓外有鈺開。乃鈺外有二開。鈺外唯一開。就外中十分之一爲鍾厚可也。金榜云。鼓外二。謂鈺開舞開。鈺外一。謂舞開。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淺則躁。躁易竭也。田云。謂體大博。則鍾形短。如鈦十分。鈦開亦十分或九分也。注云淺則躁。躁易竭也者。廣雅釋詁云。躁、疾也。鍾大而短。則內淺。鼓之。其震盪急。而出聲躁疾。故易竭也。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安難息。〔疏〕鍾小而長者。程瑤田云。謂體太狹。則鍾形長。如鈦十分。鈦開則六分或七分也。云則其聲舒遠之驗也。徐養原云。疾而短聞。舒而遠聞。說者以爲聲病。按上文石播柝。聲病已詳。此處無庸復說聲病。蓋此乃聲音自然之道。非病也。疾而短聞。莫甚於羽。舒而遠聞。莫過於宮。鞀人末章亦有此四句。賈侍中釋鞀人首章云。晉鼓大而短。然則晉鼓必疾而短聞者。鼓雖無當于五聲。而其制既殊。則其聲隨之。此亦自然之道。豈聲病哉。案依鄭賈說。則此二句並爲聲病依徐氏說。則爲通論鍾聲疾徐遠近之理。以文義較之。徐說亦足備一義。注云深則安。安難息者。說文予部云。舒、伸也。一曰。舒、緩也。弓人先鄭注云。舒、徐也。聲舒則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不疾。故安。此謂鍾體小而長。則內深。鼓之。其震盪緩。而出聲安徐不迫。故難息也。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厚、鍾厚。深、謂窆之也。其窆圓。〔疏〕爲遂者。卽手之上之擴謂之隧之隧。阮元云。遂是古字。故書圓或作圍。杜于春云。當爲圍。說文無隧字。隧、後世俗字耳。案阮說是也。云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者。遂與鼓同處。然鼓是鍾下半之全體。上接鈺。而下接于。其地平廣。叩擊易差。故於正中處。六分其厚。而圍窆其一分。使擊時易辨也。賈疏云。此遂謂所擊之處。初鑄之時。卽已深而圍。以擬擊也。

注云厚。鍾厚者。遂當鍾下體正中處。故其厚即鍾厚也。云深。謂鑿之也。其鑿鑿者。即前注云鑿在鼓中。鑿而生光。故有深也。云故書鑿或作鑿。杜子春云。當為鑿者。段玉裁云。杜謂字之誤。案鑿義自可通。規其處而後深之也。施之於文。則蒙上先言以其一為之深耳。詒讓案。鑿鑿義通。廬人云。凡為鑿。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鑿之。注云鑿之。鑿之也。與此文例正同。杜氏因鑿有方有鑿。且與上兩鑿鑿無別。故改從鑿也。

虞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消鍊之精。不復減也。虞、古文或作歷。〔疏〕虞氏為量者。虞名義未詳。疑當從故

通字通。說文兩部云。兩、漢合作歷。史記滑稽傳。銅歷為棺。索隱云。歷即釜鬲也。嘉量之滿。亦兩之類。故工以

為名也。大行人注云。量、豆區釜也。漢書律歷志云。量者。命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倫。用度

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命。以井水準其槩。合命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

矣。案漢志嘉量無醢豆。此經又無合斗斛。皆文不具也。云改煎金錫。則不耗者。凡金模初出鑄。多含異質。為量當

用精金。故鑄造時。必先鍊治。去其滓濁。使淨盡而後得其純質也。廣雅釋詁云。改、更也。說文火部云。煎、熬也。

謂以金模入冶竈。更改煎鍊非一次。以不復耗減為度也。注云消鍊之精。不復減也者。減、釋文作咸。云本亦作減。

案咸即減之省。詳轉入疏。廣雅釋詁云。耗、減也。消鍊。即消鍊之借字。說文金部云。銷、鑠金也。鍊、治金也。

又支部云。澌、辟澌鐵也。澌澌音義亦同。凡金錫模。消鍊之。分出其濁氣及粗滓。則重率必減。此更煎之。以不減

為度。則至精矣。云虞。古文或作歷者。段玉裁云。虞歷異部而雙聲。聘禮。燕禮曰。栗階。檀弓曰。歷階其實一也。

徐養原云。古文猶古書也。周禮注內稱古文者。惟庖人及此經而已。又下有玄謂字。則此句乃司農子春說。案徐說是也。此疑亦杜子春說。不著某云者。家彙氏末章注而省。鄭間有此例。詳鍾師及秋官敘官疏。云玄謂量當與鍾鼎同齊

不耗。然後權

雖異法。用金必齊。

言鍊金使極精。而後分之。則可以為準也。注云權。謂稱分之也者。漢書律歷志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

買疏云。謂稱金多少。分之。以擬鑄器也。云雖異法。用金必齊者。買疏云。法謂模。假令為兩箇滿。即為兩箇模。器

之用金多少。權之然後準之。單、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疏〕權之然後準之者。重必須齊均也。入孔中。則當重也。玄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疏〕率既定。乃更校其體。

積也。江永云。權之者。惟知金錫之輕重。而不得大小之度。亦不能算此。謂當用金錫幾何。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量爲法度之器。欲其適重一鈞。雖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若先以一鈞之數。六分之一。則不能適合一鈞矣。故必平正之。如銅立方一寸。其重幾何。錫立方一寸。其重幾何。知其體積與輕重之比例。然後可以計金錫而入模範也。

注云準。故書或作水者。與轉人轉注則利準故書作水同。杜子春云。當爲水者。杜以輸入矢人並有水之文。故讀從之。段玉裁云。爲當作從。云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者。杜意量鑄成後。或有罅罅。故以水試之。如加重。則是尙有微孔。是其治鑄未精也。然經意實指未成量言。故後鄭不從。江永云。準字古文作水。或是先以方器貯水令滿。定其重。乃入金若錫於水。水溢。取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斤兩與分寸。可得金錫大小之比例。後人算金銀之法如此。疑古人亦用此法。模範先成。而金錫體異。先權以知輕重。準以知大小。然後可量金錫之多寡入模範。

使其成適合一鈞也。戴震云。以合度之方器承水。置金其中。則金之方積可計。而其體之重輕大小可合而齊。此準之法也。案江戴二家亦並依故書爲說。與算術合。較杜說爲長。云玄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者。說文水部云。準。平也。管子宙合篇云。準壞險以爲平。蓋謂段擊之。以齊其體積之大小。賈疏云。準之然後量之。鑄之於法中也。後鄭以準爲平。前經已稱知輕重。然後更擊鍛金。令平正之。齊其金之大小。賈疏云。準之然後量之。鑄之於法中也。

人之〔疏〕準之然後量之者。戴震云。量範之大小所受。以爲用金多少之量數也。先權之。以知輕重。次準之。以知量。〔疏〕輕重若干。爲方積幾何。又次量之。以知爲器大小。受金多寡。注云鑄之於法中也者。賈疏云。此量。謂既準訖。量金汁以入模中鑄作之時也。云量。讀如量人之量者。量之以爲補。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補。

讀如夏官量人同。明與爲量嘉量別也。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量之以爲補。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補。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疏〕量之以爲補者。記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大方耳。圓其外者爲之。賈疏云。嘉量容實之數也。

賈疏云。謂量金汁入模。以爲六斗四升之鬴。云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者。賈疏云。謂向下方尺者。鬴之形。向上謂之外。透口圍之。又厚之以爲唇。案嘉量形制。鄭賈所釋未明。而鬴豆課算釋積之法。自漢以來。衆說紛異。九章算術方田篇劉注云。晉武庫中。漢時王莽作銅斛。其銘曰律嘉量。斛內方尺而圓其外。鹿旁九釐五毫。每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此卽漢書律厯志劉歆銅斛法。依其法推之。斛十斗。鬴六斗四升。容積不同。而

皆以方尺深尺爲度。則斛內外皆圓。甬必外圍內方矣。劉敞、祖冲之。以漢斛周甬互相推。說並如此。此舊說也。徐養原云。甬之形。其猶斧乎。斧皆狹。斧刃廣。甬底小。甬口大。內謂甬底也。外謂甬口也。甬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至近口處。則邊而圍之。故曰內方尺而圍其外。賈疏甚明。劉歆斛制與考工不同。先儒多以劉歆說釋考工。以方尺深尺爲立方一尺。既甬與甬不合。其爲甬圖者。自底至口。皆內方外圍。果爾。則其實安得一甬。其重豈止一鈞。而其聲亦焉能中黃鍾之宮乎。其甬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甬之底卽甬之底。不言可知。此甬近口處。亦微侈。不得爲直口也。然則甬與甬皆底狹口廣。而非直口明矣。鄭伯奇云。劉歆作斛。欲附合此文。乃爲口圍徑一尺四寸一分四釐二毫。合內容方尺深尺而旁磨之。則內容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先儒不審。乃以甬制爲外圍內方。然則當方角至少厚一分。當四弧厚至二寸餘矣。以今輕重率求之。變從今尺。度其圍徑九寸二分弱。深六寸四分。內除方六寸四分立方虛積。則甬外體實積一百六十寸。每寸重半斤。尙有兩耳及底未算。已重今衡八十斤。今衡於古三倍有餘。則古衡二百四十斤有餘矣。與一鈞之數懸殊。其體又厚薄不等。亦豈能有聲耶。且甬內如果正方。則言內方尺足矣。又何贅言深尺乎。蓋內有容納之義。然則內方尺。謂其容積千寸耳。其形體不方也。今設甬爲圓體。詳釋記文。以算術求之。甬積千寸。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甬。然則豆積六十二寸半。升積一十五寸六百二十五分。甬深一寸。實一豆。則甬內徑八寸九分二釐。周二尺八寸零二釐三毫。豆底周徑。卽甬底周徑。而甬深一尺。則口徑一尺三寸四分九釐二毫六絲三忽六微。以口徑自乘。又以底徑自乘。又以底徑乘口徑。併三數深尺乘之。又以圍率七八五三九八一六二五因之三歸之。得積千寸。又耳深三寸。實一升。則耳口徑二寸五分七釐七毫。周八寸零八釐九毫六絲二忽。以耳口徑乘周徑。深三寸乘之。四歸之。得一十五寸六百二十五分。爲一升之積。以甬口徑乘周徑。深一寸乘之。四歸。得六十二寸五分。爲一豆之積。以此形體爲重三十斤。但當厚一分餘耳。故能深中黃鍾之宮。案鄭說與徐略同。但徐謂甬底方一尺。而口則漸侈而圍。鄭氏則謂底口皆圓。底斂而口侈。方尺爲中容之實積。諦審鄭賈之指。似與徐說同。二說咸無文可證。今以經校之。經云深尺。內方尺。此容積之一定者也。經又以甬一寸爲豆。耳三寸爲升。則無論甬之穽積多少。而必以十六分之一爲豆。六十四分之一爲升。此差分之一定者也。經又云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則輕重亦有定。而厚薄之度又必可擊而成聲也。依漢晉古說。謂甬內方外圍。重既不止一鈞。擊之又不成聲。與經義必不合。徐鄭所糾甚確。則周甬必不爲內方外圍之形可知。若以內外正圍之度推之。則容積幾與莽斛同。況甬底爲豆深寸。當得甬十分之一。與十六分之一之差復迥。則周甬亦必不爲正圍之形又可知。說文甬部云。甬。甬屬也。金部云。甬。釜大口者。明甬之口。大小不一。此口與底不正等之確證。管子輕重甲篇云。甬。釜之數。不

得爲侈弇。不曰大小。而曰侈弇。明乎其不爲上下正等之形也。然則黼爲圓形。口大而底小。當如徐鄒之說無疑。但徐說。於經方尺得千寸之容積。未能密合。參互校覈。鄒說推算精密。以黼豆升三數校之。悉合。是爲此經之的解矣。又案此經嘉量有黼無斛。九章算術商功篇劉注。又據此黼容積推周斛之制云。釜六斗四升。方一尺。深一尺。其積一千寸。若此方容六斗四升。則通外圍積庇旁容十斗四合一。合五分。以數相乘之。則斛之制方一尺。而圓其外。庇旁一盤七毫。筭一百五十六寸四分。深一尺。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容十斗。又隋律厯志說祖沖之以算術考周斛之量云。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旁一盤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卽古斛之制也。案劉祖兩家並以黼法推斛法。庶數小異者。二家圓率不同也。雖古斛形制無文。而容積則不誤。謹附著之於此。注云以其容爲之名也者。賈疏云。此量器受六斗四升曰釜。因名此器爲黼。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黼。黼。六斗四升也。黼十則鍾者。鄭據左傳釋此黼之容數也。九章算術劉注。隋書律厯志引祖沖之說同。左昭三年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說。與左傳同。黼並作釜。釜卽黼之或體。區。區之假字。說文瓦部云。區。小盆也。案齊舊量卽周之古法。故與此經及廩人職並合。若陳氏新量。依杜說。則四量各就舊法而加四爲五。故釜爲八斗。今諦審左傳文義。竊謂當以豆四升不加。而區釜鍾則並以五五遞加。蓋區二斗。釜十斗。鍾十斛。乃與三量皆登一之文合。管子輕重丁篇云。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區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區二泉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藪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尹注云。五區爲釜。斗二升八合曰區。區與區同。以管子所言推之。齊西粟一區二十泉。而三斗三十泉。則是二斗而當一區。齊東粟一釜十泉。而一區二泉。則是五區而當一釜。釜凡十斗也。此正用陳氏新量之數。與海王篇說鹽百升而成釜亦相應。杜釋新量。尹釋區。皆非也。管子書多後人屢易。故與舊量不合。且廩人云。凡萬民之食。人四黼。上也。人三黼。中也。人二黼。下也。以漢書食貨志人食粟月一石半計之。則塙以一黼六斗四升爲是。若以百升之黼計之。則黼卽是石。下歲之食。人有二石。尙不止一石半。其不可通明矣。古說釜容數多異。載師賈疏引五經異議說。釜米十六斗。聶氏三禮圖又引舊圖云。釜受三斛。或云五斛。並非此嘉量也。詳廩人疏。云方尺積千寸者。賈疏云。方尺者。上下及旁徑爲方尺。縱橫皆十。破一寸一截。一截得方寸之方百。十截則得千寸也。云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者。九章算術商功篇云。程粟一斛。積二尺十寸。其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截蒼廩麥一斛皆二尺四寸十

分寸之三。劉注云。二尺七寸者。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凡積二千七百寸。米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菽荅麻麥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鄭此注據米斛也。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說斛法並同。徐養原云。九章算術。斛有三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大者可知。故此記所謂內方尺。言其底耳。非謂立方一尺也。賈疏云。算法。方一尺。深尺六寸二分。容一石。如前以縱橫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今計六斗四升爲釜。以百六十二寸受一斗。六斗各百。爲六百。六斗各六十。六六三十六。又用三百六十六斗。又各二寸。二六十二。又用十二寸。摠用九百七十二寸。爲六斗。於千寸之內。仍有二十八寸在。於六斗四升曰滿。又少四升未計入。今二十八寸。取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添前爲六斗一升。餘有十一寸八分。又取一升分爲八十一分。以十六寸二分。一寸當五分。十寸當五十分。又有六寸。五六三十。又當三十分。添前爲八十分。是十六寸當八十也。仍有十分寸之二當一分。都并十六寸二分。當八十一分。如是。十一寸八分於八十一分當五十九。更得八十一分之二二分。始得一升。添前爲六斗二升。復得二升。乃滿六斗四升爲滿也。黃以周云。九章粟米斛法一尺六寸二分。王莽嘉量。斛積千有六百二十寸。斗積百六十二寸。以是推之。滿積應有千零三十六寸八百分。古滿但有積千寸。是少漢法三十六寸八百分。以升法一六二除之。得二升一百六十二分升之四十四。以二約之。故曰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今量言之。其所容約得九升七合七勺弱。詒讓案。鄭意劉欲斛亦與九章米斛同。故舉以校。此依其率斗積一百六十二寸。則升積十六寸二分。周滿校九章凡少三十六寸八分。以三十二寸四分爲少二升。餘四寸四分不成升。即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也。云其數必容滿。此言大方耳者。毛晉本大方作內方。誤。此謂經言方尺必足容滿。而以立方之積較粟米之率不符。故定此方尺。謂言其大方者。則略侈。不必正方一尺也。然則鄭意蓋如徐氏之說。然經不容無容積之數。况漢量較之周量。其數自當稍贏。鄭說不若鄭說之塙也。云圍其外者。爲之脣者。釋名釋形體云。脣。緣也。口之緣也。此外圍亦謂滿之外緣。故云爲之脣也。其脣一寸其實一豆。故書脣作脣。杜子春云。當爲〔疏〕其脣一寸。其實一豆者。嘉量內深尺而脣深寸。正字通作脣。說文尸部云。脣。髀也。重文脣。脣或从骨。殿聲。脣卽脣之異文。一寸者。其深之度。不言容積者。以滿積差之可知。依鄭伯奇說。脣口徑八寸九分二釐。積六十二寸半。錢塘云。升法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四乘升法。爲六十二寸五分。其深一寸。當用開平方開之。命爲八寸。少一寸五分。案漢量四升。積六十四寸八分。故周豆少一寸五分。錢說與鄭同。注云。故書脣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脣者。段玉裁云。殿聲辰聲古音同部。此謂聲之誤也。云

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者。賈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疏〕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者。三寸。亦其深之度也。疏云。此謂黼之底著地者。

釐九毫六絲二忽。積十五寸六百二十五分。鄒氏又云。漢書律歷志合侖爲合。十合爲升。說文。升。十侖也。侖當爲合。漢志黃鍾之侖八百一十分。則一升之積一萬六千二百分。考工記。黼積千寸。容六斗四升。則一升容積一萬五千

六百二十五分。錢塘云。升之爲方。六十四分黼之一。以六十四除千寸。得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爲一升。三寸自乘爲九。以除之。命爲寸八分。少五分七釐五毫。案漢升法積十六寸二分。故周升少五分七釐五毫。錢說亦與鄒同。賈疏

云。實一升。亦謂覆之所受也。注云耳在旁。可舉也者。徐養原云。耳常在唇下向下設之。故云可舉也。賈疏云。此黼之耳在旁可舉。謂人以手指舉之處。前詠案。此謂兩耳各爲一升。形度同也。漢律厯志。劉詠銅斛。左耳爲升。右

耳爲合侖。重一鈞。重三十〔疏〕重一鈞者。記嘉量之應衡也。徐養原云。據鄭注。量與鍾鼎同齊。六分其金。而錫與此異。重一鈞。居一。爲金二十五斤。錫五斤。注云重三十斤者。大司寇注義同。此與冶氏注引

東萊方言大牛兩爲鈞異。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釐。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若然。一鈞爲斤三十。爲兩四百八十。爲銖一萬二千五百二十。爲釐十二萬五千二

百。爲黍百二十萬二千也。其聲中黃鍾之宮。應律之〔疏〕其聲中黃鍾之宮者。記嘉量之應律也。賈疏云。十二辰。各有律十

變聲辰各有五聲。則子上有宮商角徵羽五聲具。今之所中者。中其宮聲。不中商角之等。故以宮言之也。案賈不詳律

度長短。令攷黃鍾之宮。古說有三。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鄭注云。黃鍾之宮最長也。史記律書生黃鍾術。說苑修文篇。並謂黃鍾之宮長九寸。此卽黃鍾之全律也。月令孔疏云。蔡氏熊氏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

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此謂卽黃鍾之半律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喻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閉。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曰含少。次制

十二筒。以之阮喻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此謂不及黃鍾半律者也。陳澧申呂覽義云。律呂之度見於古書者。以呂氏春秋

爲最古。其云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自來無知其說者。惟律呂正義云。閉管截竹爲管。詳審其音。黃鍾之半律。不與黃鍾合。而合黃鍾者。爲太簇之半律。呂氏春秋以三寸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鍾之宮。非半太簇合黃鍾之義耶。謹案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得此說而昭然若發矇矣。蓋絲聲倍半相應。竹聲倍半不相應。必半之而又稍短乃相應。故半太簇

之管乃合黃鍾。卽京房所謂竹聲不可以度調也。月令亦出於呂氏。其所謂黃鍾之宮卽三寸九分之管。鄭注以爲最長。固失之矣。蔡氏熊氏知其爲黃鍾少宮。而云管長四寸五分。則又不知竹聲倍半不相應也。案陳說致塙。是正鄭蔡諸說之誤。又漢書律厯志說嘉量云。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注引孟康云。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爲君也。此經云中黃鍾之宮。無反覆之異。漢志所說本於劉歆。與此經異。注云應律之首者。續漢書律厯志律術云。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概而不稅。鄭司農云。令百姓得量而不租稅。〔疏〕槩而不稅者。荀子宥坐篇云。盈不求概。案十二律相生。首黃鍾。詳大師疏。概而不稅。得量而不租稅。〔疏〕槩而不稅者。荀子宥坐篇云。盈不求概。而不稅。案楊倞釋槩與鄭異。而義實長。陳祥道亦云。律厯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木準其槩。月令仲春正槩槩。荀子君道曰。勝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管子樞言曰。釜鼓滿則人槩之。槩、平也。以竹木爲之。五量資之以爲平也。戴震亦謂平黼區者曰槩。稅脫古字。通案陳戴並本楊義是也。林喬蔭說同。說文木部云。槩、汽斗斛。抗、平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云。槩者。平量者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概直木也。所以平斗斛也。月令鄭注。呂氏春秋仲春紀。淮南子時則訓高注。義並同。稅當讀爲稅。說文手部云。稅、解稅也。謂以槩平斗斛所實米粟。適平其唇。無復有隨槩而解落者也。注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者。此釋槩爲量。稅爲租稅。後鄭曲禮注云。槩、量也。賈疏云。按鄭志趙商問。莫氏爲量。槩而不稅。廩人職有稅何。荅曰。官量不稅。若然。此官量槩在市司。所以勘當諸廩之量器。以取平。非是尋常所用。故不稅。彼廩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案注賈引鄭志。則後鄭亦以稅爲租稅。故此注直引先鄭。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不復增釋。然非經義也。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疏〕其銘曰者。以下言鑄量既成。而繫以銘也。注云銘、刻之也者。國語晉語韋注云。刻器曰銘。賈疏之中。云。刻之者。正謂在模上刻之。非謂在器乃刻。今之鍾鼎爲文亦爾。云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者也。並爾雅釋詁文。王引之云。允、猶用也。言用臻其極也。鄭義未安。案王說亦通。云極。中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者。釋文云。案、求也。故注亦訓爲思求。荀子大略篇云。能思索。謂之能慮。左。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使放象之。〔疏〕嘉量既成者。漢書律厯志願注云。傳定四年孔疏謂鄭以索爲法。非也。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使放象之。〔疏〕嘉、善也。又引張晏云。量知多少。故曰嘉。方矩云。嘉量。卽夏書所謂和鈞也。此器兼律度量衡方尺深尺則度也。實一黼。則量也。重一鈞。則衡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也。內方外圓。則方圓審積。少廣旁要之理。該而具也。注云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者。爾雅

釋音云。觀、示也。言以此嘉量頒示四方邦國。令無不協同。即大行人同度量之事也。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疏〕注云。長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厥。其也者。爾雅釋言文。云茲。此也者。亦釋詁文。云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者。廣雅釋詁云。啓、開也。國語楚語云。道、開也。故鄭訓啓爲道。又爾雅釋詁云。則、法也。言以此嘉量垂之子孫。教訓啓道之。使

長遵用守爲法則也。使凡鑄金之狀。當爲狀。爲鑄金之形狀。〔疏〕凡鑄金之狀者。說文金部云。鑄、銷金也。此法最詳。故綴於此也。注云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爲狀者。段玉裁云。此亦聲之誤。徐養原云。狀壯亦形之誤。王逸楚詞敘云。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與此相類。云謂鑄金之形狀者。說文犬部云。狀、犬形也。引申爲凡物之形

狀。此銷鑄金樸。亦宜察其形狀也。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

鑄也。消涑金錫精。〔疏〕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者。凡金樸。改煎之。所含麤質。得熱則化爲氣而上騰。其

煙氣以爲候也。注云消涑金錫精麤之候者。消涑金錫。久則濁滓淨盡。而質彌精。故視其

段氏。闕。〔疏〕段氏者。說文爰部云。段、椎物也。又金部云。鍛、小治也。凡鑄金爲器。必椎擊之。故工謂之段氏。鍛、則所用椎段之具也。上文云段氏爲罇器。蓋凡農器之有金者。皆此工爲之。段、函人假借作鍛。

罇人注云。鍛罇。亦卽此。

周禮正義 二十二 卷七十八

九五



周禮正義

卷七十九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纒之數也。革堅者札〔疏〕函人爲甲

所作之器名工也。孟子公孫丑篇亦有函人。趙注云。函。甲也。詳夏官敘官疏。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者。說文牛部

云。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蜀部云。蜀如野牛而青。重文兕。古文从几。爾雅釋獸云。犀似豕。

兕似牛。郭注云。犀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庫脚。脚有三蹠。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

者。卽食角也。小而不備。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兕一角。青色。重千斤。國語晉語云。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

甲。又越語云。衣水犀之甲。章注云。犀形似象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

一切經音義引南州異物志云。兕角長三尺餘。其皮堅。可爲鎧甲。七屬六屬甲。每旅連屬之數也。云合甲五屬者。江

永云。犀甲兕甲。皆單而不合。合甲則一甲有兩甲之力。費多工多而價重。詒讓案。荀子儒效篇云。定三革。楊注云。

三革。犀也。兕也。牛也。亦引此經三種甲。疑楊倬卽以合甲爲牛革所爲。今考牛革雖亦可爲甲。然甲材究以犀兕爲

最善。此三甲以合甲爲尤堅。當亦以犀兕爲之。但材良而工精耳。非別用他革也。荀子議兵篇注又說。楚人以鮫魚皮

爲甲。則非恆制也。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者。匠人水屬不理。孫注亦云。屬讀如注。司服賈疏引鄭志釋左傳韎韐

之附注。以附爲幅。注爲屬。謂以韎韐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此屬讀如注。義亦與彼同。段玉裁云。屬者。

連屬附著之義。讀如注者。重言之也。云謂上旅下旅札纒之數也者。賈疏云。謂上旅下旅。皆有札纒。一葉爲一札。

上旅之中。纒札七節六節五節。下旅之中。亦有此節。故云札纒之數也。惠士奇云。大玄玄扈曰。比札爲甲。比猶屬

也。凡皮皆曰札。淮南子齊俗訓。羊裘解札。言裘散也。合爲屬。散爲解。案惠說是也。惠又據成十六年左傳。養由

基踵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呂氏春秋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未徹者。特一

札耳。謂古甲皆七札。亦塙。韓詩外傳及列女傳說齊景公晉平公射事。並云穿七札。足與左傳呂覽互證。但札與屬不

同制。革片謂之札。爲甲。則以組縵綴屬之。所謂組甲被練也。左傳所云七札者。甲內外層厚薄復疊之數。此經云七屬六屬五屬者。札上下層長短連屬之數也。云革堅者。札長者。釋甲甲犀甲合甲屬數遞減之義。江永云。甲。續札爲之。節節相續。則一札而表裏有兩重。不甚堅者。續欲密。札稍短而多。堅。則可稍長而少也。如第一札之半。第二札續之。第二札之半。第三札續之。則第三札之上端。當第一札之盡處。故一札有兩重。惠士奇云。荀子議兵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漢刑法志注。如淳謂上身一。脾禪一。蹀躞一。蘇林謂兜鍪。盆領。脾禪爲三屬。兜鍪。胃也。以胄爲甲固非。以蹀躞爲甲。尤非。上旅甲。下旅甲。甲裳三屬。其甲更長於合甲矣。革之最堅者歟。案江惠說是也。荀子甲屬。與此經義同。若如蘇二說。則此經云七屬六屬五屬甲裳上下旅之外。不得有屬數如此之多。足明其非也。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者。戴震云。合之爲言。取重堅相并。惠士奇云。革裏肉者。革之敗蕪去之。則材良。所謂視其裏而易。則材更也。戰國策燕策。燕王思欲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削甲札者。司農所謂削其裏而取其表也。管子小匡。輕罪入關盾。革二載。注云。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韜者爲合。古今文。韜猶堅也。荀子議兵曰。楚人敝革犀兕以爲甲。韜如金石。楊注云。韜。堅貌。武億云。韜卽合。士喪禮注云。古文韜爲合也。然則合或從韜。或從革。均一字耳。函人合從古文。管子及荀子韜從今文。犀甲壽百

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革堅者又支久者。冢上注革支久。〔疏〕注云革堅者又支久者。冢上注革。聖者札長爲文。故云又支久也。凡爲甲。必先爲容。服者之形

司農云。容。〔疏〕注云服者之形容也者。說文頁部云。頌。兒也。容。頌之借字。賈疏云。凡造衣甲。須稱形大小長謂象式。〔疏〕短而爲之。故爲人之形容乃制革也。江永云。甲片片而爲之。非若裁衣之易。故必爲人身之形容而

後裁制之。爲甲甚多。其容亦當有大小長短。服時以身合之。非先擬一人之身。而後制甲爲裁制札之。鄭司農云。容。謂象式者。此直謂甲之通式。不爲人之形容。說與後鄭微異。然後制革。裁制札之

〔疏〕然後制革者。以下明制甲之尺度也。注云裁制札之廣袤者。說文刀部云。制。裁也。衣部云。裁。制衣也。制甲與制衣相似。故亦言裁制。淮南子兵略訓云。割革爲甲。制卽制也。賈疏云。節數已定。更觀人之形容。

長大則札長廣。短小則札短狹。故云裁制札之廣袤。廣卽據橫而言。袤卽據上下而說也。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疏〕其

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者。此權甲之輕重也。戴震云。合言之。上旅下旅。通謂之甲。分言之。上旅謂之甲。又名爲盤領。下旅謂之脾禪。甲之札有七屬六屬五屬。脾禪之札屬與甲等。案戴說本蘇林漢書注。江永云。甲自要中。上

下相等。故權之而重若一。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者。說文曰部云。要。身中也。甲與衣同。亦上衣下裳。左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郟。傳云。趙旃奔車而走。林屠蕩搏之。得其甲裳。杜注云。下曰裳。賈

疏云。上旅。謂衣也。下旅。謂裳也。呂飛鵬云。先鄭以要釋旅。旅當爲臂。說文。呂。喬骨也。篆文从肉从旅。要以上。要以下。猶言臂以上。臂以下也。經文蓋省臂作旅。疏訓旅爲衆。非。案呂說是也。江永說亦同。以其

長爲之圍。圍。謂札。〔疏〕以其長爲之圍者。此度甲之要圍也。江永云。以其長爲之圍。文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

圍當殺數寸。案江說是也。戴震說同。賈疏謂止取一旅之長。則圍必太小。而與甲不稱。不可從。注云圍。謂札要

圍即指上下旅之間要圍之橫度也。故凡甲鍛不擊則不擊已徹則橈。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擊。謂質也。鍛革

〔疏〕凡甲鍛不擊則不擊者。此記治甲之法。注。鄭司農云。鍛。鍛革也者。廣雅釋詁云。鍛。椎也。韓非子外儲

哀冠深衣注說衣布。並有鍛。此鍛革與鍛布事同。云擊。謂質也者。擊質字通。左昭十七年傳。少皞擊。周書謨。擊

擊作質。是其證。論語雍也。皇疏云。質。實也。鍛不擊。亦謂鍛之不實。故不擊也。云鍛革大執。則革徹無強曲橈也

者。說文木部云。橈。曲木也。引申之。凡物曲弱。並謂之橈。廣雅釋詁云。橈。曲也。治革鍛過其度。則革理傷。故

故曲弱不強韌也。御覽兵部引此注。作橈曲也。亦通。云玄謂擊之言致者。弓人注同。此以聲類爲訓也。致。即今繳

字。詳大司徒疏。鍛不擊。謂椎鍛不精緻也。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窻也。鄭司農云。窻。小孔貌。〔疏〕凡察革之道者。以下記

欲其窻也者。說文金部云。鑽。所以穿也。又穴部云。空。窻也。鑽空。謂以組縷縷甲所穿之空窻。燕策。胥謂組甲緝。是穿甲用組之事。惠士奇云。左襄三年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孔疏引賈逵注。組甲。以組縷甲被練也。以帛縷

甲。而有盈窻半任力盡任力之說。其說本於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邪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邪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窻也。今窻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窻滿則盡任力矣。邪君以爲然。然則察革之

道。先視其窻。窻大則難盈。故任力半。窻小則易滿。故任力全。合甲者。任力全之謂也。而組練實爲之助焉。故曰。隨繩而斷。因鑽而縫。窻者鑽空。所謂視其鑽空而窻。則革堅者以此。合甲之堅亦以此。注。鄭司農云。窻。小孔

貌者。說文內部云。宛。屈艸自覆也。重文窓。宛或从心。詩小雅小宛毛傳云。宛。小貌。是窓有小義也。空孔古今語。云窓謹爲宛彼北林之宛者。段玉裁改爲爲如。云。此擬其音也。今本作謹爲誤。案段校是也。宛彼北林。詩秦風

晨風文。今毛詩宛作鬱。此所引蓋出三家詩。宛鬱古通用。內則。兔。眈其裏欲其易也。無敗蕘。〔疏〕眈其裏。欲其爲宛脾。鄭注云。宛或作鬱。依先鄭說。則窓宛非一字。與許說異。眈其裏欲其易也。〔疏〕眈其裏。欲其

云。易。治也。治除革裏敗蕘。犀甲兕甲皆然。若合甲。則用功尤多。但存其表。詒讓案。弓人。冬析幹則易。注謂理滑致。此易亦謂革裏滑致也。注云無敗蕘也者。釋文云。蕘。本或作穰。案穰即蕘之俗。詳蜡氏疏。文選西都賦

李注引字書云。穰。不潔清也。革。有敗蕘者。即前注云革裏肉是也。眈其朕欲其直也。鄭司農云。〔疏〕眈其朕。欲其直也者。江永云。甲縫欲正直。有敗蕘者。即前注云革裏肉是也。眈其朕欲其直也。鄭司農云。〔疏〕眈其朕。欲其直也者。江永云。甲縫欲正直。

縫直中繩。此縫甲亦欲如是也。注。鄭司農云。朕謂革制者。據下制善爲釋。謂裁制革之縫也。江永云。朕爲目縫。則朕謂甲之縫也。戴震云。舟之縫理曰朕。故札續之縫亦謂之朕。穰之欲其約也。鄭

農云。謂卷置穰中也。春〔疏〕穰之欲其約也者。廣雅釋詁云。約。少也。謂卷束穰之穰中。約少易持載也。注。秋傳曰。穰甲而見子男。〔疏〕鄭司農云。穰。謂卷置穰中也者。武億云。甲衣謂之穰。檀弓。赴車不載穰。注。

穰。甲衣。樂記。鍵。穰。注。兵甲之衣曰。穰。少儀。祖。注。毀。鐵衣也。呂氏春秋悔過篇。穰甲東兵。引春秋傳者。證甲之有穰也。賈疏云。按昭元年傳。鄭公孫黑與子南爭徐吾犯之妹。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穰甲而見子南。

欲殺之。彼以衣裏著甲謂之穰。此以甲衣藏甲爲穰。相似。故引以爲證也。舉而眈之欲其豐也。豐大。〔疏〕注云豐大者。易象下傳。衣之欲其無齟

也。鄭司農云。齟。〔疏〕注。鄭司農云。齟。謂如齒齟者。王聘珍云。方言云。齟。怒也。郭注云。言齟齬也。說文云。謂如齒齟。齟。齒相切也。欲其無齟也者。謂札葉不欲其相摩切如人之怒而切齒也。案王說是也。賈疏謂

人之齒齟前卻不齊。札葉參差。與齒齟相似。非經注之義。眈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眈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眈其朕而直則制善也。穰

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齟則變也。周。密致也。明有光耀。鄭司農。〔疏〕眈其鑽空而窓。則

論察革六事備具之善。注云周。密致也者。說文內部云。周。密也。白虎通義號篇云。周者。至也。密也。致亦即

緻字。云明有光耀者。賈子道德說云。光輝謂之明。鄭司農云。更。善也者。俞樾云。更之爲善。猶易之爲善也。周

雖厚如薄然者。此訓著為鋪著。與先鄭異。廣雅釋詁云。鋪。陳也。調。和也。謂革和奠則不暴起。其鋪著之時。雖厚亦如薄也。察其線。欲其藏也。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為糸旁泉。讀為緇。謂

縫革之〔疏〕。注云。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為糸旁泉。讀為緇者。段玉裁云。泉。篆象相似。正其形之誤。當為緇。而後說線即緇字。蓋子春時多用緇字也。說文線為小篆。緇與緇同也。線為古文。謂縫人及考工故

書也。晉灼注漢書功臣表云。緇。古線字。則晉時緇為古字。線為今字。與許時互易。徐養原云。晉世專行線字。故反以緇為古字。至今猶然。說文有緇無緇。然子春不讀為緇。而讀為緇。則緇字在後漢已不行矣。云謂縫革之緇者。故

縫入先鄭注云。線。縷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鄭司農云。章革〔疏〕。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者。申論上文五者

之俗。制革必澣之者。所以去其不潔。猶布帛之有鍛濯灰治也。色既茶白。而澣之又疾。則不潔去而無傷。欲其柔

滑而脛脂之則需。故書需作劓。鄭司農云。脛。讀如估濕之濕。〔疏〕。欲其柔滑而脛脂之則需者。需當作奠。柔滑者。以助其輓也。戴震云。蓋革宜柔。柔則利於屈伸而能久。注云。故書需作劓者。段玉裁校改經注及釋文需為奠。劓為

刺。云。釋文需。人寃反。劓。而隨反。又人寃反。蓋作音義時字未誤也。古音奠聲在元寒桓部。需聲在侯部。陸氏

在唐初。尙未誤。自後乃奠需互譌。延及經傳。大視撰祭。轉人契奠。及此。皆是也。唐初契奠已誤為需。故陸有須

音。撰祭及此經未誤。故反以而泉人寃。徐養原云。考說文从奠从需在同部者。如臚臚。僂僂。濡濡。嫗嫗。繡繡。皆截然兩字。其从奠从需而為一字者。如碩之作璜。輓之作媯。皆不見於說文。其誤明矣。五經文字刀部。劓。柔奠

之奠。見考工記注。劓字誤而奠字不誤。集韻二十八。輓。劓或作劓。則劓之本當从奠。信而有徵。但劓字說文亦不載。

奠字注云。稍前大也。讀若畏。疑故書本借用輓字。後譌為劓耳。易需卦釋文云。從兩重而非。是需字或作需。與奠字形相似。隸釋魯峻碑。學為便宗。以便為儒。則漢時已誤矣。說文需奠俱從而聲。似二字聲類相近。或可通。

案段徐說是也。說文釐部云。釐。柔革也。讀若奠。尸部云。反。柔皮也。此奠與釐反聲義並同。據釋文。則陸時經

注字已誤。而音讀相傳未誤。當據校正。鄭司農云。脛。讀如估濕之濕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而義可知也。說文不

收脛字者。蓋其字因脂從肉旁。而亦從肉。實則用濕足以包之也。沽。今之添字。案段說是也。說文水部云。渥。需也。沽渥與需渥同。云。讀為柔需之需者。亦當從段校。改劓為劓。需並為奠。此改其字。又釋其義也。柔需猶司

凡筵注之柔。爾。詩大雅桑柔箋之柔濡。並與便之譌文。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奕。弱也。物柔曰奕。云謂厚脂之草。柔濡者。需亦當作奕。此釋厚脂之則需之義。廣雅釋詁云。渥。厚也。段玉裁云。腥之言厚也。脂之。猶詩膏膏之。案段說亦是也。梓人注云。脂。牛羊屬。膏。豕屬。此散文通言。脂膏皆可以柔草革。不定用牛羊脂也。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

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

以博爲棧也。鄭司農云。棧。讀爲窮。謂以廣爲狹也。玄謂〔疏〕引而信之。欲其直也者。王引之云。此皆先列其目。窮者。如僕棧之棧。或者讀爲羊豬棧之棧。

見於後。蓋本在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下寫者。錯亂耳。案王說是也。信與伸同。云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者。取材正。謂革裁斷之成札。腠理齊正而不邪絕。其伸之乃得直也。云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者。革不直者。郭之必不均。故一方緩一方急。云必自其急者先裂者。說苑敬慎篇云。革剛則裂。急則必剛。故先裂也。注。鄭

司農云。棧讀爲窮者。棧窮聲近假借字。既夕禮編窮注云。今文窮作淺。賈疏云。窮亦是狹小之意。云謂以廣爲狹也者。訓棧爲狹也。革札以廣爲貴。若有圻裂。則廣者反成狹矣。云玄謂窮者如棧淺之棧。或者讀爲羊豬棧之棧者。釋

文云。沈云。馬勗音淺。干寶爲棧。與周易棧之字同。亦音素干反。不知其義。或云字則如沈釋。而羊豬棧之語。未見出處。俗謂羊豬脂爲冊。音素干反。豈取此乎。案周禮注殘餘字。本多作棧。宜依殘音。王引之云。馬音是也。古人多以博與淺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曾子脩身篇曰。君子博學而淺守之。管子八觀篇云。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

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荀子脩身篇曰。多聞曰博。小聞曰淺。非相篇曰。君子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儒效篇曰。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禮論篇曰。博之淺之。呂氏春秋執

一篇曰。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賈子容經篇曰。人主大淺則知聞。大博則業厭。淮南說山篇曰。所受者小。則所易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皆是也。棧乃淺之假借耳。段玉裁云。司農易棧爲窮。說其義曰狹。所

鄭君恐人不知窮意。伸明之曰。此窮音義如詩棧淺之棧。棧。淺也。見毛詩小戎傳。棧淺者。狹意也。又云或者讀爲羊豬棧之棧者。此鄭君博異說也。案棧淺之義。王段所說是也。羊豬棧之棧。以沈重所說推之。蓋與干讀殘同。文選

七命。鬣殘象白。李注云。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云。燕羶羊殘。此羊豬棧。疑卽羊殘字。蓋漢時俗語謂煮羊豬肉爲殘。又凡經典言殘餘者。正字當作脩。說文白部云。脩。禽獸所食餘也。則羊豬所食之餘。亦得謂之殘。

謂者羊豬肉爲殘。又凡經典言殘餘者。正字當作脩。說文白部云。脩。禽獸所食餘也。則羊豬所食之餘。亦得謂之殘。

輟亦正相應也。依賈鄭義，下文爲晉鼓，於經亦無見文。抑或晉鼓與皋鼓度同而制異，亦未可知。要鼓鼓同用革，其爲一工所爲，固無可疑。首舉鼓制者，先小而後以次及大也。此雖臆測，而於義似得通。謹附著以備一解。云玄謂鞠者，以皋陶名官也者，此姑依或本說之也。後鄭雖不從作鞠之本，而謂若作鞠人，則是以皋陶名官，凡故書鄭所不從，亦間有釋其義者。賈疏謂後鄭謂鞠人爲皋陶，不取轉字爲官名，失其指矣。大射儀注引此職作鼓人，則通稱也。云鞠則陶，字從革者，則卽古通用，謂若作鞠，則當與陶爲一，但變從自爲從革，字則同也。段玉裁云：鄭君釋鞠字曰：革，从陶省，爲皋陶，故官名鞠也。陶者，亦聲也。壺涿氏有炮土之鼓，明堂位有土鼓，蓋大古鼓腔用匏，後乃用木。鼓木曰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疏）長六尺，有六寸者，徐養原云：六尺六寸乃循鼓身之屈折計之，非兩面相距之直度也。下二鼓仿此，凡量曲物皆然。車人之耒，弓人之弓，與皋陶同度，其量之亦同法。晉鼓兩面相距五尺七寸弱，又云首節不言鼓，而與下二鼓同也。下二鼓不言版廣，與首節同也，皆互見也。言版廣而不言鼓面，則鼓之大小僅有虛率而無實數，言鼓面而不言版廣，則鼓面雖得，而中徑不可知。案依鄭下注，則此云六尺六寸者，爲緣版三正弧曲之度，以中穹之度減之，爲弦直之數。卽徐氏所謂兩面相距之度也。中圍廣而直距短，所謂大而短者，知此六尺六寸非鼓高直弦之度者，若以此爲鼓高，則校之中穹之度，止減三分寸之二，所差無多。穹與高幾等於形，未協。且車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耒身亦有句曲，而所謂六尺有六寸之長，正指緣身曲折之度。徐氏謂此與耒同法，槁不可易也。云左右端廣六寸，中尺者，易祓云：謂鼓木之版，此鼓二十版，每版兩頭各廣六寸，其圍丈有二尺，而鼓面徑四尺矣。中尺，謂鼓版之中廣一尺，其圍二丈，其鼓之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此鼓之中徑，卽所謂穹者三之一。云厚三寸者，徐養原云：謂中段也。至兩端則漸薄。案徐說近是。周尺三寸，於今尺約二寸強，兩旁漸殺而薄，則足以發其聲而無瘠鬱之患矣。注云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者，鼓匡中必大於兩端，而後有聲，故其版必中廣頭狹。匏市聯合之以爲匡也。穹隆者，高突上出之貌。大玄玄告云：天穹隆而周乎下是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中央廣尺也者，說文刀部云：判，分也。片部云：片，判木也。版，片也。此一判，猶云一片，一版。鼓以二十版合爲一圓形，版又折爲三正，故有左右兩端及中也。云如此乃得有腹也者，謂頭狹則合之而斂，中廣則合之穹隆而侈，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玄謂穹讀如穹蒼之故得有腹也。穹者三之一。穹，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

六寸三分寸之二。如鼓四尺。穹之徑六〔疏〕穹者三之一者。明鼓匡隆起之度也。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疏〕之空者。惠棟云。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讀从之。古穹與空同。文選注引韓詩白駒云。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今時穹作空。段玉裁云。司農云。腔穹隆。則穹讀空而已。非易爲空字。今本作讀爲。誤也。案段說是也。云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者。明穹即取穹隆之義。云玄謂穹讀如穹蒼之穹者。此改先鄭之讀而不易其義也。爾雅釋天云。穹蒼。蒼天也。文選古辭傷歌行李注引李巡云。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穹蒼亦取穹隆義也。云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者。賈疏云。此鄭所言。皆從二十版計之。乃得面四尺及穹之尺數。經既不言版數。知二十版者。此以上下相約可知。何者。此鼓言版之寬狹。不言面之尺數。下經二鼓皆言鼓四尺。不言版之寬狹。明皆有鼓四尺。及鼓版之廣狹也。若然。下二鼓皆言鼓四尺。明此鼓亦四尺。據面而言。若然。鼓木兩頭廣六寸。面有四尺。二十版。二十六十二。長丈二尺。圓三徑一。是一丈二尺得面徑四尺矣。以此面四尺穹隆加三之一。三尺加一尺。其一面者。取九寸。加三寸。其一寸者。爲三分。取一分。并得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程瑤田云。穹者三之一。注據鼓面四尺言之。穹言腹徑。與甕數據中圓加三之一者不同。徐養原云。晉鼓雖不言鼓面。而記版廣之數特詳。知版廣之數。則左右端之口徑定矣。口徑。即鼓面也。左右端廣六寸。中尺。以左右端之廣三分益二。即得中廣。然則口徑三分益二。亦必得中徑。由廣知徑。由徑知穹。其專計一廂何也。尺與六寸一版之廣也。二十版兩兩相對。今祇就一版驗之。故其穹也。亦祇得一廂數爾。云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者。穹出者知布鼓身。欲求直徑。須合兩穹而計之。故必倍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二計之。得兩穹面之合數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再益以鼓平面之四尺。適得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云此鼓合二十版者。江永云。凡徑一者不止圓三。祖沖之約率。徑七圓二十二。如鼓面徑四尺。則其圓十二尺五寸七分弱。以端廣六寸計。幾有二十一版。以中穹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計之。則其圓二十尺九寸四分。亦幾有二十一版。蓋造鼓時。自有伸縮。以求密合。記不言版數。或用二十版。而稍加其六寸與一尺之度。或用二十一版。而稍減其六寸與一尺之度。皆可也。先儒習於徑一圓三之說。未知有密率耳。徐養原云。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合二十版。以割圓之法求之。每版一尺一分七釐有奇。言一尺者。舉成數也。凡圍物之有棱者。兩棱之間。仍是平面。不可以圍周論也。古率固疏。或用密率。亦非。案此依江氏以圍徑求周密率推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者。當周二丈九寸四分三釐七毫零。以二十版。每版廣尺。消去二丈。尙餘九寸四分三釐七毫零。以二十版分之。一版贏四分七釐一毫有零。依徐說二十版爲二十觚計之。則合二十版。共贏三寸

四分強。二說不同。徐爲近是。要之每版所益無多。即可密合無隙。故鄭徑定爲二十版也。上三正。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玄謂三讀當爲參。正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待中云。〔疏〕夾一平也者。楚辭離騷王注云。正。平也。謂鼓匡每版爲三折。每折也。此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疏〕上三正者。此明鼓匡三折之形也。注。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疏〕夾一平也者。楚辭離騷王注云。正。平也。謂鼓匡每版爲三折。每折之上。其版正平。故有兩頭及中央三平也。云玄謂三讀當爲參者。以經例凡分率參等字並作參。與紀數字作三別。故正其讀也。段玉裁云。先後鄭讀異而說同。必易三爲參者。如弓人爲之參均之參。雖兩進一平。而各居二尺二寸。又各弦直也。異而同曰參。云正。直也者。鬼谷子摩篇云。正者。直也。云參直者。尊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者。尊上一直。卽先鄭所謂中央一平也。兩端又直。卽先鄭所謂兩頭一平也。以六尺六寸之長。三折平分之。各得二尺二寸。無所贏縮。不弧曲。謂三正爲方折。不爲屈曲圓折之平弧形也。云此鼓兩面者。說文鼓部云。靈鼓晉鼓舉鼓皆兩面。賈疏云。下經二鼓言四尺之面。此經不言四尺之面。故言之。對發祭祀三鼓四面以下。詒讓案。晉此鼓二面。明其與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不同。亦以定此鼓之當爲晉鼓也。云以六鼓差之。賈待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者。後漢書賈逵傳云。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作周官解故。永元八年。爲侍中。此卽解故說也。鄭據鼓人惟有六鼓。此鼓二面。既非雷靈路三鼓。而靈鼓舉鼓制度已見下文。明此當爲晉鼓。又以此鼓亦大而短。與賈說晉鼓相合。故因定之曰。近晉鼓也。胡彥昇徐養原並謂雷鼓靈鼓路鼓亦二面。與晉鼓同。此制兼四鼓。未知然否。詳鼓人疏。云以晉鼓鼓金奏者。賈疏云。鼓人文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叢鼓。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

上穿三之一者異。彼據一相之穿。加面三之一。故兩相加二尺六寸三分寸二。此則於面四尺。摠加三分之一。則摠一尺三寸三分寸一。若然。此穿隆少校晉鼓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與彼穿隆異也。江永云。鼗鼓。依密率算之。中圍十六尺七寸六分。戴震云。密率。徑四尺者。圍十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二弱。詒讓案。若依密率。圍十六尺五寸三分寸之二弱。則徑當五尺二寸七分三釐零。若依鄭十六尺之圍算。則徑尤少。鄭依疏率約略計之。不甚密合也。程瑤田云。言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以二十版通之。兩端版廣六寸者。中圍版廣八寸也。云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穿六寸三分寸之二耳者。以中圍之徑除去面四尺。餘一尺二寸三分寸之一。兩分之。則每面各穿出於面者六寸三分寸之二也。云大鼓謂之鼗者。鼓人注同。云以鼗鼓軍事者。亦據鼓人注。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者。謂鼓面也。凡擊鼓。必當革所蒙之兩面。故即謂之鼓。與冕氏擊氏名鍾磬當擊處爲鼓同義。先鄭恐與鼓匡之廣相滑。故特明之。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臯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疏〕爲臯鼓者。即鼓

臯。擊之借字。云長尋有四尺者。亦謂緣版句折之度。其弦直之度。亦當略減。不著中圍及所厚之度者。中圍與鼓同。厚與管鼓同。亦可互推也。注云以舉鼓鼓役事者。亦據鼓人注。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者。謂中曲於鼓腰爲純

角。不如上晉鼓三正隆起而參直也。云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爲異者。鄭意此鼓與鼗鼓中圍同十六尺。亦合二十版。中穿六寸三分寸之二。惟鼗鼓與晉鼓同三正爲三折。此則磬折一折。與彼異也。案磬氏爲磬云。倨句一矩有半。車人云。半矩謂之宜。一宜有半謂之橧。一橧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二文不同。程瑤田云。鄭解此倨句磬折。言中圍與鼗鼓同。依其說圖之。過乎磬氏磬折約三十度。詒讓案。三鼓異長而面同四尺。則鼗臯二鼓雖異長。中圍同度。無害也。車人磬折本爲一柯有半。與磬氏文異。依鄭此注。其倨雖視一柯有半。尙贏十餘度。然亦不害其同爲磬折。車人倨句四形。祇就修身弧度約略區別之。不必豪秒密合也。詳彼疏。凡冒鼓必以啓

蟄之日。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疏〕注云啓蟄。孟春之中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啓蟄。言始

始亦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錢大昕云。古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夏小正。正月啓蟄。春秋傳。啓蟄而郊。杜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皆其證也。漢改啓蟄曰驚蟄。避景帝諱。而中節次第無改。三統術亦如之。律曆志注稱驚蟄今曰雨水。雨水今日驚蟄者。乃東漢所改。班氏紀之於史耳。孝經緯。立春十五日爲雨水。雨水十五日爲驚蟄。緯書出於東漢。則中節亦其時所改矣。案錢

次也。亦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

此言畫績六色所象。及布（疏）畫績之事者。亦以事名工也。司几筵注云。畫績之第次。績以爲衣。績畫文也。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云。績。一

曰畫也。今本說文糸部云。績。織餘也。繪。會五采。繡也。案依許說。績畫。繪繡。字義殊別。經典多段繪爲績。釋名釋書契云。畫。繪也。以五色繪物象也。亦通作會。書益稷云。作會。鄭書注譏會爲績。訓爲畫。故司服注亦引作績。詳彼疏。蓋鄭亦用許義。以績爲卽成文之畫。與繪爲繡異。此經畫績。依鄭義。亦止是一事。舉畫以咳績。但經諸工皆云某人某氏。故此職司服注引作績人。總敘以畫績鍾篋幃爲設色之工五。則似以畫衣畫器。分爲二工。而以下文五章。及書十二章。兼備績繡證之。抑或此績轉爲繪之借字。經自兼有帶繡之工。司几筵筵席有畫純。又有績純。亦可證。若然。績人之外。當更有畫人。以其事略同。經遂合記之。云畫績之事。若瓶人職末總舉陶瓶之事。亦其比例與。互詳總敘疏。云雜五色者。說文衣部云。雜。五采相合也。此卽下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荀子正論篇云。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案此雜五色。謂以正五色雜比錯綜成文。與綠紅碧紫駢五間色不同。又此方色六。而云五色者。玄黑同色而微異。染黑六入爲玄。七入爲緇。此黑卽是緇。與玄對文則異。散文得通。賈疏云。但天玄與北方黑。二者大同小異何者。玄黑雖是其一。言天止得謂之玄天。不得言黑天。若據北方而言。玄黑俱得稱之。是以北方云玄武宿也。案賈說是也。禮運亦云。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孔疏云。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爲同色。則五。中通玄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者。易文言云。天玄而地黃。周髀算經云天青黑。地黃赤者。青黑卽玄。赤亦與黃近。染人注亦云。玄繡。天地之色。繡卽黃赤也。云青與白相次也者。以下布衆采相次之法。順其次。則采益章明也。金鸚云。此五行相克者也。注云。此言畫績六色所象者。謂四方天地。各有所象之色。觀禮云。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是也。云及布采之第次者。采體。色用。義略同。楚辭思古王注云。次。第也。此經青與白相次。以下並指謂布采之第次。故左昭二十五年傳謂之六采。云績以爲衣者。賈疏云。案虞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是據衣始言績。故鄭云。績以爲衣也。詰讓案。鄭因此是畫。故謂在衣。然此經畫績章采。當通冠服旗章等而言。鄭約舉冕服十二章爲說耳。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采所（疏）之文。青與赤。謂白。謂之章者。以下記采繡之事。皆合二采以上爲之。左昭二十五年傳所謂五章也。此五章雖參合諸色。而亦各有定法。賈子新書傳職篇云。雜綵從美不以章。謂施采不應法。則不成章也。金鸚云。此五行相生者也。云白與黑。謂之

黼。黑與青。謂之黻者。說文黻部云。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書益稷僞孔傳云。黼爲斧形。已相背。孔疏云。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兩已字相背。案依孔引孫說。是黼黻雖以色別。亦兼取象。斧已則與文章繡微異。經義或當如是。漢書韋賢傳顏注云。朱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此說與孫孔異。阮元云。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已者。誛也。紱畫爲亞。亞。古弗字。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錫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凡鍾鼎文作亞者。乃輔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弼字。亦卽是弗字。黻乃繡亞於裳。故从黻義又屬後起。陳壽祺云。玉篇人部弗下云。亞。古文。晉書輿服志。聚菴綃以黻繡。上爲亞字。此亦在小顏前。似可證黻之爲繡亞也。集韻類篇古今韻會並云。弗。古作亞。蓋皆祖玉篇。班固白虎通謂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杜注左桓二年傳。孫郭注爾雅釋言。僞孔注尙書益稷。並謂黻爲兩已相背。則此字傳僞已久。不知黻之爲亞也。案阮陳說近是。黼象斧形相背。黻象弓形相背。文正相對。竊疑古鍾鼎款識有作卬字者。卽象黼文。有作亞字者。亦卽連黻文。或蟠屈鉤連。繁縟滿器。皆斧弓兩形之遞變也。云五采備謂之繡者。說文糸部云。繡。五采備也。釋名釋采帛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書益稷。五采五色。孔疏引鄭書注云。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案采色亦通稱。故毛詩秦風終南傳云。五色備。謂之繡。卽據此經。而以五采爲五色。又上四章采兼紫色。唯黃未見。此則五色具備。其文尤縟。故獨專繡名。祭義云。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彼兼有黃色。而獨不舉繡者。錯文互見。與此經義不迕也。注云此言刺繡采所用者。謂箴縷所紉。別於上經謂畫績所用也。益稷疏引鄭書注云。凡刺者爲繡。廣雅釋詁云。刺。箴也。繡成於箴功。故云刺繡。此當爲縫人典婦功等所職。而與畫績同工者。其設色之法同也。凡對文。五采備。謂之繡。散文。文章黼黻亦通稱。故爾雅釋詁云。黼。黻彰也。彰。章字通。毛詩王風揚之水傳云。繡。黼也。賈疏云。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共其職也。云繡以爲裳者。賈疏云。案虞書云。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云。絺。絺也。謂刺繡於裳。故云以爲裳也。衣在上陽。陽主輕淨。故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天畫之。裳在下陰。陰主沈重。故刺之也。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時變。謂畫天〔疏〕土以黃。其象方者。以下又記畫物采象之別也。禮運孔疏云。晉者畫作土。必黃而四方之。象地隨四時色。〔疏〕之黃而方。云天時變者。易賁彖傳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謂凡畫天象。隨時施布采色。變易無常。與畫土唯用黃色異也。注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者。賈疏云。此據虞書。日月以下。不言天地。古人旣無天地。若記者不見時君畫於衣。記者何因輒記之爲經典也。案鄭賈說並未允。此經本汎言畫績章

采。鄭專據衣裳十二章。然日月星辰。亦天象也。則不得以無天地疑其非古。賈疏又謂於六色之外。別增天地二物於衣。亦非是。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者。賈疏云。案公羊傳云。昭公謂子家駒云。季氏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彼云僭天者。未知僭天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案賈引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文。何本無天子僭天之語。賈大宰疏引同。鄭引有之者。疑是嚴顏之異。賈亦本六朝舊疏也。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賈再傳云。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蓋並本公羊文。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者。爾雅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又云。春為青陽。夏為朱火。以圓。鄭司農云。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是四時之色也。四時天名雖異。而形象不殊。故假四時之色以章之。火以圓。為圓形似火也。玄謂形如〔疏〕注。鄭司農云。為圓形似火也者。左傳昭二十五年杜注云。火。畫火。續漢書律歷志律術云。陽半環然在裳。〔疏〕以圓為形。火。陽氣之尤盛者。故亦為圓形也。書益稷偽孔傳云。火為火字。凡說不可從。云玄謂形如半環然者。莊子釋文引廣雅云。環。圓也。故鄭訓圓為環。與司農說異。賈疏謂與先鄭不別。誤。然火形如半環。經典無文。未詳其說。云在裳者。賈疏云。虞書藻火以下皆在裳。山以章。章。讀為獐。在衣。齊人〔疏〕注云。章。讀為獐。獐。山物也者。此依馬融讀也。正字作獐。說文鹿部云。獐。獐屬。从鹿。章聲。謂藥為獐。〔疏〕章。即藥之省。兪樾云。山物莫尊於虎。故澤國用龍節。山國用虎節。若水必以龍。則山必以虎。何取於獐而畫之乎。案兪駁馬鄭不當破章為獐。是也。竊謂此章。即上文亦與白謂之章。山以章。章即五章之一。猶土以黃。黃即五色之一。蓋畫平地者。其色以黃。畫山者。其色以赤白。以示別異耳。云在衣者。亦據虞書山龍在作繪之列。繪是畫衣也。云齊人謂藥為獐者。說文鹿部云。藥。獐也。籍文作獐。毛詩召南釋文引陸氏艸木疏云。麋。藥也。青州人謂之麋。麋即藥之俗。御覽獸部引伏侯古今注云。藥。一名麋。青州人謂麋為藥。案以伏說校之。則陸疏云青州人謂之麋。麋蓋藥之誤。青州即齊地。伏陸二書所說。與此注正同也。水以龍。龍水物。〔疏〕水以龍者。此明衣服旗章。凡畫龍以備水物也。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鄭即以獐表山。以龍見水。此二者各有一非。古人之象。有山。不言獐。有龍。不言水。今記人有獐有水。止可畫山兼畫獐。畫龍兼畫水。何有棄本而遵末也。案賈說非也。山以章。止謂畫山。馬鄭兩讀並不搗。水以龍。則當從鄭說。以龍見水為正。古衣服旗章。無畫鳥獸蛇蟲之毛麟有文采者。〔疏〕水者。馬氏謂畫龍兼畫水。於古無徵。恐不足據。云在衣者。亦據虞書為釋。鳥獸蛇蟲之毛麟有文采者。〔疏〕

鳥獸蛇者。唐石經蛇作蝮。案蝮俗字。今從宋本。此亦兼衣服旗章言之。九旗有鳥隼熊虎龜蛇。又有交龍。即上文之龍。合之。亦即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四官之象也。衣服。則王鷲衣。后三翟。並鳥之類。注云所謂華蟲也者。賈疏云。虞書云。山龍華蟲。被畫華蟲。次在龍下。此文亦次龍下。故知當華蟲也。春官司服。鑿射則鷲冕。注云。鷲。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案鄭賈意。蓋以十二章中有雉。名爲華蟲。雉實兼鳥獸蛇三者之形。但華蟲爲鷲。則是鳥而不得兼獸蛇。鄭說甚迂曲。殆非經義。云在衣者。亦據虞書華蟲在作繪之列也。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者。賈疏云。言華者。象草華。言蟲者。是有生之摠號。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其有毛。言蛇。以其有鱗。以首似鷲。亦謂之鷲冕也。王制孔疏云。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云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章。明也。績繡皆用五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云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章。明也。績繡皆用五章畫志墨。王注同。云績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爲巧者。書皋陶謨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績繡皆用五采錯雜章明之乃成也。凡畫績之事。後素功。素。白采也。後布之。爲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疏〕注云素。白采也者。小爾雅廣詁云。素。白也。采謂采色。明非白質。云後布之者。爲論語曰。績事後素。其易漬汙也者。白色以皎潔爲上。漬汙則色不顯。故於采色布畢後布之。若先布白色。恐布他色時。漬汙之。奪其色也。凌廷堪云。詩云。素以爲絢兮。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尙如此。先布衆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即考工記意也。云不言繡。繡以絲也者。鄭意繡以色絲刺之。刺成後。不布色。故此不言也。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績事後素者。八份篇文。何晏本。績作繪。釋文云。本作績。先鄭所引。與陸所見或本同。集解引鄭注云。繪。畫文也。凡會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與此事同。故引以爲證。俞樾云。玉人。璋。邸射素功。司農云。素功。無琢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績言。凡不畫績者。不雕琢者。皆謂之素功。畫績之事後素功。言其居素功之後也。孔子言繪事後素。義亦如此。案龔與鄭異。而與玉人文合。義亦得通。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玄謂湛讀如漸車。〔疏〕鍾氏染羽者。名

受丹青之征。有數量。掌染草。斂染草。亦云以權量受之。若然。此工受染石染草。或以鍾醴計與。此工掌染羽。與染人染布帛絲麻職互相備。凡石染。法略同也。云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者。賈疏云。染人云。春暴練。夏纒玄。注云。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若然。熾之當及盛暑熱潤。則初以朱湛丹秫。春日像湛。至六月之時。卽染之矣。案賈意蓋謂春季春湛石。歷三月至夏季。乃染。凡染羽蓋皆用石染。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取借爲赤石之名。卽職金之丹。故呂氏春秋誠廉篇云。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論衡率性篇云。染之丹則赤。鄉射記注云。丹淺於赤。賈彼疏謂朱與赤同。丹亦淺於朱。蓋丹朱淺深雖異。而其染石用丹沙則同。以朱湛丹秫。此專據染赤法。若四入以後。將染黑。則以涅不以朱。其湛熾澆漬法同爾。染法互詳染人疏。注。鄭司農云。湛。漬也者。月令湛熾必潔注同。謂合染羽之色。先以朱及丹秫漬而蒸之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水浸曰漬。云丹秫赤粟者。說文禾部云。秫。稷之黏者。程璠田云。稷。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秫。秫。其黏者黃白二種。不黏者赤白二種。民俗多種赤者。故得專紅粱之名也。案赤秫疑亦有黏不黏兩種。程偶未見耳。此染羽當用黏者。爾雅釋文云。江東人皆呼稻米爲秫米。古今注云。稻之黏者爲秫。此以秫爲黏稻。蓋漢晉以後方語之變易。周秦時所未有也。云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者。依上例。讀如當作讀爲。明湛改讀爲漸。而後得訓漬也。漸車帷裳。衛風氓篇文。毛傳云。漸。漬也。與先鄭義同。段玉裁云。湛者。今之沈澗字。於義無施。故易爲漸漬之漸。云熾。炊也者。月令注同。熾。卽館之借字。月令湛熾。呂氏春秋仲冬紀作館。高注亦云。館。炊也。館。讀熾火之熾。云羽所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者。賈疏云。司常云。全羽爲旌。析羽爲旒。自餘旌旗竿首。亦有羽旒。巾車有重翟厭翟翟車之等。皆用羽是也。案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賈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淳而漬之。注。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疏。注云。淳。沃也者。廣雅釋詁云。灑。沃漬也。說文此是鍾氏所染者也。淳而漬之。蒸之以漬羽。漬猶染也。水部云。灑。灑也。淳卽灑之隸省。淳沃並以水澆染物之稱。故鄭此注。及士虞禮內則注。並訓淳爲沃。云以炊下湯沃其熾。蒸之以漬羽者。賈疏云。上熾之。謂以朱湛丹秫。三月末。乃熾之。卽以熾下湯淋所炊丹秫。取其汁以染鳥羽。而又漸漬之也。案賈說非也。鄭意蓋謂炊者。以算隔水炊之。水氣上蒸而下於湯。炊畢。遂以所炊之湯復沃所炊之朱秫。并蒸之使濃厚。乃可染也。經止言淳沃。不言更蒸。注知更蒸者。蓋據漢時染羽法如是。云漬猶染也者。亦謂浸而染之。段玉裁云。與上文注漸漬不同訓。賈疏誤。三入爲纒。五入爲緝。七入爲緇。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緇緇飾。又曰。緇衣羔

裳。爾雅曰。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緇。詩云。緇衣之宜兮。玄〔疏〕三入爲纁者。此明染色淺深之異。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玄〔疏〕名。入。謂入染汁而染之。故爾雅云三染也。朱染四。黑染三。各有其名。而此止著纁緇緇三色者。疑染羽止有此三色。爾雅諸色。並爲染緇帛及他器服設。故文不具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者。說文糸部云。緇。淺絳也。土官禮注義同。王制孔疏引鄭易注云。黃而兼赤爲纁。案說文。絳爲大赤。纁雖三入。深於纁。而色尙兼黃。則淺於絳也。纁亦謂之形。故書顧命形裳爲孔傳云。形。纁也。絳纁散文亦通。故染人注云。纁謂絳也。云又再染以黑。則爲緇者。黑謂涅也。染朱以四入而止。不能更深。故五入之後。卽染以黑也。云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者。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爵字又作雀。巾車。漆車雀飾。注云。雀。黑多赤少之色章也。案巾車注。疑當作赤多黑少。詳彼疏。段玉裁云。此注謂爵爲今之俗文。然則古文皆當作緇矣。說文不取緇字。取纁字。云。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纁。淺也。讀若譏。蓋漢時禮。今文作爵。亦作纁。許與鄭所取不同也。鄭不取纁。故今禮無纁字。纁與緇。爵皆雙聲。云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者。說文糸部云。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賈疏云。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則爲玄。更以此玄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但緇與玄相類。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者。鄉黨篇文。皇疏及玉燭寶典引鄭注云。紺緇。玄之類也。玄緇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緇石染。不可爲衣飾。飾謂純緣也。案依鄭義。蓋紺緇色近祭服之玄。故不敢襲用。非謂君子所不服。莊子讓王篇云。子貢中紺而表素。墨子節用中篇云。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皆以紺緇爲法服之證。先鄭引之者。證此五入爲緇義。當與後鄭同。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一入曰緇。紺者。齊服盛色。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案孔以緇爲一入。與此經異者。江永。錢大昕。錢坫並謂孔誤以緇爲緇。蓋據爾雅纁一染。及檀弓練中衣纁緣爲說。緇本無是義。其說紺爲齊服。則又誤以紺爲玄是也。續漢書輿服志云。宗廟諸祀。皆服袍玄。獨斷則云。袍。紺緇。蓋漢時紺玄不別。故孔有此說。皇疏亦廣其誤矣。賈疏云。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卽黑色也。緇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緇。則此五入爲緇是也。案依賈說。則紺爲四入。微淺於緇也。賈引淮南子。見似真訓。今本紺作緇。賈士冠禮疏兩引並作紺。疑唐本文異。涅。爲染黑之石。故鄭論語注云石染。俗本皇疏作木染者。乃傳寫之誤。今據寶典校正。古止有石染草。無木染。詳地官敘官疏。金鸚云。疏緇入黑汁爲紺。是紺亦黑間色也。而說文云。緇。帛深青揚赤色也。釋名。紺。舍也。青而舍赤色也。與賈不同。案禮器注。秦時或以青爲黑。民言從之。今語猶存也。漢人所謂青者。卽黑也。

引又曰。緇衣羔裘者。亦鄉黨文。證緇爲深黑色也。引爾雅曰。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者。釋器文。釋文云。窺。木又作麤。亦作植。案郭本爾雅作植。據說文。則麤爲正字。植爲或體。窺又經之借字。夏采小祝司常注。並有植字。鄭本疑當與郭同。左哀十七年傳。如魚窺尾。杜注云。窺。赤色。釋器郭注云。纁。今之紅也。植。淺赤。緇。絳也。此經無一入再入之文。故鄭引以補其義。賈疏云。凡染纁玄之法。取爾雅及此相兼乃具。按爾雅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即與此同。此三者皆以丹旣染之。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按士冠有朱紕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纁入赤汁則爲朱。以無正文。約四入爲朱。故云與以疑之。黃以周云。說文云。緇。純赤也。纁。淺絳也。絳。大赤也。纁爲淺絳。則絳深於纁矣。絳即赤也。乾鑿度云。天子朱芾。諸侯赤芾。詩斯干箋謂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赤者黃朱也。黃朱非純赤。純赤則爲朱矣。許意如此。但分殊纁絳爲三色。義與鄭異。鄭意赤爲黃朱。即所謂纁也。士冠禮注云。纁裳。淺絳裳也。對朱爲深絳言之。詒讓案。說文絳。即今之朱字。以許鄭說參互考之。蓋朱與纁爲一色。亦與纁爲一色。朱絳色最深最純。赤纁較淺而不甚純。故赤爲朱而兼黃。詩小雅孔疏引鄭易注。謂朱深於赤。而纁又爲淺絳。詩幽風七月毛傳亦云。朱。深纁也。再淺。則爲經。爲纁。纁色赤而兼黃白。既夕注云。纁。今紅也。說文糸部訓纁爲帛赤黃色。紅爲帛赤白色。蓋赤淺則近於黃。更淺則又近於白矣。通言之。則自朱以下通謂之絳。故士冠禮注以纁植纁通爲染絳也。又案此經及爾雅所云染絳。皆石染之法。其草染則以茅蒐。深淺之度。此經無文。考說文章部云。棘。茅蒐染草也。一入曰棘。是棘爲草染絳之最淺者。與石染之纁正同。其最深者則爲絳。說文糸部云。絳。赤纁也。左定四年傳。絳。杜注云。絳。大赤。取染草名也。絳蓋與石染之絳同。則當爲四入。其二入三入。名無可考。經有緇緇。意或是與。引詩云緇衣之宜兮者。鄭風緇衣文。毛傳云。緇。黑色。云玄謂此同色耳者。謂染羽與染布帛色同也。云染布帛者。染人掌之者。賈疏云。染布帛者。在天官染人。此鍾氏惟染鳥羽而已。要用朱與秬則同。彼染祭服有玄纁。與此不異故也。云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者。六入之色。此經及爾雅並無文。故鄭又補其義。士冠禮注義亦同。毛詩幽風七月傳云。玄。黑而有赤也。說文玄部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賈疏云。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即爲玄。則六入爲玄。但無正文。故此注。與士冠禮注。皆云。玄則六入與。詒讓案。玄與緇同色。而深淺微別。其染法亦以赤爲質。故毛許鄭三君並以爲赤而兼黑。玄於五行屬水。史記封禪書。張蒼以爲漢水德。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是正玄以赤爲質。而加染以黑之堽證。張蒼與毛公時代相接。其言可互證也。

筐人。闕〔疏〕。筐人者。說文〔部〕云。匡。飯器也。重文筐。匡或从竹。此工文闕。職事無考。毛詩小雅鹿鳴傳云。筐。篋屬。所以行幣帛也。書禹貢記九州地貢。又別有篋爲織文絲纊之屬。僞孔傳謂盛於篋。篋而貢焉。則此有篋人。疑亦治絲帛布帛之工。故與畫績篋氏相次也。

幌氏凍絲。以澆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故書說作涓。鄭司農云。涓水。溫水也。玄謂澆水。〔疏〕。幌氏凍絲。事名工也。此記絲灰凍之法。說文水部云。凍。瀟也。案凡治絲治帛。通謂之凍。染人云春暴練者。借練爲凍也。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煮絲令熟曰練。練。亦凍借字。云以澆水漚其絲七日者。釋文出漚絲二字。則陸所見本無其字。郊特牲注引同。戴震云。凡凍絲。凍帛灰凍水凍各七日。注云故書說作涓。鄭司農云。涓水。溫水也者。段玉裁云。涓當作涓。釋文曰。涓。一音奴短反。可證也。土喪禮。涓濯棄於坎。古文涓作涓。涓說同字。猶棧稅同字。司農據

作涓之本。說文據作說之本。水部曰。說。財溫水也。從水兌聲。引周禮以說漚其絲。鄭君則從說而義異。阮元云。說文引周禮無水字。司農與說文義同。疏又云。諸家及先鄭。皆以澆水爲溫水。是買馬諸氏義。亦與許鄭同也。詒讓案。說文引此經。蓋稅水字。涓。段謂當作涓。近是。說文水部云。涓。湯也。云玄謂說水。以灰所凍水也者。灰。卽關灰也。後鄭以此方言灰凍。則不徒用溫水。故易先鄭說也。說訓凍。司尊彝說酌注義同。郊特牲。明水說齊。注云。說猶清也。凍之使清。亦引此經爲釋。然則此說亦謂凍清之水也。凍絲必以灰和水。又恐其濁而失其色。故必凍而清之。而後可漚。古凡治絲麻布帛。必以灰。故喪服有澡麻經。雜記說總布加灰爲錫。深衣注亦謂用布鍛濯灰治。鹽

鐵論實質篇云。澆布以灰。皆以灰治麻布之事。治絲帛用灰。與彼同。但絲之灰凍。蓋唯用關灰漚之。不滌以蜃。與帛灰凍小異也。云漚。漸也者。廣雅釋詁云。漚。漸漬也。說文水部云。漚。久漬也。此凍絲以水漬之七日。故曰漚。云楚人曰漚。齊人曰澆者。蓋漢時方言。引之者。廣異語也。書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宿諸井。〔疏〕。是謂水凍者。記絲水

井。縣井中者。縣而漸之於水經宿也。凍帛以關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濕。讀如緡人濕菅之濕。井。有韓。搆木爲之。可縣絲帛。凍帛以關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以關水之灰。漸釋其帛也。杜子春云。滌當爲溼。書亦或爲澆。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炭也。土冠禮曰。素積白屨。以〔疏〕。凍帛附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玄謂滌。薄粉之。令帛白。蛤。今海旁有焉。〔疏〕。帛

周禮正義 二十三 卷七十九

者。以下記帛灰澀之法也。云以欄為灰。濕淳其帛。實諸澤器。澀之以髮者。澆。與鍾氏澆而澆之之澆同。戴震云。濕澆者。以欄木之灰。取藩厚沃之也。凡澀帛。朝沃欄藩。夕塗髮灰。注云。澀。讀如緡人渥管之渥者。左哀八年傳云。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拘鄆人之渥管者曰。何故使我水滋。段玉裁云。云讀如者。音義同也。今左傳作鄆人渥管。鄆君所據作渥。渥之言。厚也。久也。以欄灰和水久。日澆。沃其帛。詒讓案。緡。今左傳作鄆。鄆正字。緡借字。鄆所見本作緡。毛詩邶風簡兮傳云。渥。厚漬也。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渥菅。傳云。緡。柔也。此澀絲言緡。澀帛言渥。文異義同。云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者。鄆釋渥為漸。與緡同。欄即棟字。說文木部云。棟。木也。玉篇木部云。棟。木名。子可以澆衣。證類本艸。棟實。引圖經云。木高丈餘。葉密如槐。三四月開花。紅紫色。芬香滿庭間。實如彈丸。生青熟黃。段玉裁云。漸釋者。猶今俗云浸透也。案段說是也。鄭意澆亦訓沃。而渥又為厚沃。經兼言之。明欲帛之漸浸柔潤。如解釋然。杜子春云。澀。當為渥。書亦或為澀者。主引之云。渥與淫形聲俱不相近。渥即澀之譌也。澀淫古字通。故子春謂淫為澀。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零篇曰。久雨為澀。澀即淫字也。下云書亦或為澀。大宗伯五祀。鄆司農云。澀。當為澀。書亦或為澀。肆師。為位。杜子春云。澀。當為位。書亦或為位。樂師趨以采齊。鄆司農云。趨。當為趨。書亦或為趨。是凡言書亦或為某者。皆承上之辭。澀澀隸書形相似。故澀譌澀耳。釋文有澀無渥。以是明之。案王說是也。淫帛以髮。欲其白。澀以染緡。於義無取。足知其非。鄆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者。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器之潤澤者必滑。故即謂之澤器。必用滑澤之器。取其難乾也。云髮。謂炭也者。炭。明注疏本作炭。案髮炭見赤友氏。炭擗之即為炭。掌髮。其白盛之髮。注云。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云。此髮亦即蛤灰也。引士冠禮曰。素積白履。以魁拊之者。釋文云。魁。又作魁。案魁即魁之譌體。鄆引之者。證此髮灰即士冠禮之魁也。鄆彼注云。拊。注也。云說曰。魁。蛤也者。蓋禮家舊說。鄆士冠禮注云。魁。髮蛤。案髮蛤二字連讀。魁禮之魁者。蛤之一種。說文虫部說蚶有三。云魁蚶。一名復蚶。老服翼所化也。爾雅釋魚云。魁陸。郭注云。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考本草經云。海蛤一名魁蛤。生東海。又云。魁蛤一名魁陸。一名活東。生東海。正圓。兩頭空。表有文。兩文錯出。未知孰是。據釋魚郭注。及陸音引說文。則魁蛤與海蛤。是二種。又本艸陶注云。魁蛤形如紡紆。小狹長。外有縱橫文理。又引蜀本圖經云。形圓長。似大腹橫。兩頭有乳。則又與蚶異。周時所用髮灰。不知是何蛤也。云周官亦有白盛之髮者。見掌髮及匠人。云髮。蛤也者。陸人注云。髮。大蛤。案髮蛤二字亦連讀。即所謂大蛤也。大蛤正名為髮。通言之。則曰髮蛤。與說文三種蛤異物。先鄭蓋意以禮經之魁為髮蛤。此經之髮為髮蛤。二者同類而小異。故分別釋之。後鄭則以魁亦即髮蛤。澀帛之髮灰。即拊履之魁

周禮正義

卷八十

冬官考工記下

周禮

鄭氏注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疏〕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疏〕

玉人之事者。亦以所攻之材名工也。左襄十五年傳。宋有玉人。杜注云。玉人能治玉者。孟子梁惠王篇云。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此事卽彫琢之事也。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以下卽大宗伯六瑞之四也。蘇氏演義引三禮義宗云。天子大圭。尺有二寸者。法十二辰也。戴震云。鎮圭命圭。通謂之介圭。爾雅。珪大尺二寸謂之珪。據鎮圭言也。詩崧高。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據命圭言者。介者。大也。大有二義。以尊大言者。鎮圭命圭之爲大圭是也。以長大言者。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案戴說是也。書康王之誥云。大保承介圭。僞孔傳亦據此鎮圭爲釋。尺二寸者。圭之長度。聘禮記說上公朝圭公。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三等命圭當同。王鎮圭博厚度無文攷。後云大琮十有二寸。厚寸。是爲內鎮。宗后守之。注謂如王之鎮圭。則鎮圭之厚。當亦盈一寸。命圭之厚。蓋半之。其等衰適合也。唯博及剡上之度。或當與命圭同耳。四圭名制。並詳大宗伯疏。又王鎮圭。諸侯命圭。並有纁藉。此經文不具。詳典瑞大行人疏。注云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者。謂諸侯初封。及嗣位來朝時。王命以爵。卽賜以圭。覲禮云。乃朝以瑞玉。有纁。鄭注亦以五等圭璧爲釋是也。演義引三禮義宗云。謂之命圭者。言皆受命而得。故朝覲宗遇則執也。卽本鄭義。賈疏云。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於王以策命。諸侯之時。非直加之以車服時。卽以圭授之。以爲瑞信者也。案賈謂命圭。卽錫命時所授者。國語周語云。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韋注云。命。瑞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玉。信圭。侯所執。左傳傳十一年。文元年杜注說同。即賈氏所本。惠士奇云。此臆說也。白虎通禮曰。諸侯。使人歸瑞玉於天子。諒闇之後。更爵命嗣子而還之。故在喪。則視元士以君其國。除喪。則服士服而來朝。天子爵命之也。其在來朝之時乎。春秋禮壞久矣。晉惠魯文。錫命於即位。魯桓衛襄。追命於既薨。則新天子輯瑞之典不行。嗣諸侯還圭之禮亦廢。不知天王所賜者。是何瑞也。或曰。瑞圭者。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瑞圭以致命。春秋錫命。蓋以此。案惠說是也。諸侯歸瑞還瑞之禮。當於喪畢來朝時行之。與春秋錫命所致玉不同。白虎通君薨歸玉之說。似亦未可信。至周語晉侯所執之玉。即王使執以致命之玉。故內史過云。夫執玉卑。替其擊也。明與命圭不同。僖十一年左傳說其事云。惟于受瑞。瑞玉通稱耳。非必六瑞之命圭。惠引或說。以為瑞圭。理或然也。云朝覲執焉。居則守之者。明大宗伯典瑞說六瑞。及大行人說五等圭璧皆曰執。此四圭皆曰守。二文足互相備也。云子守緞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者。經無子男命璧。故鄭據大宗伯典瑞大行人補之。云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為七寸者。杜據典瑞正此經譌字也。云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者。段玉裁云。此鄭從杜作七寸。而明經作五之所由也。闕亂者。依典瑞。則有兩命璧五寸之文。而闕。又以五字屬入圭文也。存焉者。於此可考也。徐養原云。篆文五七相似。詩七月鳴鵙。王肅讀為五月。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疏)天子執冒此經因闕而亂。亦字形相涉所致。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疏)四寸以朝諸侯者。冒。正字作瑁。說文玉部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繇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古文作瑁。案冒即瑁之借字。御覽珍寶部引此經舊注云。玉以冒之。似黎冠也。疑馬注佚文。黎冠。即許書之繇冠也。段玉裁云。繇冠。爾雅注作卑館。謂韜也。黃以周云。瑁方四寸。其冒圭之空在下面。孔疏謂當下邪刻之如圭頭是也。據說文云。似繇冠。似衰刻之空。從兩旁洞達其下。御覽引禮舊圖云。圭制。上小下大。狀如繇錄。圭冒乃似繇冠。此正用許說者。攷漢之繇冠。本方。末兩岐。中空銳如圭頭。車人。為未庇。長尺有一寸。先鄭注云。庇謂末下岐。匠人。相廣五寸。後鄭注云。古者韜一金。今之韜岐頭。兩金。庇即韜。韜即繇冠。案段黃說是也。卑館。即匠人注所謂韜岐頭兩金者也。洪适隸續載漢柳敬碑陰。益州太守碑陰。六玉碑所畫瑁。並外方。自半以下。衰刻其內為岐足。與圭首之銳適足相函。正與岐頭韜刃相似。非一金之韜也。爾雅釋樂郭注釋大磬。亦云形似卑館者。晉時磬蓋已橫縣。故股鼓兩末平偃。其下岐出。郭說與古磬直縣形制不合。而與瑁形似繇冠之義正足相證矣。書康王之誥云。上宗奉鬯電。三國志虞翻傳。裴注引翻別傳。奏述鄭書注訓同為酒杯。翻駁之云。康王執瑁。古曰似同。玉人職曰。天子執鬯

以朝諸侯。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據彼。則馬氏書注。以同爲瑁之別名。虞氏則直謂同當作月。卽古文瑁字之省。同瑁並舉爲美文。今案書下文云王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又云大保以異同兼璋以酢瑁。以冒圭非祭辭所用。則馬虞義非也。注云名玉曰冒者。音德能覆蓋天下也者。小爾雅廣詁云。冒。覆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古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賈疏云。案書傳云。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違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覆之。臣敢進。是其冒覆之事。案孔注顧命云。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不言冒以覆蓋天下者。義得兩舍。故注有異。故書傳云。古者圭必有冒。亦是冒圭之法也。此冒據朝覲諸侯時執之。詩殷頌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注云。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與下國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彼據天子與諸侯盟會。故云結定其心。故執鎮圭。不執瑁也。書顧命孔疏云。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左傳文元年孔疏說同。案書僞孔傳及孔疏謂瑁刻之。與鞞鎡形正合。但申伏傳冒圭之說。則終有不能冒璧之疑。鄭亦不從其說。恐未足馮也。云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者。天子之玉。尺度宜侈。此冒獨止四寸。故云以小爲貴。示降尊接卑之義也。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是鄭所據也。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謂全。純玉也。瓚。讀爲簋屨之屨。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疏〕伯用將者。燕士奇。戴震。阮元並謂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疏〕將當依說文作埒。段玉裁云。埒。許鄭同。皆不作將。倘是將字。鄭不得釋爲雜。鄭已後傳寫失之。案段說是也。此作將者字。形之誤。詳後。注。鄭司農云。全。純色也者。士昏禮注云。純。全也。是純全互訓。純色。謂玉色粹一不彪駁也。云龍當爲彪者。牧人杜注義同。說文字作駟。戴震云。龍駟古字通用。云彪謂雜色者。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彪可也。杜注云。彪謂雜色不純。此彪亦謂玉色不純者也。云玄謂全。純玉也者。謂不參以石也。此破司農純色之說。說文入部云。全。完也。重文全。篆文全。从玉。純玉曰全。與後鄭說同。賈疏謂純玉卽純色。義無殊。誤。云瓚讀爲簋屨之屨者。葉鈔釋文及賈疏述注。讀下皆無爲字。段玉裁據刪。云瓚讀爲簋屨者。謂其音同屨也。案釋文云。瓚。才旱反。司農音讀。然則

陸本讀讀寢屋之屋六字在玄謂之上。與賈本不同。疑陸筆誤。錢大昕云。據玉篇。屨卽饋之古文。說文食部云。饋。以羹澆飯也。禮記內則云。小切狼膾膏。以與稻米爲醢。注。狼膾膏。臠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屨矣。釋名。屨。饋也。以米糝之如膏饋也。賈疏謂漢時有膏屨。蓋本內則注。集韻。屨以膏煎稻爲醢。與賈疏合。王引之云。內則釋文。屨本又作糞。又作屨。並同之然反。又音贊。案屨字說文缺載。以六書之例求之。屨蓋從食。屨省聲。字當作屨。俗書譌作屨。則諧聲之理不明。其又作屨者。屨之省耳。楚辭九思。時混混兮澆饋。注云。饋。餐也。混。混濁也。言如澆饋之亂也。則屨有雜亂之義。故玉人注諱贗爲屨。而訓爲雜。聲中兼義也。案王說是也。云龍贗將。皆雜名也者。段玉裁謂龍當作彪。是也。將亦當作埒。賈疏云。雜名者。謂玉之雜名。此亦含雜色。知者。鄭異義駁云。玉雜則色雜。則知玉全色亦全也。案賈說非也。玉雜者。雖同色而質必微異。故駁異義謂雜色雜。至玉全則不必色全。故鄭不從先鄭之說。不可以彼證此。云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者。賈疏云。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案賈引盈不足術者。九章算術第七篇也。孫子算經云。玉方寸。重一十二兩。石方寸。重三兩。與九章不同。未知孰是。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者。賈疏云。按禮緯云。天子純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此注出於彼。但此經公與侯異。彼文公侯同。又彼伯子男同七寸。皆與此經不同者。彼據殷法。若然。公侯同四玉一石。而龍贗異者。蓋玉色有別也。戴震云。說文玉部曰。贗。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公用駟。四玉一石。侯用贗。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此蓋泛記用玉爲飾之等。石。謂石之次玉者。如詩之充耳琇瑩。貽我佩玖。琇瑩玖皆美石。案戴說是也。金鶚說同。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禮王度記曰。天子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又云。公珪九寸。四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爲四器石特爲也。以尙書合言王玉也。案禮緯文即本王度記。據此諸文。則此章卽指瑞玉而言。其云公九寸。伯七寸。與此命圭尺度同。而云侯上同公。子男上同伯。並與此異者。傳禮者各據其所聞。不必合一。賈以爲殷禮。則無據。說文以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伯玉石半相埒。與注及禮緯又異。其說較允。許鄭說並不以此三玉爲瑞玉。蓋命圭爲邦國重鎮。不宜羸雜玉石。其爲泛記玉飾。殆無疑義。此經不詳子男用玉之名。依鄭說。或當與伯同。段玉裁云。依許差之。子男同位。一玉二石。繼子男執皮帛。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贊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疏)帛者。賈疏云。此公之孤。上不言子男。而此云繼子男者。以上文不見子男也。以子男與伯同用三玉二石。故空其文。見子男與伯等。以是得言以皮帛繼子男也。以大行人注言之。此亦是孤尊。更以其贊見也。案賈說非也。以大宗伯典命兩經證

之。疑此文當次前三等命圭之後。因上闕子男執璧之文。而誤移於此。經傳記五等瑞玉。因及孤之擊耳。注云謂公之孤也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不言侯伯有孤。又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與此文相應。故知是公之孤也。鄭鏗云。有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大宗伯曰。孤執皮帛者。天子之孤也。二者皆執皮帛。特所以飾之皮異耳。天子之孤。不當繼子男之後。故康成以爲此公之孤也。然典命又有諸侯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文。則公之孤。與諸侯適子之未誓者。皆執皮帛。而列子男之後歟。云見禮次子男。費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裘帛以虎皮者。大宗伯注義同。彼注贊並作擊是也。贊卽擊之俗。詳彼疏。云此說玉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用贊者。以皮帛非玉人之事。明此經因說玉而類及皮帛之贊也。天子圭中必。必讀如鹿車纏之纏。謂以組。〔疏〕天子圭中必者。賈疏云。所執圭璋。皆有纁藉及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墜。卽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注云必。讀如鹿車纏之纏者。廣雅釋器云。繼車謂之歷鹿。道軌謂之鹿車。方言云。繼車。趙魏之閒謂之纏鹿車。東齊海岱之閒謂之道軌。又云。車下紘。陳宋淮楚之閒謂之畢。大者謂之棗。郭注云。鹿車也。戴靈云。此言繼車之索。故郭云歷車也。玉篇云。紘。索也。古作鈇。據此。紘乃本字。鈇卽其假借字。圭中必爲組。鹿車纏爲索。其約束相類。故鄭讀如之。纏畢古通用。段玉裁云。廣雅鹿車本方言。鹿車與歷鹿義同。皆於其圍繞命名也。說文曰。纏。止也。古畢必通用。案戴段說是也。說文纏訓止。蓋凡以絲麻爲組索。皆所以止縛爲繫。固故通謂之纏鹿車。卽收絲之器。說文糸部云。繼。箸絲於拳車也是也。纏。卽束鹿車之索。索亦名紘。段借作鈇。方言所謂車下鈇。車非乘載之車。鈇亦非五金之鐵也。御覽車部引風俗通。鹿車擊小。裁容鹿也。與此鹿車亦異。云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者。聘禮記云。圭皆玄纁。繫絢組。鄭注云。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說文糸部云。組。綬屬。圭重器。恐失墜破損。故以組約而執之。此組繫。聘禮亦謂之纏。與典瑞大行人畫章之纏異。詳典瑞疏。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疏〕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者。賈言。則此四圭。圭別尺有二寸。戴震云。一邱而四圭。邱爲璧。在中央。圭各長尺二寸。在四面。治讓案。周易集解引荀九家易注云。天子以尺二寸元圭事天。卽謂此也。璧度。經注無文。賈典瑞疏以爲徑六寸是也。爾雅釋器云。璧大六寸謂之宣。此四圭邸璧。及下祀日月星辰之圭璧。蓋皆如宣璧之度。古文苑秦詛楚文。祠巫咸亞駘久湫。亦用宣璧。漢書郊祀志謂之瑄玉。蓋古祭玉多用六寸之璧矣。注云郊天。所以禮其神也者。典瑞注云。祀天。夏正郊天

也。外祀用玉禮神。詳大宗伯疏。引典瑞職者。賈疏云。證祀天為夏正郊所感帝。兼國有故旅祭五帝之事。亦以此圭禮神也。案此不云有邸及旅上帝者。文略。但彼祀天當為闕丘祭昊天。旅上帝為旅祭受命帝。鄭賈說並失之。詳彼疏。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王所摺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杼上。〔疏〕大圭長三尺。明無所屈也。杼。綱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疏〕者。此圭較

鎮圭為尤長。故稱大圭。禮器云。大圭不琢。注謂即此大圭。又云琢當為篆。不篆者。蓋謂純素無文。與鎮圭有瑑異也。詩商頌長發云。受大球小珠。鄭箋云。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案大圭以球玉為之。

故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晏子春秋傳上篇。齊景公帶球玉。亦謂笏也。白虎通義文質篇引禮云。珽造尺八寸。案禮無尺八寸之圭。或即笏珽之屬與。云杼上終葵首者。杼。說文玉部引作杼。誤。荀子大略篇楊注云。謂刻上至其首

而方也。云天子服之者。服。緝服劍之服。謂帶之於身。典瑞謂之摺。彼注云。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是也。注云王所摺大圭也者。據典瑞文。云或謂之珽者。玉藻云。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鄭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為珽。

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說文玉部云。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左傳桓二年孔疏引徐廣車服儀制云。珽。一名大圭。說並與鄭同。戴震云。大圭。笏也。天子玉笏。其首六寸。謂之珽。案戴說是也。大戴禮記虞戴

德篇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荀子大略篇同。隋書禮儀志引五經異義。御覽服章部引五經要義。並以珽為天子笏。左傳桓二年杜注云。珽。玉笏也。廣雅釋詁。周書王會孔注。穆天子傳郭注。亦並以笏珽相詁。是珽與笏

異名同物。典瑞。天子晉大圭以朝日。而管子輕重已言天子祭日摺玉笏。是大圭與珽同為玉笏之摺證。至玉藻所云笏度二尺有六寸者。左傳桓二年疏。謂是諸侯以下之度分。其說甚確。蓋摺珽與帶劍同。大圭三尺。與上士之劍度適相

當。諸侯以下之笏二尺六寸。與中士之劍度亦相近。其等例同也。云終葵。椎也者。惠士奇云。說文木部。椎。擊也。齊謂之終葵。終葵為椎。猶邾婁為邾。皆齊魯閒俗語。詒讓案廣雅釋器云。棖。棖。椎也。御覽器物部引何承天纂文云。

棖。方椎。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輦終葵。棖。棖。即終葵。依玉藻注云。方如椎頭。何說是也。云為椎也其杼上。明無所屈也者。玉藻注云。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玉藻又云。諸侯茶前詘後直。

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云。詘。謂圍殺其首。不為椎頭。大夫又殺其下而圍。賈疏云。玉藻鄭注言挺然無所屈。此注亦云明無所屈。皆對諸侯為茶。大夫前屈後屈。故云無所屈也。又典瑞疏云。終葵者。謂大圭

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為椎頭。惠士奇云。杼上者。綱其上。此椎頭六寸。指不綱者而言。云杼。綱也者。釋文云。綱。殺字之異者。木或作殺。阮元云。經作綱。注當用殺字。下文注中取殺。殺。文皆不作綱也。今此諸本皆作

綱。蓋淺人援釋文木改之。案阮說是也。綱卽縷字。詳矢人疏。輸入行澤者欲杼注云。杼謂削薄其踐地者。此杼義與彼同。謂圭接首處削而殺之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注云。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戴震云。凡笏廣三寸。殺半寸。自中已上漸殺。笏上廣二寸半也。詒讓案。鄭以此經之杼。卽玉藻所謂殺。故互相訓。杼之近首者廣二寸半。首與後同廣三寸。依鄭說。所杼寸在笏上首下。終葵首在杼上。杼殺而首方。固不杼也。方言引燕記云。豐人杼首。與此及輪人之杼義並別。引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白炤者。玉藻注同。證大圭首六寸。名珽。自殺以下二尺四寸也。賈疏云。謂於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使以上爲椎頭。言六寸。據上不殺者而言。引之者。證大圭者爲終葵六寸以下杼之也。嘉士奇云。離騷王注。相玉書。珽。大六寸。其權自照。玉篇玉部亦云。理。美玉。埋六寸。光自輝。而康成引相玉書理作珽。說文有珽無理。蓋理卽珽古今文。詒讓案。玉藻釋文云。珽木又作理。與楚辭注所引同。玉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尺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疏〕也。並詳大司徒典瑞馮相氏土方氏疏。注云。致日。度景至不者。典瑞注義同。云夏日至之度其地而制其域。〔疏〕也。並詳大司徒典瑞馮相氏土方氏疏。注云。致日。度景至不者。典瑞注義同。云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尺有三尺者。馮相氏土方氏注義同。此明土圭之長。與夏至地中之景相應。其冬至之景。則八土圭之長又三分長之二也。云土。猶度也者。據段借義也。土度聲近義通。詩豳風鴟鴞。徹彼桑土。釋文引韓詩作杜。書費誓。杜乃獲。雍氏注引杜作斂。是土度聲類相通。故土亦有度訓。大司徒典瑞土方氏注並訓土爲度。云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者。據大司徒文。詳彼疏。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裸之言灌也。或作深。或作果。裸。謂始獻。〔疏〕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詒讓案。尺有二寸者。圭之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長尺有二寸。有瓚者。詩大雅旱麓孔疏云。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度。不兼瓚言之。裸圭與鑽圭同度。故亦謂之大圭。明堂位云。灌用玉瓚。大圭是也。又說文玉部云。瑒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瑒圭尺度形制。與裸圭同。蓋卽國語魯語之瑒圭。瑒。經典或通作瑒。故瑒圭字亦作瑒也。裸圭亦當有瓚。詳典瑞疏。云以祀廟者。賈疏云。鄭注小宰云。惟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故此唯云以祀廟。典瑞兼云以裸賓客。此不言者。文略也。注云裸之言灌也者。小宰大宗伯注並同。詳小宰疏。云或作深者。說文水部云。深。水也。從水果聲。與裸聲類同。云或作果者。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果。小宰伯云。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注並讀爲裸。與此或作同。云裸。謂始獻酌奠也者。王禮廟享有九獻。二裸爲始也。詳大宗伯司尊彝疏。

賈疏云。小宰注云。裸亦謂祭之昨之奠之。以其尸不飲。故云奠之。云贖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者。賈疏云。鄭法典瑞引漢禮。贖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案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言前注者。以尸執之向外。祭乃注之。故云有流前注也。詒讓案。鄭言此者。明圭為柄與贖不同物。贖即勺也。白虎通義考黜篇說圭贖云。玉飾其本亦謂柄也。書文侯之命敘。僞孔傳。及郊特牲孔疏引玉肅說並同。又詩大雅旱麓。瑟彼玉瑱。黃流在中。陸本毛傳云。玉瑱。圭贖也。黃金所以流鬯也。此流前注。即謂贖口流鬯。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琬猶圍也。者也。互詳典瑞疏。戴震云。以圭為柄曰圭瑱。以璋為柄曰璋瑱。其勺並同。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縹。藉也。〔疏〕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者。賈疏云。典瑞云。琬圭以治德。以結好。此不言結。琬宛聲類亦同。九章算術方田篇有宛田。亦上圍隆起。與琬圭形相似。典瑞先鄭注云。琬圭無鋒芒。無鋒芒。則圍也。此言有縹。亦是互見為義。注云。琬。猶圍也者。琬圭揣圓。宛曲下覆。故云猶圍也。說文六部云。宛。屈草自覆也。互詳典瑞疏。云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者。典瑞注同。惠士奇謂天子使使賜諸侯命。當執琬圭。於義近是。詳前疏。云縹。藉也者。聘禮注云。縹所以藉藉玉。又云。縹所以藉圭也。詳典瑞大行人疏。縹采就經無文。以此圭長九寸。與公侯伯命圭同。則縹疑亦當三采三就。與彼同也。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凡圭琬上寸半。琬圭琬半以上。又之。軌以為瑞節也。除慝。〔疏〕琬圭九寸者。此度與琬圭同。書順命。弘璧琬琕。賈天府疏引鄭書注謂彼琬琕皆度。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疏〕尺二寸。蓋其度尤長。非常用之玉也。注云。凡圭琬上寸半者。琬與琕同。此據聘禮記及雜記文。云琬圭琬半以上。又半為琕飾者。公羊定八年傳。璋判白。何注云。判。半也。賈疏云。以其言判。判。半也。又云。規明半以上琬至首。規半以下為琕飾可知。案鄭賈並釋判為半。而規字無釋。似即以為琕飾也。說文玉部云。琕。璧上起美色也。此與琕飾義近。但以圭為璧。段玉裁以為字誤。然疑賈馬諸家或有破圭為璧。以傳合判。規之文者。若然。則是琕瑛之類。與圭不同。與鄭刻射之義尤不相冢也。戴震云。凡圭。直刻之。倨句斨折。上端中矩。琬圭。左右刻。均而下。如規之判。黃以周云。判圭之義。戴說為合。但戴氏以凡圭例之。僅刻寸半。鄭則謂刻半以上。此其異也。蓋琕之言刻其首。判然上起其中以上。如規之判也。案戴黃說並與鄭異。鄭意此圭加刻半以上。則所刻者四寸五分。銳角尤纖長。較常法刻寸半增二倍。故獨得琕名。但鄭以為直刻。則與規義不相應。戴以為圓刻。故曰判規。是判規者。若割圓為四象限形。圭左右刻各一象限。合兩圭而成規也。其義於經較切。黃兼取鄭戴義。謂刻

半以上如規形。但圭廣三寸。左右各寸半。於寸半之內。圓刻之至四寸半之長。則其圓界甚大。左右并之。適成橢圓。雖合兩圭。亦斷不能成規。與半規之義無會。則鄭戴兩義。固不能強合也。衆說紛互。未審孰得。姑並存之。云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者。典瑞先鄭注云。瑑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惡。是除惡易行。爲使者征不義。所執以爲信也。但後鄭彼注。據大行人職。以除惡爲殷規時使大夫執以命事。此義亦常同。可以互推。故不具也。云除惡。誅惡逆也者。小行人云。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爲一書。注云。惡。惡也。此除惡。亦謂諸侯有悖逆作惡者。乃誅之也。云易行。去煩苛也者。賈疏云。此非惡逆之事。直政教煩多而苛虐。是諸侯行惡。故王使人執之。以爲瑞節。易去惡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鄭司農云。羨。徑也。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疏〕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者。陳詳道云。璧圓九寸。好三寸。延其羨爲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矣。說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尺咫尋常。皆以人之體爲法。又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以十寸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度必爲璧以起之。則圍三徑一之制。又寓乎其中矣。程瑤田云。典瑞曰。以起度。玉人曰。以爲度。蓋造此以度物。猶周髀算經所用之折矩也。案陳程說是也。璧羨度尺者。據其羨言之。其廣則中咫。經不著廣度者。文不具也。古人度數有以十起者。尺丈引是也。有以八起者。咫仞尋常是也。以十起者。視璧羨之度尺。以八起者。視璧羨之廣咫。起度之說。蓋如是。注。鄭司農云。羨。徑也者。明經云。度尺。爲璧之直徑。橫廣則不滿尺也。黃以周云。典瑞先鄭注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亦謂橢圓形。案黃說是也。典瑞賈疏亦謂先後鄭同爲不圍。但璧羨袤尺。廣八寸。先鄭釋爲徑。於義未明。故後鄭補釋之。云好。璧孔也者。好。對肉爲文。詩簪履注水孔疏引孫奕爾雅注云。肉。身也。好。孔也。引爾雅者。釋器文。左傳昭十六年孔疏引李巡注云。肉倍好。邊肉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也。郭注義同。賈疏云。引爾雅。欲見此璧好三寸。好卽孔也。兩畔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程瑤田云。據經與注。謂若璧孔一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其徑五寸也。賈氏誤釋。案程述李郭義是也。依其說。則璧正法。好三寸。兩畔肉當各六寸。則廣袤皆尺五寸也。此璧羨好廣袤皆三寸。而肉則袤各三寸五分。廣各二寸五分。故合之袤尺而廣八寸。肉雖不倍好。而袤則肉較好已略贏。故仍得假璧稱也。云玄謂羨猶延者。二字聲近義通。文選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薛注云。羨。延也。家人注羨道。左傳隱元年杜注亦作延道。皆其證。典瑞先鄭注訓羨爲長。爾雅釋詁云。延。長也。是羨延義同。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者。賈疏云。造此璧之時。應

圍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表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故云其表一尺而廣狹焉。狹焉。謂八寸也。歐陽謙之云。好三寸。左右之肉。減六寸為五寸。上下之肉。增六寸為七寸。詒讓案。注意謂損廣以益其表。損益係於肉。則好自為正圓之三寸。無所損益。所損益者。唯肉之廣袤耳。又案周尺度數。衆說差異。沈彤據今所傳周尺。謂一尺當今尺七寸四分。江永以同身寸推之。謂人張兩手。古為一尋。今為五尺。則古一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金鵬據漢書

律曆志黃鍾筭黍法。謂古一尺當今尺八寸一分。黃以周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其神也。圭。其邸。疏。圭璧說同。古尺亡失。無可質定。姑備列之。俟學者攷焉。璧。禮其神也。云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者。典瑞注同。璧琮九寸。造之可知。注云禮其神也者。與祀天以圭璧禮神同也。云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者。典瑞注同。璧琮九寸。

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疏。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者。此即小行人所云璧以帛。琮以錦。亦即下以璧。享夫人以琮。疏。享夫人以琮。文瑤璧琮也。觀禮亦云。四享皆束帛加璧。若然。享后則束錦加琮矣。九寸者。為上公自朝。以享天子及后之法。小行人注所謂大各如其瑞是也。下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聘天子。及諸侯所用。故尺度不同。不言琮。又不言享后者。皆文略。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琮后夫人之財也。賈疏云。按小行人。二

王後享天子及后用圭璋。則此璧琮九寸。據上公。注云享。獻也者。牛人注同。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先鄭注云。三享。三獻也。聘禮注云。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引聘禮者。賈疏云。欲見經云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此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案彼文云。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但彼據侯伯之臣聘他國。以享君及夫人者。與此上公親朝時所用享王及后者不同。鄭因享王及后禮。

經無文。故假彼文為證耳。案賈後疏。亦謂五等諸侯朝王。享同用璧琮。殺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於束帛。若然。自伯以上。享玉降於朝。子男朝與享同玉不降。但以琮為異也。殺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於束帛。七寸。天子以聘女者。典瑞云。殺圭以和難。以聘女。此不言和難者。文略。殺圭形制。詳典瑞注。注云納徵加於束帛者。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彼注云。束帛十端也。執束帛以致命。此云天子以聘女。蓋使者亦執束帛。加殺圭以致命。即媒氏所謂入幣。晉書禮志云。大康八年。有司奏婚禮。古者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殺圭。諸侯加大璋。案士昏禮。有皮馬。有馬者。蓋天子諸侯也。案據晉志說。則天子入幣。又有皮馬為庭實也。賈疏云。自士以上。皆用玄纁皮帛。但天子加以殺圭。諸侯加以大璋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

寸。天子以聘女者。典瑞云。殺圭以和難。以聘女。此不言和難者。文略。殺圭形制。詳典瑞注。注云納徵加於束帛者。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彼注云。束帛十端也。執束帛以致命。此云天子以聘女。蓋使者亦執束帛。加殺圭以致命。即媒氏所謂入幣。晉書禮志云。大康八年。有司奏婚禮。古者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殺圭。諸侯加大璋。案士昏禮。有皮馬。有馬者。蓋天子諸侯也。案據晉志說。則天子入幣。又有皮馬為庭實也。賈疏云。自士以上。皆用玄纁皮帛。但天子加以殺圭。諸侯加以大璋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

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瑛出者也。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疏〕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者。記瓚瓚形制。及所用之事。凡祭祀賓客之祿。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將。〔疏〕后佐王亞祿。並用璋瓚。大宗伯攝祿亦然。此不言。文略也。詳內宰大宗伯大行人疏。又案公羊定八年。盜竄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何注云。五玉盡亡之。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春秋繁露郊祭篇。亦以械機爲文王郊辭。與毛鄭異。據其所說璋。別爲郊天之玉。則非此璋瓚。璋瓚用以禘祭。惟宗廟山川用之。天地大神至尊。不祿。不得有璋瓚也。云射四寸。厚寸者。凡圭皆刻上寸半。厚半寸。此三璋刻四寸。則多於圭二寸半。而厚又倍之也。邊璋長度。殺於大璋中璋二寸。而射及厚度則同。云黃金勺。青金外者。勺卽三祭之瓚也。以金爲之。王制金璋。孔疏謂卽此金飾璋是也。爾雅釋器云。黃金謂之盞。其美者謂之鏐。說文金部云。鉛。青金也。案以黃金爲勺。則不宜以鉛飾其外。竊疑古通以銅爲金。書禹貢。揚州貢金三品。孔疏引鄭注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則此黃金青金。疑卽謂銅二品。爲圭瓚璋瓚之勺。書顧命謂之同。三國志虞翻傳裴注引今文書作銅。卽其證也。詳典瑞疏。云朱中者。謂於黃金勺之中。又以朱漆塗之爲飾也。云有纁者。亦謂纁藉也。其采就經緘文。考大中璋九寸。與公侯伯命圭同。疑纁亦當三采三就。邊璋七寸。與子男命璧同。疑纁亦當二采再就也。注云射。瑛出者也者。典瑞璋卽射注云。射。刻也。瑛與刻同。謂三璋上半。所刻既多。角尤鑣銳。若芒刺上出。以達於耑也。方言云。忽達。芒也。郭注云。謂草杪芒射出。卽此射出之義。賈疏云。向上謂之出。謂瑛半已上。其半已下爲文飾也。案大璋中璋。所刻不及半邊。璋則又過半。賈概謂刻半以上。永析。云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者。勺約聲類同。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云謂酒尊中勺也者。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擘。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案灌尊卽司尊彝之六彝。凡酒皆盛於尊。以勺挹之。而注於爵。杜意謂此勺卽彼灌尊中所斟之蒲勺也。典瑞先鄭注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祿祭。謂之瓚。先鄭似亦以瓚爲挹鬯之勺。而兼用爲祿祭之爵。實則瓚雖爲勺制。而祿祭則以當爵。其挹之仍用蒲勺。不用瓚。故後鄭王制注直釋爲鬯爵。明不得如杜及先鄭說。至蒲勺。卽梓人所爲之勺。以木爲之。不以黃金。又止容一升。此勺不言所容。以漢禮瓚鬯徑八寸受五升推之。此勺徑四寸。所受當不止一升。是二勺形度並異。尤不可合爲一。故後鄭不

從也。吳廷華云。此勺有鼻有流。則卽裸盤。但四寸與八寸及尺爲異耳。杜以酒尊中之勺訓之。誤。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者。鼻。謂勺前銳出之口也。鄭注明堂位龍勺云。龍。龍頭也。然彼是尊中勺。此勺卽是鬯。其爲龍頭。於經無文。先鄭蓋依漢制說之。聶氏三禮圖引阮氏梁正等圖云。三璋之勺鼻。爲獐犬之首。其柄則畫以雞尾。皆不盈寸。與注違異。聶氏亦斥其謬也。云衡。謂勺柄龍頭也者。吳廷華云。勺柄卽璋。先鄭以衡爲勺柄。後鄭不從。云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者。前裸圭注云。有流前注。卽此。以其口旁出。則謂之鼻。以其吐水。則謂之流。猶既夕及士虞禮謂匱口吐水爲流也。龍口。亦卽謂流爲龍頭。其口以吐酒鬯。此說與先鄭略同。但先鄭不云勺流。故後鄭增成其義。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者。衡橫聲近假借字。檀弓。今也衡縫。注云。今禮制衡讀爲橫。是其證也。云衡。謂勺徑也者。此破先鄭說也。勺中橫徑四寸。圓周蓋尺二寸也。其勺鼻當如三禮舊圖說。廣不盈寸。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如前裸圭之瓚也。左傳昭十七年杜注云。瓚。勺也。賈疏云。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只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制相似耳。案賈引漢禮。見典瑞注。詩大雅旱麓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白虎通義考黜籍說圭瓚云。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是圭瓚璋瓚。並爲金勺。惟柄異也。云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者。賈疏云。以其圭瓚灌宗廟。明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云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者。明兼以文飾之加殺。爲大小尊卑之差。知巡守有祭山川者。詩周頌般敘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倍三十一年公羊傳云。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又王制孔疏引尙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此三璋長度。與五等命圭璧降殺正相應。若然。大山川。卽大宗伯之四望。謂五嶽四瀆及海視三公者也。中山川。卽視伯者也。小山川。卽視子男。所謂潤于百里者也。云其祈沈以馬者。釋文云。小爾雅云。祭山川曰祈沈。案爾雅祭山川曰廢縣。祭川曰浮沈。今讀宜依爾雅音。案。祈卽廢之借字。今小爾雅無祭山川曰祈沈之文。蓋有佚脫。祈沈之義。詳大宗伯及犬人疏。賈疏云。取校人飾黃駒。故知以馬也。云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宗祝有二。有謂大小宗伯大小祝諸官者。禮運云。宗祝在廟。注云。宗。宗人也。國語周語云。宗祝執祀。韋注云。宗。宗伯。祝。大祝是也。亦曰。祝宗。左襄九年傳云。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卽謂祝與宗人也。有專謂大祝者。周書克殷篇云。乃命宗祝。崇寶饗。禱之于軍。古文苑詁楚文云。宗祝都翫是也。此經宗祝。則似專屬大祝。故下注卽引大祝職以證義也。江水云。先行

爲內鎮者。賈疏云。對天子執鎮圭爲內。詒讓案。此鎮琮。卽王后所守之瑞玉。若然。諸侯夫人。受命於后。亦當有命玉。公夫人。疑當中琮九寸。侯伯夫人。疑當中琮七寸。子男夫人。疑當小琮五寸。度各視其夫之圭璧。而用琮與。

注云。如王之鎮圭也者。謂其名及尺度同。依典瑞。王鎮圭有纁藉。五采五就。此後鎮琮亦當同。大宗伯注說鎮圭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此後爲內鎮。亦取安四方之義。陳祥道謂亦刻鎮山以爲飾。未知是否。云射。其外鉏牙者。亦謂刻外出爲鉏牙。別於它琮。八方平列也。白虎通義文質篇。鉏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司農云。以爲

云。圓中牙身方外曰琮。賈疏云。據八角鋒。故云鉏牙也。鉏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者。鼻。謂紐也。所以穿組而懸之。弁師注云。紐。小鼻也。廣雅釋器云。鉏謂之鼻。先鄭意蓋謂鉏

〔疏〕。鉏琮七寸者。鼻。亦當讀爲組。天子鉏琮。制與后同。而度較大。所以別等差也。注。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者。鼻。謂紐也。所以穿組而懸之。弁師注云。紐。小鼻也。廣雅釋器云。鉏謂之鼻。先鄭意蓋謂鉏

拜。曰。厭紐。彼璧好通謂之紐。與鉏鼻異。賈疏云。上后權不言鼻者。舉以見后亦有鼻可知。兩圭五寸有邸。以

祀地。以旅四望。邸。謂之抵。有〔疏〕。兩圭五寸有邸者。聶崇義云。兩圭五寸。亦宜於六寸璧兩邊各琢出一圭。俱長

二寸半。非。戴震云。兩圭蓋琮爲之邸。故文在此。大宗伯職注曰。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案

兩圭之邸。舊說用璧。戴本陳祥道。趙溥說。以爲用琮。是也。五寸者。亦謂邸兩面各琢五寸圭。繫於一邸。其邸之

方。亦徑六寸。與四圭之邸。璧度同。云以祀地者。兼方丘。北郊兩祭言之。賈疏依大宗伯典瑞注。謂專指北郊神州之祭。

疏。注云。邸謂之抵者。釋文云。抵。劉作紐。阮元云。邸謂之抵。爾雅釋器文。劉本作極字。形之說。云有邸。僣其

本也者。爾雅釋言云。抵。本也。典瑞先鄭注引爾雅。抵作邸。又後鄭彼注云。僣與舛同。言兩圭足反舛

相對。而同。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於所朝聘君。〔疏〕。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者。戴震云。前已云瑑圭璋八

人之禮。案戴說是也。說苑脩文篇云。親迎之禮。諸侯以履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

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取二兩。履以履女。劉氏此說。於禮無文。其所加之琮。或亦卽瑑琮與。注云。獻於所

寸。經言諸侯。正是朝。注兼云聘者。其臣聘。瑤圭璋璧琮亦皆降一等。與君寸數同。故兼言聘也。此經直言瑤琮。不言瑤璧以享君。文略可知也。詒讓案。鄭知聘享與朝同者。據聘禮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也。案十

有二寸棗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王后也。記

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稟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蓋方。玄被纒裏。有蓋。其實

覆烝。稟。兼〔疏〕案十有二寸者。此附記飾玉之器也。說文木部云。案。几屬。急就篇顏注云。無足曰槃。有足曰執之以進。〔疏〕案。所以陳舉食也。案此承食物之案。與掌次鬯案重案爲牀異。十有二寸。蓋案之高度。曾子問

孔疏引阮講禮圖。謂几高尺二寸。此案亦几屬也。其櫛方廣長之度無文。依後鄭義。每案各陳棗栗二器。此必非尺二寸之長所能容。則鄭亦不以此爲案之長度可知矣。賈疏云。案十有二寸者。謂玉案十有二枚。亦非是。戴震云。

案者。檟禁之屬。儀禮注曰。檟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蓋如今承槃。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檟又名斯禁。斯。盡也。切地無足。此以案承棗栗。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惠士奇云。案

有大小。漢舊儀。旋案丈二。以陳肉食。大案也。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小案也。案者。今之槃。古之禁。云棗栗十有二列者。賈疏云。案案皆有棗栗。爲列十有二者。還據案十二爲數。不謂一案之上十有二也。注

云純。猶皆也者。此引申之義。緇衣注同。後鄭意棗栗合廢一案。數皆以或九或五爲列也。戴震云。列。謂兩以列也。純。耦也。鄉射禮。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惠士奇云。純。猶兩也。與淳通。左襄十一年傳。淳十五乘。或曰列。或

曰純。純謂兩行並列。案惠戴皆訓純爲耦。蓋依賈馬義。較鄭說爲長。鄭司農云。案。玉案也者。猶大宰司几筵之玉几也。惠士奇云。燕文類聚服飾部引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王賜臣玉案之食。云夫人。天子夫人者。謂

卽魯義之三夫人也。戴震云。槃。入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此爲三夫人勞諸侯。未爲不可。詒讓案。先鄭說是也。璧。舉天子以咳后。以見禮之下達。此文舉夫人以兼后。以見禮之上達。皆以互見爲例。賈疏駁先鄭。謂勞諸侯以王

后爲主。豈不見后。先見三夫人乎。非也。上瑤琮以享諸侯。夫人知此不謂諸侯夫人者。聘禮。諸侯夫人勞賓。不用玉案也。云玄謂案。玉飾案也者。謂粹人爲之案。而玉人以玉飾之。此增成先鄭義也。先鄭但云玉案。不云玉飾。嫌

於以全玉爲案。故後鄭補釋之。賈疏云。以其在玉人。故知以玉飾案也。云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者。此謂夫人卽王后。以破先鄭天子夫人之說。賈疏云。春秋之世。吳楚及越僭稱王。

而吳楚夫人不稱后。是夫人之號不別也。周王與吳楚同號王。故周王后亦下同吳楚之夫人也。案此當以先鄭說爲正。後鄭及賈說非也。王氏詳說云。鄭以爲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又何以有宗后爲權。與夫宗后守之之文乎。云玉案十二以爲列者。鄭意案之成列者有十二列也。賈疏云。微破賈馬以此十二列比聘禮醴醢夾碑百饗。十以爲列。詒譏案。聘禮。醴醢百饗夾碑。十以爲列。醴在東。彼文謂醴五十饗。爲五列。在東。醴五十饗。爲五列。在西。賈馬據彼爲訓。蓋謂此玉案棗與栗各以一案盛一器陳之。棗栗各十有二列。則二十有四案也。若後鄭之義。則每案之上。各有棗一籃。栗一籃。十有二列。止十有二案。以經文審之。當以賈馬爲長。嘉士奇亦由賈馬義云。二王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有十二。諸侯十有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則五案。惠說是也。經於諸侯大夫。言純九純五。於十有二列不言純者。蓋互文以見義。云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者。此由平諸侯九列推而上之。則十二列當屬二王後。此勞蓋皆謂郊勞也。依聘禮。夫人待聘臣。使下大夫近郊勞。此夫人待上公諸侯。或當有遠郊勞等。與大行人上三公三勞侯伯再勞之禮略相擬與。云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者。以聘禮推之。籩人弓人。皆經用古字作栗。注用今字作栗。惟此職及矢人經注皆作栗。疑後人所改。下同。引聘禮者。明棗栗所實之器卽竹籃之類也。蒸。禮經作蒸。字通。彼注云竹籃。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籃而方。兼。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賈疏云。聘禮。五介入境。張旃。是侯伯之卿大夫聘者也。而主國夫人。使下大夫勞賓。以二竹籃方者。籃法圓。今此竹籃方爲之者。此或棗栗與黍稷蓋異也。玄被者。以玄纁爲裘。彼聘禮。諸侯大夫。使下大夫勞。無案。直有棗栗。此後勞。有棗栗。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邸射。刻而出也。致稍餼。造又亦有案。引之者。證此棗栗亦盛於竹籃者也。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賓客納稟食也。鄭司農云。素功。無瑤飾也。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疏。璋邸射者。璋以琮爲邸。又於琮刻之爲八角也。其尺度無文。疑當璋五寸。邸琮六寸。致稍餼爲二事。此不云贈者。文不具也。注云邸射。刻而出也者。典瑞先鄭正義同。賈疏云。向上謂之出。半圭曰璋。璋首邪卻之。今於邪卻之處。從下向上。總邪卻之名爲刻而出。案賈說非也。刻而出者。專據琮邸言之。出。卽謂邸八出也。賈謂於璋首爲之。誤。詳典瑞疏。云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者。造賓客。據典瑞文。稍。卽彘人云共賓客之稍禮。注謂王不親饗食。而致以酬幣帛幣。又聘禮記。既致養。旬而稍。注云。稍。稟食也。是二者皆得稱稍也。餼。卽司儀掌客之致饗餼。二者皆造賓客所舍之館納之。其使者則執玉帛以致命也。凡天子待朝聘賓客及五等侯國。君相爲賓。臣相爲國客。蓋皆通有此禮。但聘禮致饗餼。止以束帛致之。不用玉。致稍禮尤殺。其無玉可知。此

璋邸所用。疑為天子待朝賓之禮。聘客禮降於朝君二等。其致稍儼用玉與否。經注無文。未能詳也。互詳典瑞疏。稱為稟食。詳掌客疏。鄭司農云。素功。無瑤飾也者。禮器云。大圭不瑤。此以素為貴也。是素即不瑤之謂。素功與畫績之事同。彼布帛則為白采。此玉則為無瑤飾。璋邸之琮。但為刻射。無瑤飾。對上文瑤琮等有瑤飾也。云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為儼者。段玉裁云。說文米部曰。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氣聲。引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令。又曰。或從既作榮。又曰。或從食作飢。然則氣正字。儼或字。不當云氣當為儼也。蓋漢時已用氣為氣假字。氣為雲氣字。而儼為饗儼字。略如今人。子春以今字釋古。往往讀古字為今字。於此可得其例。聘禮注古文儼為既。中庸。既稟稱事。此皆繫文之闕與。

柳人闕。〔疏〕柳人者。釋文云。柳。木或作柳。案總敘先鄭注云。柳。讀如巾柳之柳。說文木部云。柳。梳比之總名也。柳柳字同。玉藻有檀柳象柳。喪服傳有柳筭。注云。以柳之木為筭是也。凡刮摩之工。蓋玉石

骨角木通有之。玉人治玉。雕人治骨角。磬氏治石。此柳人疑即治木之工。明堂位。有刮楹。注云。刮。刮摩也。木工刮摩。以梳比為尤精緻。故工亦即以名為矣。

雕人闕。〔疏〕雕人者。釋文云。雕本亦作彫。案說文多部云。彫。琢文也。彫琢字當以彫為正。司几筵彫几。巾車彫面。司約注影器。字並作彫。作雕者。段借字也。詳總敘疏。又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其正字則

當作瑯。詳梓人疏。雕琢之事。蓋亦玉石骨角木所通有。故梓人說祭器云。小蟲之屬。以為雕琢。但此刮摩五工。已有玉人柳人磬氏等。則此雕人當為治骨角之工。意林引尸子云。雕人戴骨。則知牛長少是也。毛詩大雅棫樸傳。又曰。金曰彫。則非此義。江永云。姓有漆雕氏。記言丹漆雕之美。司几筵有彫几。凡漆几。蓋凡漆器。彫人作之。案江說亦足備一義。凡漆草木有彫刻為文。輸人說鞞漆云。既摩革。色青白。謂之鞞之善。是漆器亦有刮摩之事矣。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闕其弦。〔疏〕磬氏為磬者。名工也。說文石部云。磬。樂石也。從石。聲。象縣處之形。受擊之也。古者母句氏作磬。云倨句一矩有半者。謂磬有大小。其股鼓之折。皆為鈍角。侈身之度。一矩又益以半。矩乃合也。蓋一矩為正。方之角。侈之。而以半矩益一矩。則

成鈍角矣。今磬皆橫懸。股鼓正平。古磬則皆直懸。股衰側而鼓直下。程瑤田云。磬縣之。其鼓之直中繩。曲禮。立則磬折垂佩。謂立而曲身。如磬之折也。左氏內外傳。室如縣磬。古人五架屋。從第四架下。為戶牖以隔之。外為堂。

內爲室。室上之字。北出斜下。以交於北墉。墉直如磬鼓。字如磬股也。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鄭注。縣縊殺之曰磬。謂如磬之縣也。案程說足明古制。爾雅釋樂。大磬謂之鼗。郭注謂形似鞞。鞞則粗金岐出者。郭蓋據後世橫縣之磬言之。是晉時已不知有直縣之制矣。互詳玉人疏。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而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者。江永云。倨。猶直也。句。猶曲也。磬須作折旋形。然不可正方如矩。而失於太句。又不可使兩股間過開。而失於大倨。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句股間之弦。比正方之弦稍長。得一矩有半。以爲作磬之法。則得倨句之宜也。凡正方形方十者。斜弦十四。四有奇。此正方形也。今以一矩有半爲弦。是爲十有五。不止十四。四有奇。而兩股稍開也。後世作磬。不知此率。作正方形如矩形。戴震云。取句股相等。各自乘。并之爲弦實。開方除之得弦。一矩有半。大於所求之弦。張句股就之。又云。任取大小縱橫等成方。是爲一矩。度兩對角徑隅。不及一矩有半。今以一矩有半爲之徑隅。則倨句不中矩。而成磬折矣。程瑤因云。度一矩爲句者。磬股矩也。一矩爲股者。磬鼓矩也。二矩均長。而求其弦。得弦數是正方形之倨句。非磬之倨句也。於是推而求之。以句一矩應磬股二。二爲一矩也。以股一矩應磬鼓三。三則一矩有半。侵出弦外半矩。不能觸弦。今乃推開一矩有半。而漸張之。令其侵出者反而歸乎弦位。而不出乎弦。其弦亦自然引而伸之。以來相就。是之謂以一矩有半觸其弦。而向之。正方形倨句。變爲鈍角之倨句。則磬之倨句得矣。案依江戴說。則一矩有半。爲弦之長。依程說。則一矩有半爲股之長。二說於算術並通。今諦玩鄭云。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是謂以股觸弦。程說似得鄭指。李銳說亦同。然經實無是義。故程氏護鄭義爲煩碎。且與經文齟齬。程又別說之云。磬折之發數也倨句然。正方折之一矩。又外博其折。而斜出其半矩以爲股。案程說是也。蓋經凡云倨句者。止論角度之侈弇。與弦徑無涉。今假割圍四象限之度數求之。蓋一矩爲九十度。益以半矩。則百三十五度。卽此磬之倨句也。若依鄭注。李銳以三角法算之。止得一百六度五十二分二十八秒。是不足一矩有半。於形爲太句矣。至車人云。一柯有半。謂之磬折。則當得百五十一度有奇。與此不同。而亦以磬折名之者。彼爲倨句形之通名。不必與此豪秒密合也。互詳彼疏。云磬之制有大小者。謂若特磬大而編磬小。又律各有長短不同。賈疏云。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也。案賈依下文先鄭注義。以大小據一磬之中。股爲大。鼓爲小。似非注義。賈引樂云者。蓋氏三禮圖載舊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鐘者也。是賈所引卽樂經義。依其說。則此乃特磬之度。故長皆倍增於正律也。云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者。鄭車人注定一矩長二尺六寸三分之二。此磬之長短曰依律爲增減。其度不一。故知經所謂一矩有半者。止假以定其倨句之形。非言長短之度也。其博爲一。謂博

股博也。〔疏〕其博爲一者。聶崇義云。謂股博一律也。黃鍾之警博九寸。程瑤田云。截其股之長半之爲其博。命之博。廣也。〔疏〕爲一。以爲出度之本。注云博。謂股博也者。警直懸。上下爲股鼓二體。鼓博之度。別見下文。故

鄭知此博爲專主股言也。云。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鄭博。廣也者。治氏注同。司

農云。股。警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疏〕股爲二。鼓爲三者。鼓之長度贏於也。假令警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疏〕股三分之一也。聶崇義云。鼓爲二。

後長二律者也。鼓爲三。前長三律者也。黃鍾之警。股長一尺八寸。鼓長二尺七寸。云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者。鼓博納於股三分之一也。聶崇義云。黃鍾警鼓博六寸。程瑤田云。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鼓博得股博之太半也。

又云。警之體。鼓三。一片石耳。其股之二。如懸虎枝指。非所應有。以其孔必設於其旁。懸之不能正。故侈而壓之使正耳。然則股二。何以股博一。鼓三。何以鼓博三分之一之二也。曰。壓之使正之道也。偏諸左者。必益之於其右。偏

諸下者。必益之於其上。所益之數。與所偏之數。必兩相當焉。而後偏者正矣。曷爲其益股於鼓。而後能兩相當也。曰。股與鼓之數兩相函。而後股與鼓之體兩相當。是故三分其鼓三。以其一爲股。博一。三分其股二。以其一爲鼓。

博六六六不盡。是股博鼓博之數。兩相函於鼓股中也。三其股博之一。即鼓之三。三其鼓博之六六六不盡。即股之二。是鼓股之數。兩相函於股博鼓博中也。股鼓和而三分之一。即股博鼓博之和。股博鼓博和而三倍之。即股鼓之和。是

股鼓之和數。與股博鼓博之和數。又互相函於兩數之中也。此其故何也。股二與股博一自乘。得積二百。鼓三與鼓博六六六不盡自乘。亦得積二百。其積同。其兩體之輕重同也。故能益其偏而壓之使正也。案程說警股鼓體積相函之理

極精。足補鄭賈義。云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者。股與鼓厚度同。程瑤田云。厚得鼓博之少半也。聶崇義云。黃鍾警厚二寸。徐養原云。警惟藉厚薄以分清濁。賈疏謂厚則聲清。薄則聲濁是也。依覺氏爲鍾之例。則當以分別大磬

小磬厚薄之度。今云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是厚薄之度生乎鼓博。鼓博同。則厚薄亦無弗同。何以分清濁哉。是有說焉。八音惟絲與石俱倍半同聲。而絲之倍半與石相反。絲音長者濁。短者清。全弦爲正聲。則半弦爲半聲。半

弦爲正聲。則全弦爲倍聲。石音濁者濁。厚者清。半其厚。則得倍聲。倍其厚。則得半聲。上生者。反用損。下生者。反用益。然其半而又半。倍而又倍。皆自然相應。則與絲者同理。故舉一聲而各聲可得。鐘磬皆十聲。而磬之十聲與

鐘異。鐘於五正聲外有五清。磬則於五正聲外有微羽二濁聲。宮商角三清聲。傳曰。鐘尚羽。石尚角。此之謂也。磬十聲。清角最清。其磬最厚。磬之厚。不得過其廣之半。假如鼓廣三寸。則角磬寸四分。商寸二分。宮一寸。羽九分。

徵八分。再退一分。得七分。則復爲角矣。由是六分爲商。五分爲宮。四分爲羽。四分爲徵。而十聲皆備。然則鼓博三寸。其厚一寸。乃宮聲也。所謂黃鐘小素之首也。夫宮。音之主也。凡制樂器。必吹律以定宮聲。得宮聲。而五聲可推。得清宮。而正宮亦可得矣。案徐說是也。擊亦有特縣編縣之異。買前疏引樂經及聶氏所說。爲特擊之數度。徐氏所說。爲編擊之數度。足互相備也。特擊編擊制。詳小胥疏。注。鄭司農云。股。擊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者。賈疏云。以其鼓而廣。鼓而狹。故以大小而言也。程瑤田云。擊之有股。猶鐘之有甬也。鍾縣股於甬。擊縣設於股。擊著鍾擊之木體。而爲擊。故別爲甬與股以設之。又云。擊有二體。曰鼓。曰股。縣設於股。故股橫在上。其下縱者鼓。蓋所擊處。擊之木體也。司農以上下寫其形。得古縣擊之法。案程說是也。擊所擊處謂之鼓。猶冕氏鐘所擊處亦謂之鼓也。股專爲縣擊設。其縣孔所在。經無文。程氏及汪萊謂鼓與股相函同積。推其重心。縣孔當於鼓上中線之右設之。於算術亦密合。可補經注義也。云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鄭鏐云。擊者爲前。而在內。不擊者爲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故康成謂股外面。鼓內面也。程瑤田云。先鄭言上下。後鄭言內外。蓋互相足。先鄭解直縣則鼓在下。故以上下寫之。後鄭申言鼓直縣。故恆在內。爲內面。惟鼓直縣。則股斜出。故恆在外。爲外面而向人。又云。國語。鍾條擊。則古人縣擊。當以折處向人面。以極旁擊其鼓。擊直。股斜出。有偃形。鍾條立其下。仰而蒙之。案程說亦是也。云假令擊股度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者。賈疏云。假令者。經直言一二三。不定尺寸。是假設之言也。若定尺寸。自當依律爲短長也。以四寸半爲法者。直取從此已下爲易計。非實法也。徐養原云。鄭意舉黃鐘擊爲例。正是實法。古擊之大小。讀此可得其概。若取易計。何不如此。如樂云。一律一律三律。不更整齊乎。惟林夷南無應五律。股博宜用全數。又云。四寸半與黃鐘律數相準。得黃鐘。而他律亦可類推。假如林鐘之擊當倍律。股博六寸。脩尺二寸。鼓脩尺八寸。已上。則摩其旁。鄭司農云。擊擊大上。博四寸。案依徐說。則鄭據黃鐘半律。見縣擊股博之數也。其說較賈爲長。已上。則摩其旁。鄭司農云。擊擊大上。擊清也。薄。疏。已上。則摩其旁者。江藩云。爲擊雖有度數。然不摩鐘之。則清濁不分。焉能合律乎。以意度之。而廣則濁。疏。擊制成之後。吹十二律之管以定其聲。如一律有清濁二音者。求濁聲。則摩之使薄而廣。求清聲。則摩之使短而厚。再以律管比其聲。於是五音諧矣。徐養原云。摩其旁。摩其端。此劑量之法也。典同云。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劑量。觀擊氏之爲擊。可得其法矣。物性無常。卽同爲一物。而剛柔精粗良非一致。不知劑量之法。雖得其度。數終不得。擊擊氏爲刮摩之工。非摩無以成器。上言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爲之厚。則擊之厚薄本有一定之度。然或合度而不得聲。故又有摩旁摩端之法。以爲之劑量。注。鄭司農云。擊擊大上。則

摩鍾其旁者。明此云上下。皆造磬既合度。而聲尙未協律。故爲此調劑之法。聲太高。則須減其厚度。故摩錯其旁。使之薄。摩鍾詳總敘疏。磬之考擊。雖以鼓爲主。而其得聲。則股鼓同體。互相函含。亦兩相震盪。不能分爲二也。依後鄭薄厚之義。似謂摩其平面之兩面。但摩厚使薄。則止摩一面已足。不必摩兩面。而摩面亦必上下均平。則於厚度所減無多。而已足改其聲矣。徐養原云。磬以鼓爲主。既摩其鼓。則股亦須摩。否則輕重不等。而鼓縣不得直矣。案徐說是也。云玄謂大上。聲清也者。上猶高也。聲高則清。故云大上聲清。云薄而廣。則濁者。賈疏云。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今大上是聲清。故使薄。薄而廣。則濁也。詒讓案。狹者不可使廣。此摩其旁。其廣度自若。但厚度既減。則已下則摩其崑。大下。聲濁也。〔疏〕已下。則摩其崑者。釋文云。崑。劉又音穿。本或作端。案劉因薄見廣耳。已下則摩其崑。短而厚則清。〔疏〕音與經義不合。不足據。說文崑部云。崑。物初生之題也。立部云。端。直也。阮元云。依說文。則崑爲摩崑字。端爲端正字。案阮說是也。崑端古今字。釋文或本。蓋後人所改。鼓上崑與股相接。不可摩。則可摩者。唯股之上崑。與鼓之下崑。然股鼓兩積正等。若止摩一崑。則上下既不均平。而重心亦隨之而改。縣與擊皆不協矣。誦審注短而厚之義。自謂股上鼓下兩端並摩之。以略減其脩度也。注云大下。聲濁也者。下猶低也。聲低則濁。故云大下聲濁也。云短而厚。則清者。賈疏云。此聲濁由薄。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聲清也。案賈說是也。此摩崑其厚。一寸之度亦自若。但兩崑長度。得摩而減。則因短見厚耳。

周禮正義

卷八十一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弗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弗當爲殺。鄭〔疏〕矢

爲矢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說文矢部云：矢，弓弩矢也。古者夷牟初作矢。大射儀及孟子公孫丑篇，並有矢人。云鏃矢參分，弗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者。程瑤田云：司弓矢職，掌八矢之法，枉矢絜矢，鏃矢，增矢，弗矢，恆矢，庠

也。鄭注：殺矢，鏃矢二者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違也。恆庠二者前後訂，其行平也。又云：恆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矢人職所舉五矢，僅三等。鏃矢，弗矢。曰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卽夏官注所謂前尤重者也。易祓云：三分其彙之

三尺，則一尺在前，二尺在後，以後二尺之重與前一尺相等，則彙前之鐵爲極重矣。故其發遲，而近射用焉。詒讓案：恆矢之鏃，蓋有二種，禮射用金，習射用骨。旣夕禮及爾雅所謂志也。此經不及恆矢，庠矢者，以其前後訂分數易明，

文不具也。互詳司弓矢疏。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者，訂謂平比之。釋文云：訂，李音亭。呂沈同。則讀訂爲亭。毛詩大雅行葦傳云：鏃矢參亭。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亭，平也。亭訂字通。詳司弓矢疏。鐵，謂刃也。前

攻金之工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則矢鏃亦以銅爲之。故得與錫相和，而二鄭此注，並云鐵者，善據漢時爲矢，皆用鐵鏃。周時矢鏃，亦容兼用銅鐵。故並云鐵矣。鄭意凡矢以刃爲前，刃以鐵爲之，故恆重。後則

唯著栝羽，故恆輕。旣夕注云：凡爲矢，前重後輕是也。此二矢後多而前少，以相稱量而適平者，明鐵重。故厭前一，使重得與後二等也。云司弓矢職，弗當爲殺者，段玉裁云：當字衍文。賈疏云：彼鏃矢與殺矢相對，弗矢自與增矢相

對。此上旣言鏃矢，明下宜有殺矢對之，故破此弗爲殺也。司弓矢注亦云：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鄭司農云：一在前，謂箭彙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者。彙，舊本並誤。釋文同。今依毛晉本正。後注並同。鐵莖卽鏃也。此

矢彙三尺，殺者居一尺，鏃之入彙中者，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二在後。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疏〕兵亦止一尺。故云居參分殺一以前也。

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者。程瑤田云。司弓矢注。枉矢絜矢二者。前於後重微輕。行疾也。記言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卽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微輕者也。易祓云。五分其彙之三尺。則尺有二寸在前。尺有八寸在後也。以後尺有八寸之重而與前尺有二寸相等。則彙前之鐵矢蓋短而小矣。故其發遠。而火射用焉。注云鐵差短小也者。賈疏云。前參分一在前得訂。此五分二在前得訂。故知鐵差短小也。云兵矢。謂枉矢絜矢也者。亦據司弓矢文。彼注云。枉矢者。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象焉是也。云此二矢。亦可以田者。鄭意謂一矢雖爲兵矢。亦兼爲田矢也。司弓矢以二矢爲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則專屬兵事。不云可以田。鄭以意定之。彼注亦云。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云田矢。謂短矢者。賈疏云。按鄭志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短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短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荅曰。田矢謂短矢。此先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若少疾。此疏初在篋箭之間。屬錄事得之。謹荅。若然。鄭君本意以短矢爲田矢。非經田矢。自是尋常田矢。此二矢亦可以田。解經田矢是枉矢絜矢。非直爲兵矢。此二者亦可以田也。此鄭云田矢謂短矢。案司弓矢職。枉矢絜矢。言利諸田獵。弗矢短矢。直言弋射。不言田獵。而云田矢者。弋射卽是田獵也。案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田獵。賈說似誤記。鄭以殺矢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已見上文。則此田矢不得爲彼二矢。故別以枉矢絜矢爲釋。而又以爲短矢者。蓋因司弓矢云。田弋共短矢。故注復著此說。然與彼注違悞。故趙商疑而發問。據鄭君所荅。則田矢謂短矢。乃鄭初定之注。後因與司弓矢注不合。乃重定云。此二矢亦可以田。則謂田矢仍是枉矢絜矢。其短矢自與下弗矢同度。與司弓矢注無不合矣。然則鄭後定之注。當刪去田矢謂短矢五字。而今本兼有之者。殆由鄭先定本早已行世。學者見後定本有此二矢亦可以田之語。輒據增入。而忘去田矢謂短矢五字。遂成兩載。亦猶保氏九數注鄭云。今有重差旬股。馬融于寶云。今有重差夕桀。校者誤合兩注。遂於鄭本增夕桀二字也。賈疏所見本已誤。而不知鄭後定本當無此五字。乃強圓其說云。鄭君本意以短矢爲田矢。非經田矢。若然。鄭君既以非經田矢。則又何爲於此注出之乎。其誤甚矣。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短小也。司弓矢職。殺當爲弗。〔疏〕殺矢者。殺。釋文作網。阮元云。經常作網。此因注云殺當爲弗。遂改殺也。錢大昕云。梓人矢人篇皆有網字。說文無糸部。从閃亦無義。此卽緇文殺字。罔譌爲門。又譌爲人。非別有網字也。案阮錢說近是。段玉裁說同。此經下篇梓人匠人弓人凡殺字皆作網。疑此職五殺字亦當同。今本作殺。字例岐互。非其舊也。云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者。程瑤田云。司弓矢注。短矢弗矢二者。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卽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又微輕者也。易祓云。七分其彙之三尺。則在前者尺有三寸七分寸之六。在後者尺有七寸七

分寸之一也。以後七分之二與前七分之二相等。則彙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發高。而弋射用焉。賈疏云。此經直言弗矢。不言短矢者。以其與弗矢同制。故略而不言也。注云。鐵又差短小也者。賈疏云。以其前五分二在前。此七分三在後。前是差短小也。云司弓矢職。殺當爲萬者。段玉裁謂當亦衍文。此郭字與上文殺誤。互易。故鄭兩破之。司弓矢注云。短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破殺爲弗。亦當兼矰短矢也。參分其長。

而殺其一。矢彙長三尺。殺其前。疏。參分其長而殺其一者。以下通記爲矢之法。六矢所同。殺。釋文亦作罔。云本一尺。令趨鐵也。又作殺。注云。矢彙長三尺者。矰射記云。物長如箭。注亦云。箭。矢輪也。

長三尺。與跬相應。賈疏云。按彙人注。矢服長短之制未聞。彼以無正文。故云未聞。此云三尺者。約羽六寸。逆差之。故知三尺也。江水云。矢箭有長短。三尺其中制。詒讓案。彙人云。矢八物。皆三等。則八矢長短各異。與弓同。

又轉人注云。凡弓引之中參。中參者。蓋謂弓之下制六尺。引滿之。中容矢長三尺。然則矢之制。以三尺爲最。其上中制當以次遞增也。云殺其前一尺。令趨鐵也者。鐵。卽刃也。釋名釋兵云。矢木齊人謂之鐵。鐵。族也。言其所

中皆族滅也。正字當作族。說文金部云。鐵。利也。从部云。族。矢鋒也。束之族。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疏。族也。趣與趨同。鐵細而彙豐。故殺彙前一尺。使趨前漸殺。至於鐵而平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寸。羽者六。疏。

既夕記有獵矢志矢。並短衛。鄭注云。示不用也。然則羽短則矢不可用。太長則又行遲。故必以五分矢長之一爲度。

注云羽者六寸者。以三尺之彙。五分之。而取一分。則六寸也。以其箭厚爲之羽深。箭。讀爲彙。謂矢輪。古。疏。以其箭厚爲之羽深者。文假借字。厚之數未聞。深。謂羽入箭之深。凡設

羽深淺之度。必視箭之厚薄爲差。則不傷其力也。注云箭。讀爲彙。謂矢輪。古文假借字者。總敘杜注義同。釋名釋兵云。矢。其體曰輪。言挺輪也。鄭意箭自有本義。與矢輪之彙聲近。故假箭爲彙也。說文竹部無箭字。然許鄭二君

說字不盡同。疑古本有此字。从竹可聲。而別有本義。今不可攷。禮經借爲矢輪之彙。故云古文假借。若鄉射大射禮注。並訓箭爲矢輪。則卽以借義釋之。故不復正其讀。與此注不相盡也。互詳總敘疏。又案此經箭字。蓋故書今書所

同。鄭云古文假借字。乃釋字例。非校故書也。與小史注以軌爲蓋古文同。與庖人彙氏注所稱古文卽指故書異。云厚之數未聞者。矢厚經無文。故鄭云未聞。程瑤田云。刃圍寸者。刃本之圍也。刃之本。卽箭之末。循其所網之末而漸

豐之。至於其所網之始。所謂參分其長而網其一也。準之而爲箭末之網圍。則亦參分其圍而網其一而已矣。網圍寸。則不網者者。圍寸有半。其厚半寸可知也。若是。刃之圍寸。似無三等之差矣。圍寸無差。而三等之差實由金鐵。豈

所謂筵十之重三坵者。惟殺矢之屬爲然。故治氏專言殺矢。與。案此程氏以意推之。未知是否。姑存之。以備一義。水之以辨其陰陽。辨猶正也。陰沈而陽浮。〔疏〕水之以辨其陰陽者。爲欲設比也。

水之。謂取箭木漸之水中。猶輪人云。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陰陽。謂葉之向日背日者。亦與輪人斲穀必矩其陰陽同。賈疏云。就其浮沈刻記之。注云辨。猶正也者。此引申之義。小爾雅廣言云。辨。別也。辨別所以正其陰陽之

面。故云猶正也。云陰沈而陽浮者。陰潤就下。故沈。陽燥向上。故浮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葉兩旁。鄭司農

云。比謂〔疏〕處。半陰半陽。不偏重也。程瑤田云。如弓矢。既辨其沈而在下者爲陰。浮而在上者爲陽。而刻記之

矣。乃夾其兩旁而設比。是爲夾其陰陽。案莊程說是也。云夾其比以設其羽者。矢羽有四。設之必夾比。蓋在四角邪

夾之。故羽著四角。自從橫相直。而不與比相侵也。古矢皆四羽。與今矢三羽異。注云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葉兩

旁。弩矢比在上下者。賈疏云。以其弓豎用之。故比在葉之兩畔。弩弓橫用之。故比在葉上下。詒讓案。設比蓋當陰

陽均處。弓矢則比在兩旁。陰陽在上下。弩矢則比在上下。陰陽在兩旁也。云設羽於四角者。弓弩之矢。比在兩旁上

下。則四角皆適當空處。故就之設羽也。鄭司農云。比謂括也者。文選西京賦薛注云。括。箭括之御弦者。括正字

作括。說文木部云。楛。一曰矢楛。藥弦處。釋名釋兵云。矢。其末者括。括。會也。與弦會也。括旁曰又。形似

又也。國語魯語說括矢云。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章注云。括。箭羽之閒也。案括即楛之隸變。此注及儀禮尙書並

作括。同聲假借字。比卽於箭末刻之。魯語云。銘其括者。卽銘其箭也。經不著比之長度者。比之長不過數分。於三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

〔疏〕參分其羽。以設其刃者。江永云。此刃并銜言之。後輕重之數。故可從略也。

參其羽以設其刃。刃者。兼銜而言之也。羽長六寸三六一尺八寸。加銜一尺。刃二寸。適合矢長三尺之數。故曰參其

羽。以設其刃。明設銜刃在一尺八寸之外也。上文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此就全矢計之。若除去銜刃一尺二寸。則參

分其長而羽其一矣。所謂參其羽以設其刃也。誤衍分字。義不可通矣。案俞謂經分字當爲衍文。其說近是。注云刃

二寸者。賈疏云。以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不可參分取二分作四寸。明知參分取一。得二寸爲刃。故知刃二寸。俞

樾云。如疏義。則當云參分其羽。以爲刃長。不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也。且羽長六寸。但云參分其羽。將取二分

二寸。故下文又增刃長寸爲刃長二寸。於此經義雖未協。但以下文校之。刃長寸。爲薄匕之度。其匕上爲豐。本出箭外。圍寸者長亦一寸合之。亦得二寸。則鄭云刃二寸。於矢鏃之度。固不認也。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疏。注云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段玉裁云。大司馬職注。壇讀從憚之

以威之憚。壇但憚三字古音同部。張文虎云。廬人。句兵欲無彈。注。故書或作但。鄭司農云。但當爲彈丸之彈。但謂掉也。此憚彈二字同義。當皆訓爲掉。商頌不震不動。箋。不可驚憚也。以驚憚訓震動。蓋彈憚但動掉皆聲之轉。但案張說是也。注云驚憚箭。亦謂矢行爲風所憾。而振掉若驚憚然。與廬人注讀雖異。而意則同。又莊子大宗師篇。子犁曰。無怛彼。釋文引先鄭注。作不能驚怛。蓋以音同。改之以就莊子之文。不知此經故書憚作但。與廬人彈作但。正同不能驚憚之訓。又正承憚之

以威之讀。改作怛。不可通也。刃長寸圍寸鏃十之重三垓。刃長寸。脫二。疏。刃長寸者。記鏃末之長也。以下與稟異材。別使金工爲之。既成。以授此工。設之於稟。故其文兩見。亦百工之辦事通職也。云圍寸者。此專指鏃本之圓在稟外者言之。其長與鏃末之薄匕等也。鏃末之匕。薄而且銳。不可以言圍。則圍寸指鏃本言明矣。鏃本與末各寸。合之適二寸。云鏃十之者。謂鏃本之入稟者十倍圍之度也。鄭讀刃長寸爲長二寸。則謂此不冢彼爲文也。云重三垓者。并鏃與鏃之重也。程瑤田云。治氏曰爲殺矢。矢人言刃同。不專言殺矢也。余以三等之矢。訂之而平者。前後殊所。其故在金鏃有輕重。則記所云刃之度法。與權刃之數。宜如治氏專指殺矢言也。其他二等。則以次差短。亦以次差輕。準訂平處試之。可知其數。詒讓案殺矢之刃。在三等爲最重。兵矢田矢箭矢等。當以次遞輕。然此皆就鏃之長短豐殺消息之。以取均平。而刃長寸圍寸之度。則諸矢固無不劑若畫一也。鏃之度法。八矢爲四等。可以意參定之。故經不分別著之也。互詳治氏疏。注云刃長寸。段玉裁云。謂寸上脫二。江永云。刃長寸。此及治氏兩言之。謂此處脫二字。既未安。而刃長二寸。鏃十之者。又有鏃二十寸之嫌。文意尤不協。案江說是也。此經本無脫文。但鄭說矢長二寸。亦不誤。戴震謂矢匕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程瑤田云。余見古矢鏃不爲匕。豐本銳末。自其中而漸殺之。然則二寸者。刃之通長。言刃長寸者。蓋言其半之發於矟者耳。案古矢鏃蓋有豐本及薄匕兩制。其錄皆一寸。戴程兩說並得通。左昭二十六年傳云。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輈。匕入者三寸。杜注云。匕。矢鏃也。孔疏云。今人猶謂箭鏃薄而長闊者爲匕。據杜孔說。則古矢鏃多爲匕。方言云。凡箭鏃切合鏃者。四鏃。或曰拘腸。三鏃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鉞。或謂之鉞。郭注云。鏃。稜也。子雲所謂四鏃三鏃胡合鏃者。

周禮正義 二十三 卷八十一 五一

即豐本銳末之制。廣長而薄鎌者。即古薄
匕之制。是矢鏃有二制。漢時猶然矣。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言

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迴顧也。〔疏〕前弱則俛者。俛。唐石經作勉。宋余仁仲本同。錢大昕云。勉與
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趨。旁掉也。〔疏〕俛。古多通用。厘勉。漢碑多作僮俛。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僮俛。

李善注引詩僮俛求之。漢書谷永傳。閔免遁樂。師古注。閔免。猶厘勉也。表記。俛焉日有孳孳。讀如勉。此經又讀
勉爲僮。音同義亦同也。案錢說是也。以下並論作矢不中法之弊。程瑤田云。前弱後強。後弱前強。與前後強弱同而

中或偏強偏弱。則俛翔紆揚之病生。云羽殺則趨者。殺亦當作網。下章並同。羽殺謂羽減少也。注云言幹羽之病使
矢行不正者。凡矢行正。必應拋物線。若幹羽有病。則行失其正。前弱後弱。中弱中強。幹之病。羽豐羽殺。羽之病

也。俛翔紆揚。謂矢行不應正線。遲趨。則不中常節也。云俛。低也者。說文頁部云。類。低頭也。重文俛。類或从
人免。引申之。矢行低。亦通謂之俛。程瑤田云。俛者前低。云翔。迴顧也者。說文羽部云。翔。回飛也。程瑤田云。

翔者前高。云紆。曲也者。楚辭惜誦王注同。程瑤田云。紆者中曲而不直。云揚。飛也者。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
大射儀云。揚兩相復。與此揚義略同。程瑤田云。揚者前後輕而不定。云豐。大也者。函人注同。云趨。旁掉也者。

說文走部云。趨。疾也。廣雅釋詁云。是故夾而搖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今人以指夾矢。〔疏〕是故夾而搖之者。
掉。動也。謂矢太疾則動而旁出。是故夾而搖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今人以指夾矢。〔疏〕是故夾而搖之者。

作搖。案搖即搖之變體。漢隸凡从搖之字。或變从奮。劉球隸韻載漢孔廟禮器碑。劉寬碑。朱龜碑。李翁西狹頌。繇
並作絲。轉救碑。鄭固碑。瑤並作瑤。是其證也。阮元云。葉本作木又作搖。疑正文搖字當本作絲。案阮說亦通。以

下記試羽之法也。云以抵其豐殺之節也者。弓人注云。節猶適也。程瑤田云。豐殺得其節。則遲趨之病亦除矣。注
云今人以指夾矢。禦衛是也者。釋名釋兵云。矢羽齊人曰衛。所以導衛矢也。程瑤田云。今人試矢。以左手指摺而圍之。

藏矢其中。復以右手兩指夾其比。旋之令前行。以觀其遲趨之宜。衛即羽也。既夕記。繞之以抵其鴻殺之稱也。
云。撒矢短衛。志矢亦短衛。疏言羽所以防衛其矢。不使不調。故名羽爲衛是也。繞之以抵其鴻殺之稱也。

繞弱其〔疏〕繞之以抵其鴻殺之稱也者。記試幹之法也。賈疏云。此言鴻。即上文強是也。此言殺。即上文弱是也。
幹。注云繞弱其幹者。廣雅釋詁云。繞。曲也。說文手部云。爾。按也。謂抑按其幹令曲。則殺者先屈。

可以驗其。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稟。相猶擇也。生。謂無瑕蠹也。搏。讀如搏黍之
稱否也。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稟。相猶擇也。生。謂無瑕蠹也。搏。讀如搏黍之

〔疏〕凡相筭者。記選筭之法也。云同重節欲疏者。節。謂筭之節目也。呂氏春秋舉難篇云。尺之木。必有節目。矢擇之。云生。謂無瑕齷也者。謂若初生之木也。賈疏云。無瑕。謂無異色。無齷。謂無孔也。程瑤田云。生。如漢律志洽綸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之生。晉灼曰。生而自然均也。彼言其厚生而自然均。此言其形生而自然圓。且生字直貫下四者。搏重疏粟。生而自然者也。案程說較鄭爲長。云搏讀如搏黍之搏者。賈疏云。讀如爾雅釋鳥黃鳥搏黍也。云謂圓也者。輪人注云。搏。圍厚也。義同。鄭司農云。欲粟。欲其色如粟也者。粟。注例用今字作粟。此經注皆作粟。疑亦後人所改。詳蓬人玉人疏。戴震云。堅實之色。詒讓案。聘義。縹密以粟。注云。粟。聖貌。此云色如粟。亦由質堅。故色如粟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後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量六斗四升曰鬴。鄭

〔疏〕陶人爲甗。實二鬴者。陶人。亦以事名工也。左襄二十五年傳云。虞閼父爲周陶正。喪大記云。陶人出重甗。七穿爲甗。並上大下小。爾雅。甗。謂之鬻。鬻。錢也。方言。甗。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鬻。或謂之酢。郭注云。涼州呼鈔。甗。甗亦通稱也。甗上體如甗。無底。施筭其中。容十二斗八升。下體如甗。以承水。陞氣於上。古銅甗有存者。大勢類此。又云。陶人甗。甗。甗。皆不言廣崇之度。或脩而斂。或庳而脛。不一定也。詒讓案。甗。甗皆炊甗之器。故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甗。七俎于雍。饗。虞人概甗。七與敦于臬。是甗。甗以炊飯。與鼎以烹牲體同。甗。甗並陶土爲之。故左傳釋文引字林云。甗。土甗也。左襄二年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甗。甗。此別以玉爲之。不爲用器。非常制也。云厚半寸。脣寸者。說文肉部云。脣。口端也。凡器厚半寸。其口脣周而有緣。故厚倍之。陶瓠諸器並同。云盆實二鬴者。制詳牛人疏。云甗實二鬴者。說文瓦部云。甗。甗也。又甗部云。甗。甗屬。案甗甗字同。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甗。炊器也。云七穿者。穿即謂空。說文穴部云。穿。通也。筭。空也。楚辭離騷有甗。王注云。筭。土甗孔也。此七穿。即所謂筭矣。注云量六斗四升曰鬴者。虞人臬氏注並同。鄭司農云。甗。甗。無底甗者。少牢饋食禮注云。甗如甗。一空。說文云。甗。甗。甗一孔也。賈疏云。對甗七穿是有底甗。段玉裁云。無底。即所謂一穿。蓋甗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甗實五鬴。厚半寸。脣寸。庾實二鬴。厚半寸。脣寸。鄭司農云。甗。甗爲斛。

穀受三斗。聘禮記有斛。玄謂豆實三而成穀。〔疏〕曰穀。象腹交文三足。角部云。穀。盛賦厄也。讀若斛。方言云。則穀受斗二升。庚。讀如請益與之庚之庚。

也。北燕朝鮮冽水之閒或謂之鑊。或謂之餅。江淮陳楚之閒謂之鑄。或謂之鑊。吳揚之閒謂之鬲。郭注云。鑊。釜屬也。戴震云。爾雅。鼎款足謂之鬲。注云。鼎曲脚也。蓋或以金或以瓦爲之。款而三足。無足則釜也。毛詩傳。有足

曰鑄。案戴說是也。鬲。三足似鼎。故史記封禪書說九鼎云。其款足曰鬲。案隱云。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漢書郊祀志款足作空足。顏注引蘇林云。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是鬲形制與鼎同。但以空足爲異。故許君云鼎屬。其用主

於烹飪。與釜鑊同。故方言又以爲鑊之別名。古或范銅爲之。史記滑稽傳云。銅歷爲棺。索隱云。歷卽釜鬲也。歷。歷之借字。此陶人所作是瓦鬲。說苑反質篇云。瓦鬲者食。說文載鬲字重文或作甗。又引漢令作歷。並從瓦是也。云

庚實二穀者。容二斗四升。左傳昭二十六年孔疏云。庚。瓦器。今甗之類。案形制未聞。注。鄭司農云。穀讀爲斛者。段玉裁云。似傳寫之誤。讀爲穀。當本是或爲斛。案段校是也。此疊異文。非改讀其字也。云穀受三斗者。此據

旅人文。而讀豆爲斗。兼據今文禮家說。以此經之庚爲聘禮記之逾。又以庚實二穀爲六斗。半之爲一穀所受之數也。彼逾。掌客及古文禮並作斂。聘禮記說致禮之米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斂。十斂曰乘。注云。今文斂爲逾。彼記下

文別釋車米總數云。二百四十斗。又別說禾云。四乘曰筥。十筥曰稷。此後鄭本記三文。各不相冢也。說文禾部耗字注。則以十斂之乘與四乘之乘爲一。而云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乘。四乘曰筥。十筥曰稷。此亦本聘禮記。而易二百四

十斗之斗爲斤。以爲一乘之總數。許所據文義並與鄭異。其稱周禮者。謂此經舊師說。故載師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一井出稷禾二百四十斛。乘芻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與說文同。孔廣森云。異義以稷禾爲二百四十斛。是乘乃六

斛矣。禮注云。今文斂爲逾。似今文不但逾斂字異。且唯作六斗曰逾。而無十字。逾卽庚也。記庚實二穀。司農注穀受三斗。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鄭讀豆爲斗。蓋旅人豆實三而成穀。先鄭亦讀豆爲斗。故云穀受三斗。穀斛

同音。而所容實異。三斗爲穀。六斗爲庚。十庚爲乘。乘六斛。二百四十斤。四十乘爲稷。稷二百四十斛。九千六百斤也。案孔參綜異義。說文證先鄭此注穀受三斗。據今文禮記逾之半量。其說甚瑣。蓋先鄭意。穀三豆。實爲三斗。是庚卽逾。六斗。兩一斛。五斗也。以此數遞乘之。則一乘爲庚者十。爲斛者六。爲穀者二十也。一稷爲乘者四十。

爲庚者四百。爲斛者二百四十。爲穀者八百也。與異義所述古周禮說稷之數正合。蓋此經舊師說本如是。故先鄭從之。後鄭掌客注。及聘禮記注。則並從古文。作十六斗曰斂。不從今文作逾。亦不從別本作六斗曰逾。而四乘自爲禾

把。與十斂之量不相冢。先鄭及許依今文說。於義爲短。故不從也。許君雖從今文禮義說。說文兩部又云。斗二升曰

穀。則許不以此庚爲卽今文禮之逾。其說與先鄭又小異。云聘禮記有斛者。段玉裁云。謂十斗曰斛。此分別穀斛之解也。正經穀或爲斛之誤。案段說是也。先鄭既不從或本作斛。又嫌穀斛音義易混。故別白之云。聘禮記有斛。明彼斛自爲十斗之量。與此穀異。賈疏謂先鄭說穀受三斗。或十斗。未達先鄭之指。云玄謂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者。後鄭亦據旃人文。而不破字。豆實四升。三之爲斗二升。此破先鄭穀受三斗之說。說文義同。云庚讀如請益與之庚之庚者。論語雍也篇文。後鄭引之。明此庚卽論語之庚也。依鄭義。則庚容二斗四升。何氏集解引包咸云。十六斗曰庚。非鄭義也。戴震云。量之數。斗二升曰穀。十斗曰斛。二斗四升曰庚。十六斗曰穀。穀與斛。庚與穀。音聲相邈。傳注往往譌混。論語與之庚。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包注十六斗曰庚。誤也。案戴說是也。賈疏云。爾雅斛二升。二斛爲豆。豆小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有半。謂之庚者。庚本有二法。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穀。注云。今文穀爲逾。逾卽庚也。按昭二十六年。申豐云。粟五千庚。杜注云。庚。十六斗。以此知庚有二法也。案賈引小爾雅廣量文。與今本異。庚。小爾雅作斂。則仍與聘禮記字同。禮今文作逾。別本又作六斗曰逾。先鄭以當此經之庚。彼逾字或亦作庚。國語魯語缶米章注云。缶。庚也。禮聘曰十六斗曰庚。是庚與逾聲近字通。故包杜及史記集解。論語皇疏引賈逵。左傳。國語注。周語章注引唐固說。並同。後鄭但引論語以證此經之庚。而不引聘禮記。明今文禮之逾與此經及論語之庚異字異量。亦與先鄭意不同。賈引聘禮記。謂庚本有二法。與後鄭指實無當也。據論語。則釜庚二量迥殊。小爾雅廣量云。斂二有半謂之缶。則缶爲四斛。是缶與釜庚亦異。而魯語缶米。許氏異義以缶爲釜。章注又以爲卽庚。則是棍釜庚缶爲一量。殆必不可通。今文禮之庚字又作與。詳弓人疏。

旃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豆實四升。〔疏〕旃人爲簋者。旃。唐石經誤旃。也。賈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尚質。按易損卦象云。二簋可用享。四。以簋進黍稷於神也。初與二實。其四與五承上。故用二簋。四。巽爻也。巽爲木。五。離爻也。離爲日。日體圓。木器而圓。簋象也。是以知以木爲之。宗廟用之。若祭天地外神等則用瓦簋。故郊特牲云。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是其義也。案賈所述易損象義。據鄭易注。亦見詩秦風。權與孔疏。簋之容與穀同。皆斗二升。賈舍人疏引鄭孝經注。謂簋受斗二升。則簋簋所容亦同。唯以方圓爲異。戴震云。古者簋簋或以金。或以木。或以瓦爲之。管仲饋簋。金簋也。爾雅金謂之鏡是也。飾以玉。飾以象者。木簋也。瓦簋不得有飾。案戴說是也。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

周禮正義 二十三 卷八十一 五五

蓋。土蓋。卽此瓦蓋也。聘禮又有竹蓋方。則蓋之別制。此與木蓋金蓋並非。人所爲矣。唯賦人爲瓦蓋。亦當兼爲瓦蓋。此不言者。文不具也。蓋形制互詳舍人疏。云豆實三而成。穀。崇尺者。戴震云。蓋豆並崇尺。蓋通蓋高。豆下有

柄。亦通蓋高。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竹豆謂之籩。此瓦豆則登也。豆其通名。登與豆用同。宜濡物。若籩惟宜乾物。黃以周云。崇尺。瓦豆之高也。籩人注云。籩如豆。其容實皆四升。賈疏以爲籩豆皆面徑尺。柄尺。依漢禮

器制度知之。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則柄尺實古制矣。論語皇疏云。柄尺二寸。非也。柄卽中央直者。禮謂之核。其下有附。禮謂之鐙附。與口各高一寸。合柄一尺。爲高尺二寸。鄭注雜記云。豆

徑尺。疏云。面徑尺。以口高一寸。圓徑一尺算之。已足容實四升。聶氏以爲口圓徑尺二寸。亦非也。案戴黃說甚嚴。聶氏三禮圖引梁正阮濂圖云。登盛滫。以瓦爲之。受斗二升。日徑尺二寸。足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

豆狀。此所說形制過大。聶崇義已所之矣。又賈疏謂祭宗廟用木蓋。祭天地外神用瓦蓋。則豆亦當然。郊特牲孔疏。亦謂祭天之蓋豆用瓦。與賈意同。陳祥道云。詩生民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少牢饋食禮有瓦豆。

則宗廟有瓦豆矣。案陳說是也。蓋蓋豆各有瓦木二種。內外祭祀賓客通用之。賈孔強爲區別。未足據也。又案豆實三而成。穀。先鄭蓋讀豆爲斗。故陶人注云。穀受三斗。若然。則蓋亦容三斗。於量太侈。又斗用木不用瓦。非。旄人所

爲。故後鄭不從。此注亦不載。詳陶人疏。豆形制互詳。隨人疏。注云。崇。高也者。總敘注同。云。豆實四升者。臬氏注同。廣雅釋器云。升四曰桓。桓。木豆正字。凡豆瓦木容實並同。詳隨人疏。凡陶瓶之事。髻

髻。薛暴不入市。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薛。讀爲藥黃藥之藥。暴。讀〔疏〕凡陶瓶之事。髻

法式。云髻髻薛暴不入市者。髻。髻之譌體。葉鈔釋文作髻。案當從說文作髻。詳後。不入市。謂不得鬻於市。卽司市爲飾之禁在工者也。注云。爲其不任用也者。明髻髻薛暴。則器苦磨不任用。故不入市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者。

髻刮聲類同。廣雅釋詁云。刮。滅也。戴震云。刮。削薄滅下之義。段玉裁云。說文髻訓髻。髮也。故大鄭易爲刮。謂器似刮刮然也。云薛。讀爲藥黃藥之藥者。說文木部云。藥。黃木也。段玉裁改爲爲如。藥爲藥。云黃藥今俗作黃

柏黃藥。皆誤。讀如藥者。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案段校是也。阮元說同。云暴。讀爲剝者。說文刀部云。剝。裂也。廣雅釋詁云。剝。落也。先鄭蓋謂薛暴爲破裂剝落之貌。云玄謂髻讀爲鬻者。賈疏云。明。謂器不正。歛邪者也。

段玉裁云。鄭君以爲刮義未安。乃易髻爲明。謂器之折足者也。髻從昏聲。昏從畢聲。音厥。與月聲近。詒讀案廣雅釋詁云。則。危也。則。則音義同。謂器折足。則危而易覆也。云髻。頓傷也者。段玉裁云。髻。葉鈔釋文作髻。集韻

入身四覺引周禮。警狼薛暴。案說文本無聖字。豕部云。狼。豔也。凡豔物必用力。頓傷。謂若傾跌。器埤傷辟戾者也。頓頓而傷。案段校是也。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頓。損也。頓傷猶言損傷。云薛。破裂也者。謂燒成破裂有隙。說文缶部云。缶。燒善裂。段玉裁云。薛。讀爲西京賦擊肌分理之擊。謂器之擊者也。案段說是也。西京賦李注引此注。薛作孽。蓋李亦以薛孽爲一字。故依賦文改之。非唐時有此異本也。云。暴填起不堅致也者。段玉裁云。鄭君以剝義與薛相亂。故從本字作暴。訓填起不堅致。與槁暴之暴略同。案段謂此暴與輪人注款暴字同。是也。一切經音義引孽類云。爆。憤起也。毛詩大雅桑柔傳爆爆。彼釋文云。爆本又作暴。爾雅釋畜。爆牛。郭注云。領上爆肤起。彼釋文述注作爆。引此注云。爆謂填起。蓋暴爆爆爆聲並略同。陸引此注作爆。則似依爾雅文改也。不堅致。謂不堅固密致。此卽檀弓所謂瓦不成沫。孔疏謂瓦器無光澤是也。致。卽今緻字。詳大司徒疏。器中膊豆

中縣。膊。讀如車榷之榷。既拊泥。而轉其均。對膊。器中膊者。此記陶版範器之法也。器兼甌盆甗高庚蓋豆諸器其側。以擬度端其器也。縣。縣繩正豆之柄。〔疏〕而言。云豆中縣者。瓦器惟度有柄。尤貴其直。故別出之。

注云。膊。讀如車榷之榷者。賈疏謂讀從雜記載以輕車之輕。以音同也。案今禮記輕作輻。注云。輻。讀爲輕。或作輻。鄭賈並依所改字爲讀。輻與膊聲類亦同。云既拊泥。而轉其均。對膊其側。以擬度端其器也者。釋文云。對。本

又作樹。案對樹義同。詳大司徒疏。賈疏云。按下文膊崇四尺。上下高四尺。無邪曲。轉其均之時。當擬度此膊。宜與膊相應。其器則正也。詒讓案。拊泥。卽總敘之搏埴。謂拍泥爲瓦器之埤也。詒審經文及注義。膊蓋爲長方之式。以度器使無衰曲者。注所謂均。則器範下圓物以便旋轉者。管子七政篇云。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尹注云。均。陶者

之輪也。卽此。其字又作鈞。淮南子原道訓云。鈞旋數轉。高注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漢書鄒陽傳顏注引張晏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賈誼傳注亦云。今之瓦者。謂所轉爲鈞。綜覈諸說。蓋均圓膊方。其制迥殊。相資而爲用者。莊子駢拇篇云。陶者曰。吾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若然。均其中。規之式。膊其中。矩之式。與

云縣。縣繩正豆之柄者。與與人立者中縣義同。謂豆柄之直。與縣繩之垂綫相應也。賈疏云。豆柄。中央把之者。長一尺。宜上下直。與縣繩相應。其豆則直。案豆柄謂校也。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賈知

柄長一尺者。據弟。膊崇四尺。方四寸。凡器高於此。則埤不能相勝。厚〔疏〕膊崇四尺者。謂對膊之直度也。云方四寸。詳前疏。於此。則火氣不交。因取式焉。寸者。膊平方之橫徑也。注云。几器高

於此。則埤不能相勝者。集韻十五灰云。埤。陶器範。說文土部云。埤。一曰。瓦未燒。又缶部云。埤。未燒瓦器也。讀若箭。李同埤。與埤聲義並相近。不能相勝。謂太高過四尺。則未燒時易傾壞也。云厚於此。則火氣不交者。謂

厚過四寸。賈疏云。謂埴不熟則易破者也。云因取式焉者。鄭意拊泥為埴。對埴以甌度端正其器。因即視為高厚之度也。

梓人為筍虛。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虛。鄭〔疏〕梓人為筍虛者。梓人亦以所攻之材名工也。爾雅釋木云。椅梓。釋文引馬融云。治木器曰梓。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畫物。即此工也。筍。釋文作筍。云本又作筍。廣韻十七準云。篋篋同。案篋篋並筍之俗。筍。櫛之省。詳典庸器疏。爾雅釋器云。木謂之虛。莊子達生篇云。梓慶削木為鐻。鐻亦虛之段字。彼釋文引李頤云。梓。官名。即此此工官也。周時縣樂器之筍虛。並以木制。故梓人為之。秦漢以後。或鑄金為之。非古也。注云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虛者。典庸器杜注義同。鄭司農云。筍。讀為竹筍之筍者。段玉裁改為為如。云。各本作讀為。誤也。此與典器庸注。皆擬其音耳。此天下之大獸五脂者。羸者。羽者。鱗者。牛羊屬。膏。豕屬。羸者。謂虎豹狼螭為者。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疏〕之獸。此五獸兼羽鱗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猶月令五蟲有

羽毛也。注云脂。牛羊屬。膏。豕屬者。賈疏云。二者祭宗廟以為牲。故知也。鄭注內則云。羸者曰脂。釋者曰膏。詒讓案。說文肉部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家語執轡篇云。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王注云。膏。豕屬。脂。羊屬。淮南子墜形訓云。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高注云。膏。豕熊緩之屬。脂。牛羊麋之屬。義並與鄭同。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亦云。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有羽即有角之譌。云羸者。謂虎豹狼螭為獸淺毛者之屬者。大司徒羸物注義同。螭。即离之借字。詳彼疏。云羽。鳥屬者。大司徒羽物注云。翟雉之屬。文選蜀都賦劉注云。羽族。鳥也。云鱗。龍蛇之屬者。月令春其蟲鱗注同。大司徒鱗物注云。魚龍之屬。案此經魚入小蟲連行屬。蛇入小蟲紆行屬。筍虛大獸鱗屬。當專據龍言之。又案說文魚部云。鱗。蟲連行紆行者。依此經下文通行為魚屬。紆行為蛇屬。則給似亦魚蛇水蟲之通名。非一蟲而兼兩行也。若然。疑此經故事別本鱗或有作給者。故許即據下經為訓。鱗。給。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疏〕宗廟之事者。即大宗伯人鬼六享之事。云脂者膏者以為聲類亦相近也。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疏〕宗廟之事者。即大宗伯人鬼六享之事。云脂者膏者以為

賈疏云。上摠言。於此已下別言之。欲分別可為筍虛者也。注云。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虛。貴野聲。〔疏〕野聲也。致美味也者。脂膏者肥膈。中為犧牲。故以共祭。致其美味也。注云。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虛。貴野聲。〔疏〕野聲也

者。脂。牛羊屬。膏。豕屬。羸者。謂虎豹狼螭為者。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疏〕之獸。此五獸兼羽鱗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猶月令五蟲有

羽毛也。注云脂。牛羊屬。膏。豕屬者。賈疏云。二者祭宗廟以為牲。故知也。鄭注內則云。羸者曰脂。釋者曰膏。詒讓案。說文肉部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家語執轡篇云。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王注云。膏。豕屬。脂。羊屬。淮南子墜形訓云。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高注云。膏。豕熊緩之屬。脂。牛羊麋之屬。義並與鄭同。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亦云。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有羽即有角之譌。云羸者。謂虎豹狼螭為獸淺毛者之屬者。大司徒羸物注義同。螭。即离之借字。詳彼疏。云羽。鳥屬者。大司徒羽物注云。翟雉之屬。文選蜀都賦劉注云。羽族。鳥也。云鱗。龍蛇之屬者。月令春其蟲鱗注同。大司徒鱗物注云。魚龍之屬。案此經魚入小蟲連行屬。蛇入小蟲紆行屬。筍虛大獸鱗屬。當專據龍言之。又案說文魚部云。鱗。蟲連行紆行者。依此經下文通行為魚屬。紆行為蛇屬。則給似亦魚蛇水蟲之通名。非一蟲而兼兩行也。若然。疑此經故事別本鱗或有作給者。故許即據下經為訓。鱗。給。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疏〕宗廟之事者。即大宗伯人鬼六享之事。云脂者膏者以為

賈疏云。上摠言。於此已下別言之。欲分別可為筍虛者也。注云。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虛。貴野聲。〔疏〕野聲也。致美味也者。脂膏者肥膈。中為犧牲。故以共祭。致其美味也。注云。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虛。貴野聲。〔疏〕野聲也

者。脂。牛羊屬。膏。豕屬。羸者。謂虎豹狼螭為者。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疏〕之獸。此五獸兼羽鱗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猶月令五蟲有

羽毛也。注云脂。牛羊屬。膏。豕屬者。賈疏云。二者祭宗廟以為牲。故知也。鄭注內則云。羸者曰脂。釋者曰膏。詒讓案。說文肉部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家語執轡篇云。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王注云。膏。豕屬。脂。羊屬。淮南子墜形訓云。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高注云。膏。豕熊緩之屬。脂。牛羊麋之屬。義並與鄭同。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亦云。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有羽即有角之譌。云羸者。謂虎豹狼螭為獸淺毛者之屬者。大司徒羸物注義同。螭。即离之借字。詳彼疏。云羽。鳥屬者。大司徒羽物注云。翟雉之屬。文選蜀都賦劉注云。羽族。鳥也。云鱗。龍蛇之屬者。月令春其蟲鱗注同。大司徒鱗物注云。魚龍之屬。案此經魚入小蟲連行屬。蛇入小蟲紆行屬。筍虛大獸鱗屬。當專據龍言之。又案說文魚部云。鱗。蟲連行紆行者。依此經下文通行為魚屬。紆行為蛇屬。則給似亦魚蛇水蟲之通名。非一蟲而兼兩行也。若然。疑此經故事別本鱗或有作給者。故許即據下經為訓。鱗。給。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疏〕宗廟之事者。即大宗伯人鬼六享之事。云脂者膏者以為

賈疏云。上摠言。於此已下別言之。欲分別可為筍虛者也。注云。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虛。貴野聲。〔疏〕野聲也。致美味也者。脂膏者肥膈。中為犧牲。故以共祭。致其美味也。注云。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虛。貴野聲。〔疏〕野聲也

者。脂。牛羊屬。膏。豕屬。羸者。謂虎豹狼螭為者。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疏〕之獸。此五獸兼羽鱗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猶月令五蟲有

羽毛也。注云脂。牛羊屬。膏。豕屬者。賈疏云。二者祭宗廟以為牲。故知也。鄭注內則云。羸者曰脂。釋者曰膏。詒讓案。說文肉部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家語執轡篇云。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王注云。膏。豕屬。脂。羊屬。淮南子墜形訓云。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高注云。膏。豕熊緩之屬。脂。牛羊麋之屬。義並與鄭同。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亦云。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有羽即有角之譌。云羸者。謂虎豹狼螭為獸淺毛者之屬者。大司徒羸物注義同。螭。即离之借字。詳彼疏。云羽。鳥屬者。大司徒羽物注云。翟雉之屬。文選蜀都賦劉注云。羽族。鳥也。云鱗。龍蛇之屬者。月令春其蟲鱗注同。大司徒鱗物注云。魚龍之屬。案此經魚入小蟲連行屬。蛇入小蟲紆行屬。筍虛大獸鱗屬。當專據龍言之。又案說文魚部云。鱗。蟲連行紆行者。依此經下文通行為魚屬。紆行為蛇屬。則給似亦魚蛇水蟲之通名。非一蟲而兼兩行也。若然。疑此經故事別本鱗或有作給者。故許即據下經為訓。鱗。給。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疏〕宗廟之事者。即大宗伯人鬼六享之事。云脂者膏者以為

者。野物有聲者。或不中爲牲。則刻其形於笱處。使樂作時。匪色似鳴。若備其聲也。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

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外骨。龜屬。內骨。蟹屬。

蛇屬。脰鳴。龍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蛸屬。發皇屬。股鳴。蚣蟴動股屬。胷鳴。榮原屬。〔疏〕謂之小蟲之屬者。賈疏云。上云大獸或爲宗廟牲。或爲

翼鳴。不能鳴者。據行而言。自脰鳴以下。能鳴者。據鳴而言之。注云刻畫祭器。博庶物也者。此亦以雕爲彫也。市車注云。彫者畫之。司約丹圖注。謂彫器蓋蓋之屬。有圖象者。雕。彫之借字。詳總敘疏。賈疏云。以雕畫及刻爲

琢飾者也。案賈蓋以雕爲畫。琢爲刻。二義不同。然攷說文多部云。彫。琢文也。玉部瑠琢並云治玉也。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瑠雕字亦通。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彫。琢治飾玉也。論語公冶長篇。朽木不可雕也。

集解引包咸云。雕。雕琢刻畫。依包說。則雕琢卽雕。亦卽刻畫。可證鄭義。說文刀部云。刻。鏤也。蓋施刀削曰刻。成文采曰畫。祭器雖有畫文。而經云雕琢。則自專據刻鏤言之。若司尊彝注說雞彝鳥彝山彝。並云刻而畫之。雜記饗

簋注云。刻爲蟲獸是也。賈分雕琢爲兩訓。非經注義。云外骨龜屬者。說文龜部云。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案禮敦蓋皆刻龜形。詳舍人疏。此外骨內骨皆隨人所謂互物者。外骨當亦兼有蜃貝之屬。蜃人有蜃尊。注謂畫蜃。亦祭器

也。云內骨蟹屬者。蟹。釋文云。本又作鼈。案字當作鼈。說文鼈部云。鼈。甲蟲也。蟹蟹皆俗體。蟹亦見雍氏注。賈疏云。按易說卦云。離爲鼈爲蟹爲龜。注皆云骨在外。與此注違者。龜鼈皆外骨。但此經外骨內骨相對。以鼈外有

肉緣爲內骨也。云卻行蟻行之屬者。廣雅釋言云。卻。遯也。釋文云。爾雅云。蟻行入耳。郭璞云。蚰蜒也。按此蟲能兩頭行。是卻行。劉云。或作衍行。今曲蟮也。臧琳云。說文虫部。蟻。側行者。與鄭異。然鄭以仄行爲蟹屬。說

文亦以蟹爲旁行。則此作側行。或字誤。蟻衍今爾雅爲蟻銜。陸云。本又作衍。皆說文所無。當定作衍。又說文云。蚰或從引。與劉昌宗所見或本合。釋文作衍。誤倒也。以爲曲蟮亦非。說文。蚰。宛蟻也。此卽曲蟮。與蟻衍異。方

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蟻蝨。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蜚蠊。趙魏之間或謂之蚰蚘。北燕謂之蚰蚘。案臧說甚析。凡連言蟻衍者爲蚰蜒。本艸陶注云。細黃蟲。狀如蜈蚣是也。單言蟻者。爲邱蚰。劉云。曲蟮是也。鄭云。卻行者。自謂蚰

也。云仄行蟹屬者。漢書五行志顏注云。仄。古側字。廣雅釋言云。側。旁也。說文虫部云。蟹有二敖八足。旁行。

又以側行爲蟻字。義並與鄭異。云連行魚屬者。王制注云。連猶聚也。連行。卽易剝五六爻辭所謂貫魚。王注云。駢頭相次是也。云紆行蛇屬者。矢人注云。紆。曲也。說文糸部云。紆。曲也。以其蛇行屈曲。故謂之紆行也。云脰鳴。電屬者。說文肉部云。脰。項也。公羊莊十二年何注云。脰。頸也。齊人語。釋名釋形體云。咽。青徐謂之脰。說文虫部云。蛇。龍屬。以脰鳴者。爾雅釋魚。鼈龜蟪諸。在水者脰。案電屬水居。詹諸陸居。種類略同。鄭云電屬。足以咳詹諸。許鄭義不異也。電屬無肋骨。口不能呼氣成聲。其聲似出咽項之間。故云脰鳴也。電屬詳秋官敘官疏。云注鳴精列屬者。公羊釋文云。注與味同。案說文口部云。味。鳥口也。注卽味之段字。賈疏云。按釋蟲云。蟋蟀。養。注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蛩。方言。精列。楚謂之蟋蟀。或謂之養。南楚之閒或謂之王孫。詒讓案。大戴禮記易本命篇盧注云。蟋蟀無口而鳴。今日驗蟋蟀有口。而鳴不以口。其聲出兩翼閒。鄭以釋注鳴。似未謬。說文虫部云。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又云。榮虺。蛇醫。以注鳴者。虺卽榮虺。亦卽榮原。鄭以爲得鳴之屬。與許異。當以許爲長。玉篇虫部亦云。石虺。今以注鳴者。依許義也。云旁鳴。蝮蛇屬者。說文肉部云。勝。脊也。旁卽勝之段字。又說文虫部云。蝮。蟬也。詩曰。五月鳴蝮蟬。以勝鳴者。蝮。寒蝮也。賈疏云。蟬鳴在脅。云翼鳴發皇屬者。賈疏云。按爾雅。蝮。蟬。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爲黃蟬。卽此發皇也。臧琳云。說文虫部。蟬。蟬。以翼鳴者。爾雅蝮蟬。御覽引孫炎注云。翼在甲裏。戈發聲同。古文多通用。故爾雅作蝮。周禮注作發。爾雅音義云。蟬本或作黃。黃與皇亦古通。案臧說是也。今有綠色甲蟲。形狀如郭說。鳴聲甚清亮。江蘇人謂之金鐘子。當卽發皇也。云股鳴。蝮動股屬者。說文虫部云。蝮。以股鳴者。重文蝮。蝮或省。詩幽風七月云。五月斯螽動股。毛傳云。斯螽。蝮蟬也。爾雅釋蟲云。蝮。蝮。郭注云。蝮。蝮也。俗呼蝮蟬。詩周南蝮斯孔疏引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固其股似瑤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案蝮蟬鳴聲亦出兩翼旁。以其與股相摩切。故謂之股鳴。詩云。斯螽動股。卽謂蝮蟬振股而鳴。此注亦用詩成文。非以動股爲別一蟲也。云得鳴。榮原屬者。釋文云。得木亦作骨。又作得。干本作骨。云般屁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蟻也。鄭云榮原屬也。不知榮原之屬以何鳴。作骨者恐非也。沈云作得。得。亦所未詳。聶音胃。劉本作胃。音鹵。原亦作蟻。賈疏云。此記本不同。馬融以爲胃鳴。干寶本以爲骨鳴。胃在六府之內。其鳴又未可以骨。爲狀亦難信。皆不如作得鳴也。臧琳云。說文虫部。蟻。大龜也。以胃鳴者。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蟻大龜。以胃鳴。本說文。許叔重學於賈景伯。故從賈說。馬季長亦同。沈重云。作得爲得。據鄭本也。詒讓案。說文勺部云。匍。齊也。重文得。匍或从肉。得卽匍之俗。玉燭寶典引經作匍。考市車廬人注並有得字。經文作得。得。

並通。諸家本作骨作胃。字形成相近。知故書不作何也。此經文及訓義。諸家差互。未知孰是。釋文引千寶本。骨作骨。云。敝尻屬。敝尻段玉裁定爲髓字之誤分是也。又引劉昌宗本作骨。音齒。骨今本釋文作骨。字書所無。骨字亦無。齒音。疑誤。榮原說文作榮玩。原卽舛之借字。陸載別本作蟬。玉燭寶典引同。爾雅釋蟲云。蟬。蟬。方音云。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蟬。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注。榮原當指蛤解也。段成式酉陽雜俎廣動植篇云。榮原胃鳴。此從買馬本作胃。而義則仍從鄭。與陸引蟲音略同。今考說文以榮原爲注鳴。蓋亦本買侍申說。義實允協。但此骨鳴買馬作胃鳴。於義爲短。竊謂經文當從骨。而義則當從買說爲靈龜。爾雅釋魚。靈龜。郭注云。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瑤瑁。俗呼爲靈龜。卽今鸞龜。一。名靈龜。能鳴是也。凡龜屬。筋骨咸與外甲相屬。不能張翕。故其鳴似出骨間。與靈龜相類也。厚唇弁口出

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

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虛。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虛鳴。宏。讀爲絃繩之絃。謂聲音大

也。由。〔疏〕厚唇弁口者。呂氏春秋仲冬紀高注云。弁。深遠也。謂唇厚而口深大。云大骨燿後者。後漢書馬融傳

若也。〔疏〕廣成頌。骨作何。李注引此經同。聶氏三禮圖云。燿。本又作臞。案買廬人疏引此記。亦作臞。詳後。

云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去。則於鍾宜者。明鍾虛宜用羸屬之義。云若是者。以爲鍾虛者。說文虎部云。

虛。鍾鼓之拊也。飾爲猛獸。卽謂羸屬之獸。古飾鍾虛以猛獸。說者因誤以虛爲獸名。後漢書董卓傳李注引前音義。

及漢書郊祀志賈山傳顏注。並以荀虛之虛爲神獸。此蓋以爲康之獸字。非古義也。依說文。則鼓虛亦象羸屬爲之。蓋

鼓音宏大。虛安與鍾同也。此不云爲鼓虛者。文不具。穆天子傳云。鳥以建鼓。獸以建鍾。彼似謂建鼓之拊。以鳥爲

飾。則又與磬虛同也。江永云。凡羸羽蟲皆刻於植處上。曰任重。曰任輕。曰加任焉。假設言之耳。非真以全架任之於

其背也。戴震云。羸者爲鍾虛。羽者爲磬虛。皆所以負荷。非爲虛下之拊也。西京賦。洪鍾萬鈞。猛虺趨趨。負荷業

而餘怒。乃奮趨而騰驥。薛綜注云。當箭下爲兩飛獸。以背負。案江戴說是也。文選上林賦張揖注云。虛獸以俠鍾旁

足。爲虛獸負荷之證。聶氏禮圖乃畫獸於虛跌之下。若負虛然。失之。注云。燿。讀爲哈。頃小也者。頃。余仁仲本

作頤。注疏本及羣經音辨並同。釋文作頤。云音傾。李一音懇。惠士奇云。馬融廣成頌曰。鶩鳥殺蟲。偃牙黔口。大

旬哈後。然則燿一作哈。音義宜然。康成讀從之。本師說也。燿。一作臞。細小之貌。與哈通。臞。一作臞。爾雅曰

臚。疎。瘠也。瘠則細小。音異而義同。段玉裁云。說文。哨。不容也。記投壺曰。枉矢哨壺。哨是頃意。不容是小意。頃。今傾字。頃。不正也。或作頤。李音魁。釋文本作頃。是買疏本作頤非。案此經無作臚之本。惠說蓋據大司徒釋文及廩人疏而言。以音義考之。此經訓頃小者宜作燿。臚。大司徒廩人注訓瘠瘦者。宜作臚。二字形近。故多互譌。頃小之義。當如段說。阮元說亦同。廣雅釋詁。頃哨並訓衰也。頃與傾同形。方氏注亦以瓜邪爲瓜哨。然則哨後亦謂後衰殺而小也。李軌本作頤。音魁。則謂與轉人頤典字同。未詳其義。後漢書注引此注作燿。讀曰哨。哨。小也。疑李賢所改。鄭司農云。宏。讀爲絃經之絃。謂聲音大也者。說文。部云。宏。屋深響也。爾雅釋詁云。宏。大也。書盤庚孔疏引樊光注。亦援此記爲釋。用先鄭義也。賈疏云。讀從左傳桓二年臧衰伯曰衡統絃經。取其音同耳。阮元云。此讀爲疑當作讀如。段玉裁云。月令。其器圍以閔。注云。閔。讀爲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正義云。絃從頤下屈而上屬於冕。中央寬緩。案凡其外圍傘。其內深廣曰宏。似不假易爲絃也。聲音。銳喙決吻。數目頤脰。小體窻。謂聲之成文者。案阮說是也。云由。若也者。由與猶同。郊特牲猶注云。猶若也。脰。若也。銳喙決吻。數目頤脰。小體窻。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聲宜。若是者以爲聲虛。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虛鳴。吻。口脰也。頤。長脰貌。故書頤或作輕。〔疏〕銳喙決吻者。說口也。文選甘泉賦李注云。決亦開也。謂口銳利而脣開張也。云數目頤脰者。毛詩釋文云。數。細也。謂細目也。云小體窻腹者。說文馬部云。窻。馬腹繁也。段玉裁校改繁爲墊。謂馬腹低陷是也。毛詩小雅無羊傳云。窻。虧也。體小則腹虧損低陷也。無羊孔疏引崔靈思毛詩集注本詩傳作窻。隤也。則與此上文權後之權義同。云其聲清陽而遠聞者。弓人云。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注云。陽猶清也。案陽與揚通。釋名釋天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荀子法行篇云。玉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聘義作扣之其聲清越以長。揚越一聲之轉。云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聲宜者。於聲上俗本並找則字。今據唐石經補。賈疏云。磬輕於鐘。故畫鳥爲飾。注云吻。口脰也者。說文口部云。吻。口邊也。集韻二僊云。脰。吻也。釋名釋形體云。吻。口脰也。可以卷制食物。使不落也。卷脰字通。云頤。長脰貌者。頤與肩通。莊子德充符篇云。其脰肩。肩。釋文引李頤云。羸小貌。梁簡文帝云。直貌。此頤脰亦項長而直之貌也。云故書頤或作輕。鄭司農云。輕。讀爲簡頭無髮之鬻者。釋文云。鬻。呂忱云。鬻。秃也。案呂本說文。輕鬻聲相近。左襄十七年經。邾子輕輕。公羊穀梁作鬻。是其例。惠士奇云。廣雅曰。鬻。鬻鬻。鬻。秃也。明

堂位。夏后以楊豆。注云。楊。無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楊。則禿與楊音同。器無文。猶頭無髮。其義亦同矣。楊亦作駝。士喪禮。駝豆兩。段玉裁云。說文頁部曰。顧。頭髮少髮也。从頁。肩聲。引周禮數目顧。此蓋賈侍中說。字與鄭同。義與鄭異。顧或爲駝。司農讀爲箇。皆雙聲字。說文影部云。箇。鬢髮也。明堂位注禿。小首而長。搏身。楊。楊卽箇之假借。釋名作輕。司農與影部合。謂項無毛也。羽屬項。不必無毛。故鄭君不取。

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笱。搏。圓也。〔疏〕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笱者。賈疏云。上論鐘磬之虛用鳥獸不

之與磬。欲見二者同也。詒讓案。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箴簾。注云。橫曰簾。飾之以鱗屬。孔疏謂此經笱飾以龍。彼經并云虛者。蓋夏時簾虛皆飾之以鱗。或可因簾連言虛也。又引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頰口銜壁。壁下有旄牛尾也。文選顏延之曲水詩序。李注引阮湛三禮圖云。笱虛兩頭並爲龍以銜組。以上二說並漢制。不知與古合否。說文金部鐻字注云。鐻。鱗也。鍾上橫木上金華也。以鱗屬爲鐘上橫木之節。故謂之鐻鱗矣。注云。搏。圓也者。廬人弓人注同。詳輸人疏。云鴻。備也者。爾雅釋言云。備。均也。郝懿行云。備與鴻聲近。鄭蓋以龍蛇之屬。其身搏圓。前後均等。故訓鴻爲備。義本爾雅。案郝說是也。典同先鄭注云。鍾聲上下正備。與此義同。林希逸云。鴻。大也。搏身而鴻。

身圓而大也。俞樾云。鴻當讀爲鳩。說文佳部。唯。鳥肥大唯唯也。或從鳥作鳩。搏身而鴻者。亦謂其肥大也。作鴻者。睪字。案林俞說亦通。凡攬網援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

作其鱗之而。謂笱虛之獸也。深猶藏也。〔疏〕凡攬網援箬之類者。網。緝文殺字之譌。詳矢人疏。賈疏云。此覆釋作猶起也。之而。頰頰也。〔疏〕上文鍾虛之獸。云攬網者。攬者則殺之。援箬者。援攬則噬之。詒讓

案。攬猶搏持。詳獸人疏。廣雅釋詁云。援。引也。噬。齧也。箬。噬字同。春官以爲卜筮字。彼爲假借。此用本義也。山師注作噬。箬。噬古今字。詳春官敔官疏。攬網援箬。謂猛毅剽殺之獸。爾雅釋獸云。柔螻善援。郭注云。便攀援。又云。纒父善顧。注云。能攬持。人亦其類也。云必深其爪出其目者。謂刻猛獸之爪必深入。目必高出也。爪。又之睪字。詳輸人疏。云作其鱗之而者。賈疏云。謂動頰頰。此皆可畏之貌。注云。謂笱虛之獸也者。此有鱗屬。則兼笱虛而言。賈疏謂此唯說鍾虛。鄭連言笱。非也。云深。猶藏也者。亦引申之義。廣雅釋詁云。藏。深也。云作猶起也者。地官胥注同。云之而。頰頰也者。連蓋以之而爲疊韻連綿語。其義則爲頰頰也。賈疏云。舊讀頰字以沽罪反。謂起其頰頰。劉炫以爲於義無所取。當爲頰頰音壹讀之。於義爲允也。釋文云。頰。計慎口忽反。禿也。劉古本反。李又其懇反。一音苦紇反。又音混。戴震云。頰側上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須髮屬也。王引之云。說文。頰。禿也。禿。禿也。禿。禿也。禿。禿也。

無髮。則不可以言作矣。鄭說非也。案而。頰毛也。之猶與也。作其鱗之而。謂起其鱗與頰毛也。若龍有鱗。虎有鬚。皆象其形。使之上起耳。古文連及之詞。或言與。或言之。說文。而。頰毛也。引周禮作其鱗之而。釋而不釋之。然則之爲語詞。非實義所在矣。案王說於義爲允。然鄭意似當如戴說。頰頰陸賈所列諸家音讀義並難通。今攷疏所舉沽罪反一音。釋文及說文。玉篇。廣韻並不載。又引劉炫讀爲壺。廣韻二十一混訓禿頭。集韻十四賄沾罪切。及二十一混本初苦本切。兩取頰字。並訓頰高。據疏。則兩音當異訓。不知劉讀於義何取。竊疑頰頰當作頰須。頰正字作頰。與須形近致譌。禮運孔疏引說文云。而者。鬚也。鬚節須之俗。今本說文而部作頰毛。而須部云。頰。頰須也。頰須與頰毛義同。冥氏先鄭注以須爲頰下須。許鄭詁而云頰須者。明其與頰下須微異也。然據李劉兩音。則晉時本已如此。蓋其譌久矣。而字又作鬚。文選張衡西京賦云。猛毅鬚鬚。薛綜注云。鬚鬚作毛鬚也。漢書西域傳注孟康云。師子有頰。頰。頰注云。亦頰旁毛也。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

必似鳴矣。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疏〕也者。詩衛風淇奧。有匪君子。毛傳云。匪。文章貌。說文。飛讀爲匪者。段玉裁云。撥廢。匪飛。皆以聲類易字也。云以似爲發者。亦述先鄭義。段玉裁云。謂似當爲發也。僅

云似鳴。形容未盡。故改爲發。鄭君經仍作似。蓋不謂然。俞樾云。以似爲發。與上兩句不一律。且經文必似鳴矣。文義甚明。若破似爲發。而曰必發鳴矣。義轉未安。下文云其匪色。必似不鳴矣。豈可曰必發不鳴乎。然則此注殆必有誤。疑故書廢字先鄭讀爲撥。後鄭以撥字無義。改讀爲發。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鄭作發。是鄭注論語。亦讀廢爲發。可證。案似發形聲並遠。固似有誤。然俞疑爲後鄭讀廢爲發。則此無玄訓之文。於注例不合。所未詳也。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

鳴矣。指。猶頰也。故書措作〔疏〕。則必積爾如委矣者。積。唐石經初刻並作頰。磨改作積。案頰即積之譌。說文禿部

借。易繫辭云。夫坤墮然。示人簡矣。釋文引馬融云。墮。柔也。委亦廢措之意。此申明爲虛獸。而不深爪出目。作鱗之而者之不足觀也。賈疏謂此說脂者膏者正可爲性不可爲虛之義。非也。云其匪色必似不鳴矣者。段玉裁謂此本云

其匪色必不似鳴。今本似不鳴誤。注云措猶頓也者。此引申之義也。說文手部云。措。置也。廣雅釋詁云。頓。其也。云故書措作措。杜子春云。當爲措者。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也。漢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同。子春謂厲石之字非。故易爲措。古廢置皆曰措。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妥。而酬以觚。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勺。尊升也。觚。豆。

爨。豆。〔疏〕爲飲器者。飲酒所用之器也。勺所以長爵。觚所以飲。二者通爲飲器。云勺一升者。說文勺部云。勺。當爲斗。〔疏〕挹取也。象形。中有實。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鄭注云。龍。龍頭也。疏。

通刻其頭。蒲合蒲如冕頭也。番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龍勺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疏勺長二尺四寸。受一升。漆赤中。丹柄端。蒲勺所受同。案舊禮圖說疏勺蒲勺所受。與此經同。而

龍勺則容五升。所贏大多。殆誤以洗勺容量釋尊料與。禮器有樽勺。士喪禮有素勺。亦並以木爲之。與蒲勺略同。又案漢書律原志云。十合爲升。此勺一升。卽容十合也。孫子算經云。十勺爲合。彼爲量之微數。與尊料亦異也。云爵

一升。觚三升者。叢圖及御覽器物部引三禮舊圖云。觚受三升。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卮爵觚罍角散諸觴。皆形同。升數則異。案爵形制詳大宰疏。云獻以爵。而酬以觚者。說文西部云。酬。主人進客也。重文酬。爾

或从州。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酬。酬猶厚也。勸也。觚當依鄭作觶。凡酬皆用解。凌廷堪云。鄉飲酒記獻用爵。其他用解。鄉射記同。此爲鄉飲酒鄉射而言也。若燕禮大射。雖獻

亦用觚。宰夫爲主人進君也。至於酬旅。酬無算爵。則同用解矣。云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者。劉敞云。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四豆非飲器。其計數則然。戴震亦云。合獻酬共一豆酒。其曰一獻而三酬者。

爵一升。以之獻。罍三升。以之酬。蒙上省文。詒讓案。一獻三酬。合爲一豆。馬鄭並破豆爲斗。是以一獻三酬。一三並爲獻酬之次數。一獻得一升。三酬得九升。則一斗也。然於禮無據。禮器孔疏云。案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

熊氏云。此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唯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唯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案熊孔申鄭說。謂此是士之饗禮。臆說無左證。且梓人制器。必準之士禮。義亦無取。

劉敞謂一升獻而三升酬。一三非謂獻酬次數。故書作豆可通。不煩破字。其說甚篤。陳祥道及近儒多從其說。陳喬樞云。攷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一獻之禮。注。壹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案。賓兩爵。謂獻飲一

爵。而酬飲一觶。主人兩爵。謂醉飲一爵。而酬飲一觶也。然主人之醉酒。若有介酢者。則醉酒不止一爵。今梓人言獻酬。非言酢酬。知一爵一觶。但就賓客而言。不指主人言也。又攷鄉飲酒鄉射。並行壹獻之禮者。壹獻之禮。始於獻。而成於酬。賓介衆賓各得一獻一酬焉。自獻實以迄旅酬皆是也。鄉飲酒禮。迎賓拜至。主人取爵于篚。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賓。而賓飲一爵也。賓實爵酢主人畢。主人實觶酬賓。賓奠觶于薦束。則賓雖受酬而未飲矣。主人又實爵獻介。介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介。而介飲一爵也。介洗爵授主人。主人酌酢畢。又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立卒爵。授主人爵。衆賓獻。則不拜授爵。此主人獻。衆賓各飲一爵也。衆賓不酢主人。鄉射無介。則衆賓之長一人酢。既畢獻。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而獻酬之爵遂不復用焉。於是主人舉觶于賓。賓受。奠解于其所。舉解者降。是賓仍受觶而未飲也。至正歌告備。旅酬方起。賓乃取俎西之觶。酢階上酬主人。卒解。賓實之。授主人解。揖復席。此賓酢主人。而飲一觶。以爲旅酬之始也。主人以所受賓酬之觶。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自介右。此介受主人酬。而飲一觶。以酬衆賓之長也。衆賓長又以所受介酬之觶酬衆賓。皆知賓酬主人之禮。衆受酬者受自左。辯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此衆賓以次行酬而各飲一觶也。至是旅酬事畢。酬而壹獻之禮終矣。賓若有違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主人獻違者。違者皆飲一爵。鄉射禮云。違辭主人。鄉射無介。其旅酬也。賓酬主人。主人酬違者。違辭衆賓。然則鄉飲酒禮若有違者。當主人酬介。介酬違者。違辭衆賓也。賓介違者及衆賓。並獻爵之外。不多一爵。酬解之外。不多一觶。據此。則一獻之禮。賓皆飲酒一爵一觶。爵受一升。觶受三升。獻酬二者共四升。與梓人言一獻三酬當豆相合。不當改字。斯亦足以明矣。案陳說是也。注云勺。勺。勺也。尊升也者。段玉裁改升爲斗。云斗與料同。說文。料。勺也。尊料。謂挹取尊中之料也。今本作尊升。誤。魏晉人書斗多作什。故易譎升。案段校甚瑣。士冠禮云。實勺觶角柳。注亦云。勺。尊斗。所以斟酒也。買彼疏云。案少牢云。壘水有料。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壘料所以刺水。則此爲尊斗斟酒者也。案買說是也。今本儀禮注亦譎斗爲升。與此注同。鄭言此者。別於壘人大灑設斗爲挹水之料也。承圖引舊圖云。洗勺受五升。彼卽壘料。與此勺異。云觶。豆。字聲之誤。觶當爲觶。豆當爲斗者。此依馬融說也。賈疏云。觶字爲觶。是字之誤。斗字爲豆。是聲之誤。又疏。及燕禮疏。禮器孔疏引五經異義。爵制篇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觶。古周禮說爵一升。觶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觶二升不滿一豆矣。鄭玄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觶。觶字角旁著辰。汝穎之明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觶字相近。學者多聞觶。

寡聞。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觚當爲斛。豆當爲斗。與一爵三釀相應。賈疏又云。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釀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釀也。案各疏引異義。互有誤。攷刪改。今參合校。正。古周禮說觚三升。賈孔所見本並誤作二升。與此不合。今從程瑤田陳壽祺校正。釀字角旁長。今本賈疏誤作角旁。發。臧琳改爲角旁支。與古今韻會及周禮訂義引王氏詳說同。然字書無此字。段玉裁改爲角旁辰。字見說文角部。較有根據。今從之。鄭駁所引馬季長說。蓋周禮傳佚文。亦從韓詩說。論語雍也篇。觚不觚。集解引馬注義同。鄭此注及禮器注並本之。臧琳云。儀禮燕禮。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注。觚。古文皆爲觚。士長升拜受釀。主人拜釀。注。今文釀作觚。賤釀于公。注。此當言賤釀。酬之禮皆用釀。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釀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賓降。洗象觚。注。今文曰洗象觚。公坐。取實所賤釀。與。注。今文釀又爲觚。大射儀。士長升。拜受釀。主人拜釀。注。今文釀作觚。賤釀于公。注。今文釀爲觚。洗象觚。注。此觚當爲釀。據此。知觚觚二字形相近。儀禮古文多作釀。今文多作觚。鄭參校古今文。以義言之。義當作釀者。從古文。則云今文作觚。義當作釀者。從今文。則云古文作釀。亦有古文釀字反爲觚者。如燕禮賤釀于公。大射儀洗象觚。及梓人獻以爵而酬以觚是也。鄭俱云觚當爲釀。精審之至也。許叔重不知釀觚易混。皆作如字讀。觚爲三升。則釀爲四升。故說文角部云。釀。鄉飲酒角也。受四升釀。釀或从辰觚。禮經釀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觚受三升者謂之觚。此許自用其說。非古義也。儀禮注。駁異義。皆云。釀字古書或作角旁氏。與說文觚。禮經釀。正合。陳喬樞云。許君異義從古周禮說。觚三升。則以一獻三酬當一豆。爲以一升獻。以三升酬者。當亦古周禮說。如此。鄭君參考禮經。酬皆用釀。定觚當爲釀。又據馬氏說。改豆爲斗。謂與一爵三釀相應。然則馬氏以前。無爲此說者矣。今案許從此經故書舊說。定爲觚三升。釀四升。馬鄭從韓詩及漢禮說。觚二升。釀三升。而破經字以合之。審校兩說。實互有是非。許讀豆如字。是也。其謂觚三升。墨守周禮故書。與韓詩漢禮並不合。則不若鄭說之長。鄭讀觚爲釀。是也。而破豆爲斗。則與經文不合。又不若許讀如字之精矣。云豆當爲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食也。一豆酒。又聲之。一豆酒。又聲之。斗者。鄭亦謂聲之誤。今案當讀如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食也。一豆酒。又聲之。一豆酒。又聲之。一豆酒者。易蔽云。坊記曰。觚酒豆肉。豆所以盛肉也。故曰豆肉。注云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者。冢前注破豆爲斗。謂此經豆字兩見。後一豆字亦當改爲斗者。一豆肉之豆不破之者。以肉本爲豆實。小子有肉豆。則義自可通。故仍之。今考一豆酒。豆似亦可讀如字。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鄭司農云。梓師罪也。篇云。執觚觚杯豆而不醉。則古或亦以豆盛酒矣。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鄭司農云。梓師罪也。衡。謂樂衡也。曲禮。

執君器齊衡。玄謂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疏〕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者。罪。前經五篇並用古字作辜。工官必考試之。以核其功事之巧拙。管子七法篇云。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是也。試梓。猶藥人試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之。亦工官之官計官刑也。注。鄭司農云。梓師罪也者。賈疏云。謂梓師身自得罪。後鄭不從者。梓師是梓官之長。不可自受罪。故爲梓師罪梓人也。云衡。謂藥衡也者。藥眉聲近段借字。士冠禮眉壽注云。古文爲藥壽。程瑤田云。王莽傳。盱衡厲色。注。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蔡邕傳。揚衡含笑。注云。衡。眉目之閒也。衡皆指眉言。鄉衡者。飲酒之禮。必立而飲之。賈子容經。經立之容。固頤正視。則不能昂其首矣。試舉古銅爵飲之。爵之兩柱適至於眉。首不昂。而實自盡。衡指眉。言兩柱向之。故得謂之鄉衡也。由是觀之。兩柱蓋節飲酒之容。而驗梓人之巧拙也。案程說深得經指。引曲禮執君器齊衡者。證藥衡之訓。彼文云。執天子之器上衡。國君則平衡。鄭彼注云。衡謂與心平。不爲藥衡。先鄭蓋據禮家舊詁。故與後鄭異。云玄謂衡。平也者。地官敘官注同。此破先鄭藥衡之義也。云平爵鄉口。酒不盡者。後鄭意。凡飲酒。舉爵鄉口。平橫而酒適盡。乃爲中法。若平橫而尚有餘瀝。則是制器不應程法。非良工也。程瑤田云。後鄭衡指爵之平。是衡而鄉之。非鄉衡也。案程說是也。云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者。亦破先鄭罪梓師之義也。天官敘官注云。師猶長也。故梓人之官長謂之梓師。猶匠人之官長謂之匠師也。梓人制器不應程法。則長當施以罪。若月令孟冬命工師効功。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也。

周禮正義

卷八十二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

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

〔疏〕梓人爲侯者。鄉射禮注云。侯。謂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

者。凡侯皆以木爲植以張之也。云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以下通說三射之侯制。凡侯鵠全身之度。皆以侯中爲根數。不正言其度者。侯中大小。視侯道爲差。天子諸侯大夫士侯道不同。侯中崇廣不能齊壹。故先差分以起度。使可互通也。三射之侯。依司裘先鄭注說。皆有正有鵠。正小而鵠大。正中又有質。此不及正質之度者。文略。侯制互詳司裘疏。注云崇。高也者。總敘注同。云方。猶等也者。毛詩大雅生民箋云。方。齊等也。此廣與崇方。

亦言侯之廣與其高齊等也。云高廣等者。謂侯中也者。卽正鵠所居者也。鄉射記云。鄉侯中十尺。注云。方者也。亦引此經爲釋。此不云中。鄭知者。以下文有身及兩個。卽鄉射記之躬與舌。獨侯中不見。明此文卽指中而言也。云天

子射禮。以九爲節者。賈疏云。按射人及樂師。皆云天子以騶虞九節是也。云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者。司裘注說天子三侯云。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樂五十弓。此偏舉虎侯中之度。以概其餘。

一弓取二寸。九十弓則丈八尺。若然。熊侯七十弓。侯中當丈四尺。豹侯樂侯五十弓。侯中當一丈。皆以侯道遞減。而廣與崇方則一也。弓二寸以爲侯中。亦鄉射記文。云諸侯於其國亦然者。謂畿外諸侯。於其國大射。亦具三侯。大

侯侯道亦九十弓。則侯中及鵠之廣崇亦同。大射儀云。大侯九十。繆侯七十。射侯五十。鄭彼注云。大侯之鵠方六尺。繆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射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是與天子同。司裘注所謂遠算得仲是也。畿內諸侯及畿外

諸侯入爲鄉士者。則當依熊侯七十弓之制。不得與王同。詳司裘疏。云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者。賈疏

云。侯謂以皮飾兩畔。其鵠之皮亦與侯侯用皮同也。謂若虎侯以虎皮飾侯側。其鵠亦用虎皮。其餘熊豹樂等亦然。云

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鶴方六尺者。此家上天子侯中丈八尺。而以參分居一之數推其鶴也。賈疏云。以侯方丈八尺。三十六。故知方六尺也。云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者。鄉射禮注云。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案鄭以皮侯惟大射得有之。賓射采侯畫布。燕射獸侯畫獸。皆不以皮飾。故特著之。今以鄉射記考之。天子諸侯之獸侯。亦以皮飾。鄭說非也。三射之外。又有鄉射。亦用獸侯。賈疏依鄭鄉射記注說。謂鄉射用采侯。與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鄭司農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實射同。亦非也。詳後疏。

兩個半之。傅地。故短也。玄謂個讀若齊人擔幹之幹。上今下個。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個七丈二尺。下個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個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個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個倍之耳。亦爲下個半上個出也。〔疏〕

個。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

上兩個與其身三者。王引之云。說文。介。畫也。从人从八。隸書作爪。省人則爲介。介音古拜反。轉音古賀反。後人於古拜反者則作介。於古賀反者則作介。而不知非兩字也。粹人爲侯。上兩個下兩個。大射儀謂之左個右個。義與明堂左右個相近。侯之有介。偏處於旁。而副介乎中。則亦介字隸書之省明矣。白帖八十五載粹人之文。正作介。鄉射禮適右個。白帖作適右介。是侯之左右個皆介字也。大雅生民箋曰。介。左右也。鄉射禮記注曰。居兩旁。謂之介。案王說是也。賈疏云。此經云身。即中上布一幅者是也。上兩個居二分。身居一分。故云與其身三。謂三分如等也。云下兩個半之者。賈疏云。謂半其出者也。戴震云。九節之侯。上個左右出各丈八尺。下個左右出各九尺。注。鄭司農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明個亦以布爲之也。云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者。此先鄭讀個爲箇也。說文竹部云。箇。竹枚也。鄭士虞禮注云。個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案個即箇之俗。凡漢以後經典言個者。多爲箇之借字。故先鄭易兩個曰兩枚。一丈三丈。皆假設其數以明之。司裘先鄭注云。方十尺曰侯。即此身廣一丈。彼亦設數也。依先鄭義。則上下個夾中。上下共三層也。賈疏云。先鄭意身即與中爲一。謂方丈者。其上又加布一幅。長三丈。爲兩個。後鄭不從者。侯有中。有躬。有三者。今先鄭唯有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云下兩個半之。傅地。故短也者。兩個與綱相連。鄉射禮云。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武尺二寸。是兩個傅地至近。故短也。云玄謂個讀若齊人擔幹之幹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賈疏云。此讀從公羊傳。桓公朝齊。齊侯使公子彭生擔幹而殺之。是幹爲脊骨。故云擔幹之幹。案賈引公羊莊元年傳文。後鄭意此上下兩個夾身爲之。若兩脅然。

故以擗幹擬其音。而其義亦見。明不當如先鄭讀爲箇而訓爲枚也。云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者。明此个與身。卽鄉射記之上舌下舌與躬也。引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者。欲破先鄭上方兩枚與身三之說。故先引此文爲證。鄭彼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云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者。謂身个橫長之度也。九節之侯中丈八尺。身倍之。得三丈六尺。上个又倍身。得七丈二尺。出於身者左右各一丈八尺。下个當身處三丈六尺。不減。其出於身者。減之。得上个之半。左右各九尺。凡一丈八尺。連當身總五丈四尺也。然則七節之侯。侯身二丈八尺。上个五丈六尺。下个四丈二尺。五節之侯。侯身二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故鄉射記云。鄉侯上个五尋。注云。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是也。此可以類推。故注不出。云其制。身夾中。个夾身者。皆謂上下夾之也。身夾中之上下端。兩個夾身之外。上下共五層也。云在上下各一幅者。明身及上下个長度不同。而廣則皆充幅。除制縫一寸。爲二尺。鄉射記注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是也。上身下身。上个下个。各有一幅。共四幅。其侯中幅數則隨侯道爲增減。不能等也。云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者。白虎通義鄉射篇云。侯者。以布爲之。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未正矣。賈疏云。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二寸爲縫。皆以二尺計之。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九幅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爲七丈二尺。添前爲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卽上下共爲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尺。下个有五丈四尺。添前總用布三十六丈也。詒讓案。此亦指九節之侯也。若七節五節之侯。亦依此爲差。故鄭鄉射記注云。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是其差也。云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者。明此經所謂三。乃上二合之下一爲三。是兩層之和數。亦以破先鄭兩個各一丈。與身爲三丈之說也。云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者。謂爲下个半上个之出身外者。故經先明上个倍躬之度也。其當身之度。則上下个等。不半之。云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者。鄭注鄉射記左右舌云。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蓋兩個脛長。猶人舌外出。故以爲名。云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者。釋文云。率。本又作類。案率類聲義並相近。鄉射記下舌半上舌注云。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衰也。案張臂八尺。所謂尋也。張足六尺。所謂步也。又鄉射禮。下網不及地武。鄭注亦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網。卽其足也。是以取象焉。是侯制取象於人者。其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績寸焉。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義甚廣。不徒躬舌諸名也。

讀爲竹中皮之緝。〔疏〕反。案于贊尤粉兩反。皆員聲。字作緝。侯犬古犬兩反皆冒聲。字作緝。鄉射禮疏曰周禮梓

人云。緝寸焉。此緝字作緝之證。然說文糸部云。緝。持綱紐也。从糸。員聲。周禮曰緝寸。則綱紐字。員聲爲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緝。作緝爲緝。如麥稍義別。劉昌宗音侯犬反。儀禮疏作緝。非也。案臧說是也。依先鄭說推之。

亦當以從員爲正。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或曰。維當爲緝。緝。綱耳。緝亦即緝之譌。戴震云。鄉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尺二寸爲武。然則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四寸。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尺。下綱兩植相去七丈。案依戴說。

則七節之侯高二丈三尺四寸。五節之侯高一丈九尺四寸。大射儀說外諸侯三侯云。大侯之崇。見鷓于參。參見鷓于干。干不及地。武注云。以紆侯計之。繆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賈彼疏謂以紆侯五

十弓。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計之。與戴率較二寸者。戴兼上下各緝寸計之。鄭賈不兼緝計之。戴說爲密。鄭賈所計。皆當增二寸。但王大射。賓射等。皆三侯並張。則熊侯當見鷓於虎。虎侯當見鷓於豹。所謂下綱不及地武者。惟豹侯

爲然耳。其熊虎二侯。各以見鷓於次侯。而遞增其去地之高度。如大射繆侯紆侯之數。非三侯皆下綱不及地武者。注云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者。賈疏云。植則在兩傍邪豎之也。必知邪豎之者。下个半上个皆出舌尋。明知兩相皆邪

向外豎之也。詒讓案。植。謂侯兩旁所樹之長木。云上下皆出舌一尋者。明綱雖亦上長下短。而左右出舌之數則同。與舌之下半上者異也。云亦人張手之節也者。謂象人張臂八尺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者。鄉射禮注云。綱。持

舌繩也。持舌卽所以連侯。彼注與司農說同。說文糸部云。綱。維絃繩也。是綱爲繩名。故連侯繩亦謂之綱也。云綱。籠綱者者。卽說文所謂持綱紐也。戴震云。綱者。个上之紐。以綱貫之。詒讓案。大射儀注又謂之綱耳。綱貫綱中。

綱籠絡綱使不脫。故曰籠綱。賈大射儀疏謂亦以布爲之。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上紐皆十二。下紐皆十。而三侯數同。今案紐數經注無文。三禮舊圖說。未知所據。聶氏駁之。謂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之侯。丈尺廣狹不同。綱紐籠繫宜異。

但依侯大小取稱爲是。是也。又大射儀別有維。注謂邪制躬舌之角者。賈彼疏謂小繩綴角繫著植。則與綱紐迥異。聶圖以綱維爲一大纜。云綱。讀爲竹中皮之緝者。段玉裁云。當作讀如。竹青皮笥之笥。擬其音也。笥于贊反。今之筠

字。顧命。禮器。聘義。注字皆作笥。云舌維持侯者者。亦謂舌卽个也。與後鄭說兩個義同。張皮侯而棲鷓。則春以功。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鷓。謂此

侯也。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擊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疏〕張皮侯而棲鷓者。以下辨三侯之用也。皮侯者。大

文樓。西或从木婁案。鶴取名於鳥。故亦以樓言之。賈疏云。張皮侯者。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號曰皮侯。懷鶴者。各以其皮爲鶴。綴於中央。似鳥之樓也。金鶚云。侯中有鶴。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鶴。記但言鶴。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鶴中。言鶴則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并不言鶴。蒙上省文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鶴。遂謂畫布爲正。與樓皮之鶴異。誤矣。案金說是也。朱大韶說同。鄭中庸。射義注。並云畫布曰正。樓皮曰鶴。陸氏釋文。孔氏詩禮記疏。咸以爲大射實射之異。其說非是。詳司裘射人疏。云則春以功者。孔廣森云。春當如字讀。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於春貢之時。因貢教士。乃張皮侯而大射。三朝記。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是其事也。漢五行志曰。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曰。春曰載陽。合射辟寒。古者大射本在春審矣。鄉射禮注曰。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金鶚云。春以功。蓋大射在春。而以載諸侯羣臣之功與否也。王制云。習射上功。此其明證。射義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文王世子云。春秋教以禮樂。而春時陽氣舒和。尤善於秋。故大射必于春也。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漢書五行志。東京賦。皆與白虎通合。案孔金讀春如字。較鄭爲長。戴震讀同。說文矢部云。侯。春鑿所敷侯也。亦據春行大射言之。凡諸侯三歲貢士。王與大射。及王每與羣臣大射。皆於春行之。以功者。凡射以中爲功。詩大雅賓之初筵云。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是其義。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者。司裘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羣。謂之鶴。著於侯中。所謂皮侯。是侯側之飾及鶴並以皮爲之。故專得皮侯之名也。云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鶴。謂此侯也者。引以證皮卽指虎熊豹麋等皮也。云春。讀爲羣。羣。作也。出也者。段玉裁云。此易其字羣作也。見方言。詒讓案春羣聲類同。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羣也。羣作之訓。亦見爾雅釋詁。廣韻十八頁引尚書大傳云。春。出也。萬物之出也。又廣雅釋詁云。羣。出也。羣亦卽古文羣字。是羣有作出兩訓。然此經春當如字讀。鄭破爲羣。非經義。云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者。據射義文。詳司裘疏。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鯉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鶴。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疏〕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者。此賓射於朝之侯也。采侯中亦兼有鶴正。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疏〕其制蓋純布而畫五采。故謂之五采之侯。鄭鄉射記注謂鄉射亦張此。

侯。非也。詳後疏。金榜云。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注云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者。五采。卽下朱白若黃黑是也。畫者。統鵠六尺全畫之。不云畫鵠云畫正者。鄭謂大射有鵠無正。實射有正無鵠也。引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鸛虞。九節五正者。鄭意彼五正卽此五采侯。故引以爲證。射人注亦引此經爲釋。云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實則射人五正乃樂節。非指五采之侯。詳彼疏。云下曰若王大射。則以鯉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者。賈疏云。鄭引射人職實射及大射二者。陰破買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爲一物。故云非大射之侯明矣。詒讓案。鄭意射人言若大射。若爲更端語。明彼上文爲實射其說非也。射人所言。皆大射。非實射。此五采之侯爲實射。與射人所言實不相涉也。據疏。則買馬並以此五采之侯。爲卽上大射所用皮侯。然皮侯采侯儻同是一侯。則經不宜兩見。必不可通也。云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者。證此云遠國屬。卽謂諸侯來朝也。然彼文自汎指諸侯在朝之禮。不專屬射。鄭說亦誤。並詳彼疏。云遠國屬。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實射也者。射人注引此文而釋之云。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屬。謂朝會。詳後。賈疏云。言遠國屬。對畿內諸侯爲遠國。若以要服以內對夷狄諸侯。則夷狄爲遠國也。云正之方外如鵠者。鄭意實射采侯之正。一如大射皮侯之鵠。外亦廣與崇方。居侯廣三分之一。惟內爲五采異。今依先鄭說。正小鵠大。正在鵠中。凡射侯。無論大射實射。皆有鵠有正。非以皮侯采侯異名。詳司裘及射人疏。云內二尺者。賈疏云。中央畫朱方二尺。故司裘注引諸家方二尺曰正。以此二尺爲本。其外以白蒼等充其尺寸。使大如鵠也。云內二尺者。爲畫五采地也。云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者。射人注義同。彼注云玄居外。而此云黑居外者。黑玄色近。古書多通稱。云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者。射人注云。大夫以上與實射。飾侯以雲氣。用五采各如其正。鄭意此侯五正。故雲氣亦五采畫也。然其說無據。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亦詳射人疏。張獸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者。此王於大學及大賸行息燕之射之侯也。鄉遂之吏。行鄉射於臣。若與軍臣飲酒而射。〔疏〕庠序。蓋亦用之。不言棲鵠者。亦蒙上文者。其制。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並以皮飾侯之側。惟以布爲鵠。而染其實以白赤。大夫以下。則全以布爲之。與采侯同。惟畫其側爲虎豹鹿豕。而染其實以丹。蓋兼取皮侯采侯之制而少變之。因天子諸侯用獸皮爲飾。大夫以下畫獸之毛物。故名之曰獸侯也。注云獸侯。畫獸之侯也者。謂畫獸於三分侯中居一之處。以當正鵠也。鄭意天子諸侯之飾亦畫獸。非皮侯。故謂止取畫獸之義。不知天子諸侯之侯並不畫獸。獸侯實兼取獸皮及畫獸爲名也。云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羞也者。鄭彼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以寶射當張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煎藥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與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藥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皆毛物之。寶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案依鄭彼注說。則獸侯不辨尊卑。侯道皆五十弓。侯中並方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畫布爲獸首。以當正鵠。天子則以白地畫熊。諸侯則以赤地畫麋。大夫則以白布畫虎豹。士則以白布畫鹿豕。其畫獸之外。當侯中四旁者。尊卑同以丹地。畫雲氣爲飾。放繼公謂凡畫者丹質。專指畫虎豹鹿豕之侯。金榜。申放說云。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藥侯鹿皮爲鵠。對文見異矣。質。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黃以周云。鄉射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天子熊侯諸侯藥侯之爲皮也可知。凡皮侯不去毛。去毛無以別熊麋。又皮侯純用皮。非以熊麋飾其側。而中仍用布。質。謂質的。天子熊侯用白的。諸侯藥侯用赤的。則大夫士之畫侯。亦必有之也可知。凡畫者丹質。爲大夫士畫侯言也。人有大夫士之異。侯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布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鄭說熊麋。亦是畫侯。質是采地。畫熊白質。畫麋赤質。與下文凡畫者丹質語相觸礙。因以凡畫丹質爲畫寶射燕射之侯。白質赤質爲畫熊侯藥侯之正。殊非經意。記又云。禮射不主皮。則天子諸侯大射寶射燕射之爲皮侯也可知。鄭謂寶射燕射不用皮。亦未審矣。案金氏黃氏據鄉射記虎豹鹿豕言畫。而熊麋不言畫。定熊侯藥侯爲即皮侯不畫。又以畫者丹質即承上文畫以虎豹。畫以鹿豕而言。說皆致瑣。孔廣森。林喬蔭。陳奐。朱大韶。俞樾說。並同。今攷司裘先鄭注說。凡侯皆有正質三等。其說最是。鄉射記白質赤質丹質。即正中 smallest 的。亦即韓非子外儲說左所謂五寸之的。非采其地之謂也。蓋獸侯尊卑同用布爲侯中。天子諸侯則以熊麋之皮飾侯側。又棲其皮以爲鵠。鵠內又用布爲正。不畫。正內則又畫白赤之采以爲質。大夫士用布侯。側不飾。而畫虎豹鹿豕於布以爲鵠。鵠內亦用布爲正。不畫。正內則亦畫丹采以爲質。獸侯之制蓋如是。則於此經及鄉射記義無不通矣。獸侯熊麋皆非畫丹質。鄭二禮注並誤。云息者。休農息老物也者。箭韋云。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士鼓以息老物。注。杜子春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書氏始爲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耆而祭司耆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玄謂十月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此注云休農息老物。蓋兼用箭韋及月令之文。謂息即因大蜡息老物之祭。遂行射禮。是謂之息。

放繼公云。鄉飲酒。乃息司正。息疑飲燕之異名。案放據鄉飲酒禮證此經。甚瑣。然竊疑息燕自是二事。息非專指息老物。與燕亦不同。考鄉飲酒鄉射禮。明日皆息司正。又大戴禮記干乘篇云。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燕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是皆息之見於經記者。不必錯祭息老物而後有息也。鄉飲酒禮說息云。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微唯所欲。鄉射注云。息。猶勞也。勞司正。謂實之與之飲酒。又云。勞禮略。略於飲酒也。是息亦飲酒於學。而其禮稍略。息。即鄉飲酒之細別。故通言之。凡飲酒皆謂之息。鄭月令注云。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月令又云。季冬大飲燕。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據鄭說。則黨正息民。即用鄉飲酒禮。天子諸侯。則別有大飲之禮。二者蓋皆通稱息。干乘之息國老。即指養老於學。亦即用飲酒正齒位之禮。若燕禮則行於寢。而輕於鄉飲酒。與禮經之息迥殊。不可并爲一也。蓋王與諸侯卿大夫士咸有飲酒於學之禮。卿大夫士飲酒在鄉途之學。則謂之鄉飲酒。王與諸侯諸臣飲酒在大學。則謂之大飲。二者亦通有射。此經息燕之射。雖同用獸侯。而其事則別。息者。先行飲酒禮而射。在卿大夫士。則謂之鄉射。燕者。先行燕禮而射。即所謂燕射也。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是天子諸侯有息燕之射。而無鄉射。大夫士有鄉射。而無燕射。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是也。陳奐云。獸侯用諸鄉射。故特著於鄉射記。而燕射亦用獸侯。燕禮云。若射。如鄉射之禮。是其義也。案陳說是也。黃以周說同。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藥侯赤質。此息燕射之侯也。又云。大夫士布侯。此鄉射之侯也。鄭君彼注未悟。乃曲爲之說。謂燕射張獸侯。鄉射實射當張采侯。因天子諸侯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獸侯。故附見獸侯於鄉射之記。此曲說。與鄉射記及此經並不合。不足據也。云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者。羣臣下宋余仁仲本。岳珂本。附釋音本。宋注疏本。並有閒暇二字。阮元謂係疏語誤入。鄭注本無是也。今從嘉靖本。實疏云。勞使臣。謂者四牡勞使臣之來。若與羣臣飲酒者。君臣閒暇無事而飲酒。息老物。及勞使臣。并無事飲酒三者。燕皆有射法。此燕射以其事發。天子已下。祭侯之禮。以酒脯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疏〕祭侯之禮者。梓人唯有五十步侯而已。無尊卑之別也。祭侯之禮。以酒脯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疏〕祭侯之禮者。梓人辭者。因侯制連類及之也。云以酒脯醢者。明有獸有薦也。注云。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鄉射禮云。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與。取肺坐祭。遂祭酒。與。適左个。中亦如之。即此注所據。大射儀載此禮略同。惟獻

獲者作獻服不。服不。司馬之屬。即獲者也。賈疏云。大射雖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又此不辨大射實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其辭曰。惟若寧侯。若。猶女也。寧。安也。〔疏〕

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其辭曰。惟若寧侯。鄭大射儀注引此。以為天子祝侯之辭。又云。諸侯以下祝辭未聞。則此記是天子之禮。故以射不寧侯為祭辭也。惟大射注引作唯。字通。大戴禮記投壺篇亦載此辭云。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

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白虎通義猶射篇云。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說文矢部侯字注云。其祝曰。毋若不寧侯。不朝于王所。故仇而射女也。

文並與此小異。而意皆略同。孔廣森云。此狸首之首章也。天子大射歌之以祭侯。曾孫其次章。諸侯以為射節禮。獸侯皆畫獸首。故以狸首名篇。史記封禪書曰。襄弘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鄭儀禮注曰。狸之言。不來也。

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即此章是已。詒讓案此經云祭侯之辭。則非詩也。樂師先鄭注以狸首為曾孫之詩。大戴禮投壺載曾孫之詩。與此辭文亦不相屬。但大射儀注謂狸首詩有射諸侯不朝之言。與此下文頗相近。鄭意或當然也。

詳樂師疏。注云若。猶女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若。汝也。汝女字同。云寧。安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者。賈疏云。祭侯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則射不寧侯有罪者也。寧有功以勸示。又舉有罪以懲之。

故兩言。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或。有也。若。如也。屬。〔疏〕毋或若女不寧侯者。毋之也。寧侯。謂不安順之諸侯。易比卦辭云。不寧方來。義與此同。云不屬于王所者。覲禮載諸侯來覲天子賜舍之辭曰。伯

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不屬于王所。猶言不順命于王所也。廣雅釋詁云。所。居也。王所。謂王所居之處。通王都及巡守朝會之地言之。注云或。有也者。小爾雅廣言文云。若。如也者。廣雅釋言云。如。若也。是若可知。互訓。云屬。猶朝會也者。此屬與上文遠國屬之屬義同。大戴禮投壺。白虎通義鄉射篇。說文矢部。並作不朝於王所。

國語齊語云。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章注云。屬亦會也。故云猶朝會也。云抗。舉也。張也者。詩大雅寶之初筵云。大侯既抗。毛傳云。抗。舉也。廣雅釋詁云。抗。張也。大戴禮作亢。說文作伉。義並同。強飲強

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詒。遺也。曾孫諸侯。〔疏〕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者。曾孫上。葉鈔本釋文無女字。阮元云。謂女後世為諸侯者。葉鈔本蓋誤脫也。注云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為諸侯者。是經本

有女字。毋或若女不寧侯。故抗而射女。此二女目不寧侯也。惟若寧侯。詒女曾孫諸侯。此二女目寧侯也。注云若。猶女也。經意雖各有屬。固無妨同言女矣。案阮說是也。大射儀注引此辭亦有女字。注云詒。遺也者。爾雅釋言云。

貽。遺也。貽貽字同。大射儀注引亦作貽。云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為諸侯者。女即指寧侯。為寧侯祝後世子孫為諸侯。而貽以福也。

廬人為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戈長尋有四尺。車戟常。曾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秘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曾夷長短名。

曾之言適也。廬人為廬器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者。賈疏云。凡此經所云柄之長短。皆曾近夷長矣。〔疏〕通刃為尺數而言。案賈說是也。毛詩秦風無衣傳云。戈長六尺六寸。亦通秘刃言之。五兵秘度。

若不通刃而言。則夷矛加刃。不止三尋。過於三人之身。而弗能用矣。云夷矛三尋者。唐石經作矛夷。誤。今從宋本及嘉靖本正。此戈。受車戟。曾矛。夷矛五者。即司兵先鄭注所說車之五兵也。注云秘。猶柄也者。說文木部云。秘。攢也。攢。攢注云。廬。謂矛戟柄。竹。攢秘。是秘本為攢竹柄之名。引申之。凡木柄不攢者。亦謂之秘。廣雅釋器云。秘。柄也。方言云。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案古戈戟皆於柄端為鑿。而以金為內橫插之。謂之秘。與矛於刺本為圓。曾以矜直貫之不同。此工所為。兼有秘矜兩制。經唯見戈秘。而曾矛夷矛不云矜。蓋文不具。二鄭則誤謂戈戟秘與矛矜同制。故注中秘矜二者咸通言不別也。又昭十二年左傳云。剝圭以為威秘。威於刃首為鑿。而以柄橫貫之。與戈秘矛矜又並不同。而亦謂之秘。則古蓋以秘為兵柄之通稱矣。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者。總敘注同。云曾夷。長。短名。曾之言適也。適近夷長矣者。段玉裁云。前引司農云。曾矛。曾發聲。直謂矛。鄭君此云。西近夷長以正之。曾之言適。

有近義。夷有長義。詒讓案。曾適聲類同。廣雅釋詁云。適。近也。說文大部云。夷。平也。凡物引之長則平。故夷引申之亦為長。矛之至長者以為名。釋名釋兵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長丈六尺。不言常。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案劉說矛刃冒矜。深得其制。而誤以車戟之度為夷矛。義與此經注並迕。不足馮也。墨子備城傳篇有二丈四矛。即此夷矛。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

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疏〕注云人長八尺。與尋齊者。據總敘文。云

之外。人力有所不及。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兵大長。則難犯。義亦通也。云而無已不徒止耳者。戴震云。不徒止於不能用也。又適以害執兵之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

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

阻是故兵欲長。

言罷贏宜短兵。壯健宜長兵。

〔疏〕

按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者。通論攻守之兵長短互用之法。賈疏云。守國之兵欲長。則受矛是也。言戈戟助者。攻國守國。皆有戈戟以助弓矢。受矛。以其戈戟長短處中故也。注云言罷贏宜短兵者。謂行地遠而食飢。故不任用長兵而用短也。江永云。人衆地阻。則勢不傾。人勞飢罷。則力不勝。故兵宜短。不宜長。注未該。云壯健宜長兵者。謂行地近而食飽。則任用長兵也。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是故句兵棹刺兵搏。

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故書彈者。謂行地近而食飽。則任用長兵也。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是故句兵棹刺兵搏。

句兵。戈戟屬。刺或作但。蝟或作蝟。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蝟。讀爲惜邑之惜。惜謂機也。棹。〔疏〕者。以下記讀爲鼓聲之擊。玄謂蝟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蝟之蝟。齊人謂柯斧柄爲棹。則棹隋圍也。搏圍也。

制兵秘之法也。注云句兵。戈戟屬者。呂氏春秋知分篇云。句兵鉤頸。高注云。句。戟也。賈疏云。以戈有胡子其戟有援向外。爲磬折入。胡向下。故皆得爲鉤兵也。案戈戟之句。主於援。不主於胡。賈不識古戈戟形制。詳治氏疏。云制兵。矛屬者。程瑤田云。不用恆直。故曰制。說文刀部。刺。直傷也。詒讓案。刺兵亦謂之直兵。呂氏春秋知分篇云。直兵造旬。高注云。直矛也。淮南子汜論訓云。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是矛亦得稱擊。戟亦得稱刺。蓋散文通也。云故書彈或作但者。段玉裁云。說文人部曰。彈。疾也。從人單聲。周禮句兵欲無彈。此注當云故書彈或作

彈。司農讀彈爲彈也。案段說是也。惠士奇亦謂此注但爲彈之誤。云蝟。或作蝟者。蝟。蝟聲類同。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者。但亦當爲彈。御覽兵部引字林云。彈。行丸者。又楛也。楛使戰動掉彈也。是彈有掉義。段玉裁云。司農易但爲彈。書亦或爲彈。彈丸者。傾側而轉者也。掉之義取此。說文。彈。疾也。疾與掉義相足。案

段說是也。說文手部云。掉。搖也。凡持長物。緩則定。疾則動掉。故彈訓疾。亦訓掉。二義相成。惠士奇謂彈訓疾訓動。讀爲上林賦象輿婉彈之彈。戴震又讀爲死嬾之嬾。訓爲轉掉。今案婉彈卽死嬾。與彈聲義亦通。然與蝟掉義近。不若先鄭義之切也。句兵之刃。橫向一邊。若一轉掉。則其刃遠鑿而不能中。故欲其無掉。程瑤田云。司農云彈掉。蓋言戈戟之秘欲其不轉掉於手。戈戟之體。其援橫出而偏長。用之防其轉掉。故爲內。令穿秘之鑿。而出之以與

援相稱。爲其援之重也。若內過長。則內轉重而援反輕。是故援重亦掉。援輕亦掉。治氏云。長內則折前。前謂援。折謂掉也。合治氏廬人兩職觀之。知句兵之病。在易轉掉也。云蝟讀爲惜邑之惜。惜謂機也者。詩陳風澤陂。中心惜

情。毛傳云。悄悄猶悒悒也。邑卽悒之借字。段玉裁云。大鄭本作絹。易爲惜。惜邑者。悒悒也。鬱抑之兒。機之義取此。程瑤田云。先鄭謂蝟機也是也。案下記云。凡試慮事。置而搖之。以抵其蝟也。置謂植之也。蝟。謂不直兒。如

蜀之蝟蝟然也。立而搖之。以砥其往來。或有偏強偏弱處也。偏強處則往少來疾。偏弱處則往多來緩。所謂蝟也。案程說是也。刺兵直刃。所遇必決。不患其掉。惟患其機弱。則刺之無力而不入。先鄭訓為機。義最精。而讀為情。則取義轉迂。遠不若後鄭作蝟之當矣。云棹。讀為鼓擊之擊者。段玉裁云。讀為當為讀如。擬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玄謂蝟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蝟之蝟者。惠士奇云。爾雅釋魚蝟蝟注云。井中小蝟。赤蝟。廣雅。子。蝟也。莊子秋水篇釋文司馬彪云。蚘。井中赤蝟。一名蝟。然則蝟者水中子。掉尾之蝟。動搖不定。蝟乃動搖之狀也。詒讓案此破先鄭情色之讀。則謂疑當為讀之誤。蓋擬其音。而義亦存乎其中也。程瑤田云。後鄭謂蝟亦掉者非也。爾雅蝟蝟郭注。一名子。據說文無右臂曰子。無左臂曰子。是蟲行水中。恆屈曲其體。轉變無定。勝負不均。苟為廬。一器中若此。蟲然。偏強偏弱。節節相開。是之謂蝟。井中蝟。是機象。而亦以掉釋之。與彈相潤。不可從。云齊人謂柯斧柄為棹。則棹隋圍也者。說文木部云。棹。圍楹也。廣雅釋器云。圍楹謂之棹。案圍而圍即隋圍也。此段借為兵柶隋圍之名。柯。即車人柯櫛之柯。毛詩幽風伐柯傳云。柯。斧柄也。又破斧傳云。隋蓋曰斧。斧以柄納於蓋。蓋隋。故柄亦隋蓋。與柄適相函也。但戈戟之柶。與斧柄制實不同。以其同為隋圍。假以證義耳。賈疏云。隋圍。謂側方而去柶是也。段玉裁云。斧柄必隋圍。則棹者隋圍之言。隋圍對下文掉是正圍言也。程瑤田云。柶正圍。則易轉掉。柶隋圍。則難轉掉。故曰句兵柶。云掉。圍也者。梓人注同。設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稜。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博人。博人則密。是故

侵之。改句言設。容受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鄭司農云。校。讀為絞而婉之較。重欲博人。謂矛柄之大者在入手中者。侵之。能敵也。玄謂校。疾也。傅。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設則疾。操重以刺

則正。然則為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疏〕設兵同強舉圍欲細者。設擊義同。亦古今字。前經五篇如方相氏以戈擊四隅。宮正擊

記字例之異。但此記梓人擊其所懸字兩見。亦作擊。未審其義例也。以下並論兵柶舉圍大小之用。為下章起義也。云是故侵之者。程瑤田云。總承細重二者。謂不彈不蝟。尙何患不能侵乎。注云改句言設。容受無刃者。鄭意下文有

受。此設兵對刺兵為文。則即上句兵。此因欲咳矣。故變文言設也。弓人注云。設。拂也。說文受部作設。云相擊中也。如車相擊。故从受。隸變作設。經典通假擊為之。鄭鏐云。變句兵而謂之設者。戈戟可以句。可以設。受不

可以句。可以設。故專言句兵。足以見戈戟而不及受。於是言擊以包之。左傳襄二十三年。晉人以戟句欒樂而殺之。昭元年。子南以戈戟子皙。此戈戟可句可設之驗也。案鄭說是也。金榜云。戈戟用恆主於擊。人故亦謂之擊兵。左傳襄

之數。亦皆出於其圍也。然則受與西矛之圍。乃其虛體上下諸圍之宗也。而鄭注則云大小未聞。夫既爲其諸圍之宗。安得不以大小示人也。考之喪服傳。其經大摶注云。益手曰摶。摶。摶也。中人之摶圍九寸。今訓被爲把中。說文訓摶爲把摶。圍九寸。是把圍九寸也。用受與矛以把。故即以把之數爲其圍之數。莊周書言樂社樹繫之百圍。吳越春秋言伍子胥腰十圍。皆具數於人之把。豈虛之用在把。反疑其圍之之云非即其把之數乎。曰爲之被而圍之。蓋謂爲之把而圍之也。依文義讀之。亦是著數之辭。案程說甚精。足補鄭義。鄭訓被爲把中。則被圍即把圍。莊子人閒世釋文引司馬彪云。一手曰把。李頤云。徑尺爲圍。亦與程所定相近。此經言圍之者二。桃氏爲劍。云參分其臘廣以爲首廣而圍之。首廣即首徑。以求其圍。可得其度。故不言圍度。而度即寓乎廣。此爲受。云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亦不言圍度。而度即寓乎被。求度不同。而文例則一也。至諸圍之度。以程說推之。受圍九寸。參分去一以爲晉圍。則晉圍六寸也。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則首圍四寸又五分寸之四也。晉矛圍與受同。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則晉圍七寸五分寸之一也。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則刺圍亦四寸又五分寸之四也。然則晉矛之刺圍。與受之首圍正同。惟受之晉圍。視晉矛六分減一。蓋凡殿兵刺兵秘之圍度也。其被皆漸殺以趨於晉。殿兵所殺多。舉之則細。旬兵所殺少。舉之則重。故被圍雖同。而近晉之舉圍。則又不害其異也。長兵之制。其可攷者如此。云凡矜八觚者。賈疏云。以經二者近手皆云圍之。明不圍者爲八觚也。程瑤田云。凡。據說文積竹八觚。說文又云。簞積竹。矛戣於也。蓋言凡簞皆積竹爲之。記所言簞。似並用木。今注云凡矜八觚。類同說文所謂積竹者。或亦爲簞之一法。然如戈戟之秘。隋圍。則斷不能積竹爲之矣。案程說甚析。文選張衡西京賦。竿受之所擗舉。薛注云。受。杖也。八棱。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爲之。或以竹爲之。是受本有竹木兩種。唯古戈戟秘爲鑿以函內。自不能以積竹爲之。許說似據漢制。與古不合。至戈戟秘雖爲隋圍形。然舉圍之外。亦未嘗不可爲八觚而隨之。鄭說與經卻不相達也。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鑄也者。說文金部云。鑄。秘下銅也。釋名釋兵云。矛下頭曰鑄。鑄入地也。曲禮。進戈者。前其鑄。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鑄。注云。銳底曰鑄。平底曰斂。案錄斂對文則異。散文得通。段校說文金部云。斂。矛戟秘下銅鑄也。毛詩秦風小戎。忒矛鑄斂。傳云。鑄。鑄也。是兵器秘末並以銅鑄之。名曰鑄。亦曰晉。程瑤田云。受以晉圍對首圍。晉矛以晉圍對刺圍。則晉圍者。虛所內鑄之一端也。晉斂一聲之轉。云刺。謂矛刃背也者。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刺。鑄也。即謂矛刃木與矜相舍之圍蓋。詩鄭風清人箋所謂室是也。云玄謂晉讀如王摶大圭之摶。矜所捷也者。據典瑞文。段玉裁改摶爲晉。云。謂其音義同晉大圭。訓爲重於紳帶之閒。知此晉謂矜重於銅鑄。捷同重。俗作摶。晉大圭。俗本作摶大圭。非。案段校是也。典瑞亦作晉。注引先鄭讀爲臈申之薦。今本彼注臈申作摶紳。誤也。

擡插古通。詳總敘疏。云首。受上錄也者。賈疏云。受下有銅錄。此受首無。亦以上頭爲首而稍細之。以其似錄。故鄭云首。受上錄也。案受無刃。蓋首未並有銅錄以爲固。賈說疑非。程瑤田云。矛之用。在刺。故卽以刺名其內刺之一端。受所用之一端無刺。但平其首。故名之曰首。云爲戈戟之幹。所圍如受。夷矛如酋矛者。經不著戈戟夷矛之圍度。故鄭補其義。以受爲戟兵。戈戟亦可句可設。與受用同。其秘雖有隋圍正圍之異。而圍度大小可約略相等。夷矛酋矛則並爲刺兵。其幹自當同也。其由。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娟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被以下。漸殺以趨於晉者則異。

以眡其勁也。

置。猶對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凡試廬事者。記廬人爲廬器成後。試其利用與不。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牆。程。輓。其法有三也。程瑤田云。三法之試。初一法。防其

〔疏〕

凡試廬事者。記廬人爲廬器成後。試其利用與不。其法有三也。程瑤田云。三法之試。初一法。防其

距。次二法。防其末弱。次三法。無上二病。專主於強。刺兵無掉病。而防其娟。故曰欲其無娟也。然三法之試。凡兵皆然。故刺兵擡。而試之以三法。則可無娟病。且均而同強。句兵之不擡而裨也。專以防掉。然亦不可有娟病。故試廬之法。句兵亦然。故記言凡以包之。云置而搖之。以眡其娟也者。戴震云。眡其娟。審察搖掉之勢也。云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者。戴震云。審察屈勢。皆欲通體無勝負。苟材有勝負。必自負處動析。程瑤田云。如爲廬三尋。擡兩牆間函二丈者。屈廬而柱諸牆。令橈。而因以觀其所橈兩端初無勝負。則均也。云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者。說文力部云。勁。彊也。戴震云。試之既濟均。又以彊勁爲尙。程瑤田云。勁謂通體同強無弱。眡之挺直不下垂也。注云置。猶對也者。說文豈部云。對。立也。廣雅釋詁云。置。立也。是置與對義同。案置凡訓對立者。並植之段字。說文木部。植。或作櫃。可證。植。謂直立。與橫搖正相對。云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者。嘉棟云。灸。說文久部引作久。云從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案士喪禮云。需用疏布久之。注云。久。讀爲灸。既夕云。木柩久之。注云。久。當爲灸。謂以蓋案蓋其口。注云。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與儀禮久之同義。是久爲古文。灸爲今文也。灸。从火。久聲。古文省火。段玉裁云。說文久字下引周禮久諸牆以觀其橈。案此則故書作久。師讀爲灸也。許君從故書作久。自可通。無勞易字。久灸義相近。許以灸釋久。案久之本訓從後抵拒。引申爲長久之訓。後人乃知長久之訓。而不知本訓。遂以抵拒之訓專歸灸字。注家欲知古今異言。古今異字之梗概耳。柱。今之柱字。云正於牆。牆。釋文云。輓。本又作灑。又作歪。同。案說文止部云。灑。不滑也。灑。並灑之俗。取牆。欲。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六建。五兵與人也。〔疏〕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者。賈疏云。廬其柱之定也。

已。上車有六等。除軫與人四兵。此云六建。建在車上。明無軫。自取人與五兵爲六建可知也。戴震云。六建當爲五兵與旌旗。案戴說是也。人立車上。不可言建。注義爲短。云反覆。猶軒軻者。旣夕記。志矢一乘。軒軻中。注云。軒軻猶軒軻。御覽車部引通俗文云。後重曰軻。前重曰軻。戴震云。六建搖動。則車行反覆。矜柁不彊故也。

匠人建國。立王國者。〔疏〕匠人建國者。說文〔部〕云。匠。木工也。雜記云。匠人御柁。孟子梁惠王篇云。工師得大匠人之長也。凡建立國邑。必用土木之工。匠人蓋木工。而兼識版築營造之法。故建國營國溝洫諸事。皆掌之也。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天官敘官注云。建。立也。賈疏云。周禮單言國者。據王國邦國。連言。據諸侯。經既單言

國。鄭兼言邦國者。以其下文有王及諸侯城制。明此以王國爲水地以縣。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疏〕以縣主。其中兼諸侯邦國可知。下文又有都城制。則此亦兼諸侯也。水地以縣。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疏〕以縣者。將建國。必先以水平地。以爲測量之本。莊子天道篇云。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李筌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有永平法。蓋古之遺制也。江永云。此謂測量之地。須先平之。蓋地不平。則景有差。故下注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非謂通國城之地皆須平也。疏謂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地隨地勢皆可居。何用平。案江說是也。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者。賈疏云。植卽柱也。於造城之處。四

角立四柱而縣。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定。卽知地之高下。江永云。今工人作室。有平水之法。各柱任意量定若干尺。畫墨。四面依墨用橫線。線下以竹承水。縣直物於線。進退量之。如柱平。則直物至水皆均。如不均。則知柱有高下。而更定之。意古人亦用此法。戴震云。水地者。以器長數尺承水。引繩中水而及遠。則平者準矣。立植以表所平之方。縣繩正植。則度水面距地者準矣。案江戴說是也。四角立植。卽於所平之地立之。縣繩所以正植。亦以測四植距水之高下均否。此蓋兼有準繩之用矣。淮南子齊俗訓云。視高下。不失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於浣準。許注云。浣準。水望之平。浣準。疑卽管準。所以測高下之表儀也。云高下既定。不

乃爲位而平地者。位。卽天官敘官辨方正位之位。彼置藥以縣。以景。故書藥或作弋。杜子春云。藥當爲弋。讀爲注謂定宮廟也。凡建國必先定宮廟之位。而後平地。置藥以縣。以景。故書藥或作弋。杜子春云。藥當爲弋。讀爲

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疏〕置藥以縣。以景。故書藥或作弋。杜子春云。藥當爲弋。讀爲四方也。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疏〕北之鄉背。卽辨方之事也。賈疏云。置藥者。藥亦謂柱也。

注謂定宮廟也。凡建國必先定宮廟之位。而後平地。置藥以縣。以景。故書藥或作弋。杜子春云。藥當爲弋。讀爲

以縣者。欲取柱之景。先須柱正。欲須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之於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厓柱之景。故云厓以景也。注云故書藥或作弋。杜子春云。藥當爲弋。讀爲杙者。段玉裁云。杜正藥從弋。又云弋讀爲杙。此與正帝爲奠。奠讀爲定。正符爲符。符讀爲彙同。說文藥弋字作弋。而杙爲爾雅劉劉杙之字。杜易弋爲杙者。蓋漢時藥弋字已作杙。故以今字易古字。如以灸易久之比。許自據周禮故書及字形得其說。故不同也。云玄謂藥。古文泉。假借字者。段玉裁云。鄭君則從藥。謂藥爲泉之假借。如荀爲彙之假借。九軌爲篋之假借。下文引爾雅分別杙泉字。見此經言在地者則作泉爲正。不當如杜作杙也。案段說是也。鄭以藥泉爲古今字。故以後注中並作泉。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泉。以縣正之者。賈疏云。天文志云。夏日至。立八尺之表。通卦驗亦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故知樹八尺之泉。泉即表也。必八尺者。按考靈曜曰。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也。彼云八神。此縣一也。以於四角四中。故須八神。神即引也。向下引而縣之。故云神也。江永云。古人樹泉。用八尺何也。蓋測景之泉。不可過短。過短則分寸太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爲宜。八尺雖無正文。而土中之地。夏至景尺有五寸。以知用八尺泉也。後世郭守敬測量用四丈之表。表上作橫梁。下用銅皮鑽小竅。於小竅中。取橫梁之景。謂之景符。此後人之巧法。然四丈表亦不易作也。疏引考靈曜謂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此漢人之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論讓案。泉。即大司徒測量之表。周髀算經亦謂之髀長八尺。取天高八萬里。周髀已有此論。雖非實測。然古天官家習傳其說。故鄭亦從之。互詳大司徒疏。云厓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者。厓。詩鄘風定之方中。孔疏引作視是也。凡經作厓。注例用今字作視。各本並誤。詳大宰疏。正位必先辨方。故厓景以正之也。引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泉者。證泉與杙異。藥當爲泉也。釋宮曰。櫺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樞。在地者謂之泉。郭注云。杙。藥也。泉。即門藥也。此引作在牆者謂之杙者。鄭以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日出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疏〕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泉。則南北正。〔疏〕日入之景者。測東西之景也。詩大雅沔水箋云。規。正員之器也。林喬蔭云。此蓋於土圭之外別詳測景之用。謂於地平上爲圓規。而植藥其中。日出景在藥西。日入景在藥東。視景端與規齊之處識之。參以日中午正之景。則東西正。又中屈其規以指藥。而南北亦正。與土圭互相爲用。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者。中國在赤道北。日景所照。恆偏指北。惟日初出時。景端正指東。日將入時。景端正指西。故正東西。必厓日出入時景端。詩鄘風定之方中云。揆之以日。作於

狴室。毛傳云。撥。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周髀算經云。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後。識其晷。晷之兩端。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皆卽此法也。又淮南子天文訓亦有以表測景正朝夕之術。與此經及周髀並不同。蓋漢以後所更定也。云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者。但識景端。恐尙不審。故復爲規。以攷其合否也。云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者。規之交。賈疏述注作規交。阮元云。之字蓋涉上衍。詒讓案。此謂從日初出始有景時。測東西之景端。畫識之。隨景東移。接續畫之。至日入時。窮景東之端不復有景處而止。既得其景。乃以臬爲心。而於臬兩端景線相距之內爲圓規。其大盡景線之兩端。鉅而旋轉。若規適相交。則東西正也。如有微差。則兩端距臬心必不能同度。東長。則東半規邊線出西半規之外。西長。則西半規邊線出東半規之外。而不能交矣。故必規之交。東西乃審也。鄭意蓋如是。江永云。爲規者。以樹榮之處爲心。而畫墨於地爲圓形。視朝景端之當規者識之。又視夕景端之當規者識之。作一摸線。於規心亦作一摸線與之平行。則東西之位正矣。後世郭守敬作正方案。多爲之規。樹短表於案心。多爲之墨。亦放此意而變通之。日景近二分時。朝夕有微差。當二至時。朝夕均。方位尤審。戴震云。先爲規而後識景。記文也。先識景。徐徐作點。後乃連爲規。鄭說也。案江戴說是也。江謂先爲規。後識景。與經文合。似勝鄭義。梅穀成。林喬蔭說同。云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者。臬卽八尺之臬。圓規兩交之間。正與臬心南北相當。爲直線與東西橫線交午爲十字形。橫線兩端正指東西。則取直線折半屈之。兩端正指南北矣。周髀正東西南北之法卽與此同。惟不爲規。不若此之審。 晝參

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日中之景。最長者。晝參。諸日中之景者。兼測南北之景也。日中。謂日

日中景端必正指北。故墨子經上篇云。日中。正南也。云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者。極星恆居正北。測其與所識日中之景合否也。正朝夕者。舉東西以咳南北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晏子春秋雜篇下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北辰樞星。董安二子說。與此經合。程瑤田云。朝夕。卽大司徒職所謂景朝景夕也。正朝夕者。正其東西也。必夜考之極星者。極星與地中正南北相直者也。日東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西。日西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東。南北不相直者也。當地中未得。其求之時。使不考之極星。安知尺有五寸者之爲地中。而日東景夕。日西景朝。使不考之極星。又安從而知其景之夕與景之朝哉。是故考極星者。測景之樞衡。而正朝夕。以求地中。舍是則弗得其求也。林喬蔭云。夜考極星。經既未言其術。鄭注亦不之及。惟賈疏謂當夜半考之。而所以考之之方。究未明也。竊案周髀有云。正極之所游。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頭。

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且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而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此卽所謂夜考極星者。正猶定也。謂定極星所在之處也。八尺表。卽八尺之槩。於地平之所立之。以繩繫表額。亦置槩以縣之意也。其必於冬至日加卯酉之時者。以冬至前後卯酉之間皆得見星。故於此時希望。引繩致地。識其兩端。其相去爲東西之正。猶爲規識景。以日出日入參諸日中而正東西也。中折其所識之兩端以指表。爲南北之正。猶測量之規度兩交之閒以指槩。而正南北也。是其法與測量略同。案林氏據周髀以釋此經考極星之法是也。但周髀望極星。定於二至。故必以卯酉二時。此經正朝夕。則通四時言之。故考必以夜。以卯酉二時。惟二至乃見極星。若夜則通四時無不見也。此經與周髀法蓋大同小異。又案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云。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古法正南北兼考中星。蓋中星必在正南。與極星在正北。亦參相直也。但中星無定。隨時變易。不若日中之景及極星之不差。故此經略之耳。注云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日中晷直。故景最短也。云極星。謂北辰者。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公羊昭十七年傳云。北辰亦爲大辰。何注云。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徐疏引李巡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許宗彥云。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額。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北極大星。或卽此歟。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璣之用正同。若論語所云北辰。卽周髀所謂正北極。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鄒伯奇云。論語爾雅北辰。皆通指北極四星言之。猶大火謂之大辰。伐謂之大辰。皆不必定指一星也。謂之北辰者。居天之北。以正四時。然惟不正當不動處。故可因其四游。以測日度。而知節候。論讓案。天體渾圓。二極居其中。爲左旋之樞。周王城爲今河南洛陽縣。今實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四十三分。南極入地亦如之。南極不見。故揆測者必以北極爲宗。續漢書天文志劉注引張衡靈憲云。天有兩儀。以御道中。其可觀者。樞星是也。謂之北辰。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明焉。是也。北極正中。卽天之中。古謂之天極。又謂之北極樞。後世謂之赤道極。然天中之極。無可識別。則就近極之星以紀之。謂之極星。沿襲既久。遂并稱星爲北極。又謂之北辰。然則北極者。以天體言也。北辰者。以近極之星言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周髀算經云。欲知北極樞璣周四極。當以夏至半夜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時。西游所極。日加卯時。東游所極。此北極璣璣四游。正北極樞。璣之中。正北天之中。周髀之說。與呂覽正同。璣殘者。卽極星。故續漢志注引星經云。璣殘。謂北極星也。尙書大傳云。璣殘謂之北極是也。北極樞

者。卽天極也。然則極星繞極四游。非不移者。其不移者。乃天極耳。論語爲政篇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此亦謂天極。而曰北辰者。舉星以表極。許氏謂卽指赤道極是也。至古天文家說極星。或以爲四星。史記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漢書天文志說同。或以爲五星。史記索隱引春秋合誠圖云。北極。其星五。在紫微中。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篇引石氏說同。則兼數天極小星。晉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在紫微官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第二星。帝王也。亦大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隋書天文志。苗爲天文大象賦。丹元子步天歌。說並略同。考史記所云天極四星。其一明者卽晉志北極。第二星最赤明者。苗爲謂之帝星。丹元子謂之大帝之坐。今名與苗爲同。史記所云旁三星。苗爲謂之太子庶子後宮三星。今名亦同。晉志所謂紐星。苗爲亦以爲後宮屬。丹元子則以爲第五星。天樞。今直謂之北極。此星距帝星較遠。故史記不數。說苑辨物篇說書璿璣玉衡云。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說苑之樞星。卽所謂天樞。今所謂北極者。而劉向以與北辰並稱。則亦不數樞星矣。其考測亦有二法。有專測帝星者。周髀立表希望北極中大星是也。有專測樞星者。晏子云北戴樞星是也。占經引黃帝占云。北極者。一名天樞。一名北辰。天樞。天一座也。又靈憲云。樞星謂之北極。隋書天文志云。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此經極星。其爲帝星樞星。無可實證。要之古說北極星或四或五。其考測或主帝星。或主樞星。皆先秦舊術也。至二極終古如一。而極星則隨恆星東徙。今則紐星移遠極至五度四十五分。而不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故推步家改以鉤陳大星測極。然說苑雖以鉤陳與北辰樞星同爲璿璣。已開以鉤陳測極之端。而終不以鉤陳當北辰。知古經無是義也。又北極帝星卽鄭所謂天皇大帝名耀魄寶者。占經引甘氏別有天皇大帝星。在鉤陳口中。今名亦同。鄭所不從。互詳大宗伯疏。

周禮正義

卷八十三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營。謂丈尺其大小。天〔疏〕匠人營國。方九里者。謂營王都也。賈疏云。按典命云。已下。皆依命數。鄭云。國家謂城方。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井文王有聲詩箋差之。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按下文有夏殷。則此九里通異代也。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取典命等注。由鄭兩解。故義有異也。焦循云。方九里。以開方計之。徑九里。圍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也。尙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云。玄或疑焉。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又其駁異義云。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準此。天子之城九里也。及注典命。則疑公之城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而坊記注。大雅文王有聲箋。並用此說。今按周書作雒篇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九里正合。則謂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金鶚云。以典命注推之。天子之城。宜方十二里。鄭蓋以典命匠人俱有正文。故兩解不定。左氏隱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夫鄭伯爵也。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三百雉得九百丈。適足五里。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孟子言三里之城。此國城之小者。當是子男之城。子男城方三里。可知天子城有九里也。射人。三公執鑿與子男同。五經異義。古周禮說。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指三公大都言。然則大都城方亦當如子男。作雒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與左傳大都參國之一合。天子城方九里。則大都方三里。適與子男同。若城方十二里。則大都方四里。與子男五里不同。苟亦方五里。非參國之一矣。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諸侯七雉。古周禮說公七雉。侯伯五雉。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皆九降爲七。其例相合。又何疑於九里之說哉。大雅築城伊洳。鄭箋以洳成溝。成方十里。謂文王之城。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說者以爲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證。然此特謂城放乎洳以爲池。池深廣與洳等。非謂城有十里也。文王方爲諸侯。其

城安得獨大哉。賈謂匠人九里。或是夏殷之制。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也。然考工一書。皆言周制。惟世室重屋。明標夏殷。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案焦金二說是也。陳啓源、戴震、林菴、蔭說並同。續漢書郡國志劉注引帝王世紀說成周云。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晉太康地道記云。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十二畝三十六步。此敬王以後王都之制輪。亦不逾九里。而廣復胸焉。足徵此記之爲周制矣。互詳典命疏。王城方九里。積八十一里。地每里九夫。則積七百二十九夫也。王城郭郭里數。經注並無文。案作維篇云。郭方七十二里。依其說。是郭大於城八倍。於理難信。作維別本作七十里。金履祥通鑑前編又作十七里。亦皆無分率可說。攷孟子公孫丑篇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國策齊策毅勃說卽嬰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又田單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是郭大於城不得過二倍。足證今本周書之譌。以意求之。疑作維當作郭方二十七里。據典命注說。九里之城。其宮方九百步。則周王宮亦必方三里。若然。宮三里。城九里。郭二十七里。皆以三乘遞加。於差分比例正合。今本周書二七上下互易。遂不可通耳。依此計之。則郭中積七百二十九里。除城中八十一里。餘六百四十八里。積五千八百三十二夫。通爲國中也。又案公羊定十一年傳云。百雉而城。何注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此說復與鄭異。魚循云。雉長三丈。每里爲雉六十。天子之城。徑五百四十雉。周二千一百六十雉。公之城。徑四百二十雉。周一千六百八十雉。侯伯之城。徑三百雉。周一千二百雉。子男之城。徑一百八十雉。周七百二十雉。如何休說。則千雉爲二十萬尺。凡周一百一里三十三步二尺。方徑得二十七里一百二十步五尺。城不應如是之大。子男五十雉。周五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方徑一里一百六十六步十五尺有奇。於地又太狹。何氏本春秋說。與鄭不合。存其異說可也。案焦說亦是也。何說雉長二百尺。與古說並不合。其所說天子城千雉。卽以鄭說雉長三丈計之。亦得十六里有二百步。與經必不相應也。雉制詳後疏。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者。廣雅釋詁云。營。度也。營國以丈尺度其大小。若量人所量是也。賈疏謂丈尺據高下而言。大小據遠近而說。誤。云天子十二門者。四旁各三門。總十二門。月令云九門者。金鷄以爲上公之制。與此異也。云通十二子者。賈疏云。按孝經授神契云。天子卽政。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置文命。下各十二子。如是。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國中九經九緯。經浚九軌。謂塗也。經緯之塗。皆子丑寅卯等十三辰爲子。故王城而各三門。以通十二子也。國中九經九緯。經浚九軌。謂塗也。經緯之塗。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疏〕國中九經九緯。皆深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經三分寸之二。金軌之閒三分寸之一。〔疏〕國中九經九緯。買

疏云。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焦循云。疏所引。王制文。彼注云。道中三涂。蓋謂一道之中分而爲三。疏以此三涂卽九經九緯之三。而男女與車各行一涂也。若然。則涂雖有九。道止有三。每涂九軌。則每道二十七軌。爲步三十有六。其度爲太廣。或三涂分爲三處。則三涂卽是三道。不得爲一道。三涂且每涂皆以軌度。斷非僅以中涂行車。若左右之涂止行男女。又何用此九軌之廣哉。經文曰九經九緯。又曰經涂九軌。其制甚明。王制所云道路。與涂爲通稱。鄭所云一道三涂。猶云一涂中分爲三涂。一之爲三。以男女車而別。非眞界畫爲三。如每門之三涂也。案焦說是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云。孔子用於魯。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是一涂分爲左右中之證。王城旁三門。而涂有九。則每門有三涂。故文選張衡西京賦云。旁開三門。參塗夾庭。薛注云。一面三門。門三道是也。實則九涂之中。正當門者止三涂。其六皆不當門。蓋並由環涂以達之。注云國中。城內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與此義同。謂王城之內也。云經緯。謂涂也者。賈疏云。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云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者。焦循云。容方九軌者。容廣九軌也。詒讓案。經無緯涂軌數。鄭知亦九軌者。後文唯云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明緯涂軌數同經涂。故不別出也。方九軌者。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方。並也。謂容並列九軌。呂氏春秋權勳篇云。中山之國有瓜繇者。智伯欲攻之。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史記蘇秦傳。亦云車不得方軌是也。左傳隱十一年杜注云。達道九軌。孔疏引李巡爾雅注說同。若然。經緯涂亦通稱達與。云軌。謂轍廣者。阮元云。說文無轍。當作徹。案阮校是也。後經注皆作徹。說文車部云。軌。車徹也。段玉裁云。車徹者。謂輿之下。兩輪之閒。空中可通。故曰車徹。是謂之車軌。軌之名。謂輿之下。兩輪之閒。自廣陋言之。凡言度涂以軌者。必以之。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毛公匏有苦葉傳曰。由軌以下曰軌。兩輪之閒。自廣陋言之。凡言度涂以軌者。必以之。由軌以下。自高庫言之。詩言漚軌。晏子言其深滅軌以之。案段說是也。車之兩輪閒爲軌。因以兩輪所輾之迹爲軌。中庸云。車同軌。孟子盡心篇云。城門之軌是也。後文云涂度以軌。故此言經緯涂之廣。並以軌計之。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者。乘車六尺六寸。見總敘。左右輪旁各加七寸。共加一尺四寸。是轍廣八尺也。云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者。軌廣八尺。以九乘之。得積七十二尺。以步法收之。適得十二步也。焦循云。每涂容方九軌者。累二百二十五。推城中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每方一里中。積九萬步。經緯各三千六百步。減中五百三十四步。共得經緯積七千一百五十六步。餘八萬二千八百四十四步。一城之中。九經九緯。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六步。餘積六百七十一萬三千六百六十四步。又環涂減五萬八千九百七十步四尺。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步之一。凡朝市苑囿學校皆容涂之地。涂之於城。蓋不足十之一也。云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纒

三分寸之二。金鑄之閒三分寸之一者。鄭珍云。輻內轂長九寸半。只有二寸半者。以其七寸入輿下也。金者。大穿之釘也。其去內鑄不可太切。使之利轉。故金鑄相去。其閒有三分三釐強也。軌以兩輪所踐之迹相距之廣為度。其度自以牙外邊所及為限。牙外踐一分。則度廣一分。假令牙不偏出。以三寸半之厚與三寸半之輻股鑿正對。即所踐之迹亦與股鑿正對。是兩輪之閒。止有車廣。輻內輻廣。及金鑄閒之數。而軌不及八尺矣。今輻股向外一邊不殺。直入牙鑿。鑿之外邊。有六分六釐強。是多踐六分六釐強。合成軌度八尺。案鄭子尹說是也。輻廣三寸半。輪人注同。此與鑿深同。皆得指轂餘徑之半。故三寸半也。輻內二寸半者。輻距輿之度。經三分寸之二者。亦輪人文。此牙外出於輻股鑿之度也。並詳輪人輿人疏。又案軌廣八尺。凡兵車乘車田車並同。蓋度涂以軌為周人度法之要事。必無不斟酌畫一者。此注及總敘注並唯云乘車者。文不具也。至車人大車羊車柏車雖不駕馬。輻廣及輪輿數亦不與乘車同。而揆以同軌之義。亦當無異。微、彼經云徹廣六尺者。自是誤文。鄭於彼注未能刊正。實為疏舛。不知凡軸上輿下。小車有兩轆。大車有兩轆。輿皆不正與轂相切。則長轂者或入輿下。短轂者或出輿外。消息之以合八尺之微。無所不可。八尺之軌。固大小車之通度矣。

左祖右社 面朝後市

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疏)左祖右社者。謂路門外之左右。詳小互詳車人疏。猶鄉也。王宮當經之涂也。(疏)宗伯疏。天官敘官賈疏云。宗廟是陽。

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云面朝後市者。謂路寢之前。北宮之後也。天官賈疏云。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貪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也。案書召誥孔疏引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在北。即賈疏所本。詳朝士司市疏。注云王宮所居也者。賈疏云。謂經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故云王宮所居也。云祖。宗廟者。據小宗伯。云左宗廟。與此云左祖同。故知祖即宗廟也。云面。猶鄉也者。擇人注同。案鄉亦前也。土冠禮注云。面。前也。云王宮當經之涂也者。王宮必居國城正中之處。故於九經涂常當經之涂。晏子春秋雜篇下云。景公新成柏寢之室。師開曰室夕。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為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然市朝一夫。方各百(疏)市朝一夫。戴震云。以朝百步言之。方則宮在國城之正中。立宮與建國方位必相應也。步。方各百(疏)九百步之宮朝。左右各四百步。外門百步之庭曰外朝。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路門內至堂百步之庭曰燕朝。王與諸侯若羣臣射於路寢。則路寢之庭容侯道九十弓。弓與步相應。其百步宜也。焦循云。考聘禮注。擴典賓相去。公七十步。侯五十步。大夫三十步。推此。則天子之外朝當有百步矣。射禮言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散乏。各去其侯四十。賓射在路門之外。燕射在大廡之庭。於此張九十步之侯。則自應門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地也。伏生書大傳。

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西九雉。七雉得三十五步。延深三倍。當得百五步。亦合也。又云。司市職云。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據此。則市有三。郊特牲云。朝市之於四方。失之矣。注云。朝市宜于市之東偏。據此。則大市居中。朝市居東。夕市居西。前有三朝。王立之。後有三市。后立之。三朝朝方一夫。三市市方一夫也。案焦說是也。依鄭義。王宮三里。前有五門。三朝惟皋門內及路門內。外有朝。自應門至雉門。雉門至庫門。並不爲朝。而宮室府庫所在。兩門南北相距亦當各有百步。則路門之前當有四百步。其後尙有五百步。以百步爲路。寢庭之內朝。又以百步爲王后北宮之朝。餘三百步分建王路寢燕寢。后路寢燕寢。亦並不迫隘也。其後市之制。以此經及司市推之。蓋三市爲地南北百步。東西三百步。共一里。在王宮之北。左右中平列爲之三市。市有一垣以爲界。故說文門部云。市。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門是其證。賈司市疏謂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殆未得其制。又王宮前朝後市。朝在宮九百步內。而市朝則在其外。以其附近宮牆。而建國之初。內宰佐后所立。亦或繫宮言之。故初學記帝王部引尸于云。君天下者宮中三市。而堯鵠居。卽指此宮後之市。非學門以內更有市也。朝制互詳闡人朝士疏。注云。方各百步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晦百爲夫田。百晦方百步。故方百步之地。亦謂之一夫。三朝朝各方百步。三市市亦各方百步也。知非以百步分爲三朝三市者。百步凡六十丈。三分之。每一分止得二十丈。朝市衆人所集地。太隘則不能容。故知不然也。賈疏云。按司市市有三朝。總於一市之上爲之。若市總一夫之地。則爲大狹。蓋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方百步也。案賈以市一夫爲專指市朝司次介次吏所治者言之。司市疏亦謂行肆之處。居地多。在一夫之外。不知王城止九里。本不甚大。則以三百步之地爲市。未爲太狹。凡商賈列肆。及販夫販婦。蓋皆擊萃於此三市之中。不徒市吏次舍也。惟儲貨物之廡。則當於市旁相近隙地爲之。雖亦市吏所掌。而不在三夫之內。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者。宗廟也。魯廟廡人之廡。布於次布總布之外。別爲征斂。亦其證也。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疏)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尙書帝命驗云。五府者。夏謂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夏后氏世室者。以下皆記三代明堂制度之異。世室者。卽夏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三輔黃圖云。明堂。夏后曰世室。隋書牛弘傳明堂議引漢司徒馬宮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是漢儒舊說亦以世室爲卽明堂。云堂脩二七。廣四脩一者。三代明堂之通制。皆四面爲四堂。世室四堂。此其一而脩廣之度。四堂全基正方。鄭注以廣脩之數爲全基之度。則堂爲櫺方形。非也。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云。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

爲古。從質尙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室。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周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譬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染間俗儒。信情加減。據慢議。則六朝舊本。並作堂脩七。無二字。黃式三云。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以堂脩七步爲隘。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字文慢所規。固得其實也。俞樾亦云。堂脩二七。二字衍文。字文慢曰。記云堂脩七。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則隨時古本並作堂脩七。鄭本亦當如是。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假設。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七。則是實數如此。何言令乎。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遂增記文作二七。改經從注。貽誤千古。當據字文慢議訂正。大室之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玄堂。其東青陽。其西總章之堂。凡堂皆脩七步。廣四脩一者。廣二十八步也。堂脩一七。其廣四七。廣之四。脩之一也。是謂廣四脩一。雖然。堂不已廣乎。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中央爲五室。四面爲堂。東堂之南。卽南堂之東。南堂之西。卽西堂之南。西堂之北。卽北堂之西。北堂之東。卽東堂之北。是故東西兩面。各廣四七。而南北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南北兩面。各廣四七。而東西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記文不曰廣四七。而變其文曰廣四脩一。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於是堂基定而室基亦定。堂基方二十八步。室基方十四步。案黃俞兩家據字文慢議考定經文。最塙。此經廣脩之說。亦當以俞氏爲允。依其說。則夏世室全基正方一百六十八尺。與周明堂爲亞字形者異也。牛弘議又引馬宮說。謂夏后氏堂廣百四十四尺。以步法六尺除之。則二十四步也。其義牛氏亦謂未詳。今考馬謂周明堂廣二百十六尺。爲二十四筵。蓋以兩堂三室。東西合并計之。是周度以筵。其廣二十四筵。夏度以步。廣亦二十四步。比例相同。若然。馬意世室亦兩堂。堂各七步。中三室合十步。并之爲二十四步。分率及度法與明堂正同。三室所以得有十步者。疑卽闕室各三步。中室則四步。蓋馬釋三四步之義如是。而四三尺之度則不計。似亦謂包於三四步之內。但不審其意云何。又馬謂周堂廣二十四筵。而以十六筵爲兩序間。則世室廣二十四步。亦當以十六步爲兩序間。馬說大意約略如是。於此經義。未必密合。然可證馬氏所見本亦作堂脩七。故每堂止以七步入算。與明堂每堂九筵七筵同也。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郊宮明堂員。主地法夏。而王郊宮明堂方。主天法質。而王郊宮明堂員外備。主地法文。而王郊宮明堂內方外衡。今考三代明堂。制雖不同。而皆爲方形。董子所說。亦與此經不合。注云世室者。宗廟也者。鄭謂此世室卽夏宗廟。與殷路寢周明堂相配也。玉海郊祀禮記外傳云。夏謂太廟爲世室。不毀之義。卽本鄭義。戴震云。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

相因。異名同實。明堂在國之陽。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世室猶大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孔廣森云。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語曰。王入太室禩。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古者世太室多通用。阮元云。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尙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始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室。非專爲祀祖。案戴阮二說是也。公羊文十三年。經世室屋壞。左氏穀梁。世作大。穀梁傳云。大室。猶世室也。周曰大廟。魯公曰大室。擊公曰宮。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此宗廟之世室。與夏明堂名同而義異。周宗廟與明堂不同制。詳後。云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者。明堂位云。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又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卽鄭所據也。云此用先王之禮者。賈疏云。世室用此經夏法。白牡用殷法。皆是用先王之禮也。論語案。鄭言此者。卽夏宗廟爲世室。魯廟卽法夏制爲名也。云脩。南北之深也者。周髀算經趙爽注云。從者謂之脩。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云。南北曰從。故此經亦以南北之深爲脩也。云夏度以步者。據下有五室三四步之文也。云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者。賈疏云。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爲脩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益三步。爲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爲二步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也。孫星衍云。六尺爲步。二七十四步。南北得八十四尺也。八十四尺而四分之。其一得二十一尺。以益八十四尺。東西爲百五尺也。俞樾云。鄭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疑堂脩七步。不足以容之。以爲是詭人假設之數。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脩七步。故下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以意說之。謂設以二七推算。則是十四步也。案俞說是也。鄭嫌堂脩七太狹。因疑其當爲二七十四步。而經無文。故爲假令之辭。凡注言令者。並是經文不具。而鄭以意補之。若輪人牙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以經無牙厚之文也。賢軹注云。令大小穿金厚一寸。以經無大小穿金厚之文也。置輻注云。令輻廣三寸半。以經無輻廣之文也。堯氏爲鍾注云。令衡居一分。以經無衡居一分之文。馨氏注云。假令馨股廣四寸半。以經無馨股廣幾寸之文也。此經云堂脩七。不言二七。故鄭補之云。令堂脩十四步。若如今本云堂脩二七。則其爲十四步甚明。何藉爲假令之辭乎。然鄭此說。其誤有三。一則經云廣脩。木爲四堂每面一堂之度。鄭誤以爲四堂五室之通基。遂令一代布政之宮。尺度迫隘。形制不稱。且脩廣異度。四堂不方。尤爲非制。二則橫增二七之數。不直據經文。而假設爲說。有乖經義。三則廣四脩一。經文本明。而輿云四分益一。增字成義。說尤牽強。故宇文愷議。亦據馬宮言。謂此經廣脩止論堂之一面。三代堂基並方。庶鄭說與古違異。今案殷周堂皆四

出。雖不正方。然世室之制。自當如愷議。俞樾亦云。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脩一。其文方明。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非。並足正鄭注之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疏〕五室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云三四步四三尺者。鄭漢助云。室各方四步。中一室。隅四室。是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三室之廣。故言三四步也。五室東西凡四墉。南北亦四墉。墉厚三尺。故言四三尺也。黃以周云。

五室室各四步。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三箇四步。故曰三四步。謂三其四步也。凡隅室設窗戶。其四面有墉。墉之地各有三尺。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三尺也。案鄭黃說是也。沈夢蘭俞樾說三四步亦同。蓋五室惟土室在中。四室分居四維。室方四尺。而墉厚三尺。土室之四墉。與四室之四墉。廣脩相接。是四墉合三室而占地十四步。後文云墉厚三尺。亦其證也。牛弘明堂議引馬宮說。夏堂廣度不以四三尺入算。疑漢人舊說已有以此為五室之墉者。但以爲包於室廣之內。故於三四步之度無所增益耳。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者。三輔黃圖說明堂同。牛弘議引尙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是五室沿五府之制也。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周明堂云。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案據書緯五府之說。則夏殷以前。當已有五帝五神之祭。若然。夏世室五室。象五行。亦兼爲合祭五帝五神之宮也。云三四步。室方也者。謂一室之方。鄭意中太室。方四步。旁四室。皆方三步。經云三四步。卽室方或三步或四步也。云四三尺。以益廣也者。謂以四尺益中太室之廣。以三尺益旁四室之廣。經云四三尺。卽或益廣以四尺。或益廣以三尺也。依鄭說。則五室並櫛方。故賈後疏謂世室室東西廣於南北。今攷定世室五室亦正方。與周明堂同。鄭賈說並失之。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者。明四室分居四維。玉藻孔疏引鄭駁異義說明堂五室云。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與此義略同。魚循云。鄭易繫辭傳注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並。氣並而減五。據鄭此義。生數既位於各方。而又有成數與之並。故世室正北有水堂。西北又有水室。正南有火堂。東南又有火室。正東有水堂。東北又有水室。正西有金堂。西南又有金室也。以爻辰之位言之。寅木居東北。

已火居東南。申金居西南。亥水居西北。亦其義也。黃以周云。明堂五室法五行生成數。合八卦方位。鄭意一水生於乾金。而六成之於坎。故乾爲水室。坎爲水室。於支爲亥子。三木生於艮水。而八成之於震。故艮爲木室。震爲木室。於支爲寅卯。二火生於巽木。而七成之於離。故巽爲火室。離爲火室。於支爲巳午。四金生於坤土。而九成之於兌。故坤爲金室。兌爲金室。於支爲申酉。其象如此。案焦黃說。雖依五行生成數以推鄭義是也。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明堂月令說明堂九室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則依九疇數爲方位。卽漢人之九宮數。宋人以爲洛書數者也。依其位推之。則四正之九七。金與火兩易。四維之二四。東南與西南互更。鄭所不據也。又案凡世室重屋明堂五室。旁四室並隅列。鄭說稿不可易。蓋古人寢室。本有東房西室之制。則室固不必皆居正中。況土室已在中央。則四室自宜讓而居隅。彼此乃不相蔽礙。揆之形制。理自無疑。藝文類聚禮部引三禮圖說周明堂五室云。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

其中。此以四室居四正。與鄭說不合。魏書李謹傳明堂制度論。亦駁鄭說云。鄭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旣依五行。當從其正。用事之交。出何經典。依禮圖及李說。並以四室移居正中。則四室環列中室之外。由四堂而入。必經四室。而後可至中室。且中室四面蔽礙。不能納光。其不可信明矣。云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者。謂四室方各三步。又各益以三尺。則方三步半也。焦循云。以算推之。四隅室各廣二丈一尺。深一丈八尺。云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者。土於五行。位中央。故土室在中央。鄭意五室以土爲最尊。故方四步。廣又多四尺。較旁四室方多一步。廣多一尺也。焦循云。中室廣二丈八尺。深二丈四尺。云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者。賈疏云。以其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故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故七丈也。案鄭賈說以尺益步。取數疇。九階。南面三。〔疏〕九階者。說文自部云。階。陞也。此亦明堂三代之通制也。北史封軌傳明堂。亦非經義。九階。南面三。〔疏〕堂議云。九階法九土。賈疏云。按賈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故一尺之堂。爲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爲旁九階也。案疏述賈馬說。九階爲九等階。則階數與鄭不同。蓋謂南面亦二階。四面共八階矣。藝文類聚禮部引徐虔明堂議云。四門八階。卽用賈馬說也。依後注。則夏堂崇一尺。爲一等階。於度太卑。恐不足據。竊疑世室重屋之階。當同高三尺。而爲三等。呂氏春秋別類篇云。明堂土階三等。卽據夏殷制言之。賈馬說亦非。詳後疏。其階之廣。經無文。宇文愷明堂議引周書明堂。云階博六尺三寸。未知是否。牛弘明堂議云。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注云南面三。三面各二者。賈疏云。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

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四。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闕門。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孔廣森云。管子君臣曰。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庭惟實階階者異也。俞樾云。四堂之制如一。何以南面獨多一階。蓋土室戶屬南鄉。必由明堂而入。故於南面特設中階。將有事于土室。則由中階升堂焉。秦制增爲十二階。蓋知此意哉。案孔俞說是也。宇文愷議引禮圖。云秦明堂九室十二階。愷謂其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失之。

四旁兩夾窓

窓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窓。

〔疏〕四旁兩夾窓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孔廣森以四旁兩夾爲句。云四旁各有兩夾。當隅室戶屬之外。卽所謂左前曰玄堂左个。西之前曰總章右个。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个。南之前曰明堂右个。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方各一堂。兩今通之。爲十二矣。凡廟庭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庭之有東西堂。由此言之。明堂之所

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室。隅室之墉。卽序也。个卽籍也。與儀禮廟庭之制固不相遠也。阮元亦云。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卽作介。个介相同。卽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梓人爲侯。侯有上兩個下兩個。亦皆具旁夾之形。卽廟庭之東西箱東西夾也。俞樾云。說文無个字。个者。介之變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楚介江淮。秦隱曰介者。夾也。是夾與介義通。案孔阮讀是也。俞樾黃以周讀同。此明四堂有八个之義。與月令文正相應。孔氏謂兩夾與八个爲一制。通四正堂爲十二堂。其說甚是。鄭以爲記五室八窗之制。非也。旁。阮謂四堂之旁。亦墉。兩夾在隅室之前。卽堂兩序之外。故云四旁兩夾。世室全基正方二十八步。中五室爲地方十四步。每面之堂。與兩夾亦通廣十四步。夾之外墉與隅室之牆正參相直。與重屋明堂之制同。惟世室四旁兩夾之外。各餘地方七步。以爲堂基。殷周則四堂外出爲亞字形。

夾外墉之外無餘地。制小異耳。江永云。序外之室。儀禮順命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注疏或言夾室者。因雜記下豐廟章及大戴禮豐廟篇而誤耳。雜記云。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又云夾室中室。此夾室二字本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夾又名爲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皮食之物也。夾又名爲个。左昭四年傳。豎牛置饋于个而退是也。戴震云。釋名釋宮室。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四年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个也。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闕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

也。案夾个之義。當以江氏爲正。凡廟寢之夾。在左右房外。夾堂爲之。明堂則在隅室之外。亦夾堂爲之。夾惟後三而有壁。前一面接東西堂者則無壁。其制似室而非室。故聘禮公食大夫禮。及書顧命。謂之東西夾。此經謂之兩夾。皆不云夾室。諸侯豐廟禮之門夾室。江氏謂夾與室爲二。而大戴禮記盧注則以爲門夾之室。近。陳喬樞黃以周並從其說。二義未知孰是。要東西夾之不全爲室制。則固無疑義。鄭儀禮、禮記注。及釋名。並云。夾室者。通言之耳。析言之。夾之前無壁者爲東西堂。謂之个。亦謂之箱。觀禮記。凡俟於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是也。統言之。則隅室之外。盡於東西堂廉。通謂之夾。亦通謂之个。謂之箱。月令鄭注釋左右个並爲堂偏。明是堂序外盡東西堂之通名矣。而高誘注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訓之左右个。並釋爲隔。而云某堂某頭室者。此亦沿夾室之稱。故云堂頭室。即指東西堂後言之。與五堂固不相涉也。至明堂本無房。而呂覽高注云。明堂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李謐明堂制度論云。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者。即寢之房也。今案。个即寢之東西夾。與房迥別。高氏知个在堂兩頭。而誤提房名。李氏則直以个爲夾四室。似隱據書顧命僞孔傳東西房即東西夾之謬說。與古制殊不合。賈思伯明堂議又謂四維之室。即是左右个。兩堂共一室。四室即是八个。其說亦誤。詳後疏。隋書禮儀志又載梁武帝說。謂左右个別爲小室。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說尤謬。不足論也。又案夾內則謂之達。故明堂八个。亦謂之八達。張衡東京賦云。八達九房。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薛綜注以八達爲八窻。又選李注亦同。非也。達字又作闔。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八闔九室。猶張賦云八達九房矣。注云窻助戶爲明者。釋名釋宮室云。窻。聰也。於內窻外爲聰明也。說文穴部云。窻。通孔也。窗。在牆曰牖。在屋曰窗。重文窗。或从穴。片部云。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案此窻乃窗之段字。即所謂在牆曰牖。三輔黃圖云。八窗即八牖是也。在屋曰窗。謂於室屋發字之上。開窗爲明。亦謂之中窗。與牖義別。云每室四戶八窻者。胡培羣云。爾雅釋宮。戶牖之間。謂之辰。書顧命。牖閒南嚮。古人宮室之制。內爲室。外爲堂。牖戶皆在堂之南壁。向堂開之。戶在東。牖在西。明堂之牖曰窗。則室之四房皆有之。夾窻又名達。鄭注。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又曰。達。鄉。天子之廟飾也。鄭注。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八窻。爲四達。孔疏。達。通也。每室四戶八窻。皆相對通達。故曰達。達是也。明堂每室八牖。其餘廟寢之室。止有一牖。賈疏云。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窗。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窗也。案依鄭賈說室有四戶八窻。則室旁各於正中爲戶。左右兩窻夾之。此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又引明堂月令云。室四戶。戶二牖。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桓譚新論云。明堂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三輔黃圖云。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四闔者。象四時四方也。白虎通義辟雍篇。

及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滄于登說。孝經援神契說。明堂。並有八窗四闔。達闔字亦通。此四闔卽四戶。與它書云八達八闔爲八個者不同。明堂堂室深邃。非多爲戶牖。不足以通出入而納光明。鄭以四旁兩夾窗句。雖與經讀不合。然四戶八窗之制。古說並同。不可易也。至大戴禮記盛德篇又云。明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續漢志注引新論云。明堂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明堂月令論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三輔黃圖及明堂制度論說並同。此以九室每室四戶八牖計之。故有此數。與此經五室二十戶四十牖制異。九室之說。義不可通。鄭所不從。詳後。阮元云。大戴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卽東京賦之八達九房。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白盛。屨灰也。盛之言成也。以屨〔疏〕白盛者。孔廣森讀愈白盛爲句。云大戴禮盛德明堂月令云。室四不合也。白盛。灰聖牆。所以飾成宮室。〔疏〕戶。戶二牖。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白盛卽所謂白綴。獨言此者。明其尙潔質。案孔據盛德記白綴牖。證此經當以愈白盛爲句。牆不可易。阮元、俞樾、黃以周讀並同。愈白盛。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白盛。自指每室八窗言之。古書說明堂之制。多以五室四堂。各從其方色。宇文愷明堂議引黃圖云。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戴文類聚禮部引桓譚新論說明堂。亦云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蔡邕明堂月令論亦云。四鄉五色者。象五行。今以青陽玄堂諸名推之。從方色之說。於理可信。世室之制。當亦如之。然則自西方堂室外。不皆白色也。此經白盛之文。自專指窗而言。明四堂五室。塗飾異色。而牖則同爲白色以取明。大戴白綴專言牖。其明證也。自鄭注失其句讀。而古制晦矣。注云屨灰也者。賈疏云。地宜掌屨。掌供白盛之屨。則此屨灰出自掌屨也。云盛之言成也者。掌屨注義同。云以屨灰聖牆。所以飾成宮室者。爾雅釋宮云。牆謂之聖。釋名釋宮室云。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鄭意世室墉壁。並先以泥塗牆。而後加屨灰。爲三代明堂之通制。然據爾雅及守祧文。則以聖飾牆。乃廟寢恆制。儒世室四堂五室通爲白牆。經不必特著其文。此亦足證鄭讀之誤矣。門堂三之一。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疏〕門內外左右共四塾。左塾之左廡。與右塾之右廡。相距之度。蓋與正堂之廣度正等。三之二者。以正堂之脩。三分取二。爲一堂之脩。以正堂之廣。三分取二。爲二堂之廣也。依俞氏所定世室正堂之度。取三之二以爲門堂。則每堂脩四步四尺。廣九步二尺。合左右二堂。廣十八步四尺也。內塾外塾脩廣之度同。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者。明此三之二。卽承上正堂脩廣之度。三分之。取其二分也。云令堂如上制者。卽上注謂堂脩十四步。廣十七步半。爲假令之數是也。云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者。賈疏云。以十四步取十二步。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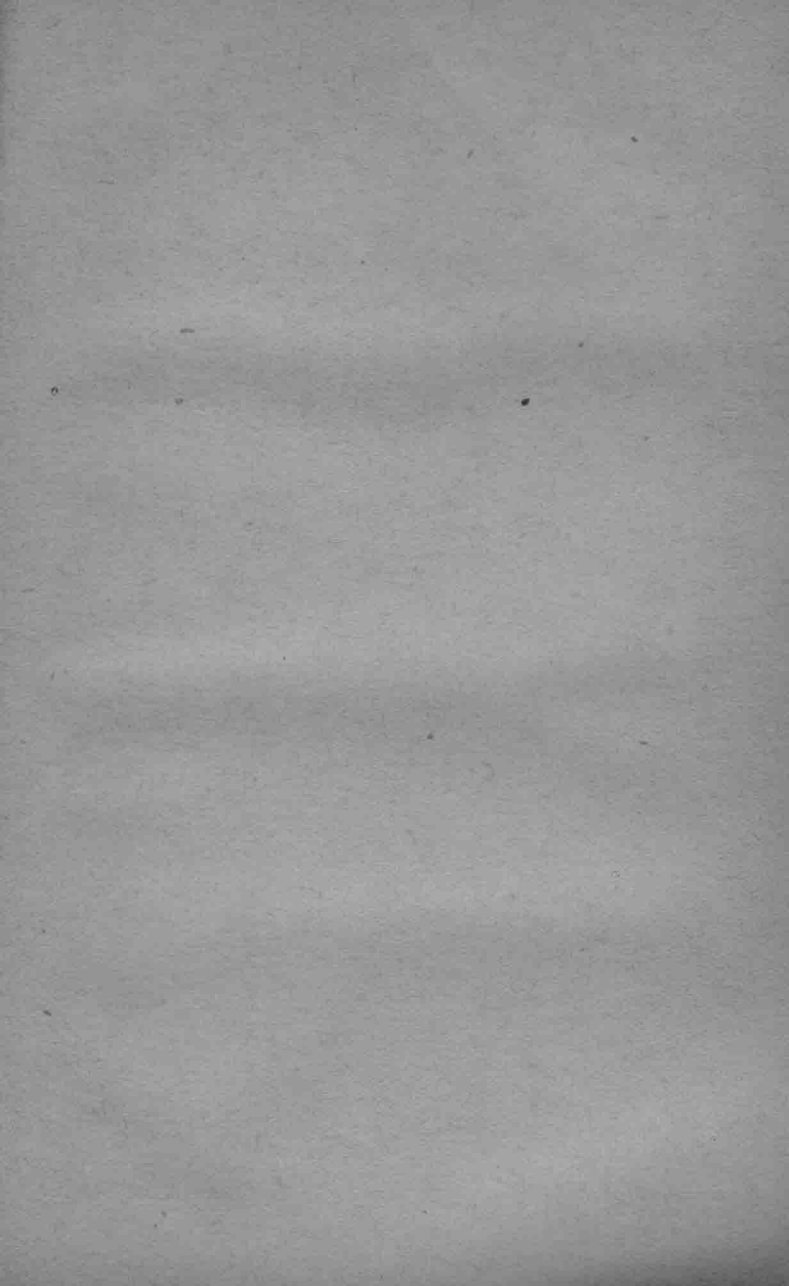
分之。得八步。二步爲丈二尺。三分之。得八尺。以六尺爲一步。添前爲九步。餘二尺。故云南北九步二尺也。云東四十一步四尺者。十七步半。以十五步。得十步。餘二步半。爲丈五尺。三分之。得一丈。以六尺爲一步。餘四尺。添前爲十一步四尺也。焦循云。此以夏世室而言也。若殷重屋。則脩二丈七尺有奇。廣四丈八尺也。周明堂。則脩七步。廣九步也。詒讓案。鄭釋正堂廣脩之根數未合。而所定門堂與正堂差減分率則是也。諸釋其意。蓋以南北九步二尺爲一塾。通堂室之脩度。而東西十一步四尺。則二塾堂廣度之合數。分之。每塾堂廣五步五尺也。何以言之。凡塾堂後爲室。則室脩度自減於堂。而堂外無左右房。則室廣卻當與堂廣度等。是室脩減而廣則不減也。故下注以室三之一爲室與門各居一分。蓋猶言塾與門各居一分。合兩塾及門。與正堂之廣正相埒也。通典古禮說周明堂門堂之制。以每塾各得正堂三之二計之。依其率以釋世室。則當以十一步四尺爲一塾之堂廣。不知室廣卽堂廣。今堂廣三之二。而室止居堂廣之半。則其所餘之半復爲何地乎。且合兩塾及門之廣。將增於正堂三分之二。占地太廣。鄭義必不如是矣。引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郭注云。夾門堂也。詩周頌絲衣孔疏引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李如圭云。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門二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焦循云。門堂之制。顧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鄭注云。先路在路門內之西北面。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士冠禮云。簎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西塾。門外西堂也。又擯者玄端負東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是東西內外皆有塾無疑也。其謂之塾者。說文作塾。云。射泉也。讀若準。又云。塾。堂塾也。蓋塾爲築土成埒之名。路門車路所出入。不可爲階。兩塾築土。高於中央。故謂之塾。絲衣詩云。自堂徂基。箋云。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凡四方而高者曰堂。兩塾高謂之堂。中央平地謂之基。往塾視之。至門堂而告也。案焦氏攷定門堂之制甚嚴。此門堂者。亦謂門塾之堂。與門基異。周頌絲衣云。自堂徂基。堂卽門側之堂。基則門中平地。殿令門中亦得稱堂。則詩言自堂徂基。將爲自基徂基。於文不可通矣。徂攷書傳。門中與地平。無堂之名。且合門基與兩塾廣度。當與正堂同。於制乃適。稱僂門堂卽是門基。則全基減於正堂三分之一。於制尤爲不稱。以此經及詩雅互相證。門堂之爲兩塾。可無疑矣。室三之一。居一分。〔疏〕室三之一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室。謂五架爲之。則前後各以一架爲室。一架爲堂。案張說是也。凡門塾亦前堂後室。與正堂同。三之一者。以正堂之脩。三分取一。爲每門室之脩。卽門堂之半也。其廣當與門堂同。以一室言之。亦得正堂三之一。於差率仍無悖矣。今以

正堂脩七步廣二十八步計之。門室蓋脩二步二尺。廣亦九步二尺。通典吉禮說周明堂。謂門兩堂各得正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卽於門室三之中。三分減三取一。不取數於正堂。其說必不可通。與鄭注義亦不合。不足據也。又案。門塾唯前堂後室。而無左右房。與正堂小異。又凡門皆內外東西共四塾。塾各有堂室。室後隔以牆。內外不相通也。四塾各自爲堂室。其度並同。注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謂亦取數於正堂。居三分之一。則門室南北當四步四尺。東西當五步五尺。若在重屋。則南北一丈八尺有奇。東西二丈四尺。在明堂。則南北二丈一尺。東西二丈七尺也。其門脩廣之數亦同。合門與左右二室之度。與正堂東西之廣適等。案鄭此注。惟所定正堂根數未是。餘則不誤。其以門室與門各居三分之一者。因門室之脩可減於門堂。而廣不可減。故謂室三之一爲與門各居一分。其說自據。般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廳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疏〕般人重屋者。亦般之明堂也。大戴禮記少閒篇云。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椽也。〔疏〕南顧循禮法發厥明德順民心配天制典慈民咸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盧注云。總章。重屋之四堂。據彼。則般已有四堂之名。此舉其總名。故曰重屋。牛弘明堂議引馬宮云。般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是也。藝文類聚禮部引尸子云。般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三輔黃圖說同。蓋所傳之異。云堂脩七尋者。亦四堂一面之度也。孔廣森云。般人始爲重檐。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言廣。正方可知。堂基通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案重屋四堂。廣脩各自正方。當如孔說。蓋四面堂各方七尋。中五室。每室方二尋。縱橫各三室。閒列而爲六尋。如一尋以爲四壁。則室每面壁各厚二尺也。夏世室堂基正方。四堂之角。各有餘地以爲坳。般重屋四堂。蓋爲四出。若亞字形。與周明堂制同。則四角無餘地。與世室不同。通南北兩堂。及包中央五室計之。凡二十一尋。東堂至西堂亦然。而四維皆缺隅而不正方。則就四室一面度之。仍止方七尋。故經唯著堂脩七尋。而其制已見也。至夏堂基正方。則可爲一棟而一屋。般堂四出。則宜爲四棟而重屋。然則經於般特著四阿之文。非徒見屋之兩重。亦兼明四出之堂制始於此。假令四出爲周堂所獨。則其形制鉅異。下經不宜絕無殊別之文。儻謂重屋堂基。亦通方二十一尋。則是與世室制同。每堂兩角。各多出方七尋之地。較之夏堂。餘地更多。於義無取。知不然矣。云四阿重屋者。重屋。謂屋有二重。下爲四阿者。方屋也。其上重者。則圓屋也。圓屋以覆中央之五室。而蓋以茅。方屋以覆外出之四堂。而蓋以瓦。此亦般周之通制。故大戴禮記盛德篇說明堂云。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月令論又有堂方及屋圓徑之度。諸書所謂下方者。兼明堂之基。及四阿之屋而言也。上圓者。指上重高屋。圓下方。月令論又有堂方及屋圓徑之度。諸書所謂下方者。兼明堂之基。及四阿之屋而言也。上圓者。指上重高屋。

如圓蓋形。出四阿之上者而言也。若夏世室。無上圓之屋。則屋與堂其皆方。不可以言上圓矣。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者。鄭謂此重屋卽殷王寢。與夏舉宗廟。周舉明堂相配也。御覽宮室部引新論云。商人謂路廢爲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與鄭義同。然其說非也。凡王寢與明堂不同制。詳後疏。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者。尋八尺。以七乘之。得五丈六尺也。云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者。謂以周制例之。脩七則廣九。此脩七尋。則廣亦當九尋也。經不言重屋廣度。故鄭據周法補推之。賈疏云。經言堂脩七尋。則其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筵。則東西九筵。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后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案重屋之廣無文。當如孔廣孫說。亦廣七尋。與脩正等。鄭說失之。云五室各二尋者。亦放周制爲釋。五室當亦於四維設之。牛弘明堂議云。其殿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今攷制以重屋之廣放周爲九尋。說雖不據。而以五室爲方二尋。則從橫各三室。爲地六尋。外加一尋。與堂方度正相應。其說是也。經本有上下文互見之例。夏殷堂同高三尺。而經於重屋始誓堂崇三尺之文。卽其例矣。云崇。高也者。總敘旃人梓人注並同。大戴禮記盛德篇明堂月令云。堂高三尺。月令論亦云。堂高三尺。以應三統。云四阿。若今四注屋者。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高廊四注。案。四注屋。謂屋四面有霤下注。卽所謂殿屋也。燕禮云。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注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又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注云。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蓋鄭意夏人君之屋。南北兩下。與臣民同。檀弓注謂夏屋如漢之門廡是也。殷周人君之屋皆四注。則有東西霤。故賈疏謂四阿卽四霤。周書作雒篇云。乃位王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坳。孔注云。宮廟四下曰阿。卽本鄭說。魚循云。鄭注後門阿云。阿。棟也。注士昏禮當阿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又注鄉射禮記云。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殿。彼記文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此當棟與昏禮當阿義同。棟處極高。斷非霤之所能奪。阿旣爲棟之定名。則曰四阿者四棟也。非四霤之謂也。四阿之屋有四霤。兩下之屋亦有四霤也。且以東霤爲四阿之制。是諸侯之屋四阿矣。明堂位言覆廟重檐。爲天子廟制。諸侯不重屋。阿何有四。左成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厚葬。榑有四阿。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子惡也。宋公爲諸侯用四阿。而傳譏之。故杜注云。皆王禮。然則四阿之制。不獨卿大夫無之。卽諸侯亦無之。案魚說是也。蓋屋之極謂之阿。猶後文門阿之爲門極也。古廟寢屋皆五架。極下正當棟。故鄭二禮注亦皆以棟釋阿。以屋極成覆以蓋而承以棟。其義通也。屋霤之滿。必自棟下進。而注於宇。故作雒云。四阿反坳。坳當爲坳之形譌。四阿爲上棟之制。反坳卽反宇。爲下宇之制。亦卽所謂屋翼。四注主霤言。則是宇而非棟矣。夏世室亦爲四面堂。則亦有四霤。而不得有四阿者。蓋夏制唯於南北之中爲

一棟。其東西霑。則自楣廢以外。衰殺之以注水。是楣廢有四。而棟則一。故阿亦不得有四。若殷重屋。則中別爲屋。重屋之外。四面回環。各別爲棟。四棟則有四阿。是四阿必四注。而四注之屋。不必皆有四阿。鄭此注訓四阿爲四注。則是四霑之通制。不及雋說之精析。雋又謂燕禮之東霑。乃兩下屋檐之東角。非四阿。亦非四注。尤足正鄭說之誤。國語晉語云。魏公夢神人立于四阿。韋注云。四阿。西榮也。案。彼西阿。蓋自屋脊下。趙檐宇之通稱。猶士喪禮所謂前東榮。後西榮。與此經四阿門阿義並小異。諸侯以下。屋無四阿。而不妨有西阿。通言不別也。此經四阿者。通四堂而言。面有一堂。堂爲一阿。四面徇市。則四阿非謂一堂而有四阿也。云重屋複簷也者。賈疏述注。復作復。明注疏本同。復復古今字。說文竹部云。箬。迫也。在瓦之下。禁上。釋名釋宮室云。箬。迫也。編竹相連迫也。爾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箬。郭注云。屋箬也。姚鼐云。重屋。複屋也。別設棟以列椽。其棟謂之箬。椽棟既重。軒版垂檐皆重矣。軒版卽屋箬。或木或竹。異名。箬在瓦之下。椽之上。檐垂椽端。椽亦謂之箬。記言重屋。鄭以箬箬釋之。而他書所稱曰重檐。曰重椽。曰重軒。曰重棟。曰重桷。各舉其一爲言爾。雋循云。箬之訓有二。說文釋名之箬。爲屋上所覆者之名。爾雅所謂箬也。廣雅云。梁謂之箬。此爲構櫃之名。所謂斗拱者也。鄭以箬解屋當如說文釋名所云。又云。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又云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云。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孔氏左傳疏云。大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當其室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屋壞。非大廟全壞也。重屋重於阿之上。不重於楣廢之上。故阿必用四。於四阿之上。更立以綴。綴上又累以阿。阿之四旁。又有檐。與正屋之檐相重。故曰重檐。以蔡邕之說言之。明堂方百四十四尺。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大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足爲太室屋證矣。俞樾云。古有重屋。有複屋。重屋者。此記所說是也。複屋者。於棟之下。復爲一棟以列椽。亦稱重椽。徐鍇說文繫傳。於棟篆下。引東方朔傳。後閣重椽而釋之曰。大屋廡下椽。自上峻下。則自其中棟假裝其一。旁爲椽。使若合學然。故曰重椽。此說複屋之制。至詳盡矣。說文木部。樓重屋。林部。桷。複屋棟也。周書作雋篇。重亢重郎。孔晁注曰。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所謂累棟者。卽複屋矣。所謂累屋者。卽重屋矣。是古制明分爲二。鄭君此注。殆誤以複屋說重屋乎。案姚鼐釋複簷義甚嚴。但此經重屋之義。當以雋說爲是。月令論說明堂有通天屋。宇文愷明堂議引黃圖云。通天室。又引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並卽明堂重屋之制。蓋當四堂中脊內五室之上。拔起別爲崇高之屋。以其可以納光。故有通天之名。與複屋複簷不同。重屋通天。得納日光。複屋複簷。止取重簷爲飾。不通天納光也。凡複屋棟簷等。皆於一層屋之上。重築合併爲之。重屋則上下兩層屋各自爲棟簷等不相合併。二制迥異。古明堂宗廟蓋皆有重

屋。故漢志載左氏古說。以大室屋爲重屋。左傳孔疏謂廟上拔起爲重屋。深得其制。唯謂大廟亦有四阿。則誤沿鄭宗廟明堂同制之說耳。明堂位之復廟卽復屋。重檐乃是重屋。故文選張衡東京賦云。復廟重屋。卽用明堂位文。而以重檐爲重屋。薛綜注云。重屋。重棟也。恒譚新論亦云。商加重檐四阿。明此經重屋當彼重檐矣。鄭明堂位注釋復廟爲重屋者。蓋仍指複竿言之。又釋重檐爲重承壁材。其義難通。賈疏卽援彼注重承壁材之義以釋此注之複竿。似皆以複屋爲說。作雒之重元復格。亦似指複屋之制。並與此重屋不相冢也。又古凡室屋之高而上出者。通謂之臺。謂之觀。故黃圖及禮圖亦以重屋爲臺爲觀。實則臺觀可以登眺。而明堂之重屋不可登眺。與臺觀制復不同。臺觀後世又謂之樓。故說文訓樓爲重屋。此亦非古重屋之制。史記封禪書說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此卽誤以重屋爲樓。因之胙造是圖。不知殷重屋與樓別。又不知夏以前明堂并未有重屋。說尤謬妄。不爲典要也。又詩大雅靈臺孔疏引盧植穎容說。謂明堂卽靈臺。亦與通天臺異。詳後及春官敘官疏。



周禮正義

卷八十四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

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疏〕周人明堂者。此記周明堂之制也。牛弘明堂議引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馬宮說云。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戴震云。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者。明堂亦四堂。此南堂一面廣脩之度也。餘三堂同。云五室。凡室二筵者。五室亦土室居中。四行室居四維。與夏世室同。每室廣脩皆二筵。賈疏云。夏之世室。其室皆東西廣於南北也。周亦五室。直言凡室二筵。不言東西廣。鄭亦不言東西益廣。或五室皆方二筵。與夏異制也。若然。殷人重屋。亦直云堂脩七尋。不言室。如鄭意。以夏周皆有五室十二堂。明殷亦五室十二堂。詒讓案。世室明堂五室並正方。夏周制本不異。十二堂卽兩夾及四正堂之合數。並詳前疏。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爲明堂一面之度。故玉海郊祀引禮記外傳。孝經授神契云。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長九尺。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大室。孝經緯說。與此經同。自鄭誤以九七之筵爲全堂楹方之度。而古制晦。李謐明堂制度論駁之云。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截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辰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僉約。爲陋過矣。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截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截盈一尺。繩樞囊牖之室。壘門圭竇之堂。尙不然矣。

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簷。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閒。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注云。設斧於戶牖之閒。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橫八尺。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閒。此之互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簷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閒哉。又云。堂崇一簷。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牛弘議亦云。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明堂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四。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納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陋矣。案李牛所論。足證鄭義之疏。宇文愷議亦謂三代堂基並方。庶鄭義與古遠異。惟李氏又以夏周文質之異。度堂簷几之殊。並疑經文之謬。則妄也。唐宋以後說明堂者。率沿鄭說。近代諸儒。始知九七之簷爲一堂之度。而阮元所釋尤嚴。其說云。東西九簷者。八丈一尺也。約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南北七簷者。六丈三尺也。約當今尺三丈七尺八寸。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堂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四方之堂。寬皆九簷。此四堂之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玄堂之南。青陽之西。距繩章之東。皆九簷也。以此方九簷之地爲大室及四室。每室止用二簷。丈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建五小屋於露處之地可名爲室也。此五室。皆當重屋圓蓋之下。若於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木室之西之南。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水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則可上載圓屋。并遮五室矣。又云。重屋見於考工記。上圓下方。見於大戴記。皆是古制。此中央九簷之地。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則是上圓之重屋矣。圓蓋須比九簷爲大。乃不露兩水於五室也。九簷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於圓屋之下。方屋之上。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納光也。陳澧云。明堂之制。見月令曰太廟者四。曰今者八。曰太廟太室者一。見考工記曰五室。見大戴禮盛德曰上圓下方。說者大都以四大廟八個五室皆在九簷七簷之內。其制度太狹。廣與袤又不稱。阮以九簷七簷爲一面之度。舉一面以該三面。於是九簷七簷之義始明。室二簷者。其地本方三簷。四壁皆厚半簷。室中方二簷也。記云室中度以几。鄭注云。室中。舉謂四壁之內。卽其義也。記不云室中二簷者。猶九簷七簷。不必云堂上也。云二簷。不云若干几者。與上文九簷七簷連文也。其度則二簷。而度之則以几不以簷耳。築土爲壁。上承重屋。非半簷之厚。不勝其任。且古一尺。當今六寸許。二簷僅當今一丈許。若復去四壁。其中太狹。不足行禮。二簷不計四壁明矣。并四壁則方三簷。三室則九簷。與一面之廟同個廣也。堂基爲亞字形。八隅立柱。以承圓屋。盛德所云上圓者。圓屋

也。下方者。亞形八隅也。案阮陳說是也。明堂東西九筵。廣度不及世室之半。明四堂之角無復餘地。則堂必四出爲亞字形可知。依阮說。四堂各廣九筵。脩七筵。堂內正中爲五室。爲地總方九筵。而堂外四角。各缺方九筵之地爲廷。其說猶不可易。以此推之。蓋自南堂廉至北堂廉。共二十五筵。爲尺二百二十五。東西亦如之。卽四堂全基之度也。惟五室每室中方二筵。加每室四壁一筵。適盡方九筵之地。則當以陳說爲定解。此經於周制止舉堂室。實則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之制。當與夏世室同。四阿重屋之制。當與殷重屋同。經不具詳者。蒙上文而省也。其四鄉各從方色。每室四戶八牖。屋上圓下方。宮外四門之制。參證羣籍。蓋亦當與古同。故通典吉禮約此經及鄭注說之云。明堂。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室。每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旁各有窻。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十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旒飾之。今攷杜以五室於廣九筵脩七筵一堂之上爲之。及以白盛爲牆壁之通制。並沿鄭說。而所推門階牖戶之數則不誤。惟明堂門堂之制。經注並無文。以世室之制推之。當亦取正堂脩七筵。廣九筵。三分減一以爲門堂之度。則每塾堂脩四筵有六尺。廣三筵。兩塾合廣六筵也。又取七筵九筵。三分減二。以爲門室之廣脩。則每塾室脩二筵有三尺。廣與堂同。依鄭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之說推之。則明堂門當廣亦三筵。杜謂每塾堂各得正堂三分之二。則合門與兩塾。其廣倍侈於堂。又以門室取數於門堂三之一。卽於三之二中。三分取一。其說並不可通。又謂明堂門廣二十一尺。蓋依下文廟門容大屬七個爲說。則合門與兩塾。不得各居一分。與鄭義亦不合。互詳前疏。漢魏以來言明堂者。駁文詭制。不可殫述。玉藻明堂位孔疏引五經異義云。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適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玄之闔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適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授神契。授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諱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

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案異義所述古周禮說。卽本此記。惟云明堂文王之廟。又云蓋之以茅。則記無其文。蓋別據孝經說。許參合引之。未及析別耳。許所述諸家說與經異者。如此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而許引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攷宋本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月令。本作堂高三尺。則與後鄭說殷堂之高三尺同。非周制也。東西九筵之文。則盛德所引。亦與此經正同。孔引異義。謂尺爲文。筵爲仞。遂成齟齬。此經既特著度筵之文。明廣脩皆以筵計。月令說不當筵仞錯出。其譌審矣。此經云五室室有四戶八窗。則有二十戶四十牖。而盛德記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又引明堂月令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卽九室之數位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新論云。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白虎通義辟雍篇。漢書平帝紀應劭注。並同。明堂月令論云。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說亦略同。今攷十二堂。卽四堂兼兩夾之通數。桓班云十二坐。蔡云十二宮。其實一也。已詳前疏。至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則與此經荒刺。鄭所爲秦制。御覽禮部引三禮圖云。周制五室。秦爲九室。蓋卽本鄭義。魏書袁翻傳明堂議云。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覆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今案袁氏。亦申鄭義。又謂月令無九室之證。九室卽漢制之九房。其說甚塙。封執牛弘明堂議。並所九室爲秦漢之制。謂室以祭天。依行而祭。故不過五。九室爲無用。魏書賈思伯議。亦謂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及徐氏劉氏之說。皆同此記爲五室。序戴祭九室之制爲不可從。與鄭義皆足相申證。然賈氏又以月令八個傳會五室云。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案賈意蓋謂四隅室卽夾室。亦謂之个。一室分屬兩堂。則四室卽是八個。與裴頠以九室之隅室爲四維之个說蓋略同。不知四隅室分應四行。與堂旁之个不同。个本非室。不可以配大室爲五。且以四室爲八個。彼此通互。其說巧而難信。李謐亦主五室之說。而謂四室居四中。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卽寢之房也。則又隱據漢九房之制。與九室名異而實同。不知五室九室之制。考工與大戴記本異。此經法制詳備。塙爲周典。盛德禮撫舊文。不必一代之制。後儒必欲參合兩制爲一。遂至歧途百出。至賈思伯議謂裴頠有一屋之論。隋書禮儀志載梁武帝制。謂明堂本

無室。廣五室九室爲皆不可信。其謬又不足論矣。明堂宮脩廣之度。此經亦無文。盛德引明堂月令說云。其宮方三百步。則與觀禮會同之壇同。古制或當如是。明堂所在之地。鄭駁異義從滄于登說在丙巳之地。與盛德云在近郊三十里異。御覽禮部引孝經援神契云。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者也。又引春秋合誠圖云。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承火之際。辰。水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白虎通義辟雍篇。三輔黃圖。漢書平帝紀應劭注。並云在國之陽。大戴禮記盛德篇盧注引韓詩說云。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又詩靈臺孔疏引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藝文類聚禮部引徐虔明堂議。亦云在國之陽。國門外說。並與滄于登說同。前左祖右社章賈疏引劉向別錄。則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說苑脩文篇亦云路癸承乎明堂之後。是謂明堂在宮中。金鶚云。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以爲在明堂。夫諸侯受朔於天子。天子受朔於天。明堂。祭天之所也。是知聽朔於南門外者。必明堂也。滄于登謂在國南丙巳之地。本於援神契。其說自確。明堂既在國外。則國中不得有明堂矣。明堂以祀上帝。在國中則廢。故與泰壇同置於郊。玉藻言在南門之外。則去國不遠。當在國南三里。南爲陽方。三爲陽數也。案金說近是。黃以周謂大戴云近郊三十里。十字疑衍。孫星衍亦據尸子殷曰陽館。證明堂在國陽。謂夏商已在東南郊。皆足證鄭義。至先秦西漢古書述明堂制度。許鄭所未及者。復多紛互。宇文愷明堂議。及藝文類聚禮部引周書云。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廡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案周書說戶牖高廣之度。無可質證。堂高四尺。與觀禮會同壇高同。而與此經不合。堂方百十二尺。則止十二筵四尺。於一堂之度爲太多。於四堂之度則又太少。且彼室方百尺。內方六十尺。與此經五室之度亦絕不相應。況堂通方百十二尺。而室已占百尺。則堂止得一筵有三尺。兩面分之。止六尺。此必不可信者也。明堂有四門。於制無疑。而周書取五門之皋庫應雉分列四面。則與宮寢門制不合。且五門以應門爲正門。明堂以南爲正。故特爲三階。假令取宮門爲名。亦宜以南門爲應門。今乃南庫東應。其不足據明矣。宇文愷議引黃圖云。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明堂月令論說略同。今攷上圓下方。爲通天臺及堂四向五色之制。於

理可信。詳前。唯堂方十六筵。與此經不合。孫星衍謂百四十四尺爲卽南北七筵。東西九筵之合數。然論方積。則九筵。廣脩相乘。共五千一百三尺。若論方面。則廣脩不可合并爲方。二書之說。必不能通於此經。至屋圓楹之說。似謂覆四堂之屋亦爲圓屋。則與重屋四阿之文不合。太室方六丈。與周書說同。通天臺之徑。此經無文。尤不足論。明堂上圓者。惟最高之重屋爲然。所覆者不出五室九筵之地。必無徑二百十六尺之廣。第二層方屋。四面外出。與四堂正相覆。豈能爲圓楹哉。又據世室門堂取數於正堂三分之二。明堂門塾。當與彼同。黃圖說謂大室方六丈。取三之二。門堂長四丈。率尤不合。其他室屋壇柱度數。皆無可證。今不具論。牛弘宇文悅議又引馬宮說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開大。夏后氏七十二尺。案馬說與諸書並不甚合。牛氏亦謂不詳其義。以意推之。百四十四尺。加七十二尺。爲二百十六尺。則是二十四筵也。馬意蓋以東西兩堂各九筵。爲十八筵。加三室。每室二筵。凡六筵。合之適二十四筵。以十六筵爲兩序開。序外左右堂隅各四筵。合之爲七十二尺。卽大於夏堂之數。馬說大意蓋如此。依其說。則明堂兩序開廣。已幾及倍。全堂之廣。復過於此。實不可通。姑著之。以備一義。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者。明堂位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盛德記說同。周書大匡篇云。明堂所以明道。五經異義瀆于登說云。明堂盛貌。三輔黃圖云。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白虎通義辟雍篇云。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章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新論云。天稱明。故命曰明堂。賈疏云。以其於中聽朔。故以政教言之。孝經緯援神契云。得陽氣明期謂之明堂。以明堂義大。故所含理廣也。案賈引孝經緯。專據南堂言之。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明者。陽也。光也。鄉陽受光。故曰明。義亦同。鄭通駁四堂。故說與彼異。云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者。說文竹部云。筵。竹席也。周禮曰度堂以筵。故筵一丈。案許說本此經。而長度不合。未詳所據。公食大夫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加萑席。尋。注云。丈六尺曰常。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文王世子注云。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蓋筵席廣度略同。而長度則有或丈六尺。或一丈。或九尺八尺七尺之異。故此記特著其度與。賈疏云。對夏度以步。殷度以尋。是王者相改也。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者。賈疏云。夏無文。以後代文而漸高。則夏當一尺。故云相參之數。孫星衍云。禮器稱天子之階九尺。故周制堂崇一筵。高三尺。則階三等。凡三尺爲一等。九階。賈疏引賈馬。九等階者。蓋言九尺之筵。階凡九等。說亦通。詒讓案。堂崇九尺。以三尺爲一等。於度似太高。攷觀禮記會同之壇深四尺。鄭注謂一等一尺。以彼例此。則明堂九尺之階。亦當爲九等。前疏引賈馬九等之階。與世室之九階雖不合。而移以釋明堂。則適相當。故士冠禮賈疏亦云。案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倍九等爲階是也。至古書

說明堂者。多云高三尺。盛德記云堂高三尺。宇文愷議引黃圖云堂高三尺。七階三等。法三統。又引周書明堂云高四尺。孫星衍陳壽祺並謂四字蓋三字積畫之誤。依鄭此注說。則三尺爲殷制。而夏制一尺爲尤卑。俞樾云。堂崇三尺。夏殷同之。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三尺之堂。已爲極卑。一尺之堂。古無有也。呂氏春秋召類篇曰。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若有一尺之堂。則當有一等之階。呂氏方極言古制之儉。何不言一等。而必言三等乎。案愈說是也。呂覽三等之階。疑亦據夏殷制言之。云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者。論語秦伯篇云。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鄭言此者。欲證夏堂一尺。卑於殷周。與論語義正合也。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者。賈疏云。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也。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也。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也。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若然。周人寢於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有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維。東西九維。室居二維。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維。維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據周而言。則夏殷王寢亦制同。而大可知也。案依鄭賈義。則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故詩小雅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玉藻注義亦同。斯干孔疏云。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楮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禋祀。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荅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尙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廟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配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江永云。周路寢之制。略見顧命。有堂有序。

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有兩階。有二垂。有側階。何嘗有九階。蓋宗廟路寢宜同制。而明堂則否也。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東西南北有四門。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間有中階。而東西北堂皆有兩階。爲九階。皆與寢廟不同也。案江說是也。洪頤煊金鶚說並同。賈孔及唐人申鄭說者。率舉月令明堂位。及周書作雒篇文。以爲徵驗。今攷月令十二月居四大廟八個。自是王居明堂之禮。鄭注誤以爲大寢。大史疏已辯之矣。明堂位謂魯大廟如天子明堂者。自謂天子宗廟堂皆南向。其重屋兩夾諸制。與明堂南面一堂。形制略同耳。非謂宗廟亦具四堂五室也。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漢書五行志述左氏說。以大室爲大廟中央之室。屋卽重屋。蓋亦以魯大廟爲明堂制。然左傳實無是說。公羊穀梁說則並以大室爲魯公廟。漢志所說。蓋西漢左氏經師凡定以傅合明堂位之文。實不足據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此可證魯廟不爲明堂制。故房後之北堂與正堂異制。否則四堂如一。安得北堂獨爲殊異乎。作雒篇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耶。常累復格藻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玄階隄唐山廡應門庫籩玄圃。宋書禮志云。周書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蓋卽指此。今審釋作雒之文。乃總記廟寢明堂三者殊異之制。非謂每宮各備此衆飾也。否則明堂四面九階。詎有明文。安得復有內階邪。然則三經之說。皆不足證鄭義。夫明堂爲祭五帝之宮。故有五室之制。隨五時而用之。若宗廟時享。則一歲四舉。本無中央之祭。而虛制五室。爲無用矣。路寢之制。顧命有明文。鎬京雖周舊都。然大寢內朝所在。必不因陋就簡。鄭答趙商。以爲猶諸侯制。殆曲爲之說。不足憑也。至賈疏引書傳說路寢制度。明堂位孔疏及禮書並引書多士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四房北堂各三雉。與賈所引又小異。所說度既似太侈。又不宜有北堂而無室。疑皆有舛誤。今攷定廟寢制本不如明堂。則南北無三室。自無不容殯之疑。賈氏所辯。可勿論矣。兩漢諸儒說明堂者。又或以路寢祖廟大學辟廡傳合爲一。玉藻疏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盛德記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溥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此既以明堂爲卽文王廟。又以爲卽路寢。蓋糝采衆說。故自成岐牾。此與蒿宮之說。同不足據。舊唐書禮儀志顏師古明堂議。不從盛德文王廟之說。而謂明堂卽路寢。與盛德後說同。左傳文二年孔疏云。左氏舊說。及賈逵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此以明堂爲卽祖廟也。詩靈臺疏引五經異義云。韓詩說。辟廡者。天子之學。立明堂於中。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三輔黃圖馬宮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牛弘議亦云。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廡太學同處。又舊唐志引漢孔牢等議說同。此以明堂爲卽辟廡也。詩靈臺疏引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圍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

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又引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禘。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明堂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魯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四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曰。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讞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卽王制所謂以訊讞告者也。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又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服。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敘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氣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圍以辟雍。案盧穎蔡高之說。傅會廟寢大學。概以爲卽明堂。說殊牽合。今攷盛德記。及韓詩說。鄭駁異義。已糾其非。盧辯盛德注。亦旣明堂爲文王廟之謬。南齊書禮志王儉議。後又引鄭志趙商附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殷稷配也。與駁異義說同。牛弘議引五經通義云。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靈臺疏引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

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帑。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太學。養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曰。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賈思伯議亦駁蔡說云。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雝雝在宮。蕭蕭在廟。鄭注云。宮即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袁賈二家所論。足正諸說之謬。惟尸子說周公踐東宮。似非明堂。袁合為一。則非也。明堂古制。外環以水。或通稱辟雍。徐養原云。凡水形如璧。即曰辟雍。明堂自有辟雍。何必大學。其說是也。然則明堂之辟雍。與大學辟雍絕異。若路寢宗廟。則皆在王宮之中。與明堂地遠不相涉。其形制固亦絕不同也。凡宗廟路寢大學與明堂不同之說。互詳宮人夫史大司樂疏。室中

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疏〕室中度以几者。此汎

詳司几筵疏。戴震云。馬融以為几長三尺。六之而合二筵歟。注云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者。賈疏云。對股已上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異稱也。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几無筵。故用

由巷入闔門也。不然。太祖廟之闔門外。卽昭穆廟。立於闔門外。豈立於昭穆廟乎。案焦說是也。蓋闔爲小門之通稱。廟側小門旁出。外通於巷。故亦謂之巷門。廟中闔門方位所在。無文。禮記孔疏云。闔門。謂東邊之門。案孔說蓋據冠禮爲說。焦循據士虞禮注云。闔門。如今東西掖門。謂朝廟東西壁有二闔門。金鶚則謂東西北常有三闔門。各居當方之中。今攷士冠禮。冠者自西階。適東壁。而出闔門者。以母適在東壁闔門之外。無由決西壁之必無闔門也。孔說與鄭士虞注義不合。殆未足馮。竊疑廟外部宮之周垣。當有東西北三闔門。其內前廟後寢。由寢達廟。及昭穆二廟夾垣。並常有闔門。寢門出廟北。東西門在廟兩旁。則金說是也。凡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有闔。左閔二年傳云。共仲使卜臯臧公子武闔。武闔。疑卽魯武公廟之側門。猶襄十一年傳云。盟諸僖闔。杜注以爲僖公廟門。闔閔通稱。皆側門也。互詳保氏疏。云小局。應鼎之局。長二尺者。賈疏云。亦漢禮器制度知之。應鼎亦牛鼎。但上牛鼎局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應鼎。據陪鼎三應鼎而說也。詒讓案。聘禮云。陪鼎應鼎。蓋陪牛羊豕。鄭公食大夫禮注云。應鼎。今時臠也。牛曰臠。羊曰臠。豕曰臠。蓋牢鼎九。以牛鼎爲首。陪鼎三。以應鼎爲首。此小局。爲應鼎之局。卽謂陪鼎之局也。彘崇義云。羊鼎之局。長二尺五寸。豕鼎之局。長二尺。依彘說。則豕鼎局與應鼎同。云參个六尺者。以三乘二尺。得六尺也。經文例。凡命分字用參。紀數字用三。此參个爲紀數而作參。下應門同。並與例不合。下章注作三个。亦與此注不同。疑經注並當作三。今本乃傳寫之誤。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半之。丈六尺五寸。〔疏〕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者。焦循云。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得三丈三尺。云不容者。視三丈三尺尺五寸。爲狹也。金鶚云。記謂不容乘車之五个。則是四个有餘。五个不足之文。若是兩門乃容。當云容乘車五个之半矣。竊意路門廣三丈。蓋四个爲二丈六尺四寸。五个爲三丈三尺。折其一个之中。又足成整數。而爲三丈。故曰不容乘車之五个也。天子路寢。堂廣二十四丈。若門止一丈六尺五寸。殊爲不稱。可知其必有三丈也。案焦金二說略同。並較鄭爲長。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也。大僕云。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云。大寢。路寢也。是大寢卽路寢。故門亦卽名路門。天子五門。自外而入。路門爲第五。詳闔人疏。云乘車廣六尺六寸者。據輿人車廣與輪崇同。云五个。三丈三尺者。以五乘六尺六寸。得三丈三尺也。云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者。鄭意前經並言一門所容之度。此獨言不容。其度未明。故定爲兩門乃容之。明一門不得容也。云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者。半三丈三尺。得丈六尺五寸也。焦循云。廟門容大屬七个。得二丈一尺。應門容二徹。參个。得二丈四尺。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于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視應門止三之二也。

應門一徹參

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疏〕應門二微參个者。江永云。此諸門之廣。皆并兩扉言之也。賈聘禮疏云。直

洪頤煊云。天子諸侯。皆以路門外之治朝爲正朝。天子正朝之前有應門。故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云二微之內八尺者。微卽軌也。軌廣八尺。故二微之間八尺。云三个二丈四尺者。以三乘八尺。得二丈四尺也。內有九

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治事處。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六卿三孤爲九卿。〔疏〕外有九室。九

震云。外九室。蓋九卿省其政事處也。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視朝在路門外庭。凡有職於朝者。咸至也。聽政在路寢。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處。有當告者。乃入也。玉藻又曰。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大夫退於家。君乃適小寢也。注云內。路寢之裏也者。王六寢。前路寢一。後燕

寢五。並在路門之內。此九室九嬪所居。則當在后宮。蓋又在王燕寢之後。通而言之。則皆王路寢之裏也。胡培翬云。左傳成十八年。諸侯夫人有內宮之朝。則后正宮之前。當亦有朝。故晉義云。后聽內治。九嬪之九室。在正朝之左右。則九嬪之九室。當亦在后朝之左右也。案胡說是也。焦循說略同。洪頤煊云。九嬪九室。以外朝之法準之。九室亦當

左三右六。居后正寢之兩旁。云外。路門之表也者。謂九卿之室。在路門之外。路門外。卽治朝左右。昏義注云。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副施內外之政也。九室。卽詩鄭風緇衣所謂館。鄭彼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六卿於九室朝其屬吏。而治其職事。故亦通謂之朝。國語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

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云。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案彼卿以下內朝外朝。當如陳祥道金鷄說。爲卿大夫私家之朝。若韋所云公朝。對卿之寺舍朝家臣之朝爲名。蓋卽指此九室言之。與君之治朝異。亦謂之次。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注以次爲諸吏直宿之處是也。蓋九卿入宮治事之次。與宮中諸吏同處。若常時退直。及治小事。則各於

宮外之寺舍。詩緇衣孔疏引鄭舜典注云。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大司馬注亦謂。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軍將卽命卿也。然則九卿之寺舍。不在宮中明矣。通典賓禮云。舉門之內曰外朝。近庫門有三府九寺。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

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於庫門外。案杜謂九室在應門之東。據朝士。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以推此經義也。然彼爲朝位。此爲治事之室。二者不足相證。又謂夕歸於庫門外。則由誤謂九卿寺舍在宮

內。不足據也。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者。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此卽宮正注所謂部署諸廬是也。賈疏云。謂正朝之左右爲廬舍者也。云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者。賈疏云。九嬪職文。案內宰。王有六宮。

周禮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四 三一

九嬭已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九室矣。此九嬭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九室。是治事之處。則九嬭九室。亦是治事之處。故與六宮不同。是以鄭引九嬭職掌婦學之法。則九室是教九御之所也。云六卿三孤爲九卿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鄭注本此。通典職官說同。王引之云。鄭以六卿三孤爲九卿者。用漢表說也。蓋當時說經者見周禮歷言三公孤卿。則謂孤爲三公之副。而以大戴禮保傅篇之三少當之。不知周禮之孤乃六卿之首。而非三公之副。其數一人而已。未嘗有三也。豈得以孤爲三。強合六卿而爲九乎。且經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卿乃治事之官。非論道之官矣。豈得雜以論道之三少乎。經又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則九卿不可闕一。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文王世子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假如三公闕其一。則三少亦闕其一。將所謂分國爲九。九卿治之者。亦必闕其一分。而無人以治之。所謂九室者。亦必闕其一室。而無人以蒞之而可乎。若不闕三少。而獨闕三公。則三少乃三公之副。未有有副而無正者也。然則九卿之中。不得有三少明矣。說苑臣術篇引伊尹對湯問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當在於德也。是九卿之事。異於三公。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與三公之事同在於道。不得謂九卿之事皆在於德矣。此可知古人言九卿者。不以三少備其數也。自新莽誤以周禮之孤爲三公之副。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且合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爲九卿。孟堅作表。又沿其意。而變其名。以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合六卿爲九。於是九卿之名。遂以三少廁其間矣。鄭君注掌次及此。皆誤用其說。而注王制月令昏義之九卿。則不以爲六卿三孤。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時則篇之九卿。韋昭注魯語之九卿亦然。蓋有所不安於班氏之說。故疑而闕之也。九卿之與六卿。增減異同。書無明證。或九卿皆有官名。如堯典之九官。或無官名。如晉之六卿爲三軍之帥。八卿爲四軍之帥。皆未可知。必欲於周禮六官之外。求官名以實之。則鑿矣。案王說是也。漢表以九卿爲三少及六卿。此古文說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尚書大傳。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並謂天子立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每一公以三卿佐之。是爲九卿。春秋錄露爵國篇亦云。三公自參以九卿。此今文說也。二說並與周官制不合。竊謂王制昏義九卿。鄭注以爲夏制。說苑伊尹所云。則殷制也。唯國語魯語爲周人述當代之法。而月令所說。則本呂氏春秋。此經作於戰國之際。故與呂書正同。疑春秋以後侯國僭修之法。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九分其必非周初官制。則不當以六卿三孤強充其數矣。孤非三少。亦詳掌次疏。

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疏〕注云九分其國。分其地城。分國之職也者。其國通咳王國而言。非謂國城中。賈疏云。鄭恐九

云佐三公論道。其說亦非也。云六卿治六官之屬者。賈疏云。欲見分職爲九分之意。以其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

正職。六卿治之。其餘非正職者。分爲三分。三公治之。三孤則佐三公者也。但三公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書傳又云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公。則三公六卿亦有職。此亦據夏而言。周則未見分爲九分也。案此經皆據時制。必非夏法。鄭亦無此意。賈說不足據。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

城隅之制九雉。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恩也。雉。〔疏〕也。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者。此記王以下宮城門牆之崇度

爲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案賈說是也。門屋。自天子以下。皆爲兩下。故燕禮云。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饗。蓋中高爲阿。而內外各兩下爲霽。是其制也。兩下卽夏屋之制。故檀弓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通典吉

禮引韓詩傳云。殷商屋而夏門。周夏屋而商門。則以周門屋爲商四阿之制。殆非也。此門阿。依後注。卽臺門之阿。則是天子諸門之通制。鄭闌人朝士注謂天子雉門設兩觀。今以明堂位攷之。似當在應門。兩觀當高於臺門二雉。則宜

高七雉。與宮隅同。禮書引尙書大傳說。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五分其內。以其一爲高。則堂高一雉。長又五分雉長之一。卽三丈六尺也。彼蓋據路廳檐宇距地言之。門堂之制。旣準正堂。而門基又與地平。則檐宇

之高。必不得逾於堂。然則門阿蓋高於門堂約二丈。門闕又高於門阿二丈。其降殺亦略相應也。阮元云。雉與綉同音。雉有度量之義。雉綉皆用長繩平引度量物之名。封人置其綉。司農注。綉。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

與古者同名。案阮說是也。綉。說文系部作紉。爾雅釋詁云。雉。引陳也。雉與引義蓋亦相近。但度數不同耳。云宮隅之制七雉者。賈疏云。七雉。亦謂高七丈。不言宮牆。宮牆亦高五丈也。詒讓案。七雉。卽八仞有六尺也。云城隅

之制九雉者。賈疏云。九雉亦謂高九丈。不言城身。城身宜七丈。案賈本五經異義說。詳後疏。九雉。卽十一仞有二尺也。注云阿。棟也者。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注同。鄉射記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楹。前

曰殿。胡承珙云。鄭以棟訓阿者。非謂棟有阿名。謂屋之中脊。其當棟處名阿耳。阿之訓義爲曲。毛詩考槃傳云。曲

陵曰阿。大雅。有卷者阿。傳云。卷。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曲京曰阿。說文。阿。一曰。曲肱也。其在宮室。曲則凡屋之中脊。其上穹然而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卽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必有穹然卷然之形。故易於棟言隆。禮卽以棟爲阿。屋有四注兩下。必皆於中脊分之。考工記於四注者曰四阿。於兩下者曰門阿。然則阿爲中脊

卷曲之處明矣。中脊者。棟之所承。故鄭以當阿爲當棟耳。案胡謂屋之中脊當棟虛名阿是也。蓋阿卽所謂極。凡屋之中脊最高處謂之極。上覆以瓦。謂之甍。下承以木。謂之棟。三者上下相當。故鄭禮注訓阿爲棟。當阿爲當棟。而說文木部云。棟。極也。瓦部云。甍。屋棟也。釋名釋宮室云。屋脊曰甍。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明其義互通。凡門屋雖兩下。而亦爲上棟下宇。故鄭卽以棟言之。實則棟木承甍。不足以盡極之高。經著門屋高度。自當據門脊之盡處計之。鄭偶未析別耳。至稱極爲阿。義蓋取於高而下也。爾雅釋山云。大陵曰阿。又釋云。阿。偏高阿。蓋極爲屋之最高者。猶大陵高於大陸大阜也。極自一面視之。則有偏高之形。猶阿之爲偏高也。案又莊子外物篇陶門。阿門亦卽謂門臺之有阿者。彼釋文引司馬彪云。阿。屋曲檐也。屋曲檐。卽所謂反宇。與阿棟上下懸殊。非正義也。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者。釋文云。浮思。本或作采思。案明堂位疏屏注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釋名釋宮室云。采思在門外。采。復也。思也。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廣雅釋宮云。采思謂之屏。古文苑宋玉大言賦云。采思至兮摧覆思。漢書文帝紀九年。未央宮東闕采思災。顏注云。采思。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采思然。一曰。屏也。古今注云。采思。屏之遺象也。漢西京不思。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案浮思采思覆思並聲近字通。角與宮伯注四角四中義同。說文角部云。隅。隙也。廣雅釋言云。隅。隙也。故鄭以宮隅城隅爲角采思。焦循云。宮隅城隅。隅卽西南隅曰奧之隅。鄭注角浮思。角卽四隅之謂浮思者。廣雅釋名。古今注。皆訓爲門外之屏。角浮思者。城之四角爲屏以障城。高於城二丈。蓋城角隱僻。恐奸宄踰越。故加高耳。詩邶風靜女篇云。俟我于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皆明白可證。案焦說是也。漢書五行志說未央宮東闕采思云。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采思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據此。則采思本爲門屏。屏在門外。築土爲高臺。又樹版爲戶牖。而覆以屋。其制若樓觀而小。故漢書顏注以爲連闕曲閣。賈疏及明堂位孔疏又並以爲小樓是也。城隅築土合版。高出雉堞之上。與門屏相類。是謂之屏浮思。漢時宮城之制。蓋尙有此。故鄭據爲釋也。凡古宮城四隅皆闕然而高。故韓詩外傳云。宮成則必缺隅。宮隅城隅。皆在四角。與城臺門闕居四中者異。墨子備城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榭。又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闕西北之隅。是城隅必在四角之證也。又案天子諸侯宮門有臺。又有闕。闕卽觀也。城門亦然。故城臺亦謂之城闕。詩鄭風子衿云。在城闕兮。又出其東門云。出其闕闕。毛傳云。闕。城臺也。新序稷事五云。天子居闕闕之中。闕闕卽闕闕也。城臺之高度。此經無文。以意求之。蓋當與城隅同度。經著城隅之度。而不及城臺者。互文以見義。毛詩傳謂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明城以隅爲最高。則城闕之高不得過於隅明矣。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

度廣以廣者。據周禮舊說。及今文尙書春秋左氏說也。左傳隱元年孔疏謂賈逵。馬融。王肅說並同。賈疏云。凡版廣二尺。公羊云。五版爲堵。高一丈。五堵爲雉。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廣則長也。言高一雉。則一丈。言長一雉。則三丈。引之者。證經五雉七雉九雉皆爲丈之義。論讓案左隱元年傳。鄭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杜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杜說用鄭義。蓋堵雉之根數生於版。鄭說版廣二尺。長一丈。積五版之廣以爲堵之高。則方一丈。積三堵之廣以爲雉之廣。則三丈。雉之廣三堵。卽三版之廣。雉之高一堵。亦卽五版之積也。而公羊定十二年傳云。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何注云。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詩小雅鴻雁毛傳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鄭箋引公羊傳而釋之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積弓注亦云。版蓋廣二尺。長六尺。大戴禮記王言篇又云。百步而堵。此說版堵度並異。左傳孔疏引五經異義云。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又詩鴻雁孔疏引鄭駁異義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廣量於是定。可知矣。又引王愨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集韻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正義云。五版爲堵。累五版也。版廣二尺。然則毛公說版以長言。說堵以高言。與周禮左氏說同。箋引公羊傳云。五堵爲雉。與三堵爲雉之說不同。鄭云。則版六尺者。蓋雉爲高一丈。廣三丈之定名。今日五堵。則由一雉而五之。每堵得高一丈。廣六尺。又由一堵而五之。每版得高二尺。廣六尺。毛以一丈爲版。則三堵爲雉。鄭以六尺爲版。則五堵爲雉。說版有不同。而雉之數則一也。左傳疏引戴禮及韓詩說云。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此但版長八尺爲異。五版爲堵。仍累二尺而五。與毛鄭同也。何休則以累八尺者五之。故以堵爲四丈。又累四丈者五之而爲雉。故雉長二十丈。百雉長二千丈。得十一里三分里之二。制且大。經涂九軌。環涂七軌者。經涂已見前。此復出之者。以環涂野涂皆依此迭減。明根數也。七軌者。積五十六尺。則環涂九步二尺也。賈疏云。不言緯者。以輿經同也。云野涂五軌者。賈疏云。國外謂之野。通至二百里內。以其下有都

之涂三軌。言都。則三百里大夫家涂亦三軌也。故知此野通二百里內也。案依賈說。則此野涂專屬郊甸以內田野開通行之道。與途人田開五涂異。其稍以外公邑家邑之野涂。並當與都野涂同度也。此野涂五軌。積四十尺。則六步四尺也。注云廣狹之差也者。環涂環九經九緯之外。故狹於經涂緯涂。野涂在國門之外。故又狹於環涂。皆以二軌迭減也。云故書環或作輓。杜子春云。當為環者。徐養原云。環輓同聲相借。軌為轍跡。以輓為環。所謂字從類也。既名輓輓。蓋亦此意。段玉裁云。以其義正其字也。云環涂謂環城之道者。國語齊語章注云。環。繞也。謂繞城下之道。與經緯二涂相濬者。墨子備城門篇云。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州與周道。州道。卽此環涂也。賈疏云。謂邊城道如環然。故謂之環也。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

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

〔疏〕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者。記內諸侯之城制也。城卽城隅。

不言隅者。冢上文省。隱元年左傳。鄭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云。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六十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詒讓案。依左傳說。都有大中小。方長里步。各異其城。高度則一。故此經直云都城。不分大中小也。注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者。縣士注云。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是也。云王子弟所封者。卽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大都爲王子弟所封。詳大宰載師疏。賈疏云。鄭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者。則惟據大都而言。不通小都。卿之采地。以司裘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藥侯。則卿不入諸侯中。此云都。案諸侯而言。故不及小都也。大都諸侯兼三公。直云王子弟。其言略。兼有三公可知。案此都當亦兼卿采邑之小都言之。蓋小都惟里數減於大都。其城之高度則同也。鄭賈說未核。云其城隅高五丈者。賈疏云。以上文王門阿五雉。今云門阿之制爲都城制。城制五雉。若據城身。則與下諸侯同。故知此城制據城隅也。案賈說此城身高三丈。據五經異義說侯伯城制。約與彼同也。詳後疏云宮隅門阿皆三丈者。明宮隅門阿降於城二丈也。王宮門阿降於宮隅二丈。此與宮隅同者。以三丈不可再減。亦禮窮則同也。賈疏云。以下文畿外諸侯。得申爲塞門高五丈。此畿內屈。故宮隅門阿皆三丈也。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塞門。〔疏〕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者。記外諸侯之城制。亦謂城隅也。注云諸侯。畿以外也者。別於上王子弟所封都爲畿內侯國也。云其城隅制高七丈者。據王宮隅之制七維。諸侯城制與之同。則七丈也。云宮隅門阿皆五丈者。亦降於城二丈也。賈疏云。案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維。隅高九維。公之城高五維。隅高七維。侯伯之城高三維。隅高五維。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隱元年服注云。與古周禮說同。其天子及公城。與此匠人同。其侯伯以下。與此匠人說異者。此匠人云。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高五維。亦謂城隅也。其城高三維。與侯伯等。如是。子男豈不如都乎。明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有此匠人相參。以知子男皆爲本耳。亦互相曉明子男之城不止高一丈隅二丈而已。如是王宮隅之制。以爲諸侯城制者。惟謂上公耳。以此計之。王城隅高九維。城高七維。上公之城隅高七維。城高五維。侯伯以下。城隅高五維。城高三維。天子門阿五維。則宮亦五維。其隅七維。上公之制。鄭云宮隅門阿皆五維。則其宮高亦五維。都之制。鄭云宮隅門阿皆三維。則其宮高亦三維何者。天子門阿與宮等。明知其餘皆等。惟伯子男宮與都等。其門阿蓋高於宮。當如天子五維何者。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以此觀之。及五等諸侯其門阿皆五維。可知都城據大都而言。其小都及家之城都。當約中五之一。家當小九之一。爲差降之數未聞也。詒讓案。諸侯鄭意。似以諸侯城制五等皆同。異義引古周禮說。分諸侯之城爲二等。非鄭義也。又案天子諸侯門阿亦宜有降殺。而鄭謂諸侯宮隅門阿同五維者。審校注義。蓋專說諸侯中門之制。猶上經門阿亦專說天子應門之制也。天子中門設兩觀。故門阿必抵於觀。諸侯中門跨門爲一觀。則門阿即觀之阿。故高得與宮隅等。此正足證鄭意。亦謂觀高與隅同度也。若中門以外餘門皆不設觀。則其門阿固當低於宮隅。此其形制甚易明。鄭必不混同之矣。互詳前疏。又諸侯小都以下城高。賈云未聞。左傳隱元年孔疏謂三丈以下不復成城。諸侯都城蓋亦高三丈。則似無差降。理或然也。引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者。賈疏云。欲見諸侯門阿得與天子同之意也。環塗以爲諸侯經塗。野塗以爲都經塗。謂城

周禮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四

亦禮窮則
同也。

種也。一夫三百畝。亦三百壠。耨壠草。墾其土於畝以附根。則畝浸高。壠浸下。屢墾屢附。壠與畝平。故曰壠盡而根深也。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畝播則壠休。歲歲易之。以畝處壠。以壠處畝。故曰歲代處也。與周禮一易之田意蓋略同。是故代田之為畝也。畝三之。以畝度畝。則畝六畝。說文云。六畝為一畝。猶云六尺為一畝也。案程說是也。凡畝包在畝廣六尺之中。每畝三畝三壠。壠以種禾。賈所謂畝上種穀是也。畝以通水。其在畔者。因為畝之分畛。程所謂百畝則百畝是也。漢志代田之法。亦一畝三畝。而於畝中播種。墾土附根。則畝壠相平。不可辨識。此自是趙過之別法。與古田制不甚合。許亦就畝壠相平言之。故畝有六畝。蓋卽兼三壠數之也。又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畝也。高注云。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畝。彼云耜六尺者。指耒木言之。與車人文正同。而謂耜廣八寸。以言一金之耜。則侈於此三寸。而以八寸成畝。則又臆於此二寸。蓋秦法貴小畝也。但此經畝廣一尺。合兩耜乃能成之。而彼謂一耜成畝。於文例終不能合。不必強為牽傅。高誘謂畝三尺。則似據一耜三畝際壠言之。與呂覽本文亦不相應也。云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途者。倍畝之廣深以為途也。途。釋文作隧。云本又作途。阮元云。隧俗字。途正字。程瑤田云。畝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為之南畝。畝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途。故途在田首。井田夫三為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途。途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締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途人夫為一途以受畝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注二古者耜一金者。賈疏云。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詒讓案。金。卽耒耜鐵刃著於底者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耜云。耜。耒頭鐵也。月令注云。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然則廣五寸者謂刃也。其底木無五寸。云兩人併發之者。里宰所謂合耦也。賈疏云。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二人雖共發。一尺之地。未必並發。案賈說是也。耦耕但二人同耕。不必同發徑尺之地。此經一耦之伐。則依同發計之。欲見畝廣深一尺。為五溝起數耳。云其壠中曰畝者。莊子讓王釋文引司馬彪云。壠上曰畝。壠中曰畝。程瑤田云。壠。陂陁之名。平地中之高者也。有畝然後有壠。有壠斯有畝。故曰壠上曰畝。兩壠之中則畝。故曰壠中曰畝也。呂氏春秋任地曰。上地棄畝。下地棄畝。又辯土曰。大畝小畝。地竊之也。又曰。畝欲廣以平。畝欲小以深。皆言壠中之畝。云畝上曰伐者。段玉裁校改上為土。是也。說文土部云。坡。治也。一畝土謂之坡。案部云。耕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段氏云。此與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稍不同。鄭云畝土曰伐。伐卽坡。依考工記二耜之土為伐。許云一耜之土為伐。卽一畝土謂之坡也。案段說是也。此本作畝土曰伐。校者不達。妄意其對上壠中為文。因誤改土為上。不知壠中曰畝者。壠高而畝下。畝壠異地。故云壠中。此伐與畝同地。伐卽發土以為畝。則不得云畝上明矣。賈疏釋伐為畝上高土。蓋所見本已誤。伐卽坡之借字。其字又遁作發。

俗作瓚。國語周語云。王耕一瓚。章注云。一瓚。一耜之瓚也。王無耦。以一耜耕。未庠舊音引賈逵本作一發。注云。一發。一耜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發深尺。蓋王無耦。以一耜爲發。諸侯以下有耦。則以二耜爲發。故賈許章三君並以一耜所發之土謂之發。與此經以二耜所發謂之伐文異而義同。畎之度。起於二耜。伐之名不定於二耜也。云伐之言發也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盧植禮記注。亦云。伐。發也。蓋伐土卽發土。說文草部云。芟。草根也。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爲撥。故謂之芟。伐撥發聲義並同。云畎。畎也者。畎亦當爲畎。釋文云。畎與畎同。古今字也。案依說文則畎爲古文。畎爲小篆。實一字也。隸譌作畎。漢時通用畎字。故鄭以畎釋畎。亦以今字釋古字也。云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者。賈疏云。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腳耜。今猶然也。詒讓案。說文木部云。耜。雷也。芟。兩刀舌也。相卽耜正字。雷與耜形制略同。但雷炳直。耜輻曲。故許通訓相爲雷也。漢時耜兩金。蓋與芟同。爾雅釋樂郭注。謂大磬形如犁鉞。蓋據晉時橫縣之磬言之。故有兩岐。爾雅釋文云。江南人呼犁刃爲鉞。鉞卽指兩金耜也。古耜爲一金。故有耦耕。漢無耦耕。而耜爲兩金。故鄭謂古耦耕之遺象。云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步百爲畎。畎百爲夫是也。韓詩外傳云。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案廣長相等。所謂方也。途在一畎三夫之閒。卽爲一夫百畝田之首。故知此田首卽一夫所佃之田也。云途者。夫閒小溝者。據途人云。夫閒有途。但途人之途在一夫之閒。其長竟夫。則六十丈。此途在三夫之閒。其長竟屋。則百八十丈。長短不同。而一夫三夫。通得謂之夫閒。五溝途爲最小。故云小溝也。程瑤田云。途人夫閒有途。以南畎圖之。東西之閒也。而匠人之途在屋閒。屋閒亦東西之閒。蓋南畎畎橫。途之短長雖不同。其受東流之畎水則同也。屋閒爲東西。則其南北之閒但疆之以別夫。賈所謂夫閒無途是也。鄭注匠人田首之途爲夫閒小溝。承用途人之文。非有誤也。以井閒可通十井命之。則夫閒亦可通三夫命之。然是記脩辭之法。恐人誤以兩途之形體爲同其實。故別之曰田首。而不名夫閒。又井田有夫三爲屋之名。其途實在屋閒。則夫閒之名。移之三夫南北疆別之處。適符其實。此賈命井中無途者爲夫閒。亦因事立名也。云途上亦有徑者。明記止詳五溝。而不及五途。文不具也。賈疏云。按途人云。夫閒有途。途上有徑。彼溝洫法。此井田法。雖不同。途在夫閒。途上有徑則同。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

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夫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

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且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之言珪。繫也。周謂之〔疏〕九夫爲井。井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者。程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瑤田云。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開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開之稱。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間而受水者也。案程謂遂長連十井。此約計大數也。以井田實地計之。遂長實連連八井。詳後。云方十里爲成。成開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者。程瑤田云。溝十之。舍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間。故曰成間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間之稱。洫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間而受水者也。案程亦約計之也。以井田實地計之。成中含六十四井。溝長亦止連八成。詳後。云方百里爲同。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者。澮。說文。澮部。作。澮。澮卽。之。詳遂人疏。方言云。度廣曰尋。左傳杜注云。度深曰仞。此經五溝廣深。皆以相倍爲數。澮廣二尋。深二仞。廣深各丈六尺。尋與仞。度廣與測深。異名也。漢書量錯傳引兵法云。丈五之溝。與此澮相近。澮澮散文通也。仞之尺度注未釋。鄉射記注云。七尺曰仞。其說此經當與彼同。故遂人注云。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澮倍澮。澮廣二尋。深二仞。不云澮倍澮。蓋亦以二仞爲丈有四尺也。書旅獒傳孔傳云。八尺曰仞。孔疏云。匠人有呶遂溝澮。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鄭玄曰七尺曰仞。與孔意異。今案

孔引鄭義。卽據鄉射注。以孔說推之。則聖證論有破鄭之語。其釋此記澮廣深等。或卽本王論。而鄉射賈疏則謂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仞。是王又有二說矣。今攷仞之度數。古說不同。鄭云七尺。論語包注。呂氏春秋。淮南子高注。楚辭王注。郭璞司馬相如賦注引司馬彪說。論語皇疏。莊子陸釋文。並同。說文人部則云。仞。仰臂一尋八尺。淮南子原道訓許注云。八尺曰仞。孟子趙注。王肅聖證論。孫子曹操李筌注。山海經郭注。漢書顏注。管子尹注。並同。而小爾雅廣度云。四尺曰仞。漢書食貨志顏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曰仞。則尤爲差異。金鶚云。仞字从人。明是以人身爲度。考工記云。人長八尺。則仞爲八尺可知。說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蓋釋从人之義。許說自確。但仞與尋亦稍有不同。尋用以度廣。故取於兩臂之伸。仞用以度深。故取於一身之長。記云。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廣深相等。同爲八尺。其廣言尋。深言仞。則尋以度廣。仞以度深可知矣。鄭君以仞爲七尺。於經無據。鄉射禮賈疏引偽書傳云。雉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也。不知經傳凡言有幾者。皆奇零之數。若適足一丈。則當言築宮一雉。何必言仞有三尺乎。惟仞爲八尺。其宮牆過於一丈。故言仞有三尺也。案金說至堦。足正鄭說之誤。程瑤田云。澮十之。舍萬井。爲一同。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開有澮也。賈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澮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唯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畎縱爲東畝。畎橫爲南畝之確證。遂入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開之故。而以爲夫開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開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陳喬樞云。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統晉土地之數耳。其實井邑丘甸縣都之法皆積四成八。成容一甸。甸六十四井。方八里。縱橫數之。皆八井。八八爲六十四井也。同容四都。六十四成。爲四千九十六井。積六十四甸之數。縱橫數之。皆八甸。亦八八爲六十四成也。則其溝澮之制。自當從井法。而八井共一溝。成爲澮。八溝之水。皆注之澮。八成共一澮。澮長終同。同爲八澮。八澮之水。咸注之澮。方爲合制。故匠人文但言井開成間同開。與遂人制異也。知匠人遂溝澮之異。則不當仍做遂人之意以十爲數。案陳說是也。此職與遂人溝澮形體之異。程說得之。而此職溝澮以八積數。則當以陳說爲正。程約計之。尙未密合也。凡五溝積數。每井有一溝。三遂。每成有一澮。八溝。百九十二遂。每同有一澮。八澮。四千九十六溝。九萬八千三百四遂。其五涂則徑與遂同。畛與溝同。涂與澮同。道與澮同也。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者。對遂人治野爲畿內鄉遂之制也。賈疏云。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小司徒注同。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及公邑者。小司徒注謂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此又謂公邑亦不制井田者。載師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故鄭謂亦同鄉遂。不制井田。金鵬云。鄉遂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凡言邑者。皆四井爲邑也。若不制井田。何以名公邑乎。小司徒云。攷夫屋。夫夫屋者。井田之制也。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皆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案金說是也。公邑不徒六遂之餘地。稍縣部皆有之。凡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皆取之公邑以與之。其絕除者。王攷其地。則復歸之公邑。是公邑與采地隨時更易。不可豫定也。田制則井與不井。一成而不可易。若如鄭說。則公邑與采地田制迥異。假令本爲公邑。而取爲采地。則將盡易其不井之田而爲井。本爲采地。而反之公邑。又將盡易其已井之田而不爲井。紛紛更改。有是理乎。云三夫爲屋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說同。云屋。具也者。詩秦風。檇與箋同。爾雅釋言云。握。具也。屋。握字亦通。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屋三爲井。是井有三屋九夫之地。三三相具。共出賦稅。井共治其井閒之溝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皇氏亦訓屋爲具。而義與鄭異。依鄭義。洫與溝爲方。長雖竟成。方十里。而中包一甸。實田止六十四井。其方亦八井也。凡一千四百四十丈。加八溝八畛。共八丈。通一千四百四十八丈也。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明此經之成。與小司徒四丘爲甸。內外相包。卽彼注所云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是也。依鄭義。一成八溝。則溝在井閒。而其長竟八井。凡一千四百四十丈。加遂徑各二十四。共十四丈四尺。通一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也。賈疏云。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說。爲有二種。故鄭細分計之。八里爲甸。出田稅。緣邊一里。井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閒有洫。故使共治洫也。詒讓案緣邊者。猶小司徒注云。旁加也。成積百井。統溝洫所占三十六井之虛地計之。則方十里而爲成。除溝洫所占之虛地計之。則止有八里六十四井而爲甸。洫在所居之綠邊。甸包在中。故云中容一甸。其洫在成閒亦一甸。出田稅之人共治之。綠邊一里。指治洫之地。非治洫之人所居也。但此所加之地。實井井閒之溝言之。洫在綠邊。溝不在綠邊。鄭止言綠邊治洫者。欲取整數計之耳。詳小司徒疏。云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洫者。亦明此經之同。與小司徒四縣爲都。內外相包。彼除治洫之虛地言之。故爲四縣。依鄭義。洫長雖竟同方百里。而中包四都。實田止四千九十六井。其方六十四井也。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丈。加八洫八涂。共十二丈八尺。又加遂徑各一百九十二。共一百十五丈二尺。通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八丈也。賈疏云。此據小司徒而言。彼經四縣爲都。注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

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云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者。賈疏云。據載師職而言。按彼云。家邑任藉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三百里外。至畿五百里內。言此者。欲見三者采地之中。有此井田助法。引載師職曰。闡廬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者。賈疏云。欲見鄉遂及公邑之等爲澮澮貢子法。與采地井田異。云皆就夫稅之輕重。重遠耳者。夫。卽九夫之夫。謂田稅皆於夫征之。特以遠近制其輕重。故有什一什二等之異也。引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以下至訪者藉也者。並孟子滕文公篇文。引之者。明三代授田定賦之法不同。訪。孟子作助。說文采部作勸。訪卽勸之俗。趙注云。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徵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徵。猶徵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案助法。公田在私田外。賦不得於七十畝內取七畝以助公家。趙說非是。劉熙說同。趙訓徵爲取。亦與鄭異。詳後。其三代田制異同之故。趙氏無說。王制孔疏引劉熙皇侃。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徵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論語皇疏義同。王制疏又引熊安生云。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權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什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左傳成十五年孔疏從劉皇義。賈疏又載或解云。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云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六遂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授地之法。夏言五十而貢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佃百畝。常稅之。據二百畝爲稅百畝。爲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者。據六遂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百畝。猶百畝稅七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周人百畝而徵者。據土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畝而徵也。案依劉皇說。則殷民稀於夏。周民又稀於殷。既非事情。依熊說。則夏乃二十而稅一。殷乃十而稅一。與什一之率尤不合。如賈引或說。則四等之地。三代所同。不宜一代各據一端爲論。以上三說。並不可通。顧炎武。萬斯大。錢塘。金鶚。並據獨斷。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七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三代田制不同者。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一里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畝。是之謂名異而實同。案諸家謂三代田制名異實不異。殷畝小於夏。周畝小於殷。皆至當不易之論。據先鄭後注。舉少康有田一成。證十里爲成。後鄭小司徒注亦引彼以證井牧之制。則二鄭亦謂三代田制名異而實不異。顧萬錢金諸說。實冥符古義。但蔡說三代尺度不同。西漢以前無文可證。論衡正說篇云。周以八寸爲尺。而夏殷無文。通典吉禮引白虎通又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十二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則殷尺特長。

又與蔡說不同。鄭王制注謂周尺八寸。爲六國時亂變法度之言。則三代異尺之不足信可知。徐養原亦謂古者以律起度。黃鐘之管無短長。則尺度亦無大小。此歐甚確。然則尺度長短之說。究未盡安。竊謂殷之畝小於夏。周之畝又小於殷者。止由畝法有異。猶周以百步爲畝。秦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也。其尺寸步里。則三代未必不同。惜古籍淪佚。無由一一核算耳。引龍子曰治地莫善於筋以下者。亦孟子文。趙注云。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賈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賈疏云。孟子本爲莫不善於貢。今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云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筋。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以下並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答語。鄭云文公問井田者。從文便也。趙注云。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案國中什一者。卽鄉遂貢子法也。別於助言之。故云使自賦。趙說未愜。又趙據載師職園廩釋國中。則以野爲通鄉遂都鄙言之。郭門以外。悉用九一之制。以孟子下云鄉田同井證之。自謂鄉用九一助法。蓋孟子意在重助。故爲此論。與周制不必合。趙說深得其指。若鄭意。則以鄉遂用貢。當孟子國中什一。以都鄙用助。當孟子野九一。義自不同。至趙以國中爲當二十而稅一。乃依載師園廩法。不可以爲田稅之通率。且與孟子什一之語相戾。不足據也。云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廣說授田之法。圭田。詳載師及後疏。餘夫受田。詳遂人疏。云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者。趙注云。死。謂葬死也。徒。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案周田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無爰土易居之法。趙說亦與經不合。詳大司徒疏。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然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者。舊本井字不重。宋董氏本注疏本並有。與孟子合。今據增。趙注云。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案趙謂公田八十畝。以二十畝爲廬舍。鄭所不從。詳後。云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筋也者。孟子引詩以明周之用徹兼用筋也。趙注云。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獨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兩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云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盡微與。曰。二晉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者。論語顏淵篇文。何氏集解引鄭注云。盡。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微。微。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又引孔安國云。二。謂什二而稅。引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者。左傳文。杜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晉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云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者。明以上所引經傳。言周一代之制。或貢。或助。或徹。似相錯迕。世人不寤。或以爲疑。故下又分別說之也。載師是用賈法。孟子論語是用徹法。詩與春秋是用助法。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賈法。稅夫無公田者。以稅夫無公田。故載師任地。惟近郊什一。遠郊以外。皆過於什一也。程瑤田云。鄭小司徒注引司馬法。疇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之云。卽此注所謂以司馬法論之畿內用賈法。稅夫無公田之事。孔氏王制疏引鄭注而說之。以爲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卽爲井田稅夫不與畿外同。最得鄭旨。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筭法。制公田不稅夫者。賈疏云。詩云。雨我公田。公田是助法。春秋初稅畝。亦是助法。論語云。盡微乎。徹是天下之通法。亦助法也。孟子荅畢戰井田。引詩爲證。亦周之助法。故摠云助法不稅夫也。詒讓案。春秋論語所說是魯制。孟子所說是爲滕言。並是邦國之法。故鄭定爲邦國制公田不稅夫也。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者。與趙岐說同。云筋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者。據孟子爲說也。說文未部勸字注云。商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云畿內用賈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且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者。賈疏云。鄉遂公邑之內。皆鄰里比閭等。治民之官。且夕從民事。因此促之。使先治公田。故不得恤其私。故爲賈法不得有公田也。案公邑不得爲鄰里比閭之制。賈說非是。詳載師疏。云邦國用筭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食暴稅民無藝者。釋文作藝也。云音藝。今本藝作藝。又無也字。案經注。例樹藝字作藝。道藝字作藝。此注疑當與道藝字同。詳大司徒疏。左昭十三年傳云。貢之無藝。杜注云。藝。法制孔疏引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鄭意賈法無公田有稅夫。助則助治公田而不稅。畿外諸侯。自專其國政。易於食暴。故爲制公田。使從助法。以防其稅民無準極。若魯稅疇之爲也。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者。亦據載師職論之。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者。鄭論語注義同。後漢書陸康傳云。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陸說與鄭異。而以通話徹亦同。然鄭雖以通徹轉相訓釋。而未宣究其說。以此注求其旨趣。蓋據賈十一。助九一。通二法以爲率。故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詩大雅篤公劉。徹田爲糧。鄭箋亦云。什一而稅。謂之徹。王制孔疏云。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

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墾廬舍。是百畝之外則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十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爲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詩小雅甫田孔疏說亦與劉同。徐養原云。鄭言周別無徹法。但貢助兼行。卽謂之徹。又九一爲九中取一。一爲十外取一。合之則爲二十而取二。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說與其實皆什一之文不合。未可從。金鶚云。孟子九一。是九中稅一。則什一。當是什中稅一。非什一而稅一也。孟子言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以九一與什一所差甚少。亦可謂之什一也。若必貢助通率而爲什一。則殷人不兼貢法。何以爲什一乎。又云。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是夏亦用助法。大雅公劉云。徹田爲糧。公劉當夏時。而行徹法。又夏用助之一證。夏殷並兼貢助。是周徹法之義。非取通乎夏殷也。案金駁劉孔說是也。漢書食貨志載李悝說。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五石。此卽周貢法什中稅一之證。鄭所謂以什一通其率者。本謂周人兼用貢助二法。通而計之。其大較不離什一。非必以什一自賦爲什一而貢其一。合之九一爲二十而取二乃爲通什一之率。劉孔申鄭。似皆未得其指。然徹之名制。舊說多異。孟子趙注謂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王制孔疏及孝經邢疏引孟子劉熙注說同。是謂徹本無公田。但家受田百畝。而官取其十畝之稅也。姚文田云。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足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須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徐養原云。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卽公田也。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莫之云者。至極之辭也。然則二者之間。固有稍細於助。而較優於貢者。其徹之謂乎。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徹者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其法之小異者也。案姚徐皆據司稼之文。以周經證周法。罔不可易。但以此經賦法攻之。司稼所云者。是以年之上下爲賦法輕重之差也。而載師任地。則四郊甸稍縣都有十一至十二三等之法。是又以地之遠近爲輕重之差矣。周之徹法。蓋當兼此二者。徹之云者。通乎地之遠近。年之上下。以爲斂取之法。鄭詁爲通。趙詁爲取。兩義當兼存。但鄭以爲通貢助。則未得其義。凡載師司稼之法。皆通行於畿內邦國。蓋徹爲周之正法。斷無畿內不用。而唯行之邦國者。鄭以徹專爲諸侯法。亦不察之論也。

徹之異於貢助者。蓋無論鄉遂溝洫都鄙井田。皆家受百畝。稅夫無公田。則與助法異。而與貢法略相類。但貢法所稅之數有定。如李悝所說一畝收百五十石。什一稅十五石者。歲無論豐歉。壹以此爲常額。自非大荒弛征。所數必盈此數。龍子所謂貢者。率數歲之中以爲常者是也。若徹法。則稅夫歲無常額。以地與年參相校爲之差。龍子以有常率爲貢法之不善。明徹爲無常率之善法矣。但年上下難以率定。輕重之數。全以司稼之巡視爲準。所任或不得其人。則豐年容有隱匿之弊。而歉歲又有措克之憂。固不如助法公私殊區。界域明白之善耳。又案鄭以論語證諸侯之行徹。又以孟子證邦國有公田。說皆未塙。周之邦國。亦有鄉遂溝洫縣鄙井田之異。皆稅夫不制公田。與畿內同。此徹之本法通於天下者也。公田雖爲助之正法。而據夏小正。則夏時或已有此制。蓋其由來甚久。但以九服之中。疆索不同。容有沿襲舊制。而未能盡改者。先王以俗教安。不欲強更其區畛。故周詩有公田之文。此亦如左定四年傳所說康叔封衛。啟以商政之類。非周邦國必制公田也。孟子則以助法爲至善。欲更制以救戰國橫征之弊。亦非謂公田爲徹之本法。故孟子援大田詩。而云惟助爲有公田。明徹無公田與貢同也。若徹兼助法有公田。則公田爲周本法所有。何必援大田詩爲證邪。互詳司稼小司徒疏。云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者。鄭意邦國雖用徹法。以什一爲通率。而據孟子。則亦郊外用助。郊內用貢。外內異法。與王畿同也。賈疏云。此云野九夫而稅一。即彼云請野九一而助。此云國中什一。即彼國中什一使自賦。云九一而助者。一井九夫之地。四面八家。各自治一夫。中夾一夫。八家各治十畝。八家治八十畝入公。餘二十畝。八家各得二畝半。以爲廬宅井竈葱韭。是十外稅一也。國內。據民住在城中。其地即在郊內。郊外鄉遂之民。爲溝洫。爲貢法言十一。亦十外稅一者也。漢書食貨志既有井田饒民二畝半之事。是以宋均注樂緯。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皆饒民。詩云。俾彼甫田。歲取十千。鄭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通稅十夫。其田千畝。成稅百夫。其田萬畝。不言饒民者。以經云歲收十千。校一成之內。舉全數而言。鄭亦順經從整數而說。其實與諸家不殊也。詩甫田孔疏云。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非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

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孔說是也。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為居。非竈蕙非盡取焉。又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家得百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即班志所本。說文戶部云。廬。二畝半也。一夫之居。蓋亦同班義。惟鄭詩禮箋注並無是說。故孔謂鄭與彼異。而賈氏此疏反引彼以述鄭義。疏矣。金鶚亦云九一為助法。以九百畝而得一百畝也。若公田僅八十畝。是輕於九一矣。亦與孟子不合。五畝之宅。猶今之村落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乃於田畔為之。以避雨與暑。大不容一畝。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案金說是也。賈謂什一為什外稅一。亦沿劉說之誤。云圭之言圭。潔也者。圭。注本作圭。亦通。此釋孟子圭田之義。孟子趙注說同。說文土部云。圭。古文圭。从玉。錯氏注云。圭。累也。九章方田篇別有圭田。乃三角田形之一。與孟子王制圭田不相涉也。云周謂之士田者。載師云。以士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贖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是也。互詳彼疏。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者。左哀元年傳文。引證方十里為成也。詳小司徒疏。云又曰列國一同者。襄二十五年傳文。引證方百里為同也。詳大司馬疏。

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疏〕專達於川者。此川謂大川。管子度地篇云。水之出猶至也者。樂記注云。至。猶達也。行也。是至達可互訓。云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者。謂澮不復更注它溝。徑入大川。故經云專達於川也。云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者。國語晉語章注云。載。記也。謂記識水所出之原。此統川澮等言之。書呂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載川名。若水經所釋是也。賈疏謂惟識澮水所出處。說未咳。凡

天下之地。數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疏〕兩山之間。必有川焉者。程瑤田云。澮以例澮在同間。澮在成間。溝在井間。其事相同。賈疏云。此言同間有澮。澮水入川。其川是自然而有。又非平地而出。必因山間有之。云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者。遂人云。川上有路。注云。路容三軌。此涂即路也。散文通稱。賈疏云。大川不可輒越。巡川必當有涂。地勢然也。注云通其壅塞者。釋文無其字。又壅作雍。案壅即雍之俗。秋官雍氏亦作雍。釋文本是也。賈疏云。川與涂。皆是通其壅塞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為此逆防與不理孫也。〔疏〕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者。與上

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為此逆防與不理孫也。〔疏〕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者。與上

井田溝洫之制異。注云溝。謂造溝者。賈疏云。此溝非謂廣深四尺在田間者。下云梢溝三十里而廣倍。當是入所造溝洫引水者。云防。謂脉理者。說文自部云。防。地理也。此地防亦即謂地之脉理也。大戴禮記勸學篇云。孔子曰。

夫水。其流行庠下。偃句皆循其理。似義。云屬讀爲注者。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此讀爲注者。易其字也。逆孫。順也者。學記注同。說文心部云。孫。順也。孫。即孫之借字。案鄭意理孫猶云順理。即大戴云循理是也。逆

防理孫。文有慎到耳。王引之云。理孫皆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文曰。順。理也。亦通。云不行。謂決溢也者。說文林部云。嶽。水行也。不行。即謂不流。決溢旁出。爲溝若逆地理。則溝土不固而善崩。水不順理。則其流注不

暢。必橫逆決溢。不能行矣。云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者。書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又云。又北播於九河。詩周頌般孔疏引鄭彼注云。播。散也。引以證禹爲洪水逆地理。又不順理。故鑿之播之。使無衍溢。

孟子公孫丑篇云。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逆防不理孫。即所謂水逆行也。梢溝三十里而廣倍。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梢。謂水激蓄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者。梢當作梢。注同。賈疏引輪人措其蔽爲釋。明賈所見本此經字與彼

故三十里而廣倍。〔疏〕同。今本疏梢溝字亦從木。蓋後人依已誤之經以改疏也。互詳輪人疏。注云謂不墾地之溝也者。對上田間諸溝爲墾地設也。鄭司農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者。輪人措其蔽。先鄭讀同。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擬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梢謂水激蓄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者。梢舊本亦作蛸。蓋涉上而誤。明監本毛本作梢。

段玉裁從之。又於梢下增溝字。云。輪人注云。梢。除也。此云梢水激蓄。義略同。案梢字實當作梢。溝字當從段增。先鄭意此溝是水自激蓄而成。非人力所爲。後鄭則謂亦人力所爲。但非爲墾地耳。二君義異。江永云。梢謂掘地爲溝也。下流納水多。故三十里宜倍於

上流之廣。其廣當以漸而增也。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謂

〔疏〕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者。此即大戴禮記所說水流偃句之義。賈疏云。言凡行停水者。水去遲。似停住止。由川直故也。是以曲爲。因其曲勢。則水去疾。是以爲磬折以參伍也。程瑤田云。奠水止而不行。今欲溝而行之。由

爲直溝無益也。若爲已句之溝。欲其行而反鬱之。亦無益。惟用曲矩度其偃句。使中乎磬折。又非一磬折而已也。參之伍之。令多爲磬折之形。以奠水之流行無滯而後已。注云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者。易說卦云。坎爲水。爲溝洫。

爲弓輪。引之。明行水之法與弓輪同。取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者。阮元云。余本停作亭。是也。說文有亭無停。段玉裁云。亭。正俗字。古本作亭。易奠爲亭。猶易奠爲定也。云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

周禮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五 五一

者疾焉者。磬氏爲磬。股爲二。鼓爲三。先鄭意行奠水不可全直。亦不可太曲。必行之停之。使直行少。曲行多。其率者三之與五。與磬之股鼓相應。而後水自能行疾也。然經參伍義本不如此。程瑤田云。記言行奠水之曲折。當如磬折之倨句。以形體言。三五者。言不一其磬折。無定數也。司農乃謂直行三。折行五。紀其直體之數。而昧於曲體之形。且以三當股二。宜以四五當鼓三。今但約之以三五。何不直云磬折以二三之爲道其實也。案程說是也。欲爲淵則句於矩。

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

〔疏〕

欲爲淵。則句於矩者。說文水部云。淵。回水也。管子度地篇云。水出地

停。二義相備也。賈疏云。凡川溝欲得使教淵之深。當句曲於矩。使水勢到向。上句曲尺。則爲迴濶。自然深爲淵。驗今皆然也。程瑤田云。欲爲淵。而但爲磬折之倨句。不能也。即句之。而爲中矩之倨句。亦猶不能搏激其水勢。而使之過類在山。其淵終不能成。惟準曲矩之正方而句之。或如倨句之欄形。且又句之如倨句之宣言形。相其來水之緩急。與其地脈之所宜而權衡之。自能成莫測之深淵矣。注云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者。流轉謂回旋也。爾雅釋

水云。過辨回川。郭注云。旋流。列子黃帝篇云。流水之潛爲淵。殷氏釋文云。潘本作蟠。蟠。河流也。管子度地篇云。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復推前。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即大曲則流轉成淵之義。程瑤田謂流轉又宜激而隨之。使回旋激淵。乃能成淵。案程說亦注義所咳也。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

之。漱猶潑也。鄭司農云。淫。讀爲厥。謂水淤泥

〔疏〕

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者。以下兼明築防之法。稻人云。之。留著助之爲厚。玄謂淫讀爲淫液之淫。注云。漱。猶潑也者。說文水部云。漱。水盪口

也。齒部云。齧噬也。案漱水爲盪口。引申爲凡水盪物之稱。齧。謂水衝隄土。猶齒之噬物也。呂氏春秋開春論云。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水之漱土謂之齧也。鄭司農云。淫讀爲厥者。司服注同。云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者。說文水部云。淤。澱滓濁泥也。司服先鄭注云。厥。陳也。此水淤泥土。留著防閒。助之爲厚。亦與陳義相近。云玄謂淫讀爲淫液之淫者。淫液見樂記。謂與旉氏淫之以屢義同。賈疏云。謂以淤泥淫液使

厚也。段玉裁云。鄭君不改字。而與大鄭意同。

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

崇。高也。方猶等也。謂者。薄其上。

〔疏〕

凡爲防。廣與崇方者。以下記治防之度也。賈

疏云。假令隄高丈二尺。下基亦廣丈二尺。云其綱參分去一者。防形上殺而下侈。以備潰決也。賈疏云。三四十二。上宜廣八尺者也。注云崇。高也者。綿敘注同。云方。猶等也者。梓人注同。云綱者。薄其上者。綱。注例用今字。

當作殺。詳玉人疏。防以捍水。凡水愈深。則其下壓之力愈大。防下當水之衝。宜厚培其土。以抵水之壓力。而自上而下。陂陀衰側。亦可以減其激盪之勢。故知網是薄其上。檀弓注云。坊形旁殺。平上而長是也。管子度地篇云。春三月。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管子說隄小其上。卽此所謂網也。但以下文大防外網之文推之。則尋常不甚大之防。當內外殺率正同。蓋內殺六分之一。外殺亦然。合內外爲三分去一也。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隄。下廣二丈。上廣八尺。高四尺。彼高不與廣。大防外網。又薄其上。〔疏〕大防外網者。管子度地篇云。大者方。所殺分率亦較臆。而天下小上形法則與此同。厚其下。雖不知尺數。但知三分去一之外更去也。江永云。大防宜殺其外。不殺其內也。外必殺者。使下厚而上不傾。謂隄也。隄防對文則異。散文得通。〔注〕云又薄其上厚其下者。賈疏云。此文承上參分去一而云外網。故云又薄其上厚其下。雖不知尺數。但知三分去一之外更去也。江永云。大防宜殺其外。不殺其內也。外必殺者。使下厚而上不傾。內不殺者。所以當水之衝也。然則兩邊皆殺者。非大防也。案江說與鄭異。謂審鄭意。蓋謂防大則其廣崇皆增。而水之深度與壓力亦大增。非益厚其下。不足以爲固。經云外殺者。明內殺亦與小防恒度同。唯其外。則於恒度外。更增其殺之分率。實因防外之下基。培之益厚。則上彌見其薄。而其殺於下者。自不止三分之一矣。鄭說尋文似疏。審理實密。江氏則謂大防亦止三分殺一。惟所殺者全在外。其內當水者。則直上不殺。欲以傳合經外殺之文。而於理似未切。姑存之。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程人功也。溝防。〔疏〕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者。賈疏云。言以備一義。爲溝。爲防也。深者。謂深淺尺數。戴震云。古九數有商功。爲此也。預爲布算。以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一日之式。大致可知。又以一里之式平之。〔注〕云程人功也者。賈疏云。將欲造溝防。先以人數一日之中先作尺數。是程人功法式。後則以此功程賦其丈尺步數。詒讓案。九章算術商功篇。爲隄溝。有冬春程人功若干尺。求用徒。何之術。李勣音義云。程。課程也。唐六經云。凡役有輕重。功有短長。以四五六七月爲長功。二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以十一月十二月爲短功。中功以十分爲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此卽以日長短程人功之法。云溝防。爲溝爲防也者。明溝防爲兩事。並宜先爲式也。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里讀爲已。〔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者。江永云。舊讀里爲已。非也。以一日之功。築鑿幾何。又以一里之地計。幾何日。幾何人力。則可依附此而計用幾何衆力也。案江說是也。戴震。沈夢閣說同。但傳疑當爲數之借字。書禹貢。禹敷土。大司樂注引數作傳。是其證。說文支部云。數。施也。此傳衆力。亦言爲役要以施衆人之功力也。〔注〕云里。讀爲已。聲之誤也者。鄭未達里爲式之義。故依聲類破爲已字。言爲式既畢。然後可以令衆而傳其力。然非經義也。凡任索約大汲其版。

謂之無任。

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為汲。玄謂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機也。版機。築之則鼓。土不堅矣。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又曰。約之格格。椽之棗棗。

〔疏〕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者。以下廣論城道宮室版築之事。任。猶辦人任正之任。小爾雅廣器云。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築土縮版。必用繩索。故云任索約大汲其版。則版傷而束土無力。與不縮同。故謂之無任也。

注云。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為汲者。汲沒形相近。說文水部云。沒。沈也。故書作沒。蓋謂引繩太過。陷沒其版。則機而無力。義雖可通。而不及作汲之長。故杜破之也。云玄謂約。縮也者。爾雅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郭

注云。縮者。約束之。詩大雅緜孔疏引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縮。云汲。引也者。說文水部云。汲。引水於井也。引申為凡引物之稱。穀梁襄十年傳汲。鄭伯范注云。汲。猶引也。縮版時。恐版不附植。不可築土。故必引之。云築

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者。檀弓一日而三斬版。孔疏謂築填之法。所安版側於兩邊。而用繩約版令立。後復內土於版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版平。則斬所約版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偏如此。其填乃成。此築防牆

之法當與彼同。必以繩束版。兩版相去。如防與牆之厚。實土其中。而後可用杵椽築之也。云大引之。言版機也。版機。築之則鼓。土不堅矣者。繩束版。引之太過。則版不能勝而機曲。及下土而築之。則外出而鼓起。其土雖築不能

堅也。引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者。大雅緜文。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又云約之格格。築之棗棗者。小雅斯干文。毛詩格格作閣閣。傳云。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棗棗。用力也。箋云。又

約。謂縮版也。與此注同。引此。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各分其脩。以。〔疏〕葺屋參分者。說文艸部云。葺。茨也。二詩者。並證約為縮之義也。

草屋宜峻於瓦屋。注云各分其脩。以其一為峻者。賈疏云。按上堂脩二七言之。則此注脩亦謂東西為屋。則三分南

北之閒尺數。取一以為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為峻。瓦屋四分。取三尺為峻也。焦循云。以屋為三角形。下平度脩丈二尺。中分之為兩句股。則每句六尺。股四尺。困窮倉城。逆牆六分。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

弦七尺二寸。為葺屋。句六尺。股三尺。弦六尺七寸。為瓦屋也。困窮倉城。逆牆六分。分其高。卻一分以為網。

穿地曰窮。〔疏〕困窮倉城。逆牆六分者。記四等逆牆之率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說文喬部云。牆。垣蔽也。女牆。俾倪也。又土部云。墉。城上女垣也。釋名釋宮室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城上垣曰俾倪。言於孔中俾倪非常也。亦曰牌。牌裨也。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逆牆六分城高。

以一分爲之。假令城高九雉。則以上一丈五尺卻爲逆牆。困窮倉逆牆放此。禮書引尙書大傳云。天子貢庸。諸侯疏杼。鄭注云。貢。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直之牆。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案伏傳杼卽序之限字。依鄭彼注說。則諸侯以下廟庭之牆亦皆有殺。不得正直。但與困窮倉城卻牆不同耳。注云逆。猶卻也者。廣雅釋言云。卻。退也。卻牆。謂牆上退卻殺滅其廣也。云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網者。網。注例亦當作殺。此明經逆牆冢困窮倉城爲文也。賈疏云。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爲網。上惟二尺。其困倉城地上爲之。須爲此網。其窮入地。亦爲此網者。雖入地。口宜寬。則牢固也。魚循云。疏知丈二尺。則厚四尺者。以記文牆厚三尺崇三之準之也。高得六分九尺之一。則厚得三尺之半。爲逆牆之度。云困。圍倉者。說文口部云。困。廩之圍者。圍謂之困。方謂之京。九章算術商功篇有圓困。劉注云。圓。困廩也。亦云圓圍也。釋名釋宮室云。困。總也。藏物纏束縛之也。魚循云。月令中秋。穿寶窮。修困倉。高誘云。圍曰困。方曰倉。蓋於屋之中建牆。或方或圓。以貯穀。其上不接屋爲逆牆也。廩爲屋室之名。倉困窮則廩中貯粟者之名。云穿地曰窮者。釋文云。窮。劉古孝反。依字當爲窘。作窮。假借也。案說文穴部云。窮。窘也。窘。地藏也。廣雅釋詁云。窘。窮。藏也。月令仲秋穿寶窘。呂氏春秋作窮。窮窘聲近義同。古多通用。故劉昌宗讀爲窘也。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窮。高注亦云。穿地曰窘。又仲秋紀注云。穿窮。所以盛穀也。義並與鄭同。魚循云。月令注云。方曰窘。蓋掘地作方形。內四面亦爲牆。設深六尺。則口上一分。縮卻一尺。故寬於下。計之。若方一丈。其口上高一尺之處則方一丈二尺也。 堂涂十

有一分。謂階前。若今令辟祓也。分其督旁之脩。〔疏〕注云謂階前者。謂堂下東西階前之路。以甃甃之高於平地也。以一牙爲峻也。爾雅曰。堂涂謂之陳。〔疏〕李如圭云。堂塗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甃。案凡入門之後。

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甃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甃將曲者。至門內甃。主人將東。寶將西。寶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寶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甃。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甃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云若今令辟祓也者。釋文辟作甃。祓誤祓。宋余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及注疏本。並作甃。今從嘉靖本。與集韻十四皆引鄭注合。賈疏亦作辟。云漢時名堂塗爲令辟祓。令辟。則今之塼也。祓則塼道者也。阮元云。古甃字多作辟。今金石猶有存者。莊述祖云。音義祓音陔。說文示部。祓。宗廟奏祓樂。从示。戒聲。衣部無祓字。廣韻。祓。釋典有衣祓。古得切。一切經音義。相傳云。謂衣祓也。未詳所出。明祓字惟釋典有之。令甃祓之祓。卽鍾師奏祓夏之祓。祓陔互相借。音義从衣音階。皆非。是祓當从示。古哀反。借作陔。說文陔。階次也。堂涂

象磚爲階次。故曰令賦祿。無取乎衣械之義也。丁晏云。釋宮。甌。甌謂之甌。注。甌。甌今江東呼爲甌。說文瓦部。甌。甌。甌也。土部。甌。甌適也。毛詩。中唐有甌。傳。甌。甌。甌也。禮運注。瓦甌。甌字亦作咳。史記封禪書。壇三咳。徐廣曰階次也。漢郊祀志作咳。師古曰。咳。重也。三咳。三重壇也。音該。祿。讀爲咳。鼓之咳。古字通用。案莊丁說是也。云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者。賈疏云。名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出故也。丁晏云。國語衣之偏裝。章昭注。裝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莊子緣督以爲經。釋文。李云。督。中也。引伸之。凡物之中央曰督。焦循云。疏云上下者。自中至邊之謂。兩旁邪綫。故中央峻也。引爾雅曰。堂塗謂之陳者。釋宮文。彼文塗作途。詩小雅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毛傳云。陳。堂塗也。又陳風防有鵲巢云。中唐有甌。傳云。唐。堂塗也。孔疏引孫炎云。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釋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蓋堂下之塗謂之堂。塗。塗謂之唐。則堂下路同有堂塗之稱。爾雅唐陳訓別者。散文則異也。此經堂塗亦兼廟中寢中言之。周書作雒篇載五宮之制有隄唐。孔注云。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此堂塗常法。十二分止取一分爲峻。寶其崇三尺。宮中水道。〔疏〕注云宮中水道者。說文穴部云。寶。空也。又鼻部云。隄。更峻之。卽所謂隄唐與。寶其崇三尺。道。〔疏〕注云宮中水道者。說文穴部云。寶。空也。又鼻部云。隄。入地階曰寶。方曰審。案寶若今陰溝。穿地爲之。以通水潦者。其形階方廣狹由便。崇則三尺也。墨子備城門篇云。百步爲幽隄。廣三尺。高四尺。與此經度數亦相近。左襄十年傳。篳門闔寶之人。杜注云。寶。小戶。穿壁爲門。上銳下方。狀如圭也。儒行及說文竹部並作。牆厚三尺。崇三之。高厚以是爲率。〔疏〕注云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者。倍於厚。不要厚三尺高九尺。假令厚六尺。高丈八尺。皆依此法。故云以是爲率。足以相勝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矩。法也。所法者人也。入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欄之木頭取

名爲。易。〔疏〕車人之事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云半矩謂之宣者。釋文云。宣。本或作寡。亦作宣。案或本蓋巽爲宣髮。〔疏〕依今易改此經。不足據也。又釋文亦作。本與正文不異。疑有誤。或當云注亦作宣。阮元謂蓋下注

引易爲宣髮。本亦作寡。誤合爲一條。亦通。此總明車工倨句形體之法數也。程瑤田云。百工皆持矩以起度。而倨句之度法。遂生於矩焉。矩者。倨句之正方者也。由是而倨焉。則半矩謂之宣。又云。矩有直者。有曲者。倨句之云。

折其直矩。而爲曲矩。故直矩兼角。周髀所謂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折之爲曲矩。則一縱一橫。而爲在方之角。周髀所謂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又所謂合矩以爲方。又所謂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凡正方之形謂之一矩。是矩也。當其未折時。一直物。而無角。其數九。其體略占曲矩之倍。及其折之爲曲矩。則橫五縱四。其體略存直矩之半。兩矩合之。縱橫皆五。苟卿書所謂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者。指曲矩而言之也。故當其未折而爲直矩也。伸之無可伸。何倨之有。屈之不必屈。何句之有。及其折爲曲矩。而謂之一矩。由一矩之折。而漸伸之出乎一矩之外。名之曰倨。其倨之角。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由一矩之折。而復屈之入乎一矩之內。名之曰句。其句之角。亦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而此或倨或句。不能悉數者。呼之爲角。不辭也。今以其可倨可句也。於是合倨句二字以名之。凡見無定形之角。則呼之爲倨句。此考工記呼凡角爲倨句之所昉也。故車人之事。爲倨句發凡起例。而折直矩爲正方之一矩。以爲一切倨句之權衡。乃衰判一矩之角而二之。曰半矩。又云。車人一記。其起例有二道。起例於半矩者。爲凡造物發數不同形。是爲倨句之例。起例於半柯者。爲凡造物修短無定數。是爲尺寸之例。是故倨句之例。不可以尺寸言。故以半矩一矩加半而數之。尺寸之例。則必紀之以數。故曰柯長三尺。以爲半柯一柯二柯三柯之定限。注云矩。法也者。爾雅釋詁文。案此矩。卽與人方者中矩之矩。鄭誤以宜欄等竝爲長短之度。故別訓矩爲法。非經義也。云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腰也者。鄭誤以此經爲說長短之度。而一矩半矩。度無明文。故以意定之。謂取法人身長八尺。上下分之。有此三節。因以求其數也。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腰。腳也。云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鄭欲推出官之長短之數。以人長八尺。三分之。六尺各得二尺。其二尺又取尺八。三分之。各得六寸。又以二寸寸爲三分。爲六分。三分之。各三分寸之二。故云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程瑤田云。鄭謂矩爲法。以法人長八尺。三分人長之八尺。以其一之二尺六寸有奇爲一矩。半之爲半矩。如此。則三尺之柯。斷不可以言矩。四尺五寸之一柯半。斷不可以言一矩有半。案程說是也。鄭所推宜欄譬折尺度。皆以車人爲車柯三尺之文增減求之。不知此文自泛論倨句之形。而非計長短之度。一欄有半之倨句。與三尺之長。本不相謀也。云頭髮皓落曰宣者。據易義也。釋文皓作皓。云皓本或作顯。劉作皓。案皓正皓俗。阮元云。顯是正字。說文曰。顯。白兒。南山四顯。白首人也。云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者。御覽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頭者。神所居。上員。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此注取半矩之度。與彼相近。賈疏云。矩既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故減半爲人頭之長。有此數也。云柯欄之木頭取名焉者。戴震云。柯欄以人所執之端爲頭。界畫其處。亦以度物。案鄭意蓋當如鄭說。謂柯欄頭與人頭相擬。因以取名。此亦以意推之。非經義也。程瑤田云。宣之言發也。當是起土句鉏之最句者。

蓋旬庇利發之義。詩緜曰。週宣週啟。篤公劉曰。既順週宣。鄭注曰。時耕曰宣。宣之言發也。釋名曰。縛。迫也。迫地去草也。宣之旬地僅半矩。用以去草。夫亦迫地之至矣。豈宣即縛乎。案程說亦通。引易巽為宣髮者。證頭髮時落之義。賈疏云。按說卦云。其於人為宣髮。注。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今易文不作宣作寡者。蓋宣寡義得兩通。故鄭為宣不作寡也。臧琳云。易說卦。巽為木。其於人也為宣髮。釋文寡本又作宣。黑白禿為宣髮。李氏集解作宣髮。引虞翻曰。為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為寡髮。非也。據此。知易本有作為宣髮者。宣。明也。又散也。故虞以為白。周禮注與虞仲翔本正合。賈疏引鄭易注云。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當作寡。蓋馬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寡髮。鄭用馬本。王弼韓康用鄭本。故釋文正義皆作寡。賈疏亦云。今易文作寡是也。禮注與易注不同者。鄭先通京氏易。後注費氏易。又遭燕錮車逃難。注禮為衰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然則禮注之為宣髮。京氏易也。易注之為寡髮。費氏易也。案臧說。是也。今本賈疏寡宣字亦互譌。茲從張惠言校正。

一宣有半謂之櫛。櫛。斲斤。柄長二尺。〔疏〕有半謂之櫛者。程瑤田云。由宣而倨焉。益以半宣。則四分矩之三而為一宣有半矣。是謂之櫛。注云櫛斲斤者。據爾雅為說。斤。宋董氏本。余仁仲本。巾箱本。注疏本。並作木。阮元亦引說文云。斤。斲木斧也。案賈疏述注。亦作斲斤。則唐本不作木。說文斤部云。斲。斫也。木部云。櫛。斫也。齊謂之鋸。一曰。斤柄。性自曲者。鄭此訓與說文後一義同。國語齊語亦有斤櫛。管子小匡篇作鋸櫛。墨子備城門篇作居屬櫛字通。程瑤田云。句櫛其著秘也。句於矩。與一宣有半相應。云柄長二尺者。亦誤以櫛為長短之度也。賈疏云。一宣有半。得長二尺者。以一宣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取半添之。一尺得五寸。三寸每寸三分。得九分。并前一分为十分。取半得五分。三分為一寸。餘二分。摠為六寸三分寸之二。添前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為二尺也。引爾雅曰。句櫛謂之定者。釋器文。今本爾雅句櫛作斲櫛。彼釋文載或本作櫛。與鄭所見同。郭注云。鋤屬。釋文引李巡注。御覽引舍人注。並云。鋤也。皆不云斲斤。與鄭義異。說文斤部云。斲。斫也。與木部櫛字義同字異。案斲木之斤。斲土之鋤。其柄形。一櫛之半謂之柯。伐木之柯。同句曲。故並有句櫛之稱。據下先鄭注引蒼頡柯櫛。則此經所云。自以斤柄為是。一櫛之半謂之柯。柄長三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疏〕一櫛有半。謂之柯者。程瑤田云。又由櫛而倨焉。益半櫛。則倨於矩。而為一矩。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櫛。又八分矩之一矣。是謂之柯。又云。判其櫛為半櫛。櫛者四分一矩之三。半櫛者。四分一矩之一分有半。以半櫛。加於一櫛。則出乎一矩。又餘八分一矩之一矣。注云伐木之柯者。國語晉語章注云。柯。斧柄。所操以伐木。周書文酌篇云。九柯十匠歸林柯。蓋謂車人之事也。程瑤田云。柯之為言阿也。句不及矩之

謂也。斧內以秘。其倨句之外博也應之。故謂之柯。而因以名其秘。云柄長三尺者。亦誤以柯爲長短之度也。後爲車云。柯長三尺。墨子備穴篇云。斧金爲斫屎。長三尺。屎卽柯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太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亦伐木斧柄長三尺之證。引詩者。爾雅風伐柯文。一柯有半。謂毛傳亦云。柯。斧柄也。鄭司農云。若頡篇有柯樞者。證此柯樞之名。若頡篇今佚。柯樞之文無考。一柯有半。謂之馨折。人帶以下四尺五寸。馨折立。則上俛。玉〔疏〕一柯有半。謂之馨折者。由柯而張之。益以半柯。則倨於矩。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疏〕者尤多。而爲一矩又三分矩之二強。謂之馨折。馨折者。如馨之倨句也。但馨氏云。倨句一矩有半。二度不同者。此經所說宣櫛柯馨折四倨句之形。各以益半遞增成度。與馨氏一矩有半專明爲馨之度異。然一柯有半之馨折。與一矩有半之馨折數異。而名不害其同也。今段割圍四象限之度數。以釋倨句之形。一象限爲九十度。是爲一矩。治氏所謂倨句中矩者也。倍之爲二象限。爲一百八十度。其半矩之宜。則四十五度也。一宜有半之欄。則六十七度半也。一欄有半之柯。則一百一十四度四分度之一也。一柯有半之馨折。則百五十一度八分度之一也。夫自二度以至百七十九度中。凡百七十七度。皆有倨句之形。發斂之。成無數之倨句。而經止著此五者之名。將謂凡物倨句必準此五者之數。不得少有贏闕乎而不能也。然則自二度至百七十九度。其倨句之不合於此五名者。亦必就此五者相近之度。揆量以名之。而不必以毫釐之差議。其不合也明矣。是故此職之馨折。則百五十一度八分度之一。馨氏之倨句。則百三十五度。二形差十六度八分度之一。而皆可以馨折名之。蓋此經四者益半遞增之度。本非求合於馨折。特以兩度所差不多。遂假馨折以爲名。若下文未疏之倨句馨折。及匠人行奠水之馨折以參伍。皆不能必協一柯有半。要其形約略如是而已。由此二柯有半而倨焉。而爲鞞人皋鼓之倨句馨折。則約百六十五度也。更倨焉。而極於百七十九度。苟未至於百八十度之不成倨句。則亦無不可以馨折名之矣。故此經言馨折者。文凡四見。而度則有三。不足異也。互詳馨氏疏。注云人帶以下四尺五寸者。亦誤以馨折爲長短之度也。賈疏云。此據人之所立馨折之儀。云一柯有半。謂之馨折。據紳帶以下而言也。程瑤田云。鄭因下詁柯長三尺之云。而以之釋柯之倨句。等而下之。遂謂欄爲二尺。宜爲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等而上之。遂謂馨折爲四尺有五寸。夫人身之馨折。譬况之名也。故曲禮云。立則馨折。言其折之倨句似馨也。謂之馨折者。言凡應馨之倨句者。乃以馨折謂之。其不以人立之倨句言也明矣。案程說是也。云馨折立。則上俛者。賈子新書容經云。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馨。曰共立。因以馨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是馨折之立。視共立經立上益俛也。引玉藻者。賈疏云。案彼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鄭注曰。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以其人長八尺。中則四尺。今云三分帶下。紳

經之庇也。許義蓋與後鄭同。故云耒耜木。或體从金者。以其爲雷。金所啓也。徐本說文拾字注。稅木字。於義未備。今據齊民要術所引補正。易林。晉云銷鋒鑄耜。亦與後鄭義合。

自其庇緣其外。以至

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

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絳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

〔疏〕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者。此明

耒下曲庇。及上句偃句之實度也。賈疏云。據庇下至手執句者。逐曲量之。云以弦其內者。賈疏云。據庇面至句。下望直量之。內。謂上下兩曲之內。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者。賈疏云。言逐曲之外。有六尺六寸。今弦其內。與

步相中。中。應也。謂正與步相應。注云。絳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者。謂自耒首兩曲。以至於庇耜。循其外曲折度之。合共六尺有六寸。此即上文庇與中直上句三節長度之和數也。然其外庇既爲擊折。而其內耒首至

中直三寸。三寸盡處。又爲曲弧形。以其有句曲之減。故直度少六寸。以弦觸其兩端。適得六尺。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六尺曰步。此正與彼同。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耒耜對文則異。散文亦通。故法廣一步。呂云。

六尺成畝。即此經與步相中之解也。此經之義。鄭賈所釋自耜。近戴震所圖。以弦其內爲自耒首觸庇耜爲直線。亦最爲得解。蓋人扶耒推之。必前其庇。自人視之。前者爲外。後者爲內。首至庇末。其空處正當耒內。故云以弦其內

也。是外爲本體之實數。內爲空中之虛數。經文之弦其內。正與絳其外對文。外爲實度。故曰絳。內爲虛數。故曰弦也。下文所謂偃句擊折者。止就庇與中直言之。至耒上句處。揉曲爲弧形。與車曲轉相似。戴圖及漢武梁祠畫像石刻神農

所持耒耜。阮元所圖今山東農人所用耒形。咸如此。並無直句擊折之異也。又案司馬法六尺爲步。古說並同。史記商君傳。治秦。步過六尺者罰。亦用其法。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記人之異說。不

爲曲要。此經以六尺六寸之弧曲。得弦六尺。以爲步法。與呂覽文合。義證明。可無疑於古步法之異同矣。云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者。據匠人云。野度以步。此耒爲田器。弦度適得六尺。故即以度田野也。云耜異材。不在數中者。

程瑤田云。庇爲木材。故與耜金材異也。賈疏云。未知耜金廣狹。要耒自長六尺。不通耜。若量地時。脫去耜而用之也。

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

利發。偃句擊折。謂之中地。

中地之耒。其庇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

〔疏〕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者。堅地若草人之強。藥。柔

壤五。爲堅三。壤卽柔地。亦謂之曠。說文田部云。曠。蘇田也。云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者。記耒庇偃句之中度也。直庇之任力在刺耜。故利推。句庇之任力在耜本。故利發。江永云。耜之入土也。不必高舉。惟用力推之。其發

土也。句曲者向外。非向內也。詢之行中州者。謂親見耕地之法。以足助手。蹠耜入土。乃按其柄。向外挑撥。每一發。則人卻行而後也。案江說是也。推謂推耜。金入土。月令說耕藉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也。發。謂發起其土。以治畎。匠人說爲畎云。耦之伐。卽國語周語之玉耕一瓊。舊音引賈逵本。瓊作發。發伐義同。一發。謂一人發。不合耦也。凡治畎。必先推而後發之。推與發事相因。故爲耒底。必推發兩利。而後爲良。互詳匠人疏。云倨句磬折。謂之中地者。如一柯有半之倨句。以爲底。則不直不句。而無地不宜矣。注云中地之耒。其底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者。明底與中直者如磬折。其上句者與中直者則不如磬折也。調者。倨句得中之謂。戴震云。中地。謂無不宜也。宜堅不宜柔。宜柔不宜堅。爲不中地。利推不利發。利發不利推。爲不中地。云調則弦六尺者。直底則贏於六尺。句底則不及六尺。惟磬折乃正合六尺之度也。

周禮正義

卷八十六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二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

〔疏〕車人爲車者。王宗淶云。此車謂任載者。任載之車有三。行澤者曰大車。行山者曰柏車。介乎行山行澤間者曰

工爲之。云柯長三尺者。賈疏云。此車人爲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也。

云博三寸。厚一寸。有半者。廬人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棹。則棹隋圓也。若然。斧柄蓋備方而微圓。略鈍其觚稜。使

握之不礙手也。其圍蓋九寸弱。云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者。斧以刃爲首。與桃氏爲劍以柄環爲首異。攻金之工。

以斧斤入上齊。賈彼疏謂亦治氏爲之。則斧首當鍊金工。此因明斧柄度數。牽連及之耳。車工實不爲斧首也。注云

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者。六寸謂斧刃之長度也。六韜軍用篇說。大柯斧刃長八寸。與此微異。賈疏云。漢時斧近刃。

皆以剛鐵爲之。又以柄開孔。卽今亦然。故舉爲況也。案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揚關斧。李注云。關斧。斧名也。

蓋卽鄭所謂關頭斧。賈所謂以柄開孔也。程瑤田云。斧之安秘也。橫其刃。而於其首爲益。上下相通。祕直插益中。不爲內也。丁晏云。毛詩破斧釋文。錄。一解云。今之獨頭斧。其剛關頭斧之類歟。云柯。其柄也者。前注義同。鄭

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爲度者。程瑤田云。車人爲車。而取度於柯。與上言倨句之柯異事。故特著長三尺。以爲下文言車者起度。倨句之柯。言其折。故與鑿折並稱。長三尺之柯。言長不言折也。王宗淶云。車人爲車。首言

柯長三尺。猶匠人爲溝洫首。言相廣五寸。較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大車較徑。較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者。也。卽所執之器以起度。取其便於事。較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大車較長一尺五寸。圍四尺五寸。徑與長等。程瑤田云。車人爲三車。於大車。言較長之數。較圍之數。輻長之數。輻博輻厚之數。渠之數。牙圍之數。於柏車。但言較長。較圍。輻長。及渠與牙圍之數。不言輻之博厚者。同於大車也。羊車亦不言者。三者皆同

可知也。注云大車轂徑尺五寸者。賈疏云。鄭知此是大車者。此論轂輻牙。下柏車別論轂輻牙。又柏車轂長以行山。此車轂短以行澤。故知此是大車平地載任者也。鄭知徑尺五寸者。以其圖一柯有半。四尺半。圍三徑一。故知徑一尺五寸也。王宗澂云。依密率。圍四尺半。徑一尺四寸三分二釐三豪九秒四忽零。鄭說依六輻率也。澂謂車之高下皆用整數。不取奇零。如小車之輪。徑有六尺六寸六尺三寸二等是也。此大車當以輪徑九尺。輻徑一尺五寸為定率。記以六輻率計轂圍。則曰一柯有半爾。徑一尺五寸。於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輻厚一寸也。故書博或密率。圍得四尺七寸一分二釐三豪八秒八忽零。於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輻厚一寸也。故書博或博。

〔疏〕輻長一柯有半者。王宗澂云。此篇記文取數不甚密。大車輪徑九尺。除牙徑一尺。轂徑一尺五寸。餘六尺通長四尺零五分。而記半九尺之輪以為輻長。故曰取數不甚密也。又考大車亦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一尺零八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不殺者二尺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云其博三寸。厚三之一者。與斧柯博厚度正同。輪人注說小車輻廣三寸半。則此大車輻廣殺於彼七分之一也。王宗澂云。博。廣也。輻廣三寸。厚一寸。倍之。得八寸。即股圍也。三分股圍。去一以為轂圍。則轂圍得五寸三分寸之一。皆橈方圍也。量其輻廣。以為鑿深。則轂上容苗之數。每穴深三寸。廣亦如之。寬則穴口一寸。與輻厚相應。穴氏半之。得五分。此大車羊車柏車所同者也。穴口寬寸。積三十穴。凡三尺。以除大車轂圍。餘一尺七寸一分四釐二豪八秒五忽零。則每穴口相距五分七釐一豪四秒二忽零。以除柏車轂圍。餘三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則每穴口相距一寸零九釐五豪二秒三忽零。皆依密率推也。注云輻厚一寸也者。厚得博三分之一。故有一寸。云故書博或作搏。杜子春云當為博者。此聲之誤也。搏。釋文作搏。音徒丸反。依陸本。則渠三柯者三。渠二丈七尺。謂罔也。其徑九尺。〔疏〕渠三柯者三者。大車牙大圍之度也。為形之誤。未知孰是。鄭司農云。渠謂車軾。所謂牙。蓋亦揉三木為之。每木長九尺。故云

三柯者三。賈輸人疏謂牙皆揉一木為之。若然。則此大車之渠。當以一長二丈七尺之全木揉之。使其圍中規。絕無偏倚。亦甚難矣。況如賈說。則此經直云渠九柯。豈不文省事明。而必云三柯者三。於文不已贅乎。下文柏車之渠云二柯者三。亦以三命分。與此文例正同。斯亦車渠必合三成規之據證也。互詳輸人疏。注云渠二丈七尺者。賈疏云。按上輻長一柯有半。兩兩相對。則九尺。尙有轂空壺中。於二丈七尺不合者。云輻長一柯有半。兩相九尺者。通計轂而言。其實輻無一柯有半也。云謂罔也者。阮元云。大車之牙謂之渠。尙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鄭注云。渠。車軾也。錢坫云。廣雅曰。轆。軾也。轆即渠字。渠與巨通。巨者。大也。王宗澂云。渠。

如大車之渠。鄭注云。渠。車軾也。錢坫云。廣雅曰。轆。軾也。轆即渠字。渠與巨通。巨者。大也。王宗澂云。渠。

輪之大圍也。罔。卽輞之者。云其徑九尺者。亦以圍三徑一疏率推之。大車輪崇於柏車羊車三尺。崇於乘車兵車二尺四寸。崇於田車二尺七寸。車之最高者也。戴震云。大車渠二丈七尺。輪崇當八尺六寸弱。王宗濂云。置圍二丈七尺。以密率求徑。得八尺五寸九分四釐二毫六秒六忽零。如輪徑整得九尺。於密率。圍得二丈八尺二寸八分五釐七毫一秒四忽零。輪爪厚寸。大車羊車柏車並同。積三十爪。凡三尺。以除大車渠圍。餘二丈五尺二寸八分五釐七毫一秒四忽零。則爪鑿每穴相距八寸四分二釐八毫五秒七忽零。鄭司農云。渠謂車轄所謂牙者。釋文云。牙本或作逆。案逆卽牙之誤。輪人先鄭注云。牙。謂輪轄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轄。案渠與罔爲一轄。與牙爲一二者微異。後鄭釋渠爲罔。是也。漢時俗語牙或通稱罔。先鄭沿俗爲釋。其義未析。故引之於後。並詳輪人疏。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澤泥苦其險。其苦其〔疏〕。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者。賈疏云。此據言大車柏車所利之事。以大車在平地。并行澤。柏車山

大動。〔疏〕行。各有所宜也。王宗濂云。此言任載之事。所以有大車羊車柏車之殊。短轂大車。長轂羊車柏車也。

論讓案。此長轂短轂。專據大車而言。若對兵車乘車之長轂言之。則此大車三等並爲短轂。後漢書馬援傳云。乘下澤車。則漢時乘車。或亦有短轂行澤之別制。未知周制然否。注云澤泥苦其大動。山險苦其大動者。大安則輪行不速。大車主以任載。故不欲大安而貴速。山行澤者反轄。行山者仄轄。反轄則易。仄轄則完。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行大動。則又易傾覆。故欲其安也。

需者在外。澤地多泥。柔也。側當爲仄。山地剛。多沙石。玄謂反轄。〔疏〕柏車車牙外內轄治之宜。注云故書仄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仄轄。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疏〕柏車車牙外內轄治之宜。注云故書仄

爲側者。聲近字通。梓人仄行。說文山部亦作側行。鄭司農云。反轄。謂輪轄反其木裏。需者在外者。需。釋文作與。賈疏約注義云堅濡。則與山虞注義同。段玉裁校從釋文是也。經注要需字多互譌。弓人經。鮑人注。柔與字並誤需。

可證。木裏需者在外。卽謂木心柔朋者在牙外轄地者也。云澤地多泥。柔也者。爲其多塗泥柔與。與木心柔相宜也。云側當爲仄者。徐養原云。說文厂部。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又日部。厝。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爾

雅釋水。洄泉穴出。穴出。仄出也。釋文仄本亦作側。然則側仄字雖異。而音義皆同。杜必從仄者。旁曰側。傾曰仄。因事設詞。亦各有所當也。云山地剛。多沙石者。爲其轄輹易致頹敝也。云玄謂反轄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者。此

增成先鄭義也。易滑義同。程瑤田云。摺注所云。其材蓋以一木析之爲二也。木析之。則有心有邊。心在外。曰反轄。斲之不順木理。故言反也。心堅故滑易。案程說是也。以全木析爲兩判。則每判各有心。生時木心在內。今採以爲牙。

周禮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六 六五

乃使心向外。所謂反也。鄭意木心柔而外堅。澤地泥柔。則不患其黏散。而患其黏滯。木心柔則理滑。反棘以木心著地。則泥不黏而行利矣。云仄棘。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者。刃與山虞注柔刃義同。段玉裁云。表裏相依。謂表裏柔相倚。並在棘外。案段說是也。鄭意蓋謂仄棘表裏各半在外。則著地者木心與木邊適均。而剛堅與柔刃。調和相得。以之斲沙石。自無破碎之患也。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輪高輪徑也。〔疏〕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者。牙圍謂牙身長方四面之圍。其度居輪崇六分之一。與輪入小車牙圍尺五寸。〔疏〕牙圍輪崇之差同。注云輪高輪徑也者。輪崇卽謂輪高。亦卽輪上下之直徑也。云牙圍尺五寸者。賈疏云。輪崇九尺。六尺得一尺。三尺得五寸。故尺五寸也。王宗濂云。此謂輪高九尺之大車也。故知牙圍一尺五寸。圓謂車輪。一木也。牙圍櫛方。植斂處厚三寸。踐地處削薄三分之一。厚二寸。并之以際牙圍。餘一尺。半之以爲大圍平面之立徑。凡五寸。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

輪高六尺。牙〔疏〕柏車轂長一柯者。倍於大車之轂長。賈疏云。此柏車山行。故轂長。輪崇又下。皆取安故也。王圍尺二寸。〔疏〕宗濂云。一柯三尺。所謂長轂也。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除輻廣三寸。則轂在輻內者九寸。在輻外者一尺八寸。云其圍二柯者。增於大車轂圍四分之一。王宗濂云。二柯六尺。依六觚率。徑得二尺。依密率。徑得一尺九寸零九釐零九秒零。澆謂柏車當以輪徑六尺。轂徑二尺爲定率。依密率。轂圍得六尺二寸八分三釐一豪八秒五忽。云其輻一柯者。殺於大車輻長三分之一。賈疏云。兩輻相對六尺。王宗濂云。柏車輻長一尺八寸。記云一柯。則取輪崇之半。并轂半徑牙徑數之。取數亦不甚密。柏車不言輻博及厚。蓋與大車輻同制。又云柏車輪徑六尺。除牙徑六寸。轂徑二尺。餘三尺四寸。輻長半之。得一尺七寸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五寸三分寸之二。不殺者一尺一寸三分寸之一。當長如大車之輻。當爪長半牙徑。得三寸。通長二尺三寸。案王說是也。羊車輪崇輻長當與柏車同。云其渠二柯者三者。殺於大車渠二分之一。此蓋亦擇三木爲之。每木長六尺。故云二柯者三也。賈疏云。渠圍二柯者三。圍丈八尺。亦謂通轂空壺中并數而言也。云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者。殺於大車牙圍五分之一也。注云柏車。山車者。釋名釋車云。柏車。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小車也。案釋名小車疑當作山車。卽用此經注義也。吳志忠校本作牛車。亦通。鄭知此爲山車者。據轂最長。與上文行山者長轂合也。王宗濂云。柏車。道也。柏車之輪。更卑於田車。軋服最迫近於地。故名柏車。案王說近是。云輪高六尺者。亦以渠周求徑得之。王宗濂云。圍一丈八尺。高六尺。鄭依六觚率也。依密率。渠圍一丈八尺。徑得五尺七寸二分九釐五豪五秒五忽。如輪徑

陳云。圍一丈八尺。高六尺。鄭依六觚率也。依密率。渠圍一丈八尺。徑得五尺七寸二分九釐五豪五秒五忽。如輪徑

整得六尺。則圍當得一丈八尺八寸五分七釐一豪四秒二忽零。以爪積三尺除渠圍。餘一丈五尺八寸五分七釐一豪四秒二忽零。則爪鑿每穴相距五寸二分八釐五豪七秒一忽零。是柏車與大車羊車容爪之穴。其相距皆以一寸六分零一豪四秒三忽零爲衰分也。云牙圍尺二寸者。賈疏云。以其輪崇六尺。五分取一。五尺取一尺。一尺取二寸。故尺二寸也。王宗淩云。柏車之牙輞。是正方圍。四面皆徑三寸。所謂行山者欲倂是也。大車崇三柯。綆寸。

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綆。輪輦。牝服長。〔疏〕云。大車崇三柯者。戴震

六寸弱。幅長不及四尺。此去大車崇三柯。與密率較四寸。前云幅長一柯有半。不減轂空壺中。皆略舉大數爾。云綆寸者。江永云。輪大。則輪之向外筆者自當稍寬。云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者。江永云。牝服不言廣。後言甬長六尺。

可推也。牝服惟柏車方。大車羊車皆長方。案江說是也。市車賈疏謂此職三車皆方。失之。程瑤田云。大車言崇者。轂徑及輞長倍數和之而得也。柏車不言者。可例而知也。羊車不言者。同於柏車可知也。大車言綆數牝服之數。柏車

羊車但言牝服。不言綆數。綆數大車且不過寸。縱差小之。至三分寸之二止矣。不言可也。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者。毛詩小雅無將大車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牛人云。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以載公任器。此大車即牛車之大者。故云載任之車。曰平地者。別於柏車爲行山之車。轂長半柯。據上文。云綆

輦者。輪人先鄭注同。詳彼疏。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也者。賈疏云。言牝服者。謂車較。即今謂之平甬。皆有孔。內輞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案賈山虞疏。亦釋牝服爲車平較。謂皆有鑿孔。以輞子貫之。蓋以鑿孔爲

輞子。即橫直材。猶馬車之輞轄也。然賈以輞子貫鑿訓牝服。則與馬車無別。似非的解。今以鄭義推之。較者。輿

兩面上橫木之稱。馬車牛車皆有左右兩較。但馬車較左右出式而高。牛車較卑。無較式之別。是之謂平較。平較謂之

牝服。較高者爲牡。則平者爲牝矣。既夕禮云。賓奠幣于棧左。服彼注以棧爲柩車。蓋柩車輪輿亦無式較之別。故

雖非牛車。而亦蒙服稱也。平較之木圍徑。經注並無文。以與人馬車較例之。徑當不逾一寸五分。左右。若輞轄諸材則

尤小。故山虞服用季材。若輿下軫軌諸木。皆徑三寸左右。則非季材所能勝矣。此牝服長八尺。即謂較深。故詩秦風

小戎孔疏。謂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蓋大車箱長於羊車一尺。長於柏車二尺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者。說

文竹部云。箱。大車牝服也。錢坫云。輿內謂之箱。方言云。箱謂之赫。段玉裁云。小雅大東傳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按許與大鄭同。箱即謂大車之輿也。毛二之。大鄭一之。要無異義。後鄭云較者。以左右有兩較。故名之曰箱。其實一也。徐養原云。大車牝服四面有版。上用平甬。形同匡匪。所以載物。非以載人。後人呼篋筥爲箱。

因其形似而名之也。詩云。曉彼牽牛。不以服箱。大車之謂也。若小車。則有較式之別。高下參差。復闕後面。與作箱之法異。案段徐說是也。詩大東以服箱並舉。故毛兩釋之。鄭箋亦云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孔疏謂兩較之內。容物之處爲箱。馬瑞辰謂鄭以牝服爲左右較。而以箱爲大車之輿。案綜校毛鄭孔義。蓋當如馬說。若然。是牝服爲兩平較之專稱。箱爲車輿之大名。猶之小車較通屬輿也。大總言之。服亦即箱。異名同物。後鄭既夕禮注亦云。服。車箱。是二鄭說同。云服讀爲負者。明與服牛服馬義異也。服。近假借字。釋名釋車云。負。在背上之言也。此讀服爲負。蓋亦取背負之義。箱在輿版上。若負之然。陳奐云。牝即牛。服者負之。假借字。大車重載。牛負之。故謂之牝服。案陳說亦通。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

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

〔疏〕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者。家上謂牝服之長也。殺於大

車一尺。程瑤田云。羊車復不見較長。轂圍。輻長。渠現牙圍之數者。羊車五者同於柏車可知也。賈疏云。按此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論語爲政篇云。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臣執注引鄭彼注云。大車。柏車。小車。羊車。此即賈氏所本。然論語大車小車。自以塹解引包咸說。分牛車駟馬車爲是。此職三車並牛車。則皆大車也。鄭彼注以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其不可通有三。三車之制。大車最大。羊車柏車次之。今釋大車。乃遺最大之大車。而取其次之柏車。不可通一也。經於羊車。止著較長之度。其轂輻牙諸度。並無文。蓋當與柏車同。若如賈說。轂輻牙小於柏車。則此宜明出其度。而經不然。明羊車官度悉同柏車。其較又視柏車加長。則羊車自大於柏車。而鄭釋反是。不可通二也。輓軌並持衡之木。以牛車馬車所用異名。若如鄭說小車爲羊車。則仍是牛車。其持衡者亦當爲輓。論語不當云無軌。不可通三也。然則彼注蓋文有譌舛。非鄭之舊。殆無疑矣。賈疏不察。輻據彼定此羊車小於柏車。疑誤後學。謹附正之。注。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者。釋名釋車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廣雅釋器云。陽門簾篋也。案羊陽聲同。羊門制不可攷。張揖以爲卽簾篋。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說文云。車當謂之屏星。又引謝承書云。別駕車前有屏星。如刺史車曲轡儀式。則屏星陽門皆卽車前屏蔽之物。爾雅釋器云。輿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詩秦風小戎孔疏引李巡注云。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卽是物也。先鄭意蓋謂羊車前有屏蔽。謂之羊門車。因爲名。故云卽車羊門也。云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者。釋名釋車云。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賈疏云。漢世去今久遠。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也。俞正燮云。晉書車

服志云。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船。伏芟箱漆。畫輪帆。齊書輿服志。隋書禮儀志。同謂羊車。金漆牽車。漢時以人牽之。又北史斛律金傳言。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李諧傳則言賜斛律金羊車上殿。是羊車以人步挽。隋志云。隋獻章年十四五者二十人。謂之羊車小史。駕果下馬。其大如羊。釋名又有羸車羊車。云各以所駕名之。則小兒別有羊車。非古之羊車。詒讓案。據釋名所云。則羊車亦牛車。但車制卑小。故以羸駕之。然此經羊車制度大於馬車。並不卑小。劉據漢制說之。已自不合。至史志所載羊車。或以人步挽。或駕果下馬。釋名別載駕羊之車。則又兒童游戲所乘。復與輦車異。與此經羊車尤不相涉。故鄭別以定張車釋之。知漢時所有羊車。與此名同而實異也。又此羊車乃任載之牛車。不得以宮中車爲況。賈以宮內所用差小。故謂之羊車。蓋誤以漢晉以後制推之。殊爲失攷。定張車亦未詳。孔廣森引尙書大傳曰。主夏者張。張爲鶉火。南方之中。疑定張車卽司南車。案鶉冠子天則篇云。前張後極。則孔以定張爲司南。說非不可通。又馬總意林引物理論云。指南車見周官。今全經六篇無指南車之文。楊泉亦或卽指此注而言。但鄭以今況古。西京雜記說漢大駕。雖有司南車。而兩漢書無其制。恐非鄭意也。云較長七尺者。此家上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之文。故知此亦卽較長之度。二柯爲六尺。加三分柯之一。一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柏車輪崇〔疏〕凡七尺也。王宗澂云。羊車牝服。短於大車。牝服一尺。長於柏車。牝服亦一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柏車輪崇〔疏〕柏車二柯者。亦牝服之長也。又殺於羊車一尺。王宗澂云。柏車牝服最長。蓋以山險難行。而少其任載也。然則任載之車分三等。亦量地之易險而利其用爾。易野用大車。險野用柏車。易險牛者用羊車。而任載多少。亦隨地之易險而殊。故牝服有長短也。注云較。六尺也者。柏車之箱。短於大車二尺。羊車一尺。牝服之最短者也。云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牛寸者。賈疏云。大車輪崇九尺。綆一寸。此柏車輪崇六尺。三分減一。其綆亦宜三分減一。三分寸之二。卽大半寸也。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甬長六尺。鄭司農云。鉤。鉤心。凡爲轅。三其輪崇者。明牛車爲兩直轅。異於馬車之一曲轅也。詳駢人疏。三其輪崇。則與渠之大圍度正同。賈疏云。凡爲轅者。言凡。語廣。則柏車大車羊車皆在其中。輪崇雖不同。其轅當各自三其輪崇。假令柏車輪崇六尺。三之爲轅丈八尺。大車輪崇九尺。三之爲轅二丈七尺。但羊車雖不言輪崇。亦三之以爲轅也。江永云。牛車轅長者。牝服之後猶有轅。轅尾亦可載物。今車亦如此。以上下文可推知其長短。大車尾轅五尺。羊車二尺五寸。柏車三尺。皆以轅長三之一減牝服之半計之。其前轅出牝服之外者。大車一丈四尺。柏車九尺。羊車八尺五寸。云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者。記鑿鉤銜軸之度也。王宗澂云。轅二在鉤前。一在鉤後。則大車鉤前轅長一丈

八尺。鉤後轅長九尺。柏車鉤前轅長一丈二尺。鉤後轅長六尺。牝服立轅上。牛在鉤前。牛在鉤後大車牝服深八尺。則轅出牝服後者五尺。柏車牝服深六尺。則轅出牝服後者三尺。此卽所謂軈。說文車部云。軈。大車後也。舉大車以包羊車柏車也。軈及前轅。大車獨長者。以爲增加任載之用爾。又云。任載之車。皆兩轅。鑿轅之下面以鉤軸。其轅之大小。記文不具。蓋皆十分其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以上承牝服參分其圍去一爲頸圍。以縛駕牛之鬲。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則大車之軈方圍二尺七寸。徑六寸七分五釐。頸圍圍一尺八寸。踵圍圍一尺四寸四分。柏車之軈方圍一尺八寸。平徑約三寸。立徑約六寸。頸圍圍一尺二寸。踵圍圍九寸六分。案三車雖於轅鑿鉤。然亦有伏免。度蓋與轅當兔同。又三車軈及頸踵之圍度。經注無文。王據轅人馬車轅頸踵之圍度推之。於義得通。但馬車轅踵適承後軈。當爲備方圍。牛車軈踵出軈外數尺。王以爲圍圍。未知是否。互詳轅人疏。云徹廣六尺者。徹卽軌也。匠人注云軌廣八尺者。謂駟馬車徹也。依此文。則大車軌狹於彼二尺。故途人注謂容大車。涂容乘車。明其異也。賈疏亦謂不與駟馬車八尺者同徹。江永云。大車之輪。必出於箱外。其閒又須有空處容輪轉。徹廣。安能與鬲長同數。徹廣六尺。當是八尺之誤。以徹廣計。置輻宜皆如馬車之法。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此計之。大車箱下無轂。柏車箱下有轂。戴震亦云轂值牝服下。鬲在兩轂之閒。鬲長車廣蓋等。大車轂長尺五寸。中其轂置輻。輻內六寸。輻廣三寸。輻寸。凡一尺六尺之箱。旁加一尺。兩旁共二尺。徹廣八尺明矣。古者涂度以軌。軌皆宜八尺。田車之輪。卑於於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狹於四馬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爲不合徹。不可行於涂。案徹鬲同度。於理難通。江戴定此徹廣六尺爲八尺之譌。是也。鄭珍說亦同。蓋大車轂長一尺五寸。柏車羊車轂長三尺。其置輻宜準輪入駟馬車之例。亦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之。然則大車轂在輻內者凡四寸。在外者凡八寸。柏車羊車轂在內者凡九寸。在外者凡一尺八寸。大車輻內與輻廣及輻之和數凡八寸。柏車羊車輻內與輻廣及輻之和數凡一尺二寸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三車箱廣同。鬲長六尺。則大車轂在箱外相距左右各二寸。而柏車羊車則轂入箱下左右各二寸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故江氏謂大車箱下無轂。柏車箱下有轂。所推最確。戴氏則謂大車中轂置輻。與馬車置輻法不合。但經注並無見文。姑存以備一義。又案與人云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此馬車之通例也。車人三車。柏車羊車輪崇車廣鬲長之度蓋亦參如一。惟大車輪特崇。不與鬲長同度。而車廣鬲長則仍無不同。故經絕不見車廣之度。以有鬲長。可以比例求之也。假令三車與廣各自爲度。不與鬲同。則經於牝服之長。既詳著其度。而其廣之各異。不宜絕無一語及之。然則三車之與廣同六尺。輪在輿外。徹必不止六尺明矣。鄭所見本。八已誤爲六。途人注據此以定軈涂異軌。然則大車止可行軈。不可行涂。若行涂。則爲不同軌。其說殆不可通也。凡馬車一輪。在輿下之中。牛車兩轅。

則在輿下兩旁。然不必正切輿帆之外邊。蓋當與馬車輿下置伏兔之處正相直。故得上鉤輿版。否則不鉤輿版而鉤帆。失鉤心之義矣。大車帆廣度不可考。而馬車設伏兔之處。鄭珍謂在帆內一寸二分。加帆廣。并之共七寸。於制近是。牛車設兩轅之處。約與彼同。然則大車之轅自相距約計蓋四尺六寸。三車之轅。左右出兩轅外。亦約有七寸。可以交縛爲固。柏車之轅。雖長入輿下。而距設轅之處。尙有四寸三分有奇之餘空。以之與兩交縛爲地甚寬也。羊車諸度。當與柏車同。車軌度數。互詳匠人疏。云甬長六尺者。賈疏云。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甬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甬長也。注。鄭司農云。鉤。鉤心者。釋名釋車云。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易小畜九三爻辭云。輿脫輹。孔疏引鄭注云。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又李氏集解引盧氏云。輹車之鉤心。夾軸之物。案輹卽伏兔。此鉤心則是就轅鑿之以鉤軸。與輹異。鉤字又作枸。御覽車部引通俗文云。軸限者謂之枸是也。其上又微隆起。入輿心。使相持而固。制並與伏兔同。故亦得稱鉤。與鉤心略同也。江永云。鑿鉤。謂轅當軸處。鑿其半月形以銜軸。軸上亦稍鑿之。令其相鉤著不脫。鄭珍云。所云心者。謂輿底版心。其鉤者。謂轅鉤版心之處。鑿其鉤者。視此處應鉤深若干。而刻低其前後不鉤者。其鉤者自高出也。大車兩轅。承輿底之旁。而對鉤版心。黃以周云。司農云。鉤。鉤心。其實鉤與鉤心。其制同。其名有別。大車兩轅。卽於轅上設鉤。是鉤在旁也。故曰鉤。不曰心。小車設伏兔於兩旁。其鉤在輿心。故曰鉤心。鉤心者。小車之專名也。以鑿其鉤者。鑿。謂鑿其納鉤之孔。鉤。卽其入鑿之木。其在小車。鄭易注所謂鉤心之木是也。鉤心者。釋名所謂從輿下鉤軸是也。凡輿軫置軾伏兔上。軾伏兔置軸上。皆空虛著。其所以連縛輿軾軾軸。使四者不相分離。全恃鉤心之木。無鉤心。則輿軾軾軸皆離而不可行。故易以輿說輹爲止象。輹卽鉤心之木是也。詒讓案。大車轅之鉤心。卽在小車軾之著伏兔處。江說鑿鉤之法。是也。鉤心之義。亦當如鄭說。輿上鉤輿版下鉤軸言之。義乃駭備。黃氏區分鉤輿鉤心爲二。說亦甚析。但大車雖於兩轅鑿鉤。而仍有伏兔。易大壯九四爻辭云。壯于大輿之輹。小畜釋文引鄭注云。輹。伏兔。彼大輿。卽大車。輹。卽伏兔。是大車有伏兔之明證。說文車部云。輹。車伏兔也。輹。車軸縛也。二字異訓。王筠據大壯爻辭。謂小車用輹。大車用輹。其說甚精。蓋大車直輹。小車曲輹。其在輿下當軸之處。皆鑿鉤以銜軸。又皆有伏兔。小車獨軾居中。其鉤卽軾人之當兔是也。其伏兔有二。在車箱下兩旁。此經謂之輹。大車兩轅居旁。其伏兔則止一。在輿腹下正中。當小車軾軾之處。易及左傳謂之輹。是小車軾一而免兩。大車轅兩而免一。送遺易居。以輿輿軸相鉤連。其疏密略同。使大車無伏兔。則兩轅開四五尺地空無一物以載輿版。不足以爲固矣。大車伏兔。居輿下之中。故輹周易集解載虞翻本又作腹。蓋以聲兼義。伏兔上下。又以革縛之以爲固。故說文訓輹爲車軸縛。小車軾之當兔。及大車之輹。並正當輿心。

故鄭易注云。縛。木鉤心是也。小車之轆。及大車轆之鉤。並當與旁。則唯謂之鉤。而不曰鉤心。此云鑿鉤是也。充鄭并鉤與鉤心爲一。義尙未析。輓轆互詳總敘疏。云兩謂輓轆。牛領者者。兩即橋之借字。釋名釋車云。橋。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喙。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說文木部云。橋。大車扼。段玉裁云。扼當作輓。車部曰。輓。轆前也。橋。考工記作兩。大車之輓曰橋。西京賦曰。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橋。隱隱展展。此正謂大車也。案段說是也。小車一輓。而以兩曲輓下扼馬頸。大車二轆。而以一曲橋下扼牛頸。天車之橋。即小車之輓。輓之爲橋。猶說文手部搆之或體爲扼也。先鄭及劉成國所釋致明橋。西京賦之聯橋。薛綜注亦以車扼釋之。說文車部釋輓爲轆前。蓋誤以輓爲衡。而木部釋橋爲輓。則不誤。論語衛靈公篇集解引包咸云。衡。輓也。亦誤合二者爲一。不足據也。論語爲政皇疏云。古作牛車二轆。不異卽時車。但轆頭安扼。與今異也。卽時車扼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扼兩頭著兩轆。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轆頭。又別取曲木爲輓。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卽時一馬牽車。輓猶如此也。據此是梁時馬車。有衡有輓。牛車有輓無衡。皇意古牛車亦當兼有衡輓。竊謂以此職經注考之。古牛車蓋亦有輓無衡。與梁時制度不異也。何以言之。衡任爲車制最要之一端。備大車亦有衡。經當明言其度。不宜舍衡而舉兩也。馬車所以有衡者。爲執閒駕兩服。故必爲衡以持兩輓。大車轆內止一牛。牽傍又非轆內兩之所扼。又何必更爲衡以持輓乎。馬車之轆上曲。其轆頸之端高出於軸上者逾四尺。故加以衡輓。而適扼馬領。今大車直轆平出。以大車輪崇九尺言之。半徑不過四尺五寸。柏車羊車輪崇六尺。半徑不過三尺。比之馬車。尙少三寸。直轆兩端出軸上不過數寸。如於轆端縛衡。而後加輓以駕牛。則牛身常負輓輓。輓端必昂起。車行前成仰勢。而終日如登陴矣。惟卽以輓兩束縛於轆端。則輓末與轆末正平。而輓曲中高出於轆上。以下扼牛領。乃適相當。高末既縛於輓。則兩末相去之直徑。當與輿廣同。故兩長六尺。六尺者。謂兩末相去直徑之度也。以皇侃說梁時牛車制推之。古牛車之輓。當亦曲探。與馬車同。惟近兩末數寸之處。又當直探之。左右平出。以縛於兩轆。則與馬車輓異。古今車制不同。而牛身之高。不異梁時。牛車不能同馬車具衡輓之制。而謂周時大車必同小車。非通論也。至論語之輓。皇疏引鄭注云。輓穿轆端著之。則輓自是大車兩轆端與兩相持之關鍵。蓋兩兩末當直探。以平湊轆端。故各以輓穿轆兩而縛之以爲固。則輓之長亦不過數寸。故韓非子外儲說云。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蓋兩兩末縛轆端。各以輓直穿以爲固也。論語集解引包咸注。釋輓爲轆端橫木以縛輓。蓋誤以輓當衡。說文車部又云。輓。大車轆端持衡者。雖較勝包說。而亦不知大車有兩無衡。蓋衡兩之制。清失莫辨。自漢時已然矣。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疏〕弓人爲弓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說文弓部云。弓以

革莖實。夾弓。庚弓。以斂于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燕禮及孟子公孫丑篇並有弓人。卽此。注云取幹

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者。賈疏云。鄭知取幹以冬者。見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二時俱得斬。但冬

時尤善。故月令云。日短至。伐木取竹箭。注云。堅成之極時。是知冬善於夏。故指冬而言也。取角以秋者。下云。秋殺者厚。故知用秋也。絲漆以夏者。夏時絲孰。夏漆尤良。故知也。必知六材。據此六者皆依下文而說也。云筋膠

未開者。二者取時。經無見文。齊民要術有煮膠法云。煮膠要用二月三月十月。餘月則不成。熱則不凝無餅。寒則凍潔白膠不黏。然則取膠其以春與。六材既聚。巧者和之。聚猶具。〔疏〕注云

具也者。明此與輪人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同義。說文似。聚猶具。〔疏〕注云。聚猶具。會也。聚會則備具。故引申之亦得爲具也。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六材之力。〔疏〕幹也者。以爲遠也者。此明六

世家索隱云。幹。弓幹也。案幹者幹之變體。說文木部云。幹。築牆耑木也。是幹本植幹字。引申之。凡木材通謂之

幹。故月令注云。幹器之木也。此幹則專爲弓材之名。卽弓身木統柎及兩隈兩簫爲一所。以發矢及遠也。云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者。曲禮云。凡遣人弓者。張弓尙筋。弛弓尙角。注云。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

順也。孔疏云。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案據孔說。蓋弓張。則曲面向內。而筋上見。弛則反是。而角上見。是角著弓裏。互左右隈及兩簫。筋著弓表。皆所以助其力。故一以爲疾。一以爲深。江永云。射深之力在

幹。亦在筋。後言九和之弓。角不勝幹。幹不勝筋。則筋力在角幹之上。故篇末云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云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者。膠絲所以黏纏弓身。使幹角筋相著而不解。故一以爲和。一以爲固也。云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者。制弓既成。乃施漆於幹角之外。以禦霜露也。注云六材之力。相得而足者。賈疏云。六材在弓。

各有所用。六材相得。乃可爲足也。凡取幹之道七。柎爲上。櫪次之。槩桑次之。橋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鄭司農云。櫪。讀爲億

萬之億。爾雅曰。柎櫪。又曰。槩。〔疏〕凡取幹之道七。柎爲上者。以下並記治幹之法。說文木部云。柎。桑也。案桑。山桑。國語曰。槩弧箕箒。〔疏〕柎桑屬。與桑小異。寇宗奭本艸衍義云。柎木裏有紋。亦可旋爲器。葉飼蠶。

曰柘蠶。葉硬。然不及桑葉。總敘荆之幹注云。幹。柘也。賈彼疏引書禹貢檣幹栝柏鄭注云。幹。柘幹。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謂烏號之弓。亦以柘桑為幹。蓋弓幹以柘為上。故柘專得幹名矣。云橋次之者。總敘云橋踰淮而北為枳。蓋周時南方有以橋為弓幹者。云木瓜次之者。詩衛風木瓜毛傳云。檣木也。可食之木。爾雅釋木云。檣。木瓜。郭注云。實如小瓜。酢可食。云荆次之。竹為下者。說文艸部云。荆。楚木也。又竹部云。篋。大竹也。可為幹。卽此弓幹也。

注。鄭司農云。檣。讀為億萬之億者。段玉裁改為為如。云。此擬其音耳。引爾雅曰柘檣者。釋木文。郭注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柘子一名土檣。檣。說文木部作檣。云梓屬。大者可為棺梓。小者可為弓材。詩唐風山有樞孔疏引陸璣疏云。柘。檣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

葉疏。華如練而細。藥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檣。材可為弓弩幹也。案陸謂檣取名於億。與先鄭讀同。云又曰檣桑。山桑者。亦釋木文。郭注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轆。引國語曰檣孤箕箠者。鄭語文。今本國語箠作服。段借字也。韋注云。山桑曰檣。孤。弓也。

箕。木名。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疏〕云。赤黑則鄉心者。易說卦

心。是木近心則堅韌。故宜為弓幹也。注云陽猶清也者。義與梓人其聲清陽而遠聞同。陽皆揚之段字。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湯偃身而揚聲。卽此陽聲也。云木之類。近根者奴者。謂木之脈理耳結而不條達也。水經澗水腳注云。水不

流曰奴。木之近根者。理不直行。亦猶水之不流矣。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鄭司農云。執。謂形執。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為弓。故曰審曲面執。玄謂曲執則宜薄。薄則

力少。直則可〔疏〕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者。賈疏云。此說弓力多少之事。弓弱則宜射遠。謂若夾庚之厚。厚則力多。〔疏〕類。弓直則宜射深。謂若王弧之類也。注。鄭司農云。執謂形執者。木形曲。則自有容突燧變

之執力也。執勢古今字。詳總敘疏。云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為弓者。曲木不反之。則發之不調。故必燧而反之。取其執之自選。以射則遠也。云故曰審曲面執者。明此執與總敘審曲面執之執同也。云玄謂曲執則宜薄。薄則力

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者。此增成先鄭之義。曲執逆採。必薄而後可燧而反之。故力少。直者順採。故可厚而力多也。居幹之道。蓄稟不進。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蓄。讀

栗。讀為榛栗之栗。謂以鋸副析幹。進。讀為倚移從風之〔疏〕案。陸本非也。凡經用古字。當作稟。注用今字。當

移。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玄謂栗讀為製縞之製。

作栗。詳蓬人疏。居。猶言處置也。居幹與後居角及與人居材義同。先取幹。次相幹析幹居幹。以幹爲弓體。故尤致詳也。賈疏云。居謂居處解析弓幹之法。謂以鋸剖析弓幹之時。不邪迤失理。則弓後不發傷也。江永云。發。謂發弓辟戾。今人謂之弓翻。王引之云。賈疏以發爲發傷。於古無據。發當讀爲撥。撥者。枉也。言析幹不邪行絕理。則弓不至於枉戾也。管子宙合篇曰。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淮南本經篇。扶撥以爲正。高注曰。撥。枉也。脩務驚。琴或撥刺枉機。注曰撥刺。不正也。荀子正論篇曰。羿讓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西周策曰。弓撥矢鉤。是弓枉戾謂之撥也。古字撥與發通。商頌長發篇。玄玉植撥。韓詩撥作發。是其例矣。案王說是也。注。鄭司農云。蓄讀爲不蓄而畜之蓄。栗讀爲榛栗之栗者。釋文作不蓄畜。無而字。盧文弨云。而字當是衍文。易及禮記坊記皆無而字。案盧校是也。栗讀之栗。舊本作栗。宋附釋音本注疏本並作栗。今從之。栗栗古今字。注例用今字也。後鄭改讀亦作栗。可證。詩小雅大田箋破散載爲蠟蓄。而云讀爲蓄栗之蓄。亦依先鄭讀。戴震云。蓄斯聲相避。析也。案戴讀與先鄭異。亦通。云謂以鋸剖析幹者。列女傳仁智篇云。鋸者所以治木也。說文刀部云。剖。判也。段玉裁云。以鋸剖析幹。如粗之蠟蓄。栗則幹木也。案段說是也。蓄與史記張耳傳刺刃之刺音義相近。詳輪人疏。先鄭測栗與後鄭異。賈疏謂栗亦取破義。非。又先鄭此注乃釋蓄栗之義。非以鋸釋居幹之居。詩大田孔疏引此經。改居爲鋸。殆誤會注意。與人居材。釋文載舊音據。亦似卽隱據此注而誤音也。云迪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者。總敘注同。云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者。段玉裁云。迪移音同。皆謂邪也。案木理多直。若邪行剖析之。橫絕其理。則弓發恆起於是也。云玄謂栗讀爲裂繻之裂者。賈疏云。讀從隱元年左氏傳。紀裂繻來逆女。彼裂繻字子帛。則爲裂破衣義。惠棟云。毛詩幽風東山曰。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段玉裁云。鄭謂七幹中無栗樹。易栗爲裂蓄者。解入之裂者分之。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絨而昔。鄭司農云。絨。讀爲捻轉之捻。錯也。玄謂昔讀覆錯然之錯。〔疏〕至此更宜相角厚。謂角厚肉少。薄謂角薄肉多。云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絨而昔者。說文禾部云。稗。幼禾也。案稗義本爲幼禾。引申之。凡幼少通謂之稗。方言云。稗。小也。賈疏云。直而澤。謂角直而潤澤。絨而錯。謂理錯不潤澤也。詒讓案。角宜用稗牛。故下云稗牛之角無澤。明以有澤爲貴也。昔亦卽無澤二文相對。詳後。注。鄭司農云。絨。讀爲捻轉之捻者。轉。舊本作縛。非。今據宋本及釋文正。釋文云。絨。劉徒展反。許慎尙展反。角絞縛之意。孔廣森云。揚子太玄。更。次二曰。時七時九。軫轉其道。捻轉。疑卽軫轉字。軫轉

又即輾轉之音變也。段玉裁云。方言曰。珍。戾也。說文糸部云。珍。轉也。淮南高注曰。珍。轉也。珍與珍。皆纏絞之意。江永云。珍與直對。謂辟戾不直也。案孔段江說是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珍。轉也。又云。珍。轉也。孟子告子篇。珍兄之臂。趙注云。珍。戾也。廣雅釋詁云。珍。整也。又釋訓云。軫。軫也。軫。轉戾也。珍。珍。轉也。並聲近義通。淮南原道訓。扶搖挾抱羊角而上。珍。本經訓作珍。正羊角轉戾之形。高釋爲了戾。西陽雜俎說野牛角了戾。與此記牛角珍義亦正合。可以互證。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捩理錯也者。阮元云。捩。說文角部作牝。角長也。引申用爲粗糲字。而傳寫譌其體从牛旁。段玉裁云。謂角廳理錯不順。案段說是也。山海經北山經。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郭注云。言角有甲錯。義亦略同。云玄謂昔讀履錯然之錯者。履錯然。易離初九爻辭。釋文云。李云。鄭且各反。段玉裁云。蓋讀同鞞。鞞之鞞。李必據周易注言之。案段說是也。易釋文履錯載鄭音七各反。與李音同。江永云。昔似與澤對。謂若陳久之色不鮮潤也。昔有久意。若昔酒是也。俞樾云。昔字不必改讀。古昔同字。說文日部。昔。乾肉也。珍而昔者。珍而乾也。廣雅釋詁。婚。乾也。婚即昔之俗字。下文凡相膠欲朱色而昔。與此同義。案江俞並讀昔如字。是也。下言相膠。

昔也者。深瑕而澤。角昔則無澤。膠昔仍有澤。二者正相反也。疾。疾險中。牛有久病。〔疏〕疾。疾險中者。爾雅釋

注云。險者。謂汗薄。此險中亦謂角中汗陷而不實也。洪頤煊云。險當作儉。古字通用。險謂瘦省也。案洪說亦通。注云。牛有久病。則角裏傷者。說文尸部云。灰。熱病也。引申爲凡病之稱。賈疏云。以灰疾爲久病。故云牛有久病。

險。傷也。中即裏。謂角裏傷也。案鄭意蓋謂角中。瘠。瘠牛之角無澤。少潤。〔疏〕潤也。謂牛瘠瘦血少。角無光潤之氣。傷。則險而不平。實非訓險爲傷也。賈說失其指。瘠牛之角無澤。氣。〔疏〕潤也。謂牛瘠瘦血少。角無光潤之氣。

也。角欲青白而豐末。豐。大。〔疏〕角欲青白而豐末者。末謂角端。端豐則力強而氣盛。賈疏云。注云。豐。大也者。函人注同。夫角之本。盛

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其形之自由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執。〔疏〕夫角

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其形之自由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執。〔疏〕夫角

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其形之自由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執。〔疏〕夫角

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其形之自由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執。〔疏〕夫角

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其形之自由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執。〔疏〕夫角

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其形之自由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執。〔疏〕夫角

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其形之自由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執。〔疏〕夫角

往往如是。墨子雜守上篇云。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收其皮革筋角脂鬬羽皆剝之。剝亦即墻字之譌變。與此經割字同。注云。蹙。近也者。蹙亦當作威。小爾雅廣詁云。威。近也。云休讀爲煦者。段玉裁云。蹙類同也。說文云。

煦。烝也。玉藻。顛實陽休。亦讀煦。案段說是也。左昭三年傳。民人痛疾。而或煖休之。釋文。休。虛喻反。亦讀爲煦。樂記注云。氣曰煦。謂角本近腦。腦氣易烝及之。故多柔韌。賈疏謂得和煦之氣。未得其義。鄭司農云。欲其形

之自曲反以爲弓者。執與上射遠用執之執同。故亦以自曲爲訓也。云玄謂色白則執者。賈疏云。角色白者。卽執之徵驗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

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角〔疏〕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者。凡角

接附。一端接箭。大射儀謂之左右限。角互限閒。則角之中。卽限之中也。云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者。弓張弛

引釋。限角常隨之橈曲。故欲角堅強。則雖橈曲而不傷其力也。注云。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者。段玉裁

云。爲當作從。徐養原云。威與畏古字本通。皆隸誤。天明畏。馬本作威是也。故子春從威。鄭君從畏。並訓弓淵也。

云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者。釋名釋兵云。弓。其末曰簾。中央曰附。簾附之閒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

云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限之限者。賈疏云。按僖三十五年。秋。秦兵伐郿。秦人過析限。鄭以爲入限。段玉裁云。杜從

威。鄭從畏。而讀如限。其訓則一。鄭意畏卽大射儀之限字。大射儀曰。執弓。以袂順左右限。上再下壹。注。限。

弓淵也。後注云。角長者當弓之限。則徑易爲限字矣。阮元云。此讀如當作讀爲。案段阮說是也。說文自部云。限。

水曲隄也。引申之。弓曲亦曰限。又說文角部云。鯁。角曲中也。弓曲中曰限。與角曲中曰鯁。二者恆相傳。故聲亦略

同。夫角之末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脛脛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末之大者。割〔疏〕角

之末。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脛。脛。故欲其柔也者。說文肉部云。脛。小更易斷也。賈疏云。此說角

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末豐非色。亦言色者。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紆而

費也。注云三色。本白。中青。末豐者。末豐非色。亦言色者。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紆而

從文便也。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者。謂一角之直與全牛等。

搏廉。搏。圍也。廉。廉。〔疏〕凡相膠。欲朱色而昔者。朱。純赤也。詳鍾氏疏。賈疏云。上已相幹角。次及相膠。此云

錯。所以為合也。集解引徐廣云。今以文義審之。亦當讀如字。蓋膠以乾昔為貴也。史記田敬仲世家。淳于髡曰。弓膠昔

索隱又謂彼昔幹。即此上文之析幹。則非也。云昔也者。深殺而澤。而搏廉者。賈疏云。紵謂有紵理。案賈釋紵與上

相角章同。是也。但相角欲其滑澤。不欲多理。膠則尚燥勁。故以瑕深文紵為佳。與角正相反也。注云搏。圍也者。

利之狀。非。廉與與人義略同。廣雅釋詁云。瑕。裂也。謂膠裂痕有廉稜峻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

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或用〔疏〕赤。此別良膠之色也。論語鄉黨皇疏引穎子嚴云。以白

加青為碧。以赤加白為紅。是鹿膠色碧。馬膠色紅也。云牛膠火赤者。謂純赤如久也。注云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

者。說文肉部云。膠。呢也。作之以皮。案用皮謂馬鼠。用角謂鹿牛犀也。魚膠用膠。鄭不言者。文略。云餌。色如

餌者。說文鬻部云。鬻。粉似也。餌即鬻之或體。詳蓬人疏。餌之色蓋白而微黃。魚膠之

色似之則佳也。列女傳辯通篇。晉弓工妻說造弓曰。糊以河魚之膠。是弓用魚膠之證。凡呢之類不能方。鄭司農

膠善戾。故書呢或作檄。杜子春云。檄。讀為不義不呢之〔疏〕也。梓人注云。方。猶等也。國策趙策云。膠漆至黏

也。蓋凡物結力之大。以諸膠為最。而色佳者則尤固。它呢物之類。不能比方之也。注。鄭司農云。謂膠善戾者。不

段玉裁云。戾當作麗。聲之誤也。凡附麗之物。莫善於膠。云故書呢或作檄。杜子春云。檄讀為不義不呢之呢者。不

義不呢。隱元年左傳文。今左傳呢作嘸。案說文日部云。嘸。日近也。重文呢。嘸或从尼。引申為黏固不釋之義。段

玉裁云。杜諫機為呢者。呢。嘸之或字。哉聲匿聲。古音同在之咍部。云或為翻。翻。黏也者。段玉裁云。謂故書機

或為翻。翻者翻之借字。日聲。刃聲。與嘸雙聲也。論讓案。說文黍部云。翻。黏也。从黍。日聲。春秋傳曰。不義

不翻。重文翻。翻。或从刃。又黏。相著也。據許所引。是左傳或本亦作翻也。云玄謂機脂膏膩敗之膩。膩亦黏也者。

釋文引呂忱云。膩。膏敗也。賈疏云。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膩。膩亦黏也。段玉裁云。鄭君徑從機。云機者脂膏膩

敗之同部假借字。膩。說文作植。字林作膩。釋名作膩。他書又作膩。膩亦訓黏。經作機。自可不必易為嘸也。徐養

原云。禹貢。徐州厥土赤埴。釋文。埴。鄭作𦉳。音織。說文土部。埴。黏土也。又步部。埴。脂薄久埴也。又木部。有機字。訓棧。非此義。臚字。說文不載。此注機當作𦉳。臚或作埴。廣雅釋器。臚。臠也。此尸。敗同義。臚字亦不見於說文。唯儀禮鄉射記有之。大約翻載埴埴四字。爲正。呢機別字也。臚臚俗字也。案徐說是也。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

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剽。疾也。鄭司農云。簡。讀爲惘然登陣。凡相筋者。此又明相筋之法。之惘。玄謂讀如簡札之簡。訓筋條也。

牛筋。樂筋。意林引尸子云。弓人劈筋。則知牛長少。列女傳辯通篇。晉弓工妻說造弓云。纏以荆藥之筋。云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者。筋之小者。欲其成條。而長。大者。欲其搏結而色有潤澤。乃爲良也。云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者。

賈疏云。言此筋之獸。爲弓亦剽疾。注云。剽。疾也者。剽。卽標之借字。說文心部云。標。疾也。亦通作標。後漢書班固傳。捨標狡。李注云。標。狡。獸之輕捷者。鄭司農云。簡讀爲惘然登陣之惘者。惘然登陣。左昭十八年傳文。

杜注云。惘然。勁慎貌。段玉裁云。大鄭讀爲春秋傳之惘然者。易具字。謂筋休於氣。狀惘然也。云。筋欲敵之敵。玄謂讀如簡札之簡。謂筋條也者。段玉裁云。鄭君讀如簡札。謂其音同。簡之言壑也。故釋以筋條。

鄭司農云。〔疏〕注。鄭司農云。嚙之當執者。賈疏云。筋之推打嚙。欲得勞散。詒讓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嚙之當執。〔疏〕注。鄭司農云。凡推打筋謂之嚙。蓋漢人常語。淮南子主術訓云。嚙者。可令嚙筋。嚙卽嚙之誤。嚙字亦

作嚙。故誤爲嚙。易林蒙之離云。輿跛摧筋。權亦。漆欲測。鄭司農云。測。讀爲惘隱之惘。玄。〔疏〕漆欲測者。以

嚙之誤。後文云引筋欲盡。故治筋宜推打勞散也。漆欲測。謂測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疏〕下又明相漆絲

之法。注。鄭司農云。測讀爲惘隱之惘者。惘隱見孟子公孫丑篇。釋文云。隱水或作懼。同。案懼卽隱之俗。然先

鄭此讀。未詳其義。云玄謂測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者。此引申之義也。段玉裁云。讀如測度者。其音同而義在焉。

又申之曰。測猶清也。案說文云。測。深所至也。故度深淺曰測。漆清如可度然。故曰測。測不訓清。而此經之測。謂漆清也。故曰猶清。案段說是也。孔廣森據爾雅釋言。深。測也。謂測當訓深。亦通。絲欲沈。如

水中時。〔疏〕注云。如在水中時色者。賈疏云。言絲欲沈。則據。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全。無瑕病。〔疏〕

注云。全無瑕病者。說文玉部云。全。完也。賈疏云。幹角膠筋漆絲。六材。皆令善而無瑕病。然後爲善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三材。膠、絲、漆。鄭〔疏〕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者。前注云。取幹以冬。取角以秋。蓋於初冬取幹。至盛寒而司農云。液。讀爲醇。〔疏〕副析之。角則秋取。至次年春乃醇治之。以幹貴乾昔。角則宜和煦。乃易治而無變也。江永云。冬析幹。當兼伐木言之。伐木宜於冬時。謂其津液下流。體質堅實。一立春。則津液上行。其材濡爽。且易生蠶。案江說亦足備一義。云秋合三材者。賈疏云。言秋合三材。膠漆絲。則幹角筋須三材乃合。則秋是作弓之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注云三材。膠絲漆者。賈疏云。以經既言幹角及筋。六材之中。惟少膠漆絲。故知三材謂此也。月令孔疏云。秋時陰陽氣調。合膠漆絲之三材。角在內面。筋在外。幹在中。案賈孔說是也。知三材不即謂幹角筋者。以經言合。則是以膠絲漆合之。若然。則是合六材。今止云三材者。以上文已見幹角筋。是不煩復舉。而膠漆絲則未見。故知義然也。鄭司農云。液讀爲醇者。段玉裁云。夜聲。單聲。古音同在魚虞模部。易液爲醇酒之醇者。重釋治之也。或曰。史記多用醇爲釋。釋者解也。謂解析角。劉沈醇音釋。此非鄭意。案段說是也。說文水部云。液。澁也。於義無取。下文云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又云厚其液。後鄭亦以醇治釋之。且彼文以液幹申斲木必茶之義。則當爲醇治無疑。儻云解析。則不得有再三。又不當言厚。劉沈讀於經注並不可通。寒奠體。奠。讀爲定。至冬膠堅。〔疏〕寒月令孔疏云。春時先浸液其角。豫和濡。此讀液如字。亦非二鄭義。內之槩中。定往來體。〔疏〕奠體者。對下冰爲文。蓋謂初冬微寒之時也。月令注引此作冬定體。蓋鄭以義改之。注云奠。讀爲定者。司市注同。云至冬膠堅。內之槩中。定往來體者。說文木部云。槩。榜也。榜所以輔弓弩也。詩小雅角弓毛傳云。槩。弓匣也。既夕記有秘注云。秘。弓槩。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荀子性惡篇云。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槩。則不能自正。楊注云。排槩。輔正弓弩之器。說苑建本篇又作排槩。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夫工人張弓也。伏槩三旬而蹈弦。一曰。犯機。又外儲說右云。榜槩者。所以矯不直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弓待槩而後能調。高注云。槩。矯弓之材。又說山訓云。槩不正而可以正弓。注云。槩。弓之掩牀。讀曰槩。槩擻並與槩同。賈疏云。槩謂弓櫃。定往來體。則六弓往。冰析澆。大寒中。下於槩。〔疏〕冰析澆者。轉人先鄭注云。澆。謂漆沂郛。案析澆之義。鄭注未體來體多少者是也。冰析澆中。復內之。〔疏〕明。上云秋合三材。注云。膠絲漆。則秋時已施漆。不待大寒之時。竊疑秋時弓已鑿漆訖。至寒而入槩。則弓體不復動。漆澆亦凝結而無痕。至大寒時。乃下弓於槩。而數張弛之。使漆之當隈曲處。微有瑕釁。以視其漆之厚薄。且極寒之時。物皆剛脆易圻落。若此時漆澆分析而不至圻落。則漆之和稠。又可知矣。注云大寒中。下於槩中。復內之者。賈疏云。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是冰盛之時。故以大寒解冰也。下於槩中。復內之。謂復如上寒奠體內之於槩中相似。詒讓案。弓在槩。則體無張弛。而漆澆不至分析。故必

下之。變動其體。而後可析澇。復慮在繫未久。冬析幹則易。致。理滑。〔疏〕注云。理滑致者。毛詩小雅甫田傳云。易。其體未定。又至次年春。方被弦。故仍內之。

幹治之善。則理自平滑而密致也。江永春液角則合。合。讀。〔疏〕注云。合讀爲洽者。以與下文秋合三材則合義復。云。易者。言其易治無濡奕生蠹諸病。爲洽。〔疏〕故依聲類破爲洽。說文水部云。洽。霑也。段玉

裁云。此猶士虞禮古文給爲。夏洽筋則不煩。煩。注云。煩亂者。淮南子精神訓高注云。秋合三材則合。合。聖密也。洽者。和柔之意。

也。〔疏〕秋合三材則合者。賈疏云。幹角筋。須膠漆絲三材乃合。秋是作弓之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注云。合。聖密也者。謂三材相得。堅而不脫。密而無隙。史記田敬仲世家云。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與此義同。

寒奠體則張不流。流。猶。〔疏〕寒奠體。則張不流者。說文弓部云。張。施弓弦也。賈疏云。體既定後。用時雖張動也。移也。〔疏〕不流移。謂不失往來之體也。注云。流。猶移也者。此亦引申之義。中庸注同。言

弓體移。冰析澇則審環。審。猶。〔疏〕冰析澇則審環者。賈疏云。納之槩中。析其漆澇。其漆之澇環。則定後不鼓角澇如環。然車轉無角。而斲人云。良斲環澇。則筋膠諸澇。亦得如環。此審環。亦當通駭弓體諸材漆澇皆審察之。蓋

施漆之應法與否。專視環文以辨其優劣也。此審環亦即在下槩析澇時。賈謂納槩而後澇定。似非經注義。注云。審。猶定也者。亦引申之義。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云。審。定也。此亦謂審

察而定其善否。即辨後文大和無澇三節之義。賈以不鼓動釋定。似非。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非歲乃。〔疏〕注云。非

用者。言爲弓。自前年冬始析幹。至次年春液角。夏洽筋。秋合三材。冬則奠體析澇。析幹必倫。順其理。〔疏〕注云。至三年春而被弦。是并年周而後可用。司弓矢亦云。中春獻弓弩。蓋可用乃獻成也。析幹必倫。順其

理也者。禮器注云。倫之言順也。又學記注云。倫。理也。此理謂幹之脈理。吳兢貞觀政要云。唐太宗得良。析角無

邪。亦正。〔疏〕注云。亦正之者。謂亦如。斲目必茶。舒。徐也。目。幹節目。〔疏〕斲目必茶者。說文斤部云。斲。斫

不可盡去。盡去則有缺陷。非他物所能填補。故遇目處。徐徐斲之。令其平正。無暴起摩筋之病而止。而其餘目。仍

爲繁。云。依釋文。女居反。則繁乃繁之字誤。羅氏注云。繡有衣繁。釋文。繁。女居反。又說文繁字下引易需有衣繁。可以證此繁字之誤。此讀爲乃讀無之誤。帛繁皆非弓禱正字。其音義相同耳。注不言繁謂弓中禱。則知非易字也。案段校與羅氏釋文合。是也。說文巾部云。帛。巾帛也。一曰帛巾。糸部云。繁。繫縷也。一曰散繁也。弓禱與巾帛義別。而用小薄木。以繳纏約。著之臂間。則與繫束殘骸兩義並相近。故先鄭讓從之。先鄭及許君並從京氏易作繁。互詳羅氏疏。云。帛。謂弓中禱者。葉鈔釋文。禱作帛。字通。說文衣部云。禱。接益也。弓中卽當挺臂。在兩隈之間。於弓幹爲正中。較之兩隈須微強。故於幹間別以薄木副益之。賈疏云。造弓之法。弓幹雖用整木。仍於幹上禱之。乃得調適。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帛節。猶適也。〔疏〕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帛者。江永云。厚其液。卽上文幹再液也。再液幹。猶必節其帛。不厚不薄。乃無太堅太濡之病也。注

云厚。猶多也。節。猶適也者。亦皆引申之義。呂氏春秋

稽本篇高注云。厚。多也。又情欲篇注云。節。適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侷。不皆約。約則弓帛。侷。猶均也。〔疏〕

約之不皆約者。此冢上。明幹與帛相附。則皆約之。外此則不皆約也。賈疏云。約謂以絲膠橫纏之。今之弓猶然。不皆約。謂不次比爲之。云疏數必侷者。此謂弓帛之外。凡有約者。皆疏數均適。不相比次也。賈疏云。約之多少。須

稀疏必均也。注云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也者。說文糸部云。約。纏束也。繫。生絲縷也。凡弓皆以生絲纏約之。若弓兩末亦有繳約。謂之緣是也。但雖約之。而疏數均調。不相密次。故云纏之繳不相次也。云皆約則弓者。謂弓

自有皆約之處。卽上文之弓帛。全體唯此爲然。餘則否也。弓帛別以薄木禱附挺臂。故必約纏相次。而後能與幹密合。又引釋時。挺臂之變動較隈篤爲少。故皆約。不至傷其剝校之勢也。云侷。猶均也者。後注云。侷。猶等也。均。亦

齊等之。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擊之言致也。〔疏〕此斲擊亦謂斲弓幹。極其精致也。賈疏云。斲幹厚薄。必調均爲

之。云中猶均也者。中均同義。文相變耳。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

江永云。中與均。皆謂無厚薄不勻也。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

靡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幹不均。則〔疏〕夫懷膠於內而靡其角者。此亦申上文摩角。與前摩筋義同。

雅釋詁云。挫。折也。言幹在角斲折也。說文足部云。蹶。蹶也。廣

內。與角相蹶。而角爲之折也。凡居角長者以次需。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疏〕凡居角。長者以次需者。需字亦當

稱其幹。短者居簫。〔疏〕爲與。音人竟反。釋文不爲作音。

則所見本已誤。居角。與前居幹義同。鄭鏗云。居。處也。處角之法。宜長短與弓相宜。長者宜在隈。短者宜在簫。需者弓之隈。惟曲之處則需矣。以角之長者處之。以助其力。使不甚弱。江永云。此需字與上同義。角長者居淵中。此句為下張本。下恆角而短。是當長而短也。恆角而達。是當短反長。案鄭江說是也。次。亦言相比次也。注云當弓之隈也者。弓隈句曲。要於簫柎。故謂之要。非隈一名要也。云長短各稱其幹者。弓幹當隈長而兩簫短。居角之法。當長處角亦長。當短處角亦短。乃稱也。云短者居簫者。曲禮云。右手執簫。注云。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孔疏云。簫。弓頭。頭稍刺差邪似簫。故謂為簫也。今謂弓頭為弭。弭。簫之言。亦相似也。賈疏云。簫謂兩頭。則長者自然在隈內可知。案賈孔並釋簫為弓頭者。即謂弓兩末。故下經又以簫為末。釋名釋兵云。弓。其末曰簫。言簫柎也。又謂之弭。以骨為之。骨弭弭也。字亦作彌。廣雅釋器云。彌。弭也。玉篇骨部云。彌。弓弭也。爾雅釋器云。弓。有綠者謂之弓。無綠者謂之弭。左僖二十三年孔疏引李巡云。骨節兩頭曰弓。不以骨節兩頭曰弭。孫炎云。綠。謂繖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繖束骨節兩頭者也。案孫說是也。既夕記云。弓矢之新沽功。有弭節焉。注云。弓無綠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為飾。此注說角短者居簫。即以角為弭飾也。凡弓簫皆以骨角為飾。骨角之外。更加繖束。謂之綠。其無綠者。欲取其滑澤。故不復繖束。蓋兵車所用之弓。故詩小雅采芣云。象弭魚服。毛傳云。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箋云。弭。弓反末聲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紛。宜滑也。說文弓部云。弭。弓無綠。可以解紛者。是無綠之弓。弛而反之。其末可以解紛。有綠之弓。雖不可解紛。亦仍有骨角矣。李巡謂弭不以骨飾。與詩禮義尤不合。非也。互詳後疏。

恆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鄭司農云。恆。讀為製。製之。玄謂恆讀為恆。力。石欲反。橈。然。校。疾也。恆角而短。是謂逆橈者。此明隈太弱之弊也。凡角傳弓之裏面。其長竟弓體。然弓既不用力放之。又不疾。〔疏〕之上制。長至六尺六寸。而角之長。以二尺五寸為極。勢不能以一角成一弓。故必合數角接續為之。然其接續節數。及長短之度。合縫之處。皆有定法。而不可易。以弓角之長。及經言居角諸文推之。一弓之角。蓋為五節。柎一節。兩隈各一節。上云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是也。兩簫各一節。兩隈之角。內端與柎角為合縫。外端與簫角為合縫。恆角而短者。謂角短不能達隈幹之盡處。勢必將長其簫角。揉曲之。以接於隈角。則簫短而隈之力不足以自持。引之。則隈端之角將隨簫而起。凡弓隈句向內為順。今隈弱為簫強所牽。則句勢反趨外。是逆橈也。云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者。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又糸部云。縱。緩也。隈之強而內句。所以為弓作勢。今引滿之時。既若反橈。則隈緩而無力。釋矢自不能疾矣。注。鄭司農云。恆。緩也。隈之強而內句。所以為弓作勢。今引滿之時。既若反橈。則隈緩而無力。釋矢自不能疾矣。注。鄭司農云。恆。緩也。隈之強而內句。所以為弓作勢。

字也。髮櫃者。卽俗云督繼。說文。髮。背縫也。恆。漚古通用。詩天保。如月之恆。釋文本又作繼。案段說是也。繼亦訓竟。先鄭讀與後鄭異。而義則同。云云謂恆讀爲櫃。櫃。竟也者。說文手部云。櫃。引急也。非此義。此當爲恆。說文本部云。櫃。竟也。重文巨。古文恆。漢書敘傳云。恆以年歲。顏注引如漚云。櫃音巨竟之巨。是其例也。後鄭以先鄭讀爲繼。非其正字。故易其讀而并釋其義。段玉裁云。鄭君則易爲櫃訓竟。見說文本部。詩。巨之柜極。字作巨。方言。繼。竟也。字作繼。古同音通用。案段引毛詩。據孔疏引崔氏集注本也。孔本巨作恆。與此經正同。云竟其角。而短于淵幹。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橈然者。阮元云。于。當作於。案阮校是也。竟其角。謂以角傳於幹裏。必長與兩淵等。而後弓引滿時。角足以助兩淵之勁。今短於兩淵。則引弓時淵曲無角之助。其力不助。恆角而若反橈矣。云校。疾也者。廬人注同。云既不用力。放之又不及者。引之來既無力。縱之去。又不疾也。

達辟如終繼非弓之利也。達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繼。弓秘。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疏〕恆角而達。辟如石經及嘉靖本並作辟。宋余仁仲本。明汪道昆本。並作辟。與釋文合。今從之。辟。辟字通。宰夫注亦作辟。則經不作譬明矣。說文言部云。譬。論也。墨子小取篇云。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戴震云。秘。以竹爲之。弓弛。則繼之於弓裏。張。則去之。角長過淵接。引弦送矢。俱不利。故曰辟如終繼。又曰引如終繼。詒讓案。此明隈太強之弊也。隈與簫用力各異。故角亦分爲二節。其隈簫相湊處。卽角之合繼處。今隈角過長。外與簫連。則其引之時。隈力與簫相牽而張強不便。若常繫於槃矣。注云達。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者。釋名釋言語云。達。徹也。凡居角。兩淵各以一長角。兩簫各以一短角。今淵幹角長侵簫。或直達於簫頭。與簫角爲一。是所謂達也。云繼。弓秘者。說文系部云。繼。系也。秘。卽前注所云弓繫。毛詩秦風小戎竹閉。傳詰閉爲繼。與此注以概詰繼同。又小雅角弓傳云。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繼字又作樞。荀子非相篇云。接人則用樞。楊注云。樞當爲樞。樞者。繫樞也。正弓弩之器也。既夕記云。弓有秘。注云。秘。弓繫。今文秘作柴。案。繼。樞。樞。閉。樞。並聲近字通。秘爲弓繫。以繩縛繫於槃則曰繼。詩角弓孔疏云。竹閉謂之繫。繼卽緹膝也。案孔所釋最析。蓋繼非弓繫之名。鄭因經言終繼。明其指繼於弓秘。故云繼弓秘耳。下注云若見繼於秘。則繼非卽秘之正名審矣。云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若見繼於秘矣者。淵接卽下注之接中。謂隈與簫接湊處。凡弓之引繼。其機勢在簫隈之間。若簫隈角相連。則其引繼之勢不靈。故送矢自不疾也。云弓有秘者。爲發弦時備頓傷者。戴震云。發弦。謂解去弦。案戴說是也。既夕注說秘云。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頓。損也。注義與既夕注同。引詩云竹秘緹膝者。秦風小戎文。秘。

周禮 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六 八五

名詩作閉。傳云。閉繼。繩繩。膝約也。既夕記注引毛詩又作秘字。並同。釋文云。膝。本又作縑。案縑即膝之俗。

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

鄭司農云。菱。讀為激發之激。菱。謂弓槩也。校。

讀為絞而婉之絞。玄謂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為激之激。

〔疏〕

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者。明弓引繼之勢在籥隈之間也。菱解。謂接中也。變。謂籥臂用力異。校。疾也。

弓籥角接之處。有變者。即異也。謂弓籥與臂用力異。詒讓案。此反復論弓力校割之所由。以申恆角而達則不利用之義。注云。鄭司農云。菱。讀為激發之激者。段玉裁云。讀為激。當作讀如激。此擬其音。非易其字。故下文仍云。

菱謂弓槩也。激之古音如交。云菱謂弓槩也者。謂弓槩解下其中有變動也。然弓槩稱菱。於古無徵。故後鄭不從。云段。讀為絞而婉之絞者。廬人注同。先鄭蓋亦取切疾之義。與後鄭訓疾義略同。云玄謂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為激之激者。輸人注云。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激。即此義。弓臂兩端。與籥相接處。微細。故取激以為名。鄉射記。弓二寸以為侯中。注云。正三寸。散中之博也。是鄭意散廣二寸。若然。弓臂大於散。殆不止二寸與。段玉裁云。亦謂同音。

鼓與股相接。隈與籥相接。則義亦同也。云菱解。謂接中也者。謂籥與畏相接之縫際。戴震云。前云居角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籥。然則角長至淵幹。與居籥之短者相接。所謂淵接。是謂菱解中也。案戴說是也。賈鄉射記疏謂散即弓附把中側骨之處。疑誤。云變謂籥臂。用力異者。釋文云。臂本或作辟。賈疏云。異者。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籥用力。詒讓案。函人先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弓接中亦隨弛張而動。故謂之變。弓隈弓把。通謂之臂。與弩臂異。

凡弓籥直而外向。臂機而內向。是用力異也。云校。疾也者。廬人及前注並同。

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挺。直也。柎。側骨。剽亦疾也。〔疏〕於挺臂焉。故剽者。賈疏云。直臂中。正謂弓把處有柎者。謂角弓於把處兩畔有側骨。骨堅強。所以與弓為力。故剽疾也。注云。挺。直也者。漢書蓋寬饒傳顏注云。挺然。直貌。弓隈把雖通謂之臂。然兩隈皆句曲。惟當把處挺直。故謂之

挺臂。猶少牢饋食禮說牲體脊為三節。以中節直者為脰脊也。云柎。側骨者。柎與附同。大射儀。司射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斂于柎。注云。柎。弓把也。曲禮云。左手承柎。注云。柎。把中。少儀作執柎。釋名釋兵云。弓中央曰柎。

柎。撫也。人所持撫也。柎為弓之柄。故廣雅釋器云。柎。柄也。說文刀部云。劍。刀握也。玉篇刀部云。制。附同。則柎正字當作制。刀握者。即少儀之制柎。說文収部云。彘。持柎。柎與柎亦同。蓋刀削弓弩之把。同有此稱。柎亦謂之質。公羊定八年傳。弓繡質。何注云。質。柎也。又既夕記。弓設依捷焉。注云。捷。柎側矢道也。賈彼疏云。所以捷矢令出。生時以骨為之柎側。詒讓案。挺臂當柎之中。柎又當挺臂之中。柎內既以薄木為柎。其旁兩側。又以

謂之質。公羊定八年傳。弓繡質。何注云。質。柎也。又既夕記。弓設依捷焉。注云。捷。柎側矢道也。賈彼疏云。所以捷矢令出。生時以骨為之柎側。詒讓案。挺臂當柎之中。柎又當挺臂之中。柎內既以薄木為柎。其旁兩側。又以

謂之質。公羊定八年傳。弓繡質。何注云。質。柎也。又既夕記。弓設依捷焉。注云。捷。柎側矢道也。賈彼疏云。所以捷矢令出。生時以骨為之柎側。詒讓案。挺臂當柎之中。柎又當挺臂之中。柎內既以薄木為柎。其旁兩側。又以

謂之質。公羊定八年傳。弓繡質。何注云。質。柎也。又既夕記。弓設依捷焉。注云。捷。柎側矢道也。賈彼疏云。所以捷矢令出。生時以骨為之柎側。詒讓案。挺臂當柎之中。柎又當挺臂之中。柎內既以薄木為柎。其旁兩側。又以

骨附貼之。附爲骨絲之通名。而助其割疾者。則在側骨。故注釋附爲側骨。卽所謂捷也。云割。亦疾也者。前注同。鄭司農云。割。讀爲湖深架之漂者。段玉裁云。此讀爲蓋當作讀如。擬其音也。湖深架。卽莊周書之泝澗統。說文水部云。撤於水中繫架也。竹部曰。落。撤架簣也。系部曰。紙。架一落也。然則其事蓋以亂架於水中深擊之。恆角以藉藉之。令更成架。卽蔡倫造紙之先聲。韓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是也。湖深架者。湖中深架。時有此語。

恆角

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也。重明達角之不利。變〔疏〕注云重明達角之不利者。弓之利。在於發矢校割。若引之。如終繼。則不能校割。而失弓之利矣。故重言以申明之。

云變辟言引。字之誤者。辟。舊本作譬。余本汪本作辟。與釋文合。今從之。鄭意重述。上文。不宜易辟爲引。故疑爲字誤。然變文見義。於例可通。殆非誤也。鄭說未然。

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羸。過孰也。燂。炙爛也。不動者。謂弓。

〔疏〕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羸。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燂者。此明治幹角筋膠之不也。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疏〕可不善也。賈疏云。不言漆絲者。用力少。故不言也。段玉裁云。釋

文。橋。劉氏枯老反。蓋劉本橋作橋。輪人注曰。以火橋之。劉苦老反。案段校是也。橋幹橋角皆用火。與輪人揉輻

揉牙同。橋爲橋撞字。橋揉字當作矯。說文矢部云。矯。揉箭箝也。引申之。爲揉木角之稱。此經注作橋。並矯之

借字。云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者。盡謂引筋極申。無糾結。又恐其大過而絕其理。故欲無傷其力。云膠欲孰而水火

相得者。膠與膠人膠鹽之膠同。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火熱曰煮。煮卽膠之或體。詳驪人疏。注云羸。過孰也者。廣雅釋詁云。羸。過也。謂揉幹過孰。則傷其力。云燂。炙爛也者。段玉裁云。說文火部曰。燂。火熱也。燂之義與

嫌羸略同。皆謂太過。詒讓案。說文炎部云。燂。於湯中燂肉。此燂疑卽燂之借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燂作燂燂。二形是也。肉於湯中燂之則爛。角以火炙太過亦爛。故通謂之燂。云不動者。謂弓也者。言合以爲弓體不變動也。云

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者。謂依字義當從燂爲正也。後文則莫能以速中。故書速作數。先鄭亦云字從速。是其例。段玉裁云。字宜作當字。燂或作朕者。聲之誤。故司農從燂也。徐養原云。燂與朕形聲迥別。無由致誤。朕疑當作燂。燂燂並徐鹽切。後鄭訓燂爲炙爛。與火熱之義相近。故從燂。案段徐說亦通。苟有賤

苟有賤

猶生〔疏〕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者。角幹濕時柔與易屈申。故因而矯治之。苟求便易賤工則然也。云也。善者在內者。賈疏云。此經說弓幹須外內皆善。不得外善內惡者也。鄭用牧云。動者在內。謂後必燒減變動於內。詒讓案。凡為弓。角幹皆以乾為善。史記田敬仲世家云。弓膠昔幹。即取乾昔之義也。檀弓鄭注亦云。木工宜乾腊。注云。苟。愉也者。愉。舊本作愉。汪道昆本及注疏本並作愉。釋文同。今從之。愉。愉字同。見大司徒經。國語晉語韋注云。愉。苟也。言苟且有賤工也。云濕。猶生也者。說文水部云。溼。幽溼也。經典通假濕為之。生。謂幹新未乾也。韓非子外儲說云。虞慶為屋。匠人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是生即濕也。凡

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峻。謂籥也。鄭司農云。敝。讀為蔽塞之蔽。謂弓人所

握持者。〔疏〕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者。此據幹而言也。峻。即籥上隆起而有隅稜。所以持弦使急。故欲方。柎當挺者。〔疏〕臂。直而微穹。仰而張之。則響弦隆起。與兩隈之句曲。反正取勢。故宜高。此柎指把中幹。與上專指側

骨異。云長其畏而薄其敝者。此據角而言也。隈。角短則曲中促而不盡其勢。故欲長。即上云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是也。敝與柎同處。但敝蔽柎之外。幹既高。則表角不宜過厚。故欲薄。蓋隈幹奕而角長。柎幹高而角薄。皆欲劑其強弱之

平也。注云宛。謂引之也者。漢書揚雄傳顏注云。宛。屈也。弓引之則屈多。故謂引之為宛。云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者。錢大昕云。漢書賈誼傳。坐罷軟不勝任。罷需。即罷軟也。案錢說是也。需亦當作奕。言凡弓常引之。則其勢挽而力減。惟有此四善。則雖常引。而其勢與弦緩急必相應。不至於罷奕而無力也。云峻。謂籥也者。小爾雅廣詁云。峻。高也。謂籥內端高起處。戴震云。峻。蓋籥之柱弦者也。鄭司農云。敝讀為蔽塞之蔽者。段玉裁

云。此易其字。弓敝所以蔽遮角幹。故鄭讀從蔽也。云謂弓人所握持者者。賈疏云。敝謂人所握持手蔽之處。戴震云。敝與柎皆弓把。柎者。其內側骨。詒讓案。以先鄭義推之。敝當謂弓把之角在弓裏與幹相傳者。弓柎之幹本高。又有

裨木及側骨。則內已甚厚。下柎之弓末應將興。末。猶籥也。興。猶動也。發也。〔疏〕注云末猶籥也者。丁晏云。釋

名。弓。其末曰籥。言籥柎也。云興猶動也。發也者。此言將興。猶下云必動於綱。及末應將發也。爾雅釋言云。興。起也。動發即起之意。戴震云。興與弓韻。發與綱韻。異文協句爾。云弓柎卑。籥應弦。則柎將動者。明與即謂柎動

也。趙溥云。柎正當弓之要。惟高其柎。以壯其力。故引之而弓柎不能以撓之。若柎骨太卑下

為之。籥方應弦。則柎發動。由柎力弱。撐壓限不住故也。戴震云。言籥應弦。將有傷動。為柎而發。必動於

綱。綱接〔疏〕爲柎而發。必動於綱者。發亦當讀爲撥。謂枉戾也。詳前疏。注云謂接中者。猶前云莢解中也。但莢

戴震云。言因柎以致傷動者。其病必在角柎相接之處。綱則爲長與柎相接之縫。其處不同。而爲接中則一也。趙溥云。接是散接長處。

傷動而緩綱。角幹皆隨之擾矣。注云羽讀爲扈。扈。緩也者。段玉裁云。此易其字。案經典扈無緩訓。未詳所出。云接中動。則緩。緩。籥應弦。則角幹將發者。言長柎相接處一動。則接縫寬緩。而力不相貫。籥應弦時。弓體之角

幹皆隨之而撥枉也。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無難易〔疏〕維幹強之者。說文弓部云。彊。弓有力也。強卽彊之

五材當依幹。而有以幹爲本。故指幹爲強。注云無難易也者。老子云。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維體防

下者舉之。此云張如流水。亦謂幹之調善。隨所抑舉。無偏強而難挽。偏弱而易撓之處。如流水之順也。維體防

之引之中參。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疏〕於槩中。定其體者。卽前云寒筮體是也。云防深淺

所止者。稻人云。以防止水。槩定弓體所止猶防止水。故云防也。賈疏云。若王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乃有

一尺。張之亦一尺。是防之深淺所止。云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者。賈疏云。此據唐大中者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維角堂之欲宛

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疏〕欲宛而無負弦者。

宛同。言引之而角隨弓屈曲。其勢調順。不相辟戾也。云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者。戴震云。既張弦引之。如

環。及其釋弦。無失體。亦如環也。注云負弦辟戾也者。負。與九章算術方程正負之負義同。戰國策秦策高注云。負。背也。又呂氏春秋處方篇注云。辟邪也。辟戾。謂角與弦邪背也。云負弦則不如環者。言角若與弦相戾。則引之

不能正圓如環也。云如環。亦謂無難易者。謂與上云張之如流水同義。鄭司農云。掌。讀如掌距之掌。車掌之掌者。段玉裁云。注中四掌字皆堂之誤。案說文止部曰。堂。距也。距。止也。堂。古本音堂。轉爲直夷反。其字變掌變權

禮使不得進卻也。棠與檣古通用。注言讀如堂距之堂。車堂之堂者。謂其音如此。兩堂其義亦同也。盧文昭云。釋文出經堂之爲音。注云注同。不爲掌別作音。知舊亦必本是堂字。掌字俗。案段虛說是也。穿卽堂之俗。漢書匈奴傳注引蘇林云。撐音。撐距之撐。與先鄭讀略同。先鄭意弓彎捧曲。恐其力弱。故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以角堂距之。以輔其力也。賈疏謂堂。正也。言置角於限中旣正。失其指矣。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者。三謂之九和一石。讀爲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擗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玄謂不勝。無負也。〔疏〕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者。一尺。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玄謂不勝。無負也。〔疏〕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者。也。云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者。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誤涉先鄭注而衍。今從宋本刪。此別言角幹筋之參均也。云均者三。謂之九和一者。參均者凡三。相乘爲九。是謂九和也。和均義同。注云有三。讀爲又參者。段玉裁云。有又古文通用。三讀爲參者。欲使與上文一例。乃後下文言參均者三也。云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較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漢書律曆志以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三石則十二鈞。三百六十斤也。賈疏云。此言謂弓未成時。幹未有角。稱之。勝一石。後又按角。勝二石。後更被筋。稱之。卽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此據幹角筋三者具總。稱物三石。得三尺。若據初空幹時。稱物一石。亦三尺。更加角。稱物二石。亦三尺。又被筋。稱物三石。亦三尺。江永云。注言以繩試弓之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木已成之弓。先言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此推三均之由。謂其由此三者之力耳。非謂弓未成而迭試之也。疏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安能使角先於筋。秦江說甚也。云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擗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者。此言量弓力之法。必引之中三尺者。以此爲準。若過三尺。則爲不勝矣。說文弓部云。弛。解也。廣雅釋詁云。擗。著也。謂解弦而別以繩緩著弓簫。必以繩易絃者。恐試時傷弦之力。必緩擗者。恐其急而斷也。賈疏云。此卽三石力弓也。必加弓力三石者。當弛其弦。以繩緩擗之者。謂不張之。別以一條繩繫兩簫。乃加物一石。張一尺。二石張二尺。三石張三尺。則與前三幹角筋力各一石也。云故書勝或作稱者。故書別本兩勝字並作稱也。勝稱古字通。易繫辭。吉凶者。貞勝者也。釋文引疑信本作貞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者。謂經勝並當從故書或本作稱。經謂之參均。又當云謂之不參均。此先鄭依故書改二字。又以意增一字也。段玉裁云。司農從稱。故如此說。鄭君則從勝。此彼無勝負。則謂之參均宜矣。唐開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此鄭仲師說也。不知仲師說已經

鄒君版正矣。徐養原云。注當言二字貫下六字。不舉經語。從省也。云玄謂不勝無負也。者。謂與角無負弦義同。角與幹。幹與筋。並相得均一。不相勝害。則自無辟戾也。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

倅。膠三銜。絲三邸。漆三斛。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橫。平也。倅。猶等也。角幹既平。筋三而(疏)九和之

與幹權者。論一弓六材相參之數量也。云筋三倅。膠三銜。絲三邸。漆三斛者。葉鈔本釋文云。倅。本又作倅。亦作倅。案類篇木部。倅。倅字同。呂賢基云。既夕禮兩倅注。今文倅爲倅。說文作孟云。盛飯器也。內則云。敦。半卮。區。

鄒云。牟讀曰整。敦。半。黍稷器也。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爲牟。正義引隱義曰。整。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蓋本飲食之器。亦得爲量名也。案釋文或本作倅。則當爲量名。蓋與痲醫注黃整之整略同。以下銜邸倅文例校之。

亦合。呂說雖與鄒異。而義可通。但攷孟氏三禮圖引舊圖。謂牟形制容受與簠蓋同。則三倅凡三斗六升。一弓之筋。不宜有如此之多。或本始非也。漆三斛。說文斗部云。斛。量也。引周禮泰三斛。案許從正字作黍。此經從借字作漆。

字例不同也。詳載師疏。戴震云。三倅。三邸。三斛。一弓之筋。膠絲練也。注云。權。平也者。王制注同。戴震云。權之使無勝負。云倅。猶等也者。輸入注義同。云角幹既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者。鄭意倅爲齊等。謂角與

幹平。筋又與角幹平等。即上云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三者力等。則數量亦當相稱也。然云筋三。不審其數。於義未明。且下三者並言數量。不宜於筋獨異。蓋失之。云銜。銀也者。治氏注引許叔重說同。彼注又以一銜爲

六兩大半兩。三銜爲一斤四兩。戴震云。銜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三銜重一兩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案依戴說。三銜與治氏殺矢刃重三垓同。與銜異量。則一弓之膠。不過今量五錢有奇。似太少也。云邸。倅輕重未聞者。漢書

貨殖傳云。黍千大斗。斛。蓋斗之屬。廣雅釋詁云。斛。量也。義同說文。又釋器云。釜。十曰鐘。鍾。十曰倅。是倅容六十四斛。其量太大。與弓漆三斛之數不相當也。莊子田子方篇云。倅斛不敢入於內。竟。彼釋文云。倅音庚。李云。

六斛四斗曰倅。司馬本作倅。倅。云。倅讀曰終。倅讀曰庚。莊子之倅。論俗不成字。其從庚。似與倅聲類同。然李頤及司馬彪並謂倅字。陸讀倅爲庚。又似皆謂倅陶人實二般之庚。聘禮記十六斗曰倅。注云。今文數爲

逾。國語魯語章注引又作庚。玉篇仁部云。廬。受十六斗。逾庚廬亦並與倅聲近。而換之盛漆之器。爲天子之弓。量究不合。故鄭許皆不據彼釋倅也。戴震云。邸。收絲之器。倅。把漆之器。皆有量數可取則者。

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少也。材良則句(疏)爲天子之

弓。合九而成規者。以下記弓尊卑良敝假旬形體之異。司弓矢文同。江永云。此言尊卑制度如此。至用弓時。自有變通。下文所言。則變通之法也。亦猶大射侯道有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以此辨尊卑。至射時。臣各射其侯。而君則三侯皆可射也。案江說是也。此段王侯大夫士以明弓良敝之衰有此四等耳。非謂用弓者必如其等也。韓詩外傳云。夫巧弓在此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此為天子之弓。猶云為萬乘之寶矣。並詳司弓矢疏。

注云材良則旬少也者。材良則其力助。故旬屈之勢少也。凡弓合九成規者旬最少。合七成規者次之。合五成規者又次之。合三成規者旬最多。材亦最劣。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者。此即彙人所謂弓六物為三等也。士亦謂國勇力之士。三等之差。與桃氏為劍同。注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者。賈疏云。此上士中士下士。以長者為上士。次者為中士。短者為下士。皆非命士者。故鄭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也。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又隨其人〔疏〕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者。言為弓。小服此弓也。

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又隨其人〔疏〕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者。言為弓。小服此弓也。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又隨其人〔疏〕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者。言為弓。小服此弓也。

之情性者。蒙上文為釋。明不徒據人形貌大小為之也。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

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疏〕豐肉而短者。謂其君之躬肉而庠。注云。豐猶厚也。庠猶短也。此義與彼同。云寬緩以茶者。謂其君志慮寬緩。而體舒遲也。云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者。賈疏云。此經以下說君之躬與志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庠弱者為言。安弓。謂王弧之類。強者而言。若然。危矢據恆矢。安矢據殺矢者也。江永云。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強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案江說是也。注云言損贏濟不足者。賈疏云。明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為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忿執。是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以危矢濟之。云危。奔。猶疾也者。說文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引申之。亦為急疾。對安為舒緩。釋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云骨直謂強毅者。骨直。言骨幹挺直。其人必剛強而果毅也。周書謚法篇云。強毅果敢曰剛。云茶。古文舒。假借字者。謂茶舒聲類同。古字假借通用。詳前疏。

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疏〕豐肉而短者。謂其君之躬肉而庠。注云。豐猶厚也。庠猶短也。此義與彼同。云寬緩以茶者。謂其君志慮寬緩。而體舒遲也。云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者。賈疏云。此經以下說君之躬與志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庠弱者為言。安弓。謂王弧之類。強者而言。若然。危矢據恆矢。安矢據殺矢者也。江永云。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強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案江說是也。注云言損贏濟不足者。賈疏云。明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為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忿執。是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以危矢濟之。云危。奔。猶疾也者。說文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引申之。亦為急疾。對安為舒緩。釋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云骨直謂強毅者。骨直。言骨幹挺直。其人必剛強而果毅也。周書謚法篇云。強毅果敢曰剛。云茶。古文舒。假借字者。謂茶舒聲類同。古字假借通用。詳前疏。

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疏〕豐肉而短者。謂其君之躬肉而庠。注云。豐猶厚也。庠猶短也。此義與彼同。云寬緩以茶者。謂其君志慮寬緩。而體舒遲也。云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者。賈疏云。此經以下說君之躬與志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庠弱者為言。安弓。謂王弧之類。強者而言。若然。危矢據恆矢。安矢據殺矢者也。江永云。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強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案江說是也。注云言損贏濟不足者。賈疏云。明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為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忿執。是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以危矢濟之。云危。奔。猶疾也者。說文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引申之。亦為急疾。對安為舒緩。釋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云骨直謂強毅者。骨直。言骨幹挺直。其人必剛強而果毅也。周書謚法篇云。強毅果敢曰剛。云茶。古文舒。假借字者。謂茶舒聲類同。古字假借通用。詳前疏。

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疏〕豐肉而短者。謂其君之躬肉而庠。注云。豐猶厚也。庠猶短也。此義與彼同。云寬緩以茶者。謂其君志慮寬緩。而體舒遲也。云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者。賈疏云。此經以下說君之躬與志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庠弱者為言。安弓。謂王弧之類。強者而言。若然。危矢據恆矢。安矢據殺矢者也。江永云。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強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案江說是也。注云言損贏濟不足者。賈疏云。明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為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忿執。是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以危矢濟之。云危。奔。猶疾也者。說文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引申之。亦為急疾。對安為舒緩。釋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云骨直謂強毅者。骨直。言骨幹挺直。其人必剛強而果毅也。周書謚法篇云。強毅果敢曰剛。云茶。古文舒。假借字者。謂茶舒聲類同。古字假借通用。詳前疏。

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疏〕豐肉而短者。謂其君之躬肉而庠。注云。豐猶厚也。庠猶短也。此義與彼同。云寬緩以茶者。謂其君志慮寬緩。而體舒遲也。云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者。賈疏云。此經以下說君之躬與志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庠弱者為言。安弓。謂王弧之類。強者而言。若然。危矢據恆矢。安矢據殺矢者也。江永云。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強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案江說是也。注云言損贏濟不足者。賈疏云。明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為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忿執。是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以危矢濟之。云危。奔。猶疾也者。說文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引申之。亦為急疾。對安為舒緩。釋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云骨直謂強毅者。骨直。言骨幹挺直。其人必剛強而果毅也。周書謚法篇云。強毅果敢曰剛。云茶。古文舒。假借字者。謂茶舒聲類同。古字假借通用。詳前疏。

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疏〕豐肉而短者。謂其君之躬肉而庠。注云。豐猶厚也。庠猶短也。此義與彼同。云寬緩以茶者。謂其君志慮寬緩。而體舒遲也。云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者。賈疏云。此經以下說君之躬與志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庠弱者為言。安弓。謂王弧之類。強者而言。若然。危矢據恆矢。安矢據殺矢者也。江永云。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強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案江說是也。注云言損贏濟不足者。賈疏云。明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為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忿執。是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以危矢濟之。云危。奔。猶疾也者。說文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引申之。亦為急疾。對安為舒緩。釋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云骨直謂強毅者。骨直。言骨幹挺直。其人必剛強而果毅也。周書謚法篇云。強毅果敢曰剛。云茶。古文舒。假借字者。謂茶舒聲類同。古字假借通用。詳前疏。

段玉裁云。鄭君與仲師說小異。本職茶字已見。此又言者。詳略互相足也。鄭司農云。茶。讀爲舒者。先鄭前注同。此破字。與後鄭微異。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

且不深。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疏〕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者。此明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者。不可以用安弓也。

注云。故書速或作數者。總敘注同。鄭司農云。字從速者。段玉裁云。數字義短。故從速。前文無以爲威速。司農亦不從數。云速。疾也者。總敘注同。云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者。射者躬與志慮既緩。所用弓矢又緩。則發矢無力。其行必緩而短。不能及遠。常不能中也。云中又

不能深者。謂即使鏃中。仍不能深入。亦勢緩之故。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愿。慙也。三疾矢行長也。〔疏〕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者。此明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者。不可以用危弓也。注

長謂過去。〔疏〕云愿。慙也者。大司寇注義同。愿中。謂矢不芴掉。適中其所射。若謹愿然。云三疾不能慙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者。鄭意射者躬與志慮既急。所用弓又急。則發矢力太勁。其行至急而長。常越過所射之物。不能正貫而止也。然經云莫能愿中。似當兼含大射儀所云揚觸柎復諸弊而言。鄭唯據矢行長過去爲釋。約舉以見義耳。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射遠者用執。夾與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

弋。繳射也。故書與作〔疏〕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者。與。司弓矢作庚。聲同字通。黃以周云。庚。當從其。杜子春云。當爲與。〔疏〕記作與。說文。束縛挫推爲與。束縛謂之夾。挫推謂之與。案黃說亦通。往體。謂弓體

外挽。來體。謂弓體內向。凡弓必兼往來兩體。而後有張弛之用。但以往來之多少爲強弱之差。此夾與。謂弓之最弱者也。云利射侯與弋者。侯蓋通梓人三侯言之。凡大射燕射賓射。弓皆用夾與也。詳司弓矢疏。注云射遠者用執

者。據上文。明此夾與曲多。亦爲執弓也。云夾與之弓。合五而成規者。此依司弓矢職作庚。以其往體多。則句亦多。即是上合五成規。大夫之弓也。云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者。司弓矢注說夾與

射射侯云。射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故云侯未必遠。賈疏云。夾與反張多。隨曲執向外。弱。則射遠不能深。則近亦不深。故射近侯用之。詒讓案。鄭意上文云。凡析榦。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此夾與往體多。來體寡。

即執弓也。射遠宜莫如用此。而司弓矢說夾與以射射侯。彼注推之以爲射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此夾與所射。乃非最遠之侯。大侯參侯侯道皆遠於射侯。而射反用直弓。而不

用執弓。嫌彼注義與此經上文乖悞。故此注自圓其說。

周禮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六 九三

謂夾與弓反句。則材必薄而力弱。矢射物必不深。中侯時。不至太深而穿過。故可不落。欲明用夾與之執弓射最近之侯者。不取其射遠。惟取其中侯不落也。實則此射侯當通咳三侯。夾與不專射射侯。亦非取失不落之義。鄭誤非。經義詳司弓矢疏。云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者。據大射儀。鄭意因大夫士矢落不獲。故必用夾與之弓也。賈疏云。按司弓矢職云。夾弓庾弓。以控射射侯鳥獸者。射侯鳥獸。則射侯與弋也。按彼注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如是。君用王弧射大侯。大夫用唐大射參侯。士用夾庾射射侯。若然。此大夫與士同用夾庾射近侯者。據天子之臣多。則三公王子爲諸侯者射熊侯。卿大夫士同射豹侯也。若然。射七十步侯用唐大。其遠中侯亦不落也。案鄭言此者。亦欲明大夫士皆不用直弓之王弧。取其不穿侯而落耳。蓋大夫參侯七十步。尙非甚遠。而所用唐大之弓。則比之王弧。尙爲執弓。故謂同取矢不落之義。非謂大夫士同射射侯也。賈說未達鄭指。但依經。夾與當射三侯。連於貴賤。王弧唐大並非射侯所用。鄭說亦與經義不甚合耳。云弋。繳射也者。詩齊風廬令序箋同。往體寡來體多。弋。卽雉之殿字。亦詳司弓矢疏。云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革。謂千盾。其餘則〔疏〕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者。此王弓。謂弓之最強者也。亦兼有弧弓。云利射革與質者。賈疏云。否。卽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受射甲革楛質者。亦一也。注云射深者用直者。亦據上文。明後唐弓曲少。卽得爲直弓也。云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者。謂此王弓更直於唐弓。弓直則力勁。故宜射堅。革質皆堅物。故此弓射之。云王弓合九而成規者。以其往體寡。則旬亦寡。卽是上合九成規。天子之弓也。云弧弓亦然者。據司弓矢王弓弧弓同類。說文弓部亦云。往體寡。來體多。曰弧。云革謂千盾者。國語齊語。疋三革。章注云。甲、冑、盾也。鄭司弓矢注云。甲革。革甲也。與此異者。千盾與甲。並以革爲之。此注與司弓矢注義互相備也。云質。木楛者。司弓矢注云。樹楛以爲射正。穀梁昭八年傳。以葛覆質以爲檠。范注云。質。楛也。案質楛異名同物。謂以斫斬之木藉樹之以當射的。與三侯之正質異也。詳司弓矢疏。云天子射侯。亦用此弓者。鄭意合九成規。是天子之弓。又司弓矢以夾庾射射侯推之。知大侯常用王弧也。今案天子射侯。亦常用夾庾。不用王弧。鄭說未當。詳前疏。引大射曰。中離維綱。揭觸綱復。君則釋獲。其餘則否者。大射儀文。作公則釋獲。衆則不與。鄭彼注云。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舄舌之角者爲維。揭觸者。爲矢中他物。揭而觸侯也。觸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衆當中鵠而著。引之者。證天子射侯。雖過而落。猶得釋獲。故用王弧。若他人。則當以夾與射侯。

取其矢不深中。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疏〕往體來體者。謂

侯。不落也。謂弓之強弱中者也。賈疏云。唐弓之外。仍有大弓。故云之屬也。按司弓矢職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

者。此不言者。亦各舉一邊而言。兼有彼事可知。注云射深用直者。唐大來往體若一。雖不及王弧之強。然以較夾

與。則已爲直。故得與王弧同屬。直弓也。云唐弓合七而成規者。以其往來體若一。在強弱之中。即是上合七成規。諸

侯之弓也。云大弓亦然者。據司弓矢。唐弓大弓同類也。引春秋傳曰。盜竊寶玉大弓者。定八年經文。云傳者。順文

便也。鄭引之者。謂彼大弓即司弓矢之大弓也。賈疏云。彼以爲陽虎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繼

質。引之者。證大弓同也。詒讓案。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勞者。彼注以勞者爲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

之賜者。若然。鄭意蓋謂周公以勤勞受賜。當授以唐大。故并以爲一與。但穀梁傳云。大弓。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

賜。藏之魯。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公羊何注又引禮天子雕弓。雕弓即詩大雅行葦之敦弓。毛傳云。

畫弓也。又引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毛云。畫弓與公羊續實亦正相。大和無濇。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其次有濇

而疏。其次角無濇。大和。尤良者也。深。謂濇在中。〔疏〕大和無濇者。賈疏云。大和。謂九和之弓。以其六材俱善

筋在背。角在隈。皆有濇。但深在其中。兩邊無也。云其次有濇而疏者。唐石經其次下有角字。今依宋本。賈疏云。以上參之。此謂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阮元云。其次有濇而疏。疏意蒙上筋角皆有濇。是賈疏本無此角字。故經下始言角也。石經此角誤衍。案阮說是也。注唯釋角無濇爲隈裏。則經文上不云角有濇明矣。王氏訂義本。亦有角字。疑即據唐石經誤增。云其次角無濇者。賈疏云。謂隈裏無濇。籀頭及背有之。注云大和。尤良者也者。謂六材相得。弓最良善者也。云深。謂濇在中央。兩邊無也者。弓筋在表。而角在裏。中央。謂表裏之中。皆有濇。兩邊無者。弓側也。云角無濇。謂隈裏者。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故知角無濇。謂隈裏無濇。餘並有也。合濇若

角環澹。牛筋蕢澹。麋筋斥蠖澹。賈。稟實也。斥〔疏〕同。角環澹者。此亦謂澹文相若也。環澹。與轉人良轉環澹義。麋。屈蠃也。斥〔疏〕同。賈疏云。此說弓表及弓裏澹文也。角環澹。謂隈裏澹

文如環然。案此角澹似當兼兩篇及附角言之。賈據上注謂專指隈裏。義未明。云牛筋蕢澹。麋筋斥蠖澹者。賈疏云。此說弓背用牛筋之漆。如麻子文。若用藥。其澹文如斥蠖文。注云賈。稟實也者。選人注同。即今火麻人皮有斑點。

故月令鄭注云。麻實有文理。此弓漆澹文似彼也。詳籬人疏。云斥蠖。屈蠃也者。易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說文虫部云。蠖。尺蠖。屈申蟲也。爾雅釋蟲云。蠖。蜈蚣。郭注云。今蟬蠖。方言云。蠖。蠖。御覽蟲多部

引方言郭注云。尺蠖。又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案斥尺聲近字通。和弓。和。猶調也。和。拂。即尺之俗。依郭說。則即今樹間小青蟲。形細小。漆澹文斗屈。與彼相類也。和弓。和。猶調也。和。拂。之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疏〕注云和。猶調也者。食醫注義同。云。和。拂也者。說文攴部云。和。相擊

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限。上再下一。〔疏〕中也。手部云。拂。過擊也。楚辭離騷王注云。拂。擊也。韓非子說難篇云。辭言無所擊摩。擊字通。詳廬人疏。云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者。調之。試其體之往來強弱。拂之。以去

塵。摩之。察其有無瑕暨也。引大射禮者。證調弓當拂之摩之。彼文云。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俛于東堂。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限。上再下。左執肘。右執箭。以授公。公親揉之。注云。拂弓。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

去塵順放之也。揉宛之。觀其安危也。案彼拂順揉三者。並即此和調。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句於三體。材

敝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疏〕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者。此論射時相弓之法。賈疏云。此以下至。猶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

若一善者為敝。二善者為次。今此先察一善者至。謂若餘幹筋不善。直角善。可以為句弓。注云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者。司弓矢云。句者謂之弊弓。注云。弊。猶惡也。敝弊字通。三體謂合九合七合五三等之體。此句弓。

即合三成規。比往體多來體之弓為尤句。則體弱不任用也。云覆。猶察也者。爾雅釋詁云。覆。察。審也。云謂用射而察之者。謂用此弓射時。覆審察之也。云至。猶善也者。詩小雅節南山箋同。釋文善作審。云本又作善。下同。

案審正字。善即審之隸省。戴震云。古字至致致致。致。密也。云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者。賈疏云。上云射遠用數。是弱弓。而射遠。但此句弓為弱於彼。雖疾不能射遠也。覆之而幹至。謂之候

弓。射侯之弓也。幹又〔疏〕也。賈疏云。非直角至。兼幹善。謂之射侯之弓。則上夾庾利近射與弋。言矢疾而遠。對

善。則矢疾而遠。〔疏〕也。賈疏云。非直角至。兼幹善。謂之射侯之弓。則上夾庾利近射與弋。言矢疾而遠。對

上句弓疾而不遠
不及侯者也。

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疏〕

注云射深之弓也者。賈疏云。此弓三善者也。按上文唐大射深。則王弧三善。亦射

筋可知。舉中以見上者也。
筋也者。以爲深也。謂非益

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者。上文云兼筋又良。故得兼疾遠深三善也。